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八五冊目次

劉夢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唐）劉禹錫撰	宋刻本
呂和叔文集十卷	（唐）呂溫撰	清初錢氏述古堂影宋鈔本
唐張司業詩集八卷	（唐）張籍撰	明刻本
李文公集十八卷	（唐）李翺撰	明成化十一年馮孜刻本
沈下賢文集十二卷	（唐）沈亞之撰	明刻本
温飛卿詩集七卷別集一卷集外詩一卷	（唐）温庭筠撰 （明）曾益註	
（清）顧予咸補註 顧嗣立續註 附錄諸家詩評一卷	清康熙三十六年長洲顧氏秀野草堂刻本	

劉夢得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

（唐）劉禹錫撰

宋刻本

劉賓客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劉禹錫撰。唐書禹錫本傳稱爲彭城人蓋舉郡望實則中山無極人是編亦名中山集蓋以是也。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原本四十卷宋初佚其十卷。今所存詩四百七篇雜文二十二首爲外集然未必皆十卷所逸也。禹錫在元和初以附王叔文被貶爲八司馬之一。召還之後又以詠元都觀桃花觸忤執政頗有輕薄之譏然韓愈頗與之友善集中有上杜黃裳書歷引愈言爲重又外集有子劉子自傳一篇敘述前事尚不冒詆諆叔文。蓋其人品與柳宗元同其古文削蕉肆博辨於昌黎柳州之外自爲軌轍其詩則含蓄不足而精銳有餘氣骨亦在元白上均可與杜牧相頡頏而詩九矯出牓師道稱蘇軾詩初學禹錫呂本中亦謂蘇轍晚年令人學禹錫詩以爲用意深遠有曲折處劉克莊後村詩話乃稱其詩多感慨惟在人雖晚達於樹似冬青十字差爲開朗似非篤論也其雜文二十卷詩十卷明時曾有刊版獨外集世罕流傳藏書家珍爲祕笈今揚州所進鈔本乃毛晉汲古閣所藏紙墨精好猶從宋刻影寫謹合爲一編著之於錄用還其卷目之舊焉

第一卷
古詩
澤宮
寄李六侍御
善哉壇下作
苔雀元愛
贈尹果毅
遊桃源
寫羅浮事
歸城南別墅
和裴尹祈雨
秋江早發
望衡山
賦登天壇
途中早發
登司馬錯故城
謁枉山會禪師
武陵觀火
第二卷
古詩
效阮公體
古調
偶作
寓興
養鷙詞
貴客詞
武夫詞
弔張曲江
調瑟詞
詠古
庭梅詠
詠史
蓼虫吟
題畫器圖
百舌吟
秋螢引
磨鏡篇
第三卷
律詩
春日退朝
蜀先主廟
經伏波神祠
聞董評事疾
贈高大夫
晚泊牛渚
城東閒遊
雪後眺望
初至長安
早秋集賢院
夜聽月
和崔舍人聽月
凱旋成詠
和李相公早秋
許給事見示詩
宿誠禪師山房
罷郡歸洛陽閒居
歸洛陽寄友人
途中早發
詔賜觀秋稼
金陵懷古
苦雨行
經檀道濟故壘
聚蚊謠
飛鳶操
華山謌
有懶吟

池上亭獨吟　　寄李相公書問
和二相公述懷　賀門下相公加冊命
謝一二禪客病中見問
第四卷
律詩
西塞山懷古　　陽山廟觀賽神
漢壽城春望　　後梁二帝碑
荊門道懷古　　和竇員外
早春對雪　　早秋贈荅
荅徐員外　　贈端州紫石硯
觀董評事詩　　松滋渡望峽中
題假侍御枕上　贈王學士
闕下口号　　監祠夕月壇書事
戲贈崔千牛　　詔徵逐客
和嚴司空　　見馮叔達
金陵五題　　戲贈看花諸公
故洛城古牆　　望夫山
弄遊玄都觀　　謝寺雙檜
韓信廟　　安國觀閒笙
洛中寺北樓見賀監草書
韓宣擢第歸覲　寄楊八壽州
重寄楊八　　和宣上人
贈東岳張鍊師　和崔少監
寄楊虢州
舉韓湖州自代　華州陪錢大夫
觀玄宗詩　　題竇員外新居
和尉遲郎中　　懷上京故人
始聞秋風　　訓福建陳判官
謝淮南廖參謀　和蘇十郎中
訓劦州崔員外　賀溫尚書
第五卷
雜體詩
水亭避暑　　述舊
訓吳端主簿　　觀莫傜獵西山
翠微寺有感　　君山懷古
觀舞柘枝　　臨江寓望
秋江晚泊　　登武陵城
秋日送客　　寄上都同舍
謝寄三癖詩　　請告東歸
寄京師親友

題湖城驛池亭 平蔡州
平齊行 城西行
說笛歌 試茶歌
偃松 荅東陽于
贈致仕滕庶子 詠紅柿子
庭竹 臺城懷古
題壽安甘棠館 與歌者米
聽穆氏唱歌 渾侍中牡丹
看牡丹 與歌者何戡
與歌童田順郎 題破屏風
劉賓客集目錄 五
賞牡丹 寄陝州姚中丞
朔雪郎中
第六卷
送別詩
送張侍郎 送楊侍御
送盧處士 送源中丞
送令狐博士 送李尚書
送陳郎中 送楊處厚
送李庾先輩 送李中丞
送從弟郎中 送虞參謀
送僧詩
留別張侍御 送家兄隱居
送王師魯 別友人後得書
送李僕射 重送李相公
送張荅 送能判官
送韋秀才道沖赴制舉
送李策秀才 送張盥赴舉
送裴處士應舉 送錢侍御
贈李相公 送令狐相公
送趙中丞 送裴司徒令公
送李戶部侍郎 與歌者何戡
劉賓客集目錄 六
送杜錄事 夜宴盧常侍宅
送崔司業使君 送皇甫少尹
送蔡京 送唐舍人
送盧處士 送李秀才赴舉
送令狐博士 送李員外
送陳郎中 送李中丞
第七卷
送僧詩 送虞參謀
送從弟郎中 送周使君
送韓七中丞

別君素上人
送深法師
苔宣廣上人
送僧仲剔
送僧元暠
送如智法師
贈讀頭陁
送慧則法師
過鴻舉法師
重送鴻舉
送僧方及
贈日本僧
贈眼醫僧
別浩初師
觀碁歌送保師
贈別約師
送鴻舉師
送宵韻上人
送義舟師
送景玄師
第八卷
樂府
送元曉上人
送惟良上人
送元簡上人
送宗密上人
園扇歌
荆州歌
紀南歌
宜城歌
順陽歌
馬嵬行
蒲萄歌
三閭詞
牆陰歌
踏潮歌
春有情篇
路傍曲
白鷺兒
壯士行
採菱行
秋風引
莫徭歌
臺子歌
洞庭秋月行
踏歌詞
華清詞
步虛詞
桃源行
魏宮詞
阿嬌怨
九華山歌
送春曲
初夏曲
柳花詞
送春詞
秋詞
第九卷
樂府
泰娘歌
秋扇詞
搗衣曲
七夕
龍陽縣歌
度桂嶺歌
插田歌
畬田行
鷓鴣吟
觀雲篇
百花行
踏潮歌
路傍曲
春有情篇
壯士行
白鷺兒

邊風行　竹枝詞
楊柳枝詞　浪濤沙詞
瀟湘神詞　拋毬樂詞
又楊柳枝詞　又竹枝詞
紇那曲
第十卷
哀挽
德宗挽歌　葬宗挽歌
文宗挽歌　于司空挽歌
傷柳儀曹　謫居悼往
哭呂衡州　過傷段右丞
傷桃源薛道士　王思道碑堂
過傷丘中丞　傷獨孤舍人
觀華州舅氏詩　哀公挽歌
代靜安佳人怨　傷愚溪
見元九侍御詩　傷秦姝行
悼妓詩　和憶故姬
傷循州渾尚書　哭龐京兆
弔傷龐尹　哭王僕射
傷韋賓客纁　弔經故元九相公宅
第十一卷
賦　砥石
問大鈞　傷往
楚望　謫九年
何卜　山陽城
望
秋聲
第十二卷
論
辯迹　明贊
華佗　天論上
天論中　天論下
第十三卷
易論
辯易
第十四卷
書
上杜司徒　獻權舍人
代荅于襄州　荅元使君
荅竇中丞　荅柳子厚

與柳子厚　荅薛郎中論方書
與刑部韓侍郎　論書儀
第十五卷
表　並代淮南杜相公佑作
代讓同平章事　代謝平章事
代謝手詔　代謝貸錢物
代謝赴行營　代謝加朱鄭官
代謝赦吳少誠　代謝除虔王傅
代慰公主薨　代慰王太尉薨
第十六卷
表　並代淮南杜相公佑作　劉本得月集
代謝冬衣　代謝濛汜割屬淮南
代謝曆日面脂口脂　代論廢楚州營田
代請朝覲　代謝賜敕
代謝春衣　代謝男師損等官
代謝賜敕　代謝端午日賜物
第十七卷
表
代讓鹽鐵等使　代謝追贈
代讓立去思碑　代賀遷獻陵二祖
代賀雨止　代賀祈晴獲鹿
代謝許折糴　代賀元日祥雪
代賀春雪　代賀雨
代謝紫雪面脂　代謝鍾旭等
又代謝鍾旭等　代謝新茶
代謝春衣　代謝新橘
代謝柑子　代謝冬衣
第十八卷
表
代宴中丞謝上　劉本得月集
代謝中使送至舉
賀收蔡州　賀赦
賀策皇太子　尉國哀
賀冊太皇太后　賀冊太皇太后
賀冊皇太后　和州謝上
賀改元赦　夔州論利害
又夔州論利害　夔州謝上
賀雪鎮州　賀平淄青
第十九卷
表　良附
代賀冊魯王
代讓官

蘇州謝上
賀冊皇太子
賀赦上皇太子牋
第二十卷
表
謝加章服
汝州謝上
賀皇帝疾愈
同州謝上
賀皇帝斬衰注
賀德音
賀赦
謝恩賜粟麥
慰淄王薨
謝放先貸斛斗
第二十一卷
啓
上杜司徒
上淮南李相公
上門下武相公
上中書李相公
謝門下武相公
謝中書張相公
賀門下裴相公
上門下裴相公
賀門下李相公
上僕射李相公
謝賚裴相公
第二十二卷
狀
代論請廣利方狀
代韋尹進衣
代李尹進衣
代韋尹進野豬
代謝賜酒食
代謝就宅賜食
代謝賜食
代進東封圖
舉崔羣自代
舉柳公綽自代
舉姜倫自代
蘇州舉自代
蘇州謝宰相
加章服謝宰相
汝州謝宰相
汝州舉自代
汝州進鷹
同州舉自代
第二十三卷
上宰相賀德音狀
上宰相賀啟元赦書
薦處士嚴恕
薦處士王龜
第二十四卷
集紀
唐故李相國集
唐故韋公集
唐故令狐公集
唐故盧公集
唐故呂君集
唐故柳君集
董氏武陵集
澈上人文集
雜著

鑒纂　評旺
嘆牛　啓丹
原力　說職
迷病
第二十五卷
雜說
弔馬文　口兵戒
猶子蔚適趙戒　覲博
觀市　論書
劉氏集略說　名子說
第二十六卷
記
丞相府論學事　龍生兵要述
救沈志
第二十七卷
記
天平軍節度廳壁
汴州刺史廳壁　鄭門新亭
國學五經壁　鄭州刺史廳壁
管城新驛　和州刺史廳壁
山南節度廳壁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
第二十七卷
記
夔州刺史廳壁　連州刺史廳壁
機汲　洗心亭
復鄆門縣　武陵北亭
第二十八卷
碑
王氏先廟碑　令狐氏先廟碑
劉君遺愛碑　奚公神道碑
第二十九卷
碑
薛公神道碑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崔公神道碑　王公神道碑
史公神道碑
第三十卷
碑　釋門銘記讚附
曹溪第六祖碑　佛衣銘
唐興寺儼公碑　第一祖新塔記
衡州廣禪師碑　夔州移鐵像記
華藏世界圖讚　成都新修福成寺記

古詩

澤宮

寄李六侍御

善卷壇下作

蒼崖元受

贈尹果毅

遊桃源

寫羅浮事

歸城南別墅

命箏歌送酒

澤宮并序

澤宮送士歲貢也晉昌唐如誨以信誼爲良弓文學爲蔟矢規爵祿猶衆禽密穀持滿遊風翳繳者數矣有揩杯之妙而無雙鵠之獲輟弓收視歸究其術蘇是跡愈屈而名愈聞君子益多之彼不由其術一幸而中者雖懸貍在庭君子未嘗多也歲殫矣告予以西余爲賦澤宮一章庶見子之弓弗再張也已

秩秩澤宮有的維鵠祁祁庶士于以干祿彼鵠

斯微若止若翔千里之差起于毫芒我弓既良依于高墉罔我不臧高墉伊何維器與時視之以心誰謂鵠微

登司馬錯故城

將軍將秦師西南莫遏服故壘清江上蒼煙晦喬木登臨值讌辰同覽壯前賢蹈平陳葉滿墉高秋蔓綠廢井抽寒菜毀臺生稷穀耕人得古器宿雨多遺鏃楚塞鬱重疊疊溪紛詰曲留此數仞基幾人傷遠目

卧病聞常山旋師策勳宥過王澤大洽因寄李六侍御

寂寂重寂寂病夫卧秋齋夜聲蟲思幽壁槁葉鳴空階南國異氣候火旻尚昏霾聲煙跕飛羽診氣傷百骸昨聞凱歌旋飲至酒如淮無戰陋丹水垂仁輕蒙街清廟旅策勳圓丘俟燔柴車書一以混幽遠靡不懷逐客顦顇顏久故鄉風雨乘禽魚各有化予欲問齊諧

謁枉山會禪師

我本山東人平生多感緊弱冠遊咸京上書金馬外結交當世賢馳聲溢四塞勉修貴及早毋

捷不知退錙銖揚芬馨尋尺招瑕顏淹留郢南
鄙權頹羽翰碎安能各往來且欲去沈痾吾師
得眞如自在人寰內哀我墮名網有如翻飛鼈
瞳瞳揭智炬照使出昏昧靜見玄關啓歘然初
心會夙尚一何微今得信可大覺路明證不便
門通懺悔悟理言自忘處也道猶泰色身豈吾
寶慧性非形礙思此靈山期未來何年載

善卷壇下作 在杜山望

先生見堯心相與去九有斯民既已治我得安
林藪道爲自然貴名是無窮壽瑤壇在此山識
涅宜壇塗魯臣不必葺何用徵越巫

劉夢得一

崔元受少府自貶所還遺山薑花荅以詩

故人博羅尉遺我山薑花採從碧海上來自謫
仙家雲濤隔孤根陰火照晨葩揺扶桑日豔
對瀛洲霞世人愛芳辛搴擷志幽遐傳名入帝
里飛翻辭天涯玉濟本尚味石崇方闕奢雕盤
多不識綺席乃增華驛馬揖筋骨貴人滋齒牙
願子藜藿士持此空歎嗟

途中早發

馬踏塵正霜月明岡頭路行之朝氣銳宿爲相
辭去流水隔遠村縵山多紅樹悠悠關塞內來

往無閒步

和董中庶古散調辭贈尹果歡

昔聽東武吟壯年心已悲如何今漦落聞君苦辛詞言有窮巷士弱齡頗尚奇讀得玄女符生當事邊時借問遊俠窟結客幽井兒往來長楸閒能帶雙鞬馳崩騰天寶末塵暗燕南陲烽火入咸陽詔徵神武師是時召軍募揷羽揚金羈萬夫列轅門觀我中戟支誓當雪國讎親愛從此辭中霄倚長劒起視蚩尤旗介馬震蕭鼓陣雲竟天涯陰風擺白草旗纛光參差勇氣貫中腸視身忽如遺曾擒白馬將虜騎不敢追責臣上戰功名姓隨意移終歲肌骨苦他人印綬榮

謁者既清宮諸侯各罷戲上將賜比第門戟不可窺眥血下霑襟縗五百載市朝幾遷革有路在壺中無影空相隨行逢里中舊撲遨昔所嗤一言合侯王腰佩黃金龜問我何自苦可憐真數奇低徊顧徒御慘色懸雙眉翻然悟世途撫已昧所宜

田園已蕪沒流浪江海湄鶩禽毛翻擢不見翔雲姿衰容蔽遞氣孑孑無人知寂寞草玄徒長吟下書幃為君發哀韻若扣瑤林枝有客識其

眞潺湲交頤勸爾一杯酒陶然足自怡

望衡山

東南倚蓋卑維嶽資柱石前當祝融居上拂朱鳥翻青冥結精氣磅礴宣地脈還聞膚寸陰能致彌天澤

遊桃源一百韻

沅江清悠悠連山鬱岑寂田流抱絕巘皎鏡含虛碧昏旦遞明媚煙嵐紛委積香蔓垂綠潭曝龍照孤磧山下海名綠曝龍潭名著前志子驥思遠蹟子驥事見陶先生本記也寂寂無何鄉窈爾天地隔金行太元

歲漁者偶探賾尋花得幽蹤窺洞穿暗隙依微聞鷄犬諮達值阡陌居人乎將迎笑語如平昔廣樂雖交奏海禽心不懌揮手一來歸故溪無處覓絳縗五百載市朝幾遷革有路在壺中無人知地脈皇家蔵至道聖祚自天錫金閨傳本枝玉函留寶曆禁山開秘宇復戶潔靈宅語譯二十戶免徭以奉西掃藥檢香芬盒醲壇煙冪冪我來塵外躅瑩若朝醒析崖轉對翠屏水窮留畫鷁三休猶喬木千級攀峭壁旭日聞撞鐘綵雲迎躡屐遂登最高頂縱目環楚澤平湖見草青遠岸連霞赤

幽翠如夢想縣思屬空閨黃綠且忘疲耽酖近
成癖清徠伺曉發瑤草淩寒折祥禽舞葵龍珠
樹搖玓瓅玉人顧我笑勸我稅歸軫覓衣何飄
颻童顏潔白皆重護巖是藩屏馴鹿受羈靮樓居
邇清霄蘿蔦成羣帝仙翁遺竹杖王母留桃核
姹女飛丹沙青童護金液寶氣浮鼎耳神光生
劒脊虛無天樂來傞窣鬼兵役丹丘肅朝禮玉
札紬繹枕中淮南方牀下鼻鄉曷明燈坐遥
夜幽籟聽淅瀝因話近世仙聲然心神惕乃言
曜氏子骨狀非凡格往事黃先生羣兒多侮劇

整然不屑意元氣貯肝萬往往游不歸洞中觀
博弈言高未易信猶復加訶責一旦前致辭自
云仙期迫言師有道骨前事嘗被謫如今三山
上名字在眞籍悠然謝主人後歲當來覿言畢
依庭樹如煙去無迹觀者皆失次驚追紛絡驛
日暮山逕窮松風自蕭槭適逢脩蛇見瞋目光
激射如嚴三清居不使恣接索唯餘步綱勢八
趾在沙礫至今東北隅表以壇上石列仙徒有
名世人非目擊如何庭廡際白日振飛翮洞天
豈幽遠得道如咫尺一氣無死生三光自遷易
因思人間世前路何湫窄曖然此生中善祝擬
滿百大方播羣類秀氣肖翕闢性靜本同和物
牽成阻阨是非關方寸葷血昏精魄送令多夭
傷猶喜見斑白喧喧車馬馳莽莽桑榆夕共安
緹繡榮不悟泥塗適紛吾本孤賤世業在逢掖
九流宗指歸百氏旁攜撫公卿偶慙薦鄉曲謬
推擇居安白杜貧志傲玄纁辟功名希自取簪
組俟揚歷書府早懷鉞射宮曾發的起草香生
帳坐曹烏集栢賜宴聆簫韶侍祠閱琮璧常聞
履忠信可以行蠻貊自迷希古心妄恃千時豐

巧言忽成錦苦志徒食蘗平地生峯巒涇心有
矛戟層波一震盪弱植果淪溺北渚弔靈均長
岑思亭伯禍來昧機兆事去空歎惜塵累與時
深流年隨漏滴才能疑木鴈報施迷夷跖楚奏
繫鍾儀商歌勞寧戚棄生非戀解對境方感激
自從嬰網羅每事問龜策王正降雷雨環珠賜
邊斥儻復夷平人誓將依羽客買山構精舍領
徒開講席冀無身外憂自有閒中益道牙期日
就塵慮乃冰釋且欲遺姓名安能慕竹帛長生
尚學致一凝豈虛擲芝术資糇糧煙霞拂巾幘

黃石履看塵洪崖肩可拍聊復嗟蜉蝣何類哀
虺蜴青囊既深味瓊詔示屢摘縱無西山姿猶
免長戚戚

客有爲余話登天壇過雨之狀因以賦之

清晨登天壇半路逢陰晦疾行穿雨過却立視
雲背白日照其上風雷走于內混滾雲海翻樣
牙玉山碎蛟龍露騰虯神鬼舍變態萬狀乎相
生百音以繁會俯觀羣動靜始覺天宇大山頂
自激明人間已霧霈霈豁然重昏歛渙若春冰潰
反照入松門瀑流飛縞帶遥光泛物色餘韻吟

天籟洞府撞仙鐘村墟起夕靄却見山下侶已
如迷世代問我何處來我來雲雨外

有僧言羅浮事因爲詩以寫之

君言羅浮上容易見九垠漸高元氣壯洶湧來
翼身夜宿最高峯瞻空浩無隣海黑天宇曠星
辰來逼人是時當牖腦陰物恣騰振日光吐鯨
背劒影開龍鱗倏若萬馬馳旌旗聲喧淪又如
廣樂奏金石含悲幸疑其有巨靈怪物盡來賓
陰陽迭用事乃俾夜作晨咿喔天鷄鳴扶桑色
昕昕赤波千萬重踴出黃金輪下視生物息霏

如隙中塵醯鷄仰甕口亦謂雲漢津世人信耳
目方寸度大鈞安知視聽外怪愕不可陳悠然
想大方此乃杯水濆知小天地大安能識其眞

秋江早發

輕陰迎曉日霞露秋江明草樹含遠思襟懷有
餘清凝睇萬象起朗吟孤憤平渚鴻未矯翼而
我已遲征因思市朝人方聽皇晨鷄鳴昏昏慾衾
枕安見元氣英納爽耳目變聲歌奇筋骨輕滄洲
有奇趣浩蕩吾將行

裴祭酒尚書見示春歸城南青松塢別墅

寄王左丞高侍郎之什命同作

早宦閑人事晚懷生道機時從學省出獨望郊
園歸野徇渡春水山花映巖扉石頭解金章林
下步綠薇青松鬱成塢脩竹盈尺圍吟風起天
籟菽日無炎威危遲盤羊腸連蹇聳羣飛幽谷
響樵斧澄潭環釣磯因高見帝城冠蓋揚光輝
白雲難持寄清韻投所希二公如長離比翼翔

和河南裴尹侍郎宿齋大平寺詣九龍祠
寂對芳菲一聞丘中趣再撫蕤賓徽

有事九龍廟潔齋梵王祠玉簫何時絶碧樹空
涼颸吏散埃塩息月高庭宇宜重城肅穆閉澗
水潺湲時人稀夜復閒處靜境亦隨紆懷斷蘿
足疑想乘鸞宴朱明盛農節青澤方愆期瞻言
五靈瑞能救百穀萎咿喔晨鷄鳴闌干斗柄垂
修容謁神象注意陳正辭驚飈起泓泉若召雷
雨師黑煙聳鱗甲洒液如棼絲豐隆震天衢烈
鈇揮火旗炎空忽凄緊高雷懸緪縈生物已霧
霈濕雲稍離披丹霞啓南陸白水舍東菑熙熙

飛走適藹藹草樹滋浮光動宮觀遠思盈川坻
吳公敏於政謝守工爲詩商山有病客言賀舒
鬌眉

冬夜宴河中李相公中堂命箏歌送酒

朗朗鵾鷄絃華堂夜多思簾外雪已深坐中人
半醉翠娥發清響曲盡有餘意酌我莫憂在老
來無逸氣

劉夢得文集卷第一

古詩
效阮公體
古調
古調
偶作
寫興
養鷙詞
賈客詞
武夫詞
弔張曲江
調瑟詞
詠古
庭梅詠
苦雨行
詠史
經檀道濟故壘
蓼芩吟
聚蚊謠
題欹器圖
飛鳶操
百舌吟
華山謌
秋螢引
有嶺吟
磨鏡篇

效阮公體 三首

少年負志氣信道不從時只言繩自直安知室
可掀百勝難慮敵三折乃良醫人生不失意焉
能慕己知
朔風悲老驥秋霜動鷙禽出門有遠道平野多
層陰滅没馳絶塞振迅拂華林不因感衰節安

能激壯心
昔賢多使氣憂國不謀身目覽千載事心交上
古人侯門有仁義靈臺多苦辛不學腰如磬徒
使甑生塵

偶作二首

終朝對罇酒嗜興非嗜甘終日偶衆人縱言不
縱談世情間盡見藥性病多諳寄謝務中散子
無甚不堪

萬卷堆牀書學者識其眞萬里長江水征夫度
要津養生非但藥悟佛不因人慈石何須辨逢
時即至珍

古調二首

軒后初冠冕前旒爲蔽明安知從複道然後見
人情

簿領乃俗士清談信古風吾觀蘇令綽朱墨一
何同

寓興二首

常談即至理安事非常情寄語何平叔無爲輕
老生

世途多禮數鵬鷃各逍遥何事陶彭澤拋官爲
折腰

昏鏡詞 并引

鏡之工列十鏡于賈奩發而視其一皎如其九
霧如或曰良苦之不修甚矣工解顧謝曰非不
能盡良也蓋賈之意唯售是念今來市者必歷
鑒周睞求與己宜彼皎者不能隱芒杪之瑕非
美容不合是用什一其數也子感之作昏鏡詞

昏鏡非美金漠然喪其晶陋容多自欺謂若他
鏡明瑕疵既不見妍態隨意生一日四五照自
言美傾城飾帶以文繡裝匣以瓊瑛秦宮豈不

重非適乃爲輕

養蚊蠅詞 并引

途逢少年志在逐禽獸方呼鷹隼以襲飛走因
縱觀之卒無所獲行人有常從事於斯者曰夫
蠅禽飢則爲用今哺之過篤故然也予感之作
養蠅詞

養蠅非玩形所資擊鮮力少年昧其理日日哺
不息探雛網黃口旦暮有餘食寧知下轄時翅
重飛不得毬趫止林表狡兔自南北飲啄既已
盈安能勞羽翼

武夫詞 并引

有武夫過詫余以從軍之樂盻日質于通武之善經者則曰果有樂也夫威雖而賞薄則樂橫去聲顧其樂安出耳予惝然作是詞

武夫何洗洗衣紫蓑縫蒙借問胡爲爾列校在廳揚枝倚將軍勢交結少年場採丸害公吏抽刃妬名倡家產旣不事顧盼自生光酣歌高樓上袒楊太道傍苗爲編戶人秉耒甘哺糠今來從軍樂躍馬飲峙梁猶思風塵起無種取侯王

賈客詞 并引

五方之賈以財相雄而鹽賈尤熾或曰賈雄則農傷子感之作是詞

賈客無定遊所遊唯利并昵俗雜良苦乘時取重輕心計析秋毫捶鈎作贔衡錐刀旣無弃轉化日已盈邀福禱波神施財遊化城妻約雕金釧女垂貫珠纓高貲比封君奇貨通倖卿趨時鷙鳥思藏鏃盤龍形大艑浮通川高樓次旗亭行止皆有樂關梁自無征農夫何爲者辛苦事寒耕

調琴詞 并引

作調琴詞

調琴在張絃絃平音自足朱絲二十五闕一不成曲美人愛高張瑤軫再三促上絃雖獨響下應不相屬日暮聲未和寂寥一枯木却顧滕上絃淚淚難相續

弔張曲江 并引

世稱張曲江爲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多徙五谿不毛之鄉及今讀其文張自內職牧始安有瘴癘之歎自退相守荊州（一作南）有拘囚之恩託諷禽鳥寄詞草樹鬱然與騷人同風嗟夫身出於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華人士族而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曲江爲良臣識胡鵬有反相羞與凡器同列窓落廷爭雖古哲人不及而燕翼無似終爲餘慙豈忮心失怒陰謫最大雖二美莫贖邪不然何秦公一言明楚獄而鍾祉四葉以是相較神可誣乎予讀其文因

爲詩以弔
聖言貴忠恕至道重觀身法在何所恨色傷斯
爲仁良時難久恃陰謫豈無因寂寞韶陽朝塊
歸不見人

庭梅詠寄友人

早花常犯寒繁實常苦酸何事上春日坐令芳
意闌夭桃定相笑遊妓肯迴看君問調金鼎方
知正味難

詠古有所寄二首

車音想轔轔不見纂下塵可憐平陽第歌舞嬌
青春金屋容色在文園詞賦新一朝復得幸應
知失意人

寂寂照鏡臺遺基古南陽眞人昔來遊翠鳳相
隨翔目誠在桑野志遂貯椒房豈無三千女初
心不可忘

詠史二首

驃騎非無勢少卿終不去世道劇頹波我心如
砥柱
賈生明王道衛綰工車戲同遇漢文時何人居
貴位

苦雨行
悠悠飛走情同樂在陽和歲中三百日常苦風
雨多天人信遐遠時節易蹉跎洞房有明燭無
乃酣且歌

蓼兮吟

天涯浮雲生爭鼓日月光窮巷秋風起先摧蘭
蕙芳萬貨列旗亭忽心注明璫名高毀所集言
巧智難防勿謂行大道斯須成太行莫吟蓼兮
什徒使君子傷

經檀道濟故壘

萬里長城壞荒營野草秋秣陵多士女猶唱白
符鴉史云當時人歌曰可憐白符鴉拄殺檀公州

題歙器圖

羸相功成思稅駕晉臣名遂歎危機無因上蔡
牽黃犬願作丹徒一布衣

聚蚊謠

沈沈夏夜間堂開飛蚊伺暗聲如雷嘈然欻起
初駭聽紛紛若自南山來喧喧聚堂騰鼓舞喜昏黑昧
者不分聰者惑露華滴瀝月上天利觜迎人看
不得我軀七尺爾如芒我孤爾衆能我傷天生

有時不可遏爲爾設幄潛藜牀清商一來秋日曉羞爾微形飼丹鳥

百舌吟

曉星寥落春雲低初聞百舌間關啼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筐簍百轉音韻多黃鸝吞聲驚無語東方朝日遲遲昇迎風弄景如自矜數聲不盡又飛去何許相逢綠楊路綿蠻宛轉似娛人一心百舌何紛紜醜顏俠少停歌聽墮珥妖姬和睡聞可憐光景何時盡誰能低迴避鷹隼廷尉張羅自不關潘郎挾彈無情損

天生羽族爾何微舌端萬變乘春輝南方朱鳥一朝見索漠無言蒿下飛

飛鳶操

鳶飛杳杳青雲裏鳶鳴藹藹風四起旗尾飄揚勢漸高翛翛頭春駭聲相似長空悠悠露日懸六翮不動飛凝煙遊鶩翔鷹出其下慶雲清景相回旋忽聞飢烏一噪聚瞥下雲中爭腐鼠騰音礦吻相喧呼仰天大嘶疑鵷鶵畏人避犬投高處俛啄無聲猶屢顧青鳥自愛玉山禾仙禽徒貴華亭露樸擊危巢向暮時毬毬飽腹蹲枯枝

遊童挾彈摩肘臆碎羽分飛人不悲天生衆禽各有類威風文章在仁義鷹隼儀形螻蟻心雖能唉天何足貴

秋螢引

漢陵秦苑過蒼蒼陳根腐葉秋螢光夜空寂寞金氣淨千門九陌飛悠揚紛綸暉映平明滅金鑪星噴燈花發露華洗濯清風吹攢茅不定招搖垂高翹眾恩過珠網斜歷琁題舞羅幌曝衣樓上拂香裙承露臺前轉仙掌槐市諸生夜對書北牕分明辨魯魚行子東山起征思中郎騎

省悲秋氣銅雀人歸自入簾長門悵望來照淚誰言向晦常自明童兒走步嬌女爭天生有光非自衒遠近低昂暗中見撮蚊枕鳥亦夜飛翅如車輪人不見

華山謌

洪爐作高山元氣鼓其橐俄然神功就峻拔在寥廓靈蹤露指爪殺氣見稜角凡木不敢生神人一見換神骨高山固無限如此方爲嶽丈夫無特達雖貴猶碌碌

磨鏡篇
流塵翳明鏡歲久看如漆門前負局生爲我一磨拂莖開緑他端畫盡金波溢白日照空心圓光走幽室山神妖氣沮野魅眞形出却思未磨時瓦礫來唐突

有穫吟
有穫得嘉魚自謂天見憐先祭不敢食捧鮮望清玄人立寒沙上心專脰肩肩漁翁以爲枚舉塊投其咽呼兒貫魚歸與嬭同烹煎關關黃金鶵大翅搖江煙下見盈尋魚投身擊洪漣攫擊

隱嶙去哺鶵林岳巔鵰烏欲伺隙遙噪莫敢前長居青雲路彈射無由緣何地無江湖何水無鮹鱸天意不宰割菲祭徒虔虔空餘知禮重載在淹中篇

劉夢得文集卷第三

律詩

春日退朝　經九公主舊院作
翫八陣圖
罷拂莖開緑他端畫盡金波溢白日照空心圓
翫先主廟　許給事見示詩
夜翫月　和李相公早秋
和崔舍人翫月　武陵書懷
凱旋成詠　閒董評事疾
經伏波神祠　贈高大夫
晚泊牛渚　罷郡歸洛陽閒居

城東閒遊　歸洛陽寄友人
雪後眺望　途中早發
初至長安　詔賜觀秋稼
早秋集賢院　金陵懷古
池上亭翫吟　蒙李相公書問
和二相公述懷　賀門下相公加冊命
謝一二禪客病中見問　春日退朝
紫陌夜來雨南山朝下看戟枝迎日動閣影助松寒瑞氣卷絪縕遊光泛波瀾御溝新柳色處

處拂歸鞍

經東都安國觀九公主舊院作

仙院御溝東今來事不同門開青草日樓閉綠楊風將犬昇天路披霓赴月宮武皇曾駐蹕親問主人翁

蜀先主廟 漢末詔曰黃牛白腹五騾當復

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凜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淒涼蜀故妓來舞魏宮前

觀八陣圖

劍南春行三

軒皇傳上略蜀相運神機水落龍蛇出沙平鵾鶴飛波濤無動勢鱗介避餘威會有知兵者臨流指是非

八月十五日夜翫月

天將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九霄淨秋澄萬景清星辰讓光彩風露發晶英能變人間世脩然是玉京

許給事見示哭工部劉尚書詩因命同作

從叔自渭北節度以疾歸朝廷及拜尚書竟不申謝

漢室賢王後 從叔望在河間 孔門高第人濟時成國器樂道任天真特達圭無玷堅貞竹有鈞總戎寬得衆布義貴能貧護塞無南牧馳心拱北辰乞身來闕下賜告卧漳濱榮耀初題劒清羸已拖紳宮星徒列位隙日不駐輪自昔追飛侶今爲侍從臣素絃哀已絕青簡數猶新未遂揮金樂空悲撒琴晨淒涼竹林下無復見清塵

奉和中書崔舍人八月十五日夜翫月二十韻

暮景中秋爽陰靈旣望圓騰精浮碧海分照接虞淵迴見孤輪出高從倚蓋旋二儀含皎潔萬

劍南春行三

象共澄鮮整御當西陸舒光麗上玄從星變風雨順日助陶甄遠近同時望晶熒此夜偏運行調玉燭絜白應金天曲沼疑瑤鏡通衢若象筵逢人盡冰雪遇境即神仙引素吞銀漢凝清洗綠煙皐禽警露下鄰杵思風前水是還珠浦山成種玉田劒沈三尺影燈罷九枝然象外行無迹窠中影有遷稍當雲闕正未映斗城懸靜對擁寢輪閒臨襲綵牋境同牛渚上宿在鳳池邊興掩尋安道詞勝命仲宣從今紙貴後不復詠

陳篇

奉和淮南李相公早秋即事寄成都武相公 李中書自揚州見示詩本因命和

八柱共承天東西別隱然遠夷事慕化眞相故
臨邊並進蓂龍位仍齊龜鶴年 相公詩有齊年並進之句同心
舟已濟造膝璧常聯對領專征寄遐持造物權
斗牛添氣色井絡靜氛煙獻可通三略分甘出
萬錢漢南趨節制趙北賜山川玉帳觀渝舞虹
旌獵楚田步嫌雙發重葵入九城偏秋與離情
動詩從樂府傳聆音選窈窕幷不學撫么絃

元和癸巳歲仲秋詔發江陵偏師問罪蠻
徼後命宣慰釋兵歸降凱旋之辰率爾成
詠寄荊南嚴司空

蠻水阻朝宗兵符下緒宮前籌得上策無戰已
成功漢使星飛入夷心草偃同歡謠開竹棧拜
舞擲桑弓就日知冰釋投人念鳥窮網羅三面
解章奏九門通幷服聯操杖雕題盡韜弢降幡
秋練白驛騎畫塵紅火號休傳警機橋罷宴空
登山不見虜振旆自生風江遠煙波靜軍回氣
色雄佇看閭喜後金石賜元戎

武陵書懷五十韻 并序

按天官書武陵當翼軫之分其在春秋及戰國
時皆楚地後爲秦惠王所并置黔中郡漢興更
名曰武陵東徙于今治所常林義陵記云初項
籍殺義帝于郴武陵人曰天下憐楚而興今吾
皆宋齊梁開皆以分王子弟事存于其書永貞
元年余始以尚書負外郎出補連山守道路爲
是郡司馬至則以方志所載而質諸其人民顧
山川風物皆騷人所賦乃具所聞見而成是詩
因自述其出處之所以然故用書懷爲目云

西漢開支郡南朝號戚藩四封當列宿百雉俯
清沅高岸朝霞合驚湍激箭奔積陰春暗度將
霽霧先昏俗尚東皇祀謠傳義帝冤桃花迷隱
迹練葉慰忠魂戶筰資漁獵鄉豪恃子孫照山
畬火動踏月俚歌喧擁楫爲市連蔓竹覆軒
披沙金粟見拾羽翠翹翻茗折滄溪秀蕨生枉
渚暄 滄溪本爲巳人所重今爲格磔所在亦在郭東
色雄佇看閭喜後金石賜元戎
按本草云紅日鵝鴈聲如鵝鳴格磔是也沈約臺榭故李衡墟落存 隱侯臺在沙洲
湘靈悲鼓曲泉客泣酬恩露寢蒹葭浦星懸

楠柚村虎咆空野震鼉作滿川渾鄰里皆遷客
兒童盡左言火天無冽井霜月見芳蓀清白家
傳遺詩書志所敦列科叨甲乙從官出丘樊結
友多心契馳聲尚氣吞士安曾重賦元禮許登
門草檄嫖姚幕巡兵戊己屯築臺先自隗送客
獨留駭遂結王畿綬來觀衙室榻鳶飛入鷹隼
魚目麗璵璠曉燭羅馳道朝陽闢帝閽王正會
夷夏月朔盛旗幡獨立當瑶闕傳呵步紫垣按
章清奸獄視祭潔蘋藻御曆昌期遠傳家寶炬
蕃絲文光夏啓神教畏軒轅內禪因天性膺圖

授化元纘明懸日月出震統乾坤大孝三朝備
洪恩九族惇百川宗渤澥五岳輔崑崙何幸逢
休運微班識至尊效緒資筦權復土奉山園時以本官判度支鹽鐵等案兼充崇陵使判官

錦幄遠守愧朱轓幕方猶驁槍榆尚笑餓遭
迴過荆郢流落感涼溫放望花無色愁心醉不
懌春江千里草暮雨一聲猿問卜安冥數看方
理病源帶賒衣改製塵澀劒成痕三秀悲中散
二毛傷虎賁來憂徽魅魑歸願牧鷄豚就日秦
京遠臨風楚奏煩南登無灘岸旦夕上高原

經伏波神祠
蒙蒙篁竹下有路上壺頭漢墨麏廳關蠻溪霧
雨愁懷人敬遺像閱世想東流自負霸王略安
知恩澤侯鄉園辭石柱筋力盡炎洲一以功名
累翻思馬少游

間董評事疾因以詩贈董生秦內典

繁露傳家學青蓮譯梵書火風乖四大文字廢
三餘軟枕晝眠晚折巾秋驥疎武皇思視草誰
許茂林居

贈澧州高大夫司馬貶寓

前年收錦城馬踏血泥行千里追戎首三軍許
勇名殘兵疑鶴唳空壘辨烏聲一誤雲中級南
游湘水清

宿誠禪師山房題贈二首

宴坐白雲端清江直下看來人望金刹講席繞
香壇虎嘯夜林動鼉鳴秋淵寒衆音徒起滅心
在淨中觀
不出孤峯上人間四十秋視身如傳舍閱世甚
東流法爲因緣立心從次第修中宵問眞偈有
住是吾憂

晚泊牛渚

蘆葦晚風起秋江鱗甲生殘霞忽改色遠鴈有
餘聲戍鼓音響絕漁家燈火明無人能詠史獨
自月中行

罷郡歸洛陽閒居

十年江外守旦夕有歸心及此西還日空成東
武吟花間數盞酒月下一張琴閒說功名事依
前惜寸陰

城東閒遊

偕問池臺主多居要路津千金買絕境永日屬
閒人竹徑縈紆入花林委曲循斜陽衆客散空
鎖一園春

罷郡歸洛陽寄友人

遠謫年猶少初歸鬢已衰門閒故吏去室靜老
僧期不見蜘蛛集頻爲倭句欺穎微囊未出寒
甚谷難吹淒落唯心在平生有已知商歌夜深
後聽者竟爲誰

陝州河亭陪韋五大夫雪後眺望因以留
別與韋有布衣之舊經遷貶歸一別二紀

雪霽大陽津城池春裏春河流添馬頰原色動

龍鱗萬里獨歸客一杯逢故人因高向西望關
路正無塵

途中早發

中庭望啓明促促事晨征寒樹鳥初動霜橋人
未行水流白煙起日上彩霞生隱士應高枕無
由知姓名

初至長安時自外郎再受郎官

左遷凡二紀重見帝城春老大歸朝客平安出
嶺人每行經舊處却想似前身不改南山色其
餘事事新

大和戊申歲大有年詔賜百寮出城觀秋
稼謹書盛事以俟采詩者

長安銅雀鳴秋稼與雲平玉燭調寒暑金風報
順成川原呈上瑞恩澤賜閒行欲及重城掩猶
聞歌吹聲

早秋集賢院即事時爲學士

金數已三伏火星正西流樹含清露曉閣倚碧
天秋灰琯應新律銅壺添夜籌商颸從朔塞爽
氣入神洲蕙草香書殿槐花點御溝山明眞色
見水淨獨煙收早歲忝華省再來成白頭幸依

羣玉府有路嚮瀛州

金陵懷古

潮滿冶城渚日斜征虜亭蔡洲新草綠暮府舊
煙青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後庭花一曲幽
怨不堪聽

晝居池上亭獨吟

日午樹陰正池上亭靜看蜂教誨間想鶴
儀形法酒調神氣清琴入性靈浩然機已息几
杖復何銘

分司東都蒙襄陽李司徒相公書問因以
奉寄

早忝金馬客晚爲商洛翁知名四海內多病一
生中舉世往還盡何人心事同幾時登峴首侍
舊揖三公

奉和吏部楊尚書太常李卿二相公策免
後即事述懷贈荅十韻

文雅關西族衣冠趙北都有聲眞漢相無類勝
隨珠當軸龍爲友臨池鳳不孤九天開內殿百
辟看晨趨誠滿懲歌器成功別大鑪餘芳在公
論積慶是神扶步武離台席徊翔集帝梧銓材

乘泰鏡典樂去齋竽蕭洒風塵外逢迎詩酒徒
唯應待華皓更食萬錢廚

門下相公榮加冊命天下同歡忝沐眷私
輒敢申賀

冊命出宸衷官儀自古崇特膺平土拜光贊格
天功再佩扶楊印常乘鮑氏驄七賢遺老在猶
得詠清風

病中一二禪客見問因以謝之

勞動諸賢者同來問病夫添鑪壹寸鷄舌灑水淨
龍鬚身是芭蕉喻行須邛竹扶醫王有妙藥能

乞一九無

律詩

西塞山懷古　陽山廟觀賽神
漢壽城春望　後梁二帝碑
荊門道懷古　和竇員外
早春對雪　早秋贈荅
荅徐員外　贈端州紫石硯
觀董評事詩　松滋渡望峽中
題段侍御枕上　贈王學士
闕下口号　監祠夕月壇書事

戲贈崔千牛　詔徵還客
和嚴司空　見馮叔達
故洛城古牆　戲贈看花諸公
再遊玄都觀　望夫山
金陵五題　謝寺雙檜
韓信廟　安國觀閒望
洛中寺北樓見賀監草書
韓賓擢第歸覲　寄楊八壽州
重寄楊八　和宣上人
贈東岳張鍊師　和崔少監
寄楊虢州　舉韓湖州自代
題竇員外新居　華州陪錢大夫
觀玄宗詩　懷上京故人
和尉遲郎中　謝福建陳判官
始聞秋風　和蘇十郎中
謝淮南廖參謀　題王郎中新居
謝朗州崔員外　賀溫尚書
水亭避暑　述舊
謝吳端才
西塞山懷古

西晉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漠然收千尋鐵鏁
沈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人世幾回傷往事山
形依舊枕寒流今逢四海爲家日故壘蕭蕭蘆
荻秋

陽山廟觀賽神 果松南征至此建 禹其神在朗州

漢家都尉舊征蠻血食如今配此山曲蓋幽深
蒼檜下洞簫愁絶翠屏閒荊巫脉脉傳神語野
老娑娑啓醉顏日落風生廟門外幾人連踏竹
歌還

漢壽城春望 古朗州刺史治亭其下有子胥廟襄楚王故墳

漢壽城邊野草春蕪桐古墓對荆榛田中牧豎燒芻狗陌上行人看石麟華表半空經霹靂碑文纔見滿埃塵不知何日東瀛變此地還成要路津

後梁宣明二帝碑堂下作

荆門道懷古

南國山川舊帝畿宋臺梁館尚依俙馬嘶古樹行人歇麥秀空城澤雉飛風吹落葉墳宮井火

入荒陵化寶衣徒使詞臣庾開府咸陽終日苦思歸

朗州竇員外見示與澧州元郎中郡齋贈和

蒼長句二篇因而繼和

鴛鸞鳌池出建章綠旗朱戶鬱相望新恩共理三川印舊好俱題五馬香白芷江邊分驛路山犬牙地昨日同含鷄舌香白芷江邊分驛路山桃暝外接甘棠應憐一罷金閨籍枉渚逢春十度傷

早春對雪奉寄澧州元郎中

新賜魚書墨未乾賢人遠守曙旌旃旋教白雪開東閣欲與陽春和物華

行時令夜見星辰憶舊官梅藥覆階鈴閣暖雪峯當户戟枝寒寧知楚客思公子北望長吟澧有蘭

賓朗州見示與澧州元郎中早秋贈荅命同作

鄰境諸侯同舍郎芷江蘭浦根無窮秋風門外旌旗動曉露庭中橘柚香玉簟微涼宜白晝金貂入暮應清商驂人昨夜閒題鴈不數流年惜衆芳

衡州徐員外使君遺以竹書箱因成一篇用荅佳貺

按此一篇本自夔州移置徐州白州遺

爛柯遺下舊仙郎列宿來添婺女光遠放歌聲分白紵知傳家學與青箱水潮滄海何時去蘭在幽林亦自芳聞道天台有遺愛人將琪樹比甘棠

唐秀才贈端州紫石硯以詩荅之

端州石硯人間重贈我應知正草玄闕里廟中空舊物門方龍下豈天然玉蟾吐水霞光靜綠翰搖風絳錦鮮此日慵工記名姓因君數到墨池前

覽董評事思歸之什因以詩贈

幾年油幕佐征東却泛滄浪押釣童歌枕醉眠
成戲蝶抱琴閒望送歸鴻文儒自襄歷西相倚
伏能齊塞上翁更說扁舟動鄉思青菰已熟荼
秋風

松滋渡望峽中

渡頭輕雨灑寒梅雲際溶溶雪水來夢渚草長
迷楚望夾陵土黑有秦灰巴人淚應徹聲落蜀
客舩從鳥道回十二碧峯何處所永安宮外是
荒臺

劉夢得四 五

揚州春夜李端公益張侍御登段侍御平

仲密縣李少府暢秘書張正字復元同會

於水館對酒聯句追刻燭擊鉢故事遲輒

舉觥以飲之逮夜艾羣公雷醉紛然就枕

余偶獨醒因題詩於段君枕上以志其事

寂寂獨看金爐落紛紛只見玉山頹自羞不是

高陽侶一夜醒醒騎馬迴

逢王二十學士入翰林因以詩贈時貞元二十年王以藍田尉充學士

巍馬翩翩禁外逢星槎上漢香難從定知欲報

淮南詔促召王褒入九重

關下口号呈柳儀曹

綵仗神旗獵曉風鷄人一唱鼓蓬蓬銅壺漏水
何時歇如此相催即老翁

監祠夕月壇書事其禮用畫

西皐司分晝夜平羲和亭午太陰生鏗鏘揖讓
秋風裏觀者如雲出鳳城

戲贈崔千牛

學道深山虛老人留名萬代不關身勸君多買
長安酒南陌東城占取春

劉夢得四 六

元和甲午歲詔書盡徵江湘逐客余自武

陵赴京宿於都亭有懷續來諸君子

雲雨江湘起卧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
楓林下今夜初聞長樂鐘

江陵嚴司空見示與成都武相公唱和因

命同作

南荆西蜀大行臺幕府旌門相對開名重三司
平水土威雄八陣役風雷綵雲朝望青城起錦
浪秋經白帝來不是鄂中清唱發誰當丞相揆
天才

徵還京師見舊曹官馮叔達
前者忽忽僕被行十年憔悴到京城南曹舊吏
來相問何處淹留白髮生
故洛城古牆
粉落椒飛知幾春風吹雨灑旋成塵莫言一片
危基在猶過無窮來往人
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戲贈看花諸
君子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迴玄都觀裏
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再遊玄都觀絶句并引
余貞元二十一年爲屯田員外郎時此觀中未
有花木是歲出牧連州尋貶朗州司馬居十年
召至京師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如
爛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時之事旋左出牧于
今十有四年得爲主客郎中重遊茲觀蕩然無
復一樹唯兔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二
十八字以俟後遊時大和二年三月某日
百畝中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
歸何處前度劉郎今獨來

望夫山 正對和州郡樓
終日望夫夫不歸化爲孤石苦相思望來已是
幾千載只似當時初望時
金陵五題 并序
余少爲江南客而未遊秣陵嘗有遺恨後爲歷
陽守跋而望之適有客以金陵五題相示逌爾
生思欻然有得他日友人白樂天掉頭苦吟歎
賞良久且曰石頭詩云潮打空城寂寞迴吾知
後之詩人不復措詞矣餘四詠雖不及此亦不
孤樂天之言爾

石頭城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
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烏衣巷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
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臺城
臺城六代競豪華結綺臨春事最奢萬戶千門
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

生公講堂

生公說法鬼神聽身後空堂夜不扃高坐寂寥
塵漠漠一方明月可中庭

江令宅

南朝詞臣北朝客歸來唯見秦淮碧池臺竹樹
三畝餘至今人道江家宅

謝寺雙檜 楊州法雲寺謝靈宅古檜存焉

雙檜蒼然古貌奇令人遥憶謝康樂
當金殿初對將軍映畫旗龍象界中成寶蓋
鴛瓦上出高枝長明燈是前朝始曾照青青年
少時

劉夢得集 九

韓信廟

將略兵機命世雄蒼黃鍾室歎良弓遂令後代
登壇者每一尋思怕立功

秋夜安國觀聞笙

纖女分明銀漢秋桂枝梧葉共颼颼月落滿庭
人寂寂霓裳一曲在高樓

洛中寺北樓見賀監草書題詩

高樓賀監昔曾登壁上神蹤龍虎騰中國書流
讓皇象北朝文士重徐陵偶因獨見空驚目恨
不同時使伏膺唯恐塵埃轉磨滅再三珍重囑

山僧

聞韓賓擢第歸覲以詩美之兼賀韓十五

曹長時韓牧永州

零陵香草滿郊坰丹穴鸞飛入翠屏孝若歸來
呈盡讚孟陽別後有山銘蘭陔舊地花纔結桂
樹新枝色尚青爲報儒林丈人道如今從放驥
星星

寄楊八壽州

風獵紅旗入壽春滿城歌舞向朱輪八公山下
清淮水千騎塵中白面人桂嶺雨餘多鶴迹茗
園晴望似龍鱗聖朝方用敢言者次第應須舊
諫臣

劉夢得集 十

李賈二大諫拜命後寄楊八壽州

諫省新登二直臣萬方驚喜棒絲綸則知天子
明如日肯放淮陽高卧人

宣上人遠寄賀禮部王侍郎放牓後詩因
而繼和

禮闈新牓動長安九陌人人走馬看一日聲名
徧天下滿城桃李屬春官自吟白雪銓詞賦指
示青雲借羽翰借問至公誰與可支郎天眼定

中觀

贈東岳張鍊師

東岳眞人張鍊師高情雅贍世間稀堪爲烈女書青簡夕事元君住翠微金縷機中抛錦字玉清臺上著霓衣雲衢不要吹簫伴只擬乘鸞獨自飛

秘書崔少監示墜馬長句因而和之

麟臺少監舊仙郎洛水橋邊墮馬傷塵汗腰間青綬帶風飄掌上紫遊韁上車著作應來問折臂三公定送方猶賴德全如醉者不妨吟詠入

篇章

寄楊虢州 與之舊姻

避地江湖知幾春今來本郡擁朱輪阮郎無復里中舊楊僕却爲關外人各繫一官難命駕兩懷前好易露巾玉城山裏多靈藥擺落功名且養神

秋日題賓客外祟德里新居 賓時判度支案

長愛街西風景閒到君居處暫開顏清光門外一渠水秋色牆頭數點山疎種碧松通月朗多裁紅藥待春還莫言堆案無餘地認得詩人在此閒

蒙恩轉儀曹郎俶前充集賢學士舉韓湖州自代因寄七言

翔鸞閣下謝恩初通籍由來在石渠暫入南宮判樣瑞還歸內殿閣圖書故人猶在三江水同病凡經二紀餘今日薦君嗟久滯不唯丈體似相如

途次華州陪錢大夫登城北樓春望因覩李崔令狐三相國唱和之什翰林舊侶纘踵華城山水清高寮鳳翔集皆忝夙眷遂

題是詩

城樓四望出風塵見盡關西渭北春百二山河雄上國一雙旌旆委名臣壁中今日題詩處天上同時草詔人莫怪毛郎呈濫吹宦途離別舊情親

三鄉驛樓伏觀玄宗望女几山詩小臣斐然有感

開元天子萬事足唯惜當時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曲倦心從此在瑤池三清八景相追躡天上忽乘白雲去世間空有秋

風辭
洛下初冬拜表有懷上京故人
鳳樓南面控三條拜表郎官早渡橋清洛曉光
鋪碧簟上陽霜葉剪紅綃省門簪組初成列雲
路駕鶿想退朝寄謝慇懃九天侶槍榆水擊各
逍遥
尉遲郎中見示自南遷牽復却至洛城東
舊居之作因以和之
曾遭飛語十年謫新受恩光萬里還朝服不妨
遊洛浦郊園依舊看嵩山竹舍天籟清商樂水
庭臺碧玉環却來留作功成退身地如今只是暫
時間
洛中酬福建陳判官見贈
潦倒聲名擁腫材一生多故苦遄迴南宮舊籍
遥相管東洛閒門畫未開靜對道泳論藥石偶
逢詞客與瓊瑰怪君近日文鋒利新向延平看
劒來
始聞秋風
昔看黃菊與君別今聽玄蟬我却迴五夜颼颼
枕前覺一年顏狀鏡中來馬思邊草拳毛動鵬

盼青雲睡眼開天地蕭清堪四望爲君扶病上
高臺
和蘇十郎中謝病閒居時嚴常侍請給事
同訪數初有二毛之作
清羸隱几望雲空左掖舊僚驚到室中一卷素書
鋪永日數莖斑鬢對秋風菱花照後容雖改著
草占來命已通莫怪人人驚早白綠君合是黑
頭公
訥淮南廖參謀秋夕見過之作公昔爲揚州從事參謀從辟子孫因
楊州從事夜相尋無限新詩月下吟初服已驚
女髮長高情猶向碧雲深語餘時舉一杯酒坐
久方聞數處砧不逐蔡華訪閒散知君擺落俗
人心
題王郎中宜義里新居
愛君新買街西宅客到如遊鄠杜間雨後退朝
貪種樹申時出省趁看山門前巷陌三條近牆
內池亭萬境閒見擬移居作鄰里不論時節請
開關
訥朗州崔員外與任十四兄侍御同過鄙
人舊居見懷之什時守吳郡

昔日居鄰招屈宋楓林橘樹聚鵷鴻聲一辭御苑青門去十見蘆江白芷生自比曾霑宣室召如今又守閶閭城何人萬里能相憶同舍仙郎與外兄 侄侍御于外兄崔員外南宮同官

美溫尚書鎮定興元以詩寄賀

旌旗入境太無聲戮盡鯨鯢漢水清從此世人開耳目始知名將出書生

劉駙馬水亭避暑

千竿竹翠數莖紅水閣虛涼玉簟空琥珀濃於疑湯酒水精簾捲更通風賜冰滿碗沈朱實法饌盈盤覆碧籠盡日遊遨避煩暑再三珍重主人翁

述舊賀遷寄陝虢孫常侍 南宮左輔兩處支代

南宮幸襲芝蘭後左輔曾交印綬來多病未離清洛苑新恩已歷望仙臺關頭古塞桃林靜城下長河竹箭迴聞道隨車有零雨此時偏動子荊才

訓端才吳大夫夜泊湘川見寄一絕

夜泊湘川逐客心月明猿苦血霑襟湘妃舊竹痕猶淺從此因君淚更深

雜體詩

翠微寺有感　觀莫徭獵西山
觀舞柘枝　君山懷古
秋江晚泊　臨江寓望
秋日送客　登武陵城
謝寄三癖詩　寄上都同舍
寄京師親友　請告東歸
題湖城驛他亭　平蔡州
平齊行　城西行

觀舞柘枝　二首

胡服何嵯嶫僊僊登綺埠神越獵紅葉龍燭映
金枝垂帶霞纖腰安翠鈿當蛾眉翹袖中繁鼓傾
羊迴華旗煎餘有舊曲淮南多冶薛徒見傾城
處君看赴節時

山鷄臨清鏡石鯨赴遠津何如上客會長袖入
華茵體輕似無骨觀者皆聳神曲盡回身去曾
波猶注人

君山懷古

屬車八十一此地阻長風千載威靈盡赭山寒

水中
秋江晚泊
長泊起秋色空江涵聲暉暮霞千萬狀實鴻次
第飛古戍見旗迴荒村聞犬稀軻峨艑上客勸
酒夜相依
步出武陵東亭臨江寓望
鷹至感風候霜餘變林麓孤颿帶日來寒江轉
沙曲戍遙旗影動津晚擾聲促月上綵霞收漁
歌遠相續
秋日送客
候吏立沙際田家連竹溪楓林社日鼓茅屋午
時雞崔嘍晚禾地蝶飛秋草畦驛樓宮樹近疲
馬再三嘶
晚歲登武陵城顧望水陸悵然有作
星象承烏翼蠻陬想犬牙俚人祠竹節仙洞閉
桃花城基歷漢魏江源自實巴華表廖立墓菜
地黃瓊家霜輕菊秀晚石淺水文斜樵音遠故
壘汲路明寒沙清風稍改葉盧橘如含蒪野橋
鳴驛騎叢祠發迴笳跳鱗避舉網倦鳥寄行查
路塵高出樹山火遠連霞夕曛轉赤岸淨鵲起

蒼葭軋軋渡溪桀連連赴林鴉叫關道非遠賜
環期自賒孤臣本危涕喬木在天涯
湖州崔郎中書長寄三舜詩自言癖在詩
與琴酒其詞逸而高吟詠不足昔柳吳興
亭皋隴首之句王融書之白團扇故爲四
韻以謝之
覩事畫屏中自稱三癖翁管紘泛春渚旌旆拂
晴虹酒對青山月琴韻白蘋風會書團扇上知
君文字工
爲郎分司寄上都同舍
籍通金馬門身在銅駝陌省闥晝無塵宮樹遠
凝碧荒街淺深轍古渡潺湲淚石唯有嵩丘雲堪
誇早朝客
登陝州城北樓郤憶京師親友
獨上百尺樓目窮思亦愁初日偏露草野田荒
悠悠塵息長道白林清宿煙收岡首雲深處永
懷帝鄉遊
請告東歸發灞橋郤寄諸僚友
征途出灞涘回首傷如何故人雲雨散滿目山
川多行車無停軌流景同迅波前歡漸成昔感

歎益勞歌

秋晚題湖城驛池上亭

秋次池上館林塘照南榮塵衣紛未解幽思浩已盈風蓮墜故萼露菊含晚英恨爲一夕客愁懷晨雞鳴

平蔡州 三首

蔡州城中衆心死妖星夜落照壞水漢家飛將下天來馬箠一揮門洞開賊徒崩騰望旗拜有若羣鼈驚春雷狂童面縛登檻車大帛天矯垂捷書相公從容來鎭撫常侍郊迎負文弩四人

歸業閭里間小兒跳踉健兒舞汝南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音和平路傍老人憶舊事相與感激皆涕零老人收淚前致辭官軍入城人不知忽驚元和十二載重見天寶承平時

門衛車馬渾渾流使臣來獻淮西囚四夷聞風失匕箸天子受賀登高樓妖童擢髮不足數血汚城西一坏土南峯無火楚澤閒夜行不鎖穆陵關築勳禮畢天下泰猛士按劍看常山 時唯常山不庭

平齊行 三首

胡塵昔起薊北門河南地屬平盧軍貂裘代馬繞東嶽嶧陽孤桐削爲角地形十二處意驕恩澤含容歷四朝魯人皆科帶弓箭齊人不復聞簡韶今朝天子聖神武手握玄符平九土初哀征童襲故事文告不來方震怒去秋詔下誅東平官軍四合猶嬰城春來羣鳥噪且驚氣如壞山憧其庭牙門大將有劉生夜半射落攙搶星帳中虜血流滿地門外三軍舞臂盟 一作連臂盟 驛騎函首過黃河城中無賊天氣和朝廷侍郎來慰撫耕夫滿野行人歌泰山沈寇六十年放祭

不爨生愁煙今逢聖君欲封禪神使陰兵來助戰妖氣掃盡河水清日觀景景御雲見開元皇帝東封時百神受職爭奔馳千鈞猛簴順洙下洪波涵淡浮熊羆侍臣燕公秉文筆玉檢告天無愧詞當今叡孫承聖祖嶽神望幸河宗舞青門大道屬車塵共待蕆蘂翠華舉

城西行

城西蔟蔟三叛族叛者爲誰蔡吳蜀中使提刀出禁來九衢車馬轟成雷臨刑與酒杯未覆仇家百官先請肉守吏能然董卓膾飢烏來覘相

玄目城西人散秦街平雨洗血瘦春草生

武昌老人說笛歌

武昌老將七十餘手把庾令相問書自言少小學吹笛早事曹王曾賞激往年鎮戍到蘄州楚聲買林恣搜索典却身上烏貂裘古音奏奏著封老節石山孤生飽風雪高聲五音隨指發水中龍應行雲絕曾將黃鶴樓上吹一聲占盡秋江月如今老去語猶遲音韻高低耳不知氣力已無心尚在時時一曲夢中吹

西山蘭若試茶歌

山僧後簷茶數叢春來映竹抽新芽莞然爲客振衣起自傍芳叢摘鷹嘴鷰舌香蒲葉採時非太早烟火候足方堪炒炒成大濩淪雪乳已化萬壑松聲入鼎來白雲滿盞花徘徊兩三碗喉吻潤清峭徹骨煩襟開陽崖陰嶺各殊氣未若竹下莓苔地炎帝雖嘗未解煎桐君有籙那知味新芽連拳半未舒自摘至鼎俄頃餘木蘭墜露香微似瑤草臨波色不如僧言靈味宜幽寂采采翹英爲嘉客不辭縅封寄郡齋甌牋銅鑪損標格何況蒙山顧渚春白泥赤印走風塵欲知花乳清泠味須是眠雲跋

石人

廟庭偃松 并引

侍中後閣前有小松不待年而偃丞相晉公爲賦詩美其猶龍蛇然植于高簷之盤處頗亞似不得天和者公以遂物性爲意乃加憐焉命春土以壯其趾使無欹側無歌索綯以牽其幹使不仆盥漱之餘以潤之顧盼之輝以照之發於仁心感召和氣無復夭閼坐能敷舒羣之蹊徑感化爲奇古故雖麥丈而有偃虯焉子嘗詣閣白事公爲道所以且示以詩竊感嘉木之逢

時斐然成韻

勢軋枝偏根已危高情一見與扶持忽從顧賴有生意却爲離披無俗姿影入巖廊行樂處韻諧琴筑舍天籟宿齋時謝公莫道東山去待取陰成滿鳳池

蒼東陽于令涵碧圖 并引

東陽令于興宗丞相燕國公之猶子生綺襦紈袴間所見皆貴戚而絜然有心如山東書生前年白有司願爲親民官以自效遂補東陽及莅官以簡易爲治故多暇日一旦於縣五里偶得

奇境埋沒於蓊蕾中于生自以有持操而生於
公侯家由覆簣入仕常忽忽數息因移是心開
拔泉石茞去蘿蔦斧凡材畚息壤而清溪翠巖
森立坌來因棁亭其端題曰涵碧流貫于庭中
如青龍蜿蜒冰絃濈射人樹石雲霞列于前昏
旦萬狀惜其居地不得有聞於時故圖之來乞
詞既無負尤物予亦幾蓊蕾蘼蕪者覩之慨然
遂賦七言以貽後之文士矣

東陽本是佳山水何況曾經沈隱侯化得邦人
解吟詠如今縣令亦風流新開潭洞疑仙境遠
寫丹青到雍州落在尋常畫師手猶能三伏凜
生秋

贈致仕滕庶子先輩 時及第人中最長

朝服歸來晝錦榮登科記上更無兄壽觴每使
曾孫獻勝境長攜衆妓行斐鑠擾鞍能聘健慇
勤把酒尚多情凌寒却嚮山陰去衣繡郎君雪
裏迎 時令子爲御史主簿在越中

詠紅柿子

曉連星影出晚帶日光懸本因遺採擬翻自保
天年

庭竹

露滌鉛粉節風搖青玉枝依依似君子無地不
相宜

臺城懷古

清江悠悠王氣沈六朝遺事何處尋宮牆隱嶙
圍野澤鸛鵜夜鳴秋色深

題壽安甘棠館 二首

公館似仙家池清竹逕斜山禽忽驚起衝落半
巖花

門前洛陽道門裏桃源路塵土與煙霞其間十
餘步

與歌者米嘉榮

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唯數米嘉榮近來時世
輕先輩好染鬚騶事後生

聽舊宮中樂人穆氏唱歌

曾隨織女渡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
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

渾侍中宅牡丹

徑尺千餘朵人間有此花今朝見顏色更不嚮
諸家

唐郎中宅與諸公同飲酒看牡丹
今日花前飲甘心醉數杯但愁花有語不爲老人開
與歌者何戡
二十餘年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與慇懃唱渭城
與歌童田順郎
天下能歌御史娘花前月底奉君王九重深處無人見分付新聲與順郎
燕耳館破屏風所畫至精人多歎賞題之
畫時應遇空士日賣處難逢識別人唯有多情往來客彊將衫袖拂埃塵
賞牡丹
庭前芍藥妖無格池上芙蕖淨少情惟有牡丹真國色花開時節動京城
寄陝州姚中丞時分司東都
八月天地肅二陵風雨收旌旗關下來雲日關東秋禹跡想前事漢臺餘故丘徘徊襟帶地左右帝王州留滯悲昔老恩光榮徼侯相思望棠樹一寄商聲謳

奉詶湖州崔郎中見寄
山陽昔相遇灼灼晨葩鮮同遊翰墨場和樂填寬然一落遊官途浩如乘風舡況當衰暮日卧理淮海壖猶期謝病後共樂桑榆年

送別詩
送張侍郎
送楊侍御
送李尚書
送蕭郎中
送源中丞
送渾大夫
送太常蕭博士
送陸侍御
送楊處厚
送王司馬
送周使君
逢韓七中丞
送家兄隱居
留別張侍御
別友人後得書
送王師魯
重送李相公
送能判官
送李僕射
送張盥赴舉
送張苕
送李策秀才
送裴處士應舉
送錢侍御
送韋秀才赴舉
送令狐相公
送李中丞
送李貞外
送裴司徒令公
送李郎中
夜宴盧常侍宅
送杜錄事
送皇甫少尹
送崔司業使君
送唐舍人
送盧處士
送令狐博士
送陳郎中
送李庚先輩
送從弟郎中
送工部張侍郎入蕃弔祭 時兼御史
送工部蕭郎中刑部李郎中並以本官兼中丞分命充京西北覆糧使
送工部李郎中兼御史中丞充京西北覆糧使
霜簡映金章相輝同舍郎天威巡虎落星使出鴈行鏘組成全策京坻閱見糧歸來虜塵滅畫

地奏明光

送李尚書鎮滑州自浙西覲紫啟拜兵部侍郎月餘有此拜也

南徐報政入文昌東郡領手別建章視草名高同蜀客擁旄年少勝荀郎黃河一曲當城下緑騎千重照路傍自古相門還出相如今人望在巖廊其後果踐宰平之旅

送渾大夫赴豐州自大鴻臚拜京兆尹

鳳銜新詔降恩華又見旌旗出渾家故吏來辭幸屬國精兵願迴李輕車禮裘君長迎風耀錦領酋豪踏雪衙其奈明年好春日無人喚看牡丹花

劉長卿集卷六 十二

送源中丞充新羅冊立使特中之旅

相門才子稱華簪持節東行捧德音宮帶霜威辭鳳闕口傳天語到鷄林煙開蠭背千尋碧日落鯨波萬頃金想見扶桑受恩後一時西拜盡傾心

送陸侍御歸淮南使府五韻用年字

江左重詩篇陸生名又傳鳳城來已熟羊酪不嫌羶歸路芙蓉府離堂瑇瑁筵泰山星臘雪隋柳布新年曾乘楊州鶴因君達短牋時從丞相振楊州誉幕蕭

仲兄爲郎官並外司洛邑

兄弟盡鴛鸞歸心切問安貪榮五彩服遂挂雨梁冠侍膳曾調鼎循陔更握蘭從今別君後長鄉德星看

送王司馬之陝州自太常丞校工爲詩

暫輟清齋出太常空攜詩卷赴甘棠府公既有朝中舊司馬應容酒後狂案牘來時唯署字風煙入興便成章兩京大道多遊客每遇詞人戰一場

劉長卿集卷六 十四

洛中送楊處厚入關因游蜀

洛陽秋日正凄凄君去西秦更向西舊學三冬今轉富曾傷六翮養初齊王城曉入窺丹鳳蜀路晴來見碧鷄早識臥龍應有分不妨從此躡升梯

洛中逢韓七中丞之吳興口號五首

昔年意氣點羣英幾度朝迴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盡兩人相見洛陽城

自從雲散各東西每日歡娛却慘悽離別苦多相見少一生心事在書題

今朝無意訴離杯何況清狂急管催本欲醉中
輕遠別不知翻引酒悲來
素宅橘上蘋風起鸚鵡杯中藕雨春水碧山青
知好處開顏一笑卿何人
谿中士女出芭蘿谿上鴛鴦避畫旗何處人間
似仙境春山攜妓採茶時

送周使君罷滄州歸野中別墅

君思野上吟歸去故自渝南擁郡章野戍岸邊
留畫舸綠蘿陰下到仙莊池荷雨後衣香起庭
草春深綬帶長紙恐鳴騶催上道不容待得晚

莊譽

發華州留別張侍御賈

束簡下延閤假符驅短轅同人惜分袂結念醉
芳罇切切別綪急蕭蕭征騎煩臨岐無限意相
視却忘言 張詩云夫子生知者相期性理中遥有态言之句

奉送家兄歸王屋山隱居 二首攸道書王屋山一名陽洛山

陽洛天壇上依佛似玉京夜分先見日月淨遠
聞笙雲路將雞犬丹臺有姓名古來成道者兄
弟亦同行
春來山事好歸去憶道遥水淨苔莎色露香芝
術苗登臺吸瑞景飛步翼神飈願薦墳鷹曲相
將學玉簫

送王師魯協律赴湖南使幕 即承禧公之孫

翩翩馬上郎驅傳渡三湘橘樹沙洲暗松醪酒
肆香素風傳竹帛高價聘琳琅楚水多蘭若何
人事搴芳

別友人後得書因以詩贈

前時送君去揮手青門橋路轉不相見猶聞馬
蕭蕭今得出關書行塵已過春還遥君至共
結芳蘭茗

奉送浙西李僕射相公赴鎮 奉送至臨泉驛書札見楊收詩時在汝洲

建節東行是舊遊歡聲喜氣滿吳州郡人重得
黃丞相童子爭迎郭細侯詔下初辭溫室樹夢
中先到景陽樓自憐不識平津閤遥望旌旗汝
水頭

重送浙西李相公頃嘗鎮江南已經七載後歷滑臺劒南兩鎮遂入相今復頒舊地新加旌旄

江北萬人看玉節江南千騎引金鏡鳳從池上
遊滄海鶴到遼東識舊巢城下清波含百谷牕

中遠岫列三茅碧秋雞白馬徊翔久却憶朱方是
樂郊

送華陰尉張若赴邑府使幕 張即燕公之孫頃坐事除名

昔忝南宮郎往來東觀頻嘗披燕公傳聲若窺
三辰玥聖榮國本保賢正朝倫高視緬今古清
風矍無鄰蘭錡照通衢一家十朱轓鄰國嗣侯
劉夢得文集卷六 十七
紱荀卿貴業賈夫子承大名少年振芳塵青袍
仙掌下矯首凌煙昇公治本非罪潘郎一爲民
風霜苦搖落堅白無緇磷一旦逢良時天光燭
幽淪重爲長裾客佐彼觀風臣分野窮禹畫人
一杯酒明日千里人彼此孤舟去悠悠天海春
煙過虞巡不言此行遠所樂相知新雨起巫山
陽鳥鳴湘水濱離庭出蒼莽別曲多愁辛今朝

送進士劉秀才遊沛赴制舉

驚禽一聲栖息無少安秋扇一離手涼塵蔽
霜幼故侶不可追涼風日已寒遠逢杜陵士別
盡平生歡逐客無印綬楚江多芷蘭因君時暇
遊長缺不復彈閑書南軒露晞組琴清夜闌萬境
劉夢得文集卷六 十八
身外寂一杯腹中寬伊昔玄宗朝冬卿冠鷺鸞
蕭穆昇內殿從容領儒冠游夏無措詞陽秋垂
不刊至今羣玉府學者空縱觀世人希德門揭
若攀峯巒之子嚮明訓鏘如振琅玕一旦西上
雲裏前年初蚨守慎簡由宸宸臨軒弄郡章得
人方付此是時左馮翊天下第一理貴臣持牙
璋優詔發青紙迎風汗吏免先令疲人喜何武
劉夢得文集卷六 十六
刻腐儒陳蕃禮高士
昔外君子堂腰下綬猶黃中丞時爲萬年尉汾陰有寶氣
赤蓂多奇鉏東簡下曲臺佩韘來歷陽綺筵陪
一笑蘭室襲餘芳風水忽異勢江湖遂相忘因
君儻借問爲話老滄浪中丞爲將士制相國柳宜城議
以本洲圍棣使社司徒以中丞才識者題之頃故余以其本厥復
峻鼓于乔司徒之實睽獲來坐初中丞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出守
謹其武者令給事中舜公代給事者右丞阮公子不後孀右丞之
劉夢得文集卷六 十九
候故曰駿
餘芳焉

送羣秀才道沛赴制舉

驚禽一聲栖息無少安秋扇一離手涼塵蔽
霜幼故侶不可追涼風日已寒遠逢杜陵士別
盡平生歡逐客無印綬楚江多芷蘭因君時暇
遊長缺不復彈閑書南軒露晞組琴清夜闌萬境
劉夢得文集卷六 二十
身外寂一杯腹中寬伊昔玄宗朝冬卿冠鷺鸞
蕭穆昇內殿從容領儒冠游夏無措詞陽秋垂
不刊至今羣玉府學者空縱觀世人希德門揭
若攀峯巒之子嚮明訓鏘如振琅玕一旦西上
雲裏前年初蚨守慎簡由宸宸臨軒弄郡章得
人方付此是時左馮翊天下第一理貴臣持牙
璋優詔發青紙迎風汗吏免先令疲人喜何武
劉夢得文集卷六 二十一
刻腐儒陳蕃禮高士
昔外君子堂腰下綬猶黃中丞時爲萬年尉汾陰有寶氣
赤蓂多奇鉏東簡下曲臺佩韘來歷陽綺筵陪
一笑蘭室襲餘芳風水忽異勢江湖遂相忘因
君儻借問爲話老滄浪中丞爲將士制相國柳宜城議
以本洲圍棣使社司徒以中丞才識者題之頃故余以其本厥復
峻鼓于乔司徒之實睽獲來坐初中丞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出守
謹其武者令給事中舜公代給事者右丞阮公子不後孀右丞之
劉夢得文集卷六 二十二
候故曰駿
餘芳焉

送羣秀才道沛赴制舉

驚禽一聲栖息無少安秋扇一離手涼塵蔽
霜幼故侶不可追涼風日已寒遠逢杜陵士別
盡平生歡逐客無印綬楚江多芷蘭因君時暇
遊長缺不復彈閑書南軒露晞組琴清夜闌萬境
劉夢得文集卷六 二十三
身外寂一杯腹中寬伊昔玄宗朝冬卿冠鷺鸞
蕭穆昇內殿從容領儒冠游夏無措詞陽秋垂
不刊至今羣玉府學者空縱觀世人希德門揭
若攀峯巒之子嚮明訓鏘如振琅玕一旦西上
雲裏前年初蚨守慎簡由宸宸臨軒弄郡章得
人方付此是時左馮翊天下第一理貴臣持牙
璋優詔發青紙迎風汗吏免先令疲人喜何武
劉夢得文集卷六 二十四
刻腐儒陳蕃禮高士
昔外君子堂腰下綬猶黃中丞時爲萬年尉汾陰有寶氣
赤蓂多奇鉏東簡下曲臺佩韘來歷陽綺筵陪
一笑蘭室襲餘芳風水忽異勢江湖遂相忘因
君儻借問爲話老滄浪中丞爲將士制相國柳宜城議
以本洲圍棣使社司徒以中丞才識者題之頃故余以其本厥復
峻鼓于乔司徒之實睽獲來坐初中丞自尚書屯田員外郎出守
謹其武者令給事中舜公代給事者右丞阮公子不後孀右丞之
劉夢得文集卷六 二十五
候故曰駿
餘芳焉

送羣秀才道沛赴制舉

驚禽一聲栖息無少安秋扇一離手涼塵蔽
霜幼故侶不可追涼風日已寒遠逢杜陵士別
盡平生歡逐客無印綬楚江多芷蘭因君時暇
遊長缺不復彈閑書南軒露晞組琴清夜闌萬境
劉夢得文集卷六 二十六
身外寂一杯腹中寬伊昔玄宗朝冬卿冠鷺鸞
蕭穆昇內殿從容領儒冠游夏無措詞陽秋垂
不刊至今羣玉府學者空縱觀世人希德門揭
若攀峯巒之子嚮明訓鏘如振琅玕一旦西上

書斑裳拂征鞭荊臺宿暮雨漢水浮春瀾君門
起天中多士如星攢煙霞覆雙闕并舞鸞千官
清漏滴銅臺仙廚下雕盤焚煌仰金牓錯落飛
濡翰古來長簨人所歎遭時難一鳴從此始相
望青雲端

送李策秀才還湖南因寄幕中親故兼簡
衡州呂八郎中

深春風日淨爭長幽鳥鳴僕夫前致詞門有白
面生攝衣相問訝解帶坐南榮端志見眉睫苦
言發精誠因出懷中丈調孤詞亦清情如促柱

紋掩抑多不平乃言本蜀士世降岷山靈前人
秉懿文高視來上京曳裾與伊人交歡在夙齡一從
析薪委空林善響難繼聲何處依附郭幾人思
郁城雲天望喬木風水悲淒萍前與計吏西始
引貢士名森然就筆札從試春官卿帝城岐路
多萬足伺晨星莊莊風塵中工拙同有營寒女
齎大杖拂雙旌飾容遇剴鑒肝萬可以呈昔日
馬相如臨邛坐盡傾勉君刷羽翰早取凌青冥

送張盥赴舉并引

古人以惜受學爲同門友今人以惜外名爲同
年友其語孰見搢紳者皆道焉余於張盥爲丈

人由是道也曩吾見爾之始生以老成爲祝今
吾見爾之成人以未立爲憂吾不幸嚮所謂同
年友當其盛時聯袂齊鑣亘絶九衢若屏風然
今來落落如曙星之相望昔日會合不煩異席
可長太息哉然而尚書右丞衛大受兵部侍郎
武庭碩二君者當時偉人咸萬夫之望足以訂
十朋之多也第如京師無騷騷爾無忻忻爾時
秋也吾爲若叩商之謳幸有咸夫二君子
爾生始懸弧我作坐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詞天
麒麟今成一丈夫坎軻愁風塵長裾來謁我自

號廬山人道舊與撫孤悄然傷我神依依見眉
睫嘿嘿舍悲辛永懷同年友追想出谷晏三十
二君子齊飛陵煙旻曲江一會時後會已凋淪
況今三十載閱世難重陳感時一已過來者日
日新不如搖落樹重有明年春火後見琮璜霜
餘識松筠肅機乃獨秀武抱亦絶倫爾今持我
詩西見二重巨成賢必念舊保貴在安貧清時
爲丞郎氣力侔陶鈞乞取斗外水因之雲漢津

送裴處士應制舉 并引

晉人裴昌禹讀書數千卷於周官小戴禮尤遠
性是古敢言雖侯王不能卑下故與世相參差
凡抵有位以索合行天下幾巨俞反遍常歎諸侯
莫可遊欲一見天子而未有路會今年詔書徵
賢良昌禹大喜以爲盡可以豁平生搏髀爵躍
曰一覩雲龍庭足矣縣是裹三月糧而西徂咨
余以七言爲西遊之資籍耳
裴生久在風塵裏氣勁言高少知己注書曾學
鄭司農歷國多於孔夫子往來訪我到連州無
窮絶境終日遊登山雨中試蠟屐入洞夏裏披
貂裘白帝城邊又相遇欽翼三年不飛去忽然

結束如秋蓬自稱對策明光宮人言策中說何
事掉頭不荅看飛鴻形庭翠松迎曉日鳳銜金
牓雲間出中貴腰鞭立傾酒宰臣委佩觀搖筆
古稱射策如彀弧一發偶中何時無由來草澤
無忌諱努力滿挽當雲衢憶得童年識君處嘉
禾驛後聯牆住垂鈎闕得王餘魚踏芳苔共登蘇
小墓此事今同夢想聞相看一笑且開顏老大
希逢舊鄉里爲君扶病到方山

送錢侍御自宣州幕拜官便於華州覲省
五綵斕衣裳當年正相稱春風舊關路歸去眞

多興蘭陔行可採蓮府猶迴雖楊家緇憶迎侍御
即王相公潢城謝中瑤華贈宣州崔相公有詩贈行御街草泛艷臺相
煙舍凝曾是平昔遊無因理歸棨

將赴汝州途出潼關浚下留辭李相公表臣

長安舊遊四十載鄂渚一別十四年後來富貴
已零落歲寒松栢猶依然初逢貞元尚文主雲
闕天池共翔舞相看却數六朝臣屈指如今纔
四五夷門天下之咽喉昔時往往生豺虎聒耳
舊相來鎮壓四海吐納皆通流久別凡經幾多
事何由說得平生意千恩萬慮盡如空一笑一

劉夢得六　十三

言真可貴世間何事最愁勤白頭將相逢故人
功成名遂會歸老請謁醫東山爲近鄰

送令狐相公自僕射出鎮南梁

夏木正陰成戎裝出帝京雲旌耀鼓角渙回首別
鄉情雲樹裏中路風煙漢上城前旌轉谷去後
騎踏橋聲又領鴛行重無嫌虎綬輕終當提一
鑒再入副蒼生

送趙中丞自司金郎轉官參山南令狐僕
射幕府（趙氏兄弟皆僕射門客）

綠樹滿褒斜西南蜀路賒驛門臨白草縣道過

黃花相府開油幕門生逐絳紗行看布政後還
從入京華

送裴司徒令公自東都留守再命太原（公兩任相去十六年）

星使出關東兵符踢上公山河歸舊國管籥換
離宮行色旌旗動軍聲鼓角雄愛棠餘故吏騎
竹見新童漢墨三秋靜胡沙萬里空其如天下
望旦夕詠清風

送李戶部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歸闕

昔年內署振雄詞今日東都結去思宮女猶傳
鶴重歸太一池想到金門待稱籍一時驚喜見
風儀

送蘄州李郎中赴任

楚關蘄水路非賒東望雲山日夕佳蘿葉照人
呈夏簟松花滿椀試新茶樓中飲興因明月江
上詩情爲晚霞北地交親長引領早將玄鬢到
京華

洛中春末送杜錄事赴蘄州

鏁前花下長相見明日忽爲千里人君過午橋

回首望洛城獨自有殘春

夜宴福建盧常侍宅留送之鎮

暫駐旌旗洛水堤綺筵紅燭醉蘭閨美人美酒

長相送莫怕狹聲發建溪

洛中送崔司業使君扶侍赴唐州

綠野方城路殘春郁紫飛風鳴驕驄馬日照老

萊衣洛苑魚書至江村鴈戶歸相思望淮水雙

鯉不應稀

送河南皇甫少尹赴絳州

相帳臨周道前旌指晉城午橋羣吏散亥字老

人迎詩酒無同樂別離方見情從茲洛陽社吟

詠欠書生

送前進士蔡京赴舉究科時崔相公鎬尚書掌選

耳聞戰鼓帶經鋤扳發名聲自里閭已是世間

能賦客更攻隱下絕編書朱門達者誰能識絳

帳諸生盡不如幸遇天官舊丞相知君無異上

空虛

送唐舍人出鎮閩中

暫辭鴛鷺驚出蓮漵忽擁貔貅鎮粵城閩嶺夏雲

迎皐蓋建谿秋樹映紅旌山川遠地由來好富

貴當年別有情了却人間婚嫁事復歸朝右作

公卿

送盧處士歸嵩山別業

世業嵩山隱雲深無四鄰藥鑪燒姹女酒甕貯

賢人曉日華陰霧秋風函谷塵送君從此去釣

閣少談賓

送李友路秀才赴舉

誰憐相門子不語望秋山生長孤嶺內幸勤筆

硯間榮親在名字好學弃官班爵侯明年桂高

堂開笑顏

送國子令狐博士赴興元覲省

相門才子高陽族學省清資五品官諫院過時

榮棣萼謝庭歸去踏芝蘭山中花帶煙嵐晚棧

底江含雪水寒伯仲到家人盡賀柳營蓮府遞

相歡

送李二十九兄負外赴邠寧使幕

突兀韋平身業文素風清白至今貧南宮通籍

新郎吏西候從戎舊主人城外草黃秋有雪烽

頭煙靜虜無塵鼎門爲別霜天晚剩把離觴三

五巡

送分司陳郎中祇召直史館重修實錄

蟬鳴官樹引行車言自成周赴王除遠取南朝
貴公子重修東觀帝王書常時載筆窺金匱暇
日登樓到石渠若問舊人劉子政如今頭白在
商於

送李中丞赴楚州

緹騎朱旗入楚城士林皆賀掾家聲兒童但喜
迎賢守故吏猶應記小名萬頃水田連郭秀四
時煙月映淮清憶君初得崑山玉同嚼楊州擣
手行

送李庾先輩赴選

一家何啻十朱輪諸父雙飛秉大鈞曾脫素衣
參幕客却爲精舍讀書人離筵洛水侵桮色征
路函關響晚塵今日山公舊賓主知君不負帝
城春

送廖參謀東遊 二首

九陌逢君又別離行雲別鶴本無期望高樓上
忽相見看過花開花落時
繁花落盡君辭去綠草垂楊引征路東道諸侯
皆故人留連必是多情處

送從弟郎中赴浙西 并引

從弟三復十餘年間凡三爲浙右從事往年主
公入相薦歿登朝中復從公鎮南未幾而罷昨
以尚書外郎奉使至洛旋承新命改棘而東三
從公皆在舊地勞諸故事夐無其倫故賦詩贈
之亦志異也
銜命出尚書新恩換使車漢庭無右著梁苑重
歸歟又食建業水曾依京口居劉將軍傳云昔人世家京 共經

劉夢得文集卷第六

送僧詩

別君素上人
送深法師
荅宣廣上人
送僧仲剴
送僧元暠
送如智法師
贈讀頭陀
送慧則法師
過鴻舉法師
重送鴻舉
送僧方及
贈日本僧
贈眼醫僧
贈別約師
觀棊歌送儇師
別浩初師
送鴻舉師
送宵韻上人
送義舟師
送景玄師
送元暁上人
送惟良上人
送元簡上人
送宗密上人
贈別君素上人 并引

曩予習禮之中庸至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懍然知聖人之德學以至于無學然而斯言也猶示行者以室廬之奥爾求其徑術而布武未易得也晚讀佛書見大雄念物之普級寶山而梯之高揭慧火巧鎔惡見廣疎便門旁束邪徑其所證入如舟泝川未始念於前而日遠矣夫何勉而思之邪是余知突 音窈 奥於中庸啓鍵關於內典會而歸之猶初心也不知余者請予因而後援佛謂道有二焉夫悟不因人在心而已其證也猶喑人之享大牢信知其味而不能形於言以聞 去 于耳也口耳之間隷寸耳尚不可使聞他人之不吾知宜矣開士君素偶得予於所親一麻栖草千里來訪素以道眼視予予以所視之不由陛級攜手智地居數日告有得而行乃爲詩以見志云

窮巷唯秋草高僧獨扣門相歡如舊識問法到無言水爲風生浪珠非塵可昏去來皆是道此別不銷魂

送深法師遊南嶽上人參住寶曇寺

師在白雲鄉名登善法堂十方傳句偈八部會壇場飛錫無定所寶書留舊房唯應衡草鷹相送至衡陽

廣宣上人寄在蜀與韋令公唱和詩卷因以令公手札荅詩相示

碧雲佳句久傳芳曾向成都住草堂捉錫常過

長者宅披文猶帶令公香一時風景添詩思八部人天入道場若許相期同結社吾家本自有柴桑

送僧仲剛東遊兼寄晏靈澈上人

釋子道成神氣閒住持曾上清涼山晴空禮拜見真像金毛五髻鬱卿雲閒西遊長安隸僧籍本寺門前曲江碧松閒白月照寶書竹下香泉洒瑤席前時學得經論成奔馳象馬開禪扃高筵談柄一麈拂講下聽徒如醉醒舊聞南方多長老次第來入荊門道荊州本自重彌天南朝塔廟猶依然宴坐東陽枯樹下經行居此故臺邊忽憶遺民社中客爲我衡陽駐飛錫講罷同尋相鶴經閒來共蠟登山屐一旦揚眉望沃洲自言王謝與同遊憑將雜擬三十首寄與江南湯慧休

送僧元暠南遊 并引

子策名二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道無非畏途唯出世間法可盡心爾繇是在硯席者多旁行山岡反四句之書備將迎者皆赤縣白足之侶深入智地靜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內視胷中猶煎鍊然開士元暠姓陶氏本丹陽居家世有人爵不藉其資於畎畝禪邨極細牢之義於中後日習揔持之門妙音奮迅願力昭荅雅聞予事佛而佞垂來相從或問師蘧形之自對曰少失怙恃推棘心以求上乘積四十年餘羸老將至而不懈始悲浚泉之有洌今痛防墓之未遷塗芻莫備薪火恐滅諸相皆離此心長懸雖萬姓歸佛盡爲釋種如河入海無復水名然具一切智者豈遺百行求無量義者寧容斷思今聞南諸侯雅多大士思和以苦調而希其末光無容至前有足悲者予聞是說已力不足而悲有餘因爲詩以送之庶乎踐霜露者聆之有惻云

寶書翻譯學初成掇錫如飛白足輕彭澤因家凡幾世靈山預會是前生傳燈已悟無爲理濡露猶懷罔極情從此多逢大居士何人不願解珠瓔

送如智法師遊辰州兼寄許評事

前日過蕭寺看師上講筵都人禮白足施者散金錢方便無非教經行不廢禪遷知習居士發

論待彌天
贈長沙讚頭陁
外道邪山千萬重眞言一發盡摧峯有時明月
無人夜獨向昭潭制惡龍
送慧則法師歸上都因呈廣宣上人 并引 師精進名
佛示滅後大弟子演聖言而成經傳心印曰法
承法而能專曰宗由宗而分教曰支坐而攝化
者勝義皆空之宗也行而宣教者摧破邪山之
友也釋子慧則生於像季思濟刼濁乃學于一

支開彼羣迷以爲盡妙理者莫如法門憂凡夫
者莫如佛土悟無染者莫如散花故業于淨名
深達實相自京師涉漢汭歷鄢郢登熊湘聽徒
百千耳感心化法無住道行而歸顧予有社內
之因故言別之日愛緣嘗起時也秋盡詠江港
雜擬以送之前見宣上人爲我多謝
昨日東林看講時都人象馬踏瑠璃雪山童子
應前世金粟如來是本師一錫言歸九城路三
衣曾拂萬年枝休公父別如相問楚客逢秋心
更悲

秋日過鴻舉法師院便送歸江陵 并引
梵言沙門猶華言去欲也能離欲則方寸地虛
虛而萬景入入必有所泄乃形乎詞詞妙而深
者少依於聲律故自近古而降釋子以詩聞于
世者相踵焉因定而得境故發俏然以清由慧而
遣詞故粹然以靡信禪林之葛藟而誠河之珠
璣爾初鴻舉學詩於荊郢間私試切切詠發餘
習蓋榛楛之翠羽弋者未之盼焉今年至武陵
二千石始奇之有起予之歎以方袍親絳紗者
十有餘旬錄是名稍聞而藝愈窶閭八月余步

出城東門謁仁祠而鴻舉在焉與之言移時因
告以將去且曰貧道雅聞東諸侯之工爲詩者
莫若武陵今幸承其話言如得法印寶山之下
宜有所持豈徒衣械之中衆花而已余聞是說
乃叩商而吟成一章章八句聊郡守以坐嘯餘詠
激清徵而應之師其行乎足以資一時之學矣
看畫長廊遍尋僧一逕幽小池兼鶴淨古木帶
蟬秋客至茶煙起禽歸講席收浮盃明日去相
望水悠悠
重送鴻舉赴江陵謁馬逢侍御

西北秋風凋蕙蘭洞庭波上碧雲寒茂陵才子
江陵住乞取新詩合掌看

送僧方及南謁柳員外 并引

九江僧方及既出家依臣山一時中頗屬詩以
攄思古詩人暨今號爲能賦有輒求其詞吟呻
之拳拳然多多益嗜願不出山者十年嘗登最
高峯四望天海沖然有遠遊之志頓錫而言曰
神馳而形閡者方內之徒及吾無方閡於何者
緜是耳得必目探之意行必身隨之雲遊鳥企
行潔矩如教益多之一旦以行日來告且曰雅
聞鳥咮之下有賢諸侯願躡其門如蹈十地敢
乞詞以抵之子唯然而賦顧其有重請之色起
於顛閒爾

昔事廬山遠精舍虎溪東朝陽照瀑水樓閣虹
霓中騁望羨遊雲振衣若秋蓬舊房閉松月遠
思吟江風古寺歷頭陁奇峯攀祝融南登小桂
嶺却望歸塞鴻衣裓貯文章自言學雕蟲槍榆
念凌厲覆簣圖穹崇遠郡多暇日有時訪禪宮

石門聳峭絶竹院含空濛幽響滴巖溜晴芳麝
野叢海雲懸颿毋山果屬徂公忽憶吳興郡白
蘋正蔥蘢願言挹風彩邈若窺華嵩桂水夏瀾
急火山宵焰紅三衣濡茵露一錫飛煙空勿謂
翻譯徒不爲文雅雄古來賞音者樵翼得孤桐

按徂公宣卉賦茅者而越絶書有條公張衡賦吳都有條
公哀吟之句古文士又云雅父由是而言謂條爲父舊矣

深盃萬里遨滄溟遍禮名山適性靈深夜降龍
潭水黑新秋放鶴野田青身無彼我那懷土心
會眞如不讀經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
空馨

贈日本僧智藏

贈眼醫婆羅門僧 并引

三秋傷望遠終日泣途窮兩目今先暗中年已
老翁看朱漸成碧著日不禁風師有金篦術如
何爲發矇

海陽湖別浩初師

瀟湘問無土山無濁水民乘是氣往往清慧而
文長沙人浩初生既因地而清矣故去輦洗慮
剔顛毛而壞其衣居一都之勢易與士會得執
外教盡捐苛禮自公侯守相必賜其清問耳目

灌注習浮於性而里中兒賢適與浩初比者嬰
冠帶豢妻子吏得以乘凌之汩沒天慧不得自
奮莫可望浩初之清光於侯門上坐第自吟羨
而已浩初益自多其術尤勇於近達者而歸之
往年之臨賀時侍郎楊公留歲餘公遺以七言
詩手筆于素前年省柳儀曹于龍城又爲賦三
篇皆章書今復來連山以前所得雙南金出於
械亟請余賡之按師爲詩頗清而弈棊至第三
品二道皆足以取幸於士大夫宜薰餘習以深
入也會吳郡以山水冠世海陽又以奇甲一州

師慕道於泉石宜爲篤故攜之以嬉及言旋復
引與共載於湖上弈於樹石間以植沃州之因
緣且賦詩具道其事

近郭有殊境獨遊常鮮歡逢君駐緇錫觀貌稱
林巒湖滿景方露春未闌愛泉移席近聞
石轀碁看風止松猶韻花繁露未乾橋形出樹
曲巖影落池寒湖東梁跋凡四橋山下出泉通留爲池沼
益可愛者不可遍舉故狀其境以貽好事
別路千嶂裏詩情暮雲端他年買山處似此則
隨官

觀碁歌送儇師西遊

長沙男子東林師間讀藝經工弈碁有時凝思
如入定暗覆一局誰能知今年訪余來小柱方
袍袖中貯新勢山城無事秋日長白晝懵懵眠
匡牀因君臨局看鬬智不覺遲景沈西牆自從
山人遇樵子直到開元王長史前身後身付餘
習百變千化無窮已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
擊三秋兵鷹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
行盡三湘不逢敵終日饒人損機格自言臺閣
有知音悠然遠起西遊心商山夏木陰寂寂好
處徘徊駐飛錫忽思爭道盡平沙獨笑無言心

有適藹藹京城在九天貴遊豪士足華筵此時
一行出人意賭取聲名不要錢

贈別約師 并引

荆州人文約市井生而雲鶴性故去葷爲浮圖
生悟而證入南抵六祖始生之墟得遺教甚悉
今年訪余于連州且曰余貧道昔浮湘川會柳儀
曹謫零陵宅于佛寺幸聯棟而居者有年縣是
時人大士得落耳界夫聞爲見因今日之來曩
師逢吳興守相伴住禪扉春雨同栽樹秋燈對

講經廬山曾結社桂水遠揚船話舊還惆悵天
南望柳星

送鴻舉師遊江西 并引

始余謫朗州爾時是師振庵友裴然而前持文
篇以爲贈贄啣而清如蠭吟秋自然之聲無
有假合有足佳者故爲賦三章以聲之距今年
遇于建平赤騮益蕃文思益深而內外學益富
既訊已探械中出前所與詩閱之紙勢墨痺與
我同容因思夫葬葬之光渾渾之輪時而言有
初中後之分日而言有今昨明之猶身而言有

幼壯艾之期至乃一彈指中際皆具何
少求三生以異身邪然而視予之文昔與今有
逕捘之別視子之書昔與今有鈞石之相懸視
予之仕昔與今唯阿之差爾豈有工拙之數存
乎其間哉蓋可勉而進者與日月而至矣彼儻
來外物雖日月無能至焉是歲師告予遊江西
復爲賦七言以爲遊地爾

送義舟師却還黔南 并引

以談笑聞者又從而張皇之猶夫東蘊逐原燎
或近乎語祆適有沙門義舟道黔江而來能畫
地爲山川及僚其風俗纖悉可信且曰貧道以
一錫遊他方衆矣至黔而不知其遠始遇前傷
使而聞今節度益賢而文故其佐多才士摩園
之下曳裾秉筆彬然與兔園同風貧僧以外學
嘖篇章時或攝衣爲末坐客其來也約主人乘
秋風而還今乞詞以颺之如捧意珠行住坐卧
知相好爾予曰唯命筆以爲七言以應之

送宵韻上人遊天台

曲江僧向松江見又道天台看石橋鶴戀故巢
雲戀岫比君猶自不逍遙

野蔬忽然登高心瞥起又欲浮盃信流水煙波
浩淼魚鳥情東去三千二百里荊門峽斷無盤
渦湘平漢闊清光多廬山霧開見爆布江西月
淨聞漁歌鍾陵八郡多名守半是西方社中友
與師相見便談空想得高齋師子吼

林葉動蛟龍聞呪浪花低如蓮半偈心常悟閒
菊新詩手自攜常談摩圍似靈鷲却將山展上
丹梯

送景玄師東歸 并引

廬山僧景玄袖詩一軸來謁往往有句輕而遒
如鶴翮襯襪未有六鼇而步舒視遠戛然一唉
乃非泥滓間物獻詩已畢斂衽而辭且曰其來也
與故山秋爲期夫所者僧事也今無他請唯文
是求故賦一篇以代瓊琚爾

劉夢得十七

東林寺裏一沙彌心愛當時才子詩山下偶隨
流水出秋來却赴白雲期灘頭躡屐排沙菜路
上傳舟讀古碑想到舊房拋錫杖小松應有過
簷枝

十三

送元曉上人歸稽亭

重疊稽亭路山僧歸獨行遠峯斜日影本寺舊
鐘聲徒侶問新事煙雲舍別情應誇乞食處踏
遍鳳凰城

送惟良上人 并引

以貌窺天者曰乾然而健于然而高以數逆天
者曰其用四十有九天果以有形而不能脫乎

數立象以推衍既成而遺之古所謂神交造物
者非空言爾軒皇受天命其佐皆聖人故得之
惟唐繼天德如黃帝有外臣一行亦聖之徒與
刊曆考元書成化去今丹徒人惟良生而能知
非自外來以乾坤之奧當十蓂之數凝神運指
上感躔次視玄黃溟涬無倪有常絕機泯知獨
以神會數起於復之初九音生乎黃鍾之宮積
微本隱與言化合夫天人之數極而合變變而
靡不通神趨鬼隔不足駭也惟良得一行之道
故亦慕其爲外臣譚謂余爲世間聰明子來

十四

訪初以說合至于不言言息而理冥復申之以
嗟嘆曰師其庶幾乎信神與之而不能測神之
所以付信術通之而不能知術之所以至淺哉
余聞乎曾井蛙醯雞之不若也長慶四年冬十
一月甲子語至夜艾遂爲詩以志焉

高齋灑寒水是夕山僧至玄牝無開鑰瓊書捨
文字燈明香滿室月午霜凝地語到不言時世
閒人盡睡

送元簡上人適越

孤雲出岫本無依勝景名山即是歸父向吳門

遊好寺還思越水洗塵機浙江濤驚師子吼稽
嶺峯疑靈鷲飛更入天台石橋路垂珠璀璨拂
三衣
送宗密上人歸南山草堂寺因詣河南尹
白侍郎
宿習修來得慧根多聞第一却忘言自從七祖
傳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門東泛滄江尋古跡西
歸紫閣出塵喧河南白尹大檀越好把眞經相
對翻

劉夢得文集卷第七

樂府
團扇歌
紀南歌
順陽歌
視刀環歌
更衣曲
競渡曲
採菱行
秋風引
堤上行
淮陰行
三閭詞
馬嵬行
宜城歌
荆州歌
莫徭歌
蠻子歌
踏歌詞
步虛詞
洞庭秋月行
華清詞
桃源行
魏宮詞
阿嬌怨
九華山歌
送春曲
初夏曲
柳花詞
送春詞
秋詞
團扇歌
團扇復團扇奉君清暑殿秋風入庭樹從此不
相見上有乘鸞女蒼蒼蕃網蠶遍明年入懷袖別

是機中練

荆州歌 二首

渚宮楊柳暗麥城朝雉飛可憐踏青伴乘暖著輕衣

今日好南風商旅相催發沙頭檣竿上始見春江闊

紀南歌

風煙紀南城塵土荆門路天寒多獵騎走上樊姬墓

宜城歌

野水遶空城行塵起孤驛蒹葭臺側生樹石碣陽鐫額靡靡度行人溫風吹宿麥

順陽歌

朝聲官軍驛前望順陽路野水蕭蕭墳秋蟲鏤官樹曾聞天寶末胡馬西南驚城守魯將軍拔城從此去

馬嵬行

綠野扶風道黃塵馬嵬驛路邊楊貴人墳高三四尺乃問里中兒皆言幸蜀時軍家誅佞倖天子捨袂嬙羣吏伏門屏貴人辜帝衣低徊轉芙蓉魚

更衣曲

博山烱烱吐香霧紅燭引至更衣處夜如何其

目風日爲無暉貴人飲金屑倏忽葬英暮平生服杏丹顏色眞如故屬車塵已遠里巷來窺覷

共愛宿妝妍君王畫眉處履綦無復有履組光未滅不見巖畔人空見凌波襪

手解繁結傳看千萬眼縷絕香不歇指環照骨明首飾敵連城將入咸陽市猶得賈胡驚

視刀環歌

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視脉脉萬重心

三閭詞 四首

貴人三閣上日晏未妝頭不應有恨事嬌甚却成愁

珠箔曲瓊鉤子細見楊州北兵那得度浪語聲悠悠

沈香帖閣柱金縷畫門楣迴首降幡下已見黍離離

三人出晉井一身登檻車朱門漫臨水不可見鱸魚

夜漫漫鼆鷄未鳴寒鴈度庭前雪壓松桂叢廊下點點懸紗籠滿堂醉客爭笑語嘈嘈琵琶音幕中

淮陰行 五首 并引

古有長干行言三江之事悉矣余嘗與風淮陰作淮陰行以裨樂府

蔟蔟淮陰市竹樓緣岸上好日起檣竿烏飛驚五兩

今日轉舡頭金烏指西北煙波與春草千里同一色

舡頭大銅鏁摩挲光陣陣早晚使風來沙頭一眼認

何物令儂羨羨郎舡尾燕銜泥趣檣竿宿食長相見

隔浦望行舡頭昂尾幢幢無柰洗菜時清淮春浪軟

競渡曲 競渡始於武陵及今舉楫而相和之其音哀呼之何在斯招弭之義事見圖經

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將浮彩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揚枹擊節雷闐闐流亭進聲轟然蛟龍得雨鱔鬚動蟠螭飲河形

影聯剌史臨流褰翠幄揭竿命爵分雄雌先鳴餘勇爭鼓舞末至銜枚顏色沮百勝本自有前期一飛由來無定所風俗如任重此時縱觀雲委江之湄綵旆夾岸照鉦鼓室羅檝凌波呈水嬉曲終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東注

堤上行 三首

酒旗相望大堤頭堤下連檣堤上樓日暮行人爭渡急紫聲幽軋在中流

江南江北望煙波入夜行人相應歌桃葉傳情竹枝怨水流無限月明多

長堤繚繞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開日晚上樓招估客輒戴大艑落帆來

採菱行 武陵俗嗜芡菱歲秋矣有女郎感莊子白馬湖蕩言采之歸以薦客古有採菱曲辛傳其詞故賦之以俟采詩者

白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錦綵鴛翔盪舟遊女滿中央採菱不顧馬上郎爭多逐勝分相嚮時轉蘭橈破輕浪長鑷弱枝利如刃動參差斂影釧文浮蕩漾笑語哇咬顧晚暉蓼花汾岸和舷歸歸來共到市橋步野蔓繫舡萍滿衣家家竹樓臨廣陌下有連檣多估客攜觴藉芰夜經過醉踏大

堤相應歌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煙起
一曲南音此地聞長安北望三千里

秋風引

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鴈羣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

莫徭歌

莫徭自生長名字無符籍市易雜鮫人婚姻通木客星居占泉眼火種開山春夜渡千丹谿舍沙不能射

蠻子歌

蠻貊鈎輈音麈衣斑斕布熏狸掘沙鼠時節祠盤瓠忽逢乘馬客悅若驚麛顧腰斧上高山意行無舊路

洞庭秋月行

洞庭秋月生湖心層波萬頃如鎔金孤輪徐轉光不定遊氣濛濛隔寒鏡是時白露三秋中湖平月上天地空岳陽城頭暮角絶蕩漾已過君山東山城蒼蒼夜寂寂水月遠迴繞城白盪槳巴童歌竹枝連檣估客吹羌笛勢高夜久陰力全金氣肅肅開清蹕浮雲野鳥歸四裔欄干星斗當中天天鷄相呼曙霞出劒影舍光讓朝日日出喧喧人不閒夜來晴景非人間

踏歌詞 四首

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連袂行唱盡新詞觀不見紅霞映樹鸎鴣鳴

桃蹊柳陌好經過燈下妝成月下歌爲是襄王故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

新詞宛轉遞相傳振袖傾壺風露前月落烏啼雲雨散遊童陌上拾花鈿

日暮江頭聞竹枝南人行樂北人悲自從雪裏

唱新曲直到三春花盡時

華清詞

日出曦山東徘徊照溫泉樓臺影玲瓏稍稍開白煙言昔太上皇常居此祈年風中聞清樂往往來列仙翠華入五雲紫氣歸上玄哀哀生人淚泣盡弓劒前聖道本自我凡情徒顒然小臣感玄化一望青冥天

步虛詞 二首

阿母種桃雲海際花落子成二千歲海風吹折最繁枝跪捧瓊盤獻天帝

華表千年一鶴歸凝丹爲頂雪爲衣星星仙語
人聽盡却向五雲翻翅飛

桃源行

漁舟何招招浮在武陵水拖綸擲餌信流去誤
入桃源行數里清源尋盡花綿綿踏花覓逕至
洞前洞門蒼黑煙霧生暗行數步逢虛明俗人
毛骨驚仙子爭來致詞何至此須臾皆破冰雲
顏笑言委曲問人間因嗟隱身來種玉不知人
世如風燭莖著石髓勸客飡燈藝松脂留客宿
鷄聲犬聲遍相聞曉光悤悤籠開五雲漁人振衣

起出戶滿庭無路花紛紛翻然恐迷鄉縣處一
息不肯桃源住桃花滿谿水似鏡塵心如始洗
不去仙家一出尋無蹤至今水流山重重

魏宮詞 二首

日晚長秋簫外報望陵歌舞在明朝添爐火欲
熏衣麝憶得分明不忍燒

日映西陵松栢枝下臺相顧一相悲朝來樂府
長歌曲唱着君王自作詞

阿嬌怨

望見蕊殿舉翠華試開金屋掃庭花須臾宮女
傳來信言幸平陽公主家

九華山歌 并引

九華山在池州青陽縣西南九峯競秀神采奇
異昔予仰太華以爲此外無奇愛女几荆山以
爲此外無秀及今見九華始悼前言之容易也
惜其地偏且遠不爲世所稱故歌以大之

奇峯一見驚魂魄意想洪爐始開闢疑是九龍
夭矯欲攀天忽逢霹靂一聲化爲石不然何至
今攲攲億萬年氣勢不死如騰仝音媽軒雲舍幽
芳月添冷日凝暉芳江漾影結根不得要路津

迥秀長在無人境軒皇封禪登雲亭大禹會計
臨東溟乘橇不來廣樂絶獨與孫鳥愁青熒君
不見歙亭之山黃素漠兮如斷岸無稜角宣城
謝守一首詩遂使名聲齊五嶽九華山九華山
自是造化一尤物焉能籍甚乎人間

送春曲 三首

春向晚春晚思悠哉風雲日已改花葉自相催
漠漠空中去何時天際來

春已暮冉冉如人老映葉見殘花連天是青草
可憐桃與李從此同桑棗

春景去此去何時迴遊人千萬恨落日上高臺

寂寞繁花盡流鶯歸不來

初夏曲 三首

銅壺方促夜斗柄暫南迴稍嫌單衣重初憐扇枕

户開西園花已盡新月爲誰來

時節過繁華陰陰千萬家巢禽命子戲園果墜

枝斜寂寞孤飛蝶窺叢覓晚花

綠水風初暖青林露早晞麥田雉朝雊桑野人

暮歸百舌悲花盡無聲來去飛

柳花詞 三首

開從綠條上散逐香風遠故取花落時悠揚占

春草

輕飛不假風輕落不委地撩亂舞晴空發人無

限思

晴天點點雪來送青春暮無意似多情千家萬

家去

送春詞

昨來樓上迎春處今日登樓又送歸蘭藥殘妝

含露泣柳條長袖向風揮佳人對鏡容色改楚

客臨江心事違萬古至今同此恨無如一醉盡

忘機

秋詞 二首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晴空一鶴

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

山明水淨夜來霜數樹深紅出淺黃試上高樓

清入骨豈如春色嗾人狂

劉夢得文集卷第八

樂府

泰娘歌
搗衣曲
龍陽縣歌
插田歌
蒲萄歌
牆陰歌
踏潮歌
春有情篇
白鷺兒
邊風行
楊柳枝詞
瀟湘神詞
又楊柳枝詞
統那曲
泰娘歌 并引
泰娘本韋尚書家主謳者初尚書爲吳郡得之命樂工誨之琵琶使歌且舞無幾何盡得其術居一二歲攜之以歸京師京師多新聲善工於是又損去故技以新聲慶曲而泰娘名字往往見稱於貴遊之間元和初尚書薨于東京泰娘出居民閒久之爲薪州刺史張慈所得其後慈坐事謫居武陵郡慈卒泰娘無所歸地荒且遠無有能知其容與藝者故日抱樂器而哭其音燋殺以悲雖客聞之莫爲歌其事以足于樂府云爾

泰娘家本昌門西門前綠水環金堤有時妝成好天氣走上皋橋折花戲風流太守韋尚書路傍忽見停隼旟斗量明珠鳥傳意紺幰迎入專城居長驅如雲衣似霧錦茵羅薦承輕步舞學驚鴻水榭春歌撩上客蘭堂暮從郎西入帝城中貴遊簪組香簾櫳低映綠緩視抱明月纖指破撥生胡風繁華一旦有銷歇題劒無光履聲絕洛陽舊宅生草萊杜陵蕭蕭松栢哀妝奩盡網厚如繭慱山鑪側傾寒灰蘚馬新到銅鞮里自言買笑擲黃金月墮雲中從自始安知鵬鳥坐隅飛寂寞旅魂招不歸泰家鏡有前時結韓壽香銷故篋衣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鴈哀猿風雨夕朱絃已絕爲知音雲驟來

秋私自惜舉目風煙非舊時鼓琴彚歸路多參差
如何將此千行淚更灑湘江斑竹枝

秋扇詞

莫道恩情無重來人間榮謝遽相催當時初入
君懷袖豈念寒爐有死灰

擣衣曲

爽砧應秋律繁杵含淒風一一遠相續家家音
不同户庭凝露清伴侶明月中長裾委墜積輕
珮垂瓊瓏汗餘縑衫更馥鈿移麝半空報寒驚夢
鷹促思閨候蟲天狼正芒角虎落定相攻盈遂

七夕 二首

寄何處征人如轉蓬

河鼓靈旗動常娥破鏡斜滿空天是幕徐轉北
爲車機罷猶安石橋成不礙查寧知覿津女竟
夕望雲涯

天衢落雲帳神馭上星橋初喜渡河漢頻驚轉
北杓餘霞張錦幛輕電閃紅綃非是人間世還
悲後會遙

龍陽縣歌

縣門白日無塵土百姓縣前捩魚罟主人引客
登大堤小人縱觀黃犬怒鵾鵠驚鳴遊籬落橋
柚垂芳照牕户沙門草綠見吏稀寂庭斜陽照
蹙鼓

度桂嶺歌

桂陽嶺下下復高高人稀鳥獸駭地遠草木豪
寄言千金子知余歌者勞

插田歌 并引

連州城下俯接村墟偶登郡樓適有所感遂書
其事爲俚歌以俟采詩者

岡頭花草齊鷺字東西飛田塍望如線白水光
參差農婦白紵裙農夫綠蓑衣齊唱田中歌嚶
嚀如竹枝但聞怨響音不辨俚語詞時時一大
笑此必相嘲嗤水平苗漠漠煙火生墟落黃犬
往復還赤雞鳴且啄路傍誰家郎烏帽衫袖長
自言上計吏年初離帝鄉田夫語計吏君家儂
足諳一來長安罷眼大不相參計吏笑致詞長
安眞大處省門高軻峨儂人無度數昨來補衛
士唯用筒竹布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

畬田行

何處好畬田團團緩山腹鎖龍得雨卦上山燒

卧木驚麏走且顧羣雉聲咿喔紅焰遠成霞輕煤飛入郭風引上高岑獵獵度青林青林望靡靡赤光低復起照潭出老蛟爆竹驚山鬼夜色不見山孤明星漢閒如星復如月俱逐曉風滅本從敲石光遂致烘天熱下種曛灰中乘陽拆牙孽蓍蓍一雨後苕穎如雲發巴人拱手吟耕耨不關心由來得地勢徑寸有餘陰

蒲萄歌

野田生蒲萄纏繞一枝蒿移來碧墀下張王日日高分歧浩繁縡脩蔓蟠詰曲揚翹嚮庭柯意恩如有屬焉之立長架布護當軒綠米液漑其根理疎看滲漉繁葩組綬結懸實珠璣盛馬乳帶輕霜龍鱗躍初旭有客汾陰至臨堂瞪雙目自言我晉人種此如種玉釀之成美酒令人飲不足爲君持一斗往取涼州牧

鵾鵜吟

朝陽有鳴鳳不聞千萬祀鵾鵜擢衆芳畏聞先入耳秋風白露時從是爾啼時如何上春日唧唧滿庭飛

牆陰歌

白日左右浮天漢朝牖影入東西牆昔爲童兒在陰戲當時意小覺日長東鄰侯家吹埜簧隨陰促促移象牀西隣田舍乏糟糠就影汲汲舂黃粱因思九州四海外家家只占牆陰內莫言牆陰數尺閒老却主人如等閒君看眼前光景促中心莫學太行山

觀雲篇

與雲感陰氣疾走如見機晴來意態行有若功成歸葱蘢舍晚景潔白凝秋暉深夜渡銀漢漠漠仙人衣

踏潮歌 并引

元和十年夏五月終風駕濤南海羨溢南人云踏潮也率三更歲一有之余爲連州客或爲予言其狀因歌之附于南越志

屯門積日無迴颿滄波不歸成踏潮轟如鞭石砅且搖亘空欲駕龍麗麗橋驚湍感縮悍而驕大陵高岸失岩甍四邊無阻音響調背負元氣掀重霄介鯨得性方遊遙仰鼻噓吸揚朱翅海人狂顧迭相招罔衣騷首聲嘵嘵征南將軍登覆舟熊赤旗指颿不敢罵翌日風迴洽氣消歸濤納

納景昭昭烏泥白沙復滿海海色不動如青瑤

百花行

長安百花時風景宜輕薄無人沽酒何處不
聞樂春風連夜動微雨凌曉濯紅豔出牆頭雪
光映樓角繁紫韻松竹遠黃遠籬落臨路不勝
慈輕飛去何託滿庭蕩魂魄照麻成丹渥爛漫
嗟顛狂諷零勸行樂時節易婉娩清陰覆他閣
唯有安石榴當軒慰寂寞

春有情篇

爲問遊春侶春情何處尋花合欲語意草有閨

生心雨頻唯發色雲輕不作陰縱令無月夜芳
興暗中深

路傍曲

南山宿雨晴春入鳳皇城處處聞絃管無非送
酒聲

白鷺兒

白鷺兒最高格毛衣新成雪不敢衆禽喧吟獨
凝寂孤眼芊芊草久立潺潺石前山正無雲飛
去入遥碧

壯士行

陰風振寒郊猛虎正咆哮徐行出燒地連吼入
黃茅壯士走馬去鐙前鬱玉弭叱之使人立一
發如鈹交悍情忍星墮飛血濺林梢彪炳爲我
席羶腥充我庖里中忻害除賀酒紛號呶明日
長橋上傾城看轊蛟

邊風行

邊馬蕭蕭鳴邊風滿磧生暗添弓箭力斗上鼓
聲聲襲月寒暈起吹雲陰陣成將軍占氣候出
號夜翻營

竹枝詞 并引 九首

四方之歌異音而同樂歲正月余來建平里中
見聯歌竹枝吹短笛擊鼓以赴節歌者揚袂雖
舞以曲多爲賢聆其音中黃鍾之羽其卒章激
訐如吳聲雖傖儜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湛濃
之豔昔屈原居沅湘閒其民迎神詞多鄙陋乃
爲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
詞九篇俾善歌者颺之附于末後之聆巴歈知
夔風之自焉

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繫行舲蜀江清淺
南人上來

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江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

江上春來新雨晴瀼西春水殼文生橋東橋西好楊柳人來人去唱歌行

日出三竿春霧消江頭蜀客駐蘭橈憑寄狂夫書一紙住在成都萬里橋

兩岸山花似雪開家家春酒滿銀杯昭君坊中多女伴永安宮外踏青來

城西門前灘頒堆年年波浪不能摧懊惱人心不如石少時東去復西來

瞿唐嘈嘈十二灘此中道路古來難長恨人心不如水等閒平地起波瀾

巫峽蒼蒼煙雨時清猿啼在最高枝箇裏愁人腸自斷由來不是此聲悲

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開煙火是人家銀釧金釵來負水長刀短笠去燒畬

楊柳枝詞 九首

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樹小山詞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

南陌東城春早時相逢何處不依依桃紅李白皆誇好須得垂楊相發揮

鳳闕輕遮翡翠幃龍墀遙望麴塵絲御溝春水東流急不繫行人系別離

相暉映狂殺長安年少兒金谷園中鶯亂飛銅駝陌上好風吹城東桃李須臾盡爭似垂楊無限時

花萼樓前初種時美人樓上鬬腰支如今拋擲長街裏露葉如啼欲恨誰

煬帝行宮汴水濱數株殘柳不勝春晚來風起花如雪飛入宮牆不見人

御陌青門拂地垂千條金縷萬條絲如今綰作同心結將贈行人知不知

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

輕盈嫋娜占年華舞袖妝樓處處遮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

浪濤沙詞 九首

九曲黃河萬里沙浪濤風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銀河去同到牽牛織女家

洛水橋邊春日斜碧流輕淺見瓊砂無端陌上狂風急驚起鴛鴦出浪沙

汴水東流虎眼文清淮晚色鴨頭春君看渡口
濤沙處渡却人間多少人
鸚鵡舟頭浪颭沙青樓春望日將斜銜泥簷子
爭歸舍獨自狂夫不憶家
灌錦江邊兩岸花春風吹浪正濤沙女郎剪下
鴛鴦錦將嚮中流定晚霞
日照澄州江霧開淘金女伴滿江隈美人手飾
侯王印盡是沙中浪底來
八月濤聲吼地來頭高數丈觸山迴須臾却入
海門去卷起沙堆似雪堆

莫道讒言如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沈千濤萬瀨
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

瀟湘神詞 二首

瀟湘水流湘水流九疑雲物至今愁君問二妃何
處所零陵香草露中秋
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聽瑤
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拋毬樂詞 二首

五綵繡團圓登君璠璒筵最宜紅燭下偏稱落
花前上客如先起應須賭一船
春早見花枝朝朝恨發遲及看花落後却憶未
開時幸有拋毬樂一杯君莫辭

楊柳枝詞 二首

迎得春光先到來淺黃輕綠映樓臺秋緣嫋娜
多情思便被春風長暗催
巫峽巫山楊柳多朝雲暮雨遠相和因想陽臺
無限事爲君迴唱竹枝歌

竹枝詞 二首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
西邊雨道是無晴還有晴
楚水巴山江雨多巴人能唱本鄉歌今朝共客
思歸去迴入紇那披綠羅

紇那曲詞 二首

楊柳欝青青竹枝無限情同郎一迴顧聽唱紇
那聲
踏曲與無窮調同詞不同願郎千萬壽長作主
人翁

右已上詞先不入集今附卷末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

哀挽

德宗挽歌
敬宗挽歌
文宗挽歌
于司空挽歌
傷柳儀曹
謫居悼往
哭呂衡州
遥傷段右丞
傷桃源薛道士
王思道碑堂
遥傷丘中丞
傷獨孤舍人
觀華州舅氏詩
袁公挽歌
代靜安佳人怨
傷愚溪
見元九侍御詩
傷秦姝行
悼故詩
和憶故姬
傷循州渾尚書
哭龐京兆
再傷龐尹
哭王樸射
傷韋賓客嶺
再經故元九相公宅
德宗神武孝文皇帝挽歌二首
出震清多難垂時播大鈞操紘調六氣揮斡動三辰運偶昇天日哀深慕率土人瑶池無轍跡誰見屬車塵
鳳翼擁銘旌威遲異吉行漢儀陳秘器楚挽咽

繁聲駐綽辭清廟凝旒背直城唯應留内傳知
是向蓬瀛

敬宗睿武昭愍孝皇帝挽歌 三首

寶歷方無限仙期忽有涯事親崇漢禮傳聖法
勃家晚出芙蓉闕春歸棠棣華玉輪今日動不
是畫雲車
任賢勞夢寐登位富春秋欲遂東人幸寧慮和
國憂長楊收羽騎太液泊龍舟唯有衣冠在年
年愴月秋
講學金華殿覲耕鈞眉田侍臣容諫獵方士信
求仙虹影俄侵日龍髯不上天空餘水銀海長
照夜燈前

文宗元聖昭獻孝皇帝挽歌 三首

繼體三才理承顏九族親禹功留海内勞曆付
天倫調露曲長在秋風辭尚新本支方百代先
讓棣華春
月落宮車動風凄儀仗閒路唯瞻鳳翼人尚想
龍顏御宇方無事乘雲遂不還聖情悲望處沈
日下西山
享國十五載昇天千萬年龍鑣仙路遠騎吹禮
容全日下初陵外人悲舊劒前周南有遺老揮
淚望秦川

故相國燕國公于司空挽歌 二首

彤弓封舊國黑矟繼前功十年鎮南雍九命作
司空池臺樂事盡簫鼓葬儀雄
陰山貴公子來葬五陵西前馬悲無主猶帶朔
風嘶漢水青山郭襄陽白銅堤至今有遺愛日
暮人悽悽

重至衡陽傷柳儀曹 并序

元和乙未歲與故人柳子厚臨湘水爲別柳浮
舟適柳州余登陸赴連州後五年余從故道出
桂嶺至前別處而君歿於南中因賦詩以投弔
憶昨與故人湘江岸頭別我馬映林嘶君帆轉
山滅馬嘶循故道帆滅如雷電千里江蘺春故
人今不見

謫居悼往 二首

邑邑何邑邑長沙地卑濕樓上見春多花前恨
風急篠愁腸斷叫鶴病翹趾立牛衣獨自眠誰
哀仲卿泣
鬱鬱鬱何鬱鬱鬱長安遠於日終日念鄉關鴈來鴻

復還湘岳歲寒思屈平憔悴顏愈勤望歸路無
雨即登山

哭呂衡州時余方謫居

一夜霜風彫玉芝蒼生望絕士林悲空懷濟世
安人略不見男婚女嫁時遺草一函歸太史旅
墳三尺近要離朔方徙歲行當滿欲爲君刋第
二碑

遥傷段右丞 江湖舊游 前宮文伐

江海多豪氣朝廷有直聲何言馬踏下一旦是
佳城

劉夢得十

傷桃源薛道士

壇邊松在鶴巢空白鹿間行舊逕中手植紅桃
千樹發滿山無主任春風

王思道碑堂下作

舊荃宰樹起寒煙尚有威名海内傳四府舊聞
多故吏幾人垂淚拜碑前

遥傷丘中丞 并引

河南丘絳有詞藻與余同外進士科從事鄴下
不幸遇害故爲傷詞

鄴下殺才子舊莊寃氣凝枯楊映漳水野火上
西林焉驍令無所龍門昔共登何人爲弔客唯
是有青蠅

傷獨孤舍人 并引

貞元中余以御史監祠事河南獨孤生始仕爲
奉禮郎有事宗廟郊畤之夜與之俱縣是甚熟及
余謫武陵九年間獨孤生仕至中書舍人視草
禁中上方許以宰相元和十年春余被召拽京
師次鄜亭曰舍人以疾不起余聞因作傷詞以
爲弔

昔別一年少今悲喪國華遠來同社燕不見早
梅花

途次敷水驛伏覩華州舅氏昔日行縣題

詩處潸然有感

昔日殷勤守朱輪茲地遊繁華日已謝章句此
空留墓草佳城閉故林棠棣秋今來重垂淚不
忍過西州

湖南觀察使故相國李公挽歌 三首

五驅龍虎節一入鳳皇池令尹自無喜羊公人
不疑天歸京兆日葉下洞庭時湘水秋風至淒
涼吹素旗

丹旐發江皐人悲鴈亦號湘南羅疫市漢上政
詞曹表墓雙碑立尊名一字襄常聞平楚獄爲
報里門高
返葬三千里荆衡達帝畿逢人即故吏拜墓盡
霑衣地得青烏相賓驚白鶴飛五公碑尚在今
日亦同歸

代靜安佳人怨 二首 并引

靖安丞相武公居里名也元和十一年六月公
將朝夜漏未盡三刻騎出里門遇盜薨于牆下
初公爲御史縣是有舊今守于遠服賤

不可以誄又不得爲歌詩聲于楚挽故代作佳
人怨以裨于樂府云

寶馬鳴珂踏曉塵魚文匕首犯車茵適來行哭
里門外昨夜華堂歌舞人

秉燭朝天遂不迴路人彈指望高臺糟棄便是
傷心地夜夜秋螢飛去來

傷愚溪 三首 并引

故人柳子厚之謫永州得勝地結茅樹蔬爲沼
徙爲臺瀹目曰愚溪柳子歿三年有僧遊零陵
告余曰愚溪無復曩時矣一聞僧言悲不能自

勝遂以所聞爲七言以寄恨
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鷺飛回隔簾惟見
中庭草一樹山榴依舊開
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隣家唯見里門
通德牓殘陽寂寞出樵車
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縱有隣人
解吹笛山陽舊侶更誰過

碧澗寺見元九侍御和展上人詩有三生
之句因以和之

廊下題詩滿壁塵塔前松樹已鱗皴古來唯有

王文度重見平生坐道人

傷秦姝行 并引

河南房開士前爲虞部郎中爲余話曰我得善
箏人于長安懷遠里其後開士爲赤縣牧容州
求國工而誨之藝工而天今年開士遷子新詩
有悼佳人之目顧予知所目也惜其有良妓獲

輪迎芳筵銀燭一相見淺笑低鬟初目成絃
錚撥指如玉皇帝弟子常家曲青牛文梓赤金
簧玫瑰寶柱秋鴈行斂蛾收柱凝清光抽絃綴
調怨且長八騶鏘鏘鏘渡銀漢九雛威鳳鳴朝陽
曲終韻盡意不足餘思悄絶愁空堂從郎鎮南
北池舍煙瑤草短萬松亭下清
風滿客州勝景皆秦聲一曲此時聞崩泉嗚咽南
雲斷來自長陵小市東舞華袞落瘴江風侍兒
掩泣收銀甲鸚鵡不言愁玉籠博山爐中香自
滅鏡奩塵暗同心結從此東山非昔遊長嗟人
與絃俱絶

夔州實員外使君見示悼妓詩顧余嘗識
之因命同作

前年曾見兩鬟時今日驚吟悼妓詩鳳管學成
知有藉龍媒欲換數無期空廊月照常行地後
院花開舊折枝寂寞魚山青草裏何人更立智
瓊祠

實夔州見寄寒食日憶故姬小紅吹笙因
和之

驪聲窈眇管參差清韻初調衆樂隨幽院妝成
花下弄高樓月好夜深吹忽驚暮權飄零盡唯
有朝雲夢想期聞道今年寒食日東山舊路獨
行遲

傷循州渾尚書

貴人倫落路人哀碧海連天丹旐迴遥想長安
此時節朱門深巷百花開

哭龐京兆少年有俊氣善擢制科之首

俊骨英才氣孛然策名飛步冠羣賢峰時已自
致高位得疾還因倚少年天上別歸京兆府人
間空歎茂陵阡今朝總帳哭君處前日見鏞歌
舞筵

再傷龐尹

京兆歸何處章臺空暮塵可憐鄰舞下哭殺畫
眉人

哭王僕射相公名播時兼盟紱暴薨

子侯一日病滕公千載歸門庭颯已變風物慘
無輝羣吏謌新府舊賓露素衣歌堂忽暮哭賀
雀盡驚飛

傷韋賓客縝自工部尚書除賓客

賦
問大鈞
楚望
何卜
望
秋聲
問大鈞 并序
砥石
傷往
謫九年
山陽城

韋公八年餘位至六尚書五福唯無富一生誰得如桂枝攀最久蘭省出仍初海内時流盡何人動素車

再經故元九相公宅地上作

故池春又至一到一傷情鴈驚羣猶下蛙嘆衣已生竹叢身後長臺勢雨來傾六尺孤安在人間未有名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一

賦

始余失臺郎爲刺史又貶州司馬俟罪朗州三見圓月人咸謂數之極理當遷焉因作謫九年賦以自廣是歲臘月詔追明年自闕下重領連山郡即綏人咸曰美乎惡周必復第行無抢歲杪其復乎居五年不得調歲二月有事于杜前一日致齋孤居慮靜滯念欻起伊人理之不可以曉也將質諸神乎謹貢誠聽精敢問大鈞其夕有遇寤而次第其辭以爲賦

圓方相函圡浩其無垠宵冥翕闢圡走三辰以騰振執主張是圡有工其神迎隨不見圡強名之曰大鈞歌以臨下圡巍乎雄尊天爲獨陽高不可問工居其中與人差近身執其權心平其

運循名想象斯可得以評曰嗜蒙之未生猶泥
爾落乎埏埴唯鈞所指忽然爲人爲大幸矣工
賦其形七情與俱嗇智不授畢生以愚坦坦
之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爲畏途人或譽平聲之
之百詭徒虛人或排之半言有餘物壯則老乃
唯其常否終則傾亦不可長老先期而驟至兮
否踰數而匝量雖一夫不獲兮亦大化之攸病
謹薦誠上問兮何有之鄉抗陛級乎重霄兮異人間之景光中
有威神兮金甲而煒煌頷之使前兮其音琅琅
鎔鍊消息我之司智初不爾嗇不守以愚覆爲
汝賦旣賦汝形輔之聰明去求世師資適攸宜
胡然抗志遐想前烈倚梯青冥舉足斯跌韜爾
智斧無爲自伐鑿竅太蘩天和乃洩利逕前誘
多逢覆轍名腸內煎外火非熱今哀汝窮將厚
汝愚剔去剛健納之柔濡塞前竅之傷瘵兮招
太和而與居冀以待人兮急以自拘道存宥奧
無示四隅亂物之勢不作兮見傷之幾自無汝

不善用吾焉嗇乎且夫卓而騰氣者膴膴健而
垂精者昊昊我居其中猶輪是踣以不息爲體
以日新爲道傑鱗鼓走灌莽苞阜乃牙乃甲乃
殛乃剖陽榮陰悴生遭濡死蔇各乘氣化不以意
造賦大運兮無有斁惡彼多方兮自生醜好爾
昊不德余以驟壯姑式我以速老邪觀汝百爲
又或不然赤子唉唉急其能言亦旣名物幾時
踰踵春耕其丘投種之日釋耒而歎何時粟實
望所未至謂余舒舒欲其久留謂我瞥如我一
子二誰之曲歟彼蒹葭之蒼兮霜霰苦而中堅
松竹之皺皴索籜兮不若擷筍之可憐納材葦
而楷明堂固容消而力完揚且之晳兮不可以
常然當錫爾以老成蒼眉皓鬚山立時行去敵
氣與矜色兮噤危言以端誠俾人望之俛黷不
生爾之所得孰與壯多不善處老問余而何受
教而迴遽遽形開嚮之威神孰爲來哉乃遽衣
促盥端慮滌想委珮低簪持簿叩額而言曰楚
臣天問不詶今臣過幸一獻三售始厚以愚終
期以壽志上問之罪濯已然之咎心增故術腹
飽新授馳神清玄拜手稽首

南方氣泄而雨淫地慝傷物嫗伏噫濕渝色壞
味雖金之堅亦失恒性始余有佩刀甚良至是
澀不可拔剖其室乃能出遊陽眇眡傅刃蒙脊
鱗然如瘏痂如黑子如青蠅之惡銳氣中錮猶
人被病然客有聞焉柚密石以遺余沃之草腴
雜以烏膏切劘下上眞質焯見躊躇四顧遁爾
謝客微子之貽幾喪吾寶客曰吾聞諸梅福曰
爵祿者天下之砥石也高皇帝所以礪世磨鈍
有是邪余退感其言作砥石賦

我有利金兮以利爲佩遭土卑而慝作兮雄鉇
爲之潛晦如景昏而蝕既兮與肌漆而爲竊顧
秋蓬之不可荆兮尚可遊乎髖髀之外利物榮
蔽才人惆悵俾百汰之至精蟠一檢而多恙豈
害氣之獨然兮將乂不試而然彼屠者之刀兮
獵者之鋋不灌不淬兮揉錯衡鉞曰鼓曰揮兮
剖腴擊鮮皖燿燰以耀銛翦淫夷而騰羶豈不
以涉暑而蒙塵兮鼎用之而成妍有客自東遺
余越砥圭形石質蒼色膩理剡其鱗皴滑以澌
灑如衣澣垢若鼎出否霧盡披天葩開見水拭

寒焰以破皆擊清音而掀耳故態復還寶心再
起既賦形而終用一蒙垢焉何恥感利鈍之有
時兮寄雄心於瞳視嗟乎石以砥焉化愚爲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
法以礪焉化愚爲智武王得之商俗以厚高帝
得之俶材以湊一作奏得既有自失豈無因漢氏以
遴三光景分隨道闔狹用之得人五百餘年唐
風始振懸此大礪以礱兆民播生在天成器在
君天爲物天君爲人天安有執礪世之具而患
乎無賢歟

楚望 并序

予既謫于武陵其地故鄙之裔邑與夜郎諸夷
錯雜聚乎天者陰伏陽驕是已繫乎人者風邪
氣寖是已罌瘵浮浮利于樓居城之屬譙實鄰
所舍四垂無蔽薄景坌入因道其遠通所得爲
楚望賦云

翼軫之野祝融司方陰迫而專專實生洽天濡
而雰土潤而溼氣罕淑清兮曀曀中人體腑兮爲瘥爲瘵以曠滯煩兮利居高于物外我
卜我居于城之隅宛在藩落頹虛無歲更周淒時
空洞口發樞眸子不運坐陵虛

極慘舒萬象起滅森來睨予檻軒之外羣山巃
嵸岡陵靡陁勢若相拱出雲見怪窈蔚森聳靄
夕霞朝望如飛動篽簷廡之下大江湏洞支流合
輸泄入雲夢羲和望舒出沒兩涯涵泳之族翥
取歲呀秋水灌盈漩石飄沙流拂軒昂舞于盤
渦速及收潦澹澹如綠醽白石磷磷倒影羅生藾
末風起有文無聲悠遠煙絲與空蒼然湘沅之
春先令而行臘月寒盡溫風發榮土膏如濡言
鳥嚶嚶三星明其晚中植物颺以飄英雲歸高
唐草蔽洞庭目與天盡神將化并圓方相涌遊

氣杳冥熙熙藹藹藻飾羣彩拂樹童丘嬉空凝
青璅洲曲塘含景曜明挾台之氣發于春季涉
夏如鑠逮秋愈熾土山焦熱止水灊沸翔禽跕
墮呀咮垂翅曦赫敲蒸陽極反陰二儀交精下
上相敨雲興天際欲若車蓋凝矗未瞬彌漫霾
霽雹雷出火喬木糜碎勃地藝空萬夫皆廢懸
雷綆縋日中見昧修務暑而收野無完塊少陰之
中景物澄鮮丹棨星房燭耀川原夕月既望曜
于丹泉上鏡下冰滿塵濯煙宿飉潛芒獨行高
躔皓一氣之悠悠潔有形而溢清玄春微明而

斐矗想遊目於化先夜無朕以徂征金霞暈乎
海壖明星方揚斜漢西懸璿柄如墮半沈層瀾
鷄喁嘶而屢鳴弓日荏菲以騰晶動植瞭岑已
分山川戀乎不平復人寨之誼卑涸浩浩以營
營追向時之景光不可驟得以冊更意華脊之
夢選猶仿像而馳精日次于房天未降霜木卉
猶澤水泉收脉故道睃音削衍爲廣斥水禽嬉
戲引吭伸翮紛驚鳴而決起拾彩翠于沙礫時
時北風振槁揚埃蕭條邊聲與鴈俱來寒氣委
積萬竅交激楚雲改容飛雨凝滴灑林遞響漸

瀝梢撼飛電照雪以騰光柔蔬傲霜而秀坼躔
次殊氣川谷異宜民生其閒俗異言夷招三閭
以成謠德伏波而構祠投粮殺以鼓楫蓼鑪飪
而如饑蟠木靚深薛孥祆懣之祈年去癘蠲骭祗
威擊鼓肆逴河旁水漏萬識致祝却略躩踞潛
居鮮食大掩水物罟張餌啗不可遁伏願舉潛
鼂畫撞夜觸設機沈深如拾于陸彼遊儻之瑣
類咸跣脫於窟束雖三趾與六眸時或加乎一
目亦有輕舟軒輊泛浮拖綸往復馴鷗相迓暮
夜澄寂嘯歌羣族傖音俚態幽怨委曲逕跡析

於江城引哀猿於山木巢山之徒抨木開田灼
龜伺澤兆食而燔攡攡攸起于巖阿騰烽氣而蔽
天熏歐雨濡穎垂林巔益天和而藉地勢諒無
勞而有年罷士閒人逸爲末作求金渚涘淘汰
瀲灩流注瀆淀縈光熠爚貪賈來貿發於懷握
無翼而飛潤于豐屋哂耕耘之悃悃徒胼胝以
自鞫我處層軒日星回還闕天數而視民風百
態變見乎其閒非耳剽以臆說兮固幽求而蹤
觀觀物之餘遂觀我生何廣覆與厚載豈有形
而無情高莫高兮九閽遠莫遠兮故園舟有楫
兮不坐兮不可越吾又安知其所如

傷往 并序

人之所以取貴於蜚走者情也而謎者以遺情
爲智豈至言邪子投室九年而緑痛若人之夭
閼弗遂也作賦以傷之冀夫覽者有以增伉儷
之重云

歎獨處之邑邑兮憤伊人之我遺情可殺而弭
毒境當歡而復悲人或朝歎而暮息夫何越月
而踰時太極運乎三辰轉寒暑而下馳有歸於
無兮盛復于衰猶昧爽之少暮又安得而怨容
我今怨夫若人兮曾旭旦而潛暉飄零日反之
弩倏忽蜉蝣之衣川走下而不還露迎暘而易
晞恩已甚兮難絕見無期兮永思我行其野農
民桑者擧案來饁亦在林下我覿于途揮販之
夫同荷均挈荊釵布襦羽毛之蕃鱗介之微和
鳴灌叢雙泳漣漪蔓蔓伊蠢蠢蠢伊勿遊空穴
深兩兩相比何動類之萬殊必雄雌而與俱物
莫失儷以孤奧我方踽踽而焉如我復虛室自
凄涼兮心伊鬱心伊鬱兮將語誰坐庭牀兮撫
嬰兒何所丐沐兮何從仰飴孺祷在身兮昔園
差跌盤裹附臂兮餘馥蔵襲誠天性之潛感顧
童心兮如疑嘐然有難繼之慕漠然滅好弄之
姿指遺桂兮能認遡空帷兮欲歸我入寢宮痛
人亡兮物改其容寶瑟倚兮絃柱絶瑶臺傾兮
鏡奩空寒爐委灰虛幌多風隙駟晨轉惋蟾夜
通步搖昏兮網黏翡翠芳褥掩兮塵化蛩蛩閧
刃尺之餘澤見巾箱之故封歡服儼兮猶具縈
華謝兮焉從想翩僊於是非求憀窣與冥蒙信
奇術之可致嗟此生兮不逢徒注視以寂聽怳

伸疲而曰窮還抱影以獨出紛百哀而攻中系
曰龍門風雷皆別一作鶴哀鳴夜衝羽昊江波浪
深雌鯨一去無遺音悲之來兮憒一作憤予心淵如
行波洊浸淫悵一作緣情而莫極思執禮以自戚
已焉哉捊捊生死悠悠古今乘彼一氣兮聚散
相尋或鼓而興或罷而沈以無涯之情愛悼不
駐之光陰涼自迷其有分徒終怨於匪忱彼蒙
莊兮何人予獨累欷而長吟

何卜

余既幻惑力命之說兮身又放而愈疑心回沈
其莫曉兮將取質夫東龜楚人俗巫而好術兮
旦有翼卜而來思乃招而訝之曰嚮人莫不塞
有時而通伊我兮又而愈窮人莫不病有時而
閒伊我兮又而滋蔓吾聞人稟五行動止有則
四時轉續變於所極一歲之旱人斯具舟三月
之熱人斯具裘極必反焉其猶合符子首圓而
足方乎履陰而背陽胡形象之有宵而變化之
殊常經曰剥極則貴而未嘗剥者其誰否極受
泰居否而未嘗泰者又其誰鶡胡不藏龜胡不
稭蔓何罰而蹉跼蹇何功而扶持紛紜恣睢交

謫九年

古稱思婦已歷九秋未必有是舉爲深愁莫高
者天莫濬者泉推已極數無踰九焉伊我之謫
至於數極長沙之悲三倍其時廷尉不詷行當

政而天有寒暑閏餘三夐朝有考績明幽三見
顧堯之民兮亦昏墊而有歎歎息兮倘佯登高
高兮望蒼蒼窅兮傷彼族而居羸之投荒
來猶茫山增昔容水改故坊童者鬱鬱兮涸者
洋洋天覆地生蓊兮無疆彼軒而遊昨日桁楊信及澤濡俄然復常稽天
道與人紀咸一憤而一起去無乂而不還棼無
乂而不理何吾道之一窮兮貫九年而猶爾意
不可得而知庸詎得而悲苟變化之莫及兮又
安用夫肖天地之形爲

望

遵不語兮臨風境自外兮感從中晦明轉續兮
八極鴻蒙上下交氣兮羣生異容發孤照於寸
睥睨驚遐情於太空物乘化兮多象人遇時兮不
同嗟乎有目者必睹乎有耳者必聽望以盡意嘗望者必緣情
而感時有待者矐矐忘懷者照照慮深者瞳然
若喪樂極者沖然無達外徙倚其如一中糾紛
兮若斯望如何其望最樂睇屢霄兮遡阿閬如
雲兮天顏咫尺如草兮臣心踊躍扇交鳳兮蔵
雞旗外龍兮蹼略日轉黃道天開碧落凝瑞景

於庭樹搆非煙於殿幕望如何其望且歎登潤
岸兮見長安紛擾擾兮紅塵合鬱葱葱兮佳氣
盤池象漢兮昭回城依斗兮開干避御史之驄
馬逐倖臣之金九望如何其望攸好宗萬靈兮
越四隩漢帝仙臺兮秦皇海嶠霓衣踴于河上
馬跡窮乎越徼紫氣度開而斐亹神光屬天而
照耀晞眷以馳精聳專專而觀妙望如何其
望有形視蠢蠢兮窮冥冥楚塞氛惡兮蕭關凝
明暈籠弧月角奮長庚沙多似雪磧有疑城煙
雲非女子之氣草木盡王者之兵審曳柴之虛

警破來鏑之先聲信有得於風鳥示無言於施
旌望如何其望且慕恩意隔兮年光度雕鞏已
弊兮金屋何處長信草生兮長門日暮篠翠華
之儻來仰玄天以自許況復湘水無還漳河空
注淚凍枝葉香餘紈素風蕭蕭兮北渚波煙漠
漠兮西陵樹夫不歸兮江上石子何見兮秦原
墓柏琴翻朝塞之音挾瑟指邯鄲之路望如何
其望最傷俟環玦兮思帝鄉龍門不見兮雲霧
蒼蒼喬木何許兮山高水長春之氣兮悅萬族
獨含嚬兮千里目秋之景兮懸清光偏耿憤兮

九回腸羨環拱於白榆惜馳暉於落棠諒衡叶
兮誰見伊戴公孫氏盆兮何望平聲豈止蘇武在胡管寧
浮海送飛鴻之滅沒附陰火之光彩鶴頸長引
烏頭未改恨已極兮平原空起何時兮東山在
永望如何傷懷孔多降將有依風之感宮人成
憶月之歌歌曰

山陽城并序

張衡側身愁思乂王粲登樓日迴首不作渭濱
垂釣臣羞爲洛陽拜塵友

山陽故城遺阯數雉四百之運終於此墟裔孫
作賦蓋閔漢世也詞曰

我止行車隤涕于山陽之墟是何蒼莽與慘悽
春陵之氣兮焉如踣昌運於四百弊至尊而伍
匹夫有利器而倒持兮曾何銛刃之足舒懿王
迹之肇基暨坤維之再敷邈汜陽與鄗上悅蛇
夔而龍攄痛人士而專替終此地焉忽諸嗟乎
積是爲治積非成虐文景之欲處身以約播其
德牙迄武乃獲桓靈之欲縱心於昏孌其袄焰
逮獻而焚彼伊周不世兮蓁雄乘釁而騰振物
象灌以易位被虛號而陽尊終世殫而事去胡
竊揖讓以爲文嗚呼維神器之至重兮蓋如山
兮誰見伊戴公孫氏盆兮何望平聲豈止蘇武在胡管寧
浮海送飛鴻之滅沒附陰火之光彩鶴頸長引
烏頭未改恨已極兮平原空起何時兮東山在
永望如何傷懷孔多降將有依風之感宮人成
憶月之歌歌曰

秋聲并序

相國中山公賦秋聲以屬天官太常伯唱和俱
絶然皆得時道行之餘興猶有光陰之歎況伊
鬱老病者乎吟之斐然以寄孤憤

碧天如水兮宵宵悠悠百蟲迎暮兮萬葉吟秋
欲辭林而蕭颯潛命侶以啁啾送將歸兮臨水
非吾土兮登樓晚枝多露蟬之思夕蔓趣一作趍寒
蛩之愁至若松竹含韻梧楸早脫驚騎踈之曉
吹墜碧砌之涼月念塞外之征行顧閨中之騷
屑夜蛩鳴兮機杼促朔鴈叫兮音書絶遠幷續
兮何泠泠虛牕靜兮空切切如吟如嘯非竹非
絲合自然之宮徵動終歲之別離廢井苔冷荒
園露滋草蕃蕃兮人寂寂樹槭槭兮蟲唧唧則
有安石風流巨源多可平六符而佐主施九淚
而自我猶復感陰蟲之鳴軒歎涼葉之初墮異
宋玉之悲傷覺潘郎之幺麼嗟乎驥伏櫪而已

老鷹在耦而有情聆朝風而心動盼天籟而神驚力將疲亏足受繼猶奮迅千秋聲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二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二

論

辯迹　明贊

華佗　天論上

天論中　天論下

辯迹

客有能通本朝之雅故者曰時之汙崇視輔月之用房與杜迹何觀焉建官取士之制地征口賦之令禮樂刑法之章因隋而已矣二公奚施爲余愀然曰三王之道猶夫循環非必變焉審

劉夢得文集卷十二　一　王民

所當救而已隋之過豈制置名數之開邪顧名與事乘爾因之何害焉夫上材之道非務所舉必的然可使户曉爲迹也吾觀梁公之迹章章如懸寓矣曷然哉請借一以明之史不云乎初太宗怒渾戎之獷于塞也廣諸將不足以必取當宁而歎曰得李靖爲帥快哉靖時告老且病矣梁公虛其心以起之靖忘老與病一舉虜其君郡縣其地而還夫非伐國之難能起靖之難能也靖非不克之爲慮居功之爲慮也古之爲將度柄輕不足以遂事重則嫌生焉是以有辭

第以見志有多塵以取信有子質以滅貳有嬖
監以虞謗其多患也如是若靖者名既成位既
崇重失畏偪其患又甚焉微梁公之能盡枕能
擇患能去忌能照私彼姑藉舊勞居素貴足矣
惡乎起哉夫豈感空言而起邪心相見久矣夫
豈飾小信而要邪道相籠久矣其後李敬玄擅
能失才臣而敗隨之林甫自便進蕃將而亂隨
之由是而言固相萬矣子方規規然窺上材以
戶曉之迹此吾之所不取也若杜萊公者在相
位日淺將史失其傳然以梁公之鑒裁自天策

府遂以王佐材許之則是又能以道籠房公者
矣房之許與迹軌甚焉客無以應而作子劉子
曰觀書者當觀其意故贊慕賢者當慕其心循迹而
求雖博寡要信矣

明贊

古之人動必有以將意故贊之道自天子達焉
夫芬芳在上臭達于下而溫粹無擇有似乎聖
人者也故用於天子清越而瑕不自揜絜白
而物莫能汙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君子者
玉也故用乎諸侯執之不鳴刑之不嘷似死義

乳必能跪似知禮者羔也故卿執焉在人之上
而有先後行列者鴈也故大夫執焉耿介而一
志者雉也故士執焉視其所執而知其任是故
食飲重而志飲卑位彌尊而道彌廣耿介之志
唯士得以行之何也務細而所試者寡齒卑而
所蔽者衆言未足以動聽故必徵發以取異行
未足以應遠故必砥礪以姑聞借令由士爲大
夫捨雉而執鴈其志也隨之故耿介之名不施
於大夫矣況其上乎然則爲士也不思雉之介
爲卿也能思羔之禮歟今夫或者不明分推理

而觀之則曰此居下而嗜直者是必得志而稔
其訐矣彼當介而務引者是必處高而肥其德
矣曾不知訐當其分則地易而自遷引非其所
則志遂而無制矣於戲責士以卿大夫之善猶
諭君以士之行爾予以執贄之道得其分苟推
分明矣求刑賞之僭濫得乎

華佗

史稱華佗以恃能厭事爲曹公所怒荀文若請
曰佗術實工人命繫焉宜議能以宥曹公曰憂
天下無此鼠輩邪遂考竟佗至荅舒病且死見

醫不能生始有悔之歎嗟乎以操之明略見幾然猶輕殺杙能如是文若之智力地望以的然之理攻之然猶不能返其慧執柄者之慧眞可畏諸亦可愼諸原夫史氏之書于册也是使後之人寃能者之刑納賢者之諭而懲暴者之輕殺故自恃能至有悔慧書焉後之或者復用是爲口實悲哉夫賢能不能無過苟寘于理矣或必有寃之之請彼壬人皆曰憂天下無杙邪曾不知悔之日方痛杙之不可多也或必有惜之歎彼壬人皆曰譬彼死矣將若何曾不知悔之日方痛生之不可再也可不謂大哀乎夫以佗之不宜殺昭昭然不足言也獨病夫史書之義是將推此而廣爾吾觀自曹魏以來執死生之柄者用一恚而殺杙能衆矣又烏用書佗之事爲嗚呼前事之不忘期有勸且懲也而暴者復藉口以快意孫權則曰曹孟德殺孔文舉矣孤於虞翻何如而孔融亦以應泰山殺孝廉自譬仲謀近覇者文舉有高名然猶以可懲爲故事矧佗人哉

天說柳子厚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爲子言天之說今夫人有疾痛倦屻飢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爲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蚘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蚘壅底爲雍瘍疣贅瘜寿亦蟲生之木朽而蝎出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邪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蠹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滋甚矣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窴墓以送死而又穴爲堰溲築爲牆垣城郭臺榭觀游疏爲川瀆溝血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物不得其情倖倖衡衡攻殘敗橈而未嘗息其爲禍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

如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是邪則信辯且美矣
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立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
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
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蠃蒲草木也
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
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
蠃蒲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
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矣呼
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亦大謬矣子而信子之
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

蓏蠃蒲草木邪

天論上 并序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於昭昭者則曰天與人
實影響禍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傑窮阨而呼必
可聞隱痛而祈必可荅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
陰騭之說勝焉泥於冥冥者則曰天與人實相
異蠆螫于畜木未嘗在罪春滋乎董荼未嘗擇
善蹻蹻焉而厄孔顏焉而莊乎無有宰者
故自然之說勝焉余之友河東解人柳子厚作
天說以折韓退之之言文信美矣蓋有激而云

非所以盡天人之際故余作天論以極其辯去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有形之大者
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
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與人交相勝爾
其說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殭弱人之道在
物木堅金利壯而武健老而耗耗氣雄相君力
雄相長天之能也陽而藝樹陰而擊欽防害用
濡禁焚用酒斬材窾堅液礦硎鉏義制殭訐

能勝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則是爲公是非爲公
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賞違善必罰當其賞雖三
旌之貴萬鍾之祿慶之咸曰宜何也爲善而然
也當其罰雖族屬之夷刀鋸之慘處之咸曰宜
何也爲惡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預乃人事邪
唯告虔報本肆類授時之禮曰天而已矣福兮
可以善取禍兮可以惡召奚預乎天邪法小施
則是非駁賞不必盡善罰不必盡惡或賢而尊
顯時以不肖參焉或過而僇辱時以不辜參焉
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當然而固

然豈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施則是非易位賞恒在倖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彊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實盡喪矣夫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云有無感矣

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天論中

或曰子之言天與人交相勝其理微屑使户曉盍取諸譬焉劉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羣適乎莽蒼求休乎茂木飲乎水泉必彊有力者先焉否則雖聖且賢莫能曉也斯非天勝乎羣次乎邑郛求險乎華棱飽乎饘粥或可以詐取而禍或可以苟免人道駁故天命之說亦駁焉法大施則是非易位賞恒在倖而罰恒在直義不足以制其彊刑不足以勝其非人之能勝天之實盡喪矣夫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數窮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云有無感矣

余曰天恒執其所能以臨乎下非有預乎治亂云爾人恒執其所能以仰乎天非有預乎寒暑云爾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與怨不歸乎天生乎亂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舉歸乎天非天預乎人爾

夫舟行乎潍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風之怒號不能鼓焉濤也流之泝洄不能峭焉適有迎而安亦人也適有覆而膠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嘗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河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鳴條之風可以沃日車蓋之雲可以晃怪恬然濤亦天也黮然沈亦天也阽危而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嘗有不言天者何哉理昧故也問者曰吾見其駢焉而濟者風水等爾而有沈有不沈非天曷司歟荅曰水與舟二

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數存乎其間焉數存然後勢形乎其間焉一以沈一以濟適當其數乘其勢爾彼勢之附乎物而生猶影響也本乎徐疾故有不曉爾問者曰子之言數存而勢生者其勢緩故人得以曉也本乎疾者其勢遽故江海之覆猶伊淵之覆也勢有難得以曉也彼江海之覆猶伊淵之覆也勢有非天也天果狹於勢邪荅曰天形恒圓而色相青周回可以度得晝夜可以表候非數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動而不已非勢之乘乎今夫蒼蒼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還於卑小

一乘其氣於動用而不能自休於俄頃又惡能逃乎數而越乎勢邪吾固曰萬物之所以爲無窮者交相勝而已矣還相用而已矣天與人萬物之尤者爾問者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數彼無形者子安所寓其數邪荅曰若所謂無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爲體也不妨乎物而爲用也恒資乎有必依於物而後形焉今爲室廬而高厚之形藏乎內也爲器用而規矩之形起乎內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響不能踰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踰非空之數數

夫目之視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一作炎)而後光存焉所謂暸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燭爾彼狸狌犬鼠之目庸謂暸爲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視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視得形之微者也爲有天地之內有無形者邪古所謂無形蓋無常形爾必因物而後見爾烏能逃乎數邪

天論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曆象有宣夜渾天周髀之書言天之高遠卓詭有鄉子令子之言有自乎荅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數者由小而推

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萬物一貫也今夫人之有顏目耳鼻齒毛頰口百骸之群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腎腸心腑夭之有三光懸寓萬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濁爲清毋重爲輕始兩位旣儀遞相爲庸噬爲雨露噓爲雷風乘氣而生羣分彙從植類曰生(恒高音膏士海隅蒼生謂草木也)動類曰大能執人理與天交勝用天之利立人之紀紀綱或壞復歸其始堯舜之書首曰稽古不曰稽天踰厲之詩首曰上帝不言於人事在舜之庭

元凱舉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扵中宗襲亂而興心知說賢乃曰帝賚克民之餘難以神誣商俗已訛引天而歐由是而言天預人乎

易論

辯易

辯易九六 并大衍論 董生言易

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曰吾聞諸孔穎達云陽尊得兼乎陰陰不得兼乎陽也他日吾聞諸畢中和云舉老子與董生言及易生曰吾聞諸端策者一變而遇少與而稱也請徵諸揲著夫端策者一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爲五再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爲四三變而遇少與歸奇而爲九是已故易繫注云乾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揲于指間者十有三策焉其餘世有六四而運得九是已故易繫注云乾一爻二爻六策也一變而遇多與歸奇而爲八三變如之是老陰之數分揲于指間者二十有五策焉其餘二十有四四四而運得六是已故易繫注云坤一爻二十四策也借如一變而遇少再變三變而遇多是少陽之數分揲于指間者二十有一策其餘二十有八四四而運得七一變而遇多再變三變而遇少是少陰之數分揲于指間者十有七策其餘三十有二四四而運得八故九與六爲

老老爲變爻七與八爲少少爲定位故曰舉老
而稱亦曰尚變而稱且夫筮爲乾者常遇七斯
乾矣常遇九斯得坤矣筮爲坤者常遇八斯坤
矣常遇六斯得乾矣在左氏國語有之晉公子
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八非變
爻故不曰有所之按坎二十而爲屯屯之六二
爲世爻震一世而爲豫豫之初六爲世爻屯之
二豫之初皆少陰不變斯非八乎卦由老數而
舉曰六筮由著數故斤曰八在左氏春秋傳有
之曰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

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三艮下艮上之隨三兌下震上唯二不
動斯遇八也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
爲卦主變者五而定者一故以八爲占艮之六
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爲東宮
實幽也遇此爲不利故從變爻而占苟以悅姜
也何則卦以少爲主若定者五而變者一即宜
曰之某卦觀之否師之臨類是也變與定均即
決以內外今變者五宜從少占懼不吉
而更之故曰是謂艮之隨是謂之去者苟以悅
也故穆姜終死于東宮與艮會耳而杜元凱於

此注以爲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玄非臻極之
理也劉子曰余與董生言九六之義信與理會
爲不誣矣余又於左氏二書參焉若合形影然
而世人往往攘臂于其間曰生之名孰與顯達
著邪而朴孰與元凱賢邪歷載曠日未嘗有聞
人明是說者雖余憤然用口舌爭時兒從者什
一二焉嗟乎由數立文所如皆合昭昭乎若觀
三辰其不晦也如此然猶貴聽而賤視斷斷
然莫可更也矧無形之理不可見之道邪余獨
悲而志之以俟夫後覺初董生言本畢中和中

和本其師師之學本一行云

右撰著數卦從下起指亦自下數第一指法通卦益成偶第二法天故益成奇第三法人極法天故同

第一指 餘一 益三 餘二 益二 餘三 益一 餘四 益四
第二指 餘一 益二 餘二 益一 餘三 益四 餘四 益三
第三指 與第二指同

第一指 過一益三并卦一爲四 過二益二并卦二爲四 過三益一并卦三爲四 過四益四并卦四爲四 過五與其一同

第二指 過一益二并卦一爲四

第三指 過一益二并卦一爲四

右三指俱過少通計十三策其餘三十六策四四運之得九爲老陽故易繫云乾之

策二百一十有六注云陽爻六一爻三十
六策六爻二百一十有六
第一指遇四益四與封一爲九
第二指遇四益三與封一爲八遇三亦同
第三指遇四益三與封一爲八遇三亦同
右三指俱遇多通計二十五策其餘二十
四策四四運之得六爲老陰故易繫去坤
之策百四十有四注云陰爻六一爻二十
四策六爻一百四十四策
第一指遇一益三并封一爲五
第二指遇四益三并封一爲八
第三指遇四益三并封一爲八
右初指少第二第三指多以少爲主通計
二十一策其餘二十八策四四運之得七
爲少陽
第一指遇四益四并封一爲九
第二指遇一益二并封一爲四
第三指遇一益二并封一爲四
右初指多第二第三指少以多爲主通計
一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而運得八
爲少陰
第一指遇少謂一二三也並止於五
第二指遇多謂四三也並止於八
第三指又遇少謂一二也並止於四
右初指少第二指多第三指又少以多爲
主通計一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而
運得八爲少陰
第一指遇多謂四也止於九
第二指又遇多謂三四也止於八
第三指遇少謂一二也止於四
右初指多第二指並多第三指少以少爲
主通計二十一策其餘二十八策四四運
之得七爲少陽
第一指遇少止於五
第二指又遇少止於四
第三指遇多止於八
右初指二指並少三指獨多以多爲主通
計一十七策其餘三十二策四四運之得
八爲少陰
穆姜薨于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

謂艮之隨夫艮☶艮下艮上之隨☳震下兌上唯六二爻不
動餘五盡變變者遇九六也二不動者遇八也
晉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
夫屯☳震下坎上六位盡不遇六九故不動既無所之
即以世爻爲占按屯是坎宮二世卦故以六二
爲占則遇八夫豫☳坤下震上是震宮一世卦以初六
爲占亦遇八韋昭於此注云內曰貞外曰悔震
下坎上爲屯坤下震上爲豫言得此兩卦震在
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
不動所以筮史占之謂閉而不通者爻無爲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謂陽爻九一爻三十六策六爻
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謂陰爻六一爻二十四策六爻
凡三百有六十當朞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
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凡六十四卦都三百
八十四爻陰陽相半各一百九十二爻
陽爻一爻三十六策合爲六千九百一十二
陰爻一爻二十四策合爲四千六百八

右六九之數

一行大衍論云三變皆剛太陽之象也三變皆
柔太陰之象也一剛二柔少陽之象也一柔二
剛少陰之象也少陽之剛有始有壯有究少陰
之柔有始有壯有究因綜四象之變而成八象
爲八象之位而八卦之本列矣注云太陽始動
施於太陰而生震象之七謂少陽之七爲爻初九再動于壯
而生坎象之七謂再索而得男也三動于究而生艮象之
七謂三索而得男也太陰始動施于太陰而生巽象之八
謂少陰之八爲爻初六再動于壯而生離象之八謂再索而得女也三
動于究而生兌象之八謂三索而得女也是以九六七八
分爲八象

右大衍論

國語又云董因迎公于河公問焉曰吾其濟乎
對曰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
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晉昭云泰三至五
震爻爲侯陰爻不動其數皆八與貞屯悔豫義
同劉子曰昭此說用玄體有震按董因之言天
地配亨是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之爻夫泰
乾坤體全內外位正內爲身外爲事卜得國事
以外卦爲占六五居尊位故統論卦下辭曰小
往大來爻遇歸妹故曰天地配亨何必取玄

體也

右與董生言易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三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四

書

上杜司徒 獻權舍人

代荅于襄州 荅元使君

荅竇中丞 荅柳子厚

與柳子厚 荅薛郎中論方書

與刑部韓侍郎 論書儀

上杜司徒 貞元和年

月日故吏守朗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劉某謹

齋沐致誠命僕夫持書敢獻于司徒相公閤下

昔稱韓非善著書而說難孤憤尤爲激切故司

馬子長深悲之爲著于篇顯白其事夫以非之

書可謂善言人情使逢時遇合之士觀之固無

以異於佗書矣而獨深悲之者豈非遭罹世故

益感其言之至邪小人受性顓蒙涉道未至末

學見淺少年氣粗常謂盡誠可以絕嫌猜徇公

可以弭讒慝謂慎獨防微爲近隘謂艱身用晦

爲廢忠菊狗已陳刻舟徒識罟擭隨足倀然無

知事去凝想時時自笑然後知韓非之善說司

馬子長之深悲跡符理會千古相見雖欲勿悲

可乎大凡恠人之所以靈於庶類以其能羣以勝物也烈士之所以異於恠人以其伏節以死誼也然則交相喪者世與道難合并者機與時違是以有死誼之心而卒不獲其所者世人悲之獲其所矣而一旦如不得終焉者君子悲之世人之悲悲其不遇無成而虧故其感也近君子之悲悲其不幸既得而喪故其感也深其悲則異若小人者其不幸歟閒若昧於藩身推致危地始以飛謗生釁終成公議抵刑旬朔之閒再投裔土外黷相公知之鑒

內貽慈親非疾之憂常恐恩義兩乖家國同負寒心銷志以生爲慙雖欲灑血以自明籲天以自訴適足來衆多之誚豈復有特達見知者邪遂用詛盟於心不復自白以內咎爲弭謗之具以吞聲爲窒隙之媒庶乎日月至焉而是非乃辨會友人江陵法曹掾韓愈以不幸相悲且曰相國扶風公之遇子也厚非獨余知之天下之人皆知之矣余閒初子之橫罵口語所中獨相國深明之及不得已而退則爲之流涕以訣又不得已而讁則爲之擇地以居求之於今難與

作矣抑余又聞聶子之介于司徒府奉誠斬於山園上公亟稱於人以爲不懈于位今則有脩儀以贊其詔相者有備物以贊其容衛者七月禮畢一朝慶行誥言敷之授以顯秩子獨足趾一跌而前勞併捐祝網之辰動絓踈目可封之代乃爲窮人斯常情之所悲矧知子之厚者夫踣者思起必譴而求拯疾者思愈必呻而求醫子譴於有力而呻於有術如何以箝口自絶爲智以甘心受誣爲賢嘵然自咎求知於默彼李

斯逐焉而爲上卿鄒陽囚焉而爲上客二子者豈默以求知者邪若可訴而不言則腊於畏可言而辯則隣於怨畏與怨君子之所不處子其處之哉韓生之言未及竟而小人不知感從中來始赧然以愧又鼓然以慙終悄然以悲悲斯歎歎斯憤憤必有泄故見乎辭敢聞左右投所閔也嗟夫人之至信者心目也天性者父子也不惑者聖賢也然而於竊鈇拾煤而知聖賢之於擾蜂而知父子之可閒於人性是非之際愛惡可疑況乎道謝孔顏恩異天性相攻爭先利途虞相軋則釁起希合責意雖無

嫌而誘生魯酒致邯鄲之圍飛鳶生博奢之禍伯仁之殺由偶對伯奢之寃以器聲動雁險中皆出意表雖欲周防去亦難曲施加以吠聲者多辯實者寡飛語一發臘言四馳萌牙始奮枝葉俄茂方謂語怪終成禍梯嗚呼人必求知不能自達何投分效節有積塵之難何譜行愛弛有決防之易何將進之日必自見其可而後親何將退之時乃人言其否而遂棄良由邪人必微邪謀必陰陰則難明微則易信罔極森甚甚古今同途是以前脩鑒其若此姑以推心取信不以徇迹生嫌由是求忠臣於孝子求良婦於夫己食子盡節也推其仁可以屬國若謂其孝於親未必能忠尊於夫未必能貞忍於子未必能忍於其他仁於獸未必能仁於其類則是天下之人盡不可信而盡可誣固不然也凡人之行己必恒於所安苟非狂易不能甚異小人自居門下僅踰十年未嘗信宿而不侍坐率性所履固無遁逃言行之間足見眞態伏惟推心以明其迹追往以鑒于今苟謂其嘗掩人以自售矣嘗近名以冒進矣嘗欺誣於言說矣嘗踏貪於求取矣嘗押比其瑣細矣嘗媒孽其僚友矣嘗矯激以買直矣嘗詰讜以取容矣嘗漏言於諮諏矣嘗販務於簿書矣有一于此雖人謂其賢我得而刑也豈止於弃乎苟或反是雖人謂其盜我得而任也庸可而弃乎由是而言小人之善否不在衆人所以受譴已還行及半歲當食而歎聞絃尚驚不以衆人之善爲是非唯以相公之意爲衡準自違閒左右亟蒙簡書慰誨勤勤窮悴增感伏想仁念必思有以極之況禮道貴終人情尚舊

嘗盡其力必加以仁於犬馬之微有帷蓋之報顧異如是豈無庶幾儻浮言可以事久而明衆嗤可以時久而息引我大信以祛羣疑使惲惲微志無已矣之歎覩乎異日得叟平民然後裹足西嚮謝恩有所復以塵纓纆類稱故吏於相門此言朝遂可以夕死何則復於夔者其義重極於危者其感深睽而後合亦終不可睽也否而後泰亦終不及否也獲實於已喪得途於阨迷與夫平居不爲艱故所激者其味異矣伏以大君繼明元宰柄用鴻鈞播平介之氣懸象廓

無私之照渙汗大號與人惟新昭回汪濊旁下
郡國投荒爲民者咸釋桎梏遂還里閭繫於稍
食猶在羈絆伏讀赦令許移近郊今武陵距京
師嬴二千者無幾小人祖先壤樹在京索間薪
田可耕陋室未毀濡露增感臨風永懷伏希閤
其至誠而少加推恕命東曹補吏置籍於滎陽
伍中得奉安輿而西拜先人松檟誓當齎志沒
齒盡力於井臼之閒斯遂心之願也如或官謗
未塞私欲未從雖爲裔民乃有善地則比跡澄
浦資宿春而可行無道途之勤繼僕賃之費重
以鎮南用和輔理扇仁風於上游霑嚴施惠得
以自遂斯便家之願也伏惟降意詳察擇可行
者處之乞恩於指顧之閒爲惠有生成之重雖
百穀之仰膏雨豈諭其急焉嗟哉小生仕逢聖
日豈曰不辰知有相君豈曰不遇而乘運鍾否
俾躬罹災同生無手足之助終歲有病貧之厄
孰不求達而獨招嫌孰不求安而獨乘坎賦命
如此雖悔可追湘沅之濵寒暑一候陽鴈纔到
華言罕聞榛哀鳥思啁啾異響暮夜之後併來
愁腸懷鄉慊越吟之苦舉目多似人之喜俯視

遺體仰安高堂悲愁惴慄常集方寸盡意之具
固不在言身遠與寡捨茲何託是以因言以見
意恃舊以求哀敢希末光下燭幽鑒孤志多感
重恩難忘顧瞻門館慙戀交會伏紙流涕不知
所云禹錫惶悚再拜

獻權舍人

禹錫在兒童時已蒙見器終荷薦寵始見知名
衆之指目忝閤下門客懼無以報稱故厚自淬
琢靡遺分陰乃念道未施於人所蓄者志見志
之具匪文謂何是用頷頷懇懇於其閒思有所
寓非篤好其章句泥溺於浮華時態衆尚病未
能也故拙於用譽直繩朗墜樂所趨也故銳於
求益今謹錄近所論撰凡十數篇斷端較是非
敢闚于左右猶夫礦朴納於鎔範掌聞昔宋廣
平之沈下僚也蘇公味道時務繡衣直指使者
廣平投以梅花賦蘇盛稱之自是方列于聞人
之目是知英賢卓犖可外文字然猶用片言借
說於先達之口席其勢而後驤首當時矧碌碌
者疇能自異今閤下之名之位過於蘇公之曩
日而鄙生所賦或鉅於梅花則沈泥干霄懸在

指顧其詞汰而喻儻誠黷禮也緊游藩之久覲
尚舊而靈嚴禹錫惶悚再拜

代京兆李尹荅于襄州 二首

閤下以大墓世在三原而去河南益遠尚繫望於數百年之外於義不安遂奮然移羣從率先行古占數爲京兆人且命使者修劬於鄙薄鉞然不敢當此之重洪惟閤下世雄朔易四姓之貴其碩德有三老之重因都入雒錫之土田自生齒已上列于侯籍與夫其先嘗爲編户民者大殊謹按永徽格貢在兩

都者無害爲本部官蓋神州赤縣尊有所厭非他土之比實待罪輦轂下閤下宣風江漢爲諸侯師介圭入覲必參大政其展禮措事宜爲羣倫所觀非據之榮被然汗下不宣竇再拜

又

實白前辱閤下書厚自枉屈執州人之禮兼示移羣從書明所以去河南從京兆爲望之旨於古儀爲得然而通行之自父或獻疑焉是以前書不敢不遂巡牢讓亦有以發閤下之雄辯使瞬然爲世程者今月某日函使至果貽理言大明時人之所以失而我獨障頹波而逢其源既一辭不獲命又學淺不堪往復敢不敬從前史稱以大將軍而有掾客豈不爲重循汲直之言則有以略其禮而增高者今鄙人之不讓適有以增閤下之重爾實白

荅饒州元使君

傳使至蒙致書一函辱示政事與治兵之要明體以及用通經以知權視陰陽愔舒之節取震虩澤濡之象知天而不泥於神怪知人而不遺於委瑣先鄉社之治以洽于舉郡首隊伍之法

以及于成師猶言數者起一而至萬操律者本黃鍾而極八音誠通人之說章章必可行者也鄙生涉吏日淺嘗耳剽老成人之言熟矣今研覈至論淵乎有味非游言架空之徒喜未嘗不至扞也故揚權所見以累下執事云蓋豐荒異政繫平時也夷夏殊法牽乎俗也因時在乎善相因俗在乎便安不知發斂重輕之道雖歲有順成猶水旱也不知日用樂成之義雖俗方阜安猶蕩析也徙木之信必行則民不惑此政之先也置水之清必勵則人知敬此政之本也鋪

笛之機或行則蓋不敢欺此政之助也則有以其弛張雄雌唯變所適古之賢而治者稱謂各異非至黨有二也顧遭時不同爾夫民足則懷安安則自重而畏法乏則思濫濫則迫利而輕奪爾太史公去身脩者官未嘗亂也然則脩身而不能及治者有矣未有不自已而能及民者今之號為有志於治者咸能知民困於杼柚罷使人不倦以不知事為簡以清一身為廉以守舊弊為奉法是心清於帳闈之內而柄移於胥吏之手歲登事簡猶可理也歲札理叢則潰然攜矣故曰身脩而不及理者有矣若執事之言政詣理切情卉去迂緩簡而通和而毅其脩整非止乎一身心將及物也其程督非務乎一切心將經遠也坊民之理甚周而不至皎察宇民之方甚裕而不使侵蜂知革故之有悔審料民之多梳厚發薮之實峻欺下之誅調賦之權不開於猾吏逋士之責不遷於豐室因有年之利以補歉汰不急之用以齊財為邦之要深切著明若此其悉也推是言按是理而篤行之烏有不及治邪古稱言之必可行非樂垂空文爾有人民社稷固可踐其言也瀕江之郡饒為大屢番禺之故地漸甌越之遺俗餘干（音翰）有叡鍾之地武林有千章之材其民牟利鬬力狃於輕悍故用暴虐聞重以山茂櫃苦金豐鍰銑齊民往投鑪基而即鎔鑄損絲枭而工搴擷乘時詭

求其息倍稱閒閒主分土者盡籠其利而斡之坐簿書舛錯為中執法所劾事下三府以受賕論其刑甚渥于今列郡不寒而慄彼邦人聆其風聲固日彼沒民者上罪之若此其念民也至矣今二千石以前失職非其罪執事者即人心而用之彼邦人是必翹然須其至而安矣以思治之民遇習治之守欲不至於富庶得乎昌黎韓宣英好賓路中之士也前為司封郎以餘刃剸劇于計曹號無逋事能承其家法而紹明之庭堅仲容之族也坐事為彼郡司馬更閩餘者

弄焉是必能知風俗之良窳采傣之善否盡瘼
問焉足爲羣疑之寶龜也至於否臧文律戢獄
之戒均權以制動亟隸一作疑以檢勇平居使不
憔萃聚使不譁坐作疾徐心和氣振誠讖悉於
所示也故置之以須執事異日承進律之命握
獸符而駕寅車然後貢其瞽言重曉左右爾

蒼容州竇中丞

健步劉子良至猥奉書教以愚爲希儒之徒重
言一發華袞非貴世之服儒衣冠道古語居學
官者爲不鮮矣求其所以然者幾何人借曰有
之未必不詒病爾今夫挾弓注矢遨空而發者
人自以爲皆畀可矣移之於澤宮則禁而不敢
言何哉有的不可欺故也今夫儒者由矢相攻
蜩螗相喧不啻於轂弓射空者矣孰爲其的哉
異日兄道大行則言益重使儒者之懸於舌
端不得讓也由是知屏教之喜可勝旣乎閒承
得一二易生列侍絳帳荒服之外持經鼎來爭
捐珠璣以易編簡不疾而速其君子之德風歟
南裔憬俗已丕變矣顧其風候非民和可務地
泄恒燠冬無嚴氣其在膏神以佑藥蓁味以禦
役所謂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義不可不順苟
以有待及物爲心則養己與養民非二道也矧
羣情之顒顒乎禹錫拜拜

蒼柳子厚

禹錫白零陵守以函置足下書貧來屑末三幅
小章書僅千言申申諄諄茂勉甚悉相思之苦
懷膠結贅聚至是泮然以銷所不如晤言者無
幾書竟獲新文二篇且戲余曰將子爲巨衡以
揣其鈞石銖黍余吟而繹之顧其辭甚約而味
爾然以長氣爲幹文爲支蹊蹠古今鼓行乘空
附離不以鑿柄咀嚼不有文字端而晏若而腴
佶然以生癃然以清余之衡誠懸于心其揣也
如是子之戲余果何如哉夫矢發乎羿轂而中
微存乎佗人子無曰必我之師能我衡苟然則
譽羿者皆羿也可乎索居三歲理言蕪而不治
臨書軋軋不具禹錫白

與柳子厚

閒發書得箪郭師墓誌一篇以爲其工獨得於
天姿使未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抑惆繹學者
無能如繁休伯之言薛訪車子不能曲盡如此

能令鄙夫沖然南望如聞善音如見其師尋文
寤事神驚心得倘佯伊鬱久而不能平嗟夫郭
師與不可傳者死矣弦張柱差楚宜反梜然猶存
中有至音舍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冊者
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爲郭師發邪想足下因
僕書重有槩焉不宣禹錫白

荅道州薛侍郎論方書

禹錫再拜初兄出中臺守江華人咸曰固宜之
鼎以之烹小鮮惜乎餘地澶漫而無庸也愚獨
心有槩焉以爲君子受乾陽健行之氣不可以

息苟吾位不足以充吾道是宜寄餘術百藝以
洩神用其無暇日與得位同久欲以是理求有
得於兄而未有路會崔生來辱書教累惠以所
著奇方十通商古今之宜而去其并猥以一物
足以了病者居多非累試輒效不在是族或取
諸屑近亦以捃拾慮恬人多急忽不省必建言
顯白楊其功於已然其佗立論率以弭病於將
然爲先而攻治爲後言君臣必以時言宣補必
以性言砭火必本其輸槩言被攘必因其風俗
齊和之宜炮剔之良暴炙有陰陽之候煎烹有

少多之取撓火高反勞以制馭露置以養潔味有
所走薰有所歸存諸纖悉易則生患非博極遐
覽之士孰能知其所從來哉愚少多病猶省爲
童兒時夙具襁褓保姆抱之以如醫巫家鍼烙
灌餌咽然啼號巫嫗輒陽陽滿志引手直求竟
未知何等方何等藥餌及壯見里中兒年齒比
者必睨一作眺然武健可愛著己之不如遂從世
醫號富於術者借其書伏讀之得小品方於羣
方爲最古又得藥對知本草之所自出考素問
識禁衛經絡百骸九竅之相成學切脉以探表

候而天機昏淺布指於位不能分累菽之重輕
第知息至而已然於藥石不爲懵矣爾來垂三
十年其術足以自衛或行乎門內疾輒良已家
之嬰兒未嘗詣醫門求治者頃因欲編次已試
者爲一家方書顧力不足今兄能我先所以辱
覩之士孰能知其所從來哉愚少多病猶省爲
童兒時夙具襁褓保姆抱之以如醫巫家鍼烙
灌餌咽然啼號巫嫗輒陽陽滿志引手直求竟
未知何等方何等藥餌及壯見里中兒年齒比
者必睨一作眺然武健可愛著己之不如遂從世
醫號富於術者借其書伏讀之得小品方於羣
方爲最古又得藥對知本草之所自出考素問
識禁衛經絡百骸九竅之相成學切脉以探表
候而天機昏淺布指於位不能分累菽之重輕
第知息至而已然於藥石不爲懵矣爾來垂三
十年其術足以自衛或行乎門內疾輒良已家
之嬰兒未嘗詣醫門求治者頃因欲編次已試
者爲一家方書顧力不足今兄能我先所以辱
覩之喜信踰拱璧有以賞音適道爾常思世人
居平不讀一方病則委千金於庸夫之手至於
甚殆而曰不幸豈眞不幸邪甚者或乘少壯之
氣矜人言醫以爲非急昌言曰飽口飽腹藥其
如我何所乘之氣有時而既於禱神佞佛遂甘

心焉凡以愚言覆觀之其人固比肩耳前蒙示
藥焙法謹如教地之愚果不能傷雖甚（音柴）胡水
寫喜速朽者率久居而無害萬物不可以無法
謂生不由養致其誣乎山川匪遐事使之遠形
不接而論者莫賢乎書臨紙怡悵不宣

與刑部韓侍郎

退之從丞相平戎還以功爲第一官猶議者
慊然如未遷陟此非特用文章學問有以當衆
心也乃在忼廓器度以推賢盡材爲孜孜故人
心樂其道行行必及物故爾前日赦書下郡國

有弃過之目以大國材富而失職者多千鈞之
機固省度而釋豈飜鼠所宜承當欸璧諸蟲蟲
坏户而俯者與夫槁死無以異矣春雷一振必
歆然翹首與生爲徒況有吹律者召東風以薰
之其化也益速雷且奮矣其知風之自乎既得
位當行之無忽禹錫再拜

答道州薛郎中論書儀

吾兄不知愚無似猥以書見攻其非且曰我與
子中外屬當爲伯仲其抵我書執禮太卑按舊
儀凡兄姊之齒有惟無伏佗以是爲衰其於匹

敵即前云願後云白而已天曆初李贊皇賈常
侍猶守之無渝二公何人也我輩子何人也烏
有從末俗以姑息爲禮而不虞識者所窺邪其
旨云爾愚得書退而思惟愀然自賀曰在恒人
爲宜而在愚爲過豈不甚幸歟故盡言於尺期
有以相暢爾夫禮之文爲著定宜尊宜卑猶四
方上下左右前後稱謂一立古先聖賢所不敢
移管仲不敢當命卿之享虞人不敢承士之
招先禮而後身也汲黯不爲大將軍而虧九卿
王祥不爲録尚書而屈三公先道而後時也是
則非據之榮雖君命有所不受非道之利雖衆
尚有所不爲兄長於大曆初聲接前輩游故其
風采去承平時不甚相遠愚長於貞元中所與
游皆後來諸生然猶於稠人廣坐時聞老成人
之説灌注耳目斑斑然不絶如綫其後爲御史
四方諸侯率以書來賀校其禮皆駁不同唯洪
州牧李常侍巽灃州牧楊中丞憑始言執事其
他如儀而同在憲司者咸以二牧爲不遜愚時
與其僚柳宗元昌言於衆曰監察八品也當友
碧言執事爲宜不當輕怪衆咸听然而哈復謂

愚云子冥不碧其服邪其不堪執事色深不可以言解及謫官十年居僻陋不聞世論所以書相問訐皆昵親密友不容變更而時態高下無從知爾前年祗召抵京師偶故人席夔談因及是事乃知與十年前大殊至有同姓屬尊致書於屬里而貴者其紙尾言起居新婦墓猶竊笑之而已然猶不敢顯言誚之今有人謂東爲西者一言發則凡人嗤爲駭且狂苟不衆非之則東西易位久矣尊卑失其儀恬而不怪安得使人如東西不敢易之哉曾子有云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謂古人悉朴且賢則斯言不當發於洙泗間蓋三代之尚未嘗無幹由野以至僅豈一日之爲漸靡使之然也嫉其弊而救之以歸于中道必俟乎薦紳先生德與位并者揭櫫建明之斯易也語曰俟自直之箭則百代無一矢俟自圓之木則千版無一輪執矯揉之器者視之灌蔑無非良材爾觀今之文章無不慕古甚者或失於野於書疎獨陋古而汨於浮二者同出於言而背馳非不能盡如古也蓋爲古文者得名聲爲今出

表 並代淮南杜相公佑作

代讓同平章事　代謝平章事

代謝手詔　代謝賜錢物

代謝赴行營　代謝加朱鄭官

代賀赦吳少誠　代賀除虔王

代慰公主薨　代慰王太尉薨

代讓同平章事　劉夢得文集卷十五　一

臣某言高品吳千金至奉制某月日加臣銀青光祿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徐泗濠等州節度使觀察處置等使餘如故者初受恩榮若登霄漢退思塵忝如履春冰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聞以德詔官以勞定賞苟或虛授人無勸心臣自守方隅累更時歲荷廑宣力之寄乏齊魯報政之能愧無可稱以荅高位豈意聖慈弘獎天澤荐加以變黃之崇名被庸虛之陋質懼速官謗有玷大猷伏以宰相之職安危是注其在當否繫于慘舒惟以材昇例無平進舉不失德則副蒼生之心苟非其人或致外侮之哂臣雖愚昧嘗覽前言豈敢冒榮遂安竊位

臣某言伏蒙獎拔超踐鈞衡庶玷大猷昧死陳讓再奉嚴旨不令固辭恩厚命輕位高責重辦臣聞天下安危注意將相處於論道具瞻之地當總戎作鎮之權雖協夢而求無闕乘鉞之寄登壇以拜不兼調鼎之榮授受惟艱伊昔猶爾況臣庸瑣何以克堪陛下玄造曲成大明私照俾掌戎律復參廟謨寵光之榮在臣已格毫髮之效於國何施謹當罄竭微誠奉遵至教仗天威以攝不類敷聖澤以送羣生上分旰食之憂下塞素餐之責力誠不足心實念茲伏乞皇明俯賜昭鑒臣恪居官次遐守藩維不獲伏謝形庭

陳露丹慊心存闕下同犬馬之慈恩身在淮濱
仰雲天而結思無任

代謝手詔 謝投狀去 啟自書

臣某言中使閻忠信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
手詔拜捧紫泥跪伸金簡承旨見聖神之略感
恩知身命之輕中謝臣素乏異能幸逢昌運祇當
旄鉞之寄未靖枌榆分旨鼎之名何階啓沃
竊位斯久速尤是虞豈謂玄化曲成鴻私荐及
特紆眷思親灑仙毫降自九重粲然五色初喜
麗天之象遠燭輝光旋驚垂露之蹤曲覃霈澤

劉秦峰集卷十五 三

鸞鳳騫翔而亹態煙雲舒卷以呈姿賦彩飛文
聳神蕩目恭惟國寶何幸家藏感極涕零莫知
上荅應緑軍旅庶務謹具別狀奏聞無任

代謝賛錢物

臣某言中使南宮懷珍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
臣墨詔天光下濟睿澤曲流銜恩未酬居寵彌
懼中謝臣受任斯極微功莫施昨以封略未寧干
戈猶動壽春固壘以備盜淮甸興師以扞蕞陲
費所資數盈鉅萬餽餉時乏供億力殫慮始圖
終不敢緘默輒陳管見上黷宸聽伏蒙聖慈特
遂誠請遽承奬諭之旨特假聚人之財軍須不
怒士氣彌振糗糧既備永無半菽之虞襦袴
頒遠超挾纊之感是爲悦使感願先登臣忝總
戎倍百欣荷伏以上分國用俯濟軍興候清煙
塵謹備儐納無任

代謝赴行營

臣某言臣自守淮濱已周星紀虔奉朝典粗安
遐方素效未聞新恩荐及身曳兩綬寄深一隅
蚊蚋負山力誠不足鷹鸇逐鳥志則有餘臣再
授兵符夙參軍幕被堅執銳雖未經於戎行制

劉秦峰集卷十五 四

勝伐謀亦嘗習於事業自忝藩翰屬時清平無
施汗馬之勞但詠棨弓之什今則幸遇殊獎委
之專征以臣率先是臣素志況聞徐州士衆本
無叛心倉卒之間危疑至此臣請自臨疆場親
領紀綱裂帛繫書諭其禍福一作福惟牛饗士養以
威聲冀宣皇風煦茲蠢類以忠義感脅從之伍
以含弘安反側之徒革面悛心期乎不日其楊
州留務請令行軍司馬路應權知伏乞聖慈俯
賜照鑒無任

代謝加兵馬使朱鄴官 初除侍御史續除中丞冀姓王

臣某言奏事官韋温回特蒙聖恩重賜朱鄭等
官告寵象昭回煥然下燭榮分右職光貴遐藩
中謝臣伏以朱鄭朴忠爲心沈毅見色當建封禦
侮之寄見張惜提孩之年昨者隸職徐州分鎮
鞏縣繹騷之際綏亮彌彰歷險而來寔繁其旅
詳探本末有足褒稱輒具奏聞恐須獎勸伏蒙
睿鑒備亮微誠優詔先行已階直指之目殊私
荐至超昇獨坐之崇户領三千爵踰五等恩生
非次感異常倫棘門有光武放增氣遂使感激
之士奮勇爵以捐軀猥任之徒聆聖澤而悛性
風行草偃其勢必然臣忝總戎倍百欣荷無任

代賀赦吳少誠復官爵表

臣某言中使宋惟澄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
墨詔及昭示洗雪吳少誠等事天地弘覆燾之
恩雷雨施渙汗之澤瑕累咸滌危疑獲安中謝臣
伏以少誠擅興兵戈事坐註誤自王師致討天
威下臨曾無悖辭但聞引咎初懷疑懼雖擁衆
以偷生旋感聖神屢拜章而請命陛下仁深解
網之仁尸一作位無功重微受
踧踖胡顏自安但以遐守藩條恪居官次不獲
叩謝雲陛陳露血誠未遂周任知止之言敢逃

之恩九有覩惟新之化敷鴻霈而覃及蠢類鼓
仁風而臻于大和罷析銷鋒自茲而始臣謹膺
重寄虔守遐藩不獲稱慶瑤墀瞻望極倍百常情無任
寔極倍百常情無任

代賀除虔王

臣某言中使李國貞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
墨詔鴻澤浹下大明燭幽曉諭便蕃慰安稠疊
中謝臣伏覩天書恭承睿旨引愛之屬已之道酌
因時適變之宜擇賢王作鎮徐方俾張惜便主
留務上則成邦家盤石之固下則副士衆拜章
之請戚藩之寄斯重舊勳之祀獲全丕燮猥狂
之徒咸蹈仁壽之域既弘在宥坐見止戈率土
人臣孰不欣悅臣素乏方略謬荷寵光猥塵將
相之名無施分寸之績遭逢若此報效蔑聞官
謗已興渥刑宜及陛下恩深覆載道務含弘恤
公私餽餼之勤念吏士鋒鏑之苦特紓神筭昭
發德音危疑獲安制宜惟固好生宥過誠陛下
開網之仁尸一作位無功重微受
踧踖胡顏自安但以遐守藩條恪居官次不獲
叩謝雲陛陳露血誠未遂周任知止之言敢逃

藏文竊位之咎無任

代慰義陽公主薨

臣某言伏承義陽公主薨伏惟聖懷傷悼增切伏以公主妍姿令則冠絶天人稟教皇宮已擬柔嘉之德降嬪卿族益彰貞粹之儀方期作範壺闈長榮邸第豈意遽玆短曆奄謝昌辰伏慮陛下軫念未捐深慈莫遣有虧常膳罷設宮懸臣子之情不任惕慮況聖凡禮異家國制殊伏願道齊殤彭理達修短割胘膚之愛慰寰海之心率土人臣孰不相慰無任

代慰王太尉薨

臣某言伏承戍德軍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王忠武俊生逢昌時夫授武俊今月某日薨殁狀以武俊生逢昌時夫授忠節奮揚義勇茂建勳庸秩冠朝端參燮和於台鉉姻連戚里承嘉慶於雲霄榮掩等夷事高今昔方膺作翰之寄遽迫歸泉之期羣臣去之梁木斯壞伏惟陛下君臣義重存歿感深臨冊褒以興懷聽鼓鼙而軫慟無階悲慟之誠有加常品

表 並代淮南杜相公佈作

代謝冬衣 代謝濠泗劉屬淮南

代謝墨詔 代謝曆日面脂口脂

代請朝覲 代論慶楚州營田

代謝春衣 代謝男師損等官

代謝賜戟 代謝端午日賜物

代謝冬衣

臣某言中使王國清至伏奉聖旨慰勞臣及將

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并賜臣墨詔及冬衣

兩副大將衣四副者大明昭回遠燭下土殊錫

稠疊延及偏裨慶抃失圖捧戴相賀謝臣謬承委

寄獲守藩條灰琯屢移塵露無補陛下至仁天

覆玄化風薰頒以兼衣貢茲瓊質降自天府光

于棘門絨縢既開覩綵章之威飾蹈舞而服發

溫燠於祁寒愧塵補袞之名更荷解衣之賜思

波下浹將校同霑共戴殊榮感思竭節生成是

荷雨露難酬無任

代謝濠泗兩州割屬淮南

臣某言伏奉十一月二十九日詔書其濠泗兩州令臣依前收管臣謬承寵光作鎮淮海位均九伯權總十連內省無堪常恐不逮豈謂恩私曲被封略有加勑無報政之勤重受分憂之寄伏以兵戈方息閭里未安謹當奉宣皇風慰彼黔首且責成於牧宰期不失於澄清伏惟聖明俯賜昭鑒無任

代謝墨詔 二首

臣某言中使陳日華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又以臣所奏羅珦及裴靖政理有方今各賜手詔激賞者恩降重霄澤流下土義存獎勸榮冠等夷臣昨以羅珦裴靖勵精吏理效用著明人咸悅安俗致殷阜恐須甄録以勸在官輒獻封章具陳成績伏蒙容鑒俯亮愚衷載嘉理行之尤光示綸之旨守道者益以固志懷慝者由是悛心激俗化人於茲爲大謬司廉問職在澄清幸遇旌善之時僥獲免蔽賢之責無任

又

臣某言中使陳日華至奉宣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臣墨詔恩降紫涅澤流下土跪奉自天之命遥馳捧日之心無伏

以皇帝陛下凝旒穆清軫念黎獻已洽雍熙之化尚存宵旰之勤遠降王人特紆宸翰慰安稠疊曉諭便蕃任重力微不知上荅應緣戎旅務謹具別狀奏聞伏乞皇明俯賜昭鑒無任

代謝曆日面脂口脂等

臣某言中使霍子璿至奉宣聖旨存問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臣墨詔及貞元十七年新曆一軸臘日面脂口脂紅雪紫雪并金花銀合二金稜合二皇明遠燭恩錫荐臻抃舞失容捧戴無措中伏惟皇帝陛下立極御人順時布政禮崇大蜡澤洊決遐藩臣叨榮日深竊位

照耀王曆爰授知四氣之環周雕蟲既開珍藻斯見膏凝雪瑩含液騰芳頓光蒲柳之容永去蘧疎之患命輕恩重上荅何階無任

代請朝覲

臣某言臣聞臣之事君有犯無隱懇誠所至敢不罄陳伏惟聖明俯賜矜察臣伏受國恩忝承門蔭脫巾筮仕敢期榮名陳力效官靡樹聲績始因孤直驟歷清班復加朝章作藩外府遠違

輦下十有四年恪守淮濱遠令一紀犬馬懷戀寢興睠違蒲柳易衰遲暮俄及竊位時久妨賢愧深況歷官已來四十八考祗奉朝謁時纔二周服勤郡符荏苒垂老屏營魏闕之思夢想承明之游如迫餞寒不惙衣食伏惟睿鑒俯亮愚衷早賜擇人與臣交代授受之際冀無可虞然後脂車奔赴京轂微願斯畢雖死猶生臣頃以戎務方殷加宰輔令旣事罷實慙此名爲有藩鎮同時未敢輕上印綬伏惟聖朝赫赫左右惟賢漢槩得人周慙多士臣才略旣短齒駸又衰柄用之地甘心自絶所冀退歸舊里沐浴皇風絶鍾鳴漏盡之譏展維桑與梓之敬罪惟名器不假實貴骸骨可全知止之心神祗所鑒無任

代論廢楚州營田

臣某言中使曹進玉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以楚州營田廢置事令臣商量奏來者跪捧天書恭承睿旨道存致用義在隨時謹伏以本置營田是求足食今則徒有廢費鮮逢順成川穫所收無裨於國用種糧每關常假於供司較

其利害宜廢已久比來循守舊制不敢輕有上
陳皇明鑒微特革斯弊取其田蓄被彼黎蒸仍
俾薄租誠爲至當但以田數雖廣地力各殊須
量沃堉用立程度臣已追里正臣與商量利便
謹具別狀奏聞伏惟聖慮俯賜詳擇無任

代賜謝春衣

臣某言中使陳日華至伏奉聖旨慰勞臣及將
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并賜臣墾詔及春衣
兩副大將衣肆副王人捧詔御府降衣寵光不
隔於遐藩慶賜猥霑於裨將中謝臣素乏器能謬膺
驅使每慙效薄常懼食浮墜下覃以至仁均其
厚施宰元和而布澤順時律以頒衣出自禁中
貴于臣下執領裕而抃舞失次被纖柔而顧盼
增輝舉體動容旣安且吉在身不稱恐招鶡翼
之譏居位無功叨受鶴紋之賜下延將校同荷
生成無任

代謝男師損等官

伏覩今月一日制授臣長男師損秘書省著作
郎次男式方太常寺主簿又得進奏官裴遵狀
報伏承聖恩特降中使送官告到臣宅付師損
等者寵渥非常授任不次驚躍無措醜懼失容
臣謬分重寄獲守外藩受恩旣深無績可紀男
師損等器惟凡品教闕義方早沐睿慈已階官
次每懷塵忝常誡滿盈豈謂鴻霈曲覃大明私
照寃臣尸素之責念臣葵藿之誠下延僚息叨
踈班級天書出禁中貴臨門榮冠等夷慶流宗
族況著作乃論撰之地唯才史是居太常寔禮
樂之司非儒者勿履顧茲庸昧忽此超昇內省
慙惶若墜冰谷伏以聖朝立制建官惟賢名實
無乘輪轅盡適微臣父子獨爲幸人非據踰涯
自中徂外虛受丘山之賜實增負乘之憂進退
彷徨不知所據無任

代謝賜門戟

臣某言臣得進奏官裴遵狀報今月九日軍器
使梁延壽奉宣進旨付所司准省牒賜臣門戟
十二竿者恩降雲天榮加門戶承旨慶抃省躬
慙惶伏以禮著等威朝有命數是昭懋賞必在
疇庸臣謬荷寵光素無績效旌麾之寄已忝外
藩旒戟爰列更光私第貴于振闡慶及子孫觀
玆盛儀實愧虛受無任

代謝端午日賜物
臣某言中使劉元弼至奉宣聖旨慰勞臣及將佐官吏僧道耆壽百姓等兼賜臣墨詔并衣壹副金花器參事絲絲壹軸大將衣肆副絲絲伍軸龍光荐至慶賜曲霑抃舞失容捧戴無力謹伏以朱明仲月端午佳辰萬國被薰風之和九天垂湛露之澤臣幸逢休運獲守外藩叨承睿慈猥受榮賚發詔而煥窺宸象振衣而頼失炎威色絲表樣載光於佩服珍器充玩盡飾於圓方恩輝既盈喜懼交集下延裨將共荷鴻私無任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七

表

代讓鹽鐵等使　代謝追贈
代讓立去思碑　代賀遷獻懿二祖
代賀雨止　代賀祈晴獲應
代謝許折雜　代賀元日祥雪
代賀春雪　代賀雨
代謝紫雪面脂　代謝鍾傪等
又代謝鍾傪等　代謝新茶
代謝春衣　代謝新橘
代謝柑子　代謝冬衣
代杜司徒謝讓度支鹽鐵等使

臣某言伏奉制書授臣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等使者臣久塵高位尸素已多更受新恩滿盈爲懼中謹伏惟皇帝陛下紹登寶位光纂鴻猷耀用之間華夷聳聽況利權所在宜適變通國計是資須明輕重當至化鼎新之日在微臣遷暮之年將何以上副宸衷下成庶務進退惟咎冰炭是懷輒罄愚誠冀迴天監陳力無補庶遵周任之言循涯若

驚敢飾苑宣之讓慙惶蹈踣倍百常情

代杜司徒謝追贈

臣某言伏奉制書褒贈臣亡父先臣某官某尚書左僕射者時遘霈澤禮極徽章（中謝）臣家受國恩至臣累葉常懼不克負荷以忝前人豈意多幸遭逢微居高位陛下應乾御極作解庇人恩泱寰區禮成宗廟垂仁布德自葉流根紫書恕降於重霄窀印榮加於厚夜霜露增感蒸嘗有輝非臣殞越所能上報無任

代杜司徒讓淮南立去思碑

臣某言伏見淮南節度使王鍔所奏當道將吏僧道耆壽百姓等請爲臣立去思碑伏奉聖旨允其所奏臣內惟菲薄聲績無聞秖荷恩私慙懼交至（中謝）臣伏蒙先朝過獎累典方隅鎮江都十有四載數周星紀水旱備經境接淮濱兵戈時起至於邑里粗免流離非臣所能悉稟聖化在唐堯可封之日奚假吏師當漢宣責實之時皆承詔旨王鍔與臣交代輒有上聞況以去思爲名慙無可紀之績伏以建碑有制甲令垂文苟非至公翻益貽謫臣伏覩故事宋璟自廣州都督入爲尚書南海之人請爲刋石璟自遜讓至于再三雖勒其文竟從降制著在國典垂爲美談璟非苟榮人益見德臣才誠不逮心寔慕之伏乞聖慈賜寢前命臣情非飾讓義在徇公無任

代京兆李尹賀遷獻懿二祖冊

臣某言伏見詔書以今月某日奉遷獻祖懿祖神主祔于德明興聖皇帝廟威禮云畢宗祧永安（中謝）伏以太祖景皇帝膺期撫運啓封于唐爲百代不遷之宗開三靈眷命之兆頃以本朝初建

清廟備儀二祖冠西室之先景皇關東嶽之位諸儒獻議歷載未行陛下潛發睿慕旁延正論爰詔多士會於中臺酌三禮之前（一作全）文參百王之故事講貫斯定詢謀僉同撰日展儀考祥親履配貴神於遠祖正尊位於始封廟貌有嚴禘嘗允穆示人以孝得禮之中既覩秩秩之容必降穰穰之福臣職爲內史屬忝本枝躬道盛儀獲申誠敬無任

代京兆尹賀雨止（夏卿）

臣某言今月某日中使吳文政奉宣聖旨緣今

年雨多恐損麥苗稼諸有靈跡處並宜祈禱者
臣謹檢尋祀典方議遍祠惟德動天倏已澄霽
伏以至敬惠農北人務本今嵗宿麥茂雨蓋陰陽常數有以推遷而
爰自季春遂逢多雨
隴畝之間未聞傷敗陛下勞謙思切覆育恩深
或處成災先期軫念昭藹未陳於方社審誠已
格於上玄文明煥開陰暗潛掃有年之慶寔兆
於茲辰先天不違象超於前代臣謬司京邑虔
撫蒸黎欣抃之誠倍百羣品無任

代京兆韋尹賀祈晴復應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中使某奉宣聖旨以霖雨
未晴諸有靈跡處並令祈禱者臣當時於興聖
寺竹林神親自祈祝兼差官城外分路徧祠伏
以神祇效靈景物開霽兆庶覩動天之德大田
俟多稼之期臣謬荷恩輝忝司京邑無任

代京兆韋尹謝許祈雨

臣某言伏奉詔旨以臣所請畿內祈禱宜令度
支計會定數奏來者天慈廣被人爽是求中旨
理京邑不先威刑唯務便安所期富庶每因賜
對常奉德音府縣之間臣細令奏伏以聖明在
上風雨應時順成之年穀雜常賤若無輕重之
法必利兼并之家輒敢上聞請行祈禱天光下
燭幽隱無遺宣付所司允臣所奏事關理本惠
及生靈臣忝尹京倍百欣荷無任

代京兆韋尹賀雪

臣某言伏以去冬已來久無雨雪臣每於內殿
親奉德音以宿麥未滋為慮以北人生疾為念
聖情所屬神理潛通獻歲發春佳雪擢降當夷
夏會同之日覩天人合應之徵迎喜氣於三元
決歡心於萬國竊庶采息豐草可期臣以疾沴

未平趑趄有阻伏蒙恩貸以具奏聞謹於光宅
寺中勾當本務不獲隨例稱慶明庭旣覩嘉祥
益彰聖德無任

代京兆韋尹賀春雪

臣某言伏奉詔旨充某郡主禮命使謝恩之日
親承德音以春初已來雨雪猶少慮妨農事有
軫睿慈令當下嫁之辰克致上玄之感雲生河
漢及佳期而降祥雪滿寰區應豐年而呈瑞臣
官當撫字職在肅雍慶抃之誠實倍常品

代京兆李尹賀雨

臣某言臣伏奉進旨以時雨愆候有妨農耕應諸有靈跡處並令祈請者德音才發膏雨驟飛滂霈已周動植咸悅謝伸伏以久愆時澤上軫聖慈爰命禱祈俾申誠敬神應如響天且不違未興雲漢之詩已致桑林之雨臣謬司京邑庶撫黎蒸覩豐年之可期同比屋而稱慶無任

代李中丞謝賜紫雪面脂等 汶

臣某言中使某至奉宣聖旨賜臣紫雪紅雪面脂口脂各一合澡豆一袋特降王人俯臨私第銜恩慶抃省己慙惶謝伸臣謬膺寵私素無績效空

叨榮屢得珍奇頻煩賞賚雖竭丹誠莫酬天造

代李中丞謝賜新茶 元衡二首

臣某言中使某至奉宣聖旨賜臣新茶一斤猥降王人光臨私室恭承慶賜跪啓緘封謝伸以方隅入貢採擷至珍自遠貢來以新爲貴捧而觀妙飲以滌煩顧蘭露而敷芳豈茹漿而膏味

既榮凡口倍切丹心無任

又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再霑殊錫承旨慶抃省躬慙惶謝伸伏以貢自外方珍殊衆品效參蘗石芳越椒蘭出自仙廚俯頒私室義同推食空荷於曲成責在素餐寧慙於虛受無任

代武中丞謝春衣

臣某言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春衣一副王人臨第御府降衣抃舞失容捧戴無措謝伸伏以律曆

遺無任

又代杜相公謝鍾馗曆日

當春暮慶洽時雍萬物被薰風之和九天垂湛露之澤臣受任非次速尤是虞方懷匪服之憂更荷解衣之賜恩加盡飾施朱紫以爲榮受非以庸顧形影而增媿丹誠徒罄支造難酬無任

代武中丞謝新橘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新橘若干顆特降恩光微頒慶賜珍踰百果榮比兼金伏以丹實初成苞貢爰至芬馨味重方列於御筵雨露恩深忽霑於賤品感同推食事等絶甘豈唯適口爲珍實藝捐軀上荅無任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七 入 中

代武中丞謝柑子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柑子若干顆特降殊私乘頒名果自遠稱責以新爲榮伏以方貢外來人間未覩黃苞輝顆磊砢增華芬芳初佐於天庖慶賜遂霑于凡口甘踰萍實剖食旣同于楚謠寒比柘漿折醒何慙于漢史感恩恩效倍百常情無任

代武中丞謝冬衣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聖旨賜臣冬衣一副恩降重霄榮加陋質承旨慶抃省躬慙惶謝臣受

任已來微效莫著每更時律慙曠官常豈謂玄造曲成鴻私荐及念茲戎寒之候錫以禦冬之衣抃舞失容顧眄增飾鶴文是錫遠慙晉代之賢鵾翼不濡寶體曁風之刺無任

劉夢得文集卷第十七 九 終

表

代賀中丞謝上
賀收蔡州
賀策皇太子
賀龍飛
賀冊皇太后
賀改元赦
夔州謝上
賀平淄青

代賀中丞謝上 時在汝州相繼因以見託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授臣容州刺史充本管經略招討等使伏以道途遐阻水陸縈紆臣以今月日到本任上訖謹宣聖旨慰諭遠人謝中臣本書生素無吏術頃因多幸貢自丘園累沐聖慈驟居清貫識昧通變動乖事宜愧無善狀以塞公責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凝旒清穆洞照寰海恕臣本性朴愚賜以恩輝被於廢弃遠弊偏郡重委方隅捧印綬而爲榮望闕庭而增戀雖到官之始惠未及人而率下之人誠務先克己凡施政教皆稟詔條參以土宜遂其物性可行必守有弊必除便蠻夷生梗之風慕臣子盡忠之道力誠不足心實在茲

謝中使送至郡

臣某言中使吐突仕曉至奉宣聖旨慰諭并送臣至本任者徐山遠郡忽降王人跪受恩榮仰瞻宸極謝中伏以發自巴峽至于南荒涉水陸湍險之途當炎夏蠻蒸之候山川縈轉晨夜奔馳幸無他疾得至本管九重結戀遥傾捧日之心萬里獲安皆荷自天之祐

賀收蔡州

臣某言伏見詔書以唐州節度使李愬生擒逆賊吳元濟獻俘文武百寮於興安門列班稱賀者天威遠被元惡就誅一方既平萬國咸慶中賀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德超遼古道合上玄臨御已來天人協贊削平吳蜀掃蕩塞垣車書大同夷狄來貢蕞爾元濟敢懷野心輒聚犬羊苟偷時月陛下聖慈獨運睿感潛通天助神兵人生勇氣既擒凶逆遂正刑書伏三紀之遺誅誠誠九儁之壯觀宗社昭告華夏式瞻行弔伐而在

禮無違但威聲而何城不剋楚氣改色淮水安流漢上成人盡霑雨露汝南遺老重覩昇平凡在具臣孰不欣抃臣又辭朝列恭守遐藩不獲稱慶闕庭陳露丹慊仰瞻宸極倍萬羣品

賀赦 二首

臣伏奉今月一日制書大赦天下者聖德廣運浹于華夷天光下臨照彼幽蟄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扶寶祚天贊鴻猷意有所之事無不剋當淮右凱旋之後是城中慶幸之時順陽和以發生施霈澤於寰海網開三面危疑者許以自新德達四聰瑕累者期於錄用求碩畫於庶位處遺材於放臣旌忠烈之家賞勳庸之胄仁及枯骨無隔於冤魂戎榮加顯親普霑於存歿恤刑已責實廉蠲徭頒錫彰有客之詩崇儒恊宗子之望嶽瀆咸秩著艾飲和大僚承任子之恩武旅荷賜金之寵斯皆禹湯文武之遺美高祖太常之耿光集于聖朝然後大備德音所至和氣隨之歡謠上徹於九天福祚永延於億載能使遠夷屈膝豈唯小醜革心率土人臣不勝大慶臣又辭闕下恪守海隅犬馬之誠倍百常品

又

臣某言伏見今月三日制書大赦天下者大明初昇萬物咸覩渙汗一發神人以和伏惟皇帝陛下天資睿聖神啓聖期端拱受萬國之朝承顏奉兩宮之慶初副大位克揚孝心三光協明和氣來應臣伏讀赦令首於奉園陵盡誠敬親九族蘇兆人次及宗廟章程止進獻已逋責滌夙瑕內照于九重則歸嬪放鷹犬外明于四目則求隱士開直聲柔遠以仁則還其係虜賞近以禮則澤及後昆菲食遵夏禹之規弋綍法漢文之儉墜興咸舉舊章再明昇平之期正在今日發號之始疾於春風殊私所及霈若時雨臣幸逢昌運歷事五朝出守遐藩僅垂二紀欣承雷雨作解之澤不勝犬馬懷戀之誠瞻望帝鄉無任屏營

賀冊皇太子

臣某言伏見冊皇太子盛禮斯畢德音遐宣萬國以貞庶類咸悅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體元立極垂訓御時既闡王猷思安國本前星位定拱宸極以昭彰著震氣宣與天地而長久

禮光匕嶷澤被華夷宗柘有無疆之休生靈懽
莫大之慶臣恪居官次遐帑巴南不獲稱賀闕
庭無任踴躍之至

慰國哀

臣某言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奉諱號
擗麋潰五情伏惟皇帝陛下孝思至性攀號罔
極臣恭守所部不獲倍位西宮伏增感慕之至
謹奉表陳慰以聞

賀龍飛

臣某言伏見詔書正月二十六日皇帝陛下嗣
登寶位萬國同歡日月繼明乾坤交泰伏惟
皇帝陛下欽承顧命懷惟永圖以大孝奉宗祧
以至仁蘇品物洞照寰海統和神人聖祚延長
從今無極羣生鼓舞自此太寧臣守遐藩恪居
官次

賀冊太皇太后

臣某言伏見制書以二月十七日冊立太皇太
后徽章克備慶賜遂行榮冠古今澤周寰海伏
惟皇帝陛下纘承列聖歡奉兩宮太皇太后
合飴保和重光疊慶演儀威於長信周祚興於
大任方之聖朝彼有慙德臣遠守巴峽不獲稱
慶闕庭

賀冊皇太后

臣某言伏見制書以二月二十五日冊立皇太
后盛禮畢陳德音遠被一人有慶舊國同歡
伏惟皇太后稟靈作配誕聖表祥徽號極域中
之君遵仁爲天下之母陛下君臨有國子道無
違長樂宮中永獻南山之壽濯龍門上再揚東
漢之風率土臣子不勝欣抃

和州謝上

臣某言伏奉制書授臣使持節和州諸軍事守
和州刺史臣自理巴賓不聞善政恩私忽降慶
抃失容伏惟皇帝陛下丕承寶祚光闡鴻猷
有漢武天人之姿稟周成睿哲之德發言合古
舉意通神委用得人動植咸悅理平之遠從古
無倫微臣何幸獲覩昌運臣業在辭學早歲榮
名德宗尚文擢爲御史出入中外歷事五朝累
承恩光三換符竹在分憂之寄祿秩非輕而素
蓄所長效用無日臣聞一物失所前王軫懷今
逢聖朝豈惠無位臣即以今月二十六日到所

任上訖伏以地在江淮俗參吳楚災旱之後撫誠難謹當奉宣皇恩慰彼蒸黎又於其道冀使知方伏乞聖慈俯賜照鑒

賀赦元赦

臣某言伏見今月七日制書大赦天下者帝遊出震聖澤如春神人以和天地交泰中伏惟皇帝陛下丕承鴻業光闡睿圖吉日展嚴祀之儀告天陳太平之盛九廟成禮百神降祥蠁輅旅衡風雲啟色珠私廣被再弘莫大之恩寶曆惟新更啓無疆之祚兩宮承慶四海永寧率土臣

子上千萬壽

夔州論利害二首

臣某言伏準元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敕諸州刺史如有利害可言者不限時節任自上表聞奏者伏見貞觀中詔許羣臣各上書言利便馬周時布衣遂因中使將常何獻策二十餘事太宗深奇之盡行其言擢周爲御史至龍朔中壁州刺史鄧弘慶進平棗看精四字堪爲酒令高宗嘉之亦行其言遷弘慶爲朗州刺史則知苟有所見雖布衣之賤遠守之微亦可施用況臣

早受國恩德宗朝忝爲御史逮今歷事四朝頻領藩條當陛下至明之時是微臣過節之日伏以守在遐郡不敢廣有所陳謹准敕上利害及當州公務各具別狀以聞伏乞聖慈俯賜照鑒

又

臣某言伏准今年正月五日德音宜令諸道觀察使刺史各具當處利害附驛以聞者伏惟皇帝陛下睿哲自天纘承列聖善述先志發揚德音率土人臣不勝慶幸臣虔奉詔旨宣示蒸黎伏以華夏不同士宜各異詳求利病謹具奏聞

伏乞聖慈俯賜照鑒臣伏覽國史竊見開元十八年朝集使至京玄宗臨軒親問利害時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論轉運甚詳竟不行下至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再以前事奏論方見允納此及三年潛運七百萬石省腳三十餘萬貫當耀卿前不見納必有人非之及後數年方展其效臣僻守遠郡敢望言行柢奉詔書或有所見雖布衣之賤明主擇之

夔州謝上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書授臣使持節都督夔州

諸軍事守夔州刺史跪受天詔神魂震慄臣某中
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垂衣穆清睿鑒旁達
三統交泰百神降祥洪于華夷盡致仁壽臣家
本儒素業在藝文貞元年中三忝科第德宗皇
帝記其黨援擢為御史在臺三載例遷省官權
臣奏用分判錢穀竟坐連累貶在遐藩先朝追
還方念淹滯又遭讒嫉出牧遠州家禍所鍾沈
伏草土禮經有制羸疾僅存甘於畎畝以樂皇
化伏遇陛下大明御宇照燭無私念以殘生舉
其彝典獲居善部伏感天慈臣即以今月二日
到任上訖峽水千里巴山萬重空懷向日之心
未有朝天之路無任

賀雪鎮州

臣某言伏見四月二十七日德音以王承宗効
順著明復其官爵所獻二郡別置藩垣聖德動
天鴻恩及物瑑累成滌蒸黎永安臣某忻伏惟睿
聖文武皇帝陛下自承寶位克振皇綱既以四
海為家每念一夫不獲非因大慶爰降昧私廣
宥過之科開自新之路綸言一發神理潛通遂
令迷誤之徒頓釋憂危之慮命脩子以入侍獻
名都而效誠臣心既明天網為解因析四郡別
為一方惟懷永圖盡去前弊大河以北化為禮
樂之鄉率土之濱重見昇平之日臣恪居官次
遐守藩隅不獲稱慶闕庭無任

賀平淄青

臣某言伏見制旨魏博節度使所奏逐賊李師
道并男二人並梟斬訖以二月十六日御宣政
殿受賀者聖德玄運兵威神遠旬月之內鯨鯢
就誅泰嶽既孥登封有日臣某忻伏惟睿聖文
武皇帝陛下有征必克舉意無違天地協神筭
之期畫廑助成師之氣蠢爾孽豎敢生野心蕭
斧一臨妖氛自滅皆由聖慈廣被睿略潛通獻
俘者盡許生還得地者復令安堵威我仁激其
深衷凡是脇從盡思効節五紀巢穴一朝蕩夷
遂使齊魯之鄉復歸仁壽之域捷音既至傳首
繼來備文物於明庭告殊勳於清廟百辟陳賀
萬方會同從此止戈所以為武垂之西州士庶方觀
飲至之容東嶽煙雲已望告成之禮臣恪居遠
服常忝班行慶快之誠倍萬群品無任

表 段附

代賀册魯王　代讓官

蘇州謝上　蘇州謝賜貸

賀册皇太子　賀皇太子受册哉

賀赦上皇太子哉

代裴相公賀册魯王

臣某伏見制書以今月日册魯王禮畢皇家有慶寶祚無疆既禁本枝克固盤石伏惟皇帝陛下德符列聖道冠前王孝敬承兩宮之歡虔恭奉九廟之祀先崇大禮慶洽天人次念建封魯王夙承睿訓特禀天姿爰以告辰光膺寵册既示之以君親之道又錫之以禮義之邦寰海聞風室家相慶臣自嬰疾病已歷旬時不獲展禮明庭拜舞稱賀無任

代裴相公讓官

臣某言臣去冬得疾近日方劇西夕之景豈能久留及其未亂披露誠懇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七壽雖不長亦不爲短位忝公台近十五年皆由際會非以才進常懼官謗以招國刑今被病

乾興師伐叛騷動累歲端憂靡遑及河朔載
寧郊丘畢事方欲咨詢元老康靖生靈不虞
寒暑所侵勤勞遘疾雖國醫診視中使省臨
憂屬之誠頃刻在念忽覽章奏退讓官榮雖
知止之心則思避寵而謀猷之體斯乃爲時
寢食之間勉加頤攝其所陳乞非朕意焉

第二表 并批荅

臣某言臣所獻章表發於至誠伏奉批荅未蒙
俞允外負公責内迫私情祈於必遂敢守難奪
臣束髮已來號爲強力及其晚節亦未甚衰
一朝被病遂至綿慴臣自思省得其端倪非因
飲食不節無有霧露之犯蓋由才微而任重功
薄而賞厚竊位既久妨賢則多以積年之過幸
致今日之沈疾不能酌損所以生災悟雖已晚
情實非矯伏惟陛下念其委使之久察其危苦
之詞特降深恩救臣不逮無冒榮之咎得遂性
之宜物議不形病心自泰忍死俟命披肝再陳

第三表 并批荅

伏乞聖慈俯賜容納無任
省表具悉謝病之制雖起於昔賢盡瘁之詞
亦標於古典況卿有功於國作相累朝自臣
宣力四朝訏謨緝熙弼予予理勤勞事國啓
沃匪躬功格道光常所嘉尚所疾未瘳勉於
繕食勿藥之喜佇即痊平台衮之司倚卿爲
重及累陳讓殊謂不然宜體朕懷即斷來表

輔眇身又勤勞數載豈可以微疾去位以重
望辭榮章跡徒來延遲彌切至如太宗許李
靖致政高宗遂仁執乞散朕非不知事則有
異何者時當明聖在上理道已成宰臣優游
固得自便今則生物尚困庶工未猶言念勲
賢方深倚注惟此故事恐難遽行卿宜體是
誠懷力更頤養必有多福以扶大忠無至確

然復陳章表

蘇州謝上

臣某言伏奉制書授臣蘇州刺史始從郎署出
領郡章承命若驚省躬知慼中謝伏惟皇帝陛下
受上玄之眷佑揚列聖之耿光大康黎元慎擇
牧守德音每發品物咸蘇臣本書生素無黨援
謬以薄伎三登文科德宗皇帝擢為御史在臺
三載例轉省官永貞之初權臣頌務遂奏録用
蓋聞虛名唯守職業實無朋附黃坐飛語貶在
遐藩憲宗皇帝後知事情却授刺史凡歷外任
二十餘年伏遇陛下應運重光物無廢滯收拾
耆舊塵忝班行既幸逢時常思展效在集賢院
四換星霜進供御書二十餘卷儒臣之分甘老

於典墳優詔忽臨又委之符竹分憂誠重戀闕
滋深石室之書空留筆札金閨之籍已去姓名
本末可明申雲無路豈意聖慈弘納不隔卑微
面辭之日特許外殿天顏咫尺臣禮兢惶不敢
盡言空懷誠懇謝恩而出生光於九陌之閒受
訓而行布政於五湖之外臣即以今月初六日
到任上訖伏以水災之後物力索空臣謹宣皇
風慰彼黎庶臣聞有味之物蠢蠢必生有才之
人讒言必至事理如此古今同途了然辨之唯
在明聖伏惟陛下察臣此言則天下之人無不
幸甚江海遠地孤危小臣雖雨露之恩遐必
被而犬馬之戀親近為榮無任

蘇州謝賜賜

臣某言伏奉去年二月十五日敕蘇州宣賜米
一十二萬碩委刺史據戶均給者恩降九天澤
流萬姓伏以臣當州去年災沴尤甚水潦雖退
流亡尚多臣前月到任不諱零詢訪里閭備知凋瘵方具事實便欲奏
論聖慈憂人照燭幽遠特有賑卹救其災荒耆
生荷再造之恩儉歲同有年之慶臣忝為長吏

倍萬常情無任

蘇州賀册皇太子

臣某言伏奉制書以今月七日册皇太子德音
退布盛禮畢陳國本永安人心同慶中伏惟皇
帝陛下以繼天之聖有知子之明義兼君親禮
重宗祏龍樓肇建展嘉禮於三朝鳳曆延長固
本枝於萬葉百守在遐郡不獲稱慶闕庭無任

賀皇太子受册牋 二首

朝議大夫持節蘇州諸軍事守蘇州刺史上柱
國劉某叩頭叩頭伏惟皇太子殿下允膺上嗣
光啓東朝蒼震發前星之輝黃離表重輪之瑞
位居守器禮重承桃萬國以貞九圍咸悅無任

又

使持節都督夔州刺史劉某叩頭伏惟皇太子
殿下祗膺詔册光啓儲闈展至性於三朝承本
枝於百代宗祏永固神人以和四嶽仰搖山之
高百川承少海之潤無任

賀赦上皇太子牋

使持節連州諸軍事守連州刺史劉某惶恐叩
頭伏見今月一日制書大赦天下者伏以獻歲

布和皇恩遠降乾坤交泰寰海廓清伏惟皇太
子殿下道冠元良德兼忠孝承顏拜慶榮耀古
今某職守有限不獲隨例稱賀宮庭無任

表

謝加章服　賀皇帝疾愈

汝州謝上　同州謝上

賀皇帝斬鄭注　賀徳音

賀赦　謝恩賜衆麥

慰淄王薨　謝放先賦解

謝分司東都　加章服　太和七年

蘇州謝恩賜加章服

臣某言伏奉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書加臣賜紫金魚袋餘如故者恩降重霄榮霑陋質虛黷陟明之典恐興彼己之詩寵過若驚喜深生懼中謹臣起自書生業文入仕德宗朝爲御史以孤直在臺順宗朝爲郎官以繇累出省愆宪皇帝後知其冤特降敕書追赴京闕級有虛稱恐居清班務進者爭先上封者潛毀巧言易信孤憤難伸俄復一麾外轉三郡伏遇陛下膺期御宇大振滯滯哀臣宿舊獲見收拾職兼書殿官忝儀曹微勞未宣薄命多故又離省署重領郡符延英面辭親承教誨銜命即路星言載馳到任之初便逢災疫奉宣聖澤恭守詔條上稟睿謀下求人瘼才術雖短憂勞則深幸免疚瘝漸臻完復皆承聖化所及遂使人心獲安豈由微臣薄劣能致臣素乏親嘗家本孤貧年衰無酒色之娛性拙無博弈之藝自領大郡又逢時災晝夜苦心寢食忘味曾經誣毀每事防虞唯託神明更無媒援豈期片善上達寖聰回日月之重光燭江湖之下國絲綸褒異荅鄭既彰印綬煒煌光容如少望雲天而拜舞豈盡丹誠視璟球以徘徊空嗟白首無任

蘇州賀皇帝疾愈　太和八年正月二十八日

臣某言臣得本道觀察使報伏承聖躬痊愈已於紫宸殿視朝者一人有慶萬國同歡中貴伏惟皇帝陛下外親萬務內奉三宮常懷宵旰之勤遂失寢興之適上玄降祐列聖表靈百神奔走以來扶四海精誠而致感勿藥有喜如山永安宗廟保無疆之休寮寀瀝申莫大之慶臣恪居官次遐守江干不獲稱賀闕庭無任

汝州謝上

臣某言伏奉去年七月十四日詔書授臣使持

節汝州諸軍事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
道防禦使餘如故者臣久居遠服戀闕常深忽
降新恩近鄉爲貴承旨慶抃省躬慙惶謝中伏惟
皇帝陛下垂衣穆清之中旁照寰瀛之內車書
所及動植咸安臣昨離班行遠守江徼延英辭
日親奉德音知臣所部災荒許臣到任條奏共
承睿旨宣示羣黎減其征徭頒以賑賜伏蒙聖
澤救此天災疲羸再蘇幼艾同感二年連遭水
潦百姓幸免流離比之交割之時戶口增長雖
才術不至於事未周而憂勞則深爲衆所悉臣
本業儒素頻登文科時命遭迴再領軍郡即以
今月二十七日到任上訖謹當奉宣皇化慰彼
舊生臨汝海之波朝宗尚阻望秦城之日回照
何時無任

同州謝上 并批答

臣某言伏奉去年十月二十三日制書授臣使
持節同州諸軍事守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
本州防禦長春宮等使恩降九重榮叅三輔承
旨慶抃省躬慙惶中謝伏惟皇帝陛下丕承烈
聖光闡鴻猷氣浸掃除乾坤交泰日月增明凡在人臣不勝慶快臣恪居官

批答省表具之卿任居三輔職奉六條累聞
問俗之勞載覽勤人之志言惟顧行深慰朕
懷勉弘政經以副憂寄所謝知

賀衆斬鄭注 大和九年

臣某言伏奉前月二十五日詔書示逆賊鄭注
已衆首訖氛祆殄滅華夏又安中賀伏以逆賊
鄭注本出細微潛懷梟鏡之心兼結凶狂之黨
人倫共弃神理不容陛下睿哲感通天人合應
重臣協力禁旅齊心指顧之間猖狂自潰乾坤
交泰日月增明凡在人臣不勝慶快臣恪居官

次不獲稱賀闕庭無任

賀德音

臣某言伏見今月十六日德音布告遐邇通天道下濟人情大安中賀伏惟皇帝陛下凝旒思理垂衣擇材以日月無私之光照寰區有截之內貴使下情盡達寧慮厚貌潛謀一昨李訓鄭注等敢有迷心兼連凶黨陛下睿謀神斷左右協同頃刻之間掃除已定重臣畢力禁旅竭忠氛祲廓清華夷咸悅言念政刑之外或有詿誤之徒再發德音廣宣聖澤當星紀回天之日迎陽和煦物之光懷危疑者如山之安欲告訐者望風知懼非同謀者一切不問未結正者三宥從寬舍生之倫普天同慶臣恪居官次不獲稱賀闕庭無任

賀赦

臣某言伏奉今月一日制書改大和十年爲開成元年大赦天下者雷雨作解人神悅隨澤及八荒網開三面中賀伏惟皇帝陛下上承乾綱下立人極用舍引光大之澤副夷夏會同之心獻歲改元惟新景祚先明首罪次及羣秩迷審情以曉萬方施鳴霈以蘇庶物恤嘉宥過已責弛征郡縣之舊弊除賦稅之新規咸備停藩方節獻之禮以惠疲人回權管餘羨之財以資京邑命使展澄清之志察言求讜直之朴弓旌賁于丘園粟帛頒於耆艾飛芻以初吉御宇明庭德音一發於九天和氣曠周於四海開物成務實表於建元應天順人永延於億載臣幸居近輔先受殊恩不獲稱慶闕庭陪榮班次衆星列位常拱北辰之光新歲拜章遙獻南山之壽無任抃躍屏營之至

謝恩賜粟麥

臣某言伏奉今月一日制書以臣當州連年歉旱特放開成年夏青苗錢并賜解卧六萬碩仰量有抽斂於百姓者雷被交造曲成既貸在長吏逐急濟用不得非時量有抽斂於百姓者恩降九天澤周萬姓優詔纔下羣情頓安中謝伏以災沴流行陰陽常數物力既竭大心匪遑輒敢奏聞本求貸借皇恩廣被交造曲成既貸在田之征仍頒發廩之賜臣謹宣赦文節目彰示北人鼓舞歡謠自中徂外臣初到所部便遇儉時矜蒙聖慈特有賑恤主恩及物已爲壽域之

人衆意感天必有豐年之應臣恪居官業不獲
拜舞闕庭無任
慰淄王薨
臣某言臣得進奏官楊惕狀報淄王薨輟朝三
日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德邁前王情深近屬憫
枝葉之謝諒切宸衷割肌膚之愛何堪聖念萬
方知化九族歸仁凡受國恩伏深悽惻臣限以
藩守不獲奉慰闕庭無任
謝受恩放先貸斛斗
臣某言臣奉五月二十九日敕牒據度支所奏

諸道節度觀察使及州府借便省司錢物斛斗
等數內當州欠三萬六千二十三貫石並放免
者殊私忽降通責濛除藩方永安遐通咸悅中謝
伏以關輔之間頻年歉旱田租既須矜放公用
遂不支持承前長吏例有借便以救一時之急
皆成積欠之名既未支填常懷憂懼聖恩周洽
洞見物情爰命有司使之條奏去其舊弊衆已
獲安嚴立新規人知所措臣恪居官次不獲拜
舞闕庭無任
謝分司東都

臣某言伏奉今月十九日制書授臣太子賓客
分司東都者寵命自天戰越無地中謝臣發迹
書生以文爲業出身入仕四十餘年頃自集賢
學士出守吳郡面辭之日親承德音念百姓水
潦之餘示微臣政理之法臣祗膺聖旨夙夜竭
誠閭里獲安流庸盡復猥蒙朝獎錫以金章及
遷同州又遇歉旱悉心綏撫幸免流離今荷天
慈憫臣耆舊列名賓讓之職分局河洛之都老
馬寤東帛之恩枯株蒙雨露之澤獲居榮秩以
畢餘年顧此微軀實爲厚幸伏以臣始爲御史

逮事德宗今忝宮僚幸逢聖日舉四海之內賢
能則多求六朝之臣零落將盡雖迫桑榆之景
猶傾葵藿之心無任

啓

上杜司徒　上淮南李相公

上門下武相公　上中書李相公

謝門下武相公　謝中書張相公

賀門下裴相公　上門下裴相公

賀門下李相公　上僕射李相公

謝裴相公　謝竇相公

上杜司徒

某啓一自謫居七悲秋氣越聲長苦聽者誰哀

湯網雖疎久而猶挂失意多病衰不待年心如

寒灰頭有白髮惕厲之日利於退藏是以彌年

不敢奏記近本州徐使君至奉手筆一函稱謂

不移問訊加劇重復點竄一無客言忽疑此身

猶在門下收紙長想歎然感生尋省遭罹萬重

不幸方寸之地自不能言求人見諒豈復容易

伏蒙遠示且曰浮謗漸消況承慶宥期以振刷

方今聖賢合德朝野多歡澤柔異類仁及行葦

萬族咸悅獨爲窮人四時平分未變寒谷自同

類牽復又已三年側聞衆情或似哀歎某村略

無取廢錮是宜若非舊恩執肯留念六潮方鍛

恩重託於扶搖孤桐半焦葉見收於爨爐伏紙

流涕不知所言謹啓

上淮南李相公

某啓間以昧於周身措足危地駭機一發浮謗

如川巧言奇中別白無路祝網之日漏恩者三

咋舌兢魂分終裔壞豈意天未剿絶仁人登庸

施一陽於剥極之際援衆溺於坎深之下南箕

播物不勝願言危心鍛鞴絲是自保陰施之德

已然乃聞受恩同人明以死荅私感竊抃積于

寡年化權禮絶孤志莫展今幸伍中牽復司存

宇下伏慮因是記其姓名謹獻詩二篇敢聞左

右古之所以導下情而通比興者必文其言以

表之雖吐謌俚音可儻風什伏惟降意詳擇斯

大幸也謹因楊子程留後行謹奉啓不宣謹啓

上門下武相公

某啓去年本州吏人自蜀還伏奉示問兼賜衣

服綵綾等雲水路遥緘縢脫厚恭承惠下之旨

重以念舊之懷熙如陽和列在緗簡苦心多感

危涕自零驚神驛思若侍函杖伏以聖上注意

理本銳求國楨念外臺報政之功追宣宝前席之事重下丹詔再昇黃樞羣情合符和氣來應八柄所在三人同心協台坐之精膺保一作棣之數談笑於規矩之間物皆由儀人識所措某父罹憲網兄若枯株當萬類咸悅之辰抱窮途終慟之苦清朝無絳灌之列至理絶椒蘭之嫌此時不遇可以言命嗟乎一身主祀萬里望枌榆之鄉高堂有親九年居蠭窟之地從坐之典固有等差同類之中又尋牽復頃在臺日獲奉準繩指吏途於梜讜道丈律於

章奏藻鑒之下難進陋容炎涼載一作歲移足見真態自違閒左右沈淪遐荒歲月滋深艱貞彌厲緬思受譴之始他人不知屬山園事繫孱懦力竭本使有內嬖之吏供司有恃寵之臣言涉猜嫌動礙關東城社之勢函矢紛然彌縫其間崎嶇備盡始慮罪同事關孽虞誘逐跡生智乏周身又誰咎也伏以趙國公頃承顧遇之重高邑公夙荷見知之深雖提挈不忘而顧白無自蓋以永貞之際皆在外方雖得傳聞莫詳本末特哀黨錮亟形詬言自前歲掩淹命行中止或聞

輿論亦愍重傷伏遇相公秉鈞輒已自賀儻重之事重下丹詔再昇黃樞羣情合符和氣來應八柄所在三人同心協台坐之精膺保一作棣之數談笑於規矩之間物皆由儀人識所措某父罹憲網兄若枯株當萬類咸悅之辰抱窮途終慟之苦清朝無絳灌之列至理絶椒蘭之嫌此時不遇可以言命嗟乎一身主祀萬里望枌榆之鄉高堂有親九年居蠭窟之地從坐之典固有等差同類之中又尋牽復頃在臺日獲奉準繩指吏途於梜讜道丈律於

上中書李相公綽

某啓去年國子主簿楊歸厚致書相慶伏承相公言及廢錮愍色甚深哀仲翊之久謫恕元直之方寸思扳淹之道廣錫類之人遠聆一言如投華袞自不窺牆冏九年于茲高卑邈殊禮數懸絶雖身居廢地而心恃至公伏以相公久以計謨參于宥密材既爲時而出道以得君而專令發於涕水之源化行猶偃草之易習強伉者自納於軌物困朽柚者咸蠲於仁壽六轡在手平衡居心運思於陶冶之間宜猷於魚水之際然能軫念廢物遠哀窮途嗟哉小生有足悲者內無手足之助外乏強近之親何爲學苦心本求榮養得罪由已翻乃貽憂捫躬自刻愧入肌

骨嶢起飛語刑極淪胥心因病怯氣以愁耗近
者否運將泰仁人持衡伏惟推曾閔之懷憐烏
鳥之志處蔓龍之位傷屈賈之心沛然垂光昭
振幽蟄言出口吻澤濡寮區昔者行葬勿傷枯
骼猶掩哀老以出幣賒窮而開懷無情異類尚
或嬰慮顧惟江干逐客曾是相府故人言念朴
能誠無所取譬諸飛走庸或知恩嗚呼以不駐
之光陰抱無涯之憂悔當可封之至理爲永廢
之窮人聞弦尚驚危心不定垂耳斯久長鳴孔
悲腸回淚盡言不宣意謹啓

謝門下武相公

某啓某一坐飛語廢錮十年昨蒙徵還重罹不
幸詔命始下周章失圖吞聲咋舌顙白無路豈
謂烏鳥微志惻于深仁俛然動拯溺之懷眴然
存道舊之旨言念斛觫慰安舊黃推以恕心期
於造膝重言一發睿聽克從回陽曜於肅殺之
辰沃天波於蹈躋之際俾移善地獲奉安輿率
土知孝治之源羣生識人倫之厚感召和氣發
揚皇風豈唯匹夫獨受其賜某即以今月十一
日到州上訖守在要荒拘於印綬巾韝詣謝有

志莫從誠知微生不足酬德捐軀之外無地寄
言効節藩屏虔然心檮無任懇悃屏營之至謹
勒軍事衙官守左威衛慈州吉昌府別將員外
置同正員常懇 云云 奉啓

謝中書張相公

某啓某智乏周身動必招悔一坐飛語如衛一作隔
駭機昨者詔書始下驚懼失次叫閽無路擗擘
是虞草木賤軀誠不足惜烏鳥微志實有可哀
伏蒙聖慈遽寢前命移莅善部載形綸言凡在
人臣皆感至德凡爲人子同荷至仁豈唯餘生
之光能拔九泉之厄素公之平楚獄不忍鋤人
晏子之哀越石仍伸知己所以慶垂脩祚言成
春秋神理孔昭報應斯必身佩蟬翼何以受恩
死輕鴻毛固得其所畢守有限拜謝未由無任
感激兢惶之至謹勒軍事衙官守左威衛慈州
吉昌府別將員外置同正員常懇 云云 奉啓

賀門下裴相公

某啓伏以相公含道傑出降神挺生坐籌以弼

睿謨秉鉞以行天討風雲助氣川嶽效靈制勝於樽俎之間指蹤於轄轊之末蕭斧既定衮衣以歸君心如魚水人望如風草一德交暢萬邦和平運神思於洪鑪納生靈於壽域文武丕績冠于古今某恪守畏荒不獲隨例拜賀

上門下裴相公

某啓曩者淮右逋誅即戎戡乂天子嘉戒以命元臣登壇之日上略前定從九天而下縱以神兵分六符之光掃其長彗授鉞於西顥之半策勳於北陸之初功成偃節復執大柄君臣相遇恩治益深是上玄垂休欲速致大平之明效以相公事業而逢此時天下之人視仁壽之域其

播于樂章山河啓封載在盟府上方注意人益具瞻因魚水之協符極蓼蘢之事業時屬四始恩覃萬方致君及物其得一作禮兩大古先俊賢所未備者我從容而保之殆非人事抑有幽贊夫異同之論我以獨見剖之文武之道我以全材統之崇高之位我以大功居之造物之權我以虛心運之然持盈之術古所難也寔在陰施極物厚其德基以左功庸而百祿是荷人所欽戴父而愈宜昔秉太尉不忍餌人而楚獄衰息一言之慶子孫丕承以今日將明之材行前脩

博施之義筆端膚寸澤及九垠猶夫疾耕必有滯穗某頃墮危厄嘗受庳恩詛盟於心要之自效嘗懼廢死荒服永辜願言敢因賀牋一寄丹懇顧非奇理不足以禁于沖樸然則利於行者固在乎常談而卓詭孤特之言未必利於行也伏惟以愚言與賢者參之

賀門下李相公自西川入為大夫拜相

某啓伏以聖君當功成愷樂之日而求賢愈切恩治益深是上玄垂休欲速致大平之明效以相公事業而逢此時天下之人視仁壽之域其

猶尋尺故命書所至德風隨之微材片善咸自磨拂況同主國柄如吹埴甿生之倫唯所措置日月亭午物無邪陰賢聖合德人識正道雖居畎畝足以詠歌某羈還守要荒不獲隨例拜賀

上僕射李相公

某啓州吏還伏蒙擢落常態手筆具書言及貞元中登朝人遠今無十輩及發中書相公一函具道閣下亟言暴游顏閒頗有哀色夫溝中之木與犧象同體追琢不至坐成枯薪朱而藍之楹足爲器苟液樏曲危戾不足枉斧斤願爲庭燎

以照嘉客謹啓

謝裴相公

某啓某遭不幸歲將二紀雖累更符竹而未出網羅親知見憐或有論薦如陷環蹲動而愈沈甘心終否無路自奮豈意天未剿絶仁人持衡紆神慮於多方起湮沈於又廢居剥極之際一陽復生出坎深之中平路資始通籍郎位分曹樂都喬木屢舊國之思行雲有故山之戀姻族相賀垂觴盈門官無責詞始自今日禽魚之志誓以死生草木之年惜其婉孌程有守拜謝無由瞻望巖廊虔然心禱謹啓

謝裴相公

某啓某一辭朝列二十三年雖轉郡符未離謫籍卑濕生疾衰邁鮮歡望故園而未歸（一作回）如痗人之念起昨蒙罷免甘守丘園相公不弃舊游特哀久廢每奉華翰賜之東言果蒙新恩重忝清貴薦延有漸拯拔多方六律變窮谷之寒一丸消彌年之瘵鍛鼚將舉危心獲安布武夷途自此而始分曹有繫拜謝無由瞻望旒藩坐馳精爽無任

狀

代論請廣利方　代韋尹進衣

代李尹進衣　代韋尹進野貓

代謝賜酒食　代謝就宅賜食

代謝賜食　代進東封圖

舉崔羣自代　舉柳公綽自代

舉姜倫自代　蘇州舉自代

蘇州謝宰相　加章服謝宰相

汝州謝宰相　汝州舉自代

汝州進鷹

上宰相賀德音　上宰相賀改元赦書

薦處士嚴埭　薦處士王龜

代淮南杜相公論新羅請廣利方　貞元十九年九月十七日

淮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救賜貞元廣利方五卷右臣得新羅賀正使朴如言狀稱請前件方一部將歸本國者伏以纂集神效出自聖裔藥必易求疾無隱狀搜方伎之秘要極生靈之夭瘥坐比華胥咸躋仁壽遂令絕域遞聽風聲美茲豐功爰有誠請臣以其久稱藩附素混車書

航海獻琛既已通於華禮釋痾蠲瘝豈獨隔於外區正當四海爲家冀覩十全之效臣即欲寫付未敢自專謹錄奏聞伏聽敕旨

代京兆韋尹降誕日進衣　貞元十八年四月十九日

衣一副四事　右伏以白吳綾汗衫一領白花羅半臂一領白花羅袴一腰右伏以正陽令月誕聖嘉辰運協千年慶深萬國凡在臣子合有獻陳敢傾就日之心願奉如山之壽輕瀆宸聰無任兢惶

代京兆韋尹降誕日進衣　貞元十九年四月十九日

衣一副四事　右伏以德水方清眞龍下降天長地久瞻北極以常尊獻壽稱觴配南山而永固臣地居宗屬職忝尹京慶賀之誠倍萬常品前件衣服謹詣銀臺門奉進輕瀆旒扆伏用兢惶

代京兆韋尹進野豬

豢著在方書既堪充庖輒敢上獻前件野豬謹隨狀上進謹奏

代杜相公自淮南追入長安至長樂驛謝

賜酒食

某官某右臣今日至長樂驛高品某奉宣聖旨賜臣酒食者伏以恩降王人榮分御膳未展儀驚凡口倍益歡心無任忻躍

代杜相公謝就宅賜食

某官某右高品某奉宣聖旨賜臣食者出自太於雙闕先受賜於八珍品越腹膳味兼醪醴頓

代崔監察羣自代謝賜食

某官某右臣伏以恩驚饗未官飲于私第光榮曲被猥承推食之恩驚饗未施益重素餐之責舉其匕箸若負丘山無任戰荷踴躍

代東都羣僚留守謝賜食

某官某右臣今日發至長樂驛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食者伏以味兼海陸品溢圓方降自御廚光臨傳舍初辨魏闕倍懷犬馬之誠猥受珍著更切稻粱之感無任忻躍

代裴相公進東封圖

集賢殿御書院開元東封圖一面右臣謹按開元十三年玄宗皇帝以天下太平登封東嶽聲明文物振耀古今伏惟陛下丕承耿光再闡鴻業相宗盛事紹復有期臣所以寫成此圖輒敢

上獻至於繢畫躬自指揮御史氏之文纂禮容之要山川氣象悉擬眞形羽衛威儀咸稽故實所冀睿情一覽遐想玄蹤臣叨榮過深抱疾已久望陛下告成之日心必前知嗟老臣將謝之年身恐不見疲羸之際感激倍深前件圖謹差

舉崔監察羣自代謝賜食

某官某右臣伏以恩降王人榮分御膳未展儀驚凡口倍益歡心無任忻躍

代杜相公謝就宅賜食

某官某右高品某奉宣聖旨賜臣食者出自太官飲于私第光榮曲被猥承推食之恩驚饗未施益重素餐之責舉其匕箸若負丘山無任戰荷踴躍

代東都羣僚留守謝賜食

某官某右臣今日發至長樂驛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食者伏以味兼海陸品溢圓方降自御廚光臨傳舍初辨魏闕倍懷犬馬之誠猥受珍著更切稻粱之感無任忻躍

代裴相公進東封圖

集賢殿御書院開元東封圖一面右臣謹按開元十三年玄宗皇帝以天下太平登封東嶽聲明文物振耀古今伏惟陛下丕承耿光再闡鴻業相宗盛事紹復有期臣所以寫成此圖輒敢

上獻至於繢畫躬自指揮御史氏之文纂禮容之要山川氣象悉擬眞形羽衛威儀咸稽故實所冀睿情一覽遐想玄蹤臣叨榮過深抱疾已久望陛下告成之日心必前知嗟老臣將謝之年身恐不見疲羸之際感激倍深前件圖謹差

舉崔監察羣自代謝賜食

某官某右臣伏以恩驚饗未官飲于私第光榮曲被猥承推食之恩驚饗未施益重素餐之責舉其匕箸若負丘山無任戰荷踴躍

代東都羣僚留守謝賜食

某官某右臣今日發至長樂驛中使某奉宣聖旨賜臣食者伏以味兼海陸品溢圓方降自御廚光臨傳舍初辨魏闕倍懷犬馬之誠猥受珍著更切稻粱之感無任忻躍

代裴相公進東封圖

集賢殿御書院開元東封圖一面右臣謹按開元十三年玄宗皇帝以天下太平登封東嶽聲明文物振耀古今伏惟陛下丕承耿光再闡鴻業相宗盛事紹復有期臣所以寫成此圖輒敢

舉妻補闕倫自代 東都尚書郎省大和元年八月十四日

前左補闕妻倫右臣蒙恩授尚書主客郎中分司東都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常參官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臣伏詳詔旨欲達聰旁求發揚幽逸故人人得言所知不當循其階次也臣伏以前件官有儒學士行蒙以諫官徵會其年老被疾不堪上道有司按視如狀不復逼迫至今家居而篤志無倦臣謹舉爲郎吏分司別都冀優賢振滯兩得其道 云云

蘇州舉韋中孚自代 大和六年十二月九日 劉長卿集十二

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朝議郎守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韋應物右某伏奉去年十月十二日敕授使持節蘇州諸軍守蘇州刺史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制刺史上後舉一人自代者前件官歷掌劇務皆有美名執心不回臨事能斷今領職雖重本官尚輕伏以當州口賦首出諸郡況經災沴切在撫綏內省無能輒敢公舉司權究之利誠藉時才流憧弟之風實惟邦本非敢臆說以塞詔書今具

蘇州上後謝宰相 大和六年十二月七日

右某今月六日到州上訖某山東一書生瘝倒踈閭在少壯日猶不遽人況今衰邁智力俞短相公哀憐不遐擢授名邦寶荷引奬慙非器使伏以當刑縣一作經大浸之後物力蕭然飢寒須仆相枕于野誓當懇心勝理續具奏論才術素空憂勞方始懼無聞問忝荷恩知不任瞻望懇迫之至

蘇州加章服謝宰相 大和六年十二月九日 劉長卿集二十二

右某素乏吏才謬居劇郡以無庸之器當難治之時恭守詔條勤求人瘼伏以聖德柔遠皇明燭幽凡有上陳皆可其奏遂令管見得及疲黎自承雨露之恩非有循良之政猥蒙朝奬特降命書顧逢被之腐儒被華章之貴服有驥陟明之典誠招彼已之譏限以官守不獲拜謝瞻望榮感心魂載馳

汝州上後謝宰相 大和八年

右某自領吳郡仍歲天災上稟詔條下求人瘼地苞藪澤俗尚剽輕悉心撫綏用法檃櫽事繁才短常積憂虞忽紫天恩稍移近郡家本榮上聞奏

籍占洛陽病辭江干老見鄉樹榮感之至實倍常情印綬所拘不獲拜謝瞻望德宇精誠坐馳

汝州舉裴弘恭自代 大和八年

正議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守杭州刺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裴弘恭右臣蒙恩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使伏準建中元年正月五日敕諸州刺史上後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前爲九卿出領兩鎮頃因微累遂有左遷今授遠州物情未塞臣前任鄰境具知其才舊屈未伸輒舉自代

汝州進鷹 大和九年九月一日

汝州防禦使當使進奉籠母鷹六聯右伏以前件鷹等學習應期馴養斯至列於常貢有異衆禽受紲之時志已存於雲外下韝之際思用展於軍前既懷百中之能願獻三驅之禮謹差防禦押衙景再休隨狀奉進以聞

同州舉薦假自代

同州防禦使前諫議大夫薦假右臣蒙恩授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禦長春宮等使伏準貞元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敕上後三日舉一人自代者伏以前件官生於貴族伏膺儒門播紳之間號爲端士昨蒙朝獎冠于諫垣時方被病不果上道長告已滿塊然家居今聞疾瘳可以錄用臣與假又同班列知其材能爲官擇人敢舉自代

上宰相賀德音 大和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同州狀上中書門下今月十六日德音右被刑部牒宣示德音伏以聖澤滋深新恩廣被言念正刑之外或有詿誤之徒爰降殊私特弘在宥瑕累咸滌危疑獲安此皆廟筭弼諧致君及物

事光前史功格上玄其限以官守官不獲隨例

上宰相賀改元赦書 開成元年正月一日

同州狀上中書門下改元赦書右伏奉今月一日制書改大和十年爲開成元年大赦天下者伏以律首三元禮崇四始順陽和發生之德敷大號渙汗之恩宥過恤刑弛征已責盡去人瘼通知物情德音朝發於九天和氣夕周於四海此皆相公弼諧之道燮贊之功進退於審勿之間發揚成霈霈之澤某恪守官業印綬所拘不獲隨例拜賀

薦處士嚴埭

處士嚴埭右左庶子損之孫國子司業士元之子舊名保嗣亦有官班須者李賓客勉常與之游辟爲桂州支使其後寄家汝海專靜自居某嘗典汝州與語甚熟歷代史及國朝故事悉能該通操心甚危觀跡相副未逢知己已過壯年汨沒風塵有足悲者伏見敕文節目委州郡長吏搜訪隱淪夫舉無他唯善所在每覽殊英卷後列學士姓名有常州人符鳳白衣在選取其藝業不弃遠人某忝被儒官得以薦士亦非出位冀不廢言儻乞文集賢史氏之館採其實學有勸諸生伏以桂州辟之於前某薦之於後豈必有土長吏然後事行伏惟試味斯言降意詳擇謹狀

薦處士王龜

處士王龜古者選公族大夫必以惇惠者教之文敏者道之果敢者諗之鎮靜者循之孜孜於此者蓋膏粱之性難正而懼公侯之胄不能嗣其耿光可以深惜然則成宣之後而老爲大夫非恥乎此智武子誠文子既冠而見之詞也是知古之取士不專寒族必參用世胄以廣得人之路今見處士王龜即居守之第三子也天生貞靜操心甚危不由門資誓志自立樂處士之號不汨綺紈一作羅之閒自到洛都便居山寺躭玩墳籍放情煙霞曾邀與語如錙木屑信有稟受居然出羣伏聞比者在京師甚足知者諫院有狀名流亟言其流滯周南靜閱時輩身雖不用心甚愛才況過相公持衡敢有所啓誠懸之下輕重難欺伏惟深賜詳擇知卿族之內有遺逸焉

集紀

唐故李相國集　唐故韋公集
唐故令狐公集　唐故盧公集
唐故呂君集　唐故柳君集
董氏武陵集　澈上人文集

唐故相國李公集

天以正氣付偉人必飾之使光耀于世粹和絪縕積于中鏗鏘發越形乎文文之細大視道之行止故得其位者文非空言咸繫于訏謨宥密庸可不紀惟唐以神武定天下羣凶既龔言曝示以文詔英之音與鉦鼓相襲故起文章爲大臣者魏文貞以諫諍顯馬高唐以智略奮岑江陵以潤色聞無草昧汗馬之勞而任遇在功臣上唐之貴文至矣哉後王纂承多以國柄付文士元和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緜是釋筆硯而操化權十八九公寔得時而光焉公諱絳字深之趙郡人在貢士中傑然有奇表既笄太常第又以詞賦外甲科授秘書省校書郎歲滿從調有司設甲乙問以觀決斷復居高品補渭南尉擢拜監察御史未幾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居中轉尚書主客員外郎歷司勳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風儀峻整敷奏儻切言事感動上輒目送之一旦召至浴堂門與語半省曰將柄用子大宜稔孰民聽遂出爲戶部侍郎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廓然有直聲及拂免而聞望益大周旋公卿間五爲尚書歷御史大夫左僕射一以三公領太常刺近輔居保釐登齋壇皆再焉太和三年以司空鎮南鄭居二歲坐氣剛玉折海內寃惜之後三年嗣子前京兆府户曹掾瑨次子前監察御史裏行頊等泣持遺草請編之肇白從試有司至于宰天下詞賦詔誥封章啓事訝詩贈餞金石颺功凡四百餘篇勒成二十卷上所以知君旨啓沃之際下所以備風雅詩聲之義洪鍾駭聽瑤清骨其在翰苑及登台庭垂言大事誠貫理直感通神祇龍鱗收怒天日回照古所謂一言興邦者信哉始愚與公爲布衣游及仕畿服幸公同邑其後雖翔泳勢異而不以名數苹初心今考其文至論事疏感人肺肝毛髮皆聳嗚呼其感唐

之遺直歟

唐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韋公集

漢庭以賢良文學徵有道之士公孫弘倏對第一席其勢鼓行人間取丞相且侯使漢有得人之聲伊弘發也皇唐文物與漢同風故天后朝燕國公說以詞標文苑徵玄宗朝曲江公九齡以道侔伊呂徵德宗朝天水姜公公輔杜陵韋公執誼河東裴公垍以賢良方正徵憲宗朝河南元公稹京兆韋公惇以才識兼茂徵隴西牛公僧孺李公宗閔以能直言極諫徵咸用對策甲於天下繼焉有聲宰相古今相望落落然如

騎星辰與夫起版築飯牛者異矣公本名惇舉進士登賢良既仕方更名處厚字德載漢丞相扶陽侯之裔孫後周道遙公夐之八代孫右僕射某之元子生而聰明絕人在提孩發言成詩未幾能賦受經於先君僕射學文於伯舅許公孟容及壯通六經旁貫百氏咨天人之際探曆數明天官窮性命之源以至于佛書尤邃初為集賢殿校書郎宰相李趙公監修國史引公直東觀就政咸陽尉遷右拾遺轉左補闕世稱有

史才而能諫諍入尚書為郎歷禮部考功皆人望所在上方用威武以聾昧不庭宿兵窴丈聿丞相貴之酌人情上言不合意冊免因歷誣所善公在伍中出為開州刺史居三年執友崔敦詩為相徵拜戶部郎中至闕下旬歲間以本官知制誥穆宗新即位注意近臣召入翰林充侍講學士初授諫議大夫續換中書舍人侍游蓬萊池延問大義退而進六經法言二十編優詔荅之賜以金紫尋遷權知兵部侍郎知制誥翰林侍講史館修撰長慶四年春敬宗踐祚以公用故事與外庭不同凡言內翰學士必草詔書有

經術左右先帝五年稔聞其德尤所欽倚內署侍講者專備顧問雖官為中書舍人或他官知制誥第用其班次爾不寘言於訓詞至是上器公且有以寵之乃使內謁者中命去侍講之稱慮未論于百執事居數日降命書重舉舊官以明新意尋真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其右者凡密旨必承乎權與故號承旨學士上當春秋未親庶政或有凝滯視公如蓍龜寶曆季年宮壺閒一夕生變人情大駭雖鼎臣無所

闕決唯內署得參焉羣議閱胡夷然俟公一言而定戡難纘服薿維乾綱今上繼明策勳第一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高材遇英主功顯人伏言無不從筆端膚寸澤及天下盡罷冗食請歸才人事先有司物止常貢城杜無託巖廊益尊感恩盡瘁不啻神用大和二年十二月上前言事未及畢詞疾作暴僨以朝服委地同列白奏搢笏扶持之不能起上命中貴人在右翼輔歸于中書如大醉狀上震驚咨嗟徵醫賜藥旁午疊委會暮肩輿至第詰旦以不起聞贈襚加常禮後十年嗣子蕃以太子舍人直弘文館編次遺文七十通銜哀貢誠乞詞以冠其首謹按公未爲近臣已前所著讚論記述銘志皆文士之詞也以才麗爲主自入爲學士至宰相以往所執筆皆經綸制置財成潤色之詞也以識度爲崇觀其發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時雨燮元老論功臣穆然如景風命相之冊和而莊命將之誥昭而毅薦賢能其氣似孔文舉論經學其博似劉子駿發十難以擢言利者其辯似晉夷吾噫逢時得君奮智謀以取高位而冷

名隨之豈不偉哉初蕃既纂修父書容于先執李習之請文爲領袖許而未就習之悄然謂蕃曰朝昔與韓吏部退之爲文章盟主同時倫輩惟柳儀曹宗元劉賓客夢得爾韓柳之逝久矣今翰又被病慮不能自述有孤前言賚恨無已將子薦誠于劉君乎無何習之夢奠于襄州蕃具道其語余感相國之平昔嘉蕃之虔恭庶幾能世其家固不讓云

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

祥風繚飾萬物而與令名相終始者有唐文臣令狐公實當之公名楚字殼士燉煌人今古數起文章而陟大位丹青景化煜燿藩方如霏煙于長安右部天授神啟性能無師始學語言乃協宮徵故五歲已爲詩成章既即冠參貢士果有名字時司空杜公以重德知貢舉擢居甲科瑯琊王拱識公於童丱非雅器異之至是拱自虞部正郎領桂州鎮於辟賢以酬不次之遇先拜章而後告公既而授試弘文館校書郎公爲人子重難遠行稟命而去居一歲竟迫方寸而歸家在并汾間急於祿養捧從事檄于并州凡更

三牧官至監察御史元和初憲宗聞其名徵拜
右一作左拾遺歷太常博士入爲尚書禮部員外郎
性至孝既孤以善居喪聞喪除爲刑部員外郎
時帝女下嫁相禮缺官以本官攝博士當問名
之荅上親臨帳幄簾內窺之禮容甚偉聲氣朗
徹上目送良久謂左右曰是官可用記其姓名
未幾改職方知制誥詞鋒犀利絕人遠甚適有
旨選司言高第者視草內庭宰臣以爲首遂轉
本司郎中充翰林學士滿歲遷中書舍人專掌
內制武帳通奏栢梁陪讌嘉獻高韻冠于一時

會淮右稽誅上遣丞相即戎以督戰公草詔書
詞有涉嫌者相府上言有命中書參詳竇定因
罷內職歸閤中而君心眷然將有大用且出入
以試之及牧華州兼御史中丞錫以金紫居鎮
七月遷大夫充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又七月
急召抵京師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天下然後知上心倚以爲相非一朝也是歲元
和十四年秋明年正月憲宗晏駕惜其在位日
淺遺時大變穆宗踐柞轉門下侍郎平章事萬
機百度別有所付第以舊相署位充山陵使七

月禮畢部下吏有以贓狀聞者朝典用責辜之
義是以左授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
使兼御史大夫恩顧一異媒孽隨生旋又貶衡
州刺史移郢州轉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尋起爲
陝虢觀察使或有上封者稱前以奉陵寢不檢
下僕謫令陵土猶濕未宜遽用次陝一日重爲
賓客分司長慶四年改河南尹其秋授檢校禮
部尚書兼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管內觀察
處置等使汴州爲四戰之地擇帥先有功峻刑
右武疑似沈命號爲危邦者積年公但以清儉

自律以恩信待人以夷坦去羣疑以禮讓汰慘
急自上化下遠於置郵泮林華音無復故態壘
書勞之就加大司馬文宗纂服三年冬上表以
大臣未識天子頒朝正月制曰可操節入覲遷
户部尚書俄爲東都留守又轉檢校尚書右僕
射兼鄆州刺史太平軍節度使後以王業之始
實爲北京移鎮太原從人望也以吏部尚書徵
換太常卿眞拜尚書左僕射太和九年冬十一
月京師有急兵起上方御正殿即日還宮是夕
召公決事禁中以見 賢遠 事傳古義爲對其詞

讜切無所顧望上心嘉之君一二日守本官兼
諸道鹽鐵轉運使以幹利權既非素尚乞 詩九反牢
讓故復爲檢校左僕射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
觀察使兼御史大夫開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薨于漢中官舍享年七十齊終之前一日自修
遺表初述感恩陳力之大義中及朝廷刑政之
或闕意竊言盡神識不昏上深悼之形于愍册
未登三事故以贈之歸泉之夕有大星殞于正
寢之上光燭于庭天意若曰既稟之而生亦有
涯而落其文章貴壽之氣焰歟初憲宗覽國書

見五王復辟之際狀梁公實尸之公爲合臣獨
召便殿問曰仁傑有後乎公以其支孫試校書
郎兼謨爲對即日拜左拾遺公遂草制他日相
銜者因扶其詞以爲非春秋諱魯之旨穆宗新
即位謙讓不自決遂有衡州之貶公議冤之嗟
乎天之於賊子也甚喬而難周公獨富文華丁
良時歷名卿至元老蓋忠廉孝友愛才與物合
是稱美以將之邪可謂全德矣既免喪嗣子左
補闕綴集公之文成一百三十卷因長子太子
左諭德予弘分司東都員其簡來謁泣曰先正

司空與文人爲顯交撤懸之前五日所賦詩寄
文非他人也今手澤尚存言之嗚嗆長號予亦
爲之夫慟收淚而視分當編次之始公參大藺
記室以文雄邊議者謂一方不足以騁用徵拜
於朝累遷儀曹郎乃登西掖入內署訏謨密勿
遂委魁柄斯以文雄於國也嗚呼咫尺之管文
敢者執而運之所如皆合在藩聳萬夫之觀望
立朝貫羣衆之頻舌居內成大政之風霆導畎
滄於章奏鼓洪瀾於訓誥筆端虐寸膏潤天下
文章之用極其致矣而又餘力工於篇什古文

士所難兼爲晉王珣爲晉僕射夢人授大筆如
椽覺而謂人曰此必有大手筆事後孝武哀冊
文乃珣之詞也公爲宰相奉詔撰憲宗聖神章
武孝皇帝哀冊文時稱乾陵崔文公之比今考
之而信故以爲首冠篇重事也其他各以類聚
著于篇

唐故尚書主客員外郎盧公集

心之精微發而爲文文之神妙詠而爲詩猶夫
孫桐劭玉自有天律能事具者其名必高名猶
實生故久而益大尚書郎盧公諱象字緯卿始

以章句振起於開元中與王維崔顥比肩驟首
鼓行於時妍詞一發樂府傳貴由前進士補秘
書省校書郎轉右衛倉曹掾丞相曲江公方執
文衡揣摩後進得公深器之權爲左補闕河南
府司録司勳員外郎名盛氣高少所畢下爲飛
語所中左遷齊汾鄭三郡司馬入爲膳部員外
郎時大盜起幽陵入洛師東夏衣冠不克歸王
所爲虜劫執公置諸從伍中初論果州長史又
貶永州司户移吉州長史天下無事朝廷思用
宿舊徵拜主客員外郎道病留武昌遂不起故
相崔太傅時爲右史方在鄂以文誌其墓其一
詞曰噫公妙年有聲振耀當代翱翔雲路不虞
嬓（則盧反）嫉感名先物易生竊痛三至郎署坐成
遺耋蹭蹬江皐栖栖没齒見知者恨之公遠祖
元魏北齊後周皆爲帝師公之叔父嵩山逸人
諫議大夫顯然眞隱者也公下世後七十三年
其孫元符捧遺草來乞詞以表之常經亂離多
所散落今之存者十有二卷凡若干篇

唐故衡州刺史呂君集

五行秀氣得之若多者爲俊人其色潋灩於顏

閒其聲發而爲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
學而致者如工人染夏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
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煥乎垂光慶霄在上
萬物五色天下文人爲氣所召其生乃蕃靈芝
蓮蕭與百果齊坼然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終爲
偉人者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宴生是時而絕人
遠甚始以文學震三川守以爲貴士之冠
名聲西馳速如羽檄長安中諸生咸避其鋒丙
一作而科連中鉗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
書郎擢爲左拾遺明年大戎請和上問能使絕
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材選轉殿内史錫之
銀章還拜尚書户部員外郎轉司封遷刑部郎
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緣坐
道州刺史以政聞政衡州年四十而没後十年
其子安衡江捧遺草來謁咨余神之成一家言
凡二百篇和叔名温别字化光祖考皆以文學
至大官蚤聞詩禮於先侍郎又師吴郡陸質通
春秋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於藝能咸有所相
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文字與俊賢交重氣槩
數名實歆然以致君及物爲大欲每與其徒講

疑考要皇王覇強之際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詆訶角逐疊發連椎得一善輒盱衡擊節揚袂頻足信容得色舞手眉端以爲按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閟其勢而爭天光者乎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爲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爲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賈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賦和叔年少遇君而卒以謫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余所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

其他咸有爲而爲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微爲富豔夫畀之關弓唯巴蛇九日乃能盡其彀而回注鷄爵亦要中於尋常之間非畀之手弓有能有不能所遇然也後之達解者推而廣之知余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內而已

唐故柳州刺史柳君集

八音與政通而文章與時高下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龐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扶問切大音不完故必浸一而後大振初貞元中止方嚮文章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執所長與時而奮槩然如繁星麗天而芒寒色亞人望而敬者五行而已河東柳子厚斯人望而敬者數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於貞元初至九年爲名進士十有九年爲朴御史二十有一年以文章稱首入尚書爲禮部員外郎是歲以疎俊少檢獲訕出牧邵州又謫佐永州居十年詔書徵不用遂爲柳州刺史五歲不得召歸病且革留書抵其友中山劉某曰我不幸卒以謫死以遺草累故丈某執書以泣遂編次爲三十通行於世

子厚之喪昌黎韓退之誌其墓且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丈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安定皇甫湜文章少所推讓亦以退之言爲然凡子厚名氏與仕與年暨行已之大有退之誌若銘文在拳附于篇一通之末云

董氏武陵集

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工於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興同古今調殊而理冥達於詩者能之工生於幸達生於明三者還相爲用

而後詩道備矣余嘗執斯評爲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乎心默揣羣丰鈞銖尋尺隨限而盡如是所閱者百態一旦得董生之詞杳如搏翠屏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閒物亦猶明金綷羽得于遐裔雖欲勿寶可乎生名侹字庶中幼恃屬詩者晚而不衰心源爲鑪筆端爲炭鍛鍊元本雕篆羣形糾紛舛錯逐意雜走因故沿濁協爲新聲嘗所與游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杜甫)高韻如包李(包佶李侍郎)迭以章句揚於當時末路寡徒值余歡甚因相謂曰閒身以廷尉屬

(外集杜員外集)

爲荆州從事移疾罷去幽卧於武陵迨今四年言未信於世道不施於人寓其性懷播爲味咏時發篇紛然盈前凡五十篇因地爲目吾子常號知我盍表而志之爲生羽翼余不得讓而著于篇因系之曰詩者其文章之蘊邪義得而言喪故微而難能境生於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得風柯葉長王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悦高人風儀甚雅談笑多味貞元中西遊京師名振羣之繹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户曉必俟知者然後鼓行於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比肩唱和相發有以朝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蔚在史策國朝因之粲然復興由篇章以

(外集包佶李侍郎)

心好篇章從越客嚴維學爲詩遂籍籍有聞(去聲)

(外集禁酒)

(外集餞送)

(外集新詞)

(外集去聲)

躋貴仕者相踵而起兵興已還右武尚功公卿大夫以憂濟爲任不暇器人於文什之閒故其風寢息樂府協律不能足(去聲)新詞以度曲夜諷之職寂寥無紀則董生之貧卧于裔土也其不得於時者歟其不試故藝益著歟

滁上人文集

釋子工爲詩尚矣休上人賦別怨約法師哭范尚書咸爲當時才士之所傾歎厥後比比有之上人生於會稽本湯氏子聰察嗜學不肯爲凡夫因辭父兄出家號靈澈字源澄雖受經論一

一門人遷之建塔於越之山陰天柱峯之陲從
本教也初上人在吳興居何山與晝公爲侶皎然
字晝時以字行時子方以兩毚執筆硯陪其吟詠皆曰孺
子可教後相遇于京洛與友許之契焉上人歿
後十七年子爲吳都其門人秀峯捧先師之文
來乞詞以志且曰師嘗在吳賦詩僅二千首今
刪取百篇勒爲十卷自大曆至元和凡五十年
間接詞客間人詶唱別爲十卷今也思行乎昭
世求一言羽翼之因爲評曰世之言詩僧多出
江左靈一導其源護國繼之清江楊其波法振
泓之如幺絃孤韻瞥入人耳非大樂之音獨吳
與晝公能備衆體晝公後澈公承之至如芙蓉
園新寺詩云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謫汀州
云青蠅爲弔客黃犬寄家書可謂入作者閫域
豈獨雄於詩僧閒邪

雜著

鑒藥　評畦

嘆牛　衡舟

原力　說驥

述病

因論七篇序

子劉子閒居作因論或問其旨曷歸歟對曰因
之爲言有所自也夫造端乎無形垂訓於至當
其立言之徒放詞孚無方措旨於至適其寓言
之徒蒙之智不逮于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
辭匪立匪寓以因爲目因論之旨也云爾

鑒藥

劉子閒居有負薪之憂食精良弗知其旨血氣
交淫煬然焚如客有謂子子疾病積日矣乃令
我里有方士論跡於醫屬者造焉而美肥跋者
造焉而善馳矧常病雅將子詣諸子然之醫
所切脉觀色聆聲參合而後言曰子之病其與
居之節舛衣食之齊去乘所由致也今夫藏鮮
能安穀府鮮能毋氣徒爲美膏之囊囊爾我能

攻之乃出藥二九可兼方寸以授余曰服是足以淪昏頑而鉏蘊結銷蠹蟲而歸耗氣然中有毒須其疾瘳而止過當則傷和是以微其齊也子受藥以餅過信而腿能輕瘅能和涉旬而苛癢絶焉踰月而視分纖聽察微蹈危如平嗜欛如精或聞而慶子且開言曰子之獲是藥幾神乎誠難遭已顧醫之態多術以自貴遺患以要乎財盡重求之所至益深矣子昧者也泥通方而狃既効猜至誠而惑勳詭卒行其言逮弗餌半旬厥毒果肆發周體如疱瘡焉悟而走諸醫醫曰吾固知夫夫未達也促和鬻毒者投之濱於殆而有喜異日進和藥乃復初劉子慨然曰善哉醫乎用毒以攻疹用和以安神易則兩蹻明矣苟循往以御變昧於節宣奚獨吾儕小人理身之弊而已

劉子事件二十四　二　壬頭

詆吐

劉子如京師過徐之右鄙其道旁午有吐增增扶斑白挈羸角巾生器荷囊用摩肩而西僕夫告子曰斯宋人梁人毫人潁人之逋者今復矣子愕而詆云子聞隴西公暢毅之止方踰月矣今爾曹之來欣欣然似恐復者其聞有勞倏之簿歟繭復之條歟振贍之術歟碩鼠亡歟爽狗逐歟曰皆未聞也且夫淩都吾政之上游也自巨盜間疊而武臣顓焉牧守由將校以授皆虎而冠子男由胥徒以出皆鶴而軒故其上也子視卒而芥視民其下也孰嬰其理而蜂其賦民弗堪命是軼于他土然咸重遷也非阽危擠壑不能違之曩者雖歸歟成謠而故態相沿莫我敢復今聞吾帥故爲丞相也能清淨晝一必能以仁蘇我矣其佐常宰京最邑也能誅鉏豪右必能以法衛我矣奉斯二必而來歸惡待事實之及也子因浩歎曰行積於彼而化行於此實未至而聲先馳聲之感人若是之速歟然而民知至至矣政在終終也嘗試論聲實之先後曰民黠政頗須理而後勸斯實先聲後也民離政亂須威而後化斯聲先實後也立實以致聲則難在經始由聲以循實則難在克終操其柄者能審是理俾先後終始之不失斯誘民孔易也

劉子事件二十四　三　壬頭

嘆牛

劉子行其野有叟牽跛牛于踆偶問焉何形之

現歟何足之病歟今穀鍊然將實之歟叟攬縻而對云現其形飯之至也病其足役之過也請爲君畢詞焉我僦車以自給審驅是牛引千鈞北登太行南並商嶺一作頸擧以回之叱以聳之雖涉淖蹄高轂如蓬而輈不憤乃今廢矣顧其足雖傷而膚尚腯以畜豢之則無用以庖視之則有贏伊禁焉莫敢尸也甫聞邦君饗士卜剛日矣是往也當要售於宰夫余尸之曰以叟言之則利以牛言之則悲若之何予方窶且無長物願解裘以贖行置諸豐草之鄉可乎叟蹶然而哈曰我之沽是屈指計其直可以持醪而醫肥飴子而衣妻若是之逸也奚事裘爲且昔之厚其生非愛之也利其財子奚乎落吾事劉子度是叟不可之也利其財子奚乎落吾事劉子度是叟不可用詞屈乃以杖扣牛角而嘆曰所求盡矣所利移矣是以負能霸吳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郵死陵下敵擒鍾室謀皆用盡身賤功成禍歸可不悲哉可不悲哉嗚呼執不靈之用而應夫無方使時宜之莫吾害也苟拘於形器用極則憂明已

慟舟

劉子浮于汴涉淮而東亦既釋緋纚榜人告予曰方今湍悍而舟監宜謹其具以虞焉予聞言若厲鎩是袖以窒之灰以墐之楫以乾之僕怠而躬行夕惕而晝勤景霾晶而莫進風異響而遄止兢兢然累辰是用獲濟偃檣弭櫂次于淮陰於是舟之工咸沛然自暇自逸或遊肆而觴矣或拊檣而歌矣隸也休役以尚寢矣吾曹無虞以宴息矣逮夜分而窣隙潛澗渙然陰潰至乎淹簣濡薦方卒愕傳呼跣跳登垤僅以身脫目未及瞬而樓傾軸墊捽于泥沙力莫能支也劉子歎然目視而言曰昔鼿子蒐惕也汨洪波而無害今子宴安也蹈常流而致危畏之途果無常所哉不生所畏而生於所易也是以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魏臣怠白公厲劒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易至于覆國夷族可不慟哉嗚呼禍福之胚胎也其動甚微倚伏之矛楯也其理甚明困而後慟斯弗及已

原力

劉子于邁舟次泗濱維絳通之于傳傳吏適傳

呼曰乘駟者方來誰何之則曰力人也雅以力聞於吳楚間中貴人器之謂宜爲爪士獻言于上有旨趣（音促）如京師頃其至則仡然五輩咸碩其體毅其容動睛曄如曳趾岌如顧瞻低回飲啜有聲泗濱守伾由將授也悅而勞之饗以太牢飲以百壺酒酣氣振求試自矜傍如無人中若有憑有盪舟如泠者技鼎如飛者鋤鏗如麻者開兩弧而脉不僨者凡巨石而齊如流者異哉果以力駭世而聞于上也異日詰於儒家者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相術於馬也尤工覩之周體咱然視听然笑既而扞膻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覿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奇精妍態宛如鏘如曄如翔如之備邪今夫之德也全然矣顧其維駒藏銳于內且秣之乘方是用不悅于長雄於匹夫然猶駟其食我力也無敵於天下亦當蒲其輪鶴其書矣子詰之曰彼之力異然以道用之可以格三苗而賓左衽以威用之可以係六蠻而斷右臂由是而言彼力也力用於形者也子之力大矣時乎見心遠而難明理乎而言則子之力大矣且夫小大迭用曷常哉彼固有小矣子固有大矣子所不能齊也容於邑垂涕洟劉子解之曰屠羊肆適味於衆口也攻玉于山俟知於獨見也貪日得則鼓刀利要歲計而韞匱多客聞之破涕曰吾方俟多於歲計也歲歟歲歟其我與歟

說騶

伯氏佐戎于朝陲獲良馬以遺子子不知其良也秣之稊粃飲之汚池廐櫪也上痺而下蒸羈絡也綴索而續聿其易之如此子方病且窶求沽于肆肆之駔亦不知其良也訝其價六十緡將劇矣有裴氏子贏其二以求之謂善價也卒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相術於馬也尤工覩之周體咱然視听然笑既而扞膻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覿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奇精妍態宛如鏘如曄如翔如之備邪今夫之德也全然矣顧其維駒藏銳于內且秣之乘方是用不悅于常目須其齒備而氣振（平聲）則衆美灼見土可以獻帝閑次可以鬻千金裴也聞言竦焉遂僦其傑蹯其阜筐其惡廡其洩稚以美薦秣以蒭粒起之居之澡之捂（音厲）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馬養養馬之至分也居無何果以驥德聞客有唁子以喪其寶且譏其所貿也微子洒然曰始予有

是馬也予常馬畜之今予易是馬也彼寶馬畜之寶與常在所遇爾且夫昔之翹陸也謂將蹄齧棤以趨築不知其簡雲爾昔之噓吸也謂將蹄踣是以曾何寶之有焉繇是而曠日歷月將頓踣乎客謖而竦予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猶違之若此矧德蘊于心者乎斯從古之歎予不敢嘆

述病

劉子嘗涉暑而征熱攻于膺以致病其僕也告痛亦莫能興遽決日子有寮醫診之曰疾幸閒矣顧熱沴而未平有遺類焉宜謹於攝衛攝衛之乖方則病復矣所苦既微而急其說倦眠于衾而興焉倦隱几而步焉面不能罷頹聳不能捐擲口不能忘味心不能無思如是未移日而疾也瘳音蝀反如覆瘵于躬進藥求汗凡三渙然後目能視既分則嚮時之僕已睨一作昵然執杯圈侍子于前矣子訝而曰曩吾與若也病惜呻也謼也若酷而吾微藥也餌也吾殷而若簿何患之

同而歷之異哉僕謼謼而荅云已之被病也冗然而無知駿蓬如而其一作間也亦冗然而無知忘乎亂面黔如而忘乎垢泊疾之殺也雖飲食是念無滑甘之思日致復初亦不自知也子喟然嘆曰始子有斯僕也命之理畦則蔬荒主庖則味乖顓厩則馬瘠常謂其無適能適乃今以冗然而賢我遠甚利與鈍果相長哉僕更矣劉子遂言曰樂於用則豫章貴厚其生則社櫟賢唯理所之曾何膠於域也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四

雜說

弔馬文　　口兵戒

猶子蔚適越戒　觀博

觀市　　論書

劉氏集略說　名子說

丞相府論學事　魏生兵要述

救沈志

弔馬文

馬乾類蓋健而善馳君子之所宜求爲獸也故法求於力或逸而喜駭求於和或乾而易仆由德而稱者餅焉爲曩子知善馬之難遭也不求于肆而于其鄉一旦果得陰山之阿蹻略其形藩然而鳴長顧遠視順而能力顧其低軀非驁然而偉也雖士得以乘之始予被皐衣于朝朝之人多三四其壯一作牡以迭馭子無兼焉水轍之淋灑淖途之汪洋結爲確聲難爲坳堂前有憤輈後有濡策我策垂空我鑣方揚振鬣軒昂矯如飛翔翹翹其雄也非力而何烈火之具舉鈎膺之疊舞一踧千趾駢比齟齬庳者斯撦悍者

斯怒我鞍如山我轡如組弭毛容與宛若孤趫靡靡其柔也非慧而何前日子之獲讒于闕下肯商顏趣昭丘日中而臨踰舍循門之南非騎所宜夷則沮洳高則嶕嶢虎咆空林戄一作鬬菜旭風雨孤征簡書之威俾子弗顧我馬焉依屑屑其勞也非德而何子至武陵居沅水傍或踰月未嘗跨焉以故莫得伸其所長蹊蹄顧望兮頓望其鑣韁飲齕日削兮精耗氣傷寒撼騷騷兮艾痺毛蒼涼路聞蹤兮巴馬騰驤朝雲深兮邊草遠意欲往兮聲不揚贖然似不得其所而死故其嚏也兼常初玄宗羈大宛而盡有名馬命典牧以時起居洎西幸蜀往往民間得其種而蕃焉故良也色者率非中土類也稽是毛物豈祖於宛歟漢之歌曰龍爲友武陵有水曰龍泉遂歸骨于是川且弔之曰生于磧礪善馳走萬里南來困丘阜青蒸寒菽何適口病聞北風猶舉首金盡已平骨空朽投之龍荊從爾友

口兵戒

余讀蒙莊書曰兵莫慘於志鐓銛爲下缺然知志士之傷夫生也他日讀遠祖中壘校尉書曰

口者兵也盡然知言之爲兵又慘乎志因博考
前載極其兩端夫志在兵之毒乙激烈抗慨不過
無從容於世耳口兵之起其刑渥焉繇是知吾
祖之言爲急作戒以書于盤盂五刃之傷藥之
可平一言成痾智不能明人或罹兵道塗犇救
投方效枝思恐其後人或罹譖比肩狐疑借有
解紛毀輒隨之故曰舌端之蘗慘乎楚鐵爽靈
誠謀執戈以驅掩人誠智折笄以詈賢者誨予
信其有旨發言之難伸舌猶爾辯爲詐謀默爲
德基玉櫝不啓焉能瑕疵雙糜深居孰謂可嗤

我口之啓爾心之門無爲我兵當爲我藩以慎
爲鍵以忍爲閽可以多食勿以多言

猶子蔚適越戒

猶子蔚晨跪于庭端曰某幼承叔父訓始勾萌
至于扶踈前日不自意有司以名汚賢能書又
自不意被丞相府召爲從事重蔬累媲懼貽叔
父羞今當行乞辭以爲戒余曰若知彝器乎始
乎斲輪因人規矩中度外矜然而有容者理膩
質堅後加密石焉風戾日晞不副不聱五吏瓦然後
青黃之鳥獸之飾乎瑤金貴在清廟其用也冪

以養絜其藏也櫝以養光苟措非其所一有毫
髮之傷儡然與破甑爲伍矣汝之始成人猶器
之作朴是宜力學爲鼈蠯親賢爲青黃睦僚友
爲瑤金忠所奉爲清廟盡敬以爲冪慎微以爲
櫝去怠以護傷在勤而行之爾設有人思拔重
霄而挹顥氣病無階而外有力者揭層梯而倚
泰山然而一舉足而一高非獨揭梯者所能也
尺夫位未嘗曠故世多賢人唯天爵并者乃可
偉爾夫偉人之一顧踰乎華章而一非亦慘乎
默刖行矣慎諸吾見垂天之雲在爾肩膺閒矣

昔吾友柳儀曹嘗謂吾丈俊而耆味無窮而炙
愈出也遲汝到丞相府居一二日袖吾丈入謁
以取質焉丞相吾友也汝事所從如事諸父借
有不如意推起敬之心以奉焉無忽

觀博

客有以博戲自任者遲余觀焉初主人執握槩
之器寘于庶下曰主進者要約之既揖讓即次
有博齒二異乎齒貢之齒其制用骨觚稜四均
鏤以朱墨耦而合數取應蓍月視其轉止依以
爭道是制也通行之久矣莫詳所祖以其用必

投擲故以博投語之是日客掇骨于局且祝之曰其來如趨其去如脫事先赴命中無躓跌無從彼呼無戾我詛分輩道迫自朝至于日中穫而率與所祝異焉客視骨如有情焉如感憑焉如有悉譬之不泄又從而齕齧蹂躪之莫顧其十目之咍讓也乃曰非予術之不工是朽骼者不子畀也請刷取于弈棊主人佥促命孺以續鬻神默計巧竭智匱主進者書勝負之數予隨視其所喪又倍前籍焉觀者曰以夫人之褊心亦將詬棊而抵枰矣既乃恬而不恤赧然有失諉求以游者坐賈顓顓行賈遑遑利心中驚貪目不瞬於是質劑之曹較固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是已從人者制於人操棊是已二者豈有數存乎其間哉何屭之勢異爾是知當軸者易生嬾而退身者易爲譽易生之嬾不足慙也易爲之譽不足多也在辨其所趨而已

觀市

由命士已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因也元和三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于六月毛澤將盡郡守有志于民誠信而雩遂徧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遍市于城門之逵余得自屬謦咳而俯焉擧下令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軌道而分次焉其左右前後班閒錯時如在關之制其列區牓揭價名物參外夷之貨焉馬牛有緯私屬有閑在中筒者織文及素焉在几閣者彫彤及質焉在筐篚者白黑巨細焉業于養者列養鬻陳鬻飼而楚然業于酒者舉酒旗滌盂盂而澤然鼓刀之人設高俎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畋漁之生交錯走錯水陸羣狄駢名入隧而分韞藏而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其時者奇贏以游者坐賈顓顓行賈遑遑利心中驚貪目不瞬於是質劑之曹較固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冒良苦之巧言數量衡於險手抄忽之差鼓舌擾相高詭態橫出鼓罢譁坌煙埃奮鞿僮僕譆譆撥相高詭態橫出鼓罢譁坌煙埃奮鞿腥羶中廛闠而合之異致同歸雞鳴而爭赴日中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陽光西徂幅員不移徑如初中無求隙地俱爲守犬烏烏樂得腐餘是日倚衡而閱之三咸其盈虛之相尋也速故著千篇云

論書

或問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工與拙何損益於

數哉荅曰此誠有之蓋舉下之說爾非蹈中之說亦猶言居室曰避燥濕而已言車馬曰代勞而燠而已言飲食曰充腹而已言衣裳曰適寒而已言書者何處之文學之下六博之上材鈎而善者得以加譽過鈎而善者得以議能所加在豐屋爲美篤衣裳必以文章鮮澤爲甲評飲食必以精良海陸爲貴第車馬必以華輈絶足爲高干祿位必以重俟累封爲意是數者皆不行乎舉下之說奚獨於書也行之邪禮曰士依於德游於藝德者何曰至曰敏曰孝之爲謂藝者何禮樂射御書數之爲謂是則藝居三德之後而士必游之也書居數之上六藝之一也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乎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是則博奕之人適有面誅之曰子書無所用心爾吾觀今之居下品矣其人必逋爾而笑或謇然不屑有詆之曰子擅槊奕基居下品矣其人必披然而媿或艴然而色是故時務敢以六藝斥人不敢以六博斥人也問者曰然則彼魏晉宋齊間亦嘗尚斯藝矣至有君臣爭名父子不讓何哉荅曰吾姑欲求中道爾子寧以尚之弊規斁耳夫信者美德也秦繆尚之而賢臣莫贖黃老者至道也竇后尚之而儒臣見刑道德且不可尚矧由道德以下者哉所謂中道而言書者何處之文學之下六博之上材鈎而善者得以加譽過鈎而善者得以議能所加在乎譽非實也不贖于貴所議在乎過非罪也不棄于刑夫如是庶乎六書之學不堙墜而已乎

劉氏集略說

子劉子曰五達之井百汲而盈科未必涼而甘所處之勢然也人之記詞待扣而揚猶井之利汲爾始余爲童兒居江湖間喜與屬詞者游謬以爲可教視長者所行止必操觚從之及冠舉秀才一幸而中說有司懼不厭於衆亟以口譽乎之長安中多循空言以爲誠果有名字益與曹輩咬逾于書林宵語途話琴酒調謔一出於文章俄被召爲記室參軍會出師淮上恒磨墨於楯鼻或寢止羣書中居一二歲由甸服外諸朝凡三進班而所掌猶外府或官課乎或爲人所倩昌言奏記移讓告諭奠神誌葬咸猥并焉及謫于沅湘間爲江山風物之所蕩往往指事成

歌詩或讀書有所感輒立評議窮愁著書古儘
者之大同非高冠長劒之比爾前年蒙恩澤授
以郡符居海壖多雨悪作適晴喜躬曠職書于庭
得已書四十通適爾自哂曰道不加益烏用是
空文爲眞可供醬蒙藥楮爾他日子壻博陵崔
生闡言曰某也鄙游京師偉人多問丈人新書
幾何且欲取去而某應曰無有輒嫗起於顏間
今當復西期有以弭嫗者幾是刪取四之一爲
集略以貽此郎非敢行乎遠也

名子說

魏司空王昶名子制誼咸得立身之要前史是
之然則書紳銘器執若發言必稱之乎今余名
示長子曰咸允字信臣次曰同厲字敬臣欲示
於人無賢愚於事無小大咸推以信同施以敬
俾物從而衆悅其庶幾乎夫忠孝之於人如食
與友不可斯須離也豈俟余勗哉仁義道深非
訓所及可勉而企者故存乎名夫朋友字之非
吾職也顧名旨所在遂從而釋之孝始於親終
於事君偕曰臣知終也

奏記丞相府論學事

事皇家武德二年詔於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致祭貞觀十一年又詔修宣尼廟於兗州至二十年許敬宗等奏乃遣天下諸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方社帝宗非通儒不能典禮開元中玄宗嚮學與儒臣議錄是發德音其罷郡縣釋奠牲牢唯酒脯以薦後數年定令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涉學委御史中丞王鉷從刋之敕從非文儒遂以明衣牲牢編在學令是首失於敕宗而終失於林甫習以爲常罕有敢非之者謹按本州四縣一歲釋奠物之直緡錢十六萬有奇舉夫下之郡縣當千七百不啻羈縻者不在數中凡歲中所出於經費過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飴妻子而已於尚學之道無有補焉前日詔書許列郡守臣得以上言便事今謹條奏某乞下禮官博士詳議典制罷天下縣邑牲牢衣幣如有生徒春秋依開元敕旨用酒醴暇脩腊鱓榛栗示敬其事而州府許如故儀然後籍其資半附益所隸州使增學校其半率歸國庠猶不下萬計築學室具器用豐篚食增掌固以備使令凡儒官各加稍食其紙筆欽黃視所

出州舉令折入學徒既備明經日課繕書若干紙進士命雠校亦如之則貞觀之風粲然不殊其他郡國皆立程督授紱懷璽棫樸皇華良可詠矣伏惟相公發迹咸自諸生其尊素王之道儀形四方宜在今日是以小生敢沿故事以奏記于左右姑舉其大較至於證援纖條奏具之章下之日某乞留神省察不勝大願惶恐拜手稽首

魏生兵要述

余爲書殿學士四年所與居皆鴻生彥士一旦詔下懷笑郡章而東門下生咸惜是行且曰吳中富士必有知書宜爲太守所禮者及下車閱客籍森然三千有鍾鹿魏生持所著書來謁曰不佞始讀書爲文章凡二十年在貢士中孤鳴甚哀卒無善聽者退而收視易慮伏北牕下考前言成兵要十編度諸侯未遑是事將笈而西求一言以生羽翼子取其書觀之始自黃帝伏蚩尤至于隋氏平江南語春秋戰國事最備磅礴下上數千年間其攜據評議無遺策用是以干握兵符貴人宜有虛已而樂聞者子盍行乎

吾知元侯上舍不獨善雞鳴彈長鋏三五九
之伎顓之而已

救沈志

貞元季年夏大水熊武五谿鬬洪于沅突觸防
毀民家躋高望之溟涬皓華山腹爲坻林端如
涉滯道駛悍不風而怒前凝前邁浸搖旁掩柔
者靡之固者脫之規者旋璟之矩者倒顚之輕
而汎浮者硠礧之重而高大者前却之生者力
音殖者弛形散流而東若木柿然有僧愀焉擔
於路曰浮圖之施慈悲救生最大能援彼於溺我

當爲魁里中兒願從四三輩皆紳川勇游者相
與乘堅舟挾善器維以脩綆杙于崇丘水當洄
狀人易窴力凝矚執用俟可而拯大凡室處之
類穴居之彙在牧之羣在豢之馴上羅黔首下
逮毛物拔乎洪瀾致諸生地者數十百焉適有
擊獻如鴟夷而前攫持流柝首用不陷隅目傍
睨其姿弭然甚如六擾之附人者其徒將取焉
僧趣音促訶之曰第無濟是爲自之可里所而不
能有所持矣舟中之人曰吾聞浮圖之教貴空
空生普普生慈不求報施之謂空不擇善惡之

謂普不逆困窮之謂慈翬也生必救而今也窮
鬼廢無乃計善惡而志普與慈乎僧曰甚矣問
之迷且妄也吾之教惡乎無善惡哉六塵者
在身之不善也佛以賊視之末伽聲聞在彼之
未寤也佛以邪目之惡乎無善惡也吾翬也所
援而出死地者衆矣形乾氣還各復本狀蹄者
躑躅然羽者翹謖然而言者談談然隨其所之
吾不尸其施也不德吾則已烏能害爲彼形之
乾鬚鬜之姿也彼氣之還暴悖之用也心足反
噬而齒甘最靈是必肉吾屬矣庸能躑躅談談
之比歟夫虎之不可使知恩猶人之不可使爲
虎也非吾自遺患焉爾且將貽患于衆多吾罪
大矣子劉子曰余聞善人在患不救不祥惡人
在位不去亦不祥僧之言遂矣故志之

記

天平軍節度廳壁
汴州刺史廳壁　鄭門新亭
國學五經壁　鄭州刺史廳壁
管城新驛　和州刺史廳壁
山南節度廳壁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
天平軍節度使廳壁
元和十四年春二月王師平河南負固之地十有二州憲宗視地圖户版俾參其地三月有詔
其以曹濮隸鄆爲一隅按部三郡統兵三萬乃新其軍錫號天平蓋承天威以平暴勃志勳揚休在稱爲雄新邦始傚污俗猶用朝廷華之以漸故命功臣或辯吏以帥焉大和三年冬天平監軍使以故侯病聞上方注意治本乃以牙璋玉節鼎右僕射官稱賜東都留守令狐公曰子擇文武惟汝兼前年鎮汴州有顯庸往年弼憲宗有素責徒得君重剛吾四支公西拜稽首登車有耀不踰旬抵治所夾清河而域之惟鄆州在春秋爲須句之國涉漢爲濟東蓋禹貢兗州之域宣精在上奎爲文宿畫野在下魯爲儒鄉故其人知書風俗信厚天寶末大憝起於幽都虜將因兵鋒取其地右勇左德積六十年公之來思如古醫之治劇病宣洩瞤養氣還神復大凡抗詔條國式於身以先之示菲約以裕人信賞罰以格物物力日完人風自敎涉月報政踰年鼎治牙門之容暨暨而恭壘門之容伉伉而和里中之容閒閒而遂勞者以安去者以歸分星不搖田租降福凡革前非罷供第無名錢歲鉅萬救粟如之錦繒且千兩去苛法急徵毀家償租之令故流庸自占四萬室衆無吁咨和氣乃來三田仍稔草木咸瑞豈偶爾哉初斯堂西墉有刺史記而元戎雄尊之位虛其左方豈有待邪公命憑志之俾來者仰公知憂風之自大和五年夏四月二十六日記

汴州刺史廳壁

本朝以浚儀爲汴州刺史治所自隋釀新渠吸黃河而東行州舍其樞爲天下劇內屏王室東雄諸侯居無事時常帶廉察使兵興已還益以節旄用人得否繫國輕重長慶四年詔書命河

南尹敦煌令狐公來莅來剌錫之介圭使印兵符仵人交賀奢驛騰貴惟是邦始都于魏惠王始郡于宇文周星躔回璟天馹垂光地爲四戰故其俗右武人具五都故其氣習麥公自爲宰相時已熟四方之利病凡所戾止參然前知既乎公藏凡曲防苛禁不情乘體者悉剗之一出乎公令典凡關征舡筭奪時專利者悉更之一遵乎詔條然後刑釐事而詳賞以時而均興學以勸藝示寬以化勇居數月而汴州人恂恂然無復故態明年大成議者若曰惟浚都國之咽喉清謐和旁暢四支東夏黜焉由我以肥是浚之治非所澤于所履而已初公七代祖在隋爲納言大業中持節居此亦號剌史距今餘二百年公實能似既拜闕發魚書合左右契由作階抱開視掌固啓閉奎除是謹是致錫命賜胙勞容信乎君子之澤遠而有光輝也他日命遊槃客志之書于廳事謹按前賢之在此堂者張平原首之陸氏撰節度使記揭于東壁詳矣今公命爲剌史記書于右端謹月而日之以公爲冠大和元年夏五月某日記

汴州鄭門新亭

亭于西門尊關路也實相公以心規羣僚以辭叶而百工以樂成斧斤無聲丹素有嚴王人肅客落以金石走鄭之門嶽爲右垣黃河一支滉漾北軒前瞻東顧蔑動軌直舍景生姿翅空欲翔汴城具八方之人殊形詭言而目一悅初公來臨擁節及門馭吏曰此鄭州門公心非之若曰野哉居無何即舊號而更之曰鄭門故事王亭東西丗丈者三之有奇而南北五之有贏樂人大倏之去來元侯前驅翊翊然門而旋率立馬塵中挹策爲禮公心不然之乃下亭令于執事按縣宴亘前後以位基闔對明弭掀順時脩梁衡建中虛上荷圓脊方廉高卑中經簾鑪茵棼文楣晼榻儲以應粹周用而宜乃命尹闇視亭長抱開視掌固啓閉奎除是謹是致錫命賜胙勞容信乎君子之澤遠而有光輝也他日命遊槃客志之書于廳事謹按前賢之在此堂者張平原首之陸氏撰節度使記揭于東壁詳矣今公修容凡出而修軼楊襲威儀勿籍勿訶緑是貴

人稱諸朝羣吏詠於家行者誇於道與人同其
安者人人驛其聲而吟之始乎談談而成乎庵
鴻欲無文字不可也公遂條白其所以然遠命
學古者書之公姓令狐氏以文章與內外書命
以謇明登左右相以飛語策免以思材復御自
有淩帥無如今治文武兩熾其古之大臣歟

國學新修五經壁

初大曆中名儒張參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
書于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
古今之文取其正縣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

臆說咸來之而歸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歲
崩剝汚蝕 一作 淪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
籍於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學士言遽賜
千萬時祭酒韓賓尸之博士公肅竇佐之國庫
重嚴過者必式遂以羨贏再新壁書鑿前土塗
不克以壽乃折堅木負墉而庇之其制如版牘
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阹關使衆如
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兩廡相照申
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遴其業而繕寫
焉筆削既成雠校既精白黑彬斑聯然飛動以

蒙來求煥若星辰以啟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
質決若蓍蔡由京師而風天下尊及九譯咸知
宗師非止服逢掖者鑽仰而已於是學官陳師
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且
歌之曰

我有學宇既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
軌規摹之軌發揮之祭酒雄齊博士維毒俾我
學徒紘歌以時切切祁祁不敖不嬉庶乎遹人
來乘我詩時余爲禮部郎凡瞽宗之事得以閑

使故書之以務史官宜附于藝文志

鄭州刺史東廳壁

古諸侯之居公私皆曰寢其他室曰便坐今凡
視事之所皆曰廳其他室以辨方爲稱今牟鄭
州刺史楊君作東廳既成而落之且以書抵予
爲記按國章以甲乙第方域大凡環天子之居
爲雄州鄭實通王畿故望雄視其版多貴人且
當大逵故務劇君侯始來三日司稅椽舉七縣
董租之吏累百君曰此百賸也悉罷之用户符
而輸入益辦司責椽舉黎林之征請户曉君曰
盡弛之勿籍用平賈而果若益精黑無吏迹民去

痼疾授牘占租拙始臨詛盟土毛人力日夕相長故周歲而完焉比年而愈肥雖軍興餽輓旁午大將牙旗往復相踵而里中清爽雞犬音和人有以更之且書得時亦以謹始因列名氏授受既寧而物有餘政既成而日多暇圜視舊宇宜月而日之庶乎繼踐于茲者知貫珠之首其山望澤寢土風旹俗與前賢之耿光備于正位有天寶中詞人杜顧之文在大和四年某月日記

管城新驛

大和二年閏三月滎陽守歸厚上書言百治所

直天下大達附武牢而咽東夏誰何宜謹啓閉宜度先是驛于城中馹遽不時四門牡鍵通夕弗禁請更于外隧永永便安制曰可守百奉詔無徵命無奪時慶羨財募游手遽八月既望新驛成鄭人胥悅琢石而紀曰在兌之方面玄負陽門衢周道牆蔭行桑境勝于外也遠購名材旁延世工堅塗宣暨飾觀剛滑術精于內也遽廬有甲乙牀帳有冬夏庭容牙節廡卧囊橐示禮而不愚也內庖外廐高倉邃庫積薪就陽峙菊就燥有素而不慆也主吏有第役夫有區師

行者有饗亭掣行者有別邸周以高墉乃樓其門勞迎展擴潔之敬餞別起登臨之思溱洧波瀾嵩丘雲煙四時萬象來既于我走轂奔蹄遞征急宣入而忘勞出必屢顧其傳舍之尤乎太守姓楊氏字貞一華陰引農人鄭為雄州非聞人大吏不得在其選夫驛之宜遷于外也前此二千石嘗言之而重改作若貞一可謂果於從政而決行其言惜乎未施於大也

和州刺史廳壁

歷陽古楊州之邑於天文直南斗魁下在春秋

實勾吳之封後為楚所取秦并天下以隸九江而六為九江治所晉平吳復隸淮南至永興初自析為郡益之以烏江宋臺建目為南豫州又益之以龍亢梁之亡北齊圖覇功撫身陽侯以歸王僧辯來迎會于茲地二國和協故更名和州陳隋間無所革國朝因隋武德中更龍亢為舍山初開元詔書以口筭第郡縣為三品是下州元和中復命有司參校之遂進品第一按見戶萬八千有奇輸緡錢十六萬歲貢纖紵二匹疋吳牛蘇二鈞糸參鏞九壺茅菟七千兩鎮曰梁山

寢曰雁湖田藝四穀蓁全六擾蘆有旨酒庖有
腴魚神仙故事在郊在藪玄元有臺彭鯉有洞
名山曰雞籠名嶺曰鵝翠華而徘徊鉤鑲有沸井
城高而堅亞父所營州師五百環峙于東南瀕
江畫中流爲水疆揭旗樹旆十有六戍自孫權
踞陳出入六代常謂宿兵之地多以材能人處
之本朝混一號爲善部然用人差輕非復曩時
之比也始余以尚書郎得讁刺連山今由巴東
來牧考前二邦之籍與版圖纔什伍六而地征
三之究其所從來生植有本女工尚完堅一經
一緯無文章交錯之奇男夫尚矍鑠功苦戀本
無即山近鹽之逸市無嗤眩工無雕形無游人
異物以遷其志副徵令者率非外求凡百爲一
出於農桑故也雖是而言瘠天下者其在多巧
乎寶曆元年六月二十一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山南西道節度使廳壁

文皇帝初元始畫天下爲十道古荆梁之地舉
曰山南厥後析爲東西天漢之邦實居右部按
梁州爲都督治所領十有五州縣道帶蠻夷山
川扼隴蜀故二千石有採訪防禦之名兵興多
故其任益重澄清節鉞二柄兼委建中末德宗
南巡狥偃翠華而徘徊禍觸勾之音洽于巴漢戡
難清宮六龍言旋迺下詔復除征繇外州爲府
等威班制與畋益同地雄既尊大用人隨異故自
興元至大和五十年間以勳庸佩相印者三以
暮明歷眞相者九由台席授鉞未幾復入相者
再焉磊落震耀冠于天下去年夏四月今丞相
趙郡公勞還泰階遂命左僕射燉煌公往踐其
武鄉之九相及公而十焉初公自河陽節度使
入操國柄其後鎮宣武以禮俊獷悍治天平以
清去苛剋居太鹵以仁蘇荐飢今來是都躪三
三大君子之躅道同氣協無所改更如鼓和琴
布指成韻羌夷砥平旱蘁發生人無左言樂有
夏聲俗既富庶居多閒暇圜視府扃素闕者補
之先是公堂嘗爲行殿人不敢斥別營侯居應
門有閤棨戟未具公乃徹條白上言詔下有司可
其奏軍門肅清方有眉目趨而入者聳然生敬
焉惟梁山國也其節用虎出揚其威入貯宜棨
舊處仄陋騶其雄稜公遂分宅之別齋且據便
地署曰節室卜剛日乃遷焉敬君命而一民心

軍中增氣而知禮載衣既垂帥節既嚴流盼屋
壁見前修之名氏列于坐右第有梁州刺史鼎
興元尹記與今稱謂不合因發函進牘于不佞
且曰我以飾東壁以新志累子於是按南梁故
事起自始登齋壇之後爲記云時開成二年歲
在丁巳春二月某日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

開成四年梁州牧缺上玩其印凝旒深思曰伊
爾卿族歸氏以文儒再世居喉舌今天官貳卿
難能嗣其耿光嘗自內庭歷南臺尹轂下政事

以試可爲元侯乃付印綬進秩大宗伯兼御史
大夫王節獸符鎮于鮒墟公稽首曰臣駑敢揚
王休于天漢之域既莅止咨于羣執事求急病
者先之咸曰華陽黑水昔稱醜地近者嘗爲王
所百態丕變人風邑屋與山水俱一都之會目
爲善部矣唯馹遽之途歌危隘東其醜尚存使
如周道在公瞬指爾於是因年有秋因府無事
軍逸農隙人思賈餘乃懸墾山刊木之蕪募其
力揆鐫鑿撞秘之用庀其工具昇鞏奮鍾之器
應其要棨鼓以程之糗醪以犒之悅使之令既

下奮行之徒坌集我之提封踰右扶風觸劒閣
千一百里自散關抵褒城次舍十有五牙門將
賈黯董之自褒而南逾利州至于劒門次舍十
有七同節度副使石文顗董之兩將受命分曹
星馳並山當蹊頑石萬狀坳者垤者兀者銛者
磊落傾欹波翻獸蹲熾炭以烘之嚴醢以沃之
潰爲埃煤一篷可掃棧閣盤虛下臨威呀層崖
峭絕枘木亘鐵因而廣之限以鈎欄狹逕深陲
銜尾相接從而拓之方駕從容急宣之騎宵夜
不惑鄰曲稜層一朝坦夷興役得時國人不知

蹊是駛行者志其勞吉行者徐其驅孳行者家
以安貨行者肩以不病徒行者足不藉乘行者
蹄不刓公談私詠溢于人聽伊彼金其牛而誘
之以利曷若我子其民而來之以義乎既訖役
南梁人書事于牘請紀之以附于史官地理志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六

記

夔州刺史廳壁　連州刺史廳壁

機汲

洗心亭

復荊門縣

武陵北亭

夔州刺史廳壁

夔在春秋爲子國楚并爲楚九縣之一秦爲魚復漢爲固陵蜀爲巴東梁爲信州初城于瀼西後周大總管龍門公拓王述登白帝歎曰此奇勢可居遂移府于今治所是歲建德五年隋初

楊素以越公領總管又張大之唐興武德二年猶領七州天寶初罷州置郡號雲安至德二年命嗣道王錬爲太守賜之旌節統峽中五郡軍事乾元初復爲州偃節于有司第以防禦使爲稱尋罷以支郡隸江陵按版圖方輸不足當通邑而今秩與上郡齒特以帶壘夷故也故相國安陽公乾曜嘗參軍事修圖經言風俗甚備今以郡國更名之所以然著于壁云凡名殊必以年謹始也長

連州刺史廳壁

此郡於天文與荊州同星分田壤制與番禺相犬牙觀民風與長沙同祖習故嘗隸三府中而別合乃今最久而安得人統也按宋高祖世始拆郴之桂陽爲小桂郡後以州統縣更名如今其制誼也郡從嶺州從山而縣從其朔邑東望之曰順山由順以降無名而相歁者以萬數回環攙逶高爭秀西北朝拱于九疑城下之寖曰湟水由湟之外支流而合輸者以百數淪漣泊滿擘山爲渠東南入于海山秀而宣靈液滲漉故石鍾乳爲天下甲歲貢三百銖原鮮而膴卉物柔澤故紵蕉爲三服貴歲貢十笥林富桂檜土宜陶甄故侯居以壯閭石侔琅玕水孕金碧故境物以麗閭環峯窈林激清儲陰海風颿温交戰不勝觸石轉柯化爲涼颮城墜赭岡踞高負陽土伯噓濕抵堅而散襲山逗谷化爲鮮雲故罕罹嘔泄之患亟有華皓之齒信荒服之善部而炎裔之涼墟也永貞元年余始以尚書外郎坐黨累出補兹郡居無何吏議以是遷也不

足厭其責故道貶爲朗州司馬後十年詔書徵還抵京師俄復前命佩故印綬而南曩之騎竹馬北嚮相倣者咸仕郡縣巾轊來迎下車之日私喧且笑既視事得前二千石名姓于壁宰臣王睿倖卿劉晏儒官嚴士元聞人韓泰僉拜焉或乂於其治功利存乎人民或不之厭官翹顯載于歌謡余不佞從羣公之後肇武德距于今凡五十有七人所舉者四君子猶振裘之於領柚焉元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刺史中山劉某記

機汲

瀕江之俗不飲於鑿而皆飲之流予謫居之明年主人授館于百雉之內江水沄沄周墉閒之一旦有工爰來思以技自賈且曰觀今之室廬及江之涯閒不容畝顧積塊峙焉而前爾請用機以汲俾轟然之狀莫我遏已予方異其說且命之飭力焉工也儲思環視相面勢而繞營之由是比竹以爲脊寘于流中中植數尺之臬輦石以壯其趾如建標焉索縆以爲繘縈于標垂上屬數仞之端亘空以峻其勢如張絃焉鍛鐵爲器外廉如鼎耳內鍵如樂鼓牝牡相函轉於兩端走于索上且受汲具及泉而循縆下縋盈器而圓軸上引其往有建筑之駛其來有推轂之易瓶繘不羸如搏而昇枝長瀾出高岸拂林抄踰峻防剟蟠木以丞澍貫脩筠以達脉走下潺潺聲寒空中通洞環折唯用所在周除而沃盥以蠲入爨而錡釜以發盈飣餖之餘移用于湯沐濯溉之末泄注于圃畦雖糞湧于庭莫尚其霑洽也昔子嘗登陴憫然念懸流之莫可遽挹方勉保庸督臧獲奭而契之至于裂肩龜手然猶家人視水如酒醪之貴今也一任人之智又從而信之機發于冥冥而形於用物浩瀁東流赴海爲期斡而遷焉逐我頤指鬴之所謂阻且艱者莫能高其高而深其深也觀夫流水之應物植木之善建繩以柔而有立金以剛而無固軸卷而能舒竹圓而能通合而同功斯所以然也今之工成盜其古先工之遺法故能成之不能知所以爲成也智盡于一端功止于一名而已噫彼經始者其取諸小過歟

洗心亭

天下聞寺數十輩而吉祥尤章章蹲名山俯大
江荆吴雲水交錯如繡始予以不到爲恨今方
弭所恨而充所望焉既周覽讃嘆於竹石間最
奇處得新亭形焉如巧人畫鼈背上物即之四
顧遠通細大雜然嘯侶爲工即山求材盤高
倣其經始曰僧義然陳乎前引人目去来瞬不得
孕虚萬景坌來詞人處之思出常格樺子處之
遇境而寂憂人處之百慮冰息鳥思猿清繞梁
歷攘月來松開雕鏤軒墀石列筍蓋藤蟠蛟螭
脩竹萬竿夏含涼飈斯亭之實録云爾然上人

舉如意挹我曰既志之盡名之以行乎遠夫余
始以是亭圖視無不適始適乎目而方寸爲清
故名洗心長慶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劉某記

復荆門縣

直故郢北走之道其聚邑曰荆門揭起重關殿
于樂都名視縣内之制居於形束之要故吏師
重焉通外民之底貢會南蕩之述職故賓禮蕃
焉其肇允經營實主孫昌夔居荆以表之命行
名建而締構之弗服無幾何有由勇爵而授赤
社于兹者徵馳名於省喬謂相沿爲非智因請

罷去其號發践更以董之有司不能端究事本
循空言而可其奏縣是分地征以歸他邑野人
有回遠之歎廢文吏而額戍督行旅有誰何之
藉是利之不及下也黎民病之自鄢而南斯爲
畫疆抵郡之路貫其七舍持瑞節而銜急宣之
使蓋陰相交遂使服縵胡者備問俗之對執刀
匕者申饔飧之禮是敬之不及賓也君子病之
如是幾二十歲距永貞元年江陵尹裴公政成
上游德及矜人大建長利俾無遺害乃外濬羣
欲内張全幕周圖經制條白于狀昌言既從公

議攸同忘勞之徒樂用之工載大其門載高其
墉徑術脉分闔閭架空然後栝便地以肥之建
具官以司之糜羨時以償其力役汰冗食以資
其秩稍田里不聞於令縣官無減於歲入越
某月既成而落之官修其支方人樂其居將迎犒
飲之儀館廐置符編之事聚戍夫有伍公吏有
職由彙而分率無踰閑入其封者可以知教元
和元年四海會同天子命公師長南宮三年公
以介圭入覲途出斯邑邑人之華皓幼童咸頌
王道周距躍而謡曰起我擅廢而完之俾我蕩

析而安之昔室于墟風搖雨濡自公優柔郭閎
盈亏昔飲于涔夏涸冬枯自公感通感沸生亏
淑旂之華亏四牡之騑侯公之還亏簉以祝之
却略蹁跲百形一音公爲駐錯衡而勞之有以
文從公者紀事于牘且曰民可懷也盍命夫學
舊史之事以志焉公不得讓而從之走是以有
授簡之辱初公以縣之便聞于上也禹錫方
以郎位帖職干計曹章下之日得以省事逮今
以遷人獲宥于善部工休之日得以踐履故於
拜命無牢讓於傳信無愧詞以爲古之創物建

庸宜于人民而得其時者則必詷其事功爲後
代法雅有譽謝美召伯此傳稱城沂賢爲敎也
賦水泉原隰之狀志慮事命曰之規當書而詠
之細亦弗可略也是用謹其本始而存乎篇俾
後之視今者知楚郊之令典云

武陵北亭

郡北有短亭縣舊也亭孤其名地藏其勝前此
二千石全然見之建言而莫踐去之日率遺恨
焉七年冬詔書以竹使符授尚書水曹外郎竇
公常曰命爾爲武陵守莅止三月以碩畫佐元

侯平裔夷降渠魁又三月以順令率蒸民增水
坊表火道是歲大穰明年政成農緣詠以勇勸
工執技以思賈因民之餘力乘日之多暇乃顧
其屬曰郊道有候亭示寘以不恩也雅聞茲地
鶉美未發豈有待耶自吾之治于斯也購徒庀
材大起堙廢未嘗殖私庭舊燕寢役必先公人
不余瑕調賦幸均矣城池幸完矣而重洟辰之
役掠苟簡之問卒使勝蹈冒沒猶璞而不攻懼
換符之日還復賣恨無乃遺詬於來者乎言得
其宜智愚同贊於是撤故材以移用相便地而

居要去凡木以顯珍茂汰污池以通渝漣白天
而勝者列於騁望由我而美者生於顧指箕張
蓮楹股引房欞斧斤息爨風物異態大道出乎
左藩澄湖浸乎前垠仙舟相載縣是區處九月
壬午工告休亭長受成赤車咸運于以落之肅
賓而入園視有適沈水其北澳陽山南楚耽焉遊蓮
雄殿郊隅前軒舒楊朱檻環之舞衣回旋樂篪
參差北廡延陰外阿旁注芊眠清泚羅入洞戶
初遊循平雕俎靜嘉林風天籟與金奏合亦既
醉止州從事舉白而言曰室成于私古有發焉

碑

王氏先廟碑

劉君遺愛碑

代郡開國公王氏先廟碑

令狐氏先廟碑

奚公神道碑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七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八

碑

王氏先廟碑

劉君遺愛碑

代郡開國公王氏先廟碑

令狐氏先廟碑

奚公神道碑

諱冕以姚贈魯國太夫人博陵崔氏配初周靈王太子晉遇浮丘公化爲神僊時人號曰王家其後遂以命氏顯於秦者王翦三世將秦師子孫分居晉代閒東漢有徵君霸霸甲亦號徵君徙居祁縣爲著姓故至于今爲太原人自漢涉魏益以熾昌凡十葉至後魏慶支尚書廣陽侯問廣陽有二子神念神感神念南奔梁神感北仕齊惟儀同府君廣陽侯五代孫也唐興于太原實從義旗佐成王業故有開府儀同之寵惟刑部府君以功臣子理二邑不踰貴仕故有有自云爾生三子皆聰明絶人長曰沼次神童

錫羨後大之祥惟户部府君幼孤以孝聞於鄉曲未冠以文售於有司由前進士補延州臨安縣主簿會詔徵賢良策在甲科授灞州鄷陽尉召入禁中視草厥後三典書命再參内廷憲宗器之付以國柄翊贊有道雖册免常居大僚今年歲滿遷渭南尉天后在神都東畿垂重遊由渭南轉河南適逢建萬象神宫甸内吏分董其役因上書切諫縣是名益聞開元初以大理司直自梁州請覲上思用舊臣爲羽儀遂領太常其職

層樓發德音懸文詞政術科以置羣士府君策最高授太常寺太祝未幾復以能通道德南華沖虚三眞經進蠲屋尉天寶中歷左拾遺左補闕禮部司駕二外郎屬幽陵亂華遣兵南服因佐閩粤攻檢校比部郎中行軍司馬時中原甫寧江南爲吉地二千石多用名德乃以府君牧溢州朝廷虚公卿以俟高第及聞永嘉人輟春罷社稽紳聞以不淑相弔雖位負于道而邁德垂短後之人得以續承丕揚之其儲休啓祐有自云爾生三子皆聰明絶人長曰沼次神童仕至檢校禮部郎中次曰潔以奇文仕至國子司業今代郡公實季子也早在文仕籍射策連中咸世其家貞元中德宗聞其名自藍田尉召入禁中視草厥後三典書命再參内廷憲宗器之付以國柄翊贊有道雖册免常居大僚今年自梁州請覲上思用舊臣爲羽儀遂領太常其職且夫起諸生至三公而心愈卑道益廣出授黄鉞以臨諸侯入服華章以謁家廟追崇極太位公府如故以一心事六君顯官重務靡不揚歷血食備多室享全榮而奉昭薦嗚呼公侯之孝

歟宜書廟器以視喬公之三鼎其詞曰

閟宇神庭邃清而嚴上公之儀四室耽耽犧
潔牲粢以大糦交神尚敬合魄尚氣子姪宗工
駿奔奉事副笄倭被儼格居次孝孫兢兢執爵
而外以祼以燔以伏以興水陸具來羣黼畢登
列于圜方其器增增乃豆乃登乃崇乃追遠二昭
二穆孝以尊本瞻瞻几幄蹌蹌堂闥禮成起篡
涕落玄衮濡露踐霜誰無永懷不如達者哀與
榮偕逢時舊庸誰不得位不如仁人以道爲貴
惟公之達考名以顯親惟公之仁考德以澡身

六朝之清臣一代之全人宜其世家翼翼振振
罔不肅祗于廟之門

彭陽侯令狐氏先廟碑

今上元年七月十三日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
副大使知節度事汴宋亳等州觀察處置使銀
青光禄大夫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
國彭陽縣開國伯令狐公西嚮拜章上言守臣
楚蒙被恩澤列爲元侯得立家廟以奉常祀制
書下其奏于有司於是善相考祥得地於京師
通濟里居無何新廟成公以守藩故申命季弟

監察御史定卜牲練日越八月丁亥祰饗三室
堛墉以尚幽設幄以迎精禮無尤違神用寧謐
第一室曰秦州上邽縣尉諱潛以姚太原王氏
配第二室綿州昌明縣令贈吏部尚書諱榮亮
以姚贈太原郡夫人河東柳氏配第三室太原
府功曹參軍贈太子太保諱承簡以姚贈魏國
太夫人富春孫氏配明年十月公由浚郊以介
圭入覲眞拜户部尚書進爵爲侯既辭戚旗得
以列侯調三廟是歲南至上不視朝又得以展
時祭先期致齋粟然以慄既齋盡志歆然永思
奉其百順陳以具物始躋而虔恭終獻而沈灑
既卒事顧履牲之石宜有刊紀乃俾家老授其
諜于所知云令狐晉邑也晉大夫魏顆以輔氏
之功始封焉其易名曰文國語所謂令狐文子
是已其先文王之昭畢公高之裔畢萬爲晉卿
始封于魏自萬至顥蓋四世其後三十七世藍
田侯蚪仕拓跋魏爲燉煌郡太守子孫因家遂
占數爲郡人藍田之孫熙在隋爲納言惟上邽
府君納言之玄孫道克肖而位不至惟尚書府
君西州之右族光耒耀而德已基惟太保府君

志爲君子儒以明經居上第調補陽安縣主簿
歷正平尉汾州司法參軍陝州大都督府兵曹
終于太原府首掾始以顏經進既仕旁通百家
爰穀梁子清而瓌左丘明國語辯而工司馬遷
史記文而不華咸手筆朱墨究其微旨愷悌以
肥家信誼以急人德充耘耔一作芸後徽章流乎佳城凡以子貴承澤降
集于身文
命書告第者始贈尚書祠部郎中再贈禮部尚
書三加右僕射四爲令稱先夫人亦四從封密
印纍纍邦族咸慕生三子皆才彭陽公爲嗣次

子從端實肅淪令爲檢校膳部郎中參河東軍
事季子前所謂監察御史今主柱下方書溫敏
而有文綽綽然眞令兄弟唯彭陽以詞筆取科
名累參侍從由博士主尚書牋奏典內外書命
遂登樞衡言文章者以爲冠擁節總戎率身和
衆留惠于盟津變風千浚都言方略者以爲能
夫浚師嘆嗟難治乘豐寫發寖成習俗莅止五
載飲和華心束馬來朝熊羆隕涕問公還期籲
必祝之留爲常泊旋命居守汴人聞公之東近
而愈懷翹翹瞿瞿盡西其首言遺愛者可紀焉
貴而率禮老而能慕休惕乎霜露齊莊乎廟桃
睦其仲季施及鄉黨言孝悌者歸厚焉勒銘于
碑以代彝鼎文曰
已孤之孝莫如備物顯顯新廟四阿三室時惟
仲月卜用柔日醴醑芬芬牲牷博腯籩豆在堂
籩劈在庭孝孫蒸蒸躬躬若奉盈低簪委紳薦俎
登俐肫饗交感涕流緣禮以備儀誠以致美
祖考來格錫之丕祉工祝告訖退循軒陛乃授
風人作詩以紀猗歟彭陽之寵光佐憲皇穆皇
西省東臺迭爲侍郎國之大政咨爾平章敬宗

嶷旅俾鎮雍丘入爲地官令守東周彭陽之忠
厚宜介福以壽東郊既釐可復朝右綿綿其胄
系于周舊由我顯起大昌其後大和紀元作廟
之首刻碑廟門龍集乙酉

高陵令劉君遺愛碑

縣內之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蓋邑居多豪
政出權道非有卓然異績結于人心浹于骨髓
安能久而愈思大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
十三人具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金石刻縣令
以狀申府府以狀考于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寶應

詔書凡以績將立碑者其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今書其章明有以結人心者揭于道周云涇水東行注白渠醲而爲三以沃關中故秦人常得善歲按水部式決洩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擁泉而潁其脾每歲少尹一人行視之以誅不式兵興已還寖失根本涇陽人果擁而潁之公取全流浸原爲畦私開四竇澤不及下徑田獨肥他邑爲枯地力既移地征如初人或赴訴泣迎尹馬而占涇之脾皆權倖家

榮勢足以破理訴者覆得罪繇是咋舌不敢言吞寃銜忍家視孫子長慶三年高陵令劉君勵精吏治視人之瘼始燻疽在身不忘決去乃循故事考式文暨前後詔條又以新意請更水道入于我里請杜私竇使無弃流請遵田令使無越制別白纖悉列上便宜椽吏依違不決居二歲距寶曆元年端士鄭覃爲京兆秋九月始具以聞事下丞相御史屬元谷竇司察視持詔書詣渠上盡得利病還奏青規中上以谷奉使有狀乃俾太常撰日京兆下其符司録姚康

士曹椽李紹實成之縣主簿談孺直實董之冬十月百衆雲奔憤與喜并口語手運不屑鼓挾功什七八而涇陽人以奇計賂術士上言曰白渠下高祖故墅在焉子孫當恭勑不宜以畚鍤近阡陌上聞命京兆立止絶君馳詣府控告具發其以賂致前事又謁丞相請以潁血污車茵丞相彭原公斂容謝曰明府眞愛人陛下視元元無所恡第未周知情僞爾即入言上前翌日果有詔許訖役仲冬新渠成涉季冬二日新堰成駛流渾渾如脉宣氣蒿萊溫冒迎耜釋怨

開塞分寸皆如詔條有秋之期投鍤前定孺直告巳事君率其僚躬勞倕之烝徒謹呼奮發襄而舞咸曰吞恨六十年明府雪之擣蘞犯豪卒就施爲嗚呼成功之難也如是請名渠曰劉公而名堰曰彭城按股引而東千七百步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杞柳萬本下垂根以作固上生村以備用仍歲旱洽而渠下田獨有秋藥成之明年涇陽三原二邑中又擁其衝爲七堰以折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詣京兆索言之府命從事蘇特至水濱盡撤不當擁者縣是邑人

享其長利生子以劉名之君諱仁師字行與彭城人武德名臣刑部尚書德威之五代孫大曆中詩人商之猶子少好文學亦以畫鬻于東諸侯遂參幕府歷尹劇縣皆以能事見陟率不時而遷既有績于高陵轉昭應令俄兼檢校水曹外郎充渠堰副使且錫朱衣銀章計相愛其能表爲檢校屯田郎中兼侍御史斡池鹽于蒲錫紫衣金章歲餘以課就加司勳正郎執法理人爲循吏理財爲能臣一出於清白故也先是高

陵人蒙被惠風而惜其捨去發于胷懷播爲聲詩令采其旨而變其詞志于石文曰

噫涇水之遶遶溉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鑿上游兮乾我澤時逢理兮官得材墨綬榮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既公兮言既盡縣申府兮府聞天積憤刷兮沈痾瘥劃新渠兮百畝流行龍蛇兮止膏油遵水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去翱翔遺我福兮牽我腸紀成功兮鐫美石求信詞兮昭懿績

唐故朝議郎守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司空奚公神道碑

嗚呼有唐清臣尚書吏部侍郎奚公貞元十五年十月甲子薨于位詔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誌曰某是歲臘月丁酉葬于萬年縣之某原後三十有四年子爲諸侯大夫門户有煒於是門下生琢石紀德揭于我阡云公諱陟字夢衡其先在夏爲車正以功封于薛下古以降爲譙郡人或因仕適楚復之秦令爲京兆人隋唐之際弈世以明經爲博士家有賜書曾祖簡亦以文學爲太子司議郎大父乾繹仕至光州刺史烈考諱某有道而尚晦終徐州司功參軍贈和州

刺史由子貴也天以大運生萬物而以正氣鍾賢人至和來宅其德乃具公實具焉幼而擢陵茗之秀長而成清廟之器羣倫月旦咸以第一流處之及從鄉賦泉外名太常果居上第明年詔郡國徵賢良設四科以盡材公居文詞清麗之目授弘文館校書郎時德宗新即位聲洎虜庭西戎畏威底貢内附詔諫議大夫崔河圖持節即虜帳以報之使臣欲盛其賓儀以自大遂嘿表公爲介換大理評事除書到門公方爲人子不敢許以遠稱病弗果行歸寧喪養志盡

敬巫相楊炎勇於用才擢爲左拾遺奉安輿而
西未幾拜集賢殿學士改太子司議郎充翰林學士創
京師急變黃屋順動狩于巴梁公徒行間道以
歸王所既中月而詔授起居郎充翰林學士長子某蚤不祿第
鉅愈遲病不拜職改太子司議郎從大駕回入
尚書爲司金元士且參榷筦之務有頃持愍冊
宣恩于薊門特行錫銀朱於青蒲上復命稱旨
轉吏部員外郎是曹在南宮爲眉目在選士爲
司命公執直筆閱簿書紛拏盤錯一瞬而剖時
文昌敏左右丞都曹差重遂轉左司郎中尋遷

中書舍人執事者緊公識精以斡酌大政非獨
用文飾也會江淮間民被水禍上愍焉特命公
宣撫之許以便宜及物赤車所至如東風變枯
條其利病復奏咸可轉刑部侍郎時主計臣延
齡以險刻貴倖而與京兆尹相惡以危事中之
尤坐譴已又連繫其吏峻鞫之事下司寇主奏
議者欲文致而甘心焉公傲然持平挫彼獄獄
君子聞之善其知道不私刑曹既清以餘刃兼
領選事居一年授權知吏部侍郎又一年即眞
秩言能審官者本朝有裴馬盧李四君子物論

以公嫂焉時得疾發癰有國醫方直禁中上促
遣如第且敕之曰某賢臣也悉術以治之及有
司以不起聞上震悼加等寺公娶琅琊王氏石泉
公之曾孫友婿皆一時彥士長子某蚤不祿第
二子劼則歷太僕少卿今爲濮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賜金紫以課一作建最就加貴秩俾視九卿第
三子劼立以詞藝似續登文科歷左補闕今爲
尚書刑部郎中第四子炅舉進士最小子某咸
砥礪綦脩宜爲名公家子其邁德垂裕之光乎
公少以名器自任及顯達急於推賢視其所舉

則在西省薦權丞相由右史掌訓詞在中銓表
楊僕射由地曹郎綜吏部二公後爲天下偉人
凡執文章權衡以揣量多士一人中禁考策詞
三在天官第章句披沙剖璞由我而顯者落落
然居多推是風鑒移于大冶則鎔範之內無非
祥金嗟乎天不遐其福而孤民望使由庚之什
不作於貞元中惜也初公娶琅琊王氏石泉公
既齊終詔贈大宗伯
後以第三子在郎位被霈澤再追褒至司空故
昔之葬儀用常伯而今之碑制用三公太銘曰
仁鱗智龍爲瑞一辰未若君子瑞于人倫惟唐

德宗道類漢宣責實繩下風稜言公丁斯時
籍在俊賢從難表節執羈而遷帝曰汝器黃流
琭然可爲大傑左化源乃飾王度乃馳轘軒
既執刑柄亦操吏權陽和熙熙貯在顏間守法
持正凝如秋山火不侵玉倖旦畏伏鳳鳴祥煙
梟噪低跧帝方倚用天不假年公薨無寤其名
愈遠門人達者赤舄立衮公居甚卑其德愈尊
兩子朝服駢驅朱輪佳城何在冑貴之里螭首
龜趺德煇是紀嗚呼後人下拜于此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八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九

碑

薛公神道碑
崔公神道碑
史公神道碑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福州
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薛公神
道碑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王公神道碑

薛在三代爲侯國分于鄒魯間傳世三十有一
爲齊所并其公子犇楚得錫土田于沛漢末避仇
之成都曹魏平蜀徙家汾陰遂爲河東臨晉人
自奚仲爲夏車服大夫距今數千年乘軒服冕
爲冠冕世言氏族者爲關內甲姓天意若曰
始有功於車服錫爾子孫世世有之公諱寮字
某曾祖寶積以名家子且有學行歷尚書郎雍
州司馬邠州刺史王父繪有俊材刺三郡金銮
綿皆以治聞累績至銀青光祿大夫封龍門侯
烈考丞矩以文毋害仕至大理丞公幼承前人
之慶履露補崇文生歲滿得調主簿書于毫之譙
苦二邑又尉于東畿之河清貞元中上方與丞

相調兵食思得通吏治而習邊事者計相以公爲對乃授監察御史裏行充京兆水運使扃扉鷹門主穀糴具舟楫募勇壯且便弓矢者爲榜夫千有餘人皆隸尺籍伍符制如舟師詔以中貴人護之聲震塞上每發粟泝河北行涉戎落以饋綠邊諸軍及乘障者雖河壅回遠必刻期如合符一歲中省費萬計累加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有司條白其勞入拜殿內史未幾淮海節將以戎倅缺聞事下丞相御史擇可者僉曰公政事已試遂授檢校户部外郎兼侍御史淮

南軍司馬尋轉駕部郎中錫以金紫遇府遷申命眞相趙國公帶中書侍郎代之公主行臺留務趙公文茵及境視置郵供帳及郊視將迎部伍下車視簾幃器備乃曰信奇士也此不足以展驥朝廷知之擢爲泗濱守既報政就加御史中丞俄遷福建都團練觀察使閩有負海之饒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桴筏者與華言不通公兼戎索以治之五州民咸悅元和十年某月某日薨于位享年六十七贈右散騎常侍夫人趙郡李氏無兒早世繼夫人隴西李氏檢校禮部尚書河東節度使說之女子凝爲嗣季子茂弘以諸侯禮議返葬故里蛾眉原從周也後二十有三年元日開成凝爲平盧從事謹按甲令墓碑石來乞詞以垂于悠久初公治栗于朔陲愚方冠惠文冠察行馬外事聆風相厚謂可妻也以元女歸之明年愚入尚書爲郎職隸計司因計相召公來會府行有日矣遇內禪惟新愚以緣坐左貶閒關外役竟不克面然而公之德善灌注心耳孝悌爲根柢誠明枝葉之直方爲天質禮讓緣飾之所至藹然縣此道也公初下

世故人丞相李太師誌其墓其略曰弘深莊重幹敏絶人此與遊者傳信之詞也豈誣也哉故作銘曰

河汾奫淪鼎氣敲雲散爲昌光凝爲賢人常侍之生其宗孔碩從祖昆弟詵詵三百文館入仕幽蘢未光尺木爲階啾然欲翔司會知材績宣朝方邊師藉喉俟我贏糧泝于黃河路出戎疆幕乃勇士皁衣挽航鷹索臂弘穹廬在旁虜闖公名憚不敢攘安北已南列城相望率有儲峙皆成金湯入居殿中分巡輦下淮海軍大往爲

司馬軍中之治可移諸民乃牧于泗乃廉于閩
閩悍而囂惠風旋急恩信綏之委然如蠭閩方
不淑天奪其福公薨于寢玄賴以復天王廢朝
贈之金貂葬菑晉原巒矣中條大墓舊阡松楸
蕭蕭笳鼓以歸德音孔昭

許州文宣王新廟碑

歲在丙辰元日開成許州牧尚書杜公作文宣
王廟暨學舍于允隅革故而鼎新也前年公受
社與鉞且董淮陽汝南之師八月上丁釋菜于
宣父之室陋宇荒堦不足回旋已事而數乃詢

黃駿有鄉先生前致辭曰自盜起幽陵許爲兵
衝連戰交秤率無寧歲耳悅鉦鼓不聞弦歌目
不知書不害爲智爾來生聚教養起居祖習壹
出於軍容今幸天子憐許民爲擇賢侯此人人
思治之時也公曰諾吾當先後之於是元年脩
戎律以通衆志次年成郡政以蠲民瘼季年崇
教本以厚民風我言既從乃卜新宮翼水之瀕
城池在東登登其幹坎坎其斧翬之墨之鑿桷
枝捂載墍載塗黝堊廟弘敞齋宮嚴閟
軒墀廂廡儼雅清潔門庭牆仞望之生敬外飾

許分韓魏四征之地兵興已還其闕噸噸亦有
儒宮軋于兵閒賢侯戾止思樂泮水俾人嚮學
王化之始便地爰相新規欒起廟貌斯嚴堂皇
有煒秩秩禮物祁祁曺子入于門牆如造闕里
春誦夏絃載揚淑聲風于閭閻浹于郊坰途讓
斑白家尊父兄與化而遷其猶性成昔之委苶
相詬交侮今逢親戚不道媟語昔之連謷誇力
使酒今遇賓客斂容拱手詹有泮林鳥革其音
許崇學敷民悅其教鐫于圭石以志新廟

唐故朝散大夫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御
史中丞賜紫金魚袋清河縣開國男贈太
師崔公神道碑

師名倕字某清河東武城人太公望既封于
營丘子伋嗣侯伋之孫曰穆伯食邑于崔遂以
爲氏後十四世至泰末東萊侯意如東萊之子
伯基始居清河又十五葉生琰爲魏名臣又九
葉生休仕後魏爲七兵尚書七兵之弟曰寅爲
樂安太守公即樂安八代孫始以門子補鄭州
參軍力行好學於子道以孝聞處伯仲間以友
聞讀易至編絕以精義聞至德中戎羯猾夏玉
師出征公少有奇志思因時以自奮乃作伐鯨
鯢賦上獻既闚耳矣果器之會第五丞相以善
言利得幸盡付利權始有鹽鐵使之目慎選僚
屬表公爲介轉臨晉縣丞處繁應卒銛刃不頓
府罷再遷至太子司議郎韓晉公時爲户部侍
郎掌邦賦急於用材薦公監察御史主河東租
庸之務尋轉侍御史充京東平糴使建中初德
宗始親萬機儲精治本有漢宣與我共治之歎
謂大臣求可當良二千石者遂以公帶本官權
知袁州刺史暮月有成詔書顯揚就加眞秩益

以金紫居無何韓晉公爲丞相制國用思公前
績乃傳召之抵京師授檢校户部郎中兼侍御
史幹池鹽于蒲修牢盆謹衡石煎和既精飴散
乃盈商通而荐至吏懼石而循法民不絓網而國
用益饒歲杪會其所入贏羨什百詔下褒其能
轉吏部正郎兼御史中丞且加五等之爵方倚
以重任天富其材而不遐其福享齡六十有五
貞元七年某月某日薨疾終于治所上聞悼之
因降愍冊贈鄭州刺史賚錢三百萬以備飾終
之禮明年某月某日返葬于成周之偃師從世

墓也累贈至太師夫人隴西李氏汾州司倉參軍咸一之女生十子六人長曰邠及公卒時已爲左拾遺後至太常次曰鄴至太府卿次曰鄖至外臺尚書次曰郇今爲廷尉次曰鄯至執金吾季曰鄆今爲太常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惟夫人姑臧冠族以蘋蘩組紃輔佐君子爲賢母二積三十餘年以慈儉忠厚訓誡諸子爲賢母二十有三年當永貞初順宗踐祚澤流白葉長子邠時爲詞臣草冊書以丈當進階遂上疏乞移榮於親優詔允之特封清河郡太君士林聳慕

皆自痛其不及邠爲太常鄯爲大農咸白駸貴綬以奉膳羞諸季各以簪裾給事左右愉愉然先意無違言世榮者舉無與比以子貴累封贈至涼國太夫人元和八年三月十六日捐館舍壽七十有九是歲十月其日合祔惟太常及尚書暨今相國皆自中書舍人爲禮部侍郎凡五貢賢能書得士百四十有八人言兄弟者許爲人瑞崔氏之門六人皆入文昌宮其間三人歷八侍郎統而論之三大卿兩連率二翰林學士一執金吾言冠冕者許爲世雄與姑臧李范陽盧世爲婚嫻入于姻黨無第二泳言門閥者許爲時表太常二子亦以才能同入尚書璞爲吏部郎瓘爲司勳郎其他支孫未登金閨籍者詵詵然魚貫而進文業甚似而孝謹不衰持敬君子之澤其所從來遠而有光乎開成己未歲七月甲辰相君受詔于明庭始操國柄仲月奉常有于家禮成起慕情然永懷曰古者卿大夫廟有鼎墓有碑皆銘之以紀先德也今備位宰相敢不揚前人之耿光乃俾家老條白事功容于學古者徵其詞尚信也又命宗祝卜柔日告于

廟盡誠也儀其備而敬有餘斯所謂達禮之君子遂刊勒如式揭于道周銘曰

奕奕四姓崔爲之冠瞻其門牆倬若雲漢善積家肥子孫多材如彼棟梁必生祖徠太公之後彌二千祀炯如貫珠焯見圖史顯允太師丕承德基構于其堂亦既堅茂生逢艱虞我夏交師獻賦伐叛忠存乎詞兵興事叢飛輓四馳歷踐劇職視屯如夷乃主平籍乃分竹使治粟爲邦其道一致蒲寔近地鹽爲利泓使車來思刻弊立程吏廉商通墟倍其贏奏課連最德音褒明

就加執法好爵兼榮天賦之才不與壽并生樹德本殁揚淑聲上聞軫懷乃稔侔于公卿藹石貽訓根於季友太丘種德乃稔身後家有令子妻爲壽母二十餘年人倫之首六子來侍如龍如虎衆婦來饋維筐及笥佩玉鳴璜交響庭户申秩秩藹不踰矩昔爲甲族今爲興門天爵人爵蔚然兩存先德蔭之歎如重雲孕和合粹灌潤本根景鑒之原圖書之川陽陵帝壇旁礴回環世安其神世嗣其賢聆德風者拜于碑前

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贈左散騎常侍王公神道碑

常侍諱贄字華卿始得姓自周靈王太子晉實天而僊時人曰王子因去姬爲王氏自秦漢以還世多顯名由今五十有一代名傑仕元魏爲并州刺史子孫因家遂爲太原祁人并州六代孫名通字仲淹在隋朝諸儒唯通能明王道隱居白牛谿游其門皆天下俊傑著書行於世既殁謚曰文中子文中生福祚爲蔡州上蔡主簿上蔡生勉舉進士徵賢良皆上第仕至河中府寶鼎令即公之曾祖也祖諱怡渝州司戶參軍考諱潛楊州天長縣丞贈尚書吏部郎中公其季子也始文中先生有重名於隋末其弟勣亦以有道顯于國初自號東皐子文章高逸傳乎人間議者謂兄以大中立言弟游方外遂性二百年間君子稱之雖四夷亦聞其名字公性有遠志常自忖度我大名之後不宜無見焉遂力學厚自淬琢於春秋得其公是於禮得之約倚居淝水上躬督穡事善積於己而淮楚間羣

彦多與之游公歎然自少無進取意與游者激之曰卿文儒家子篤志如是盍求發聞俾家聲不顯今以文字芸洋當世者誰如華卿庸自弃邪入謀于閨門咸以外言爲是因決策而西在貢士籍天和內充不以時尚屑意角逐攻取初無此心如梗栝生于深林未始自貴而慶材者一盼歎然在懷故以不爭而速售既登第東諸侯交辟之從至者記室于嶺南授正字參謀于淮右進協律郎其後佐許下鎣梓潼南梁座爲上介官至兼監察御史司憲聞其賢徵入南臺

轉殿內歷侍御史改尚書戶部外郎復爲知已所薦遷檢校司封郎中攝御史中丞紫衣金章充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入爲尚書戶部郎中以方雅特立除諫議大夫會宋丞相坐猶直爲非語所陷抱不測之罪太僚進言無益公率諫官數輩日晏伏閤上爲不時開便殿公於旅進中獨感激雪涕居多由是上怒稍解得從輕比公終以言責爲憂求爲虢州刺史宰相惜去又重違誠請增之以兼御史中丞用示異於人也大凡以智謀而進者有時而衰以朴厚而知者無

迹而固公雅爲今揚州牧贊皇公所知人不見其迹方在虢略贊皇入相擢爲左曹給事中凡有大官缺必寵薦居數月遷河南尹又未幾鎮宛陵是三者中外所注意不旬歲而周歷之時論不以爲黨河南帝之別京其治尚體度風采而別白區處之宜城國之輿壤其治在束吏惠下蘇罷羸讎剽輕而勞佚澄汰之公兩得其道不由一檢率身以儉而素風存任人以誠而羣務舉過中貴人以禮而故態革內潔其志下盡其忠外無以撓於理三者具求政之有粗曷由

哉在鎮三載開成元年十二月八日薨于位享年六十三監軍使上言有詔軫悼不視朝贈左散騎常侍明年八月十一日葬于河南府永寧縣洛川鄉史原從舊阡也初公娶于滎陽鄭氏生三女而歿今蓋祔焉一子曰慶存方齠矣猶子前太原府參軍扶執宗長書來請曰扶也蚤孤荷世父常侍之覆露今其嗣幼未任克家姑封琴書司管籥以俟其長竊懼世父之德音不揚思有以垂于後者以誠告于從叔大司農復命曰俞謹讎貞石以乞詞無忽余昔爲郎與常

侍同列已熟其行實及讀墓誌即今丞相益州牧趙郡李公之文自稱爲忘形友其在宣州李公再入相議以第一官處之牢讓不取恭膺所禮則河東裴夷直天水趙郡李行方吳郡陸紹梁國劉蕡博陵崔珣人咸曰得士夫楊州少與也而見器益州寡合也而見親六從事朴不一也而樂用是足以觀德庸可勿紀焉銘曰

隋有文中紹敭微言當時偉人咸出其門粹氣紡餘鍾于後昆常侍恂恂言簡叢善不近名其聲

中泳後大蘭牙茁然秀出

日彰行勇於退其道愈光哲者知之實千周行
以正持憲以文爲郎以和佐戎以惠臨邦以直
司諫以公駮正守于三川頑民底定乃鎮于宣
先馳淑聲邑中婆娑瞻我旌問誰詢謀濟濟
君子問誰出内潔潔廉士道本乎心暢于四支
治本乎正形于百爲黜吏斂手齊民揚眉江淮
藪空夜桁弗施公卧于齋邦民悽悽公衣陞屋
邦民行哭牙璋斯來柳巽言旋棠樹未老周人
慕焉能耳之陽泱泱洛川佳城在兹既固且安
松楸颼然石馬矯然過者必敬宛陵之阡

唐故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朝散
大夫檢校户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賜紫金
魚袋贈右僕射史公神道碑

僕射名孝章字得仁本北方之強世雄朔野其
後因仕中國遂爲靈武建康人曾祖道德贈右
散騎常侍封懷澤郡王祖周洛銀青光禄大夫
檢校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北海郡王贈太子太
保考憲成早以武勇絶人積功至魏博節度使
終于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檢校司
徒兼侍中河中尹贈太保其薨也大臣中書令

晉國公裴氏爲之碑其名益顯公即侍中之元
子毋曰冀國夫人李氏幼而聰寤父毋賢而加
愛焉及長好學遷善秀出儕輩鄰下諸兒號爲
書生元和中太尉懿爲魏帥下令掄材於棘門
取大將家翹秀者爲子弟軍列于諸校之上公
獨昌言願効文職太尉深奇之遂假魏州大都
督府參軍長慶三年常山叛害其帥沂國公
田司徒於帳下沂公發迹于魏人猶懷之詔命
其子布以尚書授鉞統魏兵問罪于北疆且報
家禍布既啓行士氣不振澶然内潰獨與冗從
之旅偃旗而歸百憤攻中卒自引決先侍中時
爲中軍都知兵馬使兼御史中丞全師在野閑
然推戴之請爲假帥以鎮定中貴人飛馹上聞
穆宗夜召翰林學士草詔書以眞侯命之實有
魏土從衆而合權也是歲公自攝官轉本府士
曹參軍兼監察御史賜朱衣銀印推恩以及子
也一旦跪於父毋前進苦言曰臣竊惟大河之
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賢士心侮之目曰河朔間
視猶夷狄何也蓋有土者多乘兵機際會非以
義取今臣家父侯毋封化爲貴門君恩至矣非

痛折節礪行彰信於朝廷無以弭識者之譏寤
明君之意節著於外福延于家乘時蹈機必不
旋踵言訖泣下數行父俞毋贊天性交感三心
既叶萬衆潛化天子聞而嘉之曰彼眞有子乃
授檢校太子左諭德兼侍御史充節度副使累
遷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賜金印紫綬既貳
軍政事如命卿弛張損益得以參決潛華故態
人知嚮方大和二年滄景節度使李全略卒其
子同捷竊據故地詔下以丈告弗革遂用大刑
先侍中表請率諸侯使元子以督戰制曰可公

承君父之命乃捐其軀一舉而下平原墜滄壘
由是加工部尚書及王師凱旋上表願一識丞
明廬詔允之遂赴北闕下得覲於便殿上曰魏
吾始征滄州議者皆曰彼魏之姻也虜陰爲寇
謀吾發使數輩以偵之其還也僉曰爾父瀝款
於賓庭爾母抗詞于簾下願絶姻以立効其經
始啓發出於爾心今滄海砥平簚勳之日宜貴
爾三族命爾父爲侍中遷鎮于近地加爾禮部
尚書析相衛澶州爲鎮以居之俾爾一門大榮
以誇天下公拜稽首謝父遷讓已辭禮無違者

翌日詔下于明庭人咸曰史氏之寵光古無有
也牙旗碧幢方指東道侍中以悵下生憂聞泰
極而否當歌而哭迎柩于路仰天長號因葬于
洛陽之邙山冀國夫人祔焉寢苫枕塊以所仇
同天爲大酷未幾詔舉金革之義起爲右金吾
將軍累表陳乞有司以違命督之輿疾即路閒
歲擢授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居
四年遷鎮于滑一歲入爲右領軍衛大將軍旋
改右金吾大將軍又授鉞于邠土孟秋至治所
首冬遘疾拜章入覲不克展和竊憮革之儀蘧

于靖恭里之私第享齡三十九當開成三年十
月二十日上聞而悼之不視朝一日贈尚書右
僕射明年二月歸葬于洛都夫人琅邪王氏祔
焉繼室深澤縣君博陵崔氏有一子曰煥生七
年而孤僕射之喪自復魄至葬當門戶備祭祀
建碑表昏縣君之能且命其家老具事功來請
曰葬不恤家而憂幼嗣不知其先人之官業乞
詞以傳于後也君子以爲知禮讓書之銘曰
斗極之下崆峒撞氣鍾于侍中孔武且貴奉上
致命宜昌後嗣僕射承之良弓不墜耳煩鉦鼓

心悅文字虎穴之中生此麒驥大和紀元滄景
不虔子弄父兵跳踉海壖有隣陰交蝟起鵾連
詔下薄伐艮隅騷然時惟侍中實統魏師蓄銳
未發衆心危疑僕射爲子陳謀盡詞興言涕零
有感尊慈絶姻効節精貫神祇滄波底寧王命
褒之乃遷元侯來鎮近畿乃祚元子別建旌麾
一門四節煇耀當時候忽慶生魏郊紛披喬木
雖大盲風不知千雲之臺列趾焚之哀哀孝嗣
丁此大酷迎護惲輔葬于東洛訴天觸地血涕
纏服禮有金革詔書敦促不遂枕戈驟膺推轂
之閒珪組纍纍如彼晨葩日中而萎有妻名家
有子稚齒行號執禮歸窆萬里洛水之陽循邙
之址尊卑穆祔幽顯同理舊松新栢亦象橋梓
刻石紀功垂千萬祀

劉夢得文集卷第二十九

碑 禪門法記讚附

曹溪第六祖碑
唐興寺儼公碑
耒州廣禪師碑
華嶽世界圖讚 成都新修福成寺記
大唐曹溪第六祖大鑒禪師第二碑 襄州移鐵像記 第一祖新塔記 佛友銘

元和十一年某月日詔書追褒曹溪第六祖能
公諡曰大鑒實廣州牧馬總以踈聞繇是可其
奏尚蹟以尊名同歸善善不隔異教一字之褒
華夷也懷得其所故也馬公勑其事且謹始以
垂後遂咨於文雄今柳州刺史河東柳君爲前
碑後三年有僧道琳率以其徒由曹溪來且曰
願立第二碑學者志也維如來滅後中五百歲
而摩騰竺法蘭以經來華人始聞其言猶夫重
昏之見眇爽後五百歲而達摩以法來華人始
傳其心猶夫昧旦之覩白日自達摩六傳至大
鑒如貫意珠有先後而無同異世之言眞宗者
所謂頓門初達慶與佛友俱來得道傳付以爲
眞印至大鑒置而不傳豈以是爲筌蹄耶芻狗

耶將人之莫已若而不若置之耶吾不得而知也按大鑒生新州三十出家四十七年而發既發百有六年而證始自斷之東山從第五師得授記以歸高宗使中貴人再徵不奉詔第以言爲貢上敬行之銘曰

至人之生無有種類同人著形出人者智蠢蠢南裔降生傑異父乾毋坤獨肖元氣一言頓悟不踐初地五師相承授以寶器宴坐曹溪世號南宗學徒爰來如水之東飲以妙藥差其瘖聾詔不能致許爲法雄去佛日遠羣言積億著空執有各走其域我立眞筌揭起南國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得之自然竟不可傳口傳手付則礙於有留衣空堂得者天授

佛衣銘 并引

吾既爲僧琳撰曹溪第二碑且思所以辨六祖置衣不傳之旨作佛衣銘曰

佛言不行佛衣乃爭忽近貴遠古今常情咫尺之生土無一里夢莫之後履存千祀惟昔有梁如象之狂達慶救世來爲醫王以言不瘉因物乃遷如執符節行乎復關民不知官望車而畏俗不知佛得衣爲貴壞色之衣道不在玆由之信道所以爲寶六祖未歿其出也微既還狼荒憬俗蚩蚩不有信器衆生曷歸是開便門非止傳衣初必有終傳豈無已物必歸盡衣乎久恃先終知終用乃不窮我道無朽衣於何有其用已陳執非芻狗

唐故衡嶽律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

佛法在九州開隨其方而化中夏之人汨於榮利莫若妙覺故言禪寂者宗嵩山北方之人銳以武攝武莫若示現故言神道者宗清涼山南方之人劇而輕制輕莫若威儀故言律藏者宗衡山是三名山爲莊嚴國必有達者與山比崇南嶽律門以律公爲上首律之後雲峯證公承之星月麗天珠璣同貫由其門者爲正法焉公號智儼曹氏子世爲郴之右姓北形在孕毋不嗜葷成童在侶獨不嗜戲其夙植因厚者歟生九年樂爲僧父不能奪其志抱經笥入峋嶁山從名師執業凡進品受具聞經傳印皆當時大長老我入明門不住

諸乘我行覺路徑入智地居室方丈名聞大千
護法大臣多所賓禮嗣曹王皐之鎮湖南請爲
人師自是登壇莅事三十有八載由我得度者
萬有餘人人持寶衣解纓珞爲禮公色愛之謂
門弟子曰彼以有相求我以有爲應之凡建
寶幢修廢寺飾大像皆極其工應物故也元和
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夜具湯沐剃頭頂與
門人告別既即寂而視身與色無有壞相嗚呼
豈生能全吾眞故死不速朽將有願力耶余不
得而知也問年八十二問臘六十一葬于寺東

北隅傳律弟子中巽道準傳經弟子圓皎貞璨
與其徒圓靜丈外惠榮明素存政等欲其師之
道光且遠故咨余乞辭乃作長句偈以銘之曰
祝融靈山禹所治非夫有道不可止中有毗尼
出塵土以律視儼猶孫子登壇人師四十祀南
方學徒宗奧旨幼無童心至齔齒識滅形全異
凡死長沙湘潭西幾五里陶傴故居石頭寺門
前一帶湘江水千嗟律虎之名兮與湘流而不
已

牛頭山第一祖融大師新塔記

初摩訶迦葉授佛心印得其人而傳之至師子
比丘凡二十五葉而達慶得焉東來中華華人
奉之爲第一祖又三傳至雙峯信公雙峯廣其
道而岐之一爲東山宗能秀寂其後也一爲牛
頭宗巖持威鶴林經山其後也分慈氏之一支
爲如來之別子咸有祖稱槩然貫珠大師號法
融姓韋氏延陵人少爲儒博極羣書既而歎曰
此仁誑言爾吾志求出世間法遂入句曲依僧
炅改逢掖而緇之徙居是山宴坐石室以慧力
成通故旱巖泉涌以神功示現故皓雪蓮生巨

蛇摧伏羣鹿聽法貞觀中雙峯過江望牛頭頓
錫曰此山有道氣宜有得之者乃來果與大師
相遇性合神授至于無言同齊智地密付眞印
揭立江左名聞九圍學徒百千如水歸海由其
門而爲天人師者皆瞭眞脈分爲顯慶二年報身示
滅道在後覺神依故山戒香不絶龕坐未飾夫
豈不思乎蓋神期冥數必有所待大和三年潤
州牧浙江西道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趙郡李
公在鎮三閱百爲大備尚理信古儒玄交修始
下令禁桑門歸佛以賊人者而於眞實相深達

焉常謂大師像設宜從本教言自我啓因自我
成乃召主吏籍我月入得緡錢二十萬俾秣陵
令如符經營之三月甲子新塔成事嚴而工人
盡藝誠達而山神來護碩力既從衆心知歸撞
鍾告白龍象大會諸天聲香之蘊如見如聞即
相生敬明幽同感尚書欲傳信于後遠命愚志
之夫上士解空而離相中士著空而嫉有不因
相何以示覺不由有何以悟無彼達眞諦而得
中道者當知爲而不有賢乎以不脩爲無爲也

衡州萍鄉縣楊岐山故廣禪師碑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牧人而不能去
威勢以理至有乘天工之隙以補其化釋王者
之位以遷其人則素王立中區之教懋建大中
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正覺至哉乾坤定位而
聖人之道參行乎其中亦猶水火異氣成味也
同德輪轅異象致遠也同功然則儒以中道御
羣生罕言性命故以世主衰而寖息佛而大悲救
諸苦廣啓因業故刼濁而益尊自白馬東來而
人知像教佛衣始傳而人知心法弘以權實示
其攝修味眞實者即清淨以觀空存相好者怖

威神而遷善厚於求者植因以覩福罹於苦者
證業以銷冤革盜心於冥昧之間泯愛緣於死
生之際陰助教化總持人天所謂生成之外別
有陶治刑政不及曲爲調揉其方可言其旨不
可得而言也惟四海之大羣倫之富必有以得
其門而會其宗者爲世導師焉禪師諱乘廣其
生容州甦張氏七歲尚儒以俎豆爲戲十三慕
道遊壞削之儀至衡陽依天柱想公以啓初地
至洛陽依荷澤會公以契眞乘洪鍾蘊聲扣之
斯應陽燧合焰睎之乃明始由見性終得自在
常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分二宗者衆生存頓
漸之見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得
故生分別道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爲心
經行不倦愍彼南裔不聞佛經由是結廬此山
心與境寂應念以起教隨方而立因居涉旬而
善根者知歸建周月而業緣帶縛者漸悟以月倍日
以年倍時瘖慄洞開荒墝潛華邑中長者十方
善衆咸發信願大其藩垣法堂四阿殷引僧舍
身心恬寂象馬交馳隨其去來皆得利益踰嶺
之北涉湘而南仰盻高山知道有所在此地緣

盡脩然化俱神歸佛境悲結人世自趺坐而滅
至于荼毗三百有六旬矣爪髮加長容澤差衰
眞子號呼圍繞薪火得舍利如珠璣者數百十
焉於戲肖圓方之形故寂滅以示盡入菩提之
位故殊相以現虛猶鳳毛成字麟角生肉必有
以異不知其然於是服勤聞法之上首曰甄外
乃率其徒圓寂道弘如亮如海等相與校徒具
役建塔于禪室之右端從衆也初廣公始生之
辰歲在丁巳當玄宗之中元生三十而受具更
臘五十二而終終之夕歲直戊寅當德宗之後
元三月既望之又十日也後九年其門人還源
以爲崇塔以存神與建銘以垂休皆憑像寄懷
不可以闕一謬謂余爲習於文者故蘭足千里
以誠相攻大懼其失師德音與時寖遠且曰白
月中黑東川無還鼈于金石傳信百刼彼墮淚
之感豈儒家者流專之敬酬斯言銘示真俗曰

如來說法徧（一作普）滿大千得勝義者強名爲禪至
道不二至言無辯心法東行羣迷丕變七葉無
嗣四魔潛扇佛衣生塵佛法如線吾師覺者寘
極道樞承受寄印端如貫珠一室寥然高山之

隅爲法來者百千人俱奔民黨戶有犀梁攝
以方便家藏佛書願力既普慶門斯盛合爲一
乘散爲萬行即動求靜故能常定絕緣離覺方
得究竟生非我樂死非我病現滅者身常圓若
性本無言說付囑其誰等空無礙後覺得之像
閱虛塔迹留仁祠十方四輩瞻禮於斯

夔州始興寺移鐵像記

佛薪盡于乾竺而像教東行是法平等故所至
爲淨土是身應供故隨念如降生先是魚復人
有以刹金爲珍勒像者重千鈞睟容端相人天
其幾年矣寺僧法照瞻禮發信赤肩白足入諸
大城乃至聚落無空過者積十餘年得信財無

兩足鼂氏卒事而他工未備故寓于西偏不知
童錄是賸工以嘗巧募徒而畢力四輩增工
麾以肱中樞外脉陰轉陽動效如地踊炎如山
行大匠無言尊容嚮明青蓮承趺金歡捧持藻
井花鬘葛籠四垂邑人瞻拜如佛出世法照以
願力能就泣于佛前因持片石乞詞以示後按
此寺始於宇文周初瀕江埤庳皇唐神龍中爲
水所壞有波那賴耶國僧廣照浮海而至頹錫

不去遂移於今道場所山曰磨刀嶺曰虎崗其
經始與克修（一作脩）皆蕃僧是力後之有志者豈無
人哉法照夔人姓穆氏年十有五出家依江陵
名僧受具肇自貞元二十年甲申歸此寺願崇
建有爲凡修大殿立菩薩大弟子侍佛左右逮
長慶癸卯有成其善植德本者歟

畎盧遮那佛華藏世界圖讚

佛說華嚴經眞人妙覺不由諸乘非大圓智不
能信解德宗朝有龍象觀公能於是經了第一
義居上都雲華寺名聞十方沙門綱肇是其上

足以經中九會纂成華藏圖俾人瞻禮即色生
慕因請余讚之即說讚曰

清淨不染花中蓮　捧持世界百億千
踴出香海浩無邊　風輪負之晝夜旋
大雄九會化諸天　釋梵八部來森然
從昏至覺不依緣　初初極極性自圓
寫之綃素色相全　是色非色言非言

成都府新修福成寺記

益城右門衙大達坦然西馳曰石筆街街之北
有仁祠形焉直啓曰福成寺之殿臺與城之

劉夢得文集卷第三十

劉夢得文集目録

第一卷

詩

荅白學士　寄韓白二公

戲訓白舍人　春日書懷

寄訓白舍人　訓白舍人曹長

贈白舍人有歎　和令狐相公

白太守行　訓樂天席上見贈

登樓靈寺塔　留辭郭使君

開元寺枸杞　和樂天鸚鵡

歲杪將發蒼　洛中逢白監

和裴相傍水閒行　燕王少尹宅

和裴相公求鶴　荅樂天臨都驛

有所嘆　鶴歎

再贈樂天　和樂天送鶴

郡齋新竹　關下待傳點

和樂天以鏡換酒　聞新蟬

和樂天秋雪　贈王山人

送河南馮尹　杏園花下

和樂天早寒

題集賢閣

令狐相公言懷　曲江春望
春日尋花　南園試小樂
和樂天春詞　玉蕊花下
歎水　送令狐相公赴東都
第二卷　苔樂天戲贈
詩
和微之深春好　贈別白侍郎
洛中戲呈馮尹　苔白賓客
始聞蟬有懷　憶樂天
樂天寄新詩　月夜憶樂天
訓令狐相公　吟白君哭崔兒
苔樂天所寄　池北新葺水齋
訓別樂天　贈樂天
訓別樂天　醉苔樂天
和樂天耳順吟　見樂天題詩
早夏郡中書事　見元相公題名
寄贈小樊　憶春草
報白君　送令狐相公
秋夕未寐　冬日晨興
訓樂天見寄　晚達
諸失婢牓者　傷小姬英英
喜崔賓客歸洛　郡齋書懷
洛下醉吟　公主舊宅
訓樂天即事　中秋翫月
吟樂天自問　訓貽賀金紫
秋日書懷　傷微之敦詩晦叔
初冬早寒　杏園聯句
泛舟聯句　興花池亭聯句
醉中聯句
第三卷　首夏猶清和聯句
詩　西池落泉聯句
汴州新政書事　和眞娘墓
和令狐贈苔　對紫微花
和送趙鍊師　和謝蒲萄
令狐相公賜詩　和翫白菊
訓令狐贈別　訓寄賀遷拜
訓早秋見寄　冬日晨興

寄令狐相公　和贈竹
和令狐入潼關　和尋白閣老
雪中遊玄都觀　南亭看雪
別牡丹　訓令狐留守
春晚對花　春日言懷
令狐相公言懷　閒思帝鄉
訓令狐相公　謝令狐相公書問
賀令狐相公　重訓前寄
秋懷　訓令狐相公
新詩訓寄　訓令狐相公見寄
歲暮遠懷　訓令狐相公即事
首夏閒居　庭前白菊謝
季冬南郊宿齋　題伏毒寺
杏園花下飲　和令狐相公
題雙文瓜花　題龍回寺
晚泛漢江　初栽桂樹
早春南望　訓令狐相公
春思見寄　新栽蔥蘭
南齋小宴　詠梔子花
新蟬　對黃白二菊花

苔令狐相公
第四卷
詩
郡內書情　訓樂天見憶
小亭寒夜　和裴晉公涼風亭
閒園獨賞　訓樂天杉酒見寄
兩如何　留辭裴令公
與樂天替代　裴令公綠野堂
自左馮歸洛中　秋齋獨坐
和樂天懷詠　獨酌小醉
戲贈樂天　訓樂天題酒瓮
雪中訝諸公　請裴令公加宴
過敎詩舊宅　聽江西故吏歌
以詩問酒熟　和樂天洛城春
陪裴公泛洛　賀楊尚書
秋中暑退　雪中宴集
喜遇職句　洛中聯句
共憶夢得聯句　洛中早春
賞櫻桃花　醉後寓言戲贈
賞牡丹　戲樂天長齋

樂天蓮池遊僧 晚夏閒居
感秋 沽酒致歡
懷樂天 和思黯憩南莊
各賦春中一物 春詞
聞新蟬 新秋對月
小臺晚坐 早秋雨後
秋涼閒卧 秋晚病中
和樂天燒藥 謝樂天詠老
歲夜詠懷 元日樂天見過
戲樂天買馬 謝思黯見戲
謝思黯小飲 謝樂天狂吟
謝牛相公獨飲 春日閒坐
牛相公示新什 秋霖即事聯句
喜晴聯句 會昌春聯句
春晚聯句 樂天長齋聯句
第五卷 秋日寄懷
雜詩 文石枕
赴上都贈別 文宣王廟釋奠
訓送張員外
贈璧州鞭

勸謝微公見寄 訓元九院長
別簀司直 謝簀員外
和簀中丞 郡內書懷
寄楊八拾遺 郡齋宴客
旬休早涼 謝楊侍郎
和馬大夫 再謝馬大夫
王侍御贈荅詩 謝樂天詠老
獻通草茭藤酒 謝思黯見戲
鄂渚留別 荅表臣贈別
寄表臣 懷表臣
重寄表臣 寄唐州楊八
重寄絕句 春日寄楊八
寄郃州溫右史 新灤驛他
謝楊八副使 謝楊司業
謝崔博士 謝馮舍人宿贈別
第六卷 和韓元二君子
律詩
遊道林嶽麓寺

張籍遠寄長句　詶湖州崔郎中
喜韓吳興同遷　秋日書懷
歎梅雨　詶嚴給事
答張秘書謝馬　和中書即事
見寄藍橋懷舊　和裴侍中留別
省中四松　豐安里舊居
李相公宴餞　惠班竹杖
楊給事製新樓　春晚即事
牛相公述舊　詶鄭州權舍人
和裴令公夜宴　李侍郎惠藥物
劉夢得外集目錄　八
宮城早秋　新墅溪竹
追感韋裴六相　和牛相公感傷
和牛相公寓懷　雨後寓懷
林亭雨後偶成　所寄太湖石
和王尚書　牛相公寓言
南溪醉歌　牛相公同遊
詶大尹裴侍郎　詶太原狄尚書
詶崔大夫　暮秋又雨喜晴
第七卷
律詩

霜夜對月　述夢
喜徑松成陰　伊川卜居
憶江南謝事　秋日見寄
吐綬鳥詞　和嚴給事
和重題　聞琴絕句
和李尚書示詩　傷韋令孔雀
詶喜歸鄉國　喜見初月
和望山居即事　和平泉新墅
柳柳州贈家雞　荅前篇
荅後篇　詶柳州贈別
重別　三贈
題淳于棼墓　懷妓
登清輝樓　省試風光草際浮
喜再遇毛仙翁　巫山神女廟
第八卷　陪崔大尚書
律詩　登望梅樓
寄楊給事　送處州吳使君
柳柒
曹剛
別蘇州
劉夢得外集目錄　九

題報恩寺　渡楊子津
館娃宮　姑蘇臺
贈陳長史　寄韓中丞
有感　楊柳枝
海陽十詠　送周魯儒赴舉
送曹璩歸越中　尋汪道士不遇
桃源翫月　遊建康
田順郎歌　米嘉榮
自江陵沿流　別夔州官吏
夜聞舡中笛　聞道士彈思歸引
喜康將軍見訪　贈劉景耀第
次德宗山陵　嘗茶
梁國祠　九日登高
謝柳子厚硯　元日感懷
謝崔相公賜馬　南中書來
題招隱寺　寄山中友人
望洞庭　魚復江中
歷陽書事

第九卷

表述引傳碑　論西戎表
舍煇洞述　謝上連州刺史表
傳信方述　吏隱亭述
唱和集後引　彭陽唱和集引
汝洛集引　吳蜀集引
王公神道碑銘　子劉子自傳

第十卷

墓誌祭文　絕編生墓表
故董府君墓誌　重祭柳員外文
祭柳員外文
代祭柳員外文　祭韓吏部文
祭李司空文　代祭李司空文
代祭王相國文　祭桂尚書文
祭楊庶子文

劉夢得外集目録

詩

答白學士　寄韓白二公
戲訓白舍人　訓白舍人曹長
寄訓白舍人　和令狐相公
贈白舍人有數　訓樂天廊上見贈
白太守行　留辭郭使君
登棲靈寺塔　和樂天鸚鵡
開元寺枸杞　洛中逢白監
歲抄將發楚

燕王少尹宅　鶴歎
有所曉　答樂天臨都驛
再贈樂天　和裴相傍水閒行
郡齋新竹　聞新蟬
和裴相公求鶴　和樂天送鶴
終南秋雪　闕下待傳點
和樂天早寒　和樂天以鏡換酒
送河南馮尹　贈王山人
題集賢閣　杏園花下
令狐相公言懷　曲江春望
春日尋花　南園試小樂
和樂天春詞　玉蕊花下
數水　答樂天戲贈
送令狐相公赴東都
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
答貺
吟君遺我百篇詩使我獨坐形神馳玉琴清夜
人不語琪樹春朝風正吹郢人斤斲無痕跡仙
人衣裳弄刀尺世人方內欲相尋行盡四維無
處覓

始至雲安寄兵部韓侍郎中書白舍人二
公近曾遠守故有屬焉
天外巴子國山頭白帝城波清蜀栁盡雲散楚
壘傾迂瀕下嗥吼兩岸勢爭衡陰風鬼神過暴
雨蛟龍生峽斷見孤邑江流照飛甍蠻軍擊巖
鼓猨馬引雙旌望闕遥拜舞分庭備將迎銅符
一以合文墨紛來縈暮色四山起愁挾數處聲
重關摹吏散靜室寒燈明故人青霞意飛舞集
蓬瀛昔曾在池籞應知魚鳥情
白舍人自杭州寄新詩有柳色春藏蘇小

家之句因而戲訓兼寄浙東元相公

錢塘山水有奇聲曾謫仙官守百城女妓還聞名小小使君誰許喚卿卿籠鵝震海風雷起雁闕噓天樓閣成莫道騷人在三楚文星今向斗牛明

春日書懷寄東洛白二十二學士楊八二

庶子

曾向空門學坐禪如今萬事盡忘筌眼前名利同春夢醉裏風情敵少年野草芳菲紅錦地遊絲撩亂碧羅天心知洛下閑才子不作詩魔即

酒藥

白舍人見訓拙詩因以寄謝

雖陪三品散班中資歷從來事不同名姓也曾鑱石柱詩篇未得上屏風甘陵舊黨凋零盡魏闕新知禮數崇煙水五湖如有伴猶應堪作釣魚翁

白舍人曹長寄詩有遊宴之盛因以戲訓

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令來替左司二八城門開道路五千兵馬引旌旗水通山寺逢歌去驛過虹橋觸戟隨若共吳王闔百草不如應是欠

西施

蘇州白舍人寄新詩有歎早白無兒之句因以贈之

莫嗟華髮與無兒却是人間久遠期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于公必有高門慶謝守何煩曉鐘悲幸免如新分非淺祝君長詠夢能詩

高山本高于門使之高二義除古之詩依據此

和汴州令狐相公到鎮改月偶書所懷二十二韻

受服新梁苑和羹舊傅巖援毫動星宿垂釣取鱣鮮弄玉川至歡呼百姓瞻綠油貔虎擁青紙鳳凰銜外壘曾無警中厨亦罷監推誠人自服去殺令逾嚴趙趙容皆飾幡幡口盡銜爲兄憐庾會選壻得蕭咸變偃咽喉地駢闐水陸兼渡橋鳴鈿懸入肆颺雲帆端月當中氣東風應遠占管絃喧夜景燈燭掩寒蟾酒每傾三雅書能發百函詞人羞布鼓遠客獻貂襜歌榭白團扇舞筵金縷衫旌旗選一簇騎馬覆近相攙花樹當朱閣晴河逼翠簷衣風飄縠鬢燭淚滴蟾嵓玉壘虛頻易金鑪暖更添映簾窺艷艷隔柚見

纖纖謝傳何由接桓伊定不凡應憐郡齋老旦
夕鑷霜騑

白太守行

聞有白太守地官歸舊溪蘇州十萬户盡作嬰
兒啼太守駐行舟閭門草萋萋揮杖謝啼者依
然兩眉低朱户非不崇我心如重催華池非不
清意在寒廊栖孝者竊所怪賢者默思齊我爲
太守行題在隱起珪

訓樂天楊州初逢席上見贈

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懷舊空吟
聞笛賦到郡翻似爛柯人沈舟側畔千帆過病
樹前頭萬木春今日聽君歌一曲暫憑盃酒長
精神

同樂天登棲靈寺塔

步步相攜不覺難九層雲外倚欄干忽然語笑
半天上無限遊人與眼看

罷郡歸洛途次山陽留辭郭中丞使君

自到山陽不許辭高齋日夜有佳期管絃正合
看書院語笑方酣各詠詩銀漢雪晴寒翠幕清
淮月影落金卮洛陽歸客明朝去容趁城東花
發時

楚州開元寺北院枸杞臨井繁茂可觀羣
賢賦詩因以繼和

僧房藥樹依寒井井有香泉樹有靈纍纍纍生
籠石甃紛紅子熟照銅瓶枝繁本是仙人杖根
老新成瑞犬形上品功能甘露味還知一勺可
延齡

和樂天鸚鵡

養來鸚鵡嘴初紅宜在朱樓繡户中頻學喚人
緣性慧偏能識主爲情通敏毛睡足難銷日舞
翅愁時願見風誰遣聰明好顏色事須安置入
深籠

歲杪將發楚州呈樂天

楚澤雪初霽楚城春欲歸清淮憂寒色遠樹含
清暉原野已多思風霜潛減威與君同旅鴈北
向刷毛衣

洛中逢白監同話遊梁之樂因寄宣武令
狐相公

曾經謝病各遊梁今日相逢憶昔王少有一身
兼將相更能四面占文章開頴坐内催飛盞回

首庭中看舞槍借問風前兼月下不知何客對
胡牀

河南王少尹宅燕張常侍白舍人兼呈盧
郎中李員外二副使

將星夜落使星來三省清臣到外臺事重各銜
天子詔禮成同把故人盃捲簾松竹雪初霽滿
院池塘春欲迴故人孟捲簾松竹雪初霽滿院池塘春欲迴第一林亭迎好客慇懃莫惜玉山頹

鶴歎并序

友人白樂天去年罷吳郡挈雙鶴以歸余相
遇于楊子津間翫終日翔舞調態一符相書信
華亭之尤物也今年春樂天爲秘書監不以鶴
隨置之洛陽第一旦予入門問訊其家人鶴軒
然來睨如記相識徘徊俛俯似含情顧慕塡膺
而不能言者因以作鶴歎以贈樂天

寂寞一雙鶴主人在西京故巢吳苑樹深院洛
陽城徐引竹間步遠舍雲外情誰憐好風月隣
舍夜吹箜東隣即王家

丹頂宜承日霜翎不染泥愛池能久立看月未
成棲一院春草長三山歸路迷虫人朝謁早貪

養汝南雞

有所嗟二首

庾令樓中初見時武昌春柳似腰肢相逢相笑
盡如夢爲雨爲雲今不知

鄂渚濛濛煙雨微女郎蒐逐暮雲歸只應長在
漢陽渡化作鴛鴦一隻飛

荅樂天臨都驛見贈六言

北固山邊波浪東都城裏風塵世事不同心事
新人何似故人

再贈樂天

一政政官軋軋一年年老騃騃身外名何足算
別來詩且同吟

和裴相公傍水閒行

爲愛逍遙第一篇時時閒步賞風煙看花臨水
心無事功業成來二十年

和宣武令狐相公郡齋對新竹

新竹脩脩韻曉風隔窻依砌尚蒙籠數間素壁
初開後一段清光入坐中歌枕閒看知自適舍
毫朗詠與誰同此君若欲長相見政事堂東有
舊叢

蒼白刑部閩新蟬
蟬聲未發前已自感泳年一入凄涼耳如閩斷
續絃晴清依露葉晚急愚霞天何事秋卿詠逢
時亦悄然

和裴相公寄白侍郎求雙鶴

皎皎華亭鶴來隨太守船 白居易吳郡太守携鶴來 青雲意長
在滄海別經年留滯清洛苑徘徊明月天何如
鳳池上雙舞入祥煙

和樂天送鶴上裴相公別鶴之作

昨日看成送鶴詩高籠提出白雲辭朱門乍入
應迷路玉樹容棲莫揀枝雙舞庭中花落處數
聲池上月明時三山碧海不歸去且羽人間是
羽儀

終南秋雪

南嶺見秋雪千門生早寒閒時駐馬望高處卷
簾看霧散瓊枝出日斜鈆粉殘偏宜曲江上倒
影入清瀾

關下待傳點呈諸同舍

禁漏晨鍾聲欲絶旌組綬影相交殿舍佳氣
當龍首閣倚晴天見鳳巢山色葱籠丹檻外霞
光泛灩翠松梢多慙再入金閨籍不敢爲文學
解嘲

和樂天早寒

雨引苔侵壁風驅葉擁堦久留閒客話宿請老
僧齋酒甕新陳接書籤次第排條然自有處搖
落不傷懷

和樂天以鏡換酒

把取菱花百鍊鏡換他竹葉十旬杯鸞眉厭老
終難去蘇甲須辭便到來妍醜太分迷忌諱松
喬俱傲絶嫌猜校量功力相千萬好去從空白
玉臺

同樂天送河南馮尹學士

可憐玉馬風流地暫轂金貂侍從才閣上掩書
劉向去門前修刺孔融來晴陵路靜寒無雨洛
水橋長晝起雷共羨府中棠棣好先於城外百
花開

同白二十二贈王山人

愛名之世忘名客多事之時無事身古老相傳
見來久歲年雖窶貌長新飛章上達三清路受
籙平交五嶽神笑聽蓼朝暮鼓只能催得市

朝人

題集賢閣

鳳池西畔圖書府玉樹玲瓏景氣閒長聽餘風
送天樂時登高閣望人寰青山雲繞欄干外紫
殿香來步武間曾是先賢翔集地每看壁記一
慙顏

杏園花下訓樂天見贈

二十餘年作逐臣歸來還見曲江春遊人莫笑
白頭醉老醉花閒有幾人

和令狐相公初歸京國賦詩言懷

凌雲羽翮拂天才楊歷中樞與外臺相印昔辭
東閤去將星還拱北辰來殿庭捧日飄纓入閣
道看山曳履迴口不言功心自適吟詩釀酒待
花開

曲江春望

鳳城煙雨歌萬象含佳氣酒後人倒狂花時天
似醉三春車馬客一代繁華地何事獨傷懷少
年曾得意

和令狐相公春日尋花有懷白侍郎閣老
芳菲滿雍州鶯鳳許同遊花遲須深入時光不
少留色鮮由樹嫩枝亞爲房稠靜對仍持酒高
看特上樓晴宜連夜賞雨便一年休共憶秋官
處餘霞曲水頭

和樂天南園試小樂

閒步南園煙雨晴遥聞絲竹出牆聲欲拋丹筆
三川去先教清商一部成花木手栽偏有興歌
詞自作別生情多才遇景皆能詠當日人傳滿
鳳城

和樂天春詞

新粧宜面下朱樓深鎖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
數花朵蜻蜓飛上玉搔頭

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蕊花下游仙二絕

王女來看玉蕊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
時迴顧驚怪人間日易斜
雪蘂瓊絲滿院春衣輕步步不生塵君平簾下
徒相問長伴吹簫別有人

歎水別白二十二舍人

水至清盡美從一勺至千里利人利物時行時
止道性淨皆然交情淡如此君遊金谷堤上我
在石渠署裏兩心相憶似湛波湯湲日夜無窮

已
答樂天戲贈
才子聲名白侍郎風流雖老尚難當詩情逸似
陶彭澤齋日多如周太常花花將心求淨法時
時偷眼看春光知君技癢思歡宴欲倩天魔破
道場
同樂天送令狐相公赴東都留守自戶部尚書歸
尚書劒履出明光居守旌旗起洛陽世上功名
兼將相人間聲價是文章衙門曉鬧分天仗賓
幕初開辟省郎從此發坡頭向東望春風處處有
甘棠自華陝至河南甘故林也

劉夢得外集卷第二
詩
和微之深春好
洛中戲呈馮尹
始聞蟬有懷
樂天寄新詩
酬令狐相公
答樂天所寄
酬別樂天
酬別樂天
和樂天耳順吟
早夏郡中書事
寄贈小樊
報白君
秋夕不寐
酬樂天見寄
請決婢勝者
喜崔賓客歸洛
洛下醉吟
酬樂天即事
贈別白侍郎
答白賓客
憶樂天
月夜憶樂天
吟白君哭崔兒
池北新蓄水齋
贈樂天
醉答樂天
見樂天題詩
見元相公題名
憶春草
送令狐相公
冬日晨興
答樂天見憶
晚達
傷小姬英英
郡齋書懷
公主舊宅

吟樂天自問　中秋翫月
秋日書懷　謝胎賀金紫
初冬早寒　傷微之敦詩晦叔
泛舟聯句　杏園聯句
醉中聯句　興花池亭聯句
西池聯句　首夏猶清和聯句
薔薇花聯句　西池落泉聯句
和樂天柘枝　和題眞娘墓
同樂天和微之深春好二十首　同用家花車斜四韻
何處深春好深深萬乘家宮門皆映柳輦路盡
穿花池色連天漢城形象帝車旌旗曠風裏徹
獵向西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阿母家瑤池長不夜珠樹正
開花橋峻通星渚樓暄近日車層城十二關相
對玉梯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執政家恩光貪棒日貴重不
看花玉饌堂交印沙堤柱礙車多門一已閉直
道更無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大鎮家前旌光照日後騎威
成花節院收衙隊毬場簇看車廣筵歌舞散書
號夕陽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貴戚家擪撕無價馬庭發有
名花欲進宮人食先薰命婦車晚歸長帶酒冠
蓋任傾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恩澤家爐添龍腦炷綾結虎
頭花賓客珠成履嬰孩錦縛車畫堂簾幕外來
去鷺飛斜
何處春深好春深京兆家人眉新柳葉馬色醉
桃花盜息無鳴鼓朝迴自走車能令帝城外不
敢遲由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刺吏家夜闌猶命樂雨甚亦
尋花傲客多憑酒新姬苦上車公門吏散後風
擺戟衣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羽客家芝田繞舍色杏樹滿
山花雲是淮王宅風為列子車古壇操簡處一
逕入林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小隱家芝庭留野菜藏樹去
狂花醉酒一千日貯書三十車短衾從露體不
敢有餘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富室家唯多貯金帛不擬貧

驚花國樂呼聽轡行厨載滿車歸來看理曲燈下寶釵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豪士家多沽味濃酒貴買色深花巳臂鷹隨馬連催放上車城南踏青處村落逐原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貴胄家迎呼偏熱客揀選最多花飲饌開華幄笙歌出細車輿酣鷁易罄連瀉酒餅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唱第家名傳一紙牓興管九觴花薦聽諸侯樂來隨計吏車杏園抛曲處揮袖向風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少婦家能偷新禁曲自剪入時花追逐同遊伴平章貴價車從來不墮馬故遣驟騮斜

何處深春好春深幼女家雙鬟梳頂髻兩面綉羅衣高謝豈徒然九霄路上辭朝客四皓叢中作少年他日卧龍終得雨今朝放鶴且冲天洛陽舊有衡茅在亦擬抽身伴地仙

遥和白賓客分司初到洛中戲呈馮尹

西斆望苑去東占洛陽才度嶺無歸思看山不厭來冥鴻何所慕遶鵲乍飛迴洗竹通新逕攜琴上舊臺塵埃長者轍風月故人杯聞道龍門峻還因上客開

和留守令狐相公苔白賓客
蛟龍和風吹樹枝商山逸客出關時身無拘束
起長晚路足交親行自遲官拂象筵終日待私
將雖泰幾人期君來不用飛書報萬户先從紙
貴知
始聞蟬有懷白賓客去歲白有聞蟬見寄
詩云秖應催我老兼遣報君知之句
蟬韻極清切始聞何處悲人含不平意景值欲
秋時此歲方宛晚誰家無別離君言催我老已
是去年詩

憶樂天
尋常相見意慇懃別後相思夢更頻每遇登臨
好風景羨他天性少情人
樂天寄洛下新詩兼喜微之欲到因以紓懷
懷也
松間風未起萬葉不自吟池上月未來清輝同
夕陰宮徵不獨運埏筰自相尋一從別樂天詩
思日已沈吟君洛中作精絶百鍊金乃知孤鶴
情月露爲知音微之從東來威鳳鳴歸林羨君
先相見一豁平生心

月夜憶樂天兼寄微之
今宵帝城月一望雪相似遥想洛陽城清光正
如此知君當此夕亦望鏡湖水展轉相憶心月
明千萬里
訓鄆州令狐相公官舍言懷見寄呈樂天
詞人各在一涯居聲味雖同跡自疎佳句傳因
多好事尺題緘爲不便書已通戎略逢黄石仍
占文星耀碧虚開説朝天在來歲霸陵春色待
行車
吟白君哭崔兒二篇愴然寄贈

吟君苦調我雪纓能使無情盡有情四望車中
心未釋千秋亭下賦初成庭梧已有鸞栖處池
鶴今無子和聲從此期君比瓊樹一枝吹折一
枝生
苔樂天所寄詠懷且釋其枯樹之數
衙前有樂饌常精宅内連池酒任傾自是官高
無仰客不論年長少歡情驟龍頷被探珠去老
蚌胎還應月生莫羨三春桃與李桂花成實鬱
秋榮
白侍郎大尹自河南寄示池北新葺水齋

即事招賓十四韻兼命同作
公府有高政新齋池上開再吟佳句後一似畫
圖來結構疎林下寅綠曲岸限綠波穿戶牖碧
甃疊瓊瓌幽興當軒滿清光繞砌迴潭心澄曉
鏡渠口起晴雷瑤草綠堤種松煙上島栽魚游
驚撥刺鷺浴喜毬廻爲客烹林筍因僧採石苔
酒餅常不罄書案任成堆簷外青雀紡坐中鸚
鵡杯蒲根抽九節蓮莖捧重臺芳評此時到勝
遊何日陪共議吳太守自占洛陽才

赴蘇州訓別樂天

吳郡魚書下紫宸長安厩吏送朱輪二南風化
承遺愛八詠聲名躡後塵梁氏夫妻爲寄客陸
家兄弟是州民江城春日追遊處共憶東都舊
主人

贈樂天

一別舊遊盡相逢俱涕零在人雖晚達於樹似
冬青痛飲連宵醉狂吟滿坐聽終期拋印綬共
占少微星

福先寺雪中訓別樂天

龍門賓客會龍宮東去旌旗駐上東二八筵歌
雲幕下三千世界雪花中離堂未暗排紅燭別
曲含凄颺晚風才子從今一分散便將詩詠嚮
吳儂

醉答樂天

洛城洛城何日歸故人故人今轉稀莫嗟雪裏
曲暫時別終擬雲間相逐飛

和樂天耳順吟兼寄敎詩

吟君新什慰蹉跎屈指同登耳順科鄧禹功成
三紀事孔融書就八年多已經將相誰能爾拋
郤丞郎事忝何獨恨長州數千里且隨魚鳥泛
煙波

到郡未浹日登西樓見微依新柳貴他帶亂
以寄樂天自此郡諸病西歸

湖上收宿雨城中無晝塵樓依新柳貴他帶亂
苔春雲水正一望簿書來遶身煙波洞庭路愧
彼扁舟人

早夏郡中書事

水含殘月飛雨灑高城華堂對嘉樹簾幌含
曉清拂鏡整危冠振衣步前楹將吏儼成列簿
書紛來縈言下辨曲直筆端破交爭虛懷詢病

苦懷律操剽輕閣吏告無事歸來解簪纓高簟
覆朱閤忽爾聞調笙

虎丘寺見元相公二年前題名愴然有詠

前年渡橋
送之武昌

滻水送君君不還見君題寺虎丘山因知早貴
兼才子不得多時在世間

寄贈小樊

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綽約向人時終須買取
名春草處處將行步步隨

憶春草

劉夢得外二

憶春草處處多情洛陽道金谷園中見日遲銅
駝陌上迎風早河南大尹頻出難只得池塘十
步看府門閉後滿街月幾處遊人草頭歇館娃
宮外姑蘇臺畔萋萋芊芊撥不開無風自偃君知
否西子裙裾曾拂來

樂天寄憶舊送因作報白君以答

報白君別來已度江南春江南春色何處好驚
子雙飛故官道春城三百七十橋夾岸朱樓隔
柳條丫頭小兒盪畫槳長枝女郎簪翠翹郡齋
北軒卷羅幕碧池遶遶華閣池邊綠竹桃李

花花下舞筵鋪彩霞吳娃足情言語黠越客有
酒巾寇斜坐中皆言白太守不負風光向杯酒
酒酣襞牋飛逸韻至今傳在人人口報白君相
思空望嵩丘雲其奈錢塘蘇小小憶君淚點石

榴裙白君有姑近白洛歸錢塘

和白侍郎送令狐相公鎮太原

十萬天兵貂錦衣晉城風日斗生輝行臺僕射
新恩重從事中郎舊路歸疊鼓聲成泠水浪門
旗影斷塞鴻飛邊庭自此無烽火擁節還來坐
紫微

劉夢得外二 十二

秋夕不寐寄樂天

洞戶夜簾卷華堂秋簟清螢飛過池影蛩思遶
堦聲老枕知將雨高牕報欲明何人諳此景遠
問白先生

冬日晨興寄樂天

庭樹曉禽動郡樓殘點聲燈挑紅燼落酒煖白
光生疑少嫌栻利顏衰恨鏡明獨吟誰應和須
寄洛陽城

訓樂天見寄

元君後輩先零落崔相同年不少留華屋坐來

能幾日夜臺歸去便千秋(品同)得老終須卜一丘(投老之日願樂天爲鄰)
達亦應簫鼓入松楸
答樂天見憶
與老無期約到來如等閑偏傷朋友盡移興子孫間筆底心猶毒杯前瞻不豕(呼關反)唯餘憶君夢飛過武牢關
和樂天諸失婢(婢勝者)
把鏡朝猶在添香夜不歸鴛鴦去翡翠透籠飛不逐張公子即隨劉武威新知正相樂從此脫青衣
樂天寄重和晚遊冬青一篇因成再答
風雲變化饒年少光景蹉跎屬老夫秋隼得時凌汗漫寒龜飲氣受泥塗東隅有失誰能免北叟之言豈便無振臂猶堪呼二鄰爭知掌下不成虛
河南白尹有喜崔賓客歸洛兼見懷長句
因而繼和
幾年侍從作名臣却向青雲索得身朝士忽爲方外主人仍是眼中人雙鸞遊處天京好五馬行時海嶠春遥羨光陰不虛擲肯令絲竹輟生塵
和楊師皐給事傷小姬英英
見學胡琴見藝成今朝追想幾傷情撚絃花下堅新曲放撥燈前謝改名但見好花皆易落從來尤物不長生應緣臺夜直衣冷雲雨無因入禁城
和樂天洛下酔吟寄太原令狐相公兼見懷長句
舊相臨戎非稱意詞人作尹本多情從容自使邊塵靜談笑不聞桴鼓聲章句新添塞下曲風流舊占洛陽城昨來亦有吳趨詠唯寄東都與北京
郡齋書懷寄江南白尹兼簡分司崔賓客
謾讀圖書三十車年年爲郡老天涯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爲飽暖家綺季衣冠稱鬢面吳公政事副詞華還思謝病今歸去同醉城東桃李花
訓樂天七月一日夜即事見寄
夜樹風韻清天河雲彩輕故苑多露草隋城閒

鶴鳴搖落從此始別離含遠情聞君當是夕倚
瑟吟商聲外物豈不足中懷向誰傾秋來念歸
去同聽嵩陽笙

題于家公主舊宅

樹繞荒臺葉滿池簫聲一絶草蟲悲鄰家猶學
宮人舊園客爭偷御果枝馬坿蓬蒿藏狡兔鳳
樓煙雨肅愁鴟何郎獨在無恩澤不似當初傳
粉時

吟樂天自問愴然有作

親友關心皆不見風光滿眼倍傷神洛陽城裏
多池館幾處花開有主人

劉夢得集二

八月十五日夜半雲開然後翫月因書一
時之景寄呈樂天

半夜碧雲收中天素月流開城邀好客置酒賞
新秋影透衣香潤光凝歌黛愁斜輝猶可翫移
宴上西樓

秋日書懷寄白賓客

州遠雄無益年高健亦衰興情逢酒在筋力上
樓知蟬噪芳意盡雁來愁望時商山紫芝客應
不向愁悲

訓樂天見貽賀金紫之什

久學文章舍白鳳却因政事賜金魚郡人未識
聞謠詠天子知名與詔書珍重和詩呈錦繡願
言歸計並園廬舊來詞客多無位金紫同遊誰
得如

訓樂天初冬早寒見寄

乍起衣猶吟微吟帽半欹霜凝南屋瓦雞唱後
園枝洛水碧雲曉吳宮黃葉時兩傳千里意書
札不如詩

樂天見示傷微之敦詩晦叔三君子皆有
深分因成是詩以寄

吟君數逝雙絶句使我傷懷奏短歌世上空驚
故人少集中唯覺祭文多芳林新葉催陳葉流
水前波讓後波萬古到今同此恨聞琴淚盡欲
如何

春池泛舟聯句

風池新雨後池上好風光上相公 取酒愁春盡留
賓喜日長度支柳絲拂送盃迎畫舸水鏡寫雕梁事送賓 醉鄉
潭洞迷仙府煙霞認醉鄉林送張司業 鶯聲隨雨語
竹色入衣觴籍送主客 晚景含澄澈時芳得艷陽馬錫

飛鳧拂輕浪綠柳暗回塘度逸韻追安石高居
勝辟彊羣杯停新令舉詩動綵牋忙錄顧謂同
來客歡遊不可忘籍

杏園聯句

杏園千樹欲隨風一醉同人此暫同羣上司空老態
忽忘絲管裏衰顏頻解酒杯中鋒上白二十二曲江日暮
殘紅在翰苑年深舊事空居易主客二十四年流落
者故人相引到花叢

花下醉中聯句

共醉風光地花飛落酒杯鋒上錢二十八殘春猶可賞
晚景莫相催禹錫送白侍郎酒幸年年有花應歲歲開居易
且當金韻擲莫遣玉山頹羣送庾關長高會彌堪惜良時不易陪
回禹錫送史部我輩尋常有佳人早晚來劉夢得外二
堪能拉花住爭換得春
送兵部相公

相府欲散且徘徊居易時户部相公同會

宴興化池亭送白二十二東歸聯句

東洛言歸去西園告別來白頭青眼客池上手
中杯度離瑟慇懃動奏仙舟委曲回征輪令欲動
賓閤為誰開禹錫坐弄琉璃水行登綠繡苔花低
妝照影萍散酒吹醅居易岸蔭新抽竹亭香欲褰
梅隨遊多笑傲遇勝且徘徊籍湜澈連天鏡瀑
漫出地雷林塘難共賞鞍馬莫相催度信及魚
還樂機忘鳥不猜晚晴梳起露新暑石添苔禹錫
擬作雲泥別尤思頃刻陪歌停珠貫斷飲罷玉
羣頹居易雖有逍遙志其如磊落才會當重日用
此去肯悠哉籍

西池送白二十二東歸寄令狐相公聯句

促坐宴回塘送君歸洛陽彼都留上宰為我說
中腸度威鳳池邊別冥鴻天際翔披雲見居守
望日拜封章禹錫送庾劉夢得外二
歡共惜寄遠意難忘籍東道瞻軒蓋西園醉羽
觴謝公深春盼商皓信輝光武行舊德推三友新
篇代八行

首夏猶清和聯句

記得謝家詩清和即此時居易餘華數種在密葉
幾重垂度芳謝人人惜陰成處處宜禹錫水萍爭
點綴梁鷰共追隨武行亂蝶憐疎蘂殘鶯戀好枝
籍草香殊未歇雲勢漸多奇居易單服初窜體新
箑已出籬度與春為別近覺日轉行遲禹錫遶樹
風光少侵階苔蘚滋武行唯思奉歡樂長得在西

池籍

薔薇花聯句

似錦如霞色連春接夏開禹錫波紅分影入風好
帶香來度得地依東閣當階奉上台行式淺深皆
有態次第暗相催禹錫滿地愁英落緣堤惜蕚回
度芳濃濡雨露明麗隔塵埃行式似著燕脂染如
經巧婦裁居易奈花無別計只有酒殘杯楷

西池落泉聯句

東閣聽泉落能令野興多行或散時猶帶沫淙處
即跳波度偏洗磷磷石還驚泛泛鵝色清塵不

染光白月相和居易噴雪榮松竹攢珠濺芰荷禹錫
對吟時合響觸樹更搖柯籍照圍紅分藥侵堦
綠浸莎居易日斜車馬散餘韻逐鳴珂禹錫

和樂天柘枝

柘枝本出楚王家玉面添驕舞態奢雲鬢改梳
翔鳳髮新衫別織鬬雞紗鼓催殘拍腰身軟汗
透羅衣雨點花鈿曲罷辭歸去便隨王母上
煙霞

和樂天題眞娘墓

蒼翠林中黃土堆羅襦繡黛已成灰芳魂雖死

集085-210

詩

汴州新政書事　對紫微花
和令狐相公賜詩　令狐相公賜詩
和送趙鍊師　令狐相公賜蒲萄
謝令狐贈別　謝寄賀遷拜
謝早秋見寄　和贈白菊
寄令狐相公　和贈竹
和令狐入潼關　和尋白閣老
雪中遊玄都觀　南亭看雪
別牡丹　謝令狐留守
春晚對花　春日言懷
令狐相公言懷　聞恩帝鄉
謝令狐相公　謝令狐相公書問
賀令狐相公　重謝前寄
秋懷　謝令狐相公
新詩謝寄　謝令狐相公見寄
歲暮遠懷　謝令狐相公即事
首夏閒居　庭前白菊謝
季冬南郊宿齋　題伏毒寺
杏園花下飲　和令狐相公
題雙文瓜花　題龍回寺
晚泛漢江　初栽桂樹
早春南望　謝令狐相公
春思見寄　新栽蕙蘭
南齋小宴　詠枕子花
新蟬　對黃白二菊花
荅令狐相公　荅令狐僕射
客有話汴州新政書事寄令狐相公
天下咽喉今太寧軍城喜氣徹青宴庭前劒戟
朝迎日筆底文章夜應星三省壁中題姓字萬
人頭上見儀形汴州忽復承平事正月看燈戶
不扃
和令狐相公郡齋對紫微花
明麗碧天霞芊葩紫綬花香聞荀令宅豔入孝
王家幾歲自榮樂高情方歎嗟有人移上苑猶
足占年華
令狐相公示河中楊少尹贈荅兼命繼聲
兩首新詩百字餘朱絃玉磬韻難如漢家丞相
重徵後梁苑仁風一蘷初四面諸侯瞻節制八

方通貨溢河渠自從郊穀爲元帥大將歸來盡
把書

和令狐相公謝太原李侍中寄蒲萄

珍果出西域移相到北方昔年隨漢使今日寄
梁王上相芳緘至行臺綺席張魚鱠含宿潤馬
乳帶殘霜漆指鉛粉膩滿喉甘露香醞成千日
酒味敵五雲漿咀嚼停金盞稱嗟攀畫堂慙非
末至客不得一枝嘗

和令狐相公送趙常盈鍊師與中貴人同
拜嶽及天台投龍畢却赴京

劉夢得外三

銀瑞謁者引霓旌霞帔仙官到赤城白鶴迎來
天樂動金龍擲下海神驚元君伏奏歸中禁武
帝親齋禮上清何事東門請詩送梁王文字上
聲名

令狐相公俯贈篇章斐然仰謝

鄂渚臨流別梁園衝雪來旅愁隨凍釋歡意待
花開城曉烏頻起池春鴈欲回飲和心自醉何
必管絃催

訓令狐相公贈別

越聲長苦有誰聞老向湘山與楚雲海嶠新辭
永嘉守東門重見信陵君田園松菊今迷路霜
漢鴛鴻又絕羣奉遇甘泉尚詞賦不知何客薦
雄文

訓令狐相公寄賀遷拜之什

遠回二紀重爲郎洛下遥分列宿光不見當關
呼早起曾無侍史與焚香三花秀色通春幌十
字清波遶宅牆白首青衫誰比數相憐只是有
梁王 相公昔曾以天傻分司故有同病相憐之句

訓令狐相公早秋見寄

公來第四秋樂國號無愁軍士遊書肆商人占
酒樓熊羆交黑豭賓客滿清油今日文章主梁
王不姓劉

和令狐相公翫白菊

家家菊盡黃梁國獨如霜鑒靜眞琪樹分明對
玉堂仙人披雪墜素女不紅粧粉蝶來難見麻
衣拂更香向風搖雨扇含露滴瓊漿高豔遮銀
并繁枝覆象牀桂叢慙並發梅援妬先芳一入
瑤華詠從茲播樂章

夏日寄宣武令狐相公

長憶梁王逸與多西園花盡與如何近來溽暑

侵亭館應覺清談勝綺羅境入篇章高韻發風
穿號令衆心和承明欲謁先相報願拂朝衣逐
曉珂

令狐相公見示贈竹二十韻仍命繼和

高人少愛竹寄興良有以峻節可臨戎虛心宜
得士衆芳信妍媚威鳳難栖止遂於蓽鼓間移
植東南美封以梁園土澆之浚泉水得地色不
移凌空勢方起新青排故葉餘粉籠疎理猶復
隔牆藩何因出塵滓玆辰去前蔽永日勞瞪視
械械林已成熒熒玉相似覩摹起心匠洗滌在
頤指曲直既瞭然孤高何卓爾垂梢覆內屏迸
筍侵前陛妓席拂雲鬟賓階廕珠履抱琴恣閒
翫執卷堪斜倚露下懸明瑞風來韻清徵堅貞
貫四候標格殊百卉歲晚當自知繁華豈云比
古詩無贈竹高唱從此始一聽清瑤音琤然長
在耳

和令狐相公入潼關

寒光照旌節關路曉無塵吏謁前丞相山迎舊
主人東瞻軍府靜西望救書頻心共黃河水同
昇天漢津

和令狐相公尋白閣老見留小飲因贈

殼士更逢酒樂天仍對花文章管星曆情興占
年華官達翻思退名高却不誇唯存浩然氣相
共賞煙霞

訓令狐相公雪中遊玄都觀見憶

好雪動高情心期在玉京人披鶴氅出馬踏象
筵行照耀樓臺變淋漓滴松桂清玄都留五字使
入步虛聲

和令狐相公以司空裴相見招南亭看雪

四韻

重門不下關樞務有餘閒上客同看雪高亭盡
見山瑞呈霄漢外興入笑言間知是平陽會人
帶酒還

和令狐相公別牡丹

平章宅裏一欄花臨到開時不在家莫道兩京
非遠別春明門外即天涯

訓令狐留守巡內至集賢院見寄

仙院文房隔舊宮當時盛事盡成空墨池半在
頹垣下書帶猶生蔓草中巡內因經九重苑裁
詩又繼二南風爲兄手寫楚勤句遍歷三台各

一通

和鄆州令狐相公春晚對花

朱門退公後高興對花枝望闕無窮思看書欲
盡時舍芳朝競發凝豔晚相宜人意懃勤惜狂
風豈得知

酬令狐相公春日言懷見寄

前陪看花處隣里近王昌今想臨戎地旌旗出
汶陽營飛柳絮雪門耀戟枝霜東望清河水心
隨鴈上郎

和令狐相公言懷寄河中楊少尹

章句慙非第一流世間孝子昔陪遊吳宮已嘆
芙蓉死 越司業詩云吳宮四面秋江水天清露白芙蓉死 邊月空悲蘆管秋 李白詩云胡笳一曲動邊愁
任向洛陽稱傲吏 分司白賓客 苦教河上領諸侯 天平相公石
渠甘對圖書老關外楊公安穩不

遥和令狐相公坐中聞思帝鄉有感

當初造曲者爲誰說得思鄉戀闕時滄海西頭
舊丞相停杯處分不須吹

酬令狐相公見寄

羣玉山頭住四年每聞笙鶴看諸仙何時得把
浮丘袖白日將昇第九天

途次大梁雪中奉天平令狐相公書問兼
示新什因思曩歲從此拜辭形於短篇以
申仰謝

遠守官情薄故人書信來共曾花下別今獨雪
中迴紙尾得新什眉頭還暫開此時同鴈鶩池
上一徘徊

令狐相公自天平移鎮太原以詩申賀 相公昔爲并州從事

北都留守將天兵出入香街宿禁扃鼙鼓夜聞
驚朝鴈旌旗曉動拂參星孔璋舊檄家家有叔
度新歌處處聽夷落遥知眞漢相爭來屈膝看

邊烽寂寂盡收兵宮樹蒼蒼靜掩扃戎羯歸心
如內地天狼無角比凡星新成麗句開緘後便
入清歌滿坐聽吳苑晉詞遥望處可憐南北太
相形

酬令狐相公秋懷見寄

寂寞蟬聲靜差池鴈羽回秋鄰多越絶朔氣想
臺駘相去數千里無因同一杯慇懃望飛鴈新

自塞垣來

謝令狐相公六言見寄

已嗟離別太遠更被光陰苦催吳苑驚辭人去
汾川鴈帶書來愁吟月落猶望憶夢天明未迴

今日便令歌者唱兄詩送一杯

令狐相公自太原累示新詩因以酬寄

飛蓬卷盡塞雲寒戰馬問嘶漢地寬萬里胡天
無警急一籠烽火報平安燈前妓樂留賓宴雪
後山河出獵看珍重新詩遠相寄風情不似四
登壇

謝太原令狐相公見寄

書信來天外瓊瑤滿匣中衣冠南渡遠旌節北
門雄鶴喙華髮月馬嘶榆塞風山川幾千里惟
有兩心同

謝令狐相公歲暮遠懷見寄 依韻

別侶孤鸞怨冲天威鳳歸容光一以間夢想是
耶非芳訊遠珍重知音老更稀不如湖上鴈比
向整毛衣

謝令狐相公親仁郭家花下即事見寄

荀令園林好山公遊賞頻豈無花下侶遠望眼
中人斜日漸移影落英紛委塵一吟相思曲惆
悵江南春

謝令狐相公首夏閒居書懷見寄

蕙草芳未歇綠槐陰已成金鑾唯獨酌瑤瑟有
離聲翔泳各殊勢篇章空寄情應憐三十載未
變使君名貞元中自郎官出守至今三十一年

謝令狐相公庭前白菊花謝偶所懷見寄

數叢如雪色一旦冒霜開寒蕊差池落清香斷
續來思深含怒別芳謝惜年催千里難同賞看
看又早梅

謝令狐相公季冬南郊宿齋見寄

壇下雪初霽城南凍欲生齋心祠上帝高步領
名卿沐浴含芳澤周旋聽珮聲猶憐廣平守寂
寞竟何成

貞元中侍郎舅氏牧華州時余再忝科第
前後由華覲謁陪登伏毒寺屢焉亦嘗賦
詩題於梁棟今典憑翊暇日登樓南望三
峯浩然生思追想昔年之事因成篇題舊寺

曾作關中客頻經伏毒巖晴煙沙苑樹晚日渭
川帆昔是青春貌今悲白雪鬚郡樓空一望舍

意卷高簾

訓令狐相公杏園花下飲有懷見寄

年年曲江上花發即經過未飲心先醉臨風思倍多三春看又盡兩地欲如何日望長安道空成勞者歌

和令狐相公春早朝回鹽鐵使院中作

柳動御溝清威遲堤上行城隅日未過山色雨初晴鶯避傳呼起花臨府署明簿書盈几案要自有高情

令狐相公見示題洋州崔侍郎宅雙木瓜

花頃接侍郎同舍陪宴樹下吟翫來什輒成和章

金牛蜀路遠玉樹帝城春榮耀華館裏逢迎欠主人簾前疑小雪牆外麗行塵來去皆回首情深是德隣

和令狐僕射相公題龍回寺

茲地回鑾日皇家禪聖時路無胡馬跡人識漢官儀天子旌旗度法王龍象隨知懷去家歎經此益遲遲 相公家本咸陽有喬木之思

和令狐相公晚泛漢江書懷寄洋州崔侍

郎闔州高舍人二曹長

雨過遠山出江澄暮霞生因浮濟川舟遂作適野行郊樹映緜騎水禽避紅旌田夫捐畚鍤織婦窺柴荊古岸夏花發遙林晚蟬清沿洄方翫境鼓角已登城部內有良牧望中寄深情臨觴念佳期迂琴動離聲寂寞一病士夙昔接羣英多謝謫仙侶幾時還玉京

訓令狐相公使宅別齋初栽桂樹懷作

清淮南岸家山樹黑水東邊第一栽影近畫梁迎曉日香隨綠酒入金杯根留本土依江潤葉

起寒棲映月開早晚陰成比梧竹九霄還放綵鸞來

令狐相公類示新什早春南望遐想漢中因抒短章以寄誠素

軍城臨漢水旌旆起春風遠思見江草歸心看塞鴻野華沿古道新葉映行宮唯有詩兼酒朝朝不同

訓令狐相公見寄

才兼文武播雄名遺愛芳塵滿洛城身在行臺爲僕射書來角里訪先生閒遊占得嵩山色醉

臥高聽洛水聲千里相思難命駕七言詩裹寄深情

令狐相公春思見寄

一紙書封四句詩芳晨對酒遠相思長吟盡日西南望猶及殘春花落時

令狐相公見示新栽蕙蘭二章之什兼命同作

上國庭前草移來漢水濆朱門雖易地玉樹有餘陰豔彩凝還泛清香絕復尋光華童子佩桑葉美人心惜晚含遠思實幽空獨吟寄言知音者一奏風中琴

和令狐相公南齋小宴聽阮咸

竹林座絕衆賓語庭移芳樹陰飛觴助真氣寂聽無流心影似白團扇調諧朱絃琴一毫不平意幽怨古猶今

和令狐相公詠梔子花

蜀國花已盡越桃今正開色疑瓊樹倚香似玉臺京來且賞同心者處耶憂別葉催佳人如擬詠何必待寒梅

酬令狐相公新蟬見寄

相去三千里聞蟬同此時清吟曉露葉愁噪夕陽枝忽爾絃斷絕俄聞管恭差浴橋碧雲晚西望佳人期

和令狐相公九日對黃白二菊花見懷

素萼迎寒秀金英帶露香繁華照旌鉞榮盛對衣裳雜綵章晴雲遥蓋覆秋蝶近悠揚空想逢九日何由陪一觴滿叢佳色在未肯委嚴霜

城內花園頗曾遊玩令公居守亦有素期

適春霜一夕委謝書實以荅令狐相公見

樓下花園早占春年年結侶採花頻繁霜一夜相撩治不似佳人似老人

令狐僕射與予投分素深縱山川阻峭然音問相纏今年十一月僕射疾不起聞予已承訃書寢門長慟後日有使者兩輩持書并詩計其日時已是卧疾手筆盈幅翰墨尚新新詞一篇音韻彌切收淚握管以成報章雖廣陵之絃於今絶矣而蓋泉之

感猶庶聞焉焚之總帳之前附於舊編之末

前日寢門慟至今悲有餘已嗟萬化盡方見八行書滿紙傳相憶裁詩怨索居危絃音有絶哀玉韻猶虛忽數幽明異俄驚歲月除文章雖不朽精魄竟焉如零淚沾青簡傷心見素車漫涼從此後無復望雙魚

劉夢得外集卷第三

劉夢得外集卷三 十五

劉夢得外集卷第四

詩

郡内書情
小亭寒夜
閑園獨賞
雨如何
與樂天替代
自左馮歸洛下
和樂天懷詠
戲贈樂天

劉夢得外集卷四 一

雪中訝諸公
過敦詩舊宅
以詩問酒熟
陪裴公泛洛
秋中聯句
喜遇聯句
共憶蔓得聯句
賞櫻桃花
賞牡丹
樂天蓮池邀僧
晚夏閒居
訥樂天見憶
和裴晉公涼風亭
訥樂天杉酒見寄
留辭裴令公
裴令公緑野堂
秋齋獨坐
獨酌小醉
訥樂天題酒瓮
請裴令公加宴
聽江西故吏歌
和樂天洛城春
賀楊尚書
雪中宴集
洛中聯句
洛中早春
醉後寓言戲贈
戲樂天長齋

感秋　沽酒致歡
懷樂天　和思黔憶南莊
各賦春中一物　春詞
聞新蟬　新秋對月
小臺晚坐　早秋雨後
秋涼閒卧　秋晚病中
和樂天燒藥　詶樂天詠老
歲夜詠懷　元日樂天見過
戲樂天買馬　詶思黔見戲
詶思黔小飲　詶樂天狂吟
詶牛相公獨飲　春日閒坐
牛相公示新什　秋霖即事聯句
喜晴聯句　會昌春聯句
春晚聯句　樂天長齋聯句
郡内書情獻裴侍中留守
功成頻獻乞身章擺落襄陽鎮洛陽萬乘旌旗翔心寄華亭一雙鶴日陪高步繞
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央兵符今奉黃公略書
殿曾隨翠鳳翔心寄華亭一雙鶴日陪高步繞
池塘
詶樂天閑卧見憶

散誕向陽眠將開敞地仙詩情茶助爽藥力酒
能宣風碎竹閒日露明池底天同年未同隱緣
欠買山錢
詶樂天小亭寒夜有懷
寒夜陰雲起疎林暗鳥驚斜風閃燈影遊雪打
牕聲竟夕不能寐同年知此情漢皇無奈老何
況本書生
奉和裴晉公涼風亭睡覺
驪龍睡後珠元在仙鶴行時步又輕方寸瑩然
無一事水聲來似玉琴聲
和樂天閒園獨賞八韻前以蜂鶴拙句寄
呈今辱蝸蟻妍詞見荅因成小巧以取大哈
永日無人事芳園注興行陶廬樹可愛潘宅雨
新晴傳粉琅玕節薰音菌萼舊莖榴花裙色好桐
子藥丸成柳蠹枝偏亞桑鳩禁再生睢盱欲鬬
雀索漠不言驚動植隨四氣飛沈舍五情槍榆
與水擊小大強爲名
詶樂天杉酒見寄
酒法來傳吳米好舞衣偏尚越羅輕動搖浮蟻
香濃甚裝束輕鴻意態生閱曲定知能自適舉

杯應數不同傾終朝相憶終年別對景臨風無限情

兩如何詩謝裴令公贈別二首

一言一顧重重何如今日陪遊清洛苑昔年別入承明廬

一東一西別別何如終期大冶再鎔鍊願託扶搖翔碧虛

將之官留舜裴令公留守

相帳臨伊水前旌指渭河風煙里數少雲雨別情多重疊受恩久遭迴如命何東山與東閣終冀再經過

謝喜相遇同刺州與樂天替代

舊託松心契新交竹使符行年同甲子筋力羨丁夫別後詩成秩攜來酒滿壺今朝俥五馬不獨爲羅敷前章所言春草白君也故有此答

奉和裴令公新成綠野堂即書

藹藹鼎門外澄澄洛水灣堂皇臨綠野坐卧看青山位極却忘貴功成欲愛閒官名司管簪心術去機關禁苑凌晨出園華及露攀池塘魚放刺竹逕鳥繞壑志在安蘭濃穿經歷險艱高情方造適衆意望微還好客交珠履華筵舞玉顏無因隨賀燕驚翔集畫梁間

自左馮歸洛下謝樂天兼呈裴令公

新恩通籍在龍樓分務神都近舊丘自有園公紫芝侶時實行四人盡在洛中仍追少傅赤松遊華林霜葉紅霞晚伊水晴光碧玉秋更接東山文酒會始知江左未風流王倫古風流宰相惟有謝安公

秋齋獨坐寄樂天兼呈吳方之大夫

空齋寂寂不生塵藥物方書繞病身織草數莖勝靜地幽禽忽至似佳賓世間憂喜雖無定釋氏銷磨盡有因同向洛陽閒度日莫教風景屬他人

和樂天齋戒月滿夜對道場偶懷詠

常脩清淨去繁華人識王城長者家案上香煙鋪貝葉佛前燈焰透蓮花持齋已滿招閒客理曲先聞命小娃明日若過方丈室還應問爲法來邪

吳方之見示獨酌小醉首篇樂天續有詶答皆含戲謔極至風流兩篇之中並蒙見屬輒呈濫吹益美來章

閒門共敕任張羅靜室同虛養太和塵世歡娛
開意少醉鄉風景獨遊多散金疎傅尋常樂枕
麴劉生取次歌計會雪中爭挈榼鹿婁鶴擘遞
相過

訓樂天齋滿日裴令公置宴席上戲贈

一月道場齋戒滿今朝華幄管絃迎銜杯本自
多狂態事佛無妨有佞名酒力半酣愁已散文
鋒未鈍老猶爭平陽不獨容賓醉聽取誼呼吏
舍聲

訓樂天偶題酒甕見寄

劉夢得外集四　六　洛詩

從君勇斷拋名後世路禁枯見幾回門外紅塵
人自走甕頭清酒我初開三冬學任胷中有萬
户侯須骨上來何幸相招同醉處洛陽城裏好
池臺

荅裴令公雪中訝白二十二與諸公不相
訪之什

玉樹瓊樓滿眼新的知開閤待諸賓遲遲未去
非無意擬作梁園坐右人

訓樂天請裴令公開春加宴

高名大位能兼有恣意遨遊是特恩二室煙霞
成步障三川風物是家園晨窺苑樹韶光動晚
渡河橋春思繁紅管常調客常滿但逢花處即
開罇

樂天示過敦詩舊宅有感一篇吟之泫然
追想昔事因成酬和以寄苦懷

淒涼同到故人居門枕寒流古木疎向秀心中
嗟棟宇蕭何身後散圖書本營歸計非無意唯
等生涯尚有餘忽憶前言更惆悵丁寧相約速
懸車 敦詩與予及樂天三人同日子平生相約同作洛中

吳方之見示聽江西故吏朱幼荼歌三篇

劉夢得外集　七

頗有懷故林之思吟諷不足因而和之

侯家故吏歌聲發逸處能高怨處低今歲洛中
無雨雪眼前風景似江西

問坐憶樂天以詩問酒熟未

案頭開緑秩肘後檢青囊唯有達生理應無治
老方臧書存眼力省事養心王君酒何時熟相
攜入醉鄉

和樂天洛城春齊梁體八韻

帝城宜春入遊人喜意長草生季倫谷花出莫
愁坊斷雲發山色輕風漾水光樓前戲馬地樹

下闕雞埸白頭自爲侶綠酒亦滿觴潘園觀種
植謝墅閑池塘至閒似隱逸過老不悲傷相問
爲功德銀黃遊故鄉

三月三日與樂天及河南李尹奉陪裴令
公泛洛楔飲各賦十二韻

洛下今脩楔羣賢勝會稽盛筵陪玉鉉通籍盡
金閨波上神仙妓岸傍桃李蹊水嬉如鷁振歌
響雜鸎啼歷覽風光好沿洄意思迷棹歌能儷
曲墨客競分題翠幄連雲起香車向道齊人誇
綾步障馬惜錦障泥塵暗宮墻外霞明苑樹西
欲揀唯餘踏青伴待月魏王堤

寄賀東川楊尚書慕巢兼寄西川繼之二
公近從弟兄情分偏豐泰遊舊因成是詩

舟形隨鶴轉橋影與虹低川色晴猶遠烏聲暮
太華蓮峯降嶽靈兩川榮樹接郊坰政同兄弟
人人樂曲奏塤篪處處聽楊葉百穿榮會府芝
泥五色耀尺庭各拋筆硯誇旋鉞莫遣丈星讓
將星

秋中暑退贈樂天

秋中暑退夜彈人情皆向菊風意欲
暑服宜秋著清琴入夜彈人情皆向菊風意欲
摧蘭歲念貧心泰天涼病體安相逢取次第却
甚少年歡

和樂天洛下雪中宴集寄汴州李尚書

洛城無事足杯盤風雪相和歲欲闌樹上因依
見寒鳥坐中收拾盡閒官座歌要請頻何爽笑
語志機拙更歡遙想兔園今日會瓊林滿眼映
旂竿

喜遇劉二十八偶書兩韻聯句

病來佳興少老去舊遊稀笑語縱橫作杯觴絡
繹飛度清談如水玉逸韻貫珠璣高位當金鉉

虛懷似布衣鍋巳容狂取樂仍任醉忘機捨舂
將何適留歡便是歸鳳儀常欲附蚊力自知
微願假鎛鼞末膺門自此依

劉二十八自汝赴左馮途經洛中聯句

不歸丹掖去銅竹漫云去唯喜因過我須知未
賀君度詩聞宴石詠香見令公燻欲首函關路
來披綵嶺雲居易貂蟬公獨步解鶚馬我同羣揷羽
先飛酒交鋒便戰文紳鎮嵩知表德定鼎爲銘
勳顧鄙容商洛徵歡候汝墳禹錫領年多謔浪此
夕任諠紛故態猶應在行期未要聞度游藩榮

已久捧杖惜將分
窮陰初莽蒼離思漸氤氳殘雪午橋岸斜陽伊
水濱紳上謨尊右掖全略靜東軍萬頃徒稱量
滄溟詎有垠馬編

子自到洛中與樂天爲文酒之會時時措
詠樂不可支則慨然共憶夢得亦分司至
止歡愜可知因爲聯句

成周文酒會吾友勝鄰枚唯憶劉夫子而今又
到來度欲迎先倒屣亦坐便傾杯飲許伯倫户
詩推公幹才並以本事居易又曾聆畢唱重喜上燕臺盡

劉夢得外四 十

話壩陰轉宵歡斗柄回馬編新聲還共聽故態復
相咍遇物皆先賞從華半未開度起時烏帽側
散處玉山頹墨客誼東閣文星犯上台居易詠吟
君稱首踈放我爲魁憶戴何勞訪憶夢得夢得分司而來留
駑不用猜宴廳上老夫皆起舉天窗坐不動度奉餉承蹤藥落筆捧瓊
瑰醉弁無妨側詞鋒不可摧此兩詩說美公也居易水軒看
翡翠石徑踐莓苔童子能騎竹佳人解詠梅陪遊
南宅之境馬編洛中三可矣鄴下士悠哉自向風光急不
須絃管催度樂觀魚踴躍閒愛鶴徘徊烟柳青
凝黛波萍綠撥醅居易春榆初啟火律管又飛灰

紅藥多遲發碧松宜亂栽馬編嘶驄陌上鵾泛
鳳城隈色色事堪惜些些病莫推度涸流尋軌
軋餘刃轉恢恢從此知心伏無因敢自媒馬編室
隨親客入席許舊寮陪逸興稀將阮交情陳與
雷此二句屬樂天洪爐思哲匠大廈要羣材他日登
龍路應知免曝鰓馬編

洛中早春贈樂天

漠漠復靄靄半晴將半陰春來自何處無迹日
以深韶嫩冰後水輕盈煙際林藤生欲有託柳
弱不自任華意已含蓄鳥言尚沈吟期君當此

劉夢得外四 十一

時與我恣追尋翻愁爛漫後春暮却傷心

和樂天讌李周美中丞宅池上賞櫻桃花

櫻桃千萬枝照耀如雪天王孫讌其下隔水疑
神仙宿露發清香初陽動暄妍妖姬滿髻插酒
客折枝傳同此賞芳月幾人有華筵杯行勿遽
辭好醉逸三年

和牛相公遊南莊醉後寓言戲贈樂天兼
見示

城外園林初夏天就中野趣在西偏薔薇亂發
多臨水鸂鶒雙遊不避舡水底遠山雲似雪橋

邊平岸草如煙白家唯有杯觴興欲把頭盤打
少年
思黯南墅賞牡丹花
偶然相遇人間世合在增城阿姥家有此傾城
好顏色天教晚發賽諸花
樂天少傅五月長齋廣延緇徒謝絶文友
坐成睽閒因以戲之
五月長齋戒深居絶送迎不離通德里便是法
玉城舉目皆僧事全家少俗情精脩無上道結
念未來生賓閤田衣占書堂信鼓鳴戲童爲塔
劉夢得外集四
象啼鳥學經聲秦用青菰角葵承玉露烹馬家
供慧苡劉氏餉蓴菁暗綱籠歌扇涼塵晦酒鐺
不知何次道作佛幾時成
樂天池館夏景方妍白蓮初開絲舟空泊
唯邀緇侶因以戲之
池館今正好主人何寂然白蓮方出水碧樹未
鳴蟬靜室宵聞磬齋廚晚絶煙蕃僧如共載應
不是神仙
酬樂天晚夏閒居絶欲相訪先以詩見貽
池榭堪臨泛脩然散鬱陶步因驅鶴緩吟爲聽
蟬高林窮溽暑新竹枝低簷雖晚桃酒酷晴易墊藥
圃夏頻薅老是班行舊閭爲鄉里豪經過更何
處風景屬吾曹
酬樂天處秋涼見寄
庭晚初辨色林秋微有聲權衰猶強笑蓮迥却
多情簷蓼歸心動籬鷹俊氣生閒人占閒景酒
熱且同傾
樂天以愚相訪沽酒致歡因成七言聊以
奉荅
少年曾醉酒旗下同輩黃衣領亦黃蹴踏青雲
劉夢得外集四
尋入仕蕭條白髮且飛鴻令徵古事歡生雅客
喚閒人興在狂猶勝獨居荒草院蟬聲聽盡到
寒螿
秋晚新晴夜月如練有懷樂天
雨歇晚霞明風調夜景清月高微暈散雲薄細
鱗生露草百蟲思秋林千葉聲相望一步地脉
脉萬重情
和思黯憶南莊見示
丞相新家伊水頭智囊心匠日增脩化成池沼
無痕跡奔走清波不自由臺上看山徐舉酒潭
十二
十三

中見月慢回舟從來天下推尤物合屬人間第一流

同留守王僕射各賦春中一物從一韻至七

鶯能語多情春將半天欲明始逢南陌復集東城林踈時見影花密但聞聲啓中綠催短笛樓上來定哀箏半門萬户垂楊裏百轉如簧煙景晴後憶江南曲拍爲句

和樂天春詞依本韻

春去也多謝洛城人弱柳從風疑舉杖叢蘭裛露似霑巾獨坐亦含嘆

謝樂天聞新蟬見贈

碧樹有蟬後煙雲改容光瑟然引秋氣芳草日夜黃夾道喧古槐臨池思垂楊離人下憶泪志士激剛腸昔聞阻山川今聽同匡牀人情便所遇音韻豈殊常因之比筐笋送我遊醉鄉

新秋對月寄樂天

月露發光彩此時方見秋夜涼金氣應天靜火星流玤響偏依井螢飛直過樓相知盡白首清景没追遊

謝樂天小臺晚坐見憶

小臺堪遠望獨上清秋時有酒無人勸看山慰

自知幽禽囀深竹孤蓮落靜池高門勿遽掩好客無前期

早秋雨後寄樂天

夜雲起河漢朝雨洒高林梧葉先風落草蟲迎濕吟簟涼扇恩薄室靜琴思深且喜尤前別安能懷寸陰

和樂天秋涼閒卧

暑退人體輕雨餘天色政荷珠貫索斷竹粉殘妝在高僧掃室請逸客登樓待槐柳漸蕭疎閒門少光彩

秋晚病中樂天以詩見問力疾奉酬

耳虛多聽遠展轉晨雞鳴一室背燈卧中庭掃葉聲蘭芳經雨敗鶴病得秋輕肯踏衡門草唯應是友生

和樂天燒藥不成命酒獨醉

九轉欲成就百神陰主持嬰啼鼎上去老貌鏡前悲却顧空丹竈回心向酒巵醺然耳熱後暫似少年時

謝樂天詠老見示

人誰不願老老去有誰憐身瘦帶頻減髮稀冠

自偏廢書緑惜眼多炙爲隨年經事還諳事閱
人如閱川細思皆幸矣下此便憐然莫道桑榆
晚爲霞尚滿天

歲夜詠懷

彌年不得意新歲又如何念昔同遊者而今有
幾多以問爲自在將壽補蹉跎春色無情故幽
居亦見過

元日樂天見過因舉酒爲賀

漸入有年數喜逢新歲來震方天籟動寅位帝
車回門巷掃殘雪林園驚早梅與君同甲子壽
酔鄉去猶爲色界牽好吹楊柳曲爲我舞金鈿

酒讓先杯

裴令公見示樂天寄妓買馬絶句斐然仰
和且戲樂天

常奴安得似方回爭望追風絶足來若把琴娥
酬緑耳始知天下有奇才

酬思黯代書見戲

官冷如漿病滿身凌寒不易過天津少年留守
多情興請待花時作主人

酬思黯見示小飲四韻

拋却人間第一官俗情驚怪我方安兵符相印
無心戀洛水嵩雲恣意看三足鼎中知味久百
尋竿上擲身難追呼故舊連宵飲直到天明興
未闌

酬樂天醉後狂吟十韻

散誕人間樂逍遥地上仙詩家登逸品釋氏悟
真筌制誥留臺閣歌詞入管絃處身於木厲任
世變桑田吏隱情兼遂儒玄道兩全八關齋適
龍三雅興尤偏丈黒中年舊松筠晩歲堅魚書
曾替代香火有因緣

和法曲去典梁元帝於空王寺佛前燒香火回燼欲向
酔鄉去猶爲色界牽好吹楊柳曲爲我舞金鈿

酬牛相公獨飲偶酔寓言見示

宮漏夜丁丁千門閉霜月華堂列紅燭綉管靜
中發歌眉低有思舞體輕無骨主人啓瓌顔酬
暢波映髮猶思城外客阡陌不可越春意日夕
深此歡無斷絶

和僕射牛相公春日閒坐見懷

官曹崇重難頻入第宅清閒且獨行階蟻相逢
如偶語園蜂速去恐違程人於紅藥唯看色鬻
到垂楊不惜聲東洛池臺怨拋擲移文非久會
應成

牛相公見示新什謹依韻次用以抒下情

劇韻新篇至因難始見能雨天龍變化晴日鳳騫騰遊海鷺何極聞韶素不曾愜心時拊髀擊節自麾肱符彩添隃墨波瀾起刻藤揀金光熠熠壁勢層層珠媚多藏賈花撩欲定僧封來眞寶物寄與婕妤朋已老無時疾時洛中時髦長多傷少年貧望歲登雀羅秋寂寂蟲翅曉蘧蘧羸驥方辭絆虛舟已絕絚榮華甘死別健羨亦生憎玉柱琤瑽韻金觥甃凸稜何時良宴會促膝對華燈

秋霖即事聯句三十韻

蕭索窮秋月蒼然苦雨天泄雲生棟上行潦入庭前居易送上僕射莒色侵三徑波聲想五絃井蛙爭入戶轍鮒亂歸泉起送上丞大監中高霤愁晨坐空堦警夜案頻遷禹錫送上少傅歸洛散漫疎還密空濛斷又連竹露青玉潤荷滴白珠圓居易地濕灰猶滅池添水馬憐有苗霑霖無月弄潺湲起籬菊潛開秀園蔬已罷鮮斷行垂鴈翅孤嘯聲鴛肩禹錫橋柱黏黃菌墻衣點綠錢草荒行藥路沙淀釣魚舡居易長者車猶阻高人榻且懸此思劉白之來也金烏何日見玉爵幾時傳起近井桐先

落當簷石欲穿趨風誠有應披霧邈無緣禹錫以蒼蠅楊之名廩米陳生饌庖薪濕起煙鳴雞潛報曉急景暗彫年居易蓋洒高松上絲繁細柳邊拂叢時起蝶墜葉乍驚蟬起巾角皆爭墊裙裾例似濡人多蒙翠被馬盡看連乾禹錫好客無來者貧家但悄然寒泥印鶴迹漏壁終蝸涎居易蚊聚雷侵室鷗翻浪滿川上樓愁暮暮違舍歇淺淺起律候今秋矣歡娛乃曠爲但令高興在晴後奉周旋禹錫

喜晴聯句

苦雨晴何喜喜於未雨時氣收雲物變聲樂鳥知居易送上僕射薰泛光風圃蘭開皎月池千峯分遠近九陌好追隨起送上尚書白日開天路玄陰卷地維餘清在林薄新照入漣漪禹錫碧樹涼先落青蕪濕更滋瞰毛經浴鶴曳尾出泥龜居易舞去商羊速飛來野馬遲柱邊無潤礎臺上有游絲起橋淨行塵息堤長禁柳垂宮城明睥睨觀闕麗采鴛禹錫洛水澄清鎮嵩煙展翠帷梁成虹乍見市散蟻初移居易籍草風猶暖攀條露已晞屋穿添迥漏來雙目昏煩去四肢覆丈晚煥爛星影夕參差禹錫奚助門庭肅寒催

草木衰黃乾向陽楠紅洗得霜黎居易假蓋問誰
惜殫紘燥更悲散蹄良馬穩炙背野人宜起洞
户晨輝入空庭宿霧披堆牀出書卷傾筒上衣
楹禹錫道路行非阻軒車望可期無辭訪圭竇且
願見瓊枝居易仙閣蓬萊客古以祕書喻蓬萊儲宮羽翼師
此言少傅每優陪麗句何暇接英姿起以訓圭賈之言翫景方搥
首懷人尚斂眉因吟仲文什高興盡於斯禹錫

會昌春連宴即事聯句

元年寒食日上巳暮春天雞黍三家會鳥花二
節連居易光風初淡蕩美景漸暄妍籍組蘭亭上

車輿曲水邊禹錫松聲添奏樂草色助鋪筵雀舫
宜閒泛螺杯任漫傳起園蔬香帶露廚柳暗藏
煙麗句輕珠玉清談勝管絃居易陌喧金距鬬樹
動綵繩懸姹女妝檻豔遊童衣服鮮禹錫圃香知
種蕙池暖憶開蓮怪石雲疑觸夭桃火欲燃起
正歡唯恐散雖醉未思眠嘯傲人間世追隨地
上仙居易鷺來雙涇渭鴈去累翩翩行樂眞吾事
尋芳獨我先禹錫滯周慙太史太史公留滯周南今榮黍慙古人矣入洛
繼先賢此言劉白聲價與二陸爭長自負矣昔恨多分手今歡謬比肩
起病猶陪讌飲老更奉周旋望重青雲客情深

白首年居易遍嘗珍饌後許入畫堂前舞袖翻紅
炬歌聲插寶蟬禹錫斷金多感激倚玉貴遷延說
史吞顏注論詩笑鄭箋起松筠寒不變膠漆冷
彌堅興伴王尋戴謂隨僕射過向書也榮同隗在燕居易自謂擬
盧誇使氣刻燭鬬成篇席實藝皆三捷虛名愧六
聯禹錫興闌猶舉白話靜每思玄更說歸時好亭
亭月正圓起

僕射來示有三春向晚四者難并之說誠
哉是言輒引起題重爲聯句疲兵再戰勍
敵難降下筆之時毅然自哂走呈僕射兼

簡尚書

三春今向晚四者昔難并借問低眉坐何如攜
手行居易舊遊多過隙新宴且尋盟鸚鵡林須樂
麒麟閣未成起分陰當愛惜遲景好逢迎林野
董風起樓臺穀雨晴禹錫塢低山半出池廣水初
平橋轉長虹曲舟回小鷁輕居易殘花猶布繡密
竹自聞笙欲過芳菲節難忘宴慰情起月輪行
似箭時物勢如傾見鴈隨兄去聽鶯求友聲禹錫隨
蕙長書帶展蕨嫩剪刀生坐密衣裳暖堂虛絲
管清居易峯巒侵碧落草木近朱明興點非沂水

陪膺是洛城（白書為三川守被云起）撥酷爭綠醑卧酪待朱
櫻幾處能留客何人喚解醒（禹錫）舊儀尊右揆新
命寵春卿有喜鵲頻語無機鷗不驚（居易）青林思
小隱白雪仰芳名訪舊殊千里登高賴九城（起）
鄭侯司管鑰疎傅傲簪纓綸綍曾同掌煙霄即
上征（禹錫）冊庭嘗接武書殿忝連衡蘭室春彌馥
松心晚更貞（居易）琴招翠羽下筍掣紫鱗呈只願
回烏景誰能避兒航（起）方知醉兀兀應勝走營
營鳳閣驚喜路從他年少爭（居易呈二公）
樂天是月長齋鄙夫此時愁卧里閭非遠
劉夢得外集卷四　三十三　一　安女

雲霧難披因以寄懷遂為聯句所期解悶
焉敢驚禪
五月長齋月（還二字）苦行心蘭蕊不入户蒼朮自成
林（夢得）護戒先辭酒嫌喧亦徹琴塵埃實位靜香
火道場深（樂天）我清馴狂象吾餘施泉禽定知於
佛供豈復向書潘（夢得）欄藥彫紅豔庭槐換綠陰
風光徒滿目雲霧未披襟（樂天）樹為清涼倚池因
鑒漱臨蹟芳遵纂拂蓮坼待蜂尋（夢得）舍下環流
水牕中列遠岑苔班錢剥落石怪玉嶽鉴（樂天）鵲
頂迎秋禿鸞喉入夏瘖柳絲垂色線棘刺露長

劉夢得外集卷第四

雜詩

赴上都贈別 秋日寄懷
詶楊司業 詶馮舍人宿贈別
詶崔博士 詶張侍御賀喜再登科自洛赴上都贈別
答張侍御賀喜再登科自洛赴上都贈別
又被時人寫姓名春風引路入京城知君憶得
和武中丞秋日寄懷簡諸僚故
前身事分付鷺花與後生
詶竇員外
退朝還公府騎吹息繁音吏散秋庭寂鳥啼煙
樹深威生奉白簡道勝外華簪風物清遠目功
名懷寸陰雲衢念前侶綵翰寫冲襟涼菊照幽
接敗荷攢碧潭感時江海思報國松筠心空愧

馬大夫惠著述再詶馬大夫
郴州紀事書情敘郡齋紫薇花
和馬大夫
王侍御贈荅詩登涯口戍見寄
獻通草苡蕸酒荅楊八絶句
鄂渚留別荅表臣贈別
寄表臣
懷表臣
重寄表臣
寄唐州楊八
重寄絶句
春日寄楊八
詶元九侍御贈壁州鞭長句
新添驛池
詶楊八副使
詶崔博士
答張侍御賀喜再登科自洛赴上都贈別
又被時人寫姓名春風引路入京城知君憶得
前身事分付鷺花與後生
和武中丞秋日寄懷簡諸僚故
退朝還公府騎吹息繁音吏散秋庭寂鳥啼煙
樹深威生奉白簡道勝外華簪風物清遠目功
名懷寸陰雲衢念前侶綵翰寫冲襟涼菊照幽
接敗荷攢碧潭感時江海思報國松筠心空愧

壽陵步芳塵何處尋
赴連州途經洛陽諸公置酒相送張員外
賈以詩見贈率爾詶之
謫在三湘最遠州邊鴻不到水南流如今暫喜
鐏前笑明日辭君步步愁
贈元九侍御文石枕以詩獎之
文章似錦氣如虹宜藹華簪綠殿中縱使商颸
生旦夕猶堪拂拭愈頭風
詶元九侍御贈壁州鞭長句
碧玉孤根生在林美人相贈比雙金初開郢客

緘封後想見巴山冰雪深多節本懷端直性露
青猶有歲寒心何時策馬同歸去關樹扶踈敲
鐙吟

和李六侍御文宣王廟釋奠作

歎息魯先師生逢周室卑有心律天道無位救
陵夷歷聘不能用領徒空爾爲儒風正禮樂旅
象入簪簋西狩非其應中都安足施世衰由我
賤泣下爲人悲遺教光文德興王叶夢期土田
封後胤冕服飾虛儀鐘鼓膠庠薦牲牢郡邑祠
聞君喟然歎偏在上丁時

敬訓撒公見寄二首

凄涼沃洲僧憔悴柴桑宰別來二十年唯餘兩
心在
越江千里鏡越嶺四時雪中有道遥人夜深觀
水月

訓元九院長自江陵見寄

無事尋花至仙境等閒栽樹比封君金門通籍
眞多士黃紙除書每日聞

韓十八侍御見示岳陽樓別竇司直詩因
令屬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韻

楚望何蒼然層瀾七百里孤城寄遠目一寫窮
無已蕩漾浮天蓋回環宣地里積漲在三秋混
成非一氷冬遊見清淺春望多洲沚雲錦遠沙
明風煙青草靡火星忽南見月魄方東迤雪波
西山來隱若長城起獨專朝宗路駛悍不可止
支川讓其威蓄縮空南委熊武走蠻落 熊武二溪名 瀟
湘來奥鄙炎蒸動泉源積潦搜山趾歸往無旦
夕包含通遠邇行當白露時眇視秋光裏曙色
未昭晰露華遥斐亹浩爾神骨清如觀混元始
我風忽震盪驚浪迷津涘怒激鼓鏗鎗戚成山
巒硪鼯鵬疑變化罔象何恢詭噓吸寫樓臺騰
驤露鱗尾景移羣動息波靜繁音弭明月出中
央青天絶纖滓素光淡無際緑靜平如砥空影
渡鴻鴈秋聲思蘆葦鮫人弄機杼貝闕駢紅紫
珠蛤吐玲瓏文鰩翔旖旎水鄉吴蜀限地勢東
南庳翼軫榮垂精衡巫屹環峙名雄七澤數國
辨三苗氏唐羿斷修蛇荆王憚 下逸 青兕秦狩
跡猶在虞巡路從此軒后奏宫商驟人詠蘭芷
芳嶺潛相應橘洲傍可指郭璞驗幽經羅含著
前紀觀津戚里族按道侯家子聯袂登高樓臨

軒笑相視假守亦高卧（江陵時雅法曹）契闊話涼温壺觴慰遷徙地偏山水秀客重杯盤侈紅柚花欲然銀燈晝相似興酣更抵掌樂極同啓齒筆鋒不能休藻思一何綺伊余負微尚夙昔慙知己出入金馬門交結青雲士襲芳踐蘭室學古遊槐市策慕宋前軍文師漢中壘陋容昧俯仰孤志無依倚衛足不如葵湍川空歎蟻幸逢萬物泰獨處窮途否鍛翮重疊傷兢塊再三褫遽忝屢花左丘猶有恥桃源訪仙官薛服祠山鬼故人南臺舊一別如弦矢

今朝會荆璧斗酒相宴喜爲余出新什笑抃隨伸紙曄若觀五彩歡然臻四美委曲風濤事分明窮達旨洪韻發華鍾淒音激清徵羊濬要史共和江淹多雜擬徒欲仰高山焉能追逸軌湘州路四達巴陵城百雉何必顏光緑留詩張內

訓寶員外使君寒食日途次松滋渡先寄

示四韻

楚鄉寒食橘花時野渡臨風駐綵旗草色連雲人去住水文如縠鷁差池朱輪尚憶羣飛雉青綬初驚一縣魚司馬水曹何事與新詩（時自水部郎出牧）

和寶中丞晚入容江作

漢郡三十六麟林東南遥人倫選清臣天外頒詔條桂水涉秋浪火山凌霧朝分圻辨風物入境聞謳謡莎岸見長亭煙林隱麗譙日落舟益駛川平旗自飄珠浦遠明滅金沙晴動摇一吟道中作離思懸層霄

呂八見寄郡内書懷因而戲和

文苑掇金聲循良冠百城不知今史氏何處列君名

寄楊八拾遺（時出爲國子主簿分司東都之卅八員外亦轉國子博士同在洛陽）

聞君前日獨廷爭漢帝偏知白馬生忽領簿書遊太學寧勞侍從厭承明洛陽本自宜才子海内而今有直聲爲謝同寮老博士范雲來歲即公卿

訓寶員外郡齋宴客偶命柘枝因見寄兼呈張十一院長元九侍郎（員外時兼節度判官佐平盧之鳴皐）

初罷郡元方從事

分憂餘刃又從公白羽胡牀嘯詠中綵筆諭戎矜倚馬華堂留客看鷺鴻渚宮油幕方高步澧

浦甘棠有幾叢若問騷人何處所門臨寒水落

江楓

謝寶員外旬休早涼見示 時奉書報謁朝有宴

新秋十日漸朱衣鈴閣無聲公吏歸風韻漸高

梧葉動露光初重權花稀四時蕤蕤催容鬢三

爵油油志是非更報明朝池上酌人知太守宇

玄暉

謝楊侍郎憑見寄二首

翔鸞闕底謝皇恩纓上滄浪舊水痕踈傅揮金

忽相憶遠擎長句與招魂

劉夢得外三 七 圭

十年毛羽催頹一旦天書召回看看瓜時欲到

故侯也好歸來

南海馬大夫見惠著述三通勒成四秩上

自遂古達干國朝采其菁華至簡而富敏

受嘉貺詩以謝之

紅旗閱五兵絳帳諸生味道輕鼎食退公猶

筆耕青箱傳學遠金匱納書成一瞬見前事九

流當抗行編蒲曾苦思垂竹媿無名今日承芳

訊誰言贈袞榮

南海馬大夫遠示著述兼謝拙詩輒著微

誠再有長句時蔡戎末珍故見於末篇

漢家旌旆付雄才百越南溟統外臺身在絳紗

傳六藝腰懸青綬亞三台連天浪靜長鯨息映

日帆多寶舶來開道楚氣猶未滅終須旌旆掃

雲雷

和楊侍郎初至郴州紀事題郡齋八韻

旌節下朝臺分圭從北回城頭鶴立處驛樹鳳

栖來蘇袁滂去後化為仙鶴止城東北鵲巢上又州北橋風驛國經云漢有黃鳳降于庭指此舊路芳塵

在新恩馹騎催里閭留愛愷草鼓舞扑成雷吏散

山禽轉庭香夏簟開郡齋堪四望壁記有三台

劉夢得外三 八 三五張

人訝徵黃晚文非弔屈哀一吟梁甫曲知是臥

龍才

和郴州楊侍郎初到郡齋紫薇花十四韻

幾年丹霄上出入金華省暫別萬年枝看花桂

陽嶺南方足奇樹公府成佳境綠陰交廣除明

豔透蕭屏雨餘人吏散鶯語籠龍靜懿此含晚

芳脩然忘簿領紫茸垂組綬金蕊攢鋒頴露滴

暗傳香風輕徐就影葩弱多意思從容占光景

得地在侯家移根近仙井開鐏好凝聆倚瑟仍

回頭遊蜂駐彩冠舞鶴迷煙頂興生紅藥後愛

與甘棠竝不學天桃妖淨榮在俄頃

和南海馬大夫閒楊侍郎出守郴州因有寄上之作

忽驚金印駕朱轓遂別鳴珂聽曉猿碧落仙來雖暫謫赤泉侯在是深恩玉環慶遠瞻台斗銅柱勳高壓海門一詠瓊瑤百憂散何勞更樹北堂萱

和鄭相公以考功十弟山薑花俯賜篇詠

採擷黃薑蔡封題青鎖闥供聞調膳日正是退朝歸響爲纖莖情隨彩翰飛故將天下寶萬里與光輝

馬大夫見示浙西王侍御贈荅詩因命同作大夫禁路舊府又歷交趾桂林南人歌之列在臥病御公易一別感隙寄詞夫舊以代札

憶逐年車凡幾時今來舊府統成師象筵照室會詞客銅鼓臨軒舞海夷百越皆豪稱故史十洲風景助新詩秣陵從事何年別一見瓊章如素期

訓馬大夫登涯口戍見寄

新辭金印拂朝纓臨水登山四體輕猶念天涯未歸客瘴雲深處守孤城

訓馬大夫以愚獻通草茭葵酒感通枝二字因而寄別之作

泥沙難振拔誰復問窮通莫評提壺贈家傳枕麴風成謠獨酌後深意片言中不進終無已應須荀令公

荅楊八敬之絕句楊生時亦講居

飽霜孤竹聲偏切帶火燋桐韻本悲今日知音一留聽是君心事不平時

鄂渚留別李二十一表臣大夫

高檣起行色促柱動離聲欲問江深淺應如遠

別情

荅表臣贈別二首

昔爲瑤池侶飛舞集蓬萊今作江漢別風雪一嘶馬立未還行舟路將轉江頭瞑色深揮袖依稀見

始發鄂渚寄表臣二首

祖帳管絃絕客帆淒風生回車已不見猶聽馬嘶聲

曉發柳林戍遥城聞五鼓憶與故人眠此時猶

出鄂州界懷表臣二首

離席一揮杯別愁今尚醉遲遲有情處却恨江帆駛

夢覺疑連榻舟行忽千里不見黃鶴樓寒沙雪相似

重寄表臣二首

對酒臨流柔別何君今已醉我躉躂分明記取

星星鬚他日相逢應更多

世間人事有何窮過後思量盡是空早晚同歸

洛陽陌上鄰須近祝雞翁角金鏡旦夕吹淺草遥迎

寄唐州楊八歸厚

淮安古地擁州師畫角金鏡旦夕吹淺草遥迎光驚入新村落人耕舊

鸛鶴馬春風亂颺辟邪旗謫仙年月今應滿贛石

諫聲名衆所知何況遷喬舊同伴一雙先入鳳凰池 時徐晌楊嗣復二舍人與唐州同年及第

重寄絶句

淮西既是平安地鵷路今無羽檄飛聞道唐州

最清靜戰場耕盡野花稀

春日寄楊八唐州二首

淮西春草長淮水遶邊迤戰場可憐行春守立馬看斜桑

漠漠淮上春莠苗生故壘黎花方城路荻筍舊陂水

高齋有謫仙坐嘯清風起

寄朗州温右史曹長

暫別瑶琴篇鸕鷀行彩旗雙引到沅湘城邊流水

桃花過簾外春風杜若香史筆枉將書紙尾朝

纓不稱滄浪雲臺功業家聲在徵詔何時出

建章

和東川王相公新漥驛池八韻

今日池塘上初移造物權苞藏成別島沿濁致

清漣變化生言下蓬瀛近瀛落眼前泛觴驚翠羽開

幕對紅蓮遠寫風光入明含氣象全渚煙籠驛

樹波日漾賓筵曲岸留緹騎中流轉彩舡無因

接元禮共載比神仙

酬楊八副使將赴湖南途中見寄一絶

君山上一道巴江自此來

知逐征南寇楚中遠勞書信到陽臺明朝若上

酬楊司業巨源見寄

壁雍流水近靈臺中有詩篇絶世才渤海歸人

將集去黎園弟子請詞來瓊枝未識塊空斷寶
匣初臨手自開莫道專城管雲雨其如心似不
然灰

酬國子崔博士立之見寄

健筆高科早絶倫後來無不揖芳塵遍看今日
乘軒客多是昔年呈卷人曺子執經瞻講坐郎
官共食接華茵頻君遠寄相思曲慰問天南一
逐臣

酬馮十七舍人宿衛贈別五韻

少年爲別日隋宮楊柳陰白首相逢處巴江煙
浪深使星三蜀酒春雨露友襟王程促速意夜
語懃勤心却歸天上去遺我雲閒音

劉夢得外集卷第五

劉夢得外集卷第六

律詩

遊道林嶽麓寺

張籍遠寄長句

喜韓吳興同遷

歎梅雨

荅張秘書謝馬

見寄藍橋懷舊

省中四松

李相公宴餞

楊給事製新樓

酬鄭州權舍人

和裴令公夜宴

宮城早秋

追感韋裴六相

和牛相公感傷

林亭雨後偶成

和王尚書

南溪醉歌

酬大尹裴侍郎

和韓元二君子

酬湖州崔郎中

秋日書懷

酬嚴給事

和中書即事

和裴侍中留別

豐安里舊居

惠班竹杖

春晚即事

酬太原狄尚書

訓崔大夫　暮秋又雨喜晴

唐侍御寄遊道林獻蘧二寺詩并沈中丞姚員外所和見徵繼作

湘西古剡雙蹲蹲羣峯朝揖如駿奔青松步障深五里龍官黯黯神爲閟高殿呀然壓蒼巘俯瞰長江疑欲吞橘洲泛浮金寶動水郭繚繞朱樓驚語餘百響入天籟衆奇引步輕翻翻泉清石布博碁子蘿密鳥韻如簧言回廊架險高且曲新徑穿林明復昏淺深忽濁山歌過古木半空天火痕星使雙飛出禁垣元侯餞之遊石門

紫騮翼從紅袖舞竹風松雪香溫馨遠持青瑣照巫峽一憂鸞斷三聲猿靈山會中身不與吟想峭絶慈精魂恨無黃金千萬餅布地買取爲丘園

遥和韓睦州元相公二君子

玉人紫綬相輝映却要霜驕一兩莖其奈無成空老去每臨明鏡若爲情

張郎中籍遠寄長句開緘之日已及新秋因舉目前仰酬高韻

南宮詞客寄新篇清似湘靈促柱絃京邑舊遊勞夢想歷陽秋色正澄鮮雲衢日脚成山雨風駕潮頭入渚田對此偏宜獨吟還獨酌知音不見思舊然

訓湖州崔郎中見寄

風筆吟秋空不有指爪聲高人靈府閒律吕伴咸英昔年與兄遊文似馬長卿今來寄新詩乃類陶潛明磨礱老益智吟詠間彌精豈非山水鄉蕩滌神機清渚煙蕙蘭動溪雨虹蜺生憑君虚上舍待余乘興行

訓楊八庶子喜韓吴興與余同遷見贈

早遇聖明朝鴈行登九霄吴興與余中外兄弟文輕傳武仲酒逼蓋寬鏡捨矢同瞻鵠當筵共賽鼃吴興與余同年判入等第琢磨三益重唱和五音調臺栢煙常起池荷香暗飄吴興與余同爲御史臺外有蓮池也星文辭北極旗影度東遼吴興自度支郎中出爲行軍司馬所從即范傳正所謂支使府友爲度遼將軍直道由來黜浮名豈足敬要三湘與百越雨散又雲搖遠守慙侯籍徵還荷詔條頻容唯舌在別恨幾塊銷滿眼悲陳事逢人少舊僚煙霞爲老伴蒲柳任先凋虎綬難新印龍舸理去橈斷腸天北郡攜手洛陽橋憧盖今雖貴弓旌會見招其如草玄客空守子

秋日書懷寄河南王尹

公府想無事西池秋水清去年爲押客永日奉高情況有臺上月如閒雲外笙不知桑落酒今歲與誰傾

浙東元相公歎梅雨欝蒸之候因寄七言

稽山自與岐山別何事連年鬢爲飛百辟商量舊相入九天祇候謫仙歸平湖晚泛窺清鏡高閣晨開掃翠微今日看書最惆悵爲聞梅雨損朝衣

嚴給事賀加五品兼簡同制水部李郎中

九天雨露傳青詔八舍郎官換綠衣初佩銀魚隨仗入宜乘白馬退朝歸雕盤賀喜開瑤席彩筆題詩出錦闈聞道水曹偏得意霞朝霧夕有光輝

裴相公大學士見示荅張秘書謝馬詩并追作

羣公屬和因命追同爲三楚客獨有九衢人

草玄門户少塵埃丞相并州寄馬來初自塞垣銜苜蓿忽行幽遲破蓊華花緩轡威遲去帶酒垂鞭踧踖回不與王侯與詞客知輕富貴重

和司空裴相公中書即事通簡舊僚之作

談笑在巖廊人人盡所長儀形見山立文字動星光日運丹青筆時看赤白囊佇聞戎馬息入賀領鴛行

微之鎮武昌中路見寄藍橋懷舊之作悽然繼和兼寄安平

今日油幢引他年黃紙追同爲三楚客獨有九霄期宿草恨長在傷禽飛尚遲武昌應已到新柳映紅旗

奉和裴侍中將赴漢南留別坐上諸公

金貂曉出鳳池頭玉節前臨南雍州暫輟洪鑪觀劒戟還將大筆注春秋管絃席上留高韻山水途中入勝遊峴首風煙看未足便應重拜富人侯

和兵部鄭侍郎省中四松詩十韻 松是中書相公注傳

右相歷中臺移松武庫叔紫茸抽組綬青實長玫瑰便有千霄勢看成構厦材數分天柱半影逐日輪迴舊賞台階去新知谷口來息陰常仰

望氛境幾徘徊翠粒晴懸露蒼鱗雨起笭凝音
助瑤瑟飄藻泛金罍月桂花遥燭星榆半對開
終須似雞樹榮茂近昭回

和蘇郎中尋豐安里舊居寄主客張郎中

漳濵卧起恣閒遊宣室徵還未白頭舊隱來尋
通德里新篇寫出咏牢愁池看科斗成文字鳥
聽提壺憶獻酬同學同年又同舍許君雲路竝
華軿

將赴蘇州途出洛陽留守李相公申宴餞

龍行話舊形於篇章謹抒下情以申仰謝

劉夢得外六 六 長慶

歲杪風物動雪餘宮苑晴兔園賓客玉金谷管
弦聲洛水故人別昊宮新燕迎越郎憂不淺懷
袖有瓊英

吳興敬郎中見惠班竹杖兼示一絶聊以

謝之

一莖烱烱琅玕色數節重重琢琯文柱到高山
未登處青雲路上願逢君

和淅西王尚書聞常州楊給事製新樓因

寄之作

文昌星象盡東來油幕朱門次第開且上新樓
看風月會乘雲雨一時回尚書在南宮爲左丞給事與尚書同年登是郎吏

越中謠謠繫華地秦望峯前禹穴西湖草初生
邊鴈去山花半謝杜鵑啼

旆晴翻繞古堤明日漢庭徵舊德老人爭出若
邪溪後漢劉寵爲會稽大治及徵還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若耶谷個出人賣百錢以送寵寵勞之皆曰自明府下車民不見吏年老過值聖明故奉送寵爲人壽一大錢受之也

謝淮南牛相公述舊見貽

少年曾忝漢庭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
成賦日尋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容嗟久喜
奉清光笑語頻猶有登朝舊冠冕侍公三入拂
埃塵

劉夢得外六 七 長慶

謝鄭州權舍人見寄十二韻

朱户凌晨啓碧梧含早涼人從棠澤至書到漆
沮傍扑會因佳句情深取斷章愜心同笑語入
耳勝笙簧憶昔三條路居鄰數仞墻舍人舊宅光福時秦東鄰

學堂青玉案彩服紫羅囊麟角看成就龍駒見
柳楊穀中龍一箭雲際落雙鶴舍人一舉登科又判入等第句邑
叨前列天臺媿後行郎中舍人辭渭南主簿十年舍人方尉世長及羅雒縣置入南宮爲禮部郎中舍人方奉詔負外鯉庭傳事業雞樹遂翱翔書殿連鳴

鵲神池接鳳凰追遊蒙尚齒惠好結中腸 歸人本集無此二字
西接接近日多追遊 鍛翮方槎舉危根易損傷一麾憐弃置
五字借恩光 歸人出牧姑蘇舍人草制 汝海崆峒秀漆流芍藥
芳風能行偃草境靜不爭桑 歸人歸臨淮舍人牧蔡陽轉拜翰翹關
右頒條匝渭陽病吟猶有思老醉已無狂塵滿
鴻溝道沙鷺白秋鄉蛩聞黃紙詔促召紫微郎

奉和裴令公夜宴

天下蒼生望不休東山雖有但時遊從來海上
仙桃樹肯逐人間風露秋

病卧李侍郎見惠藥物謹以支星之句

劉夢得外集 八 玉津

隱几支頤對落暉故人書信到柴扉周南留滯
商山老星象如今屬蜀少微

酬留守牛相公宮城早秋寓言見寄

曉月映宮樹秋光起天津涼風稍動葉宿露未
生塵景氣尚芳麗曠望感心神擇毫成逸韻開
閤遲來賓擺去將相印漸爲逍遙身如招後房
宴却要白頭人

牛相公留守見示城外新墅有溪竹秋月
親情多往宿遊恨不得去因成四韻兼簡
洛中親故之什兼命同作

別墅洛城外月明村野通光輝滿地上林管發
舟中堤豔菊花露島涼松葉風高情限清禁寒
滿滴深宮

和僕射牛相公追感裴尚齒惠好結中腸 歸人本集無此二字
十餘未五十薨歿豈早榮早枯之義今年
將六十猶粗強健因親故勸酒率然成篇

并見寄之作

坐鎮清朝獨務然閒傲故事數前賢用才同踐
釣衡地稟氣終分大小年威鳳本池思泛泳仙
查舊路望回旋猶憐綺季深山裏唯有松風與

劉夢得外集 九 三秀

石田

和僕射牛相公以雜闕庭七年班行親故
士及十無一人再覩龍顏喜慶雖極感歎
風燭能不愴然因成四韻并示集賢中書
二相公所和

久辭龍闕擁紅旗喜見天顏拜赤墀三省英寮
非舊侶萬年芳樹長新枝交朋接武居仙院幕
客追風入鳳池雲母屏風即施設可憐榮耀寵
當時

和僕射牛相公見示長句

靜得天和興自濃不緣官達性靈慵大鵬六月
有閒意仙鶴千年無躁容浹輩盡來多歎息官
班高後少過從唯應加築露臺上賸見終南雲
外峯

和牛相公夏末雨後寓懷見示

金火交爭正抑揚蕭蕭雨助清商曉看紈扇
恩情薄夜覺紗燈刻數長樹上早蟬纔發譽庭
中百草已無光當年富貴亦惆悵何況悲翁疑
似霜

牛相公林亭雨後偶成

飛雨過池閣浮光生草樹新竹開粉奩初蓮藝
香炷野花無時節水鳥自來去若問知境人人
閒第一處

牛相公題姑蘇所寄太湖石兼寄李蘇州

震澤生奇石沈潛得地靈初辭水府出猶帶龍
宮腥發自江湖國來叅卿相庭從風夏雲勢上
漢古查形拂拭魚鱗見鏗鏘玉韻聆煙波含宿
潤苔蘚助新青嵌穴胡轡貌纖銛蟲篆銘異類
傲林薄飛動向雷霆煩熱近還散餘醒見便醒
凡禽不敢息浮檻莫能停靜稱垂松蓋鮮宜映

鶴翎忘憂常目繫素尚與心冥眇小欺湘鷺團
圓笑落星徒然想離結安可測年齡採取詢鄉
耆搜求按舊經垂鉤入空隙隔浪動晶熒有獲
人爭賀歡謠衆共聽一州驚閱寶千里遠楊舲
觀物洛陽陌懷人吳御亭寄言垂天翼早晚起
滄溟

和陳許王尚書酬白少傅侍郎長句因通
簡汝洛舊遊之什

寥廓高翔不可追風雲失路暫相隨方同洛下
書生詠又建軍前大將旗雪裏命賓開玉帳飲
未衰

和僕射牛相公寓言二首

中請號駐金卮竹林一自王戎去嵇阮雖貧與
兩度竿頭立定誇回眸舉袖拂青霞盡拋今日
貴人樣復援前朝名相家御史近來休直宿尚
書依舊趁參衙具瞻尊重誠無敵猶憶洛陽千
樹花

心如止水鑒常明見盡人間萬物情鷗鷺騰空
猶逞俊驊騮齕齒足自無驚時來未覺權爲巢貴
了方知退是榮只恐重重世緣在事須三度副

蒼生

和牛相公南溪醉歌見寄

脫屣將相守冲謙惟於山水獨不廉枕伊瞥洛得勝地鳴皐少室來軒簪相去形面勢然指畫言下變化隨顧瞻清池曲榭人所致野趣幽芳天與添有時轉入潭島間珍木如幢藤爲簾忽然便有江湖思沙礫平淺草纖纖怪石鈎出太湖底珠樹移自天台尖崇蘭迎風綠泛灩坼蓮舍露紅簾櫩脩廡架空遠岫入弱柳覆檻流波霑渚蒲抽英劒脊動岸荻迸筍鏃頭鈷攜觴命侶極永日此會雖數心無獻人皆置莊身不到富貴難與道遥兼唯公出處得自在決就放曠辭炎炎坐賓盡歡恣談謔媿我掉頭還舊驏能令商於多病客亦覺自適非沈潛

酬僕射牛相公晉國池上別後至甘棠館因成口号見寄

忽夢同游昆明池上別魂驚忽報夢中攜手行此夜獨歸遥乞夢老人無睡到天明

裴侍郎大尹雪中遣酒一壺兼示喜眼疾初平一絶有問行把酒之句斐然仰酬

卷盡輕雲月更明金篦不用且閒行若傾家釀招來客何必池塘春草生

酬太原狄尚書見寄

家聲烜赫冠前賢時望穹崇鎮北邊身上官銜如坐主幕中談笑取同年幽井俠少趨鞭弭恭趙佳人奉管絃仍把天兵書號筆遠題長句寄山川

酬宣州崔大夫見寄

白衣曾拜漢尚書今日恩光到弊廬再入龍樓稱綺季應緣狗監說相如中郎南鎮權方重內

史高齋興有餘遥想翛亭春欲暮百花飛盡柳花初

酬皇甫十少尹暮秋久雨喜晴有懷見示

雨餘獨坐卷簾帷便得詩人喜霽詩搖落從來長年感慘舒偏是病身知掃跡開雲霧呈光景流盡潢汙見路歧何況菊香新酒熟神州司馬好狂時

劉夢得外集卷第六

律詩

霜夜對月　述夢
喜徑松成陰　伊川卜居
憶江南楔事　秋日見寄
吐綬鳥詞　和遊房太尉西湖
和重題　聞琴絶句
和李尚書示詩　傷羣令孔雀
訓喜歸鄉國　喜見初月
和望山居即事　和平泉新墅
柳柳州贈家雞　荅前篇
荅後篇　訓柳柳州贈別
重別　三贈
題淳于棼墓　懷妓
登清輝樓　省試風光草際浮
歌依本韻
海門雙青暮煙歌萬頃金波踊明月侯家小兒能戚簫對此清光天性發長江凝練樹無風瀏慄一聲霄漢中涵胡曹角怨邊草蕭瑟清蟬吟野叢冲融頓挫心使指雄吼如風轉如水思婦多情珠淚垂仙禽欲舞雙翅起郡人寂聽衣滿霜江城月斜櫺影長纔驚指下繁韻息已見樹杪明星光謝公高齋吟激楚應關心同在轟放一奏荊人白雪歌如聞雛客扶風鄔吳門水驛接山陰丈宇愁鬱寄意深欲識陽陶能絶處少年榮貴道傷心

浙西李大夫述夢四十韻并淅東元相公

訓和斐然巒韻

位是才能取時因際會遭羽儀呈黻冕簪銓刃試棨戟洛下推年少山東許地高門承金鉉鼎家有玉璜韜呂仍佩侯浪扶鵬翅天風引驥毳便知蓬閭閱不識魯衣裒興發春塘草魂交益部刀形開猶抱膝燭盡遽揮毫昔仕當初筮逢時詠載橐懷鉛辨蠹素學拖毛車騎方休沐歸來欲效陶大夫罷太原從事歸京師南臺資謇諤內署選風騷羽化如乘鯉樓居舊冠簪謳美香焚濕麝名菓賜霑乾蔄議赦蠅樓筆邀歌蟻泛醪代言無所戲謝表自稱叨蘭焰凝芳澤芝泥瑩玉膏對頻聲價

出直久蒙魂勞草詔令歸馬封章合獻獎（西戎乞盟事在其注前）銀花懸院牓翠羽映廉條諷諫欣然納奇觚率爾操禁中時譔譔天下免切切左顧龜成印雙飛鵲織袍謝賓緣地密潔已是心豪五日思歸沐三春羨衆遨茶爐依綠筍蕙局就紅桃溟海桑潛變陰陽奕暗熬仙成脫屣去臣慙棒弓號建節舜烏柘宣風看鷺濤土山京口峻鐵笴郡城牢（舊說謂相城如鐵笴郡城南征記）曲鼻花千樹官池水一篙鷺來和絲管鴈起拂塵施宛轉傾羅扇回旋墮玉捶罰籌長豎蠏觥盞揉如勑山是

千里障江爲四面濠卧龍曾得雨（浙東）孤鶴尚鳴皐（浙西）翎用雄開匣（二公）弓閒蟄受弦（自謂）鳳姿嘗在竹（二公）鸞羽不離蒿（自謂）昔說謂相城如鐵笴郡城南征記）今朝比潘陸江海更滔滔

和浙西李大夫晚下北固山喜徑松成陰

（高堂爲御史大夫時置宅命畫工圖其狀城所使回依以揔來之開鑿）

隨人化幽陰爲偉暄遠移難得樹立憂舊荒園絕塞通潛運平泉占上源燬煙霞遥在想簿領益爲煩丹禁虛東閣蒼生望北轅徒令雙白鶴五里自翩翻

和滑州李尚書上巳憶江南禊事

白馬津頭春日遲沙州歸鴈拂旌旗柳營唯有

軍中戲不似江南三月時

謝滑州李尚書秋日見寄

一入石渠署三閒宮樹蟬丹霄未得路白髮又添年雙節外臺貴洞簫中禁傳徵黃在旦夕早晚發南燕

吐綬鳥詞 并序

滑州牧尚書李公以吐綬鳥詞見示兼命繼聲蓋尚書前爲御史時所作有翰林二學士同賦之今所謂追和也予觀異鳥之所異具于首篇

越山有鳥翔寥廓嗉中天綬光若若越人偶見而奇之因名吐綬江南知四明天姥神仙地朱鳥星精鍾異氣赤玉雕成彪炳毛紅綃剪出玲瓏翅翅湖煙始開山日高迎風吐綬盤花條臨波似染琊琊草映葉疑開阿母桃花紅草綠人間事未若靈禽自然貴鶴吐明珠誓報恩鵲銜金印空爲瑞春和秋霽野花開翫景尋芳處處來翠幕雕籠非所慕珠丸柘彈莫相猜棲月啼煙凌縹緲高林先見金霞曉三山仙路寄遙情刷羽揚翹欲上征不學碧雞依井絡願隨青鳥向層城太液池中有黃鵠怜君長在瑤枝 一作向晴飛

宿如何一惜羊角風來聽簫韶九成曲

和西川李尚書漢州微月遊房太尉西湖

木落漢川夜西湖懸玉鈎旌旗璟水次舟楫泛中流目極想前事神交如共遊瑤琴久已絕松韻自悲秋

和重題

林端落照盡湖上遠風清水謝芝蘭室仙舟魚鳥情人琴久寂寞煙月若平生一迟鈞璜處再吟鎖玉聲

和遊房公舊竹亭聞琴絕句

尚有竹間路永無綦下塵一聞流水曲重憶食兼人

西川李尚書知愚與元武昌有舊遠示二篇吟之泫然因以繼和 二首來詩云元公令陳從事求圖琴詩以寄

如何贈琴日已是絕絃時無復雙金報空餘掛劒悲

寶匣從此閒朱絃誰復調秖應隨玉樹同向土中銷

和西川李尚書傷韋令孔崔及薛濤之什

玉兒已逐金環葬翠羽先隨秋草萎唯見芙蓉
舍曉露數行紅淚滴清池 朱王兒脫金指環爲贈樹至經却以指環寄王兒示有還意 後魏元禎南陽王禧之子南奔到建業數年後比陽愛姬

訓李相公歸鄉國自鞏縣夜泛洛水見寄

鞏樹煙月上清光舍碧流且無三已色猶泛五
湖舟鵬息風還起鳳歸林正秋雖攀小山桂此
地不淹留

和李相公平泉潭上喜見初月

家山見初月林壑悄無塵幽境此何夕清光如
爲人潭空破鏡入風動翠娥頻壑會向瑣愁望追

思伊洛濱

和李相公初歸平泉過龍門南嶺遥望山
居即事

暫別明庭去初隨優詔還曾爲鵷鳥賦喜過鑿
龍山新墅煙火起野程泉石間巖扉人望在只
得片時間

和李相公以平泉新墅獲方外之名因爲
詩以報洛中士君子兼見寄之什

業繼羣平後家依崑閬間恩華鮮比第藹濯愛
東山滿室圖書在入門松菊間垂天雖暫息

舉出人寰

訓柳柳州家雞之贈

日日臨池弄小雛還思寫論付官奴柳家新樣
元和脚且盡蘆牙斂手徒

荅前篇

小兒弄筆不能嗔宛壁書勤閒彼蓼蘋
猶未兆女中誰是衛夫人

荅後篇

昔日慚工記姓名遠勞辛苦寫西京近來漸有
臨池興爲報元常欲抗行

再授連州至衡陽訓柳柳州贈別

去國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重臨事異
黃丞相三黜名慙柳士師歸目併隨回鴈盡愁
腸正遇斷猿時桂江東過連山下相望長吟有
所思

重別

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朝南北路岐忽西東皇恩若許
歸田去歲晚當爲鄰舍翁

三贈

信書誠自誤經事漸知非今日臨湘別何年得

汝歸

題淳于髡墓

生爲齊贅壻死作楚先賢應以客鄉葬故臨官道邊寓言本多興放意能合權我有一石酒置君墳樹前

懷嬴四首

玉釵重合兩無緣魚在深潭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鏡能言青鳥罷銜牋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拋不續絃若向蓼蕪山下過遥將紅淚洒窮泉

鸞飛遠樹栖何處鳳得新巢已去心紅壁尚留香漠漠碧雲初斷信沈沈情知點汚投泥玉猶自經營買笑金從此山頭似人石丈夫形狀淚痕深

人曾行處遍尋看雖是生離死一般買笑樹邊花已老畫眉牕下月猶殘雲藏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橋過往難莫怪詩成無淚滴畫傾東海也須乾

三山不見海沈沈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姮娥歸處月宮深紗牕遥想春相憶書幌誰知夜獨吟料得夜來天上鏡只應偏照兩人心

登清輝樓 逸前四句在江州

浔陽江色潮添滿彭蠡秋聲雁送來南望廬山千萬仞共誇新出棟梁材

省試風光草際浮

熙熙春景霽草綠春光鱗的鱗亂相鮮蔵莊子蔚茶疑羊綿裏稍動羊苐際影碎翻榮蘭浮香轉叢蔥舍煙絢碧絲帶露如珠級幸因採掇

日況此臨芳歲

赴和州於武昌縣再遇毛仙翁十八兄因成一絶

武昌山下蜀江東重向仙舟見葛洪又得寮前親禮拜大羅天詄玉函封

劉夢得外集卷第七

律詩

寄楊給事

柳絮

巫山神女廟

曹剛

登望梅樓

別蘇州

送處州奚使君

題報恩寺

渡楊子津

館娃宮

姑蘇臺

贈陳長史

寄韓中丞

有感

楊柳枝

海陽十詠

送周魯儒赴舉

送曹璩歸越中

鼻注道士不遇

桃源翫月

遊建康

田順郎歌

米嘉榮

白江陵泛流

別夔州官吏

夜聞舡中箏

聞道士彈思歸引

喜康將軍見訪

贈劉景擢第

次德宗山陵

嘗茶

梁國祠

九日登高

謝柳子厚碻

元日感懷

謝崔相公賜馬

南中書來

題招隱寺

寄山中友人

望洞庭

魚復江中

歷陽書事

寄畎陵楊給事 三首

揮毫起制來東省踈足修名謁外臺好著纂韤

莫惆悵出文入武是全才

曾主魚書輕刺史今朝自請左魚來青雲直上

無多地却要斜飛取勢迴

東城南陌昔同遊坐上無人第二流屈指如今

已零落且須歡喜作鄰州

巫山神女廟

巫山十二巒蒼蒼片石亭亭号女郎曉霧乍開

疑卷慢山花欲謝似殘妝星河好夜聞清佩雲

雨歸時帶異香何事神仙九天上人間來就楚

襄王

柳絮

飄颺南陌起東鄰漠漠濛濛暗度春花巷暖隨

輕舞蝶玉樓晴拂豔妝人縈回謝女題詩筆點

綴陶公漉酒巾何處好風偏似雪隋河堤上古

江津

陪崔大尚書及諸閣老宴杏園

更將何面上春臺百事無成老又催惟有落花
無俗態不嫌樵悴滿頭來

曹剛

大絃嘈贊小絃清嘆雪含風意思生一聽曹剛
彈薄媚人生不合出京城

發蘇州後登武丘寺望梅穫

獨宿望梅樓夜深珍木冷僧房已閉戶山月方
出嶺碧池涵翠影彩竇刻搖星影却憶郡齋中虛
眠此時景

別蘇州二首

三載爲吳郡臨岐相帳開雖非謝榮點且爲一
徘徊

流水閶門外秋風吹柳條從來送客處今日自
塊銷

松江送處州奚使君

吳越古今路滄波朝夕流從來別離地能使管
絃愁江草帶煙暮海雲含雨秋知君五陵客不
樂石門遊

題報恩寺

雲外支硎寺名聲敵虎丘石文留馬跡峯勢聳
牛頭泉眼潛通海松門預帶秋遲回好風景王
謝昔曾游

羅郡姑蘇北歸渡揚子津

幾歲悲南國今朝賦北征歸心渡江勇病體得
秋輕海闊石門小城高耿耿明金山舊遊寺過
岸聽鍾聲

館娃宮在郡西南硯石山上前瞰姑蘇臺
傍有採香徑梁天監中置佛寺曰靈巖即

故宮也信爲絶境因賦二章

館娃宮

宮館貯嬌娃當時意大誇豔傾吳國盡笑入楚
王家月殿移椒壁天花代舞華唯餘採香徑一
帶繞山斜

姑蘇臺

故國荒臺在前臨震澤波綺羅隨世盡麋鹿古
時多築用金鑑力摧因石鼠窠昔年雕輦路唯
有採樵歌

贈同年陳長史員外

明州長史外臺郎憶昔同年翰墨場一自分襟多歲月相逢滿眼是淒涼推賢有愧韓安國論舊唯存盛孝章所數謬遊東閤下看君無計出牾惶

寄湖州韓中丞

老郎日日憂蒼鬢遠守年年獻白蘋終日相思不相見長頭相見是何人

有感

死且不自覺其餘安可論昨宵風池客今日雀羅門騎吏塵未息銘旌風已翻平生紅粉愛惟解哭黃昏

楊柳枝

楊子江頭煙景迷隋家宮樹拂金堤羞將猶有當時色半醮波中水鳥棲

海陽十詠 并引

元次山始作海陽湖後之人或立亭榭率無指名及余而大備每疏鑿措置必揣稱以標之人咸曰有旨異日遷客裴侍御爲十詠以示余頗明襲而不虛美因掇拾裴詩所未道者從而和之 一云余爲吏陽事述言海陽之旅從來詳矣異日下車此同

吏隱亭

結構得奇勢朱門交碧潯外來始一望寫盡平生心日軒漾波影月砌鏤松陰幾度欲歸去回眸情更深

切雲亭

迥破林煙出俯窺石潭空波搖杏梁日松韻碧牕風隔水生別島帶橋如斷虹九疑南面事盡入寸眸中

雲英潭

芳幄覆雲屏石奩開碧鏡支流日杳泊深處自疑螢潛去不見迹清音常滿聽有時病朝醒來此心神醒

玄覽亭

籬洒青林際寅綠碧潭隈淙流冒石下輕波觸砌回香風逼人度幽花覆水開故令無四壁晴夜月光來

裴溪 時御史已遇新恩

楚客憶關中疏溪想汾水縈紆非一曲意態如千里倒影羅文動微波笑顏起君今賜環歸何人承玉趾

飛練瀑

晶晶擲巖端潔光如可把瓊枝曲不折雪片晴猶下石堅激清響葉動承餘洒前時明月中見是銀河瀉

蓼池

滌滓幽壁下深淨如無力風起不成文月來同一色地靈草木瘦人遠煙霞逼往往疑列仙圖暮在巖側

棼絲瀑

飛流透嵌隙噴洒如絲棼舍羣迎初旭翻光破夕曛餘波遶石去碎響隔溪聞却望瓊沙際遥遥見脉分

雙溪

流水遶雙島碧溪相並深浮花擁曲處遠影落中心閒鷺久獨立曝龜驚復沈蘋風有時起滿谷簫韶音

月窟

濺濺漱幽石注入園園處有如常滿杯承彼清夜露巖曲月斜照林寒春晚煦遊人不敢觸恐有蛟龍護

送周魯儒赴舉 并引

晝居外次晨門曰有九疑生持一剌來謁立西階以須生危冠方袂淺拱舒行拜且前致辭稱贄其文頗涉徼前言居五六日復柚來益引古事以相劘切與之言能言其得姓因家之所自叠縣道鄉亭之風俗望山名水之槩狀羅舍所未記朱贛之未條咸得之於生由是始列於賓籍臨觴而司斟觀博而寡言有日矣初邑中人聞有生來而二千石客之駢然來覲遷客斐御史過生於坐抵掌曰人固有貌類而族殊者周生疑羅玠也衆咸蹶然而熟視生疑也愈甚夫形似古所有也優孟似蒽敖而楚君欲以爲相人殊而貌肖猶或欲用之玠生於衡山而生於九疑其似誠匹也無乃躡其武外俊造仕旬服佐君藩爲御史乎古文人無避事即有而書之尚實也行李之貶則徵夫詩曰當日營陽內史孫因家占得九疑村童心便有愛書癖手指令餘把筆疲自握地珠辭白屋欲憑雞卜謁金門若逢廣坐問羊酪從此知名在一言

送曹璩歸越中舊隱

余爲連州諸生以進士書刺者浩不可紀獨曹生崖然自稱爲山夫及與語以徵其實則日所嗜者名嘗遠遊以索之抗喉舌詆足拇以干東諸侯見之日率梵然曰秀才者天下是不禮庸何傷今方依名山以揚其聲將掛幘於南嶽生之言未及休余遽曰在己不在山若子之言佞山而易高是練神叩寂捐日月而不顧名聞而老至持是焉用乎生聞言愀然如悔色見於眉睫因留止道士院從余求書以觀居三時而功

倍一歲讀史書自黃帝至吳魏閒班班能言之然而絕口不敢言衡山夫不販而贏也十一月告余歸隱於會稽且曰知求名之白矣乞詞以餞之遂賦七言詩以鑒其志詩曰

行盡瀟湘萬里餘少逢知己憶吾廬數間茅屋臨水一盞秋燈夜讀書地遠何當隨計吏榮成終自詣公車剡中若問連州事惟有千山盡不如

尋汪道士不遇

仙子東南秀泠然善取風笙歌五雲裏天地一壺中受籙金華洞焚香玉帝宮我來君閉戶應是向崆峒

八月十五日夜桃源翫月

塵中見月心亦閒況是清秋仙府閒凝光悠悠寒露墜此時立在寂高山碧虛無雲風不起上長松山下水羣動脩然一境中天高地平千萬里少君引我昇玉壇禮空遥請眞仙官雲騶欲下星斗動天樂一聲肌骨寒金霞昕昕漸東上輪欹影促猶頻望絕景良時難再并他年此夕應惆悵

叔父元和中政昔事爲桃源行後貶官武陵俊爲翫月作並題於觀壁爾來星紀再周薤霜復此郡仰見文字閣缺伏慮他年轉將塵沒故鐫在貞石以期不朽大和四年蔬讌記

罷和州遊建康

秋水清無力寒山暮多思官閒不計程偏上南朝寺

田順郎歌

清歌不是世間音玉殿嘗聞稱主心唯有順郎

全學得一聲飛出九重霄

米嘉榮

一別嘉榮三十載忽聞舊曲尚依然如今世俗輕前輩好染騷騷事少年

自江陵泝流道中

三千三百西江水自古如今要路津月夜歌謠有魚父風天氣色屢商人沙村好處多逢寺山葉紅時覺勝春行到南朝征戰地古來名將盡爲神

別夔州官吏

三年楚國巴城守一去楊州楊子津青幔聽征宣驛步白頭俯偃到江濱巫山暮色常含雨峽水秋來不恐人唯有九歌詞數首里中留與賽龍神

夜聞商人舡中箏

大艑高舡一百尺新聲促柱十三絃楊州市裏商人女來占蘇州西江明月天

聞道士彈思歸引

仙公一奏思歸引送客初聞自泣然莫怪愁勤悲此曲越聲長苦已三年

喜康將軍見訪

謫居愁寂似幽棲百草當門茅舍低夜靜將軍忽相訪鷓鴣驚起遶籬啼

贈劉景擢第

湘中才子是劉郎望在長沙住桂陽昨日鴻都新上第五陵年少讓清光

赴連山途次德宗山陵寄張員外

常時並易奉天顏委佩低簪綵仗閒今日獨來張樂地萬重雲水望橋山

嘗茶

生採芳叢鷹嘴牙老郎封寄謫仙家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霏霏滿盞花

梁國祠

梁國三郎威德尊女巫簫鼓走鄉村萬家長見空山上雨氣蒼茫生廟門

九日登高

世路山河險君門煙霧深年年上高處未省不傷心

謝柳子厚寄疊石硯

常時同硯席寄此感離羣清越敲寒玉參差疊翠

碧雲煙嵐餘斐斐水墨兩氣氳好與陶貞白松
隱寫紫文

元日感懷

振蟄春潛至湘南人未歸身加一日長心覺去
年非燎火委虛燼兒童銜綠衣異鄉無舊識車
馬到門稀

謝宣州崔相公賜馬

浮雲金絡腦昨日別朱輪銜草如懷慈嘶風尚
意頻曾將比君子不是換佳人從此西歸路應
容躡後塵

南中書來

君書問風俗此地接炎洲淫祀多青鬼居人少
白頭旅情偏在夜鄉思豈唯秋每羨朝宗水門
前日夕流

題招隱寺

隱士遺塵在高僧精舍開地形臨渚斷江勢觸
山迴楚野花多思南禽聲例哀愁勤最高頂閒
却望鄉來

思歸寄山中友人

蕭條對秋色相憶在雲泉木落病身健潮平歸
思懸涼鍾山頂寺曙火渡頭舡此地非吾土閒
留又一年

望洞庭

湖光秋月兩相和潭面無風鏡未磨遥望洞庭
山翠小白銀盤裏一青螺

魚復江中

孤舟盡室貧相逐白髮藏冠鑷更加遠水自澄
終日綠晴林長落過春花客情浩蕩逢鄉語詩
意留連重物華風檣好住貪程去斜日青帘背
酒家

歷陽書事七十韻并序

長慶四年八月余自夔州轉歷陽浮汎江觀洞
庭歷夏口涉潯陽而東友人崔敦詩罷丞相鎮
宛陵緘書來抵曰必我覿而之藩不十日飲不
置子故余自池州道宛陵如其素敦詩出祖于
謝亭祠下由姑孰西度江乃吾州也至則考圖
經參見事爲之詩俟采之夜諷者

一夕爲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路處亞父所
封城漢置東南尉梁分時界肘腋兵本吳風俗剽兼
楚語音傖沸井今無涌烏江舊有名土臺遊杜

史石室隱彭鏗老君遊楚有墓存焉彭祖石室在舍山縣曹操祠猶在濡
須塢末平海潮隨月大江水應春生一昨深山
裏終朝看火耕魚書來北闕鵲首下南荆雲雨
巫山暗蕙蘭湘水清章華樹已失郢渚草來迎
盧 遊三字出汾陰城粉堞明鴈飛彭蠡暮鴈澡大
雷晴平野分風使恬和越衣程貴池登陸峻春
轂渡橋鳴絡繹主人問悲歡故舊情幾年方一
面卜晝便三更助喜杯盤盛忘機笑語酣管清
疑警鶴絃巧似嬌鶯熾炭烘蹲鴟華茵織鬬鴨
回裙飄霧雨急節墮瓊瑛斂黛疑愁色拾鈿翅
翠晶容華本南國服棘學西京日落方收鼓天
寒更久笙促筵交履舄痛飲倒簪纓讙浪容優
孟嬌憐許智豫薄明添翠奕命燭柱金壺坐久
羅衣皺杯頻粉面驛與來從請曲意墮即飛觥
令急重須改數馮醉盡呈詰朝還選勝來日又
尋盟道別慇勤惜遨遊次第爭唯聞嗟短景不
復有餘醒衆散扃朱户相攜話素誠聒言猶叠
疊殘漏自丁丁出祖千夫擁行廚五熟烹雜薄
臨野水別思入哀箏接境人情洽方冬饌具精
中流爲界道隔岸數飛甍沙浦王渾鎮滄州謝
傅堂堂夫人化石夢帝日璨營半渡趨津吏緣
堤蔡郡旰瑒黃堆晚稻籬碧見冬菁里社爭來
獻壺漿各自擘鵝夷傾底寫粳粃鬬成文採石
風傳析新林暮擊鉦蘭槳分庭賓主望關拜
露晃觀原野前駈抗旆旌分庭賓主望關拜
恩榮比屋悍聲連年水旱并退思常後己下
令必先庾遠岫低屏列支流曲帶縈湖魚香勝
肉官酒重於錫憶惜泉源變斯須地軸傾雞籠
爲石顆龜眠入泥坑事繫人風重官從物論輕
江春餓澹蕩檥月幾虧盈柳長千絲宛田陳二
線絣遊魚荊婢從野雉見媒驚波淨攢鳧鵠洲
香發杜衡一鍾菰封米千里水葵羹受譴時方
久分憂政未成比瓊雖碌碌於鐵尚錚錚早忝
游三署曾聞奏六英無能甘負弩不慎在騎衡
口語成中遣毛衣阻上征時聞關利鈍智亦有
聾盲昔媿山東妙今慙海内兄後來登甲乙早
已在蓬瀛心託秦明鏡才非楚白珩齒裹親藥
物官薄倣公卿捧日皆元老宣風盡大彭好令
朝集使結束赴新正

表述引傳碑
論西戎表
舍輝洞述
傳信方述
唱和集後引
汝洛集引
王公神道碑
爲淮南杜相公論西戎表
謝上連州刺史表
吏隱亭述
彭陽唱和集引
吳蜀集引
子劉子自傳

臣某言臣一辭闕庭已隔二載官當重任身受
厚恩既懷子牟戀闕之心又負臧文竊位之責
思所以歌頌聖德裨補箴規靡露至微不任懇
迫臣遠祖詩顯名漢代出牧南陽讜言善策隨
事獻納忠醇之至聞于中外遺風可襲有激愚
衷臣是以輒竭聞見粗陳梗槩雖不盡陛下聖
明萬分之一然臣子之心有直必獻伏惟皇帝
陛下德合天地道躡文武弛張普博法則陰陽
氣均生成人露喜青凡是氛沴覆以春和銷除
容納皆如聖意寬宥肆赦實賴皇明河中誅鋤
不勞兵革淮右底定不戮一人慶浹萬邦事出

千古近又西戎背約寇犯王師陛下弘貸豺狼矜其凶悍布以恩澤果此知慙功因德成不以兵制故詩云薄伐猃狁孔熾書稱蠻夷猾夏臣觀自古帝王不忍小忿貽大患故竭耗中國盡力邊陲至如滅昆明之城平大宛之種豈是發揮皇猷增榮簡冊故賢哲之論薄衛霍之功陛下鏡歷代無益之端修大君文德之教遂得北狄深藏五城晏閉百蠻嚮化四海無虞惟此小蕃尚迷聲教陛下示之大信弘以舊恩雖關防嚴嚴而烽燧旅罷臣負恩方鎮初懼寇戎正於憂迫

之時果聞仁聖之諭攘却凶孽不勞干戈臣靜思遠圖又計莫若存信施惠以愧其心歲通玉帛待以客禮昭宣聖德擇奉誼之臣恢拓皇威選謹邊之將積粟塞下坐甲關中以逸待勞以高御下重其金玉之贈結以舅甥之歡小來則慰安大至則嚴備明其斥候不撓不侵則戎狄為可封之人沙場無戰死之骨若天下無事人安歲稔然後訓兵命將破虜摧衝原州營田靈武盡復舊地通使安西國家長策悉在於此計熟事定舉必有功苟未可圖豈曰容易此皆陛下朝夕傔談之事前後立驗之謀臣質性頑疎等書庸近受恩非據敢忘獻忠犬馬之心實所罄盡謹遣某官某奉表

謝上連州刺史表

臣某言伏奉去三月七日制授臣使持節連州刺史恭承睿旨跪奉詔書皇恩重於丘山聖澤深於雨露抃舞失次神魂再揚臣某中謝臣性愚拙謬學文詞幸遇休明累登科第出身入仕竝不因人德宗臨御之時臣忝御史陛下龍飛之日臣忝郎官恭守章程勤脩職業權臣奏用蓋

閒虛名實非曲求可以覆視跡卑易枉無路自明亦緣臣有微才所以嫉臣者衆競生口語廣肆加誣伏賴陛下至仁特從寬典舉以緣坐貶佐遐藩屢叨屢霑頻經恩赦犬馬懷戀寢興匪寧唯讀佛經願延聖壽昨蒙詔命追赴上都隨列授官俾居遠郡在臣之分榮幸已多伏荷陛下孝理弘深皇明照燭哀臣老母羸疾憫臣一身零丁特降洪恩得移善部光榮廣被母子再生凡在人臣皆感聖德凡為人子皆荷聖慈豈惟賤臣獨受恩造不覺喜極至于涕零昔郤王

俯念於前禽且聞解網漢帝有哀於少女愛命罷刑方之聖朝不足多尚威召和氣慰安羣生非臣瞭越所能上報伏以南方厲疾多在夏中臣自發柳州便染瘴扶策在道不敢停留即以今月十一日到州上訖謹宣聖旨以示遠人恭述詔條所期富庶無任

舍輝洞述

河南薛公景晦以文學無害爲尚書刑部郎中以訓爲道州刺史居郡大理至於無事清機羨蓋盡付山水一旦以書來誇曰吾得異境于近郊自城西門竝南山俯江水有石穹然如夏屋其左右前後又如回廊曲房藻繡雕彤之象雲生日入怪狀迭發水石奔木香非人寰意其嘗爲食霞御氣者之所遊息委蛇而去不知其幾千百年遠今得諸黃冠野夫及詣而信因名其地曰舍輝洞蓋詩家流所謂山水含清輝者是已吾子常以詞業於世盍爲我誌焉愚得書退而深惟若薛公者少居江湖間遊名山東探禹穴止四明句曲金華陽羨南過九江薄莊廬以涉彭蠡天下山水之籍存乎胷中第其高下銖兩不失及是而口呿不能名顧爲奇信矣若江華者九疑三湘之佳麗地也前此二千石御史中執法河南元次山諫大夫北平陽亢宗司刑大夫東平呂和叔皆碩人也考盤招隱之致恒汲汲然卒使茲境貴于異日豈地愛其寶有時而發邪顧謂異信矣夫物之有作俟言而遠故述焉以書于洞陰曰營陽麟麟爵山水第一洞有舍輝遊人忘歸忘歸孔樂請言其明先是斯境翳于榛薄天姿孤絶凡目所忽閟其清光有待而發公之來思探異獨奇枝野憩林而民悅之既悅其至益知所嗜捫徑歷峴來適公志偶得奇絶聿來告公駕言從之谷岸溟濛有石如門又如垣墉嶙峋莫交才似綸似組乃芟乃治乃可布武伸脰掉臂空洞無阻左右回環儼若廊廡飛泉出竇練繞花吐觸石吹沙珮搖絃撫側還寅緣豁然見天有石如堂度之五筵東西二門與日明昏奧者如室宣者如軒因其高下斐構亭榭匠生於心隨指如化開山剪木役以私屬結止四明句曲金華陽羨南過九江薄莊廬以涉彭蠡天下山水之籍存乎胷中第其高下銖兩辰休澣之時雅步幅巾琴壺以隨前無俗人與

白雲期年日盡適形神不羈元氣顯然觀吾衆
頤遵渚之鴻有時而飛石門之下可以棲遲此
谷而盈彼丘而夷維公之羽跡永在斯

吏隱亭述

元和十五年再牧于連州作吏隱亭海陽湖壖
有梁如蜺輕泳徐轉有舟如翰登霞漾月若在
天漢視彼廣輪千畝之半翠麗于是與世殊貫
入自外間不知藏山歷級東望怳非人寰前有
四榭臨水相鮮凝露蓄蒼崇流布懸架險通蹊
微明峭絶蘿靡蔥蒨倚炎景有宜昏旦迭變疑昔

神鼇負山而抃摧其別島置此高岸海陽之名
自元先生先生元結有銘其碣元維假符子維
左遷其間相距十五餘年封境服人其猶比肩
天下山水非無美好地偏人遠空樂魚鳥謝公
開山涉月忘還豈曰無娛伊險且艱溪山尤物
城池爲伍却倚佛寺左聯仙府勢拱臺殿光含
霜廡窈如壺中別見天宇石堅不老水流不廢
不知何人爲今爲古百石焉終堅水焉終竭不知
何時再鼈再結

傳信方述

余爲連州四年江華守河東薛景晦以所著古
今集驗方十通爲贈其志在於拯物予故申之
以書異日景晦復寄聲相謝且咨所以補前方
之闕醫拯道貴廣庸可以學淺爲辭遂於篋中
得已試者五十餘方用塞長者之問皆有所自
故以傳信爲目云元和十三年六月八日中山

劉禹錫述

彭陽唱和集引

丞相彭陽公始由貢士以文章爲羽翼恕飛于
冥冥及貴爲元老以篇詠佐琴壺取適乎閒讌

鏘然如朱絃玉磬故名聞于世閒鄙人少時亦
嘗以詞藝梯而航之中途見險流落不試而覆
中之氣伊鬱蜿蜒泄爲章句以遣愁沮悽然如
焦桐孤竹亦名聞于世閒雖窮達異趣而音莫
同或故相遇甚歡其合面必杼懷其離居必寄
興重詶累贈體備今古好事者多傳布之今年
公在并州余守吳門相去迴遠而音徽如近且
有書來抵曰三川守白君編録與吾子贈荅緘
縹囊以遺余白君爲詞以冠其前号曰劉白集
悠悠思與所賦亦盈于巾篋次第之以塞三

川之詩於是纂綴凡百有餘篇以彭陽唱和集爲目勒成兩軸爾後繼賦附于左右大和七年二月五日中山劉禹錫述

唱和集後引

貞元中子爲御史彭陽公從事于太原以文章相往來有日矣無何子受譴南遷十餘年間公登用至宰相出爲衡州方獲會面輪寫蘊積相視泣然爾後或雜賦詩贈荅編成兩軸大和五年余領吳郡公鎮太原常發函寓書必有章句絡繹於數千里內無曠旬時八年公爲吏部尚書子牧臨汝有詩歎七年之別署其後云集卷自此爲第三未幾子轉左馮公登左揆每恨近而不見形於詠言開成元年公鎮南梁子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新韻繼至率云三軸成矣二年冬忽寄一章詞調悽切似有永訣之旨伸紙慨歎居數日果承訃書嗚呼聆風相悅者四十年會面交歡者十九年以詩見投凡七十九首勒成三卷以副平生之言

吳蜀集引

長慶四年余爲歷陽守今丞相趙郡李公時鎮南徐州每賦詩飛函相示且命同作爾後出處乖遠亦如鄰封凡詶唱始於江南而終於劒外故以吳蜀爲目云

汝洛集引

大和八年子自姑蘇轉臨汝樂天罷三川守復以賓客分司東都未幾有詔領馮翊辭不拜職換太子少傅分務以遂其高時子代居左馮明年子罷郡以賓客入洛日以音章句交歡因而編之命爲汝洛集

子劉子自傳

子劉子名禹錫字夢得其先漢景帝賈夫人子勝封中山王諡曰靖子孫因爲中山人也七代祖亮事北朝爲冀州刺史散騎常侍遇遷都洛陽爲北部都昌里人世爲儒而仕墳墓在洛陽北山其後地狹不可依乃葬滎陽之檀山原由大王父已還一昭一穆如平生曾祖凱官至博州刺史祖鏗由洛陽主簿察視行馬外事歲滿轉殿中丞侍御史贈尚書祠部郎中父諱緒亦以儒學天寶末應進士遂及大亂舉族東遷以避患難因爲東諸侯所用後爲淮西從事本府

就加鹽鐵副使遂轉殿中主務于埇橋其後罷
歸浙右至楊州遇疾不諱小子承風訓稟遺教
眇然一身奉舁夫人不敢殞滅後忝登朝或領
郡蒙恩澤先府君累贈至吏部尚書先太君盧
氏由彭城縣太君贈至范陽郡太夫人初禹錫
既冠舉進士一幸而中試閱歲又以文登吏部
取士科授太子校書官司閒廣得以請告奉溫
清是時年少名浮於實士林榮之及丁先尚書
憂迫禮不死因成痼疾既免喪相國楊州鄭度
使杜公領徐泗素相知遂請爲掌書記捧檄入

告太夫人曰吾不樂江淮聞汝宜謀之於始因
白丞相以請曰諾居數月而罷徐泗而河洛猶
艱難遂改爲楊掌書記涉二年而道無虞前約
乃行調補京兆渭南主簿明年冬擢爲監察御
史貞元二十一年春德宗新棄天下東宮即位
時有寒俊王叔文以善弈棊得通籍侍詔因閒
隙得言及時事上大奇之如是者積久衆未之
知至是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充翰林學士
遂陰薦丞相杜公爲度支鹽鐵等使明日叔文
以本官及內職兼充副使未幾特遷户部侍郎

賜紫貴掇一時憑前已爲杜丞相奏署崇陵使
判官居月餘日至是改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
鐵等案初叔文北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
惟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宗元以爲信
然三子者皆與余厚善日久過言其能叔文實
工言治道能以口辨移人既得用自春至秋其
所施爲人不以爲當非時上素被疾至是尤劇
詔下內禪自爲太上皇後誕曰順宗東宮即皇
帝位是時太上久寢疾宰臣及用事者都不得
召對宮掖事秘而建桓立順功歸貴臣於是叔

文首賤渝州後命終死宰相貶崖州余出爲連
州途至荆南又貶朗州司馬居九年詔徵復授
連州自連歷夔和二郡又除主客郎中分司東
都明年追入充集賢殿學士轉蘇州刺史賜金
紫移汝州兼御史中丞又遷同州充本州防禦
長春宮使後被足疾改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又
改秘書監分司一年加檢校禮部尚書兼太子
賓客行年七十有一身病不天不賤夫之祺考重屯累厄數之奇考天與
所長不使施考人或加訕心無疵考寢於此牖

盡所期芳葬近大墓如生時芳規無不之庸詎
知芳

唐故監察御史贈尚書右僕射王公碑

公諱倰字眞長其先乘黃帝夫大聖之後與庶
姓不同如河出崑崙潛於厚地歘焉掘起奮爲
洪瀾環自天非衆川也故自黃帝八代而生舜
武王克殷求有虞之胄滿封於陳是爲胡公十
三葉生完自以公子國難不得立乃抱樂器奔
齊桓公以卿禮接之下又十一葉和以父爲政
人江夏李氏祔焉李門多奇才父暄起居舍
夫人暄子鄜門下侍郎平章事高叔祖善蘭臺郎
崇文館學士注文選行於時善子邕北海郡太
守有重名四方之士求爲碑誌者傾天下故夫
人於盛宗禮範可法累贈至江夏郡夫人僕射
有三子長子早終次子處玄少嬰沈恙慕道士
養生之術高尚其趣強仕而没積善不試後來
果大焉季子彥威字子美始以五經登甲科歷
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遷屯田郎中轉户部司
封竝充禮儀使判官弘文館學士京兆少尹諫
議大夫史館脩撰以直諫出爲河南少尹入爲
少府監司農卿改淄青節度使徵拜户部侍郎
郎燕郡太守曾祖敬忠成州刺史大父上容高

判度支勢逼生患出爲衛尉卿分司東都尋起爲陳許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充汴宋亳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北海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娶潁川韓氏主客員外郎儇之女國子祭酒楊頊玾之外孫夫人有三弟皆材無子早謝已如權祔葬于亳邑原僕射厚德覆露之尚書丕承之以蚤孤銳意嚮學嘗閱詩至蓼莪篇感激流涕故其志如刃始淬及學成立朝爲鴻儒入用爲能臣參定儀制財成經費起書生擁旌節今又領全師鎮上游握神符垂三紐皆爲侍戴

發之所激也志就而學成名聞而身達欲幸無所外榮中悲人子之孝在乎揚其先德以耀于遠乃俾學古者書本系所自且銘于龜趺蹲首玄銘曰

山積而高澤積而長聖人之後必大而昌由聖與賢或爲霸強建不克嗣濟北疏疆齊人德之其族稱王佐于符秦北海重光僕射之生負材而起策千萬乘擢爲御史同時條對千目仰視桂林一枝拾芥相似名動海內夫豈不偉種德而牙通生令子出入鼎貴理財統師流根之澤

密印纍纍峻其追崇幽顯有輝孝嗣之志歎然弗怡春露秋霜感傷履之時久能慕祿豐益悲明發不寐永懷孝思攄之無窮曷若豐碑景亳之原佳城在斯乃金石刻揭于道陲松邪栢邪有洛之渭過者少下來觀信詞

劉夢得外集卷第九

墓誌祭文

故董府君墓誌　絶編生墓表

祭柳員外文　重祭柳員外文

代祭柳員外文　祭韓吏部文

祭李司空文　代祭李司空文

代祭王相國文　祭桂尚書文

祭楊燕子文

故荆南節度推官前荆州部從事董府君墓誌

元和七年夏四月其日故荆南節度推官前荆州部從事董府君以疾終于故府私第年若干其孤泣書前人之爵里耿光求我以銘于幽且先志也故重爲之銘曰

董姓出於豢龍氏至辛有而分在晉爲良史在趙佐簡子爲能臣項羽主盟爲翟王高皇帝舉兵漢中刼其兵衆不克其土後裔遂爲隴西人凡稱事不稱名不待事而彰也始子謫于武陵沅水上以讀易聞病人多言之賢有董生爲守令客既而以士相見之禮成與之言能言墳典數旁捃百氏之學弱年嗜屬詩工弄棊用是索合于貴游多所慰薦中年奉浮圖說三乘用是貢誠于清賢乃被辟

曹脫巾爲弘文館校書郎再選至大理評事咸視其秩而不縈其章職繫于外故也晚節尚道故投刼於幕府治扁舟浮江泊洞庭登熊耳訪浮丘以探異賦枉渚以奇傲居數歲投老于南荆迷邦縱性委和從化逮夫寢巨室也自舍襚至于卜窆皆仁人之賻焉是歲五月十二日卜葬于龍山之某岡外姻至矣君名侹字庶中大父曰恩簡位至汝南太守父承祖歿于試守太子舍人始爲君求婦于鄭之族生嗣子夏卿既立而夭今未之從其後又娶于閻氏生二子曰周卿雲卿嫠也總裳騷首有正家之道嗚呼

道愈富而室愈貧志甚脩而知甚寡士以隴西爲貴將在令名歟銘曰

學待問而文藻身藝不試芍名孰聞大道甚夷芍非我辰何生不茂芍非我春脩門之達芍連岡膴膴蕪草如徒芍新墳若斧于嗟董生芍於焉終古

絶編生墓表

顧彖吳郡人食力於武陵沅水上以讀易聞病且死飭其子曰吾年十有五而授易于師積六

十三年予兹来甞一日不聆乎繫象理中兒從
吾讀其文多矣死則必葬我于嵩洛之側尚其
有知且聞吾書君子曰若彖者可謂志篤于學
矣因以絶編生譏之且表其墓後之讀功令者
或采焉子既講居是邦始至之日問薛道古語
可與言者邑子以生爲對既而執贄請見之生
危冠大袂閣視雅拜及門知讓使舊而后入又
肅而跪階心存聖言潤微眉睫有野態而無苟
容問其所執曰幼學易老而尤嗜問安學曰始
開於師晚熟于心自尼父叢三才繇八索繫詞
太極泰脫火患完文顯行漢之田丁京劉而東
京有馬鄭魏之何荀兩王而吳有韋陸前者尊
源後者瀋之漚離混合百派舞奏唐與沙門一
行方洩天幾以探古人神友造物智斟人事制
動也有捉變道也無方鼎之支流委輸于我其
他紬繹祖述三十有餘家朱藍之樸斲之爲羽
冀爲鼓吹疇咨天人之際磅礴上下孜孜精於糟
粕匱巧於穿鑿猶制氏之於樂鏗鏘而已徐氏
之於禮善容而已然而前脩之盡心也得以采

胠篋芳焉手胠於運管目矚於臨燭而氣耗於
咏呻家居無譬不能與計偕地偏且遠無有能
晤語者心愈苦而跡愈卑寒膚噤腹以至於耄
老微夫子之問持是安施乎他日予造其室廬
飄簞在左汗簡在右有龜拇然有筮甚澤余擻
著指骨而許之曰是蠹蠹者曾不予欺乎生收
爾而對云占先聖人知道之妙不可徒而得也
故設象以致意揲以取無取當其粗用當其
精夫權衡所以揣輕重不爲捶鈎者設也尋尺
所以商遠邇不爲運斤者設也龜筮所以決羣
疑不爲知幾者設也幾存乎人是則以天時爲
卦體以理爲爻位外附人事以象焉內取諸身
以象焉一本云內取諸身以象焉內取諸身以象焉得
象外自然之理不知其然雖欲強名措說無地
彼枯莖朽殼安能與於此乎今夫揲之以至刻
灼之以殆盡徒與夫蚩蚩者問歉穰占能廸起
訟需食士羊喪牛之聞耳資其握粟以餬子口
爲足爲夫子道哉余以斯言遷於易故書之嚢

國有太學學有館以延顓門若生若菩形役志
如是其顓也茹經于腹湮滅糞壤辟水湯湯不

闡其聲摧藏僕遨與山水同朽豈地遠然耶彼
文甲綷毛剽筋書墨巔嶠之華實炎溟之蜃蝦
飛苞驛簉所至而貴夫豈通也哉悅者衆故也
生之死在元和七年秋七月由死之日推而上
求直始生之辰得四百有七十甲子葬在枉渚
西石磯上其墳可隱東望里墅尚行其志去

祭柳員外文

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正月戊戌朔日孤子
劉禹錫衛哀扶力謹遣所使黃孟萇具清酌庶
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柳君之靈嗚呼子厚我有

一言君其聞否惟君平昔聰明絶人今雖化去
夫豈無物意君所死乃形質爾魂氣何託聽余
哀詞嗚呼痛哉嗟余不天甫遭閔凶未離所部
三使來弔憂我襄病諭以苦言情深禮至款密
重複期以中路更申願言途次衡陽云有柳使
謂復前約忽承訃書驚號大叫如得狂病良久
問故百哀攻中涕淚迸落塊魄震越伸紙窮竟
得君遺書絶筆之音慢惋徹骨初託遺嗣知其
不孤末言歸葬祔從祔先域凡此數事職在吾徒
永言素交索居多遠鄂渚差近表臣分深想其

聞訃必勇於義已命所使持書徑行友道尚終
當必加厚退之承命改牧宜陽亦馳一函候於
使道勒石垂後屬子伊人安平宣英會有還使
悉已如禮形於具書嗚呼子厚此是何事朋友
彫落從古所悲不圖此言乃爲君發自君失意
沈伏遠郡近遇國士方伸眉頭亦見道草恭弊
舊府志氣相感必踰常倫顧余負疊營奉方重
猶冀前路望君銘旌古之達人朋友則服今有
所厭其禮莫申朝晡臨後出就別次南望桂水
哭我故人執云宿草此慟何極嗚呼子厚卿眞

死矣雖我此生無相見矣何人不老使君夭死皇
無益奈恨無已余之不聞余心不理含酸執筆
輒復中止誓使周六同於己子魂兮來思知我
深旨嗚呼哀哉尚饗

重祭柳員外文

嗚呼自君之沒行已八月每一念至忽忽猶疑
今以喪來使我臨哭安知世上眞有此事旣不
可贖翻哀獨生嗚呼出人之才竟無施爲炯炯
之氣戢于一木形與人等今旣如斯識與人殊

今復何託生有高名沒爲衆悲異服同志異音同歎唯我之哭非弔非傷來與君言不成言哭千哀萬恨寄以一聲唯識眞者乃相知爾庶幾儻聞君儻聞乎嗚呼痛哉君有遺美其事多梗桂林舊府感激主持俾君內弟得以義勝平昔所念今則無違旅魂克歸崔生寶主幼穉在側故人撫之敎詩退之各屬其分安平來贈禮成而歸其他赴告咸復于素一以誠告君讀聞乎嗚呼痛哉君爲已矣余爲苟生何以言別長號數聲冀乎異日屬我哀誠嗚呼痛哉尚饗

爲鄂州李大夫祭柳員外文

嗚呼至人以在生爲傳舍以軒冕爲儻來達於理者未嘗惑此昔余與君論之詳熟孔氏四科罕能相備惟公特立秀出幾於全器才之何豐運之何否大川未濟乃失巨艦長途始半而喪良驥播紳之倫執不墮淚昔者與君交臂相得一言一笑未始有極馳聲日下鶩名天衢射策羌池高科齊驅攜手書殿分曹藍曲心志諧同追歡相續或秋月衔觴或春日馳轂旬服載其同外憲府察視之列斯焉接武君遷外郎子侍內闈出處雖閒音塵不虧勢變時移遭罹多故中復賜環上京良遇曾不踰月君又即路遠持千哀萬恨寄以一聲唯識眞者乃相知爾庶幾忽復三年離索則又音覩屢傳篋盈草隸架滿文篇鍾索繼美班楊羞肩賈誼賦鵩屈原問天自古有死奚論後先痛君未老美志莫宣遭回世路奄忽下泉嗚呼哀哉令妻早謝穉子四歲天喪斯文而君永逝翩翩翠翮來自遐裔聞君旅櫬既及岳陽寢門一慟貫裂衰腸執紼禮兵出疆路阻故人莫鶴莫克親舉馳神假夢冀獲聒語平生寤懷願君遣吐遺孤之才與不才敢同已子之相許嗚呼哀哉尚饗

祭韓吏部文

高山無窮太華削成人文無窮夫子挺生典訓爲徒百家抗行當時勍者皆出其下古人中求良驥擢紳之倫執不墮淚昔者與君交臂相得爲敵蓋寡在貞元中帝鼓董琴弈弈金馬文章如林君自幽谷升于高岑鸞鳳一鳴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視寰海權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餘年聲名塞天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權豪來侮人虎我鼠然諾洞開人金

我灰親親尚舊宜其壽考天人之學可與論道
二者不至至者其誰豈天與人好惡背馳昔過
夫子聰明勇舊常操利刃開我混沌子長在筆
子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時惟子厚寓言
其間贊詞愉愉愉愉固非顏顏磅礴上下義慶以還
會於有極服之言 逸 岐山威鳳不復鳴華亭
別鶴中夜驚畏簡書兮拘印綬思臨勵兮志莫
就生翁一束酒一杯故人故人歆此來

祭與元李司空文

維大和四年月日禮部郎中集賢殿直學士劉
禹錫謹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相國山南西道
節度使贈司空李公之靈嗚呼龍靈而刻龍知
而屠古今同之天不可問公之挺生德與位并
如瞻日月豈贅其明何以致之姑話平生追壞
周旋彌四十年射策校文接武聯翩甸服同邑
明庭比肩公乘逆飆凌厲非煙愚觸駭機迸落
深泉一持化權一謫海壖本同末異如矢別弦
雲龍井蛙勢不相見二紀迴泊一朝會面公爲
故相愚似悲翁契闊相遇凄涼萬重復以郎吏
交歡上公披襟道舊劇談命酒清洛泛舟鑿龍
攜手公入西關愚亦徵還削去詩禮招邀清閒
廣陌聯鑣高臺看山尋春適野醉舞花間忽復
登壇總戎于外子午危棧巴梁古岸夷風傖僤
儌俗悍害陰謀窓構凶黨千輩如嗾羣犬以逼
騶虞如縱炎火以焚瓊瑜時邪命邪不慮不圖
物理神道安知有無嗚呼痛哉玄天甚高上訴
何時長夜無曉斯焉永歸風凄日昏鼓咽簫悲
沈埋玉樹誰不霑衣平生故人零落已稀委化
而盡然猶怨咨如何國禎有此遭罹擬災賦命
執主張之有肴在筵有酒盈卮神其來歆已矣
長辭尚饗

代裴相祭李司空文

四年月日特進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裴
度謹以清酌少牢之奠敬祭于故相國魏郡公
之靈嗚呼玉貞而折不能瓦合驥駕鍛而萎不同
雞羣生芍若浮守道不屈惟公之生福自維嵩
金石高韻珪璋德容元和之初左右憲宗以才
視草以望登庸振起直聲激揚清風實有正氣
號爲名公名成身退猶係人望入爲羽儀出領
藩方旣師百辟又副丞相道冠搢紳事參冀亮

度與公遊四十餘年風期合契祿位相先庾恭
司言公持化權應同宮徵顧若蘭筌猥以姓名
稱于上前發迹從微芬芳獲宣度爲免相待罪
梁山公拜右揆來從東川極其歡娛著在詩篇
度泰三入公亦東還里門相通賓閤常間退朝
休幹道舊開顏嗟乎山川間之忽在旦夕豈意
倉卒遂成今昔衣冠喪氣風物含戚強堰許天
寃血成碧嗚呼哀哉度在病中計書始至無力
以哭不言垂淚今聞柩輔首路而歸隱几臨風
其心孔悲嘉肴百遵旨酒一巵寄此神素神其
來思嗚呼哀哉

代諸郎中祭王相國文

維大和四年月日蘇州刺史劉禹錫謹以清酌
尉太原王公之靈嗚呼天以和氣鍾於貴人含
光不曜煦物如春發自貢士驟爲庭臣鴻漸聯
行共凌青雲旣操利權兼秉國鈞食祿甚厚奉
身如貧井絡之隅益部爲大斗牛之下揚州繁
會受社臨戎油幢曲蓋印綬重疊恩華霧霈
頷如山處之若閒推兗之權往而復還炎炎曄
曄出入二紀未嘗傷物屢有薦士急難友弟謹

厚訓子顏閒熙熙不形慍喜處己無咎得君如
此若木方高音飆欲起三台之氣變見在時五
福之來盛衰有期晚下黃閤車騎威遲夕歸華
堂言笑嘻怡詰朝愀然有慼求醫未撤琴瑟俄
戀素旆宸衷震悼朝右悽悲詔下褒崇恩殊等
夷靈輀旣駕眞宅將歸殆篇咽而復揚風日慘
而無輝亡亮等或早挹清塵或晚承泛愛昔脩
禮于門閭今纏悲于祖載幽顯雖異音徽未昧
神之格思歆此誠酹尚饗

祭福建桂尚書文

維大和六年月日蘇州刺史劉禹錫謹以清酌
之奠敬祭于故福建團練使桂公之靈嗚呼鵬化
征擊波沖天士逢其時拾笈乘軒始識尚書貞
元季年詣我南省柚文一編便坐接語其容溫
然星歲未幾鄙夫南遷滯留江湘魚鳥周旋尚
書過知變化如蟬秉憲朝右剖符江壖交趾化
行容州績宣凡曰循吏莫居我先大和之初再
逐良覿外務東洛門里同陌余復郎位公爲賓
客蔚然貴臣綬紫驂白俄俱西還列于清班來
訪書殿登樓着山見領八屯衛街九關賀遷閭

越紅旆雙旌克有淑聲播紳之間惸嫠鼓舞強
捍低跲迮平古津峭壁孱顏豈蔑龍劒沉晶不
還復覯侯堂歸舟建浦雙表何在虎立之下恭
承嘉命來牧吾土言念昔遊忽成千古哀哀孝
嗣率禮無違言奉几席歸乎洛師勒陳奠筵泣
對靈惟平生不志歆此一巵嗚呼哀哉

祭虢州楊庶子文

維大和六年月日蘇州刺史劉禹錫謹遣單吏
某乙具少牢清酌之奠敬祭于故虢州楊公之
靈嗚呼利劒多缺眞玉喜折俊人不壽爲氣所
[illegible]
齒子之少孤率性自然早有名字結交世賢席
勢馳聲龍秋鳥企試文弄售毛翮愈鮮歷佐侯
藩拾遺君前伏閤論事侵削內權克揚直聲不
慍左遷一斤千外君門邈焉五剖竹符皆有聲
績南浦潛化巴人啞啞比陽布和戰地盡關壽
春武斷蒭叟奪魄榮波礪平士庶同適朝典陟
明俾臨本州錫以貴綬腰金晝遊輿疾而來風
煙爲愁靜治三載卧公主憂直氣潛銷頹景不
留九天難問萬化同休嗚呼惜哉與君交歡已
過三紀維私之愛與衆無比乃命長嗣爲君半
子誰無外姻君實知己昔與君遊俱爲壯年怒
人言命奕人言天閱事未多信書太堅方階尺
木已墜九泉誦年易深潛病難痊不見南楚方
知北軒嗚呼嗟哉見機不早追悔已晚猶希萬
老容或宣屢以間相期以晦相勉一丘可樂萬
累皆遣圖就散秩婆娑京輦天命不長願言莫
展嗚呼痛哉君卧弊廬余來姑蘇飛書要約言
念鼎湖我車載脂爲子疾驅入境聞寂唯蓬素
書發函驚視翰不自濡相去一舍豈無有輿君
爲病嬰我爲吏拘兩不如意嗟哉命夫君今往
矣無復可道我今逆然一委玄造平生親友零
落太早無望拔茅盡悲宿草到郡浹辰君不起
聞寢門一慟其哀如焚彭彭轜車來葬洛濱訪
脩贈禮泣送行人方丈之蓋蔽君明塊三赤之
板寫子哀文淒涼山河慘淡風雲已矣長別嗟
哉楊君

劉夢得外集卷第十

宋槧唐集惟書棚本傳世最稀此
風行於李杜韓柳之於北野副葉主人福井翁漢
午奉謀借日本遺逸西來因閱訪古志慕崇蘭
館之富訪之於北野副葉主人福井翁漢
醫や清芳世給抱獨樂天出示宋元及古刻且
言凡經森氏簿鉢者悉羅秦庋此皆翻餘所漢
得者や綠快幷然如登寇委內宋大字李劉夢
得集兩半葉十行行十八字中縫有刻工姓名
書體道麗佳仿開成石經低墨並妙窃謂此書
與東京監書寫之太平寰宇紀宋景文王文公
華昭文曜氏之白氏文集宮府之徐公文集
之時年避翼東
殆健筆閱所藏
尤所心醉遠小
國冠冕為羅君
猶形鑑對乃令
用佳紙精製百
卷半葉十二
四周雙邊一寸
鐵華館叢刻

不足擬也慨深無涯一宋刻之全者小正平深
設茗飲生於今世其快愉更當如何嘗水已乾風連論雪仰光儲而
誕轉徙常於結廬投擲鉛槧
雖然護此百部行世不啻貽伝百部真李華見
龍鉏的刻批謬相證最林檎奉為珍秘者可槩
供覆誤於中小是編功亟行鮮後之覽者當亦
恫余今日之苦衷也夏日記陵華廉識於
東山寄廬

山口 藤田綠子錄

平安福井氏崇蘭館以多藏宋元古書聞於海
內安政中罹災故物蕩然迄其後嗣克紹先志
兩世蒐購收儲之富不減曩日中有宋槧劉夢
得集卅卷外集十卷蓋爲東山建仁寺舊藏相
傳千光國師入宋時所齎歸近年寺主僧天章
以方外之身勤勞王事兼能詞翰名著士林明
治初退居西崦妙光寺回帶此書而去既爲光
奴所殫藏書散佚此書遂歸崇蘭館每半葉界
長八寸六分廣六寸四分十行二十八字二大
欄諮疎朗悅目紙幅稍狹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劉賓客
集原本卅卷宋初佚其十卷宋次道裒其遺詩
四百七篇雜文廿二首爲外集卷數篇目与此
本脗合今通行本雜文廿卷詩十卷出於明刻
卷第既已不同所錄詩文並有佚奪又表牋各
篇有通行本存年月而此本失錄此本有年月
而通行本刊落者其餘異文多不勝舉且此本
先文後詩經明刻恣改可外集十卷天禄琳琅
前編錄汲古閣影抄宋本後編又錄元刻本益
稱希見此本則正外兩集完好無缺宋氏所裒

直齋所錄忽獲目睹於數百載後可稱藝林奇
寶已清國董授經京師聞之亟函購歸遐邇傳寫不減劉夢
書倘賢不忌竟謀梨刻乃用玻璃版法精印百
部以貽於世雖紙幅稍窄原本而精采煥然不
與豪發自珍秘東瀛秘笈復廣流傳中山精華頼
遂舊觀是則校經之有功此集不在次道下矣

大正二年八月內藤虎

呂和叔文集十卷

（唐）呂溫撰

清初錢氏述古堂影宋鈔本

呂衡州集十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唐呂溫撰。溫字和叔，一字化光，河中人。貞元十四年進士。官至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後謫道州刺史，徙衡州卒。事蹟具唐書本傳。劉禹錫編次其文，稱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葛武侯廟記爲上篇。此本先詩賦後雜文，已非禹錫編次之舊。又第六卷七卷誌銘已闕數篇。卷末有扉守居士跋云，甲子歲從錢氏借得前五卷。戊辰從郡中買得後三卷。俱宋本。第六第七二卷均之闕如。因取英華文粹照目寫入，以俟得完本校定。又云第二卷闕砧以下十五首，宋本所無，照陳解元棚本鈔入。扉守居士，常熟馮舒之別號，蓋舒所重編也。溫亦八司馬之黨，當王叔文敗時，以使吐蕃幸免。其人品本不純，而學春秋於陸淳，學文章於梁肅，則授受頗有淵源。集中如與族兄皐書，深有得於六經之旨。送薛天信歸臨晉序，洞見文字之源。裴氏海昏集序，論詩亦殊精邃。古東周城銘，能明君臣之義。以糾左氏之失。其思子臺銘序，闡過一物可以正訓於世者，秉筆之士未嘗闕焉。其文章之本可見矣。惟代尹僕射度支爲尼表可以不存。而諸葛侯廟記以爲有才而無識，尤好爲高論，失之謬妄。分別觀之可矣。

唐呂和叔文集序

彭城劉禹錫撰

五行秀氣得之最多者為萬人其色激灘於簡間其聲鈴而為文章天之所與有物來相彼由學而致者如工人梁矣以視羽畎有生死之殊矣初貞元中天子之文章與乎垂光慶雲在上萬物五色天下文人為最所召其生乃若靈芝蓮蒲與百果雜拆煌煌翹翹出乎其類然為偉人若幾希矣東平呂和叔實生是時而絕人遠甚始以文學中諸生咸趨其鋒兩科連中芒刃愈出德宗聞其名自集賢殿校書郎擢為左拾遺明年丈夫請和上罷能使絕域者君以奇表有專對才層遷辨殿內史錫之銀章還拜尚書戶部員外郎即轉司封遷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副治書之職會中執法左遷縣坐謫道州刺史以善政聞改衡州年四十而返後十年其子安樂位奉遺草來謁洛予紬之成一家言九二百篇和叔名溫別字化光祖考皆以文學至大官早聞詩禮于先侍郎又師異郡陸質通春秋從安定梁肅學文章勇于藝能成有所祖年益壯志益大遂撥去文字與為賢交重氣槩名實忻然以致君及物為大欲每與其徒講疑致要皇王霸強之際臣子忠孝之道出入上下百千年間抵訶角逐叠發連拄輒盱衡擊節揚袂頓足信容得色舞于眉端以為按是言循是理合乎心而氣將之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孰能閑其勢而爭天光者嗚呼言可信而時異道甚長而命窄精氣為物其有所歸乎古之為書者先立言而後體物質生之書首過秦而荀卿亦後其職和叔年少過君而卒以滿似賈生能明王道似荀卿故余所先後視二書斷自人文化成論至諸舊武侯廟記為上篇佗咸有為為之始學左氏書故其文敝為富飽夫斲之關弓惟巴蛇九日乃能畫其骸而回注鷁首亦要中於尋常之間非斲之於有能有不能所過而照也後之違辭者推而廣之知予之素交不相索於文字之內而已

呂和叔文集目錄

朝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呂温

第一卷

賦詩

賦

綠鹿賦 并序

黃龍負舟賦

詩

白雲起封中詩

樂理心賦

月中聞磬聲詩

峯止水賦

青出藍詩

早朝假傳旨書懷

秋日臺中寄掾

望白山作

閑雅琴書事

惜花送句

聽山鶴

綠鳳

題尋真觀書院

寄李六協律

寄寶三端公

蕃中回寄親友

吐蕃別館卧病

中和日寄義像

及第後春主人

浴後贈主人

看潭中丞桃花

贈友人

題道州知縣廳事

北牖新亭書懷

訪菊春軍林園

訪別江華毛令

京夜書情

訪何處士

戲贈靈澈上人

訪何處士書情

春崖三題海陽亭

貞元舊節有感

詠蜀客石琴枕

春日遊黃溪

看花招客不至

順宗挽歌詞三首

賦得鄉飲酒詩

道州寄裴相公

第二卷

詩

吐蕃別館月夜

望恩臺作

關河學作

峯路感懷

題梁宣帝陵二首

岳陽悼古

道州逢中即事

少陵原望秦中

春南岳

何源軍漢村作

題河州赤岸村

題陽人城

昔王龍驤墓

題石勒城二首

劉郎浦口號

自江華之衡陽

送范司空

送宗禮南行

送楊七錄事

送李十一兵曹

送文暢上人

江陵薛中留別

送段九秀才

送畫記簡處士

送衣七書記

舍弟夫因共飲

送何山人

衡州登樓望花

遊郭駙馬亭子

遊獻陽家林亭

攜益未折賦詩

衡州把火看花

偶合江亭剪竹

順宗挽歌詞三首

春日遊黃溪

賦得鄉飲酒詩

看花招客不至

詠蜀客石琴枕

賦得失群鶴
道州北池放鶴
舊中春退潭詞
閑砧有感
冬日病中即事
衡州春晨二首
偶然作二首
風咏
與李六聯句
聽歌有感
冬夜即事
贈小弟詩有感
道州月咏
第三卷
書序
請學春秋書
代與嚴僕射書
代與張尚書書
代與于相公書
送友人遊蜀序
道州南樓換柱
回風有懷
上官昭容書樓歌
春覺有懷
病中辭司封
城北樓觀李花
道州觀野火
郡內書懷
古興
道州感異
鏡中喜白髮
早春見權門移芍藥花
道州郡齋卧疾
贈句疏書
風咏
上族叔尊河南書
代與韓司空書
代與劉尚書書
地里志序
送琴客序
聯句詩序
律令要錄序
第四卷
表
代論伐劒南更發兵表
代賀德政表
代賀遷二祖表
謝章服表
代上尊號第三表
代賀放浙西租賦表
代進農書表
代賀赦表
第五卷
表狀
代賀收西川表
代
代謝捨旗等表
代起居表
道州謝上表
衡州謝上表
代表吐蕃事宜狀
代謝賜戴狀
代謝內庫錢充軍資表
代賀生擒李錡表
代謝借飛龍馬表
代謝授刺史表
賀冊皇太子表
代謝上表
代表請女正度狀
代請剋閏元禮狀

崔公行狀
第六卷
誌銘
三受降城碑銘
劉公神道碑銘
韋公神道碑銘
第七卷
誌銘
鄭夫人墓誌銘
李夫人墓誌銘
陳先生墓表
呂和叔集目錄 一
第八卷
銘文
傅巖銘
古東周城銘
謁聖廟文
代祭龔襄陽文
祭陸給事文
祭侯宮姜叔文
第九卷
頌讚
凌烟閣勳臣頌
皇帝親庶政頌
韋府君神道碑銘
南嶽大師塔銘記
大長公主墓誌銘
柳夫人墓誌銘
呂府君權殯記
望思臺銘
成皋銘
酬王景略文
代祭龔相公文
祭柳助賓念文
祭滑死百姓文
立廬陵王傳贊
續羊叔子傳贊
第十卷
雜著
功臣恕死議
人文化成論
兗州三堂記
道州刺史廳記
後漢以棗為賞罰議
三不敷先後論
諸葛武侯廟記
湖南都團練觀壁記
張荊州畫贊
藥師如來繡像贊
呂和叔文集目錄 二

朝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呂溫

詩賦

弔元魯山文并序

元已卯歲予南出藍關之間遭野人畫鹿而至者同作一指之暮曰此鹿由北鹿以誘致群鹿也備言其狀且曰此鹿每有所致輒鳴事不飲食晝累日余胃黑曰麋之即鹿也必以其類致之人之即人也亦必以其友致之是嘗有使者之使一作旅古與謀而拿麋殘酷彼何人斯彼何人斯物數感深遂作賦曰：

鹿之生兮亦稟厚德備盡角而無競循性情而自牧苗有味於行止尚焉知乎倚伏拾爾柴林輕遊近麓儔巧網之生麋養主人之全有飲以深井飼于芳庭寢訛荃桑騰衛蘭馨露杜霜來日晏月孚雌雄性而非榮終感恩而不驚曾不知養非玩物用有深意命之同躁僨其類宗秩八月興景清氣飄致山阿麾于曖昧設伏以待翳叢而伺間氣相求誘之孔易將必兼倍量云貪餌吻和以喙麋麋抑至使況慮於精信北無情於誠偽執是含卒禍生所忽毒鏑紋以罣貫潛機創其重藝武洞脊而遠賊或折足而鮮骨塑林蓊兮非遠町嚶兮來風集澤而北至兮一作日掩山而西沒走徒倡於巖埋叫飢麛于澗月荀行路之聞者孰不心摧而思絕相圖由矣野心而仁望純束而爲顏隨旋車而逸趣視尚中之消爛觀杭上之割分忽哀鳴以感類若沉痛之在身維縶處之縶理同海禹之慈率教擇蔭而使死恩走險其何罔極之報理同海禹之慈率教擇蔭而使死恩走險其何罔極之報

痛無知以招陋舍悅專而莫申客有感而言曰物誠有諸人亦宜乎撫事感比原心即殊情如狂陰擯福寬在神理通說且拒稱謀寧超堂·黃公寬曰知已始乾鯉室寧胡忍此呂祿之藏誰并漢臣交則不義賣亦不仁彼美鄰生既爲交親防襲軍印豈無他人於戲微戰傷類如不自容伊人貴友以事其功滅交道分陸義風帝摩麾之不若何仁信之可宗已焉我掠此世之活·吾未見其始終

黃龍負舟賦 也已動物大則物書五卷

夏后氏興山疏川極瀹關泰玄珪錫命既成天下之功黃龍發祥一作始耀城中之大當其駐於江甸職舟洪川天行建而時有未濟地設險而曜之在前思利涉以拯俗遠指誠而告虔于是實氣韓起神光燭焉眷彼於勿用之窟驟首於武羅之泉安波澄渫奉天意以顯若掩尾晨戴夾王舟而翼焉合靈符於百代表聖運於千年使偉大出無情馳不測如驅風雷若有羽翼翹翹竭誠以勤用似就到而陳力電目流光金鱗耀色天吳奔走陽侯屏息巨隄遠海靴假刺木之能潛怪莫逢事省畫龜之術應變化以昭感出沉潛而剛克其慶惟大類社稷若兆人其觀惟榮執玉

帛者萬國若來平水土注東畢已業飲食以時儉卑宮
室而思理德推乎生成之初功齊乎開闢之始則安有非
常之神物不召而至止禍其不通而彰其異美者也至如
漢橫汾水奉楓濟寶鼎念方士之空言是誅始章見於羣淵夫何望乎炳靈於戰
動開靈通言非善教則人雖愚弱武使之而不劬其志惟
純其德孔殷則龍雖神化特不使而自勤信矣哉國家俾
人其蘇在理無爵超乎大禹不務舟車之勞究彼黃龍但
為宮沼之物而已

白雲起封中詩 十

白雲起封中封閉白雲起漢帝坐靈宮望在會泥上疑生秘玉中攜柯

初緣統布業漸蒙籠日觀祥光合天開瑞氣通無心已出
油有勢欲垂風儻遠成膏澤被茲遍大空

吏部試樂理心賦 以 作情 事

道無象天無聲聖不有作曷觀化成于是鼓吹大塊鏗鏘
元精固守心而式是理本形而強為樂名以齊五方
之俗以學萬物之生始精中而發外率克性而約
樂與心冥則所曰圖天之蹤心由樂理亦得夫自明而誠
至若樂在朝廷君臣叶義一發而陽唱陰和九變而雲行
雨施上以見為君之難下以知為臣之不易有國者理心
以此必履儀鳳之嘉瑞若乃樂在閨閫父子靜專蓋取諸
無氣而樂有節和而靈和以履溥愛由敬全有家者理心以

此必反天性於自然且大樂之作也一動一息樂之理也
惟清惟直然後能在聽而必聰無入而不得節有序觀貫
珠而圓珠擊成文見五色于無色其或惟鄰是念惟愚是長
蔑則雖聚惡在御管磬羊懈立樂之方既失理心之術何
家亦焉望雙流風之浩浩致和氣之油油徒觀其心尚玄
通樂資交暢明貴天地之化育無窮鬼神之情狀會節有
極象之則動而時中應變無方擬之則貞而不諒至矣哉
至樂希聲後其律而聽之以心聞不專於子野作不在德
亦無俟於后夔方今敦和統同反本復始辨六律以分職

成夫享昊此吾君之以樂理心也臣拜手書焉天子

終南精舍月中聞磬聲詩 賦 十

月峰禪室掩幽磬靜聽泉思入空門妙聲從電路聞冷
滿虛空者出寒雲天籟既離鏗鏘可分偶來遊法
界便社謝人群竟夕聽真響塵心自解紛

禮部試鑒止水賦 德 以 用 限

水止矣靜之其徐物鑒矣久而在虛
誠夫觀跡委智靈來所期乎上善同利忘筌已悟宰惠子
至清無魚若乃迴瀾月抱高岸澤合凡澤湛然自泯金汐
洞其不雜同道德之以虛而受異川澤之唯污是納有匪
若子此焉明徵氣隨波鳥心與源澄魚影如來從繩
其表徵也挂金鏡而當空隱也瞰玉壺而見冰爾其

色水洞激光無滓潛不蒸蒼鬱之氣不滅瀑濺之聲百丈
在目千仞指掌遐眺海自乎中見昊寰非乎外狀譬形之始
方似以身觀身得意之間乃同求象忘象徒觀其下倒星
漢上接煙雲守其常而性將道合居其所而物以群分君
鑒之以平心臨下以簡臣鑒之而屬節在郡亟聞斯經無
形令壯人所召物我無違今水無私照廉士以之立試至
人以之觀妙豈比夫流若激矢遠如建旗不捨晝夜爭輸
滄溟徒乘躁靜之理豈殊真偽之形者哉國圖以貴為止
水鑒有餘裕群形藏集衆象景附溢巾羅吹者十手共指
所精搪寔若干載一遇大如是始自編其廬儀亦何疊而
何懼

青出藍詩題

物有無窮好藍青又出青朱研方比德白受始成形艷襲
宜從政矜垂可同經當時不採擷佳色義如蒙

奉和李相公早朝於中書侯傳燕書所懷奉呈鄭相公

下武相公中書鄭相公

禁門留騎吹內省正衣冠拂拂棠色尚聞鐘漏殘九天
曙氣曉六月玉聲寒宿霧開霞觀暴光泛露盤數君期退
朴求友得如蘭攻出同歸理言成共不刊準繩臨百慶領
袖映千官卧載流沙靜飛航滄海安盡規酬注一作意皆
賦代受教雅韵人間滿多慙寡和難

奉和武中丞秋日臺中寄懷簡諸僚友時西蕃使

迎奉命追和時西蕃使本作小字分注

聖朝恩紀律憲府得忠賢指麾風行地儀刑月麗天不仁
恒自遠為政復何先虛室時生白閑情却草玄迎霜紅葉
早過雨碧苔鮮魚樂翻秋水鳥聲隔暮烟舊遊多絶席感
物遂成篇更許窮荒谷追歌白雪前

吐番別館和周十一郎中楊七錄事望白山作

絶精結奇狀皎、天一涯玉嶂擁清氣蓮一作峯開白花
半嚴橫雲雪高頂澄煙霞朝昏對賓館隱映如仙家風
閑益不尚終欲窮幽遐雙因行役便得志所嘉明時無
外戚勝境即中華況今舅甥國誰道隔流沙

奉和聖製送大理卿李令赴東都

友交朋

遥遥天上直寂寞丘中翠憶爾山水韻起予仁智心凝情
在玉始超想疎烟裊凍生子夜度月照葉堙添遠風蔣蘭
氣微露清桐陰方襲塤衣慶永秉南薰吟

和舍弟恭惜花絶句時弟在代州

去年無花看今年未看花更開飄落盡走馬向誰家

和秦曉聽鶯中山禽、

捲柳冲天意樓檐觸鶯音驚曉一聞慶傷春千里心

和舍弟題咏鶯中鷹

未用且求安無猜也不殘九天飛勢在六月目睛寒動翮
爰龍像圖銷肉食雖主人憎惡鳥試待一呼看

同恭夏日題晉真觀李寬中秀才書院

閑院閑軒笑語開江山併入一壺寬微風但覺杉香滿烈日方知竹氣寒披卷最宜生白室吟詩好就步虛壇願君此地攻文字如鍊仙家九轉丹

同舍弟恭歲暮寄晉州季六協律三十韻

古人猶悲秋況復歲暮時急景迫流念窮陰結長愁陽烏下西嶺月兔出東籬南枝攬衣步霜砌倚仗臨水池悅懌若有失悄悵良不怡忽聞晨起吟寂寞同所思有美壯感激無何遠棲遲推藏變化用掩抑扶搖姿時傑豈虛出天通信無歎巨川望汽濟寒谷待潛吹劒匣益精利玉韜韞一作寧本欲雲雨化却隨波浪飄一霑太常舉十過潼關門志力蹉縱戎輕沽諸行矣自寵之伊我抱微尚仲氏即心期討論自少小形影相差池比來習中氣欲羅天下奇雲雨沛蕭艾烟閨雙棲幾年困方枘一旦逢多岐道固窮理命以盡性知事去類絕絃時來如轉規伊呂偶然得孔墨徒爾馬早行夏霄悔殊進蘭藻贏功名豈身利仁義非吾私萬物自生化一夫何駏駔不如任行止委分一作命一作安所宜勸爾休感歎與余陶希奧明年郊天後慶澤歲華滋曲水杏花雪看街青柳絲良時且雙歡樽酒聊共持閑過溱洧園東醉看五陵兒寄言所思一作恩一作應不遠來相追

青海西寄實三端公

時同事弟同寮節屬陰風我從流沙外君朝紫禁中從容非所羨辛苦竟何功但示酬恩路浮生任轉蓬

蕃中拘留歲餘迴至隴右先寄城中親故

蓮幹星霜改蘭陵色養違窮泉百死別絕域再生歸鏡數成絲鬢衰收拭血衣酬恩有何力報弃一毛微

吐蕃別一作館卧病寄朝中親故一作諸友

星漢縱橫車馬喧風搖玉佩燭花繁豈知蠹卧窮荒外日清時令節千官會楚城窮山一病夫遠想滿堂歌笑處長愁滿深山猶閉門

吐蕃別館中和日寄朝中舊僚一作僧侶

人緣我向西隅

及拏後谷潼關主人

本欲雲雨化却隨波浪飄一霑太常舉十過潼關門志力蹉縱戎輕沽諸行矣自寵之伊我抱微尚仲氏即心期一作相問慇懃笑不能言且虛弃功名誰復論主人故園

河中城南姚家浴後贈主人

新浴根鬟衣滿堂寒月色主人有美酒況是曾相識

看軍中巫山桃花初有他客不通晚方得入閑有朝來駐馬香街裏風度遠聞語笑聲無事閉門教日晚山桃落盡不勝情

贈友人

南山雙喬松擢本皆千尋夕流膏露津朝被青雲陰蔓蜜出深澗搖風倚高岑明堂久不構雲幹何森森匠意方雕巧時情正詮淫生材會有用天地豈無心

道州夏日郡内北橋新亭書懷贈何元二處士

結構池梁上登臨日幾廻晴空交蓉葉陰岸搖蒼苔興在
中央滿清風四面來振衣生羽翰高枕出塵埃齊物魚何
樂忘機鳥不猜閑居養靜拙衰晚慕玄陪廢材領為長泛梗莫作重燃灰守道窮非過先時動
是災寄言徐孺子竊慕且排徊

道州弘道縣主簿知縣三年頗著廉慎稍滿縣閑
中一作使請留將赴衡州題其廳事

為理頼同力陸明非所任蕪田方墾革新拓未成陰衛淺
功難就人疲感易深頼君駐歸棹與慰不歡心

道州將赴衡州酬別江華毛令此人好書地百畝好栽竹
兼植桐更安作琴

布帛猶麤任土宜疲人識信每先期今朝別後無他
一作難

累置水竟無言松窓宿翠禽風簿挂院朝花帶露繁山郡
本來車馬少更客相訪莫辭喧

道州夏日早訪荀參軍林園歌酬見贈

高眠日出始開門竹逕穿通到後園陶亮撫琴宜有意任
彌雖是滿觴也莫論

道州夏日登崔三連州題海陽亭見寄絕句

吏中習隱好躋一作攀不慢疲人便自閑閑說殷勤海陽
事令人轉憶蝉祠山

附 秦陪郎中使君接上夜把火看花 郡官趙士
城上芳園花滿枝城頭太守夜看時為報林中高舉燭 民仰古
感人情思欲題詩

答段秀才

盡日看花君不來江城半夜為一作君開樓中共指南園
火紅堦隨花落碧苔

宗禮欲往桂州苦雨困以戲贈
表人辛苦緑茵席正愛梅天水滿堤知汝使車行意速但
令聽馬著鄒泥
道州奉哥業陽表相公絶句
德、世路自浮沉豈問一作仁賢待物心最憶過時溺妻
處艷歌雖洒淚辛深

朝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呂溫

詩

吐蕃別館月夜

三五氛氛月運應照北堂迴身向暗隊不忍見圓光

望思臺作

漫漫咸宮盡蒼黃孝文兵人情疑始覺天性感還生宇縣
猶能洽閨門詎不平空令千載後婁恪望思名

孟冬滿津閘河亭作

恩駕非窮途未濟豈沈淖獨立大河上北風來吹人霜雪
自玆始草木當更新寧冬不肅殺何以見陽春

詩

壟路感懷

馬嘶白日暮劒鳴秋氣來我心浩無際河上空徘徊

題梁宣帝陵二首

即雖終自剪寢園豈為雄假號孤城裏何殊在甬東
祀夏功何薄漢周義不成婁涼履信賦千載共傷情

岳陽懷古

羅鼈發荆州落日到已止方知荆刺利可接鬼神遊二湖
船南緩九派駛東流襟帶三千里盡在岳陽樓憶昔關群
雄北馬爭上遊吳昌屯虎旅晉盛驚龍舟宋齊紛禍難梁
陳成鬼讎鐘鼓長寢耀魚龍不得休風雲一蕭散功業忽
如浮今日時無事空江滿白鷗

道州途中即事

零陵佳山水桂陽舊自同經途若不暇遐境說難窮疊嶂青時合潛湘漫處空舟程明鏡裏路入畫屏中岩壑千家作接松蘿一徑通魚煙生嫋嫋猿叫夾悠悠曉紅光翻沙潮日看散掃閑風信美非吾土分憂屬謀終如免哀歸奉洛城東

登少陵原望秦中

川原感歎

少陵最高處環望極秋空却山晴清源散秦川中荷鍾咸雲雨由來見功如何盛明代垂弃傷血風涇濁徒賂

驛滻沮虛會同東流淄、去沃野飛秋蓬大禹平水土吾人得其宗發機興地勢運恩與天通畢歲歌奇策量時叙而我豈知年三十未識丈明宮卷簡出幽雲追吾入冥鴻無為學鶩俗狂醉天途窮

奉勅參南郊十四韻

皇家禮赤帝郊祀司封域發榮蓋下宿設祝融側鳴渭警宵寢清緑通時刻澡潔事夙興肅恩畫佈危壇象岳肚秘殿龜巽登昇不違顧韵獻宿禀惠贊導儀匪繁視史詞甚直忽覺心魂悸如有精靈過漢、雲氣生森、杉拓黑風吹虛簫韵露洗寒玉色寂寞有至公馨香在明德禮成謝邑吏駕言歸郡職想桑訪蚕事遶畴課農力所願

風雨時迴首瞻南極

經河源軍渠村作

行、忽到舊河源城外千家作渠村撫採未侵征虜墾耕耘秔稻乾破荒屯金湯天險長全設伏臘華風亦暗存雙鳧舉車空下淚有心無力復何言

題河州赤岸村

在南播上見河州遺老相依赤岸踰匝塞歌鐘受恩者誰恰被髮天象流

題陽人城

忠臣教感即風雷誰道南方乏武才天下起兵誅董卓長

沙子爭最先來

虎谟龍艇順長一作風坐引全吳入掌中殊皓一小一作兒何足取便令千載笑爭功

題石勒城二首

晉王龍驤墓

長驅到處積人頭大旆連營壓上游建業烏榜何足問慨吳歸去王中州

天生傑異固難馴應要推枯若有神爽甫自能疑倚笑忍

料屋誕提時一作異人

割郎浦口號

吳蜀成婚北水海明珠步障握黃金誰將一女輕天下欲換劉郎馬峙心

自江華之衡陽途中絕句

孤棹遲、恨有逮沿湘數日逗清輝人生隨分為憂喜廻
鳳峰南是北歸

吐著列館送楊七錄事先歸絕句

愁雲重掩地飛雪亂遥程莫應前山暗歸人眼自明

春遥范司空赴朔方 得遥字

築壇登上將拜席委前籌虜羌南侵跡朝分北顧憂
廻廣莫擬劃動旋頭坐見黃雲暮行看白草秋山横舊塞
塞河境古靈州善守知兵事誰應獵騎遊

送文暢上人東遊

隨緣聊振錫高步出東城水止無相地雲行不計程到時
烏彼岸過處即前生今日聽岐剔吾徒自有情

喜僧北至送宗禮南行

洞庭舟始泊挂江帆又開觀從會廬斷愁向笑中來歡悅
看殘景殷勤祝此杯歸陽剛羽待成取一行迴

送匡九秀才歸澧州

湘南孤白並幽託在清海豈有在一作磬香投空勞知處深
雅賢路已隔眼乏力東任愁我一言分贈君千里心寸義

海聯組片誠敬無金石期疏米雪無使弱思侵

衡州送李十一兵曹赴浙東

懷慨視別劍裘清泛離琴前程楚塞斷此恨洞庭深又字
父已屢備良非所任期君碧雲上千里一揚音

天桃臨芳塘暮色堪慰思託根豈求澗照影非自媚骨挂
青柳絲零落綠錢地佳期竟何許時有幽禽至

合江亭檻前多高竹不見遠岸花客命剪之感而
成詠

吉凶豈前卜人事何翻覆緑耜耘朝日花卸剪凌霜竹常言
契君操今乃妨衆目自古病當門誰言出幽獨

道州春遊歐陽家林亭

道州城北歐陽家去郭一里占烟霞主人維朴素有思解
韶滿地紅挑花挑花成泥不須掃明朝更訪桃源老攻成
興足則即一作告歸門前便是家山道

衡州早春偶遊黃溪口號

偶尋黃溪日欲沒早梅未盡山櫻發無事江城閑此身不
得坐待花間月

衡州夜後把火看花留客起句

紅芳暗落君池頭把火逐看且少留半夜忽然風更起明
朝不復上南樓

夜半把火看南園花招李十一兵曹不至星座上

朝公

天桃紅燭正相鮮傲吏閑齋園獨眠應是夢中飛作蝶悠
揚祇在此花前

順宗至德大聖大孝皇帝挽詞三首

遊覩輕神寶傳歸展聖猷竟功終有待文德本無憂坐受

朝汾水行看告岱丘那知遇成後龍馭昇淪留
監撫垂三紀聲徽洽萬方禮周馳道著明自懇田彰溢漸
永鴻業從容守太康更留圖寢詔恭聽有餘芳
早秋同軌至晨飾露華滋挽慶千夫咽銘疑六馬遲劒悲
長閉日衣望出遊時風起西陵樹凄凉滿孝思

河南府試瞻祐賦得卿飲酒詩

酌言修舊典刘斐始登堂百拜宵儀盡三終樂奏長想同
罍出谷看似雁成行禮罷知何適隨雲入帝鄉

賦得夫舜鵝

香、冲天鵝風排勢欲遠有心長自負無伴可相依萬里
宰辭達三山距憶歸但令毛羽在何處不翻飛

道州南接撫柱

洪災起無朕有見非前知蟻入不足卹柱傾何可追良工
操斤斧況吟方在斷　杯事抔麋昌若新宏規

道州北池放鵝

我非好鵝舜爾之鳴雁聲安得免涕禹潛然遊清池見生
不忍食深情固在斯能自達飛去無念稻粱為

題風有懷絕句

銀宮翠蛾烟霏、一作菲珠樹玲瓏朝日暉神仙望見不得

到却逐廻風何處歸

著中春退渾詞 退渾一作渾退有渾字

退渾兒退渾兒朔風長在暮何事萬群駿馬從放勳

由人莫數時退渾兒退渾兒求猶青海草如意明堂天子

朝萬國神馬一作龍駒將典瑞

上官昭容書樓歌 名書錄題明皇元年十四年文人進仁義子歌題下注云一作明皇再幸神龍一事有昭容判

漢家婕妤唐昭容工詩能賦千載同自言才藝是天真不

服丈夫時婦人歌闈舞罷閑無事綴珠編秩緑知軸雲母

寶架中天若城奇秘異萬卷餘永精編秩緑知軸雲母

奉黃金書鳳韜花露清旭時時憲高拄紅銷幌看衆盛烟

綉結翠羽拂葉青琅玕倚吟披綺卷紛一作無已絞丶澍

撓破研理詞衆彩翰紫雲題恩敢衆天碧雲起碧雲起心悠哉

境深轉若坐自攜金撑珠聲一斷瑟階日夜生青苔

苔秘空閨曾比群玉山神仙杳何許遺逸滿人間君不見

洛陽南市賣書肆有人買得研神記越上看易盡不成昭

客題處摘分明令人惆悵難為情

閨妬有感

千門儼雲端北地富羅紈秋月三五夜玩鞏滿長安幽人

感中懷淨聽漏沉瀾所悲攬衣者不知天下寒

早覺有懷

東方昧未明 空垂正飛光忽先起衣裳顧例時屢冬

寒漏長此夜如何其不用思秉燭

冬日病中即事

牆下長安道黃塵起尺間父母身外從暫得病中閒背喜

朝陽滿心怜其鳥還吾 在何處南有白雲山

病中自戶部員外轉司封

沉痾曠十旬還過直城閽老馬猶知路羸童欲怕人又

三徑計更張百年身許國將何力空生衣上塵

道中城北樓觀李花

夜疑關山雪曉似沙場雪曾使西域來幽情望超越村念

君無際欲言忘所言豈是花感人自怜抱孤節

道中秋夜南樓即事

誰念獨坐愁日莫此南樓雲去愛祠開月明灌水流猿聲

何處曉楓葉滿山秋不分匣中鏡少年空白頭

道州觀野火

南風吹烈火蝕入燒楚澤陽景當晝暉陰天半夜赤過處

若驅掃來時如電激豈復辨蕭蘭為能分玉石森紀畫燦

衡州送春二首

碧水何遙遙東風吹沙草煙波千萬曲不辨瀟湘道

病肺不飲酒傷心不看花惟驚望鄉雁獨自隔長沙

郡內書懷寄劉連州賈曼卿

朱邑何為者桐鄉有古祠我心常所慕二郡老人知

偶然作二首

拂衣復拂衣忽覺年四十今朝滿衣淚不是傷春泣

中夜兀無坐無言空淒淒丈夫志氣事兒女安得知

古興

越歐百鍊時楚卞三泣地二寶無人識千齡皆弃置空巖

起白虹古獄生紫氣安得命世客直來開典閉劒任剌鍾

看玉從投火試必能絕疑惑照然後論奇異

風詠

微風生青蘋習習出金塘輕搖深林翠靜獵幽澄等捲抑

時來鴻毛亦無傷一朝乘嚴氣萬里號清霜北走摧鄧

林東去落扶桑掃却垂天雲澄清無私光悠悠遠空寂曼

海通舟航

道州感興

當代知文字先皇記姓名七年天下立萬里海西行苦節

終誰辨勞生竟自輕今朝流落處滿水遠孤城

春日與李六舍人題白鶴觀

始見花滿枝又看花滿地且持增氣酒莫滴傷心淚

深試長歌結考屈自斬增恭笑歌聊永日誰知此時意

鏡中數白髮

年過滿岳繞三歲運見星兩鬢中銀使他時能早建定

知不作黑頭公

友人邀聽歌有感

文章抛盡愛功名三十無成白髮生孤負壯心羞欲死勞

君賣買斷腸聲

貞元十四年單善見攜門務芍藥花

綠原青壘漸成塵泪并開圍日新四月帶花移不

知憂國是何人

冬夜即事

百憂攢心起獨卧夜長耿不可遇風吹雪枝似花落月

照冰文如鏡政

道州鄧齋卧疾寄東館諸賢

東池送客醉年華聞道風流勝習家獨臥鄧齋寥落意偏

兼微雨濕梨花

贈小茅詩有感因口號以示之

憶君未冠貫年華二十年間在咄嗟今來裘汝看花歲似

汝道恩非日花

讀勾踐傳

丈夫可殺不可羞如何送我海西頭更生更聚終須報二

十年間死卻休

道州有歎

列館月犁牛氷河金山雪道州月霜樹子規啼是血杜心
感北狐翻鳴況火在灰昧未滅

風歎

青海風飛沙射面隨鷺逢澗庭風危檣欲折身若空雨駘
南走有何事會須一決百年中

朝議郎使持節衛州諸軍事守衛州刺史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呂溫

書序

與弟兄書

請學春秋書

儒風不振久矣其生於百代之下不顧昧劣槩然有志翹企聖域莫知明從如仰高山臨大川未獲揖航而欲濟乎深而緣乎極也凡學之道最師焉難師資道喪八百年矣自鳳鳥不至麒麟遇害血流戰國火發暴秦先王之道義陷於地賴漢氏勃焉而拯之醲醨拍揚煨燼披雲霧揭日月夫子文章或而復耀與火德俱朗者四百餘年當時大教中興去聖未遠學士非師說不敢輒言鴻儒碩生崇以

善誘弘道維為公卿教授不徵其徒大者至千餘人小者亦數百人或升乎堂或入於室洋洋濟濟有古風也大學者豈徒受章句而已蓋必求所以化人日新又日新以至乎終身夫教者豈徒博文字而已蓋以本之以忠孝申之以禮義教之以信讓激之以廉恥過則匡之失則更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以至乎無瑕故無漢多名臣諫諍之風同乎三代蓋由其身受師保之教誨朋友之箴誡既知已之損益不忍觀人之成敗也魏晉之後其風大壞學者皆以不師為天縱獨學為生知譯疏翻音執疑蘧失率乃私意攻乎異端以風誦章句為精以穿鑿文字為奥至於聖賢之微言教化之大本人倫之紀律王道之根源則蕩

然莫知所措矣其先進者亦以教授為鄙公卿大夫恥為人師至使鄭校之老人呼以先生則勃然色痛守風俗之移人也如是是以今之君子事君者不諫諍與人交者無切磋益由其身不受師保之教誨朋友之箴誡既不知已之損益惡肯聽人之威敢爭而今而後乃知不師不友之人不可與為政而論交與且不師者審學之淵也恐數百年後又不及於今日則我先師之道其隕於深泉是用終日不食終夜不寢馳古今而慷慨抱墳籍而太息吾兄亦曾以是為念乎小子狂簡實有微志蓋童蒙求我之願立朝闕夕死之誓所與者不惟鴻碩之老博洽之士與我同志者則為吾師與兄略言其志也其所書乎道者

六其詩書禮樂大易春秋歟入皆知之鄙尚或異所曰禮者非酬獻酬酢之數周旋楊讓之容也必可以經乾坤運陰陽管人情揩天下者某願學焉所曰樂者非鏗鏘鼓舞之節也必可以學風俗仁鬼神典元揩茂萬物者某願學焉所曰易者非探蓍演數之妙畫卦繫辭之能也必可以正性命觀化元賈衰勢勇夫一者某願學焉所曰書者非古今文字之外大小章句之異也必可以辨帝王稽道德補太政建皇極者某學願焉所曰詩者非山川風土之狀草木鳥獸之名也必可以營暴虐刺淫昏全君親盡忠孝者某願學焉所曰春秋者非賊爭攻伐之事聘享盟會之儀也必可以尊天子討諸侯正華夷繩賊

亂者某願學焉此於非聖人所抑不與於若臣父子之際誰敢博聞不敢學矣吾兄達者也可不曰然乎嘗閱雅論深於春秋其間所得實曰淵亞窺不自揣願以春秋三傳執握承之禮於左右童蒙求我受師保之教誨朋友之箴誡既不知已之損益惡肯聽人之威敢爭而今而後乃知不師不友逆乎無以流俗訢輕而忽賢聖之所重也其餘五經當今執可為某師者幸拜嘉志而與燦論交矣且不師者審學之淵也恐數百年後又不及於今日則我先師之道其隕於深泉是用終日不食終夜不寢馳古今而慷慨抱墳籍而太息吾兄亦曾以是為念乎小子狂簡實有微志蓋童蒙求我以章句而言則先進為後進之宗也亦宜正襲服別雅鄭宣六義合三變以修其官使後進之徒靡然向風嗷然知方能者勸不能者止於是乎文章之可見也如掃除氛昏

風維壯不能超凝滯之物襄充鄉賦薦辱公謬昨詔賢良
擢塵清舉叔父以唱高謇和小子以名浮易衰間關理辭
卒用無成取笑薄徒豁蓋左右雖失鵬而知反終胡廟而
敢安愧懼慚惶風夜若厲叔父蹈中庸之德遵燕翼之遺
荷深知於明主懇欵望於蒼生一朝秉磨之鈞疑堙萬物
而高明不奪於獨見動分克彰於日新茲、前途未飛自
料豈遠以一舉為厚喪哉由是思之勉焉增羞逐欲攝迹
聲利潛心道藝窮六籍之紘紀畫王覽之形容使學通天
人文正雅俗然後抗衡當代為叔父之榮躍如其難志不
可奪謹獻近文七首徒貶聖人之域未豫作者之方姑務
自強式副與進伏願特汚省覽光暢教誨指以遠蹤責以

大成惠何加焉非敢望也

代李侍郎與山南嚴僕射書

僕射稟天全才受國重寄控全蜀咽喉之地當狂寇奔侮之衝處睿主而其財甚豐訓蘊師而其武可畏少分麾下潛運掌中再開劒閣之扃維獻璧亭之提應接制使先假地征將角王師且為鄉導剪斯叛人之跡釋梓州之圍勞實倍多功無與讓聖上神武審斷注意西南一校之善否必知一夫之勞逸必察況閣下故彰朝論事布人誼精神貫於神祇茂伐懸於日月豈復聽簿書之巧敏堅重之澄音來示所廣無足介意某以寡薄謬膺重任舉閫國計動係軍期風夜憂慙未知所濟過蒙稱奬愧惕良深唯託方岳

至公共守王慶物祐小事固無二三洪計遵行亦如愛賜
緗荷之至無任下情某再拜

代李侍郎與宣武韓司空書

某以非才謬當重任事關國計動限軍期極事知難夙夜
憂懼蓋以遵路壅滯私鹽撓法力非有司所及唯託方鎮
至公伏惟司空文武全才勳德茂著朝廷屹倚中外共瞻
勤王則知無求為憂國則言皆可復今春過日獲拜崔慶
恭私之餘已及北事蒙許同志立法叶力徇公對揚之初
便具奏聞所以遵裴郎中往申朝旨議立規模悉令咨託
大賢非敢專行郵見昨得廷院狀報伏承司空德量容通
忠誠感發急公家之病同職司之憂監法限防已行文牒

斗門開塞許有商量準先諸侯首贊王慶義形九牧忠動
奉別紙示諭春待殊異規畫端明究忠義之苦言暢經通
之雅音皆足以感動朝野光映古今一字之貴可懸於千
金終身佩之何啻於三復甚善甚善伏以尚書才膺閫出
擐甲生知地承勳德行在詩禮自家達國報莽為忠受任
先朝克荷榮擢控候襜之地成節制之師動必勤王志皆
憂國忠實彰於行事義聲藏于帝牖布在人謀溢於時論
鳴鶴有和鼓鐘必聞聖上神武聰明惟新霞費勵精我事

注意蓄隅方厌陋以受求況無賢之自著何患乎誠不上達道不大光宣太阿之利用寄墓禹之盛烈者乎其以寡薄謬膺重任咸賦之量推事知愈徒欲盡愚衷陳副見策朽磨鈍歷效涓埃竭誠在江西過學意常懷慕仰頃歷歲時昨者以私盜千禁浙執公利汴州帶運屢稽軍期泰當職司每積憂負輒率誠懇粗申條例細羅盜賊節實通奏實託衆賢敢尊獨見冀蒙弘至公之量推急病之心率先侯伯首贊王度許以別設方略大為隄防究絶盜源通利國漕神之聽之言可復於天地有卒事必立於邦家佇觀英大之功以成不朽之美諸侯師表天子腹心千載一時誠無與讓

某奉職之分受賜孔多奉寸誠夙夜欣企幸甚幸甚謹奉

啓宜並在便至口述伏惟照悉

代辛將軍與潘閬劉尚書書

某性質鄙昧智能無取家貧親老一作親徒躬犬馬之勞詎濟弓衾之美家積未克圖恩未酬而廢典禁職惟待罪良時自晚宿志莫伸憤血猶剛憂髮先白加以禀性寡合知音實難甘心此生長鳴靡訴嘗料尚書推弘深之量啓特達之心愛念貧賤憐知益重昨者四牡奉觀萬乘虔心冀求拯助之門仰望之鑒照必在韓信學文有問宜厲雲屯而舟壻對楊脩及庸瑣數陳未來旗師遐涉遠其忠義之誠詳

其遠天之效雖駑論志業自遲肺肝纖悉周詳豈能及此遠使鬱堙之志兒達於宸聽撙抑之材式爭於帝念言叠九天之上聲聞四海之中行得舟航坐生羽翼維管跑在採義深知我之感王貢仕漢有切諫鬼之善方諸今日未足為喻不圖知已之至於斯義激血誠恩纏骨髓每一念至不覺淫流頊首慶振豈能報德難當竭誠礪節服義懷仁奉以周旋每之造次青松得地古見於歲寒敬日在天領聽其心普生死幸甚幸甚屬有勞薪之疾未申拜賜之禮荷之多感惟深摯下精采知所措稍任行李即冀趨侍壯照察云云

代賈中丞與襄陽于相公書

某經術無取丘園自弊所期全拙豈敢近名二十五丈況受悔容不遑孫陋申以通家之好遇以國士之分禮分一作

魁入室與舜忘年偃蹇吹噓謬叨榮貴課假雖翼遂得備重江左名閥天朝起家拾遺再命柱史時丁斐敖命偶屯難孤越方困於蹄涔窮鳥再歸於仁德果蒙奏領列郡擢倅三軍不治疏取見容於歲月同我休戚每形于話言身計實奉良規家事悉資全力然後表達宸聽推致周行南宮劇曹踐不終歲憲府稚秩拔于常倫內備庶尹敢云自致魏賢子夏宣尼之道彌尊漢用淮陰相國之言始重徒以才員知已名懸古人致達之效莫彰昭盖之責斯及敢不砥礪微分激昂前途以明君今日之恩資大賢積時之譽庶乎有

立以咨所知堂蔵以尸素為榮而勉乎生之論伏惟鑒察

郡揚諸生或拥故吏往與恩重生成感深瞻望門闕未獲

拜謝銘載龍揚英知所載奉 下情紙墨難具甚罄拜

地志圖序

廣陵李詵博達之士也學無不通尤好地理悉其書多門

歷世寖廣文詞浩蕩學者艱老由是以獨見之明法先聖

之制象諸子之傳序作記述伸尼之職方會源流考同異

務詵楊從體要偉然勒成一家之說猶惧其未足以昭

啟後生乃裂素為方儀據書而畫隨古而以區別擬形容

之訓解命之曰地志圖觀其紛散百川景凝群山元氣判

判成乎掌端任土之毛有生之類大鈞變化不出其意然

後列以城郭離乎郵落內自五侯九伯外自要荒蠻貊禹

跡之所窮漢驛之所通五色相宣萬邦錯峙憂鑒之差而

下正乎封略方寸之界而上當乎分野乾象坤勢峭禹可

觀與夫聚米畫沙徒勞圖示可同年而語詳略適每屋室無居薄帷蔀案普天之下盡在壁戶納

四海窓龍八極名山大川隨顏奔走殊方絕域舉意而到

高視華嵩坐橫古今觀帝王之理理見宇宙之衆鄣出遐

入幽曾不崇朝與夫役形神于歲月窮轍跡於區外又不

可並執而論勞逸也且夫劃百代之舉綜群言之首繫而

不亂疎而不漏才識以裁之舟楫以濟之使嗜學之徒未

披之而見義不由戶而觀與斯訓導之明也寤地而述舉

世而載事極鴻纖理通蔽昧混一家之文軌張大國之模

帶義人物之虛實總山川之要會表皇威之有截明王道

之無外斯乃功用之大也見蒼梧塗山則思舜禹臨民之

跡觀窮荒大漠則悟秦漢勞師之弊覽舜疆音壤則想担

文勤王之翩觀洞庭荆門則知苗蜀恃險之敢玉葛于是

明乎得失諸侯于是鑒乎興替斯又懋勑之遠也然則本

之所以廣學而申之足以資鴻業垂之可以示後世覽徒

由近觀遠以智自樂為室中之一物哉而時無知音道不

虛行舉地成圖開天無路此志士儒林所以為 頼 息也

某又從君遊屢命叙述庶明作者之意俾好事君子知其

所以昵

送友人遊蜀序

始吾挹至源之熱若隘底指雪聳寒木于雲霧次吾覽至

源之支若驟龍翔連弄明月于泉窟末吾聽至源之論若

春山欵鳴倒雲氣于滄溟如其統可以振肅周行如其文

可以光潤石渠如其論可以感動宣室而淪蕩江海垂二

十年則不知夫所以生之之意貞元甲乙歲以親故勸勉

來遊京師時無寇警言無辨以動聚樂無後笑無歡以接物

義取無貪以等居慨無悔之決策長往困蹙紫闥羣

而指曰南南青冥色連岷峨吾行何歸山盡則住翌日告

別于友人太原王玄運翻謂予曰高雲出岫無時雨之會

與風低揚轉達而散若至源者其猶雲耶盍亦贈之序予

和文

送秦客撾鼓海東歸便道謁王號州序

東海撾鼓歲年十三從淮南大軍有奇童之稱歲戊歷泗上劇賊振旅使吏之聲而尚氣節重言諾臨財廉見義勇誼榮具美發以雅琴琅琅然若佩玉之有衡牙也貞元丁丑歲親舊京師沖宇罕窺正聲寡聽道不苟合潔然東歸水流無心適用則止弘景守御史中丞王公得子最深且東請使之望也儻羽翼吾道鏗鏘鼓音乘而鳴之一日千里則何公門不可望長裾步大丈夫風流未始有極生死且不足問況能離憂乎白露降秋雲起仰見太華壯心勃與若不敢徵變商是孤慷慨吾季恭也詩有逸氣直諒惠

律捕於無桐

聽句詩序

河東柳茂直與余有潤陽之睦且道義相得也余兄弟志守拙默不交當世晨昏之外靖專一室觀戎者唯茂直而已以為切磋蓋常事討論有宴息遊志氣徒然超情謎時事余寂無言其或晴天曠景浩蕩晨思永夜高月眇眇不寐或風露初曉悅若有得或煙雨如晦緬懷所思則何以節宣悚舒暢達情性其有易於詩乎乃因翰墨之餘聚酒語之曰吾聞賢者志其大者文為道之飾道為文之本舉之則廢物命篇聯珠迭唱(一作玉)審韻諧律同聲則雅研情比象造境皆會亦猶衆壑合注霈為大川群山出雲混成一氣即宣五色徽闡六義維小道必有可觀其在斯矣茂

直命余序述存以輔簡俾後之觀者知吾黨所益之蘊觸

送薛大信歸臨晉序

先師曰益者三友吾能得之豈雅直諒多聞而已可以旁晚天人談笑弊之道則有吾於楊古訓論三代之文則有之行則有太原王師簡可以發揚兄舉可以本情性語顏爽河東薛大信此三君子或道以樂我或文以樂我或行以樂我其為益也不亦大乎大信將我遷時則有光曜世則無窮其為益也不亦大乎大信與予最舊始以孝悌餘力皆學乎廣陵之賈叢寺雲峯其身討論數歲當見大信述作及根乎六經取禮之蘭要詩之比興書之典刑春秋之褒貶夫易之變化錯落混合崢嶸特立不離聖域而遠軌塵垢不易體制而環奇萬變有

行藏之旨達可以海乎天下窮可以攄其光明無為既既
肇覩閒止行矣大信苟非同志勿失予言

道州律令要錄序

某頃累忝官尚書省御史臺編覩諸曹多書令式掊捨於其屋壁苟非以宦進為情而奉其職者皆昏得日夕省覽卟起出入目存心悟章句熙如貫珠如循環更無以歎臨事不惑決獄滯事狂直而叶于大中中人已上國可循致吾不知其誰前之何前賢慮心郤事之同也若洲縣者早而近於人達而切於得失動有懸人命剔風俗而墮者委成於一吏望空而署動者撿閱山積神情氣沮卒無所歸政令之弊不亦宜乎北州法吏何洛慶良士也與撮其要指

其義書于廳事之左某不深於法猶應未盡後來君子其究成之北長人者之所急

元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裴氏海昏集序

海昏集者有唐文行之臣故慶支部中專判慶支事暨尚書左僕射正平節公裴氏諱某字某考地記德會友補仁氣志如神裝華發外之所由作也初公遷河洛之難以其族行孳大割浮彭蠡望洞庭廻翔乎巨淮溫於乎海昏海昏有歐山之奇脩江之清陽溪之襄陽泉之靈竹洞花鴈仙壇僧舍雖犬鍾梵相聞於清嵐白雲中數百里不絕時也俗以遠未擇地以備而寧閒元之遺老盡在猶歌詠乎公以霜露之感泣涕遵文思所以垂諸不朽以為節公消息出處之道始于海昏遂于正集外別次當時唱和遊覽錢勞之作凡九十六篇勒為海昏集上下卷不遠三千里投簡于小生俾敘篇趣而為序引某常備中臺之屬實辱至公之遇命以哀敬不敢文為始陳古義用諷風訓昔者

三代陳詩以觀民風信詩溢義蔡靜柔剛於是乎取之喜怒哀樂吉凶存亡於是乎觀之非於此必應於彼成斗終必見乎始詩不可以爲偽矣觀公子爲南庾之遊以浮華相高故其詩傲蕩驕志勝而專勤而不安晉名士爲金谷之讌以郭俊相扇故其詩盤溺淫志治而繾往而不返正平公爲海岱之會以禮義相接故其詩恬淡退志莊直立志退以獨全其道立以無媿於時立而不矜退而不避遇而不放樂而不荒親而不比數而不黷如切如磋而有直體曰比曰興近而有深致仁者見之道世而無憂智者見之愛身而有持瞻乎若冬陽之煦油乎若春澤之侵其該人也易其感人也深卒不知其所以然也夫如是則觀南

成之詩應劉爲得不丈魏於爲得不短觀金谷之詩潘石爲得不錄晉室爲得不亂觀海岱之詩裴氏爲得不興哉

唐爲得不理詩之時義其大矣哉天人國家之際其至矣哉爲節公郎公之子孫者其無忘哉元和五年五月七日朝議郎使持節道州諸軍事守道州刺史上騎都尉賜緋魚袋東平呂溫述

呂和叔文集卷第三

呂和叔文集卷第四

朝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呂温

表

代論伐劒南吏發兵表 元和元年

臣某言臣伏見某月日詔書更發太原屬翔及神策諸鎮兵赴劒南東川者陛下廣算無遺神武必斷與人除害順天行誅奮如震之威乘破竹之勢期於必遂無憚一勞大正國經永清時禩百土盛事千古甚聲天下幸甚天下幸甚

貞元已來天下無事四方節將人各懷安陛下履兼惟新理先清靜今以西南小醜父猶足誅自春徂冬微捷已廣見在兵力破賊有餘若更務滌師屢聞動衆山劒深阻暑隰為冷北入南往雖不憚行去土離家動生愁怨往年涇州叛卒破北之由事繫安危不可不察三則吐蕃與回紇交通若聞發兵西南多赦邊鎮秋風即至膚馬已肥胃陳秉虛必有侵軼事出萬一悔何可追四則刺關窮冤保險逃死雖禍溢劻勷猶冀假息旬時攻守之間勳須貌武之師少不如意蜂蠆猶聚明而兵出戎人事難必脫應接圖當潛鋒養銳以逸待勞今便悉兵後將何繼五則

劒川境舊無食且不充馬路險難餉運無由多致今屯兵日費何啻萬金數州米貴羅且將盡千里飛輓所濟幾何若更加兵實難供贍二夫誼有菜色三軍無復關心幸可少以成功何必多而成患今大原及神策等軍已上道著其數額多是辨武事其風翔等鎮未發之兵伏乞聖恩且勒權停續後事宜以謀行止臣部屬重任過蒙恩遇輒率狂瞽輕殫衰朽苟利國家甘心焉鑊無任戰慄懇迫之至謹奉表陳奏以聞

代李侍郎賀德政表

臣某言臣聞上天垂象當分野者先知元后用心奉職司者光首二也臣嘗使推官殿中侍御史崔太素奉使淮南臣以其名秩甚卑滯決務重徵令郡縣整訓從捷頻示等於分命豈非隨方察忠固事立言陳力自叙於化源造膝理先清靜今以西南小醜父猶足誅自春徂冬微捷已廣見在兵力破賊有餘若更務滌師屢聞動衆山劒深阻暑隰為冷北入南往雖不憚行去土離家動生愁怨往年涇州叛卒破北之由事繫安危不可不察三則吐蕃與回紇交通若聞發兵西南多赦邊鎮秋風即至膚馬已肥胃陳秉虛必有侵軼事出萬一悔何可追四則刺關窮冤保險逃死雖禍溢劻勷猶冀假息旬時攻守之間勳須貌武之師少不如意蜂蠆猶聚明而兵出戎人事難必脫應接圖當潛鋒養銳以逸待勞今便悉兵後將何繼五則

知造化之意有以見天地之心曉若發蒙折如愈疾嘗窺所至可得而言昨者臣以潮州刺史李嗇挽綴私鹽耗廢公利請從免職以徵慢官陛下以為法令更改且當申諭道達恩違客或未知俾為後圖用纏前責弘恕包於廣大明察貫於精微此則群臣不可望清光者一也江南西道觀察使楊憑奏以支郡軍數超賦不克請征者地之墓且修我荼之法陛下以為天災流行有時而息人怨滯結聒聽深銀無日新之美忍復已除之弊特令寬奏姑務流遍有司知晝一之古賦負有昭蘇之望此又群臣不可望清光者二也臣嘗使推官殿中侍御史崔太素奉使淮南臣以其名秩甚卑滯決務重徵令郡縣整訓從捷頻示等

臧請賜章服陛下以為職任伊始勤劾未成必有可觀乃申後命以再陳所切方可其奏維事從權與且符濬物之宜而賞不僭行已見永圖之吉此又群臣不可望清光者三也臣對揚之日親奉德音知臣使司支計闕少必擬昭明儉德根起素風率身為天下之先節用自宮中而始又下光臨大寶屢歲將周貢賦之賜與無關恩幸之霑濡始終至于暗軍供國行賞報功則必賜毛府庫囊土金王遂使夏州諸將恨效淺而恩深劒外三軍知生輕而義重此又群臣不可望清光者五也夫唐廣威烈文武餘風真不傳諸聲詩布在方册且匹夫匹婦片善必書飛羽沉鱗一祥皆紀況陛下動關教化言在政刑理參至道之精躬行盛德之事而冲虛謙損勢而未養將何以光揚藝祖昭示後昆伏請宣付史官永為代法臣幸蒙恩遇獲奉昌期言必親聞事皆目覩分深骨髓義激血誠輕瀆宸嚴罪當萬死

越

代國子陸博士進集註春秋表

臣聞惟春作聖觀乎人文達則化成窮則垂訓先師所以祖述堯舜志在春秋懸象魏百王撥亂三季正大冤之本清至公之源通群古以試貞天下於一動無不順適德之宗

機斷無不滯帝王之利器而承水旱壞生知蓋寡三傳得夫索隱未周群儒異同致遠皆泥沒微言於滋蔓亡要旨於多岐與室不開漫逾千祀天其或者將有俟焉伏惟陛下德合乾坤明並日月氣和物成遠至邇安欲以人情為田講學而耕鎮定皇極揮光時雍道之將行實在今日臣不揣蒙陋斐然有志思窺聖與仰奉文明以故潤州再陽縣主簿臣陸助為嚴師以故洋州刺史臣趙匡為益友考左傳之疎密辨公穀之善否務去異端用明本意助武未盡政謀當仁匡有可行亦刈其楚輒集注春秋經文勒成十卷上下千載研覈三紀玄首雖白闇河已清微臣何幸與道相遇竊以德之匪隆骨由無應道苟訢合古今相知

然則堯舜之心非宣尼不見宣尼之志非陛下不行庶因儀風之辰永洗腹藏之恨且臣官忝國學恩非出位道為家實罪實欺天謹昧死冩前件書詣東上閤門奉進伏候

聖旨

代舜賈二相賀遷二祖表

臣伏見今月十四日制命以尊親之義度附懿祖獻祖於德明興聖廟室正太祖元皇帝東向之尊者十五日奉遷事畢十六日祫饗禮成日月貞曜乾坤定紀稱情靡咸合敬有歸百神得愛職之方萬國知來祭之本中謝臣聞國有事莫大於嚴祀祀有經莫崇於尊祖憂殷得之以繁社周漢用之而休明愛自魏晉迄於隋氏或以祚短而不及

桃正武以時難而未遑討論綵絵典謝綿曠載祀竟虛盛美允屬昌期陛下道冠前王慶鍾累聖奉無競之烈克廣洪休稽有赫之靈恩正大典精試感念旰食疇咨內斷聖明俯裁群議奉祖宗於帝尊之地定昭穆於武序之宜清廟肅雍玄空保祐奔走夷翫鼓舞生靈煥乎親一代之光盛矣掲千年之統臣等自鍾幷薄坐曼衰癃不獲躬執籩豆稱慶闕庭誠仰聖敬感深孝理形留神往倍百恒情

謝拾遺表 貞元十九年

伏奉制命授臣左拾遺又中使毛進朝至宅奉宣進止賜臣本官告身者澤濡窮鱗雷起幽繫塵忝近侍冠鉄常倫乘憂勤特記微臣之命服衣分內府錫及近藩未申汗馬之勞遠冒鴻鵠之刺在筒增感撫躬若驚頃越兢慙罔知

上自致為榮附下苟進為恥臣所以既孤之後義不依人貴洛中薄田歸臥下之舊宅退藏其跡私誓于心不趨刺於權門不求名於衆口星霜荏苒節候推遷感時自結明主愚誠神感人欲天從果蒙陛下自記姓名擢憐孤直振零丁於絕望枝晚昧於無階獨斷皇明起寘清列俯降中貴內賜官告特建恒例光寵既臣俾其不出戸庭坐生羽翼萬乘知己一鳴驚人公朝得盡節之方私室無謝恩之處顧惟凡瞶昭此殊尤纏激血誠銘鏤膚骨採掇恩重泥塗感深畢性命以為期裂肝膽而何述唯當竭誠陳力效節明忠使毋心有孚白首無黙黙後敢望植蘗捧日一讓天顏則盡門之厄粉如歸百生之至幸斯畢無

任感恩榮耀之至

卻荅

聊克修學藝信粟溫良是用命官列于近署 惟朝典頒有秉章所謝知

謝賜服表

今月二十一日高品薛盈珍至賜翔府奉宣進旨賜臣緋衣魚袋幷紫紫衣一副者發揚宸念照灼恩光膺奉自天戴踴無地中謝臣孤陋無取過蒙奬録聖慈周洽天造曲成恩重出疆俾踏盡飾九重清秘不忘絶域之草車萬乘憂勤特記微臣之命服衣分內府錫及近藩未申汗馬之勞遠冒鴻鵠之刺在筒增感撫躬若驚頃越兢慙罔知

倣揩

代孔侍郎蕃中賀順宗登極表

六月十四日入蕃告哀使左金吾衛軍兼御史中丞田景度至吐蕃列館伏承皇帝陛下以正月二十六日明德奉天纂臨宸極重光昇曜百化維新澤被幽遐慶覃動植中智臣闕和氣既蒸幻翦必達時雨將降柱嶷猶知臣從車閑留絶域天臨日照而別處蟲陰雷動幽陰而元為蠆晴伏願陛下義敦柔遠體及窮荒始覆度奉德音仰沾聖澤具寮就列無階踊躍之初庶物欣靈獨在飛沉之後幷薄鐘命馳站自躬疲心摩顏罔知倣揩今月七日自到館迴至河州大夏川即以十二日進發星言夕惕莫敢遑寧

瞻望闕庭載深感躍無任喜抃屏營之至

代文武百寮上尊號第三表

臣等自管窺天以凡換聖度奉徽號整陳至誠而再降謙光未回宸聽懇勵罔據彷徨失圖中謝臣聞強名曰道莫體混元之功推大于天豈執大成之德徒以物觀德視人津涯俾其會歸有所則衆伏惟皇帝陛下克廣慕圖紹休聖緒順考古訓茂宣重光亭毒以佐天和震曜以除人害性與道合身為化先神行六幽威動九服求珠赤水觀砂崑涯俾其會歸有所則衆伏惟皇帝陛下克廣慕圖紹休聖緒順考古訓茂宣重光亭毒以佐天和震曜以除人害性與道合身為化先神行六幽威動九服求珠赤水觀砂用于與方捨玉召山告成功而有日豈可過捐盛德不與鴻休弃臣子瀝血之誠阻華衷傾首之望當仁必受乃曰至公與物無私寧嫌在己安畢者地山岳之峻豈慚好謙

若天日月之光何藻道斉傳繼禮從宜稱邦家之舊典不可以廢天人之合慮不可以違臣等黽服官常親承至化一捷肝胆三清宸嚴頻越為期倘伏以俟實望陛下隨時立教以啟從人進神于不宰之鄉屈已于有名之域則色大寶發揮皇猷古今一時天下幸甚

代文武百寮謝宣示元和觀象曆表

臣等言伏見今月十三日宰臣奉宣聖旨以肇建元和惟新實曆極其幽賾顯冠以纂文垂示具察慶昭萬國中謝臣聞清濁既判象數相生一元起於帝圖三妃成於人道形器之表推步而得恍惚之際錙銖不差有開必先聖作物觀伏惟皇帝陛下誕膺睿哲纂述丕基

法敦閑元氣節宣群生役五行于文字貫七曜於珠璧仰觀俯察允協於神休東作西成永貞於農候感動夷夏歌舞飛沉天子之大政行焉聖人之能事畢矣臣等幸備朝序親奉昌期竊見天心啟建日用無任踴躍之至

代文武百寮賀改浙西租賦

臣聞等言伏見今月十五日制命以天下經賦首於東南浙右諸州荐罹災歎全以通儲大救湛恩人謠勃興朝聽震動中旨注閩三王已降綸曠千祀為邦之政盡在於理之主甚衆莫不知傳戒獨豐語稱與足至於愛人節用之際約躬紓國之時則必情隨事遷以救欲忘道故曰人歸克聚行之惟難伏惟皇帝陛下溥發書圖紹休聖緒躬將蒸

儉子育困窮皇明燭幽惠訓不倦撫聽萬國曾未再周深求疾苦之源屢下蠲除之詔載戒祀之經貴成乘輿之服御維邦計之有景入憂于未憂雖生人之所樂輸損之又損風行號令日貢精誠明神聽其德音和氣生於文字將舟車所及咸升至理之期豈江湖下吏獨被曲成之澤臣等尸素有日獻納無聞尚學聖心矜恤人隱甘同允品不敢望於清光竊與疲甿共謝生於玄造無任感抃之至

代文武百僚謝許遊宴表

臣某等言今月二十三日宰臣奉宣進止如聞百寮士庶等親友追遊公私宴集及晝日出城餞送每慮奏報自今已後各暢所懷者志存必信義切同休令行如春神應若

謹案玉燭寶典

譬寒木暉凋嚴風變和推已感於人心發生先於天意臣
其中謝臣聞與人同其樂者不必盡致於韶憂之慶在夫
不奪其歡而已與物致其誠者不必日効於冊書之信在
天不察其細而已況乎緝紳之樂名教聚旨以翻臣子之
事君父遊必有方豈足輕聳物情遠歷天聽伏惟皇帝陛
下光纂十聖威臨萬國神武功就人文化成寫溥無涯豐
歲將宴樂奏穆清感深乎共樂之適駕言遊幸恩所以通
人之方爰詔輔臣式符明命優諭鄉士達於廣人琴筑遊
遊無憚京轂輜軒送遠勿限嚴城禁吏司之苛察盡朝野
之歡泰始覺飛沉之樂宇宙之寬物不自疑人知得所在
宗載考夜飲承湛露之恩求友相鳴時宴奉常雲之慶洪
貸之詔恭承庳音務竭歡心飽恩屬厭醉念溫克戒竹林
之廛誕去金谷之浮華君雖不審於泉魚臣敢有愧於屋
扁承歡且懽居寵彌藩稽首知慚殺身何報無任感恩銘
惕之至

代文武百寮進農書表

臣某等言臣等伏惟故事每年二月一日以農務方興令
百寮具則天太聖皇后所刪定北人本業抃奉遵者中謝
臣聞不愛牲玉祈穀于圜丘可以致誠未足以勸禹躬秉
耒耜田于千畝可以示勸未足以教人必也殷天地之

和順陰陽之理利其器用精厥法式變之而不倦動之而
不勞四海靡而風行百姓遷而其日用弘哉政本實惟農書
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德茂生成道光慈儉捐金而實
穀菲食而粒人考乾典以授時稽禹貢而任土案梁盛而
大事在祀銷劒戟而盡力為農豐年屢薦於郊歌嘉瑞繼
光於閩史而不自滿假惟懷永圖每至獻歲載陽仲春初
吉俯察土膏之候仰觀農正之祥經始歲功導揚生德徵
有司之舊典奉先后之遺文屈居穆清親覽奧妙垂宗朝
而盡更田祖不出戶而遍洽人情見粹草坼土之瑞知寒
耕執耘之苦宸心感念咸叙昭蘇一歎而時雨先飛三復
奉在勤之訓三時不害觀王燭於蠭蠆九扈孔脩賀生靈
於高廩謹繕寫前件書凡二十篇共成三卷謹詣東上閤
門奉表陳獻以聞

代杜司徒謝上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以臣父更重職謬踐中台爰詔有司俾
撰良日授節冊命備禮莊官當千載之休期復三公之故
事俯伏恭命震驚失圖中謝臣聞官以昭德物以表功賞
不借行禮無虛設臣賦非經遠才之將明階緣圖遇叨歷
寄任濡瞻三紀祗事四朝徒竭筋力之勤曾無塵露之効
陛下矜其衰疾許釋煩重而猶委代天之務正論道之司
拜冊彤庭奉謁清廟被之法服導以羽儀會府宿設群官

序送降德音于中書分看醴於御廚事出殊恩動為榮觀
禮成而退身驚日月之光寵極自思心醉雲天之澤素髮
無領華衮在躬喜過生悲感深以泣雖志同犬馬願奉主
於無疆而年在桑榆將報恩而何力無任感抃屏營之至

代杜司徒賀赦表

臣某言伏見今月二日制書改元元和大赦天下新雷雨
之澤重日月之光仁被幽遐慶動植三元經始萬化惟
新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義軒馭宇堯舜為君德
莫盛於好生政莫弘於在宥然而事資體要理極損微百
王所難千載斯遇伏惟皇帝陛下睿聖大實光政博聞常
獻成之元順陽春之氣朝前殿御正門發德音布慈言明

太孝之本獲至忠之後省徭捐稅以清疾苦之源蕩累
瑕以厚廉恥之俗往典之所未舉前代之所未該莫不悉
出宸衷咸歸聖政坐開仁壽之域行見雍熙之期凡在生
靈孰不慶幸況臣陳力歲久受恩最深而滿拜餘年犬馬
多疾不獲奉觴升陛賀詠康衢猶蒙天慕留 聖慈曲至
特降中使備加慰勉褒獎增氣枯朽生光施重丘山感深
骨髓闕門拜章是上報無任喜懼屏營之至

呂和叔文集卷第四

呂和叔文集卷第五

朝散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呂溫 述

表狀

代李侍郎赴西川表

臣某言伏見高崇文奏以九月二十一日官軍入城都府
逆賊劉闢走出見勒兵追捕者臣聞夏震秋落乃觀成物
之功善陣有征古見勝殘之禮氣則殺之所以生之也動
之所以靜之也氣和則歲功早就德盛則廟算先對無遠
鋭而巨寇窮奉不血刃而全蜀底寧奉走夷獠歌舞生靈
騰瑞氣而羅祥風披慶雲而捧白日中賀伏以陛下纂臨
宸極惟新庶政拓跡開元之始作法定制之初而賊闢敢

犯天威首干大紀恃險與逆密党極暴維禍淫助順識天
道之必然而制勝舉全皆聖謀之自出一昨諸軍既集鋒
鏑爭先陛下以為方暑用兵弧矢勞人而欲速寧久傷胃害氣與勤人而欲逮寧
全衆而功遲遲令疑蠭蟻之詐抑貔貅之銳休養磨礪以
須秋期由是感恩而思奮者萬心如一又高崇文疾患太
甚繼傷小過陛下推甲戌之義弘覆盡之慈寇逆是誅吾
人何罪遂令逐北者生致為上脅從者養則免之且喻鴻
私仍加慰恤是能澤而回化者十室而九加以聖慈曲
被大信有孚當扶續之時賜戰士悉出內府開食楮之路
賞降若曾不踰晨遂使昏逆革心義勇增氣江山自拔雷
雨長驅梟魁假息而逃威士整頓氛而捨杖市不易肆奉

無驚犬人蒙骨肉戶解例懸旌旗導長養之風金鼓動發生之氣旋後知至仁能無著略無方大典用彰神武可慰全蒭形氣之內有罪必誅奉行天地之間無思不服臣謬膺重寄親奉昌期坐觀氣祲之清日覩蘇紀之載手舞足踏倍萬恒情

代李侍郎謝內庫錢充軍資表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面奉進旨其南郊實設錢恐屢支計闕少以內庫錢充者臣聞王者以四海爲家君道惟百姓與足豈天平施而無別如地生財而不私薄奉已而後奉公重從人而輕從欲知別孔易行之惟艱曠代莫聞今日新遇伏惟皇帝陛下提膺駿命富有亏邦而能實玄元慈儉之宗奉列聖重勤之緒臣謬恩爲貢竊見堯心非我祀之用無急宣非執物之輕無別獻土木之功遂開於屢息恩幸之賜殆趨於露濃圖已行路謳吟措紳於歡者久矣伏以郊禋有日慶澤旬天楚師思挾壙之恩漢將望解衣之惠國存舊典事有恒規在臣職司敢不供集陛下情江淮南畧旱歎念屢蠲新罹大兵雖經費有餘而聖慮猶軫昨因伏奏親奉德音悉擬發內府金錢御服增絲約躬節用舒國睠軍允叶師和度恭祀事必知感神人之德未酌獻而幽通動天地之誠先燎烟而上達百祥所降萬福攸宜信可以光洽寰區奠捲圖籍家知自遂戶識至公風人寢籊軸之詩煎茆藤富庶之域微臣何幸雍覩升平至

德難名載深感躍無任喜抃激切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代

臣某言臣聞周陳洪範王者之首政惟農嘗作春秋國家之大事在祀農憂旱之爲虐祀戒雨之失容亦由聖感節宣孰云冥數前定臣伏見比者冬陽愆候宿麥未滋陛下戚膳撤懸晨興夕惕加以郊禋日近輦路飛塵竊慮增軫聖情微昏羽衛帝誠神鷹人欲天從果得風雨叶期陰明若幷每至乘輿就次卿帥軍居然後助潛掃於前驅劭露澗於清道及夫廟庭金奏則撗簴昭回壇墠烟外則蠟蕝不動從容成禮鼓吹還宮御金陽之門苑作解之令歡呼爽憂殤躍生靈三代之備物克終百王之能事斯畢神休坐降瑞氣潛興玉鸞僊輕其行音素雪已飛於前殿盈天表慶成花劭奇洽萬國之歡心敢干載之昌運若非孝誠無別獻土木之功遂開於屢息恩幸之賜殆趨於露濃圖已行路謳吟措紳於歡者久矣接而幽報隨彰景未移而明徵還至上帝受福獻歲告豐天地迴動於精誠陰陽變化於寤念始悟竹宮望拜徒神無用之光交門作歌乃爲語怪之事臣謬膺重任獲待凝祠嘉候殊祥愜心在因覃恩既深於庶類同休豈止於怕情手之足之罔知攸措無任感躍屏營之至

代賀生擒李錡表

臣某言臣得某官某乙狀報伏承今月十三日夜漸西將士張子良等相率數順生擒李錡者天討有罪國無稽誅

更憂同徹飛沉咸躍 謝往聞養氣方慕伏陰不能藏其源必疑戰發虎以彰正陽之功至化方融大姦無隱其慝必凌犯誅夷以耀聖人之武泠不盡消生德不遂姦不盡發聖功不成蓋自然之明徵而必至之相理伏惟皇帝陛下光膺駿命恢纂鴻休仁育群生義征不憚無與讓而誕伸文德不得已而有此武功日者周歲之間大刑再舉朔陲叛將獻首於九廟之庭益部兇渠伏鋒於萬人之目被髮左衽且猶知懼雲形含氣孰不革心賊錡身嬈人倫家承宗籍三朝任遇五葉輝光而獨藏禍謀容聚姦黨枭琳之牙旗尚在忽已發狂戮闕之刃血未乾敢茲拒命陛下重難或事深懲違人先示招諭後加討伐古伯嚴兵有司詞食經略緬下形勢已張果得義勇叶心思神假手大旆迴指長戟合圍兵火之氣天連金鼓之聲海震嗚不終夜遂擒元兇巷有居人市無改肆滔天之逆踰月而平去歲西征則善陣不戰今茲東伐則善師不陣有以見蒼略天縱神武日新聖道文而授刃皆虛德澤深而用力猶寡從比戡定寓內盡俗變風移百蠻咸帶之鄉五兵為末務之器導天同軌比屋可封古今一時堯舜何遠臣琴膺重寄特賀殊恩再建河海之清三葉休數於之誠倍萬恒品無任手舞足蹈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代武相公謝檐旗甲鞍馬表

臣某言今日中使某乙至宣聖音賜臣檐旗甲器鞍馬錦綵等禮殊其數物備其容肅以將威燮以昭寵雲澤濡體天光照門扞騶失圖競惶罔攜臣某誠荷誠感捐首烱首臣才不可取進不因人陛下憐其小心知其盡節特紆寀聰而郎委台司匡補之益無聞將明之効靡著方俟殿謹忽蒙殊恩寄重西南任兼中外封圻大郡秩正黃樞登壇於六符之增被袞為三軍之帥古今盛典盡在茲日人臣竊寵舉集微躬竟臣屢屑屢所克蜀荷非臣頑越所能上報重錦名馬玄甲朱旗王事靡盬僕有行色天潮即又忽當遠離感戀彷徨拜受涕咽折衝分閫魏非式遏之才榮耀自天猥辱專政之賜無任感恩激切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代武相公謝借飛龍馬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借飛龍馬若干匹至京兆府界首臣潘慶台司將明無効自忝方任恩禮特加奚論綢繆寵錫輝映寒衣病藥悉出聖慈匹馬一人咸經御選遠覽圖史近徵耳目如臣蒙幸未見其倫實有何功敢當斯遇晝節竭誠在臣子之本分殺身致命報君親之常道竟將何力上答殊私望保毋誠以致灰粉王程靡虞天聽言旋仰服卑之有期恨違顏之方始精魂自越顧步莫留擢奇之姿向雲闕以獨去惓款之懇與星彩而共馳瞻望天庭罔知所措無任感戴彷徨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代張侍郎起居表

臣某言孟秋尚熱伏惟聖躬萬福臣以去月二十一日到薄安山見著胡尚綺里徐等回令孟珍等却迴奏事令臣取今月發赴御帳者伏惟聖澤柔遠皇明　蕃情大歡酋帥知感虔奉朝旨實禮使臣迎勞肅恭錯餘豐潔益明彌化殫表華心臣恭備單車不勝慶忭程方始絕域來窮白日在天瞻仰如近青蒲之地伏

伏惟聖慈俯垂照察臣無任感恩瞻越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道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臣去十月十七日蒙恩授使持節道州諸軍事守道州刺史奉命星馳不敢遑息以今月七日到州上訖祇竚自天戴盼無地臣某誠竭誠感頓首頓首臣譯以屏營之至謹奉

舉退俗惟當勤宣皇化度奉奏章苦節勵精少酬萬一作化

一臣無任受恩感戴之至謹奉表陳謝以聞

賀冊皇太子表

臣某言伏見十月十二日勅伏承皇太子以四月二十一日冊命舉光紹前典惟懷永圖神人允諧動植咸賴臣某誠歡誠抃頓首頓首臣聞黃眙謀帝王之大孝立嫡王器禮易之明訓伏惟皇帝陛下克明駿一作德恢纂鴻休式功有成文理既定紹後弘三王之教論建　國之元良凡在生靈孰不慶幸臣守官荒服稱賀無階竊抃嵩隅倍萬恒品無任感悅屏營之至謹奉表陳賀以聞

衡州刺史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五十一日恩制授臣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

衡州刺史散官勳賜如故謹以七月十五日到本州上訖
恭承寵命猶覆庸虛感荷失圖戴踴無地臣某誠感誠懼
頓首頓首臣聞三載陟明虞書盛典六條舉最漢制宏規
必在上允帝命俯詢師錫臣澤領郡務素無吏能度守國
章布宣皇化遵事一作風夜再撰奏陛下憂勤以
恤遠人周瘼雖檢身嚴下不敢懼於神明而卑俗移民竟
未彰於績用將何以特膺廉異簡在宸心當愴悴之季求
厚良之盛選者躬增惕頊首知慚謹當紮揚精誠策勵
朽鈍庶立日新之効少酬天覆之恩實望聖慈照臣肝膽
臣無任感戴屏營之至謹差某官某乙奉表陳謝以聞

代鄭南海謝上表

臣某言臣自違離闕庭晨夜奔涉祇承寵命不敢稽留謹
以某月某日到所部上訖奉宣聖旨親諭遠人酬恩之効
未期聖主之識已積臣某誠感誠懼頓首頓首臣本章句
諸生器用無取徒以小心畏敬謬為先聖所知趨奉禁闥
浸踰星紀屬內外危疑之際是非剖判之初實以鄙直自
持中立無倚天高聽近愚款難申神明鑒明昌運斯屬逢
掌陛下擢於侍從超冠等倫用其憂國之寸心畫以代天
之重務俯慚三命炎涼五周叅事秦取抃之懷假寐成宵
衣之志徒耗神用莫能將明箴盈滿而方賜駑駘駑馬折足
而未忘警寢竟以陳乞遂其優容無綺季夏黃之德而獲
當調護血書融賢復之勞而獲奉朝請以此浸齒猶為罪

獨深思所以稱慶南山獻心北極遂剖膏肉之愛俾歸米
寂之門結蓮稱於金仙奉勝因於寶壽冒昧上請精誠匪
他陛下以聖筆初行渙汗無及悔旨墜至之分事與恩違
念旨慈譬之忠貸於法外特降中使俯加慰諭臣忝居端
右之地首予畫一之文誠雖奉主義垂率下合當嚴趨忽
被踰私寢驚失圖慈踰罔措荷降鑒之明原情斬在衰曲
全之澤爲感則深輕瀆宸嚴伏增殞越謹奏

代鄭相公謝賜戰狀

門戰十二等右今日中使某乙至旨私掌奉宣聖旨賜臣
前件戰者臣伏以國朝之制名器尤謹更考三十始获銀
青戰數十二乃號柱國位過聽委過首於鄧像叨據握衡重
論於一紀陛下以勳爵過隆資具美方錫珠榮於是有命服

以朝加戴于元將勸勞而青實亦馭青而崇名上無浪恩
下不虛受臣述非寄致擢自諸生先皇以庶謹賜知客勿
論於一紀陛下以勳爵過隆聽委過首於鄧像叨據握衡重
稽星歲雷霆用武魯無大馬之勞日月垂文豈有蒙燭之
助徒以侍祠清廟拜壽鴻名累遷慶賴雖微敷秩禮異其
數物盛其容新其聞聞賜之榮載銘門無雀乍相貿於朱
極武庫龍紱忽追飛於陋巷焜耀當代寵重自天聚族知
懸程身遲報無任荷懼屏營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

代鄭相公請刪定施行六典開元禮狀

右臣聞化人成俗莫大於禮樂垂統建中必資於制度然
而忠敬有弊質文異數群儒之得失鋒起歷代之沿革絲

嚴伏增頊越謹狀

故博陵崔公行狀

曾祖諱承福皇朝太中大夫廣越二府都督祖諱先意皇朝朝議大夫鄭州刺史父諱嶷皇朝朝議大夫鄭州刺史公理立為人極敬終端本植所以贍左散騎常侍狀斧藻天理而彌光大君子之行也以法考行直而無黨賢有司之職也且記獻狀則唯所知公清莊而和博厚而敏岐嶷而夙茂毓非老成性約情充靜專動直出入孝悌周旋忠信始以經明上第調佐夏陽次以詞麗甲科超尉王屋事迫於官而奉言迫於事而揚歌載智而家滯來求不近名而聲華見逼故相左僕射張公時尹洛京首得才實泊鎮荊蜀致於幕庭再兼理官專領記室建筆良畫二邦有聞旋遷內艱毀瘠僅立善居得禮族黨稱之免喪之歲天子南狩大尉西平王大會兵車將圖匡復公首膺辟任潭發義心參未成聲寵及於路感激而將星芒怒讒謀而兵禍廓清翠華旋還優典斯及拜殿中侍御史時有寵臣為京兆着政以暴聞吏有寃獄公表陳枉直仗閤待旦言忠主悟事寢風生以繩違稱職轉侍御史以求舉慎選為華原令大兵之後單歲為虐公勞徠不倦勉強以宜復流庸於澗塹土為多稼俄改歙州刺史地雖畝路號為難理下車而簡其約束暮月而明其信譬照復破散豁聚剪鋤山

蒙記去害群之軒遂爭捷險之俗徵拜長安縣令威羣先路不肅而理銛刃餘地所投皆虛擢同州刺史國歉於豐壅賑為羅疏里倉者三百所而山年備爽成以暴發諭之速訖成薄葬者九百家而奮俗懲矣都人有蒙奉鄉懷陰待建夫朋構汾猰累政所憲公斷以尋莽破其巢窟人樂其教而法制行焉郡城自樂冠之餘復視也朝議陟明達於陝矣憂何仰公悅使極貢大興版築下不知役而扁圍立為其餘則去思有碑詳在纂述可覆視也朝議陟明達於陝服封介晉鼓寄分函洛而戒備兵庫虛開公乃鳩工以利器脫實以練卒金革中鹿義勇知方既而有淮西之役命具漂舟而可觀矣河出城下造舟為梁經始匪工敗決相繼公乃沉石而壅固中江者輒而三分巨渠水與意會勢若天成既而有奔濤之洽智勝功顯終始而無害矣其餘則三降璽書就加爵秩是明徵也移疾入覲貳職冬官歸義不過圖書留府盈乎囊橐公約私於是乎在至既陳乞以尚書致政室不交要路之賓口不言當代之事就養婁順談者多之公目辭中至於撤樂恩不踰矩動不越思以忠貞為仕模以勤儉為家訓身居侯邸清節如初男降王姬素風愈勵矜寡孤獨聚室人各忘其亡布褐分庭士不知其貴體溫柔而事至能斷性坦易而物莫能窺當官不務於名聲所去必遺其功利既踰書華之期請舉易名之典謹狀

元和三年四月日故銀青光祿大夫守工部尚書致仕贈
陝州大都督博陵崔公外生隴朝議郎前司封員外郎上騎
都尉賜緋魚袋呂温謹上

呂和叔文集卷第五

呂和叔文集卷第六

朝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呂温撰

誌銘

三受降城碑銘 并序

夏后氏遏洪水驅龍蛇能禦大菑以活黔首周文王城崇
方壁撿祝能捍大患以安中區若非高岸峻防重門擊柝
雖有盛德曷親成功然則持牆設險而弛張萬象昊穹之妙
用抵勝勢以捄弊八極王者之宏圖道雖無外權則有備
變化消息存乎其人三受降城皇唐之勝勢者也昔秦不
量力北築長城右抵臨洮左駐碣石生人盡去不足乘隴
而漢之後嬗為虜丘退居河湟歷代莫進矯亡秦之弊則
可矣盡中國之利則未然唐興因循未暇經畧有排雲祠
者在河之北地形雄坦控抵梁益伏其下以窺域中禱
神觀兵然後入毡甲不及擐突如其來踪一躍而吞舟虎
數步而搏肉塞草落而邊塵懼河氷堅而羽檄走矣自受
命至于中興國無軍歲景龍二年烖燄殘漬郡壘惊掃
境西戎漢南空虛朔方大總管韓國公張仁愿雖機而謀
請築三城奪據其地跨大河以北鬻胡馬之南牧中宗
詔許橫議不撓時春林曙地坼雁來之於是留及瓜之戍斬
六旬雷動三城岳立以捧雲祠為中城東西相去各四百
里過朝那而北關斥候逶迤望幾二千所擒獲億計戚兵萬
人分形以據同力而守東極于海西窮於天納陰山於寸

解拳大漢於一掌鷙鷹飛而捷烽火耀孤雁起而刁斗鳴涉河而南門用晏關韓公猶以為未也方將建大莊提會鼓馳神筆判虎旅看花頭明滅與太白遊退小刑書琛書受旅角定保塞一隅之安大則倒狼居竭輸海空苦塞萬里之野大暑方運元戎不集天其未使我唐無北顧之憂乎厥後賢愚迭任工拙異勢則者賢武柔者敢律城隳險固寇得凌駭或驅馬飲河而去或控弦劇壘而趨吾知韓公不瞑目於地下爰今天子誕敷文德茂育群生戢兵和親七狄右衽然而軍志有定降如歸大易有安不忘危崇墉言言其可陁拆亦宜鎮以元老校之騶勝劇述舊職而恢遺切外勤撫域內謹經略使其來不敢仰視去不敢反顧永肇狂氣無生禍心聳威馴恩舍息荒外安固萬代術何加焉敢勒銘城隅庶復隍而光烈不昧銘曰

韓侯受命志在朔易北方之強制以全蒙亘漠橫塞揭竿雄望如三關龍躍出大澤並谷襟帶各開風雷倚視陰山仰看昭回一夫登陴萬里洞開日晏私畫織塵不來時雖韓侯方運神妙觀釁則動乃誅乃平廓予窮荒畫日所照天平未贊不策清廟載聖耀德罷兵北門優而柔之用息元元曷若完守推亡固存于襄于爽永裕後昆

故太子少保贈尚書左僕射京兆韋府君神道碑

山之大者歷峯巒含氣象積高無倪而不見其陰孕粹有物而不知其神此其所以為大也德之全者貶圭方駟皎

當官之論厲東南歲歉俾父老假貸於富室俟秋成償之後中原擇未肇越而衣冠異地之清貞結以忠恕圖始慮終務盡勤分一法以去其侵臨之清貞結以忠恕圖始慮終務盡勤分一法以去其侵

洪多方以備其災意以遵道而使蹟究名實以興道而取職入先期聲聞天朝考績之最轉蘇州刺史二境之間百里而近靈源自出珠沫共清膏澤所霑異壤同渥下車募月報政如初加秩賜金惜留累歲無何彭沛喪師兵驚地偏安危所繫朝謀群之乃以公檢校秘書監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充徐泗節度行軍司馬重其威望將委旄鉞而未命捏伯徐方之舊飢同不見費生寔室之微遽至擢吏部侍郎倫品既明通簡節適勢有操湯之無我以靜濯

衆有啟冀之喧我以心應馴致其美闔眾日彰不求無失職之人人自以為不失職矣轍拜京兆尹德刑交修覓猛相濟雖設鈎距物無遁情匪曜鋒鋩機無滯斷浩穰之理不肅而成不求無不獲之吏吏自以為不能敢長傾攻太子賓客辭劇就閑圖南之勢一息還德求舊居東之命惟重慕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東都留守東都畿汝州都防禦使旬益超坐陵兵步諸侯蒞盟淮而北軍國異容分陝以東古今殊寄公講信修睦外張保釐之政完備訓我內寓折衝之令予戴不露德耀萬然退通頒首以承風強暴革心而知懼今上嗣統就加檢校吏部尚書方入諧

敘屬此贊大化不幸嬰疾表求退歸優詔除太子少保莫其休復將有復命神祇竟昧藥禱無降以元和元年三月十二日薨於東都履信里之私第享年六十有四寵贈尚書左僕射精車西歸制使聘乎太常禮也公孝悌天一作鍾美政聞克襄厥榮早落著兆叶期即以是年五月二十一日合葬於萬年縣高平鄉少陵原禮也公孝悌天至行有餘力仁義性德蓮俊服膺不倦表以近名恒緻心而中矩清廉簡淡而應物不修通曠爽易而及門無雜不尚意氣而無諧篤志不好臧否而鑒識超倫與故相國蔡江西映穆宣州贊賛弟侍御史員為文章道義之友可以視其所親矣今吏部郎中扶風竇群杭遂毗陵退身進道

公三掾郡摘之上一根天蜂之下不數歲間蔚為重器可以視其所舉矣分正東郡關府辟主則有今右司郎中緻煌陞平仲倉部員外郎安定皇甫鎛禮部員外郎清河張實北京兆尹韋副隴西李景儉中山衛中行平陽路隨皆群彥之秀出一時之高還可以觀其所任矣加以志尚出遠冥搜好古所居學必有松石之致退公暇日常以圖籍自娛一字惟心金玉不顧片言同趣布褐無間疊茵若見道之所存陶然不知歲之云晏於戚黨名從事四十餘年朋友罕聞得喪之言家人莫見喜慍之色恒懷以處推分而行無恩於人人亦不營無積於物物亦不積履信順以優游保福祿而終始其名教之大雅者歟有九子長

曰元貞前常州義興縣尉次曰轅卿
貢進士能修詞立誠克家敦美茂揚風訓休有令聞其次
某某等皆殊資異操識鑒於黃卷慶善之餘也以某獲窺墻
仍見託筆述究賢人之業信而無媿申孝子之志直而不
文其詞曰利建于商介圭作寶爰立於漢綸衣致造克昌
厥流垂世載考亞尹擅名郎中懷道莫璣責仕莫享雖老
雄雲備休以啟少保王顓少保其德惟一有悼退姿勝哉
靈棲顯仁山立藏周淵沉照如冬陽鶴若春陰白圭三復
克保明心黃鐘九變莫匪和音靜專動直詎違桑度宜踐
公輔以福王國俾路鉤轅中天墜冀少陵古原拱樹寒色
寒壞可弊惟名不夫金石爰之以慰罔極

劉公神道碑銘 并敘

南嶽大師遠公塔銘記 并敘

原夫法起於無色生於妄求離於色者求得皆空拘念於
無者斯為有著是以至人心無所念念無所求利來勿而
誰安本不然而何威然而利報雖植頓詣罕聞不有舟與
孰弘齊度遑因歷級莫登堂舍必在極力以持其善心惠
念以奉其淨想不以身率孰為教先誰其弘之則南嶽大
師其人也師諱承遠漢州綿竹縣謝氏之子稽修妙性宿
起冥因乘報現身應期弘道自天種美因地稟靈七尺全
軀城哉與聰敬之狀凡漏懸解江漢資清淨之源殊相風
成隱照潛發莆志學始遊鄉校驚禮樂之陷阱覺詩書之

桎梏忽不樂末知所逃誠有信士以尊勝真言贊疑於
學怡然肇聽宛若前聞識其心冥神動意往遠津決蔑願
行狗曲緣初事蜀郡慶禪師禪師學於資州詵公詵公得
於東山弘忍堅林不言秘鍵相傳師乃委贊僮役服勤星
歲晉覲真吉密悟真乘乾壯遊古公疾東下開元二十三
年至荊州王泉寺謁蘭若真和尚荊璽所奉龍象斯存歷
劫方契其幽求一言懸會於虛受受從判昆始備錫昂
狀古貌森映喬松真公剃指衡山俾分法派越洞庭浮滬
湘息于天柱之陽從通相先師受聲聞具戒三乘之經教
四分之紀律八正之倫晏六度之根源莫不更贊神機遠
來付屬吾徒用弘拯救超然獨善豈曰能仁俾係與量受
歸心衡聞京師有慈敏三藏出在廣州乃不遠重阻屋言
經而備念俾三昧樹功慈劫以濟群生由是頓息諸緣專
歸一念天寶初歲還於舊山山之西南別立精舍號彌陀
臺焉草編茅僅蔽煙像居靡容席待空無斗儲一食不過
則節草而過弊納莫充而歲中自若奉持贊嘆苦劇精至
恒於真際靜見大身花座殞於意田寶月懸於眼界永泰
年有高僧法照者越自東吳遊於廬阜尋達公教跡結西
方道場入觀積旬至想俾達見彌陀座下有老比丘焉啟
問何人容曰南嶽承遠領吾土勝緣既結真影來現照
公退而驚慕經涉衡岑一枝雲水之塵宛契定中之見因

緣昭晰悲喜流淚遂執摳衣之敬願承入室之稱大師德
因感著道以證光遠近聆風歸依載路於是大建法宇以
從人欲輸與雲起冊刻化成走擅記於十方盡莊嚴於五
會香花交散鐘梵相宣火宅之煙焰皆虛愁海之波瀾自
宛加以寶裝秘閣建幢於臺前玉篆真文揭碑於路左施
隨求之印以廣銷業累造輸轉之藏以大備載典勸念則
徧勝於崖谷勵學則無迷於緇素欲人如身慈惠惠至
皆比類也大師峯栖木下六十餘年苦節真脩老而彌篤
風開戶牖久啟津途法界之尊重莊焉人天之瞻仰如是
常隨處方丈志行平等食不重味寒不兼衣王公之珍服
盈廂叱屐之金錢布地莫不迴脩佛事瞻養孤老春言施
者以是報之期願將及志力無替中鍾會食則必先衆夕
暮慶念居恒達晨其克已鍊心慎終如始守此勤也大曆
末門人法照辭謁五臺北棘有磬承詔入親壇場內祝頌
袖京邑託法雲之遠薩自感初因分慧日之餘光寧忘本
照奏陳師德乞降皇恩由是道場有般舟之號貞元歲某
獲分朝寄廟謁湘中近照德輝備採衆妙況靈嶽直午先
皇本命宜有上士斯焉薩持表求興崇詔允試領臺維舊
號其命維新寺由是有彌陀之額度生二七會供千人中
貴巡者守臣視饌孤園花棒寶字煙開寵降九天暉映三
界師亦建不壞之塔以壽君親勝無遠之功以福邦國梵
王之能事畢矣法門之榮觀備矣貞元十八年孟秋既望

命弟子申明敷戒掃室肅座悟無化威報齡九十有一
僧臘六十有五先是忽告門人曰國土空曠各宜勉力數
月而災火梵寺周歲而吾師解形此蓋賢去山枯龍移水
涸空曠之旨乃明前知法衆崩慟若壞梁木邦人號赴如
失舟航以其年九月七日遷神於寺之南岡即安靈塔教
也前後受法弟子百有餘人而全得戒珠密傳心印者蓋
亦無幾比丘惠詮知明道傾超照等皆與室之秀者以贍
無緣不等功立忘機智全教極見託碑紀務有道於物外真
與愧詞比遺愛於人間誠當墮淚銘曰

應身圓對理則歸空教惟不昧末極本靜行苦神泰雲跡
一成天星六周熱惱就濯景量雲來求攝以尊念聖之力歸
我法有尸誰能不由甘露晨稀香雲夕卷彼岸古齊慈舟
勿遑罐埋如在塔掛勿剪刊勒豐碑永想正服

卓公神道碑銘 幷

呂和叔文集卷第六

呂和叔文集卷第七

朝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騎都尉 賜緋魚袋呂溫

誌銘

鄭夫人墓誌銘 并

大長公主墓誌銘 并

李夫人墓誌銘 并

柳夫人墓誌銘 并

陳先生墓表

有唐貞晦先生廣陵郡棠邑鄉陳君曰敢無字享年七十有二遊不出鄉考終厥命嗚呼至哉良玉雖白不受采醴泉自甘非有和貞色純審毋青無自入也靈味天成翹華無所翥也故先生長而不學大撲不遷乎輪轅至音不諧乎宮商曲直渾成巧匠莫能材也清濁一致伶倫莫能器也故先生老而不仕地厚而發則有聊呂疎而扣則成聲我踐惟實跡不可得而見也我扣惟容聲不可得而聞也故先生沒而不稱若夫為養克孝喪致哀事亡如存朋友救救兄弟怡怡於鄉恂恂無物淵淵天性人道其盡於茲何必讀書然後為學知命曷達怡神為榮樂天忘憂自寵不驚責我以道此非祿乎何必入官然後為仕我有信順自天祐之謂天蓋高亦既知矣謂神蓋幽亦既聞矣何必俗聲然後為名大哉先生行不學之道據不仕之責召不稱之名達人觀焉斯亦拙矣予貞元初寓居是邑言歸京國道出其鄉始見一鄉之人父義子孝長恵幼敬見乎詞氣發乎顏色不聞恣爭之聲不見傲慢之容雍、穆蓋異也周梯之和數曰若蘭所生其草皆香美王所備其山有光北鄉之人豈必盡仁其必有賢者生於是矣達停車累日周訪故老果曰吾里嘗有陳耽孝慈仁信不學不仕鄉人見也皆自欲遷善遠罪亦不知其所以然今也則亡清風猶在予於是悵然痛先生以純德至行沉落光耀官爵或庸之禮士無表墓之文知而不書我執其咎乃拔典按德誌曰貞晦先生罰徵其實建石於路用告將來之有識者云爾貞元五年秋八月東平呂渭述

呂府君權瘞記 缺

呂和叔文集卷第七

呂和叔文集卷第八

朝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騎都尉 賜紫金魚袋呂溫

銘文

傅巖銘 并序

昔殷高宗恭默思道至試動天天將賚之以說為瑞王在於寢隆神夢中審形象求實得於北鄙不待教奏以言明試以功脫刑人之求僅被公袞授受之際君不疑陛不慙大哉遯乎殷之所以興也若非武丁之心周乎天地傅說之德通乎神明何感動訢合如此其易厥後唯文王以兆用太公自漁父而登國師旬旌一麾光定天下抑其鄰歡由茲而還莫不先顯後幽右資左德勒以漢技東乎周行

使特達自致之士無聞焉吁可數也夫以天縣之材而造父御之則必冀輕軒凌高翔電邁一日千里若劉非其人服非其車忘權奇務牽束挫盛氣捐速足使邁乎吳常之蹟則終歲疾驅望駿而不及矣遇與不遇又何疑哉嗚呼見賢非難知之難知之非難用之難用之非難特達難君人者苟以特達為心假無寢宗之夢必自得說不然則雖使咎夔稷契畫入見庶亦葉公之見龍反疑惧矣況氛氳之中乎慌惚之際乎貞元九年予自編徂洛息駕於厚毓之閒仰墟瞰原駐髦其地遠跡雖昧清風若存相前後惟刑餘罪人目流於靡慢耳溺於慆慝氣溢於寵暱情蕩於聲奢於是非僻之心得以入矣滾愚之口得以間矣父子君臣之道所以離矣向使太子師友專嚴左右端

聖哲國誕武丁野生傅說忽夢如悟若帝導我期於巖穴而起爰得其人貌符心冥如舊君臣龍龍在天山出雲感激自致其間無因捨築傅巖版築鵬翔作霖時和眷撫川澄金在吾璞木從吾繩君何言哉遯道中興元凱舉堯微舜曷階阿衡於湯抱鼎俳佪會合之際敬惟艱哉何如憂中天授神明惟賢是登道貴特達匪次易周才其聖遑高宗得說乃在恍惚揭銘揚光萬古不沒

望思臺銘 并序

望思臺者漢武帝思衛太子之所建也事具漢書夫立人之道本乎情性生而知曰性感而動曰情性雖生情情或性是以聖人患其累而為之節制之中而庸之建以大倫紐以至順倫莫極於父子順莫先於慈孝緊而全之者正也慈不得其正則失親救失之術存乎善救昔者三王之教世子也如周公乃為太傅如召公乃為太保如太公乃為太師左右前後周非端士禮以專其目樂以一其耳仁以制其氣義以凝其情故非僻之心無自入也讒慝之口莫能間父子君臣之道所以全也或則不然世子非三代之賢保傅無二南之老左右前後惟刑餘罪人目流於靡慢耳溺於慆慝氣溢於寵暱情蕩於聲奢於是非僻之心得以入矣讒慝之口得以間矣父子君臣之道所以離矣向使太子師友專嚴左右端

肅雖江充之詐取以不義而加之耶向使太子孝德彰聞仁聲茂著雖武帝之感豈遽以大逆而疑之耶向使太子早服師訓少知教義豈忍以一朝之忿棄其親而忘其身耶由是言之其所以陷於此者漸矣始武當時之勢也內忘家嗣武老昭弱京師喋血天下疑動若無霍光受負圖之寄秉不奪之節斥昌邑建明鎮翊洪業則必底懸旌戈起商參之禍蓋臣秉豐行異没之事漢家之厄豈及三七哉此有社稷者之所宜深戒也乙亥歲予竝于湖登蔬荒墓望古太息以為遇夫一物有可以正訓於世者秉筆之士未嘗闕焉乃作銘曰

人倫大經天性是霣雖曰自然亦貴勸導漢興四海為家不能翊保蒿墓蔚而千古之悲悔目空瞰寃魂不歸疑生於微禍積於基兆有明義誡其間之嗣雖邦本本動邦危於呼後王鑒茲在兹

東古周城銘 并序

魯昭公三十二年周景叔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衛彪傒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景弘違天必受其咎異歲周人敦景弘左氏明徵以為世規俾持顛之臣沮其勝氣非所以廣尊王垂大訓也于經其地而作是銘

文武受命肇興西土周公作洛始會風雨居中正本拓疆遷萬斯年三代之後推為聖賢政如指波俗若壞山韶樂備在董風不還於戲道有通變事有同異官帝家王隨

遠猷實被令名宜福而禍何傷於明立臣之本要質定分為仁不卜臨義不問無天無神唯道是信國危必扶國威必振求而不獲乃以死殉與亡治亂在德非運罪之違天不可以訓升堰覽古慨焉遐憤勒銘麵隅以勸大順

成皋銘

注：大野萬邦錯峙惟王守圖設險於此呀谷成整崇麵若壘勢缺赤霄氣吞千里洪河在下太室夸倚嵩壑嶺盤虎伏龍起鎮天中匝拉地西歃副出宏由戶入甘同軌拒昏朗明開亂開治昔在秦亡雷雨晦冥劉項分險扼喉而爭漢飛鏑京羽斬東城德有厚薄此山無情雄唐初興時未大同王於東征烈火順風桑高建號搖建係老奄有天下則平逆者惟艱敢跡成敢勒銘嘆顛

謁韓廟文

唐貞元年一年歲次乙亥十一月一日東平呂某敢盥沐齋潔敬謁於帝彝之神恭惟至仁無方大孝不匱德馨升聞光輝百揆以聖授聖猶言靈試擇人之君良不可易聖功無全相待而宣雷騰四雲起八元火治陶世曜虞轅天垂衣巖廊萬物浩然是稽至理是曰帝者混成雍熙永錫大福乃眷南鄉警悟之野歸乾鴻各什禹天下范、雉邊遠萬斯年三代之後推為聖賢政如指波俗若壞山韶樂備在董風不還於戲道有通變事有同異官帝家王隨

時之義揖讓而禪故非力致所以識者存而不議若輔相之宜裁成之規煥乎文章百代可知九官惟舊七政有叅弘道在人太平無時如何後王曾莫是思甚易甚簡捨而弗為歷山巍然河水東注唐虞日遠楊墨誰拒賸復清廟薄言往訴庶幾精誠必我依據俾羅清源俾飛雲神行之道以致吾君不然歸來息機為群歌竭微志托於神明

華山下蔚王景略文

唐貞元十二年十一月六日河東男子呂某敢訴于符奉丞相王公景略之纂昔馬氏暴興世不及三按根河洛遺特秉南鍔牙竇擊爭逐蜚：天下為血晉綱清披帝命景略被茲文武秉心無親用則為主惟秦悼世求我草莽振衣投畚起作雷雨雨莫不澍雷莫不震吸凉吞燕嘷魏咎晉海蕩風掃天臨敵鎮功存生人是曰大順武功成矣文治定矣屢開太平垂及三紀子也與壽秦其不祀日沉天昏水竭龍死時更運往一作道層清長屹彼壯骨沉為朽壤列氣猶在英風可想雲開華山若見精爽樂殺佐燕功貧其名漢猶求後竇號華成皇如夫子翔運而行鄂定八州澤流群生歷代王者追我聖明盛德未聞荒墳欲平我來于東祝駕醑酒才何敢望數亦未偶終其自牧竊于戶牖靈魄若存死為冥友

代舜常侍蔡婁裏陽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以清酌之奠敢祭于故蒙陽節慶使右僕射瞻司空南陽樊公之靈惟公直方忠厚沉敏肅恰通如川流守若山立精風方運垂天難戢建中宰求策元帝聰昌言石渠高步南宮爰膺使選將命序政信在言前知行試中沖息其用車書以同冤通漢南乃佐戎律偏師靖難全功受鉞兵荒之後政克畫一直繩威每柔懷惠物一合情由道至痛躬維慮望古無媿當言有德出錫永年元聖是叱大猷于宣擊壞鼓履五之後獲同王事相府之舉謀臨荊門再撫峴陽積德逾紀關弧彌彰天不慙遺人之云亡朝野震悼豈惟一方清永之劇公議重以中外綢繆親戚旋觀全才備歸精義交以氣合情由道至痛躬維慮望古無媿當言有德出錫永年元聖是叱大猷于宣擊壞鼓履五之後獲同王事相府之舉謀吾將老焉今則已矣誰其問矣日月將葬哀榮式備禮有執紼官無離次闕寢流動哀

何可既遒申薦典歆此精意嗚呼哀哉尚饗

代宰相祭故蔣相公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等謹以清酌之奠敢祭于尚書蔣公之靈古人所難有即平章事太子賓客贈戶部尚書蔣公之靈古人所難有道有時惟公挺生克叶昌期雲翻雲引喬幹當起出安禮義試衡文章元龜學觀儒與政為表師金鉉趙音王立清議始踐南宮洎參左揆麾橦符竹講禮樂圖籍養鞋幌耀出入揚歷晦而遒明履乃愛益愛登大任光贊廟績揀材斯全昇味以適道始交泰志惟亟躬方盡嘉猷以奉時雍疾罷私室寵寄儲宮日奠勿藥再詣至公如何忽焉降命不融竟孤宸聽誰問蒼穹估早靡見知深契風義就護同樞近備

得純懿詞瑜三阿交代鄭則而敬脩事氣以正合情由道至視孤有懷物宜血嫡龍兆叶吉素車東轅嘅吾追命脫肱殊恩魂留覩關形返哥原凡我寮儕舉觴以言神聽不昧知余所敦尚饗

祭陸給事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酉十月景申朔十日乙巳將仕郎守尚書戶部員外郎賜緋魚袋呂某潔醊奠於故給事中吳郡陸公之靈嗚呼噫嘻道之難行古人所悲有時無人有人無時時可人可則命奪之公初弱道年志俶壯已任致君指掌大平德宗求始嘗明庶技予其倫事嚴有聲嘗欲以至公大當之心天明王之心簡能易知之道

大明主之道難得易失始畢退保武倪從事武樓遲却掃二十年間為郎而老嘗言吾雖已矣道不可已永懷其人見而後死某以弱齡獲謁于公嘗代之見一言而同且曰子非入吾之域子非觀吾之奧觀宜尼之與良時未來吾老子少異日河圖出嚴禹至天子咸臨泰階清問理本其能以生人為重社稷次之之義發吾君聰明濟盛唐於雍熙者子若不死吾有望焉某也不佞謬為大賢其何以克塞所知克當斯言姑用紳而書曠而藏傳於子孫為門戶光既而各淪風波泰吾東居某非出處追屢無餘公乃高翔海郡與道優徐猶念垂訓研覃顧初作君臣得失之圖成春秋不刊之書今年太皇繼天元聖在

寢微公夕拜侍講古訓皇王秘冊造昔一作而進以石投水至誠無朕討論未竟公則抱病重光昇矣公病不起河海晏而航楫自陳禮樂作而龜玉先毀與其時而奪其壽吾未知夫所以嗚呼惜哉某奉使無狀開留兒吏再換寒序言歸未期公古沉瘵忘已之危念我百隔發言遽洏悉所著書付予稚兒曰道之行興而父其歸懼不果待寓心於斯似有明神感公所敦竊荒生還僧及公存綿捐在牀榮堂盡哀舉燭開目握手無言自此及終曹未決辰凡曰識者親遇感辛況予之情豈云他人淚盡一哀痛纏百身禮不忘本下歸江潭躬執薄酹徵平生之志薦申吾氏陸氏感休惟幻魂而有知歆之歟

之嗚呼哀哉尚饗

通州刺百姓鄧勛貴念之靈使君受命牧汝牧汝不能庇護使賦重差等敢作不道酷加殺害是用疾心疢首萬計計橋廣使仁明不侈克惡窮泉寃痛今日方申憲念無及潛然泣下故令矜汝沒慮陳誠之冤魂而有知歆此告辭嗚呼哀哉

祭侯官十七房叔文

維元和五年歲次庚寅九月戊戌朔三日庚子堂姪男朝議郎使持節御州諸軍事守御州刺史上騎都尉賜緋魚

朝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呂溫

頌譜

凌烟閣勳臣頌并序

我二后受成命撫興運棐坤軸撼乾樞鼓元氣而雷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雷收雨霽如再開闢蕩焉與太極同功貞觀十七年太宗以功成理定秉焉而不有之道讓德於祖考推勞于群臣念匡濟於艱難感風雲於疇昔思所以摠之無窮乃詔有司擬其形容圖畫於凌烟閣者二十有四人蓋象乎二十四氣之恢天昭動德也昔者舜以九官一作丘致理周以十亂道正高皇以三傑作漢光武以二十八將中興若夫錯綜動監籠絡今古雄四代而高視者其惟聖唐乎至若唐莒公劉禹公之倫探元符建帝圖首戴神堯舉晉陽而活天下北則太原東心宣猷此則咎陶之賜君焉已任諫若不及豈、左右弼亮之揆溺也魏鄭公以致言也廣永興糾合群儒粵求百代明備王禮克諧帝樂使我大國煥乎其有文章北則奚蕤之制作也長孫趙公舉大義除二凶安宗廟定社稷以振我丕赫無疆之休此則周公之匡救也英衛受天勇知雄武佐聖鼓行海內魔定四方北則太公之鷹揚也房杜玄機朗識並運惟幄神發謀鼓摹成天功北則蕭何之指蹤子房之決勝也尉遲恭程剛敦木納氣鎮三軍力崩大敵疋馬孤劒焉王前驅此

則異漢之擾忠賢復之雄勇也其餘皆模棱持觀鼠
制傳諸古烈罔有慙德皇王之際於斯爲盛其始也文武爲緯智斯作忠斯述其末也大不偏小不遺退者全來者達拉而縱之使自用之推而引之使自盡之不設羅檻以觀違廓之致不煩轡銜以極權奇之變軌一德而衆力展懸大信而群情竭高祖聚之以義太宗用之以道高宗終之以仁傳聖萬代享其功利此非盛歟此非盛歟昔陸機素宦爲晉人而歌功於漢臣作者猶或稱之況乎遊聖代覩國光目睹奎烟而頌聲不作某不揣昧劣有一作一
望然之志輒書所篤各爲讚一章上以見王業之艱難中以明聖賢之相須次以朗前哲之光詣末以貽後人之誡
節佳君集張亮員數誤是也自餘大逆敢設其名用彰天刑使伐勞懷慙者懼春秋之義異姓爲後故以河間元王爲
諸首云

河間王孝恭

太祖構天本由一氣大人創業資我族類堂堂河間仁勇是經通駿有聲爲唐宗英暴情天亡群盜狂戈代用張時惟哲王武有烈光爲爪翼肺腸somewhat綸八方南狙東憂倚垂江南饒使父兄帝天下化家爲邦用壯爾力罷弊其極言不代色不德以遷以默桑葚惟則佐高祖建大勳如周旦興興太宗守大成如漢開平宜君宜王盤石無疆

房梁公玄齡

梁公先覺龍卧待君長蟄流光掃天布新義師雷興公躍其蹄杖策千里來排帝閽披豁、琅公實懿實聰實光實融羽翼冀忠若鷹若鴻大風動地儒服從容靜運智中弛張折衝左右太宗爰屯廓案宸高祖功功告武成謝開大平我心雖勞時靡有爭網羅遺賢推轂群英玉不韞輝蘭無沉馨飛鴻出冥振鷺在庭濟、多士太宗以寧公無事矣腦衆有補惟仲山甫經營四方式郛虎文豹軸至則垂汝闕居台輔朝旦自處亦莫敢余侮高朗令終嗚呼哀

公

杜荊公如晦

穆、荊公奇姿粹靈蘊元和氣爲大國禎秉時能恢唐室大開故人捐捐公疑脱有一字是也直上泰階更爲陰陽造作日月佐明四方賢育萬物王慶是欽如王如金德音惜、萬有千古永稱唐杜如周申甫

魏鄭公徵

堂、魏公崇節大志壽幹直聳摩天自致遭風雲時得覇王器一言委質有死無二拯我則后冬畫其志拿仕孝宣太子沉浮變通龍戰既息皇建其極傳補袞職其繩則直撝、旋、危言正色保太宗德弼違督否日月不蝕熙漢霸雜行周王道人或有言兼德不悦無討德治其度禮興樂崇德洽通豐保合大和昭明有融起四年中復三代風言出化成神哉厥功尹躬佐商有恥于湯公以其心匡扶聖唐高唐宗

臣致唐無疆致唐無疆永式萬邦

長孫趙公無忌

趙國之先發祥朔土乃祖乃父受天之祐有女而聖文德皇后為天下母有子而賢為唐宰輔聖賢同氣千載一觀不顯趙公允武允文克忠克仁實有大勳高祖受命太宗歸尊冀、乾、恪居於藩群孽亂嗣爭寵神器鴻業將墜公揭大義二臣天地人到於今家受其賜帝將傳聖釜有嗣命汝忠汝誠莫與汝京與我聖子守唐太平公相高宗有太宗遺風刑措財豐八荒來同和氣大融妖星襲月禍起中宮公將正之以王帝躬武氏擅位力屈群邪試阻天聽非其尤令闕典籍

唐莒公儉

歲寒陰凝氷雪曀曀有鳥擇木先陽春來誰與莒公王佐之材閭運未開蟄潛龍臺代萬姓請命與天為媒扶龍而興振起雲雷攀與帝圖經始唐基始震一箸勃寐蠢、易失曰時難知惟幾知幾其神莒公元勳

劉渝公政會

河出崑崙來潤中夏連山合沓橫擁其派巨靈勃然手折太華決流東注功並造化粵我聖唐將舉晉陽帝命是行往拯溺于四方亦既戮旆亦既秉鉞殄兇黨路王威尚拒不得發俞公慷慨感義激節用奇制變大事立決雷奮雷擊趙天衢八達則莫我敢遏如巨靈破山河勢始豁赫矣渝

公與神齊烈跡如仙掌炯、不滅

李衛公靖

有隋之末群盜嘯聚帝怒震發五星從太白煥昭參野將有聖人兵定天下金精下射猛發感教李公矯、從此奮跡躍于中原王者則龍壯士不死功公不利於帝啟敕之壯士其書而見壯士公伯唐虞羲皇帝曰汝傑致天之罰手付金鉞俾往式遏不庭剔然如飛發、如火烈、摧拉櫟雪應鼓如截遠若荊巫險若江湖殊若鳥奴莫不率從莫不震恭平書混同氛祲蕩空衛侯之功功則誰何威明惠和策勳駕智長驅仁義曉蕩帝王之將萬古昌膺鐵山嶸嶸鐵山嶸嶸鐵山稽石山

李英公勣

橫流莫極大亂無象英公傑出應運為將興楚、霸與漢王天時人事隨我所向長蛇蜒蠖蠢茲東擾河洛葅、討彖定志來濟同惡號吼連聲如雷如霆莫震莫驚時雖英公謀武太宗斬彖以鉞取蛇于穴群猥珍滅乃定九鼎乃開明堂奉有大邦金甲同光告成于皇

舟皇業用昌帝命英公北伐攘狄雷鼓殷、旄頭斂殄掃雪里山布唐陽春五原革綠不見南牧塞爽未庭天子親征其鋒維英莫拒莫抗是震是蕩破東海浪天下乾和解鞍捉戈袁服委蛇華髮皓、終始三朝無玷可磨

劉夔公弘基

夔公崢嶸金虎之精應時而生與運俱行趙帝元戎震唐

天聲膺目張膽前無全城別建龍節中分虎旅行萬里乘氣一鼓劇揮雷霆飾卷風雨先驅威陽肅定天府既寧唐集大命入陽王庭出撫兵柄薄伐猶狁朔垂不競征徂恚東海如鏡義始忠孝元勳之盛

長孫郢公順德

泰山未明雲勢出崖日觀觀開舒為冊霞昔我大原肇僭潛屯帝出於震繩其盈門郢公炳為寰耀其間功參造物謀協先天執貳前驅揮戈南討錄以勞以舊佐命之元

虞永興公世南

英、永興華德素行以文富國以道佐命天下既平為專儒宗東觀石渠始出古風乘精曜思假遒書圖馳騁百代

出入三古問義堂心聽竟辭語歸來帝側獻可替否帝若永興興鴻頊之倫闡六籍三墳建樂章禮文先師是宗夫聖是崇於廊辟雍辟雍沉、天子所臨武弦武歌講古述今其徒八千縗弁森、旒冕垂旌洋、聲教與遠不泊日月所照啓成文字勢開古始揮藻淹李寔戒群儒成太宗之志英、永興宜曰文敏公謚

尉遲郢公敬德

洗、鄂公百鍊龍鋒沉毅未宣氣衝斗閭佩非其人劫事不果會

剛躍入大川神武獲焉提之上天天地之內指麾無前能厭虎力隱居畋園剛毅木訥安劇必勍武德之屯手援禍

根掃除氛昏捧出白日雅于天門功成名遂高謝戎事列烈猛志化為和氣添地高堂順性保常屢瑞飲露靜養清商商為臣勵事君郭公之志之仁自奉

蕭家公瑀

隋代不君忠賢莫用捆生朝陽有集惟鳳捨彼頹屢翻高新棟路車玄衮關關有宋武德之暮群草內審巍、宋公聲節高峙不吐不茹不來不去屹埋中立為天一柱從容而言社稷還安持試秉忠光輔二君激湍揚清欽人如身道至廣莫我取群境至大不容纖塵雪山倚空氷鑒照人

張郯公公謹

有偉郯公乾、而貞況：而仁寬大宗信臣太宗守落內維未喪國之則安捨之則危帝臨安危哉以哩以疑以著為萌知是箴是答郯公嶷然株屬折蓍抗憤正詞用人事定天意身為元龜不知不識順義之則以定社稷郯公之力公之云亡帝念其勍若痛在身天懷發中寃不避辰君臣之間夏古未聞

屈突蔣公通

五運相推土火掌期隋化為唐忠臣不知猶驅義徒奮拒王師指心誓天摩頸待時人歸有德四海皆叛春日滿川孤氷未泮亡家狗國少寸不亂力屈勢窮排空落翮東南

慟哭血盡繼斷杖忠就擒萬國瞻漢帝曰通通古之烈士
孝于其親誰不欲子俾侯于蔣授以師紀盛恩不死宣力
如彼佐唐扶隋多教之美

高申公士廉

雅嶽降神佐唐生申忠貞自天孝友如春德為邦基行厚
人倫肅雍雅哲者臣慶因歸妹光延天配文德皇后之出也
婚媾之中雲龍潛會建公南海廓我無外諒我勝亂弼文
開泰遙彼庸蜀薦鐘澆季文翁之化若掃於地申公於徂
有教無類父子兄弟望風相慕物興儒雅大復禮義西南
頌聲到今未墜名登元勳理冠群吏全材大器於礫厥勲

設卿公開山

溫、殷公初若懦夫鋼印試吏屢來為儒大風臨雲忽與
之俱遠遠真宰參造化專天地既闢厥功有赫從王冀行
佐帝光宅遠展驥足高悼風翮以永終譽垂于竹帛

秦胡公叔寶

洛汭之役龍戰未決
秦師與王光師於九江
秦公應變臨陣電拔銳
氣盡來我盛復踢成敗反掌存亡奄忽虎來風壯龍轉山
沒遂作心膂爰從討伐崩圖陷陣火迸氷裂會如郭巢城
若鎮突功成國定萬古壯晉

程廣公知節

聽到溟波蘇靚驟跑見危而進當死不讓干城三朝身老
氣壯

陞襄公志玄

襄公庶臣先運而臻謁帝太原許唐與身擁飾駕氣騰風
曜雲稽忠累仁光有厥勳建茇北代細柳習屯風誼霜凝
嚴局遠震天子之使駐車軍門軍屯駐章門外營門以夜不細制使安裵東
嵐北真將軍洗、拒、克壯有聞

許憲公紹

群勳相食血流中原憲公奕葉文武對虎興鄰列境遠城火炎
烟昏蔽其一卵如玉不焚三光忽開萬家皆新誰有天下
平生故人
公與高祖有舊
引忠歸誠勤勞懇惻伸金石之契務為君

臣要、煙、為龍為光元戎啟行大振央、式遏大江奄
征南方恩斯勤斯兩不可忘

皇帝視廢政剛
并序

臣聞光宅天寶茂育群生神而明之必在上聖煦則所同
者道所異者時武以垂拱仰成文以勵精自致及乎俗贍
仁壽理洽時雍弛張之政不至化含元精苞乾剛爰坤順誕膺
之重光集百靈之奧社如天之高如地之容鼓義為雷震
魯仁為風雨斡曠衛而棘七曜聽金鏡而納九圍鄧氣冷
而川澄祥積祥而山秀昔軒轅氏斬蚩尤威火帝功至大
矣若非社稷后之助受玄女之符未能赴此陶唐氏誅四

罪定水災德至厚矣若非大舜之登庸伯禹之盡力未能成也湯以伊尹為相始定經功武以太公為師乃康周道高祖紹復資傳說敬天之言宣王中興賴山甫明之政今陛下大康四海推軼二紀百姓不知其日用群臣無望於清風而乃業遵乎前王功高乎古烈聖作物覩觀知其所未聞應列辟之所未建陛下應夏景大而古食寒星在而求永寸陰不捨於論思子夜撫綏親乎款事除一物之患而品類蘇安伸匹夫之寃而慶徵自息棄取而録用舍垢而宥過小善可紀必援於宿素片言有孚不忘於暮聽至如天時之豐約地利之夷險邦賦之盈虛師律之前暴關關之疾苦稼穡之艱難人風之情偽吏理之得失莫不審歸神算潛納皇明雖陰陽不能以氣數雖鬼神不能以形遁何細而不及何大而不包何秘而不彰何難而不就猶復登壇念在陰之條聞樂思向隅之情御乘輿輕翠單食之餐日慎一日既泰而不自泰既安而不自安兢乎業業予此其所以廣運而有成全功之克舉者也然而感履素之恩者欲天之彌高荷容載之德者欲地之彌厚仰照臨之明者欲日月之彌光徵臣敢淳風歌玉澤親拖行事目覩升平憂勞誠難願陛下勉之而已若夫維休勿休亦

惟休陛下保之而已若夫維休勿休亦惟休惟保之而已若夫維休勿休亦惟休惟保之而已

頌一首其詞曰

出師遵德玄元惜慶曲而復曜高祖受命貞觀致理開元啟盛緝而復康皇帝親政受命繼何遲萬斯年親政維何遲萬斯年夕惕乾乾天道福謙我則奉天人生在勤我則率先憂勞之心勞謙之形求人之瘼思國之經年亦豐止御膳不馨夜如何其皇寤未寧慨武修文太和氤氳海不揚波天無氛氛氣為章之長推馨之君會朝明庭其從如雲羲、崇、於穆昭融宜播大樂以宣皇風鏗鏘威德頤舞神功下臣作頌永示無窮

梁公立廬陵王傳讚并序

梁公以武氏基益國命如綴旒安宗社非我而誰是用蒙大厦覆大險聳節報義以持世心閑高祖天下於亡寸之地盡力雖盛莫之敢關唐復為唐繫公是賴後代睹著頗睹功公五臣殊不知五臣之功公所授也客有以李北海所傳示予者述廬陵廢立之際見公如生聆諸將來可以不惑猶據情而讚之詞曰

於休梁公社稷之臣濡跡應變與唐屈伸妖虹橫天鳴犯尊星獨立大道指南生人屬目有期命先代時乃建國本代天張機取日廣泉浣光威池潛授五龍夾之以飛臨終

指麾皇業再基運起身後功成不知穆若清風藹然宏規
九為臣者可不慶思

張荊州畫讚并序

中書令始興文獻公有唐之純亮臣也開元二十二年後
玄宗春秋高矣以太平自致頻易天下綜覈稍息推納寔
廣君子小人摩肩于朝直聲遠寢郛氣始勝中興之業衰
焉公於是以生人為身社稷自任抗危言而無所避秉大
節而不可奪小忠讜大必諍攀帝撫歷天階犯雷霆之威
不霽不止日月告餘為公卻一作却明虎而冠者不敢猛
視群賢倚輔天下仰息槩一乎千載之望矣不虞天將啟
幽贊之禍俾姦臣秉衡以速致戎詐成謊勝聖不能保孤

我公衆寘於侵服身雖遠而謀愈切道既塞而誠彌堅憂
而不怨終老南國於戲功業見乎變而其變有二在吾則
通在泰則窮開元初天子新出艱難文憒荒政樂與群下
勵精致理於是乎有吾極之變逃宋坐而秉之舉為時要
動中上意天光照身宇宙在手勢若舟檝相得當洪流而
鼓迅風榮朝萬一作千里不足怪也開元末天子倏於勤而
安其安高視穆清沛然大滿於是乎有泰極之變荊州起
而扶之舉為時害動神上敗日與讒書抗衡于交戰之中
勢若微陽戰陰潛雷而吐舟氣敵雖而滅又何歎乎所
痛者逢一時事一聖踐其跡執其柄而有可有不可有成
有不成況乎差池筆劄光耀者優何言哉復何言哉

曹溪沙門靈澈雖脫離世務而猶好正直機其圖像因以
示予余觀而感之乃作銘曰
唐有棟臣往矣其遺世傳遺像以覺後覺一作學德容恢晏
天骨峻擢波澄東溟日照太岳具瞻崇起敬起忠貌與
神會凜然生風氣振遠鱗色彤匪躬當時曲直如在胷中
鯤鱗初脫激海以化羊角申翮摩天而下無喜無愠亦如
北盧鳴呼為臣儆爾夙夜

續羊叔子傳讚

天厥鴻峙蜀城魏改錫晉羊公以同四海儒衣登坟嶽鎮
荊墾十萬之衆從公而關道遥峴陽儀視動歙用人為間
出入無跡吳國雖守吳心已降奉於胸中不見大江勤物

忘己樂天知命留功遺人國愈身病江漢舊域德實潛兼
化行兵中兵自化興策雖平吳道不相晉永嘉南遷嘗曰
民泯

藥師如來繡像讚并序

藥師如來像者余妻蘭陵蕭氏之所編也貞元二十年余
奉德宗皇帝之命西使吐蕃辭高堂而出萬死介單車而
蹈不測國故遽至戎情猜閑坎險一遇星霜再周夫人盥
櫛之餘膏鉛不御日亂蓬首坐銷韓華異域無與良時自
晚始怨冬紅之久而紅芳已闌方苦憂景之長而碧樹將
落書夢塵篋殊論荅揩漸昧音容孰知存沒贖龜不告因
學雖微嗣應成端沿情多緒黃昏望絶見偶語而生疑清

旭意新聞疾行而誤喜循環何極刻舟匪孚浩陽理求宵非計得如聞東方有金界極樂大雄世尊琉璃之質光照恒沙之國土能度衆生出諸幽厄一念必應萬感皆通是用虔發慧根妙求真像斷鳴機躬織之素染鬱筆端之綠畫萼莊嚴彰施綵繡苦心於香爐注精意於針鋒指下而雲開白月然後綠窗華設珍供夕炷傳照晨爐清煙靡獻至誠江敷懇願遂得慈舟客海覺路潛引當道場於念之日是煮喬來歸之辰幽感冥符一何昭烱乃知感通文之錦無補離臺登望歸之臺空為廢日與夫心詣妙理手結勝因進則有濟度之功退不離清淨為本從長擇善豈同日而言哉余感其志劾愛用贊叙雖在妻子亦無媿詞嚴詰闈門永以傳信讚曰

地萬里兮天一極往無由兮來不得解脫網兮慈悲力五色繒兮黃金飾澄氣香兮圓相開湛水月兮蓮花臺慈眼瞪兮攝心現死別離兮生歸來海為田兮劫為灰身念念無窮哉

呂和叔文集卷第九

呂和叔文集卷第十

朝議郎使持節衡州諸軍事守衡州刺史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呂溫

雜著

功臣恕死議

昔衛蘭賞以竊國之詐盟其陪臣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近代載者為因口號於是乎有功臣恕死之典考諸古訓其異端數借諸時事其亂本歟何者有國之柄莫大乎刑賞人生有欲不可以不制天討有罪不可以不刑蓋刑者聖王所以一號令而悸天下者也功賞乎物不可以不當初爭功不可以不信蓋信賞者聖王所以一統令而悸天下者也無則恕死之典弃信而廢刑何以言之夫立功者自八元十亂之後非盡能賢或有起屠販鬻叙行陣之間乘帝王應天順人之勢用力無幾遂會天功超騰風雲各浮變化事勢怙寵屈強自負借前無厭見利忘義是宜紫蔵峻法大為之防而反冊書鐵券許以不死其功大者可以五作亂而十犯上孰不以累為無傷乎且人君之言如渙汗不反既與之要天地誓河山卒之一旦失取有無韓之罪神怒人怨不得已而誅是弃信也若恣行兇竹寵突悍細或蠭鋒將發豐通宗社乃念斯言之玷忍而不誅是廢刑也向若境得其塵涓之効見之使賢而有功勞寵耀滿自居無過之地何恕死為使愚而有功已小人不幸又吉以無死是憎驕而啟姦過所

謂當之禍也雖恕之死其能免乎夫其賢如太公忠如伊尹雖君知臣可以勿戮而遽宥以死罪是疑其不終非所以待之以誠而盡君子之心若乃稽如狗盜鷹如黠徒未有罪而先恕之死是不許其慕生庶恥自周名節非所以導之以德而勸小人之善也以為明君之盛勞臣也安之以爵祿護之以紀律明之以好惡聲之以禍福使得遷善遠罪保全名割符傳慶與國終始恩斯勤斯是亦柱矣奈何撓權亂法以罷窮人陸信賞必罰之典虧昭德塞違之制也謹議

議曰先王賞以飾喜罰以飾怒喜必待功而當不濫行怒

後漢以粟為賞罰以飾喜怒喜必待功而當不濫行怒

苟得罪而罰無赦其來尚矣漢氏雖霸道而襲王制昧宏規而狃小利陴其納粟除罪罪爵以罰人則廢法以賞人則廢功以儲蓄則廢本是沮勞惠姦而忘弃南畝也何以言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而班爵於井兼之家析圭於滯積之室使屠沽竄夤緣冒有慊於庶職之心啓後效惠難之死雖月要天地日誓山河而嘗不足以勸矣天討有罪刑茲無赦而撓權於殘賊之徒屈法於姦宄之黨使凶人酷吏言暴無傷苟闚必免之門執懲罔極之惡雖臨以斧鉞驅於鼎鑊而刑不足以威矣且朝廷好爵以祿愛國有常刑以粟出入貪利愛生之執不頓空壙而貿圭組竭倉廩而救死亡畀爵者坐等封君遂忘其本

葉免罪者室如懸磬昌保其生聚雖使三公九卿躬執耒耜而耆不可以務矣於戲賞罰者長人之大柄農耆者有邦之永圖忽而弃焉曾不是念而利乎國儲之蹙實兵食之匱潘其何補敕照而漢承秦弊中國耗弱高惠務厥完蹕孝文守以恭儉德未洽于海外威棄行于四夷遽候猶闚擊析戍士不得解甲馳錯是以有權宜之計救弊之術徼利於當代利成于一時維曰有因而為終貽識者之諸國家體元立極繼天而作賸鉄殷周紹休唐虞率我蒸人登於壽域王一變至於帝帝一變至於皇非正大之慕不臻非盛德之事不聞焉有習近古之失策採庸臣之說論者或必惑國廩猶虛違餽未繼莫若興李悝之平糴務充一與而成再秩則太倉之蓄如京夫裹下之稼如雲矣亦何必厭昭德塞違之道墜信賞必罰之典恐非聖唐經邦軌物之制也謹議

人文化成論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觀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闕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寰為人文若乃夫以剛克柔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予違汝弼獻可替否此則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异趣百揆同歸

此則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救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論建之旨特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拆裳易服章句翰墨爲人文也遠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儀盛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太平流湯固術敢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訴棠異服爲人文則秦漢魏晉聲明文物禮緯五帝儀繫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爰何裹亂之甚也必以章句翰墨爲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薛客綺靡洋

溢編簡可曰文思安安一下有作美字何減古之逮也羣之以名義評之以情寔既如彼校之以今古實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理則文之時義其大矣哉爲可以名教末流雖無小技厠雜其間也

三不欺先後論

昔宓子賤爲單父也人不忍欺之國僑爲鄭也人不能欺之西門豹爲鄴也人不敢欺之此皆爲政不同同歸于理作幹事之稱首貽牧人之經範汪洋古今輝焯圖史竊理而語故有優劣擇善而行豈無先後請試論之子賤仕哀公之時魯國卑削孱弱以全其力君子捉智能統亂之會而已偏駁薄伐義爲城池倚仁爲干櫓當鯨吞之大敵鳩狼顧之遺黎渙離形檢妙用心術惠訓不傳乃無

得而稱視民如傷而不有其愛感而動之陶陽運於無言試而明之日月懸於方寸是則不求歡於人而人不忍欺矣子產撫晉楚之間而靖恭爾次役智利物飾躬勵俗導之以信行之以禮告之以慈惠臨之以明察如鏡洞照如衡試懸是則求人不欺而人亦不能欺矣西門當戰國之初而克修茂績身有絕律言有典章則包其柔惑克厥愛權之以法制董之以刑罰火烈人望霜清物心是則責人不欺而人固不敢欺矣夫不忍欺者至誠潛感是曰上德堯舜之吏也不能欺者明智達是曰有政三王之吏也試不足至於不敢欺者嚴威允洽是曰能刑五伯之吏也試不足至於智智不足至於威大小之間朗然可見然而事在折衷理

貴兼通必也修試而弁智試未至而致理或虧任智而廢威智未周而暴亂將起不若想而行之速收其效一之日二之日刑明威立使人畏而不敢欺三之日四之日智達政成使人敬而不敢欺五之日六之日志學試格使人感而不敢欺以寬濟猛同二氣而和平自通陟退比三才而具美苟非全德大器其孰能至於此乎若不暇會其源流統其宗極而姑定優劣直論先後則堯舜之吏與王霸不同年而語矣

虢州三堂記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伏蟠鑿以全其性力君子捉智能統機則退伏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

不獨深山大澤其所以端教乎高尊清沈其所以宴息乎
杭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
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號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
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爲三堂三者明臣
子在三之節堂克構之義豈從遠適宴亦垂訓
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同家人會用王權棟宇制
慶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其頹陋始革基構豐而不
侈約而不陋以琴竹詩書之幽素易綺婉鍵鼓之繁喧雜
林池煙景不讓他日觀其廣論百叔深入重扃則塘屋盤
沓蓋交映溟渤轉於環堵蓬壺超於中庭浩然天成執曰
智及春之日衆木花折岸錯息蛾況浮照耀其水五色於
是乎襲輕裘緩帶清琴北牖長景大雲陽林無光塵覺沉
皓璧如霜羽扇不搖南軒清涼北則楚襄蘭堂未足以推
美聲也秋之日金飈掃林藹霧洞開太華奏氣出關而來
於是乎絃琴端居景物靡如月春皓素水溢空雁鳥驚寒
沙霜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北則庾公西樓未足以
詹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廣
曰於是乎置酒褰帷憑軒倚楹瑤階如真玉樹雕生日暮
天霽雲開月明冰泉凝光終夜有聲北則子猷山陰未足

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爽曠之城不出戶庭而
襲江海之心趣近悲群跡同大隱序閒四時之勝節宣六
氣之和膏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
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疎寡之苦不
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推是心以慰境內則良二千石
逸家之愛薄乖牀下且盍諸子侍坐于三堂見知唯文不
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燕遊亦
可以觀清靜爲政之道云云

諸葛武侯廟記

天厭漢德俾紹其紐群生墜塗四海飛水武侯命世寔念
龍玄黃再得雲雨于是右揭如天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
山分力與水合勢蜡亘萬里張爲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
東河洛翼出中夏飛于 一作理 天衢然後魚驅勾吳東入晏
海大軌未集天奪其魄至誠無忘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
爲風雷英雄痛心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已付託
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武既沒晉宣
非敢而我車荐駕不復中原或曰奇謀非長則斬將獲軍

無虛舉庚武曰餽粮不繼則築壁反耕有成算矣嘗試念之頗順其原夫民無歸德以為歸撫則思慮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乃欲憑威寵造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忘漢於不可得也及高光舊德與世寖遠桓靈流毒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張季世興振絕緒論之以本臨之以忠使人思謹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宗惟活元元曹氏害汝乎吾之除之俾厝親偏從之民聳誠感動照後經武觀釁長驅義聲威洛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強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勤而靡獲不亦宜哉乃知務開漢之業者未

能審時定勢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有餘而見未至迷於遺廟以像十五日東平呂某記

道州刺史廳壁記

刺史河南元結字次山撰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蕃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屢災一作受害於戚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殘盡試問其故不覺淚下前輩一作哲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強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庾而已編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惡有不堪託者故為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以來諸公改授遷絀年月則舊記存焉

道州刺史廳後記一首

壁記非古也若冠緩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牒在所以為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于後庶中人以上得化其心為代之作者率異于是其官而記若劇媚已不居其武陵學名數或務工為文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古蓋要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廳事記彰善而不當指惡而不

誣直舉實體用為鑒戒昭、史師長在屋壁彼貪虐放肆以生人為賊者獨不媿於心乎子自幼時讀循吏傳慕其為人以為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為此州雖苦劇自課而未能達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撫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上而以其文代之復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蒞此孰視為而莫之改豈是非之際如是其難乎予也魯愚安知其他即今圬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為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湖南都團練副使廳記

湘中七郡雖壓上游右振群蠻左馳黔越控交廣之尹牖擬吳蜀之咽喉襟帶四隅襟束萬里半天下安危係焉聖

唐理雖懼草制不去備消息變化以惟其時由是剖分衛復古南鎮控其兵徒而重其統帥易其將校而離其旅佐所以顯仁藏用明道晦權成師於禮樂之中講武於文章之內雍容易簡四十餘年名節風流冠於當代始則裴諫議以通材奇略徵視而靜荒寇次則趙相公以高標雅望蒞起而為國楨其餘場郎中嶽之頑重存容州猺後之英達鄭評事判張著作孝文之美秀洎張和州惟儉廬侍御濯佐我先大夫宣慈明允寔有成績是皆焯於朝論清在人謠者矣元和三年冬天子命御史中丞隴西李公以永嘉之術清一作政京兆之懿則延賜大師俾紓衡湘風如秋霜無私燭惠如太陽無私照用人如止水無私鑒

始下車表前副使殿中侍御史扶風竇君常以本官權職於是監察御史河南穆君寂河內司馬君鄂范陽盧君嗜太常協律郎河東薛君存慶前威陽尉吳郡顧君師周前太子正字隴西李君墉前太常寺奉禮郎京兆杜君周士前延陵縣尉同郡杜君實群材畢附各以類至文雅異用歲餘大備錯金碧於時鑿孔翠於春林遊觀會焉稱為盛府中行威會知已竭其誠能黃鍾音韻調於嘯谷之竹太阿鋒鋩拭以華山之土其集實屬斷犀兕不足拄邊寶氏伯季同時文人一居方伯二列華省四在諸侯之館名教之樂縉紳慕焉以某近守支郡且知故寔得隨連帥俾書公堂媿於不文安敢墜壞元和五年七月五日東平呂

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墓誌銘　柳宗元

維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東平呂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葬于江陵之野嗚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振百世不克而死世亦無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爲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胡南人重社飲酒是月上戊不酒去樂會哭於神所而歸余居永州在二州中聞其哀聲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弧然蓋官閩千古而類于今也君之志與能不施於生人二者於君其末也嗚呼君之文章宜施於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極言也獨其詞耳君之理行宜及於天下今其聞若果君之盡力也獨其跡耳嵩不試而一出焉猶爲當世所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則嶽然爲偉人與世無窮其可埋也君所居官爲第三品宜得謚於太常今衡州史之遺其辭也私爲之謀以志其行其詞曰

嶷嶷呂侯　生有令德　孝仁忠信　施謀以直　夫子胡潔其儀毗仁服義干禄詩書忠貞禮佩智勇承基琢磨爲國爲師道不勝福天固余默鬼神不怒妖孽成誅何付之德而奪其時嗚呼哀哉命姓惟呂勃侯伊祖之則嗣濟厥武前書是式至於化光曩耀其特春社之元儒者成慈君遠其道卓哉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得數施變化動無不克推理惟功舒文以導宣於事業與古同極道不苟用資仕乃揚進於禮司奮藻舍章央刊聯中休聞用敦署譽百氏錯綜爰光超都誄列屢卓其義帝殊爵能人服其智武悔厥禍默遠求侍盛選邦良雖乎始使君登御史贊命承事風動海壖皇威以致來懲狂賊甲寅即吏制用經邦時惟重器踏阻之獲周官進易漢課殿最奏鮮云能備君自他曹義出其技筆削自任群倫華謀正即司刑邪慝爲蠹亂逆始一作肅邪諫其長遷理道民民服休嘉恩疎若疵惕遑如迫實閑其關而極於家義其愉樂申以舞歌賦無吏追感不刑加浩然順風從令無譁孫蓂外已我圖益車雜耕陳邦我泰之華既字其畜亦蕃其麻聲鼓新舟人喜則多始富中教興良廢邪考績既成王用興嗟陷於厥潰言進其律號呼南竭語話北溢歎吏悍民先聲如此道祖匿稅歸城自出其弁既息罷贏乃遂惟音舉善益奉于隋今我聖仁化爲齊人惟昔富人或賑之義廉不餘食航不稽帛山摩鉄網外睨賓客怡是悲聲遠蒙今我厚生不賜而足邦思其弼人載惟父善胡召災仁胡雁容俾民伊怙而君不壽場、會陵乃康乃茂嗚呼哀哉

茲易簀位無山服葬非舊陌嗚呼哀哉君昔與余講德計傷時中之與希聖爲徒志存致君笑詠唐虞揭茲日月以燭四方雖君愚疑生所恠恐起特殊盍舌嗷嘈雷動風驅良辰不偶卒與禍俱直道莫試孔直聖人有心由我而在三品宜謚王都諧生群吏尚擬良圖故交海懷累行陳

暮是堆是告永、不渝嗚呼哀哉

唐張司業詩集八卷

（唐）張籍撰

明刻本

張司業集八卷安徽巡撫採進本

唐張籍撰籍字文昌和州人貞元十五年進士官至國子司業事蹟附載唐書韓愈傳中籍以樂府鳴一時其骨體實出王建上後人概稱張王未爲篤論韓愈稱張籍學古淡泊李觀歐陽詹之有意劇豎亦在李翺皇甫湜閒觀李觀歐陽詹之有意劇豎亦爲勝之昌黎集有代籍上李淛東書稱以盲廢然集中祭退之詩稱公比欲爲書遺約有修葺令我畧其末以爲後事程則愈沒之時籍猶執筆作字知其目疾已愈世傳盲廢者非也其集爲張洎所編洎序稱自丙午至乙丑相次綴輯得四百餘篇考丙午爲南唐李昇昇元元年當晉開運三年乙丑爲宋乾德二年蓋洎搜葺二十年始成完本亦云勤矣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張洎所編籍詩名木鐸集凡十二卷近世湯中季庸以諸本校定爲張司業集八卷刻之平江此本爲明萬歷中和州張尚儒與張孝祥于湖集合刻者尚儒稱購得河中劉侍御本又參以宋蘭皋太史金陵刊本得詩四百四十九首并錄與韓昌黎書二首訂爲八卷則已非張洎湯中之舊然其數不甚相遠似乎無所散佚也

張司業集序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張洎撰

司業諱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也貞元十五年丞相勃海公下及第歷官太祝秘書郎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國子司業公一人故白太傳讀公集曰張公為古風最善自李杜之後風雅道喪羅其美者唯公及元丞相白樂天孟東野調調天下宗匠謂之元

和體又長於今體律詩貞元已前作者間出大抵互相祖尚拘於常態迨公一變而章句之妙冠於流品矣自皇朝多故薦經離亂公之遺集十不存一予自丙午歲迨至乙丑歲相次緝綴僅得四百餘篇藏諸篋笥餘則更俟博訪以廣其遺闕云爾

唐司業張籍詩集序

唐開元盛時杜甫李白高適儲光羲王維諸賢至大曆以後已兩變矣當時以文名家者有韓愈柳宗元李翺張籍之徒相與奮起振六朝五季漓涬之習而自成一家之言韓昌黎柳柳州李協律集俱盛傳惟張司業按唐史云有集七卷不傳余登進士同年沁水常倫明卿授以錄本蓋以乃翁侍御所藏者惜不見其全集所幸有古體七言樂府三百四首今體五十二首而次編之共得三百九十三首夫詩文至五季壞

亦極矣而元和中昌黎公特振衰頹以古文自任其議論正大氣象雄偉可以羽翼六經而柳宗元得敘事之體變化莫測起伏層迭昔人評其文曰韓愈之文出於經柳宗元之文出於史故一時文人響應而李翺張籍出入門下為昌黎厚友籍性狷直率愽聞好古議論勝人其排佛者嘗言不能著書如孟軻楊雄以垂世觀其昌黎代作李漸東一言議論風生期大之意甚深謂其善為樂府使人憑几而聽之未必不若絲竹管絃敲金擊石也其送孟東野序曰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高出魏晉從吾遊者李翺張籍其

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之命則懸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韓愈之哀三子之才至於如此余并其詩而觀之其樂府詩景眞情眞有風人之意而五言近體又皆勁健清雅脫落塵想俱從胸臆中出然後知昌黎之詩豐而腴柳州之詩峭而勁司業之詩新而奇李翺之詩悲而壯卒皆可傳惟東野之詩則有窮促寒苦之狀吾恐溫厚之教或不若是觀者自有巨目不待余贅言也今昌黎原道功業爲

唐獨出血食廟庭而柳州李翺張籍之文爲世所珍是和其聲而鳴其盛非窮悲而自鳴矣而今而後知人能文章其命之遇與不遇蓋不足悲喜也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貞元十五年及第歷官大祝秘書郎昌黎薦之遷國子博士轉水部員外郎歷主客郎中卒授國子司業云

正德乙亥秋七月吉河中東峰劉成德序

唐張司業詩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詩
野居
雜怨
七言古詩
寄遠曲
征婦怨
野老歌
送遠曲
猛虎行
牧童詞
求仙行
各東西
讒客詞
採蓮曲
吳宮怨
闇山月
白頭吟
賈客樂
西州
三原李氏園宴集
行路難
白紵歌
寄衣曲
築城詞
別離曲
沙堤行呈裴相公
古釵嘆
節婦吟
永嘉行
傷歌行
北邙行
少年行
將軍行
羈旅行

車遊遊
朱鷺曲
楚宮行
烏啼引
宛轉行
卷之二
五言律詩
薊北旅思
西樓望月
江陵孝女
漁陽將
送南遷客
思遠人
望行人
送越客
思江南舊遊
送遠使
古龍杏花
宿臨江驛
襄國別友
妾薄命
遠別離
江南行
促促詞
江南春
別鶴
山中古祠
聽夜泉
薊北春懷
贈同谿客
送宮人入道
贈辟穀者
夜到漁家
不食姑
送流人
送懶客
送遠客
上國贈日南僧
寄友人
律僧
送南客
嶺外逢故人
寄紫閣隱者
古樹
隱者
雪谿西亭晚望
答僧枉杖
送韋評事歸華会
送海客歸舊島
送新羅使
宿卻聊寺馬破州
送閻師歸江南
登城寄王建
送朱慶餘及第歸越
酬韓庶子
送僧遊五臺兼謁李司空
送鄭秀才歸宰
征西將
送防秋將
山中秋夜
宿江店
出塞
夜宿黑竈路
送徐先生歸蜀
送友人歸山
哭山中友人
霧都觀李道士
送閻僧
登咸陽北寺樓
宿廣德寺寄從舅
舟行寄李湖州
遊襄陽山寺
送從弟義玄往蘇州
過賈島野居
贈姚合少府
送李評事遊越

閑居
酬孫洛陽
晚春過崔駙馬東園　送人任滄陰
和裴司業習靜寄所知　晚秋閑居
酬韓柴酒雨中見寄　和裴僕射移官言志
酬白二十二舍人早春曲江見招
酬陸僕射朝回寄韓吏部
春日李舍人宅見兩省諸公唱和因書情即事
和李僕射秋日病中作
早春病中
詠懷
使至藍谿驛寄太常王丞　送嚴大夫之桂州
贈海東僧　留別江陵王少府
送安西將　寄漢陽故人
題李山人幽居
早春閑遊　贈太常王建藤杖筍鞋
和周贊善聞子規　送李騎曹靈州歸覲
寒食夜寄姚御　題清徹上人院
和裴司空即事通簡舊僚
使回留別襄陽李司空
和吏部令狐尚書喜裴司空見招看雪
和裴司空以詩請刑部白侍郎雙鶴
同綿州胡郎中清明日對雨西亭宴
和左司元郎中秋居十首
莊陵挽詞三首
經王處士原居　不食仙姑山房
江頭　寄孫冲主簿公
贈任愬　舊官人
春日留別　沒蕃故人

卷之三

五言排律

和李僕射雨中寄盧嚴二給事

酬李僕射晚春見寄　憶盧嵩侍者

和令狐尚書平泉東莊近居李僕射有寄

送鄭尚書出鎮南海　徐州試反舌無聲

省試行不由徑　新城甲仗樓

贈嵓山人　夏日可畏

閨象得玄珠　和李僕射西園

卷之四

七言律詩

送裴相公赴鎮太原　寄元員外

贈梅處士　贈王秘書

謝裴司空寄馬
送李餘及第後歸最
書懷寄元郎中
書懷寄王秘書
送楊州判官
贈令狐博士
贈王秘書
送枝江劉明府
哭十八遇
張集目錄 六
逢王建有贈
送楊少尹赴蒲城
哭元九少府
答白杭州登望國見寄贈趙將事
送和蕃公主
朝日勃賜櫻桃
和裴司空酬滿城楊少尹
寄和州劉使君
寄令狐宥容
酬秘書王丞見寄
送李餘及第後歸最 早朝寄白舍人嚴郎中
贈僧道
題韋郎中新亭
喜王起侍郎放牒
書懷
送從弟副東歸
哭丘長史
送從弟徽東歸
贈賈島
務居靜安坊答八郎中
送韓侍御歸山
送楊少尹赴蒲城
送侯判官赴廣州從軍
寄王六侍御
送汀洲元使君
胡山歸王屋因有贈
送從弟蒙赴饒州
寄陸渾趙明府
同蔣常二少監贈李郎中
送金少卿副使歸新羅
送李僕射赴鎮鳳翔
寄白二十二舍人
卷之五
張集目錄 二
送胡鍊師歸王屋
寄王六侍御
送汀洲元使君
胡山歸王屋因有贈
送從弟蒙赴饒州
寄陸渾趙明府
同蔣常二少監贈李郎中
送金少卿副使歸新羅
送李僕射赴鎮鳳翔
寄白二十二舍人
寄令狐宥容
送施肩吾東歸
贈李杭州
拜豐陵
酬杭州白使君兼寄浙東元大夫
寄蘇州白二十二使君
賀秘書王丞南郊攝將軍
送令狐尚書赴東都留守
送白宥客分司東都 贈閻少保
贈別王侍御赴任陝州司馬
田司空入朝
送邵州林使君
送稽亭山寺僧
寄孫洛陽格
寄虔州韓使君
羅道士
贈王侍御
送李司空赴鎮襄陽
寄白二十二舍人
寄梅處士
贈商州王使君
送李僕射赴鎮鳳翔

五言絕句
和韋開州居山十二首
宿雲亭
茶嶺
盤石磴
竹巖
胡廬沼
綉衣石牖
送遠客
禪師
梅溪
流杯渠
琵琶臺
桃塢
隱月岫
上士泉餅
寄西峰僧
惜花

題暉師影堂
涇州塞
野田
岸花

七言絕句
送蜀客
送元結
宿山祠
美人宮苑
巂州
送元宗簡
寄徐晦
寄白學士
喜王六同宿
題玉像堂
與賈島閑遊
哭孟寂
答劉兢
逢故人
送辛少府任安縣
招周居士
送律師歸婺州
送暉師
尋徐道士
憶故州
送陸暢
贈李司議
登樓寄胡家兄弟
答劉明府
酬藤杖
法雄寺東樓
寄故人
鄰婦哭征夫
和崔駙馬聞蟬
和裴僕射看櫻桃花
和長安郭明府與友人縣中會飲
唐昌觀看花
九華觀看花
贈姚合
同韓侍御南谿夜賞
同諸員外開元觀尋朗道士
重陽日至峽道
使行塹悟眞寺
贈主客劉郎中
惠眼
贈華嚴院僧
送蕭遠弟
贈任道人
送許處士
題楊秘書新居
送僧往金州
答開州韋使君寄車前子
送客遊蜀
感春

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蘂近有仙過作二首
秋思
憶遠
王仙館
寄府吏
張蕭遠雪夜同宿
涼州詞三首
宮詞
華清宮
崔駙馬養鶴
閑遊
劉兵曹贈酒
送梧州王使君
春日早朝
寄朱闕二山人
寄李渤
尋仙
同白侍郎杏園贈劉郎中

答鄱陽客藥名詩
寄宋景
寄王奉御
題渭北寺上人
閑遊
倡女詞
答元八遺紗帽
題僧院
送元八
吳楚詞詞
題方睦上人月臺觀
華山廟
病中酬元宗簡
寺宿齋
贈施肩吾
贈王建
逢賈島
楚妃怨
雜宮怨
成都曲
寒塘曲
臺城
浪淘沙詞
聽舊宮人穆氏唱歌
楊柳枝詞二首
宿都庭有懷
無題
堤上行二首
竹枝詞五首
楊柳送客
送客還幽州
楊州送客
隋宮燕
山會
秋山
王貞觀
蠻中
賜道士
重平驛作
宿天竺寺寄盧陽寺僧

卷之七
樂府三十三首
隴頭燈
廢宅行
秋夜長
塞曲
董逃行
江村行
湘江曲
春江曲
白鼉吟
楚妃怨
焦客吟
成都曲
烏棲曲
短歌行

洒水行
長塘湖
寄菖蒲
憶寔曲
湖南曲
送遠曲
春日行
洛陽行
離婦
惜花
雲重行
崔飛多
山頭鹿
春堤曲
春水曲
楚妃怨
廢瑟詞
悵別
新桃

古風二十七首
董公詩
泥千運舊居
寄韓愈
贈姚怠
和李僕射西園
南歸
贈孟郊
夜懷
琴
學仙
懷友
別段生
傷于鵠
獻從兄
臥疾
城南
奉和舍人叔直省時思
野寺後池寄友
寄別
雨中寄元宗簡
惜花
野艸
山舍
野居
春之八
一十九首
山中醉人
水
寄霸一上人初歸雲門夏日閒居
送安法師
岳州晚景
秋閨
贈項斯
弱柏院僧影堂
聯句
會合聯句
宴興化池亭
薔薇花
唐張司業詩集目錄終
病中寄白學士拾遺
岸花
別于鵠
秋山
祭退之
訓淅東元尚書見寄
題故僧影堂
春池泛舟
首夏猶清和
西池落泉

五言古詩

野居

貧賤易爲適荒郊亦安居端坐無餘思彌樂古人書
秋田多良苗野水多遊魚我無柔與絕安得充廚厨
寒天白日短簷下煖我軀四肢漸寬柔中腸靜不舒
多病寂志氣爲容足憂虞況復時節晚覽景獨踟躕

西州

羌胡據西州近甸無邊城山東收稅租養我防塞兵
胡騎來無時居人常震驚嗟我五陵間農者罷耘耕
邊頭多煞傷士卒難全形郡縣發丁役丈夫各征行
生男不能養懼身有姓名良馬不念秣烈士不苟營
所願除國難再逢天下平

雜怨

切切重切切秋風桂枝折人當少年嫁我當少年別
念君非征行年年長遠途妾身甘獨宿高堂有勇姑
山川豈遥遠行人自不返

暮春天旱熱邑居苦囂煩言從君子棄樂彼李氏園
園中有草堂池引溼水泉開戸西北望遠見嵯峨山
借問主人翁北州佐戎軒僕夫守舊宅爲客施牀筵
高壤有餘滋竹樹芳且鮮傾我所持觴盡日共留連
踈拙不偶俗常喜形體閑況來幽棲地能不重笑言

七言古詩

寄遠曲

美人來去春江暖江頭無人湘水滿浣沙石上水禽
栢江南路長春日短蘭舟桂楫常渡江無因重寄雙
瓊瑤

行路難

湘東行人長嘆息十年離家歸未得弊裘羸馬苦難
行僮僕飢寒少筋力君不見牀頭黃金盡壯士無顏
色龍蟠泥中未有雲不能生彼升天翼

征婦怨

九月匈奴殺邊將漢軍全沒遼水上萬里無人收白
骨家家城下招魂葬婦人依倚子與夫同居貧賤心
亦舒夫死戰場子在腹妾身雖在如畫燭

白紵歌

皎皎白紵白且鮮將作春衣稱少年裁縫長短不能

定自持刀尺向姑前復恐蘭膏汗纖指常遣傍人收
墮珥永棄着時寒食下遠把玉鞭鞭白馬

野老歌 農詞 作山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苗疎稅多不得
食輸入官倉化爲土歲暮鋤犁倚空室呼兒登山收
橡實西江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

寄衣曲

織素縫衣獨苦辛遠因回使寄征人官家亦自寄衣
去貴從妾手着君身高堂姑老無侍子不得自到邊
城裏慇懃爲看初着時征夫身上宜不宜

送遠曲

戲馬臺南山簇簇山邊飲酒歌別曲行人醉後起登
車席上回尊勸僮僕青天漫漫覆長路遠遊無家安
得住願君到處自題名他日知君從此去

築城詞

築城處千人萬人抱把杵重重土堅試行錐軍吏執
鞭催作遲來時一年深磧裏盡着短衣渴無水力盡
不得休村聲杵聲未定人皆死家家養男當門戶今
日作君城下土

猛虎行

南山北山樹冥冥猛虎白日縱林行向晚一身當道
食山中麋鹿盡無聲年年養子在空谷雌雄上山不
相逐谷中近窟有山林長向村家取黃犢五陵年少
不敢射空來林下看行迹

別離曲

行人結束出門去幾時更踏門前路憶昔君初納采
時不言身屬遼陽戍早知今日當別離成君家計良
爲誰男兒生身自有役那得誤我少年時不如逐君
征戰死誰能獨老空閨裏

牧童詞

遠牧牛逐村四面禾黍稠陂中飢烏啄牛背今我不
得戲壠頭入陂草多牛散行白犢時向蘆中鳴隔堤
吹葉應同伴遲歸敲長鞭三四聲牛群食草莫相觸官
家截爾頭上角

沙堤行呈裴相公

長安大道沙爲堤風吹無塵雨無泥宮中玉漏下三
刻朱衣導騎丞相來路傍高樓息歌吹千車不行行
者避衙官閭吏相傳呼當前十里惟空衢白麻詔下
移相印新堤未成舊堤盡

求仙行

漢皇欲作飛仙子年年採藥東海裏蓬萊無路海無
邊方士舟中相枕死招搖在天廻白日甘泉玉樹無
仙實九皇眞人終不下空向離宮祠太乙丹田有氣
凝素華君能保之見昇峰霞

古欽嘆

古欽
行

古欽墮井無顏色百尺泥中今復得鳳凰宛轉有古
儀欲爲首飾不稱時女伴傳看不知主羅袖拂拭生
光輝蘭膏已盡股半折雕文刻樣無年月雖離井底
入匣中不用還與墜時同

谷東西

遊人別一東復一西出門相背兩不返惟信車輪與
馬蹄道路悠悠不知處山高海闊誰辛苦遠遊不定
難寄書日日空尋別時語浮雲上天雨墮地暫時會
合終離異我今與子非一身安得死生不相棄

節婦吟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
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
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
嫁時

讌客詞

上客不用顏金龍主人有酒君莫遣請君看取園中
花地上漸多枝上稀山頭樹影不見石溪水無風映
更碧人人齊醉起舞時誰覺翻衣與倒幘明朝花盡
人已去此地獨來空繞樹

永嘉
行

黃頭鮮卑入洛陽胡兒持戟升明堂晉家天子作降
虜公卿奔走如驅羊紫陌旌旛暗相屬家家雞犬驚
上屋婦人出門隨亂兵夫死眼前不敢哭九州諸侯
自顧土無人領兵來護主北人避胡皆在南南人至
今能晉語

採蓮曲

秋江岸邊蓮子多採蓮女兒凭船歌青房圓實齊戲
戲爭前競折漾微波試牽綠莖不尋藕斷處絲多刺
傷手白練束腰袖半卷不插玉釵妝淺船中未滿
度前洲借問阿誰家住遠歸時共待暮潮上自羨芙
蓉還蕩槳

傷歌行

黃門詔下促收捕京兆尹蔡御史府出門無復部曲
隨親戚相逢不容語辭成謫慰南海州受命不得須
臾留身着青衫騎惡馬東門之外無送者鄰夫防吏

急喧騎往往驚墮馬蹄下長安里中荒大宅朱門已除十二載高堂舞榭鎖管絃美人遙望西南天

吳宮怨

吳宮四面秋江水江清露白芙蓉死吳王醉後欲更衣座上美人嬌不起宮中千門復萬戶君恩反復誰能數君心與妾既不同徒向君前作歌舞菜黃滿宮紅實垂秋風嫋嫋生繁枝姑蘇臺上夕燕罷它人侍寢還獨歸白日在天光在地君今那得長相棄

北邙行

洛陽北門北邙道喪車轔轔入秋草車前齊唱薤露歌高墳新起日峨峨朝暮暮人送葬洛陽城中人更多千金立碑高百尺終作誰家柱下石山頭松柏半無主地下白骨多於土寒食家家送紙錢烏烏作窠啣上樹人居朝市未解愁請君聽向北邙遊

關山月

秋月明朗關山上山中行人馬蹄響關山秋來雨雪多行人見月唱邊歌海邊苦苦天氣白胡兒夜度黃龍磧軍中採騎暮出城伏兵暗處低旌戟沙磧連天霜草平野駝尋水磧中鳴隴頭風急鷹不下沙塲苦戰多流星可憐萬里關山道年年戰骨多秋草

少年行

少年從獵出長楊禁中新拜羽林郎獨到輦前射雙虎君王手賜黃金瑞日日鬬雞都市裏贏得寶刀重刻字百里報讐夜出城平明還在娼樓醉遥聞房到平陵下不待詔書行上馬斬得名王獻桂宮封侯起第一日中不同六郡良家子百戰始取邊城功

白頭吟

請君膝上琴彈我白頭吟憶昔君前嬌笑語兩情宛轉如絲素宮中爲我起高樓更開花池種芳樹春天百草秋始衰棄我不待白頭時羅襦玉珥色未暩今

朝已道不相宜楊州青銅作明鏡暗中持照不見影人心面互自無窮眼前好惡那能定君恩已去若再返菖蒲花開月長滿

將軍行

彈箏峽東有胡塵天子擇日拜將軍蓬萊殿前賜六蠹遥領禁兵爲部曲當朝受詔不辭家夜向咸陽原上宿戰車彭彭旌旗動三十六軍齊上隴隴頭戰勝夜亦行分兵慶虞收舊城胡兒殺盡陰磧暮擾擾唯有牛羊聲邊人親戚曾戰沒今逐官軍收舊骨磧西行見萬里空幕府獨奏將軍功

賈客樂

金陵向西賈客多船中生長樂風波欲發移船近江口船頭祭神各浇酒停杯共說遠行期入蜀經巖誰別離金多衆中爲上客夜夜筭纔眠獨遲秋江初月猩猩語孤帆夜發瀟湘渚水工持檝防暗難直過山邊及前侶年年逐利西復東姓名不在縣籍中農夫稅多長辛苦棄業寧爲販賓翁

驅旅行

遠客出門行路難停車欲策在門端荒城無人霜滿路野火燒橋不得度寒蟲入窟鳥歸巢僮僕問我誰家去行尋田頭暝未息雙鼓長轅凝荆棘緣岡入澗陌上相識稀遥望天門白日晚誰能聽我辛苦行爲掃車上霜舊山已別行已遠身計未成難復返長安向君前歌一聲

車遥遥

征人遥遥出古城雙輪齊動駟馬鳴山川無處不歸路念君長作萬里行野田人稀秋草綠日暮放馬車中宿驚塵游兎在我傍獨唱鄉歌對僮僕君家大宅鳳城隅年年道上隨行車願爲玉鑾繫華轂終日有聲在君側門前舊路久已拋無由復得君消息

妾薄命

薄命嫁得家子無事從軍去萬里漢家天子平四夷誰羞老都尉裹屍歸念君此行爲死別對君裁縫泉下衣與君一日爲夫婦千年萬歲亦相守君愛龍城征戰功妾願青樓歌樂同人生各各有所欲詎得將心入君腹

朱鷺

翩翩芍朱鷺來汎春塘栖綠樹羽毛如翦色如染遠飛欲下雙翅斂避人引子入深漸動處水紋開灩灩

誰知豪家網爾軀不如飲啄江海隅

遠別離

蓮葉圓圓荇葉折長江鯉魚鱣鯨赤念君少年棄親戚千里萬里獨爲客誰言遠別心不易天星墜地能爲石幾時斷得城南陌勿使居人有行役

楚宮行

童華宮中九月時桂花未落紅橘垂江頭騎火照輦道君王夜從雲夢歸霓旌鳳蓋到雙闕臺上重重歌吹發千門萬戶開相當燭籠左右列成行下輦更衣入洞房洞房侍女盡焚香玉階羅幃微有霜齊言此

夕樂未央玉酒湛湛盈華觴絲竹次第鳴中堂巳姬起舞向君王趨身垂手結明璫願君千年萬年壽朝出射麋夜飲酒

江南曲

江南人家多橘樹吳姬舟上織白苧土地卑濕饒蚊蚋五日長為市落帆度橋來亥日長為市落帆度橋來蛇連木為牌入江住江村家家養蠶女桑麻滿地黑念君一身空努力願教牛蹄圈圈浦裏清波翠城竹為屋無井家家飲潮水長干千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懸江口娼樓兩岸懸水柵夜唱竹枝留北客江南風土歡樂多悠悠處處盡經過

烏啼引

秦烏啼啞啞夜啼長安吏人家吏人得罪囚在獄傾家賣產將自贖少婦起聽夜啼烏知是官家有赦書下床心喜不重寐未明上堂賀舅姑少婦語啼烏汝啼愼勿虛借汝庭樹作高窠年年不令傷禽雛

促促詞

促促復促促家貧夫婦懽不足令年為人送租船去年捕魚向江邊家中姑老子復小自執吳綃輸稅錢家家桑麻滿地黑念君一身空努力願教牛蹄圈圈一角直君身常在應不得

宛轉行

華屋重翠幄綺席雕象床遠漏微更踈薄衾中夜涼殘氣暗徘徊寒燈背斜光妍姿結宵態寢變幽夢長宛轉復宛轉憶君更未央

五言律詩

薊北旅思

日日望鄉國空詞白苧詞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
失意還獨語多愁秖自知客亭門外柳折盡向南枝

江南春

江南楊柳春日暖地無塵渡口過新雨夜來生白蘋
騎沙鳴乳燕芳樹醉遊人向晚青山下誰家祭水神

西樓望月

城西樓上月復是雪晴時寒夜共來望思鄉獨下遲
幽光落水藍淨色遍霜枝明日千里去此中還別離

別鶴

雙鶴出雲谿分飛各自迷空巢在松頂折羽落江泥
尋水終不飲逢林亦未栖別離應易老萬里兩妻妻

江陵孝女

孝女獨哥髮少年唯一身無家空托墓主祭不從人
相吊有行客起廬因舊隣江頭聞哭處寂寂楚花春

山中古祠

春草空祠墓荒林唯鳥飛記年碑石在經亂祭人稀

野鼠緣朱幔陰塵蓋畫衣近來潭水黑時見宿龍歸

漁陽將

塞深沙草白都護領燕兵放火燒奚帳分旗築漢城
下營看嶺勢尋雪覓人行更向桑乾北捨生問磧名

聽夜泉

細泉深處落夜久漸聞聲獨起出門聽欲尋當澗行
還疑隔林遠寢畏有風生月下長來此無人亦到明

送南遷客

去去遠遷客瘴中衰病身青山無限路白首不歸人
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一家分幾處誰見日南春

薊北春懷

渺渺水雲外別來音信稀因逢過江使却寄在家衣
問路更愁遠逢人空說歸今朝薊城北又見塞鴻飛

思遠人

野橋春水清橋上送君行去去應老年年草自生

出門看遠道無信向邊城楊柳別離處秋蟬今夜鳴

贈同谿客

幽居得相近煙景每寂寂共伐臨谿樹同為過水橋
白教青鶴舞分採紫芝苗更愛南峰住尋君路恐遙

望行人

秋風窓下起旅鴈向南飛日日出門望家家行客歸
無因見邊使空待寄寒衣獨倚青樓暮煙深鳥雀稀

送宮人入道

舊寵昭陽裏尋仙此最稀名初出宮籍身未稱霞衣
已別歌舞貴長隨鸞鶴飛中宮看入洞空傷玉輪歸

送越客

見說孤帆去東南到會稽春雲剡溪口殘月鏡湖西
水鶴沙邊立山鼯竹裏啼謝家曾住處煙洞入應迷

贈辟穀者

學得餐霞法逢人與小還身輕曾試鶴力弱未離山
無食犬猶在不耕牛自閑朝朝空漱水叩齒草堂間

思江南舊遊

江皐三月時花發石楠枝頭客應無數春山自不知
獨行愁道遠迴信畏家移楊柳東西度茫茫欲問誰

夜到漁家

漁家在江口潮水入柴扉行客欲投宿主人猶未歸
竹深村路遠月出釣船稀遥見尋沙岸春風動草衣

送邊使

揚旌過隴頭隴水向西流寒路依山遠成城逢雨秋
寒沙陰漫漫疲馬去悠悠為問征行將誰封定遠侯

不食姑

幾年山裏住已作綠毛身護氣常稀語存思自見神
蓑龜同不食留藥任生塵要問西王母仙中第幾人

古龍杏花

庾老杏花在行人愁到時獨開新墅底半露舊燒枝
晚色連荒驛低陰覆折碑茫茫古陵下春盡又誰知

送流人

獨向長城北黃雲暗塞天流名屬邊將舊業作公田
擁雪添軍壘收冰當井泉知君住應老須記別鄉年

宿臨江驛

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
旅宿今已遠此行猶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寒衣

送蠻客

借問炎州客天南幾日行江連惡谿路山遠夜郎城
柳葉瘴雲濕桂叢蠻鳥聲知君却迴日記得海花名

襄國別友

曉色荒城下相看秋草時獨遊無定計不欲道來期
別處去家遠愁中驅馬遲歸人渡煙水遥映野棠枝

送遠客

南原相送處秋水草還生同作憶鄉客如今分路行
因誰寄歸信漸遠問前程明日重陽節無人上古城
一作秋草
水邊生

上國贈日南僧

獨向雙峰老松門閉兩涯翻經依貝葉掛衲落藤花
聳石新開井穿林自種茶時逢海南客蠻語問誰家

征西將

黃沙北風起半夜又翻營戰馬雪中宿探人水上行
深山旗未展陰積鼓無聲幾道征西將同收碎葉城

寄友人

憶在江南日同遊三月時採茶尋遠澗鬬鴨向春池
送客沙頭宿招僧竹裏碁如今各千里無計得相隨

送防秋將

白首征西將猶能射戰支元戎選部曲軍吏換旌旗
逐虜招降遠開邊舊壘移重收隴外地應似漢家時

律僧

苦行長不出清齋唯一食講律豈曾眠
避草每移徑漉蟲還入泉從來天竺法到此幾人傳

山中秋春一作夜

寂寂山靜幽人歸去卧一作晏遲橫琴當月下歷
酒及花時冷一作新露濕弄屋暗泉衝竹籬西峰採藥
伴此夕恨無期

送南客

行路兩傍傍青山盡海頭天涯人去遠嶺北水空流
夜市連銅柱巢居屬象州來時舊相識誰向日南遊

宿江店

野店臨西浦門前有橘花停燈待賈客賣酒與漁家
夜靜江水白路迴山月斜閑尋泊船處潮落見平沙

嶺外逢故人

遍嶺萬餘里旅遊經此稀相逢去家遠共說幾時歸

海上見花發瘴中唯鳥飛炎州望鄉伴自識北人衣

出塞

秋塞雪初下將軍遠出師分營長記火放馬不收旗
月冷邊帷濕沙昏夜探遲征人皆白首誰見滅胡時

寄紫閣隱者

紫閣氣沉沉先生住處深有人時得見無路可相尋
夜鹿伴茅屋秋猿守栗林唯應採靈藥更不別營心

夜宿黑龍潛

夜到碧潛裏無人秋月明逢幽更移宿取伴亦採行
花下紅泉色雲西乳鶴聲明朝記歸處石上自書名

古樹

古樹枝柯少枯來復幾春露根堪繫馬空腹恐藏人
霜節苺苔老燒痕曙靄新若當江浦上行客祭爲神

送徐先生歸蜀

日暮遠歸處雲間仙觀鍾唯持青玉牒獨立碧雞峰
陰澗一作長收乳寒潭舊養龍幾時因書藥得向海
邊逢

隱者

先生已得道市井亦容身救病自行藥得錢多與人
問年長不定傳法又非眞常見鄰家翁一作說時聞作一

使鬼神

送友人歸山

出山成北首重去結茅廬移石修廢井掃龕盛舊書
開田留杏樹分洞與僧居長在幽峰裏樵人見亦踈

雪霽西亭晚望

雪水碧悠悠西亭柳岸頭夕陰生遠岫斜照逐迴流
此地動歸思逢人方倦遊吳興青舊盡空見白蘋洲

哭山中友人

天雲遥便哭山友隔今生遠墓招魂餌鑄嚴記姓名
犬因無主著鶴爲見人鳴長說能尸解多應別路行

答僧拄杖

靈藤爲拄杖白淨色如銀得自高僧手將扶病客身
春遊不騎馬夜會亦呈人持此歸山去深宜戴角巾

靈都觀李道士

山觀雨來靜遊房瓊草春素書天上字花洞古時人
泥竈煮靈液拂壇朝玉眞幾迴遊閬苑青節亦隨身

送韋評事歸華陰

三峯西面住出見世人稀老大誰相識牕惶又獨歸
掃窓秋菌落開篋夜蛾飛若向雲中伴還應着一作說時聞作一
褐衣

送閩僧

幾夏京城住今朝獨遠歸修行四分律護淨七條衣
谿寺黃柑熟沙田紫芋肥九龍潭上路同去客應稀

送海客歸舊島

海上去應遠蠻家雲島孤竹船來桂府山市賣魚鬚
入國自獻寶逢人多贈珠郤歸春洞口新斬一作象祭
天吳

登咸陽北寺樓

高秋原上寺下馬一登臨渭水西來直秦山南去深
舊宮人不住荒碣路難尋日暮涼風起蕭條多遠心

送新羅使

萬里爲朝使誰能家今幾年應知舊行路却上遠歸船
夜泊避蛟窟朝炊求鳥泉悠悠到鄉國遥望海西天

宿廣德寺寄從叔勗

古寺客堂空開簾四面風移床動栖鴿停燭聚飛蟲
開卧逐涼處遠愁生靜中林西微月色思與寧家同

宿卑鄙館寄馬磁州

孤客到空館夜寒愁即遲雖沽主人酒不似在家時
幾宿得歡笑如今成別離明朝行更遠迴望隔山陂

舟行寄李湖州

客愁無次第川路重辛勤藻密行舟濕灣多轉檝頻
薄遊空感惠失計自憐貧賴誦汀洲句時時慰遠人

送開師歸江南

偏住江南寺隨緣到上京多生脩律業外學得詩名
講殿偏追入齋家別請行青楓鄉路遠幾日蓋歸程

遊襄陽山寺

秋色江邊路煙霞若有期寺貧無利施僧老足慈悲
薜荔侵禪室蝦蟆占浴池閑遊殊未徧即是下山時

登城寄王建

聞君鶴嶺住西望日依依遠客偏相憶登城獨不歸
十年爲道侶幾處共柴扉今日還京國人間得見稀

送從弟蕤玄往蘇州

楊柳閶門路悠悠水岸斜乘舟向山寺着屐到漁家
夜月紅柱樹秋風白藕花江天詩景好迴日莫令賒

送朱慶餘及第歸越

東南歸路遠幾日到鄉中有寺山皆遍無家水不通
湖聲蓮葉雨野氣稻花風州縣知名久爭邀與客同

過賈島野居

青門坊外住行坐見南山此地去人遠知君終日閑
蛙聲雞落下草色戶庭間好是經過處唯愁暮獨還

酬韓愈子

西街幽僻處正與懶相宜尋寺獨行遠借書常送遲
家貧無易事身病是閑時寂寞誰相問柢應君自知

贈姚合少府

病來辭赤縣案上有丹經爲客燒茶竈教兒掃竹亭
詩成添舊卷酒盡卧空銘闕下今遺逸誰瞻隱士星

送僧遊五臺兼謁李司空

遠去見雙節因行上五臺化樓侵曉出雪路向春開
邊寺連烽去胡兒聽法來定知巡禮後解夏始應迴

送鄭秀才歸寧

桂機彩為衣行當令節歸夜潮迷浦遠晝雨見人稀
野艾到時熟江鷗泊處飛離琴一奏罷山雨露餘暉

送李評事遊越

未習風塵事初為吳越遊露沾湖草濕一作日照海
山秋梅市門何在蘭亭水尚流西陵待潮處知汝不
勝愁

閑居

東城南陌塵紫憾與朱輪盡說無多事能閑有幾人
唯漑推甲子不信守庚申誰見衡門裏終朝自在貧

寄昭應王中丞

借得西街宅開門洞水頭長貧唯要健漸老不禁愁
獨凭藤書案空懸竹酒鈎春風石甕寺作意共君遊

酬孫洛陽

家貧相遠住齋館入時稀獨坐看書卷閑行着褐衣
早蟬庭葉老新雨徑苔肥各離爭名地無人見是非

送人任濟陰

黃綬在陰下知君非枳行將書報舊里留褐與諸生
贈別盡沽酒惜歡多出城春風濟水上候吏聽車聲

晚春過崔駙馬東園

閑園多好風不意在街東早早詩名遠長長酒性同
竹香新雨後鶯語落花中莫遣經過少年光漸覺空

夏日閑居

多病逢迎少閑居又一年藥看辰日合茶過卯時煎
草長晴來地蟲飛晚後天此時幽步遠不覺到山邊

晚秋閑居

獨坐高秋晚蕭條是遠思家貧長畏客身老轉憐兒
萬種盡閑事一生能幾時從來疎懶性應秖有僧知

和陸司業習靜寄所知

幽室獨焚香滿晨下未央山開登竹閣僧到出茶堂
收拾新琴譜尋封舊藥方逍遙無別事不似在班行

酬韓侍御祭酒雨中見寄

雨中愁不出陰黑盡連宵屋濕唯添漏泥深未放朝
無務憐馬瘦少食信兒嬌聞道韓夫子還同此寂寥

和裴僕射移官言志

身在勤勞地常思放曠時功成歸聖主位重委群司
看疊邊石閑吟簇裏詩蒼生正瞻望難與故山期

酬白二十二舍人早春曲江見招

曲江氷欲盡風日已恬和柳色看猶淺泉聲覺漸多
紫蒲生濕岸青鴨戲新波仙掖高情客相招共一過

酬裴僕射朝回寄韓吏部

獨愛南關裏山晴竹杪風從容朝早退麯酒客常通
案曲新亭上移花遠寺中唯應有吏部詩酒每相同

春日李舍人宅見兩省諸公唱和因書情即事

又見帝城裏東風天氣和官閑人事少年長道情多
紫掖發童句青閨更詠謌誰知余寂寞終日斷經過

和李僕射秋日病中作

猶疑少氣力漸覺有心情獨倚紅藤杖時時皆上行
由來病根淺易見藥功成曉日杵臼靜凉風衣服輕

病及年初心情不自如多申請假牒祇送賀官書

幽徑獨行步白頭長懶梳更憐晴日色漸漸暖貧居

送嚴大夫之桂州

旌旆過湘潭幽奇得徧探茲城百越北行路九疑南
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聽謌難辨曲風俗自相諳

詠懷

老去多悲事非唯見二毛眼昏書字大耳重語聲高
望月偏增思尋山覺發勞都無作官意頼得在閑曹

使至藍谿驛寄太常王丞

獨上七盤去峰巒轉轉稠雲中迷象鼻雨裏下筆頭
水沒荒橋路鴉啼古驛樓君今在城闕肯見此中愁

留別江陵王少府

迢迢山上路病客獨行遲況此分襟日當君失意時
寒林露遠驛晚焼微茫陂別後空廻首相逢未有期

贈海東僧

別家行萬里自說過扶餘學得中州語能為外國書
與醫收海藻持呪取龍魚更問同來伴天台幾處居

寄漢陽故人

知君漢陽住煙樹遠重重歸使雨中發寄書燈下封
同時買江鴈今日別雲松欲問新移處青蘿最北峰

送安西將

萬里海西路茫茫邊草秋計程沙塞口望伴驛峰頭
雪暗非時宿沙深獨去愁塞鄉人易老莫住近蕃州

題李山人幽居

蓁陽南郭外茅屋一書生無事焚香坐有時尋竹行
畫苔藤杖細踏石笋鞋輕應笑風塵客區區逐世名

早春閑遊

年長身多病獨宜作冷官從來閑坐慣漸覺出門難
樹影新猶薄池光晚尚寒遥聞有花發騎馬暫行看

贈太常王建藤杖笋鞋

蠻藤剪為杖楚笋結成鞋稱與詩人用堪隨禮寺齋

尋花入幽徑步日下寒堦以此持相贈君應愜素懷

和周贊善聞子規

秦城啼楚鳥遠思更紛紛況是街西夜偏當雨裏聞

應投最高樹似隔數重雲此處誰能聽遥知獨有君

送李騎曹靈州歸覲

翩翩出上京幾日到邊城漸覺風沙起還將弓箭行

席箕侵路暗野馬見人驚軍府知歸慶應教數騎迎

寒食夜寄姚侍御

貧官多寂寞不異野人居作酒和山藥教兒寫道書

五湖歸去遠百事病來疎況憶同懷者寒庭月上初

題清徹上人院

古寺臨壇久松間別起堂看添浴佛水自合讀經香

爰養無家客多傳得効方還齋長不出坐卧一繩床

和裴司空即事遥簡舊僚

肅肅上台坐四方皆仰風當朝奉明政早日立元功

獨對赤墀下密宣黃閣中猶聞動高韻思與舊僚同

使回留別襄陽李司空

江亭寒日晚絃管有離聲從此一筵別獨爲千里行

遲遲戀恩德役役恨公程還週首岑新句霜雲滿楚城

和戶部令狐尚書喜裴司空見招看雪

南園新霽雪上宰眺來看誰共登春榭唯聞有地官

色連山遠靜氣與竹偏寒高韻更相應窗同講吹歡

和裴司空以詩講刑部白侍郎樊鶴

皎皎仙山鶴遠留閑宅中徘徊幽谢月嘹唳小亭風

丞相西園好池塘夜水通從君求置此賞望與賓同

同綿州胡郎中清明日對雨西亭宴

郡内開新火高齋雨氣清惜花邀客賞勸酒促詞聲

共醉移芳席留歡閉暮城政閑方宴語琴筑任遥情

莊陵挽詞三首

白日已昭昭千戈亦斬消迎師新出道從諫早臨朝

佐倖威權薄忠良寵錫饒丘陵今一變無復白雲謡

二

觀風欲巡洛習戰且開池始改三年政旋開七月期

陵分内外使官具吉凶儀渭北新園路蕭茄遠更悲

三

晚日龍車動秋風閶闔開行帷六宮出執緋萬方來

悠悠郊原暮遲遲挽唱哀空山煙雨夕新栢遠陵臺

和左司元郎中秋居 十首

選得閑坊住秋來樹木肥風前卷簡簟雨裏脫荷衣

野客留方去山童取藥歸非因入朝省過此出門稀

二
有地唯栽竹無池亦養鵝學書求墨跡釀酒愛朝和
古鏡銘文淺神方謎語多居貧閑自樂豪客莫相過
三
閑來松菊地未省有埃塵直去多將藥朝回不訪人
見僧收酒器迎客換紗巾更恐登清要難成自在身
四
自知清靜好不要問時衆就石安琴枕穿松厭酒樽
山情因月甚詩語入秋高身外無餘事唯應筆硯勞
五

閑堂新掃洒簡是早秋天書客多呈帖琴僧與合絃
莎臺乘晚上竹院就凉眠終日無忙事還應似得仙
六
醉倚班藤杖閑眠慶木牀案頭行氣訣爐裏降眞香
尚儉經營少居閑意思長秋茶莫夜飲新自作松蕈
七
每憶舊山居新教上墨圖晚花迴地種好酒問人沽
夜後開朝簿申前發省符爲郎凡幾歲已見白髭鬚
八
菊地纔通展茶房不覺階憑醫看劉藥寄信覓吳鞋
盡得仙家法多隨道客齋本無榮辱意不是學安排
九
林下無拘束閑吟放性靈好時閑藥竈高處置琴亭
更樵居山記唯尋相鶴經初當授衣假無吏挽門鈴
十
客散高齋晚東園景象偏晴明猶有蝶涼冷漸無蟬
籬折霜來子蝸行雨後涎新詩纔上卷已得滿城傳
經王處士原居
舊宅誰相近唯僧近竹關庭閑雲滿井窓曉雪通山
來客半留宿借書多寄還明時未中歲莫便一生閑

不食仙姑山房
寂寂花枝裏草堂唯素琴因山曾改眼見客不言心
月出溪路靜鶴鳴雲樹深丹砂如可學便欲住幽林
江頭
晚步隨江遠來恍過眼頻試尋新住客少見故鄉人
回首憐歸翼長吟任此身應同南浦鴈更見嶺頭春
寄孫冲主簿公
低折滄洲簿無書整兩眉馬從同事借妻怕罷官貧
道僻收閑藥詩高笑古人仍聞長吏奏表乞鎖扉頻
贈任懶

未肯求科第深坊且隱居勝遊尋野客高卧着兵書
縣藥醫閒馬分泉灌遠蔬漢庭無得意誰擬薦相如

舊官人

調舞梁州女歸時白髮生全家沒蕃地無處問鄉程
宮錦不傳樣御香空記名一身難自說愁逐路人行

春日留別

遊人欲別離醉復對花枝看取邦着人晚莫輕少年時
臨行記分處回首是相思各向天涯去重來未有期

沒蕃故人

前年伐月支城上沒全師蕃漢斷消息死生長別離
無人收廢帳歸馬識殘旗欲祭疑君在天涯哭此時

五言排律

和李僕射雨中寄盧嚴二給事

郊原飛雨至城闕濕雲埋迸點時穿牖浮漚欲上堦
偏滋解籜竹併灑落花槐晚潤生琴匣新涼滿藥齋
從容朝務退枚乘莫垂盡日無來客閒吟感所懷

酬李僕射晚春見寄

戟戶動物枝鶯聲雨後頻虛庭清氣在衆藥濕光新
魚動芳池面苔侵老竹身教鋪嘗酒處自問採花人
獨此長多病幽居欲過春今朝聽高韻忽覺離埃塵

憶盧常侍寄華山鄭隱者

獨住三峰下年深學煉丹一間松葉屋數片石花冠
酒待山中飲琴將洞裏彈開門移遠竹剪草出幽蘭
荒壁通泉架晴崖曬藥壇寄知騎省客長向白雲看

和令狐尚書平泉東莊近居李僕射有寄

平地有清泉伊南古寺邊漫池閑遶屋出野徧澆田
舊隱離多日新鄰得幾年採幽皆一絕選勝又雙全
門靜山光別園深竹影連斜分採藥徑直過釣魚船
雞犬還應識雲霞頓覺鮮追思應不遠賞愛諒難偏

此處堪長往遊人早共傳各當恩寄重歸計恐無緣

送鄭尚書出鎮南海

遠鎮承新命王程不假催班行爭路送恩賜併時來
牙旗從城展兵符到府開發聲喧夜市海色浸潮臺
盡角天邊月寒聞嶺上梅共知公望重多是隔年迴

徐州試反舌無聲

夏木多好鳥偏知反舌名林幽遥共宿時過即無聲

竹外天空曉谿頭雨自晴居人宜寂寞深院益淒清

入霧暗相失當風關易驚來年上林苑知爾最先鳴

省試行不由徑

田裏有微徑賢人不後行執知求捷步又恐異端生
從易衆所欲安邪患亦生誰能達大道共此覓前程

子羽有遺跡孔門傳舊聲今逢大君子士節自光明

新城甲仗樓

謝守起新樓西臨城角頭圖功百仗麗藏器五兵脩
結構模甍固虛明戶檻幽魚龍卷旗幟霜雪積戈矛
暑雨煽蒸隔涼風宴位留地高形出沒山靜氣清優
睥睨斜光徹欄干宿霧浮羊羊杭稻色脉脉菰蒲流
郡化王丞相詩成沈隱侯居茲良得意殊勝峴山遊

贈殷山人

鬱鬱山中客知名四十年恬惶身獨隱寂寞性應便
世業公侯籍生涯黍稷田藤熙讀書帳竹繫網魚船
已種千頭橘新開數脉泉閑遊攜酒遠幽語向僧偏
入洞題松過看花選石眠避喧長汲水逢勝即留連
自古多高跡如君少比肩耕耘既辛苦章句已流傳

昔日交遊盛當時省閣賢同袍還共幣連轡每推先
講序居重席群儒願執鞭滿堂虛左待衆目望喬遷
才異時難用情高道自全畏人頻慘澹疎物勢迫遭
達者聞知命吾生復禮玄深藏報恩劍久緝養生篇
憔悴衆夫笑經過郡守憐夕陽悲病鶴霜氣動飢鸇

處士誰能薦窮途世所捐伯鸞甘寄食元淑苦無錢
策蹇秋塵裏吟詩黃葉前故衾餘白領藜藋斷朱絃
志氣終猶在逍遥任自然家貧念婚嫁身老戀雲煙
放逸栖巖鹿清虛飲露蟬鄭逃秦谷口嚴愛越溪邊
霄漢予猶阻禁枯子不牽山城一相遇感激意難宣

夏日可畏

赫赫溫風扇炎炎夏日徂火威馳迥野畏景鑠遥途
勢矯翔陽翰功分造化鑪禁城千品獨黃道一輪孤
落照頻空算餘暉卷夕梧如何倦遊子中路獨踟躕

圖象得玄珠

赤水今何處遺珠已渺然離婁徒羣目罔象乃通玄
皎潔因成性圓明不在泉暗中看夜色塵外照晴田
無歷眞難拘懷疑實易遷今朝搜捧得應免媚晴川

和李僕射西園

過午歸閒處西庭敞四簷高眠着瑟枕散快捻書簟
印在休通客山晴好捲簾蜂到少藤蔭蝶事酒
曉亂作鵲頻驚喜蛛不許拈石苔生紫懸桐葉吐
紅尖虛坐詩情遠幽探道侶兼所管尚勝地難倫復
誰嫌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泊編緝

七言律詩

送裴相公赴鎮太原

盛德雄名遠近知功高先乞守藩維銜恩暫遣分龍
節署勑還同在鳳池天子親臨樓上送朝官齊出道
邊辭明年塞北清蕃落應建生祠請立碑

寄元員外

外郎直罷無餘事掃洒書堂試藥爐門巷不教當要
閙詩篇轉覺是功夫月明臺上唯僧到夜靜坊中有

酒沽朝省入頻閙日少可能同伴舊遊無

贈梅處士

早聞聲價滿京城頭白江湖放曠情講易自傳新註
義題詩不着舊官名近移馬跡山前住多向牛頭寺
裏行天子如今議封禪應將束帛請先生

贈王秘書

不曾浪出謁公侯唯向花閒水畔遊每着新衣看藥
鑪多收古器在書樓有官秖作山人老平地能開洞
穴幽自領閒司了無事得來君處喜相留

謝裴司空寄馬

驟耳新駒駿得名司空遠自寄書生乍離華廐移蹄
澁初到貧家衆眼驚每被鬧人來借問多尋古寺獨
騎行長思歲且沙堤上得從鳴珂傍火城

酬秘書王丞見寄

相看頭白來城闕却憶庵廬黔舊往還今體詩中偏出
格常忝官裏每同班街西借宅多臨水馬上逢人亦
說山芸閣水曹雖最冷與君長喜得身閑

送李餘及第後歸蜀

十年人好誦詩章今日成名出舉場歸去唯將新譜
牒後來爭取舊衣裳山橋曉上蕉花暗水店晴看茅

草黃鄉里親情相見日一時攜酒賀高堂

早朝寄白舍人嚴郎中

鼓聲初動未聞雞羸馬街中踏凍泥燭暗有時衝石
柱雪深無處認沙堤常忝班裏人猶少待漏房前月
欲西鳳閣星郎雖去遠閶門開處入還齊

書懷寄元郎中

轉覺人間無氣味常因身外省因緣經過獨愛遊山
客計校唯求買藥錢重作學官閑盡日一離江塢病
多年吟君鈞客詞中語便欲南歸榜小船

贈僧道一作聯道士覃歸

自到王城得幾年巴童蜀馬共隨緣兩朝侍從當時
貴五字聲名遠處傳因住紅樓通內院新承墨詔賜
齋錢閉房暫喜居相近還得陪師坐竹邊

書懷寄王秘書

白髮如今欲滿頭從來百事盡應休秖於觸目須防
病不擬將心更養愁下藥遠求新熟酒看山多上最
高樓賴君同在京城住每到花前免獨遊

題韋郎中新亭

起得幽亭景最新碧莎地上更無塵琴書着盡猶嫌
少松竹栽多亦稱貧藥酒欲開期好客朝衣暫脫見

閑身成名同日官連署此處經過有幾人

送楊州判官

應得煙霞出俗心茆山道士共追尋閑棲鶴貌偏能
畫暗辨桐聲自作琴長嘯每來松下坐新詩堪向雪
中吟征南幕裏多賓客君獨相知最校深

喜王起侍郎放牒

東風節氣近清明車馬紛爭來滿禁城二十八人初上
牒百千萬里盡傳名誰家不借花園看在處多將酒
器行共賀春司能鑒識今年定合有公卿

贈王司馬

白笏朱衫年少時久登班列會朝儀貯財不省關身
用行義唯愁被衆知藏得寶刀求主帶調成駿馬乞
人騎未曾相識多聞說遥望長如玉樹枝

書懷

自小習成疎懶性人間事事總無功別從仙客求方
法時到僧家問苦空老大登朝如夢裏貧窮作活似
村中未能即便休官去慚愧南山採藥翁

贈令狐博士

頭白新年六十餘近聞生計轉空虛久爲博士誰人
識自到長安賃舍居騎馬出隨遊寺客呼兒散喂乞
錢書古來賢哲皆如此應是才高與衆疎

送從弟刷東歸

寒水東南兩月從貪歸慶節馬蹄輕春橋欲醉攀花
別野路閑吟隔兩行詩價已高猶失意禮司曾賞會
成名舊山風月知應好莫過秋時不到京

贈王秘書

早在山東聲價遠曾將奇策佐嫖姚賦來詩句無閑
語老去官班未在朝身屈祇聞詞客說家貧多見野
僧招獨從書閣歸時晚春水渠邊看柳條

哭丘長史

曾見先皇殿上臣丹砂久服不成真常騎馬在嘶空
櫪自作書留別故人詩句偏傳天下口朝衣偏送地
中身最悲昨日同遊處君却春風樹樹新一作東風處處春

送枝江劉明府

老着青衫爲楚宰平生志業有誰知家僮從去愁行
遠縣吏迎來恠到遲定訪玉泉幽院宿應過碧澗早
茶時向南漸漸雲山好一路唯聞唱竹枝

送從弟徹東歸

縴山領印知公奏才稱同時盡不如奉使賀成登册
禮陪班着出降恩書回程去在秋塵裏受詔辭歸曉
渦初早晚得爲朝署拜閑坊買宅作隣居

哭胡十八遇

早得聲名年尚少尋常志氣出風塵文場繼續成三
代家族輝華在一身幼子見生才滿月選書知爲未
呈人送君帳下衣裳白數尺墳頭栢樹新

贈賈島

蘿落荒涼僮僕飢樂遊原上住多時蹇驢放飽騎將
出秋卷裝成寄與誰拄杖傍田尋野菜封書乞米趁
時炊姓名未上登科記身屈惟應內史知

逢王建有贈

年狀皆齊初有髭鵲山潭水每追隨使君座下朝聽易處士庭中夜會詩新作句成相借問關求義盡共尋思經今三十餘年事都說還同昨日時

移居靜安坊答元八郎中

長安寺裡多時住雖守卑官不厭貧作活每嫌資力薄居祇是貴容身初開井淺偏宜樹漸覺街閑省跡塵更喜往還相去近門前咸却送書人

送楊少尹赴鳳翔

詩名往日動長安首首人家卷裏看西學已行秦博士南宮新拜漢郎官得錢祇了還書鋪借宅常時事

藥欄今去岐州生計薄移居偏近隴頭寒

送韓侍御歸山

聞君久卧在雲間爲佐嫖姚未得還新結廬招隱逸獨騎驄馬入深山九靈洞口行應到五粒松枝醉亦攀明日河聲出城去家僮不復掃柴關

新除水曹郎答白舍人見賀

年過五十到南官章句無名荷至公黃紙開呈相府後朱衣引入謝班中諸曹縱許爲仙侶群吏多嫌是老翁最幸紫薇郎見愛獨稱官與古人同

送楊少尹赴蒲城

官爲本府當身榮因得還鄉任野情自廢田園今作主每逢耆老不呼名舊遊寺裏僧應識新別橋邊樹已成公事況閒詩更好將隨相逐上山行

哭元九少府

平生志業獨相知早結雲山老去期初作學官常共宿晚登朝列暫同時閑來各數經過地醉後齊吟唱和詩今日春風花滿宅入門行哭見靈惟

送侯判官赴廣州從軍

年少才高求自展將身萬里赴軍門辭書遠到開呈日客位初成着謝恩驛舫過江分白候戍亭當嶺見

紅旛海花蠻草連冬有行處無家不滿園

答白杭州郡樓登望盡圖見寄

盡得江城登望處寄來今日到長安乍驚物色從詩出更想工人下手難將展書堂偏覺好每來朝客盡求看見君向此閑吟意肯恨當時作外官

贈趙將事

當年膽略已縱橫每見妖星氣不平身貴早登龍尾道功高自破鹿頭城尋常得對論邊事委曲承恩掌內兵會取安西將報國凌烟閣上大書名

送和蕃公主

塞上如今無戰塵漢家公主出和親邑司猶屬宗卿
寺冊號還同虜帳人九姓旗旛先引路一生衣服盡
隨身轘城南望無迴日空見沙蓬水柳春

寒食內宴 二首

朝光瑞氣滿宮樓絳蠟銷龍四面稠廊下御厨分冷
食殿前香騎逐飛毬千官盡醉猶教坐百戲皆呈未
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問行由
城關沈沈向曉寒恩當令節賜餘歡瑞煙深處開三
殿香雨微時引百官寶樹樓前分綵縷花廊下映
華欄宮筵盛樂年年別已得三週對御看

朝日勅賜櫻桃

仙果人間都未有今朝忽見下天門捧盤小吏初宣
勅當殿群臣共拜恩日色遥分廊下座露香才出禁
中園每年重此長先熟願得千春奉至尊

太白老人

日觀東峰幽客住竹巾藤帶亦逢迎暗脩黃籙無人
見深種胡麻共犬行洞裏仙家常獨往壺中靈藥自
為名春泉四面遶茅屋日日唯聞杵臼聲

和裴司空酬滿城楊少尹

聖朝偏重大司空人詠元和第一功擁節高臨襄水
上題詩遠入漢城中共驚向老多年別更憶登科舊
日同誰不望歸丞相府江邊楊柳又秋風

寄和州劉使君

別離已久猶為郡閑向春風倒酒餅送客將過沙口
堰看花多上水心亭曉來江氣連城白雨後山光滿
郭青到此詩情應更遠醉中高詠有誰聽

贈商州王使君

衙命南來會郡堂却思朝裏接班行才雄猶是山城
守道薄初為水部郎選勝相留開客館尋幽更引到
僧房明朝從此辭君去獨出商關路漸長

寄令狐宥客

勅名盡得國家傳退押琴僧與酒仙還帶郡符經幾
處暫辭台座已三年留司未到龍樓下拜表長懷玉
案前秋日出城伊水好領誰相逐上閑船

寄梅處士

擾擾人間是與非官閑自覺省心機六行班裏身常
下九列符中事亦稀市客慣曾賒賤藥家童驚見着
新衣君今獨得居山樂應笑多時未辨歸

送施肩吾東歸

知君本是烟霞客被薦因來城闕間世業偏臨七里

瀕仙遊多在四明山早聞詩句傳人徧新得科名到
處聞惆悵灞亭相送去雲中琪樹不同攀

崑崙兒

崑崙家住海中州蠻客將來漢地遊言語解教秦吉
了波濤初過鬱林洲金環欲落曾穿耳螺髻長拳不
裹頭自愛肌膚黑如漆行時半脫木綿裘

贈李杭州

仙郎白首未歸朝應爲蒼生領六條惠化州人盡清
淨高情野鶴共逍遥竹間虛館無朝訟山畔青田長
夏苗終日政聲長獨坐開門唯望浙江潮

送鄭尚書赴廣州

聖朝選將持符節內制宣時百辟聽海北蠻夷來舞
蹈嶺南封管送圖經白鷳飛迸迎官舫紅槿開當讌
客亭此處莫言多瘴癘天邊看取老人星

賀秘書王丞南郊攝將軍

正初天子親郊禮詔攝將軍領衛兵斜帶銀刀入黃
道先隨玉輅到青城壇邊不在千官位仗外唯聞再
拜聲共喜與君逢此日病中無計得隨行

送令狐尚書赴東都留守

朝廷重寄在關東共說從來選上公勳業新成大梁

鎮恩榮更守洛陽宮行看暫出天橋上巡禮常過禁
殿中每領群臣拜董慶平開閤門仗日曈曈

拜豐陵 順宗

歲朝園寢遣公卿學省班中亦攝行身逐陵官齊再
拜手持木鐸叩三聲寒更報點來山殿曉炬分行照
桐城却下龍門看漸遠金峰高處日微明

贈孔尚書

能將直道歷榮班事著元和實録間三表自陳辭北
闕一家相送入南山買來侍女教人嫁賜得朝衣在

篋開宅近青山高靜處時歸林下聲開關

酬杭州白使君兼寄浙東元大夫

相印暫離臨遠鎮按堣出守復同時一行已作三年
別兩處空傳七字詩越地江山應共見秦天風月不
相知人間聚散真難料莫歎平生信所之

寄蘇州白二十三使君

三朝出入紫微臣頭白金章未在身登第早年同座
主題詩今日異州人閶門柳色煙中遠茂苑鶯聲雨
後新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君亦忘邦曲江春

送白寘客分司東都
赫赫聲名三十春高情人獨出埃塵病辭省闥歸閑
處恩許宮曹作上賓詩裏難同相得伴酒邊多見自
由身老人也擬休官去便是君家池上人
贈閻少保
辭榮戀闕未還鄉脩養年多氣力强半俸歸燒伏火
藥全家鮮說養生方特承恩詔新開戟每見公卿不
下牀竹樹清深寒院靜長懸石磬在虛廊

贈別王侍御赴任陝州司馬
京城在處閑人少唯共君行並馬蹄更和詩篇名最
出時傾盃酒興常齊同趨關下聽鐘漏獨向軍前聞
鼓鼙今日春明門外別更無因得到街西
田司空入朝
西來將相位無雄不與諸君覲禮同早變山東知順
命新收濟上立殊功朝官歛謁趨門外恩使宣迎滿
路中閭閭曉來銅漏靜身當受冊大明宮
送浙西周判官
由來自是煙霞客早已聞名詩酒間天闕因將賀表

到家鄉新著賜衣還常吟卷裏相酬句自話湖邊舊
住山吳越主人偏愛重多應不肯放君閑
送吳鍊師歸王屋
王陽峰下學長生洞府仙鄉已有名獨載熊旗冠簪
出唯將鶴尾扇同行煉成雲母休炊黍召得雷公當
吏兵却到瑤壇上頭宿應聞空裏步虛聲
送邵州林使君
詞客南行寵命新瀟湘郡入曲江津山幽自足採薇
處俗朴應無爭競人郭外相連排殿閣市中多半用
金銀知君不作家私計還日還同到日貧

寄王六侍御
漸覺近來筋力少難堪今日在風塵誰能借問功名
事祇自扶持老病身積得藥資將助道肯嫌家計不
如人洞庭已置新居宅歸去期君與作鄰
送稽亭山寺僧
師住稽亭高處寺斜廊曲閣倚雲開山門十里松間
入泉澗三重洞裏來名岳尋遊今已徧家城禮謁便
應迴舊房到日閑吟後林下還登說法臺
送江州元使君
曾成趙北歸朝計因拜王門最好官爲郡暫辭雙鳳

闕全家遠過九龍灘山鄉祇有輸蕉戶水鎮應多養鴨攔地僻尋常來客少刺桐花發共誰看

寄孫洛陽格

久持刑憲聲名遠好是中朝正直臣赤縣上來應足事青衫老去未離身常思從省連歸馬乍覺同班少舊人遥愛南橋秋日晚雨邊楊柳映天津

胡山人歸王屋因有贈

轉轉無成到白頭人間舉眼盡堪愁此生已是蹉跎去每事終從鹵莽休雖作閑官少拘束難逢勝景可淹留君歸與訪移家處若箇峰前最較幽

寄慶州韓使君

南康太守負才豪五十如今未擁旄早得一人知姓字常聞三事說功勞月明渡口潯江靜雲散城頭贛石高郡政已成秋思遠閑吟應不問官曹

送從弟濛赴饒州

京城南去鄱陽遠風月悠悠別思勞三領郡符新寄重再登科第舊名高去程江上多春槳迎吏船中亦帶刀到日更行清靜化春天應不見蓬蒿

羅道士

城裏無人得實年衣襟常帶臭黃煙樓中賒酒唯留

藥洞裏爭棋不暇餞聞客話狂顛尋常行處頻逢見世上多疑是謫仙

寄陸渾趙明府

與君學省同官處常日相隨說道情新作陸渾山縣長早知三禮甲科名郭中時有仙人住城內應多藥草生公事稀疎來客少無妨着展獨閑行

同蔣韋二少監贈李郎中

舊年同是此曹郎各罷魚符自楚鄉重着青衫承詔命齊趨紫殿異班行別來同說經過事老去相傳補養方憶得當時亦連步如今獨在讀書堂

贈王侍御

心同野鶴與塵遠詩似冰壺見底清府縣同趨昨日事升沉不改故人情上陽春晚蕭蕭雨洛水寒來夜夜聲自數獨爲折腰吏可憐驂馬路傍行

送金少卿副使歸新羅

雲島茫茫天半微向東萬里一帆飛久爲侍子承恩重今佐使臣衛命歸過海便應將國信到鄉猶自着朝衣從前此去人無數光彩如君定是希

送李司空赴鎮襄陽

中外兼權社稷臣千官齊出拜行塵再調公鼎數庸

盛三受兵符寵命新商路雪明旗柿逶楚堤梅發驛亭春襄陽風景由來好重與江山作主人

送李僕射赴鎮鳳翔

由來勳業屬英雄兄弟連榮列位同先入賊城橋首惡盡封官庫讓元公旌德動蜀家聲外竹帛新添國史中天子欲收秦隴地故教移鎮在扶風

寄白二十二舍人

早知內詔過先輩江南百事踈溢浦城中爲上佐爐峰寺後着幽居偏依仙法多求藥長共僧遊不讀書三省比來名望重肯容君去樂樵漁

五言絕句

和韋開州居山十二首

宿雲亭

清淨當深處虛明向遠開卷簾無俗客應只見雲來

梅溪

自愛新梅好行尋一徑斜不教人掃石恐損落來花

茶嶺

紫芽連白蕊初向嶺頭生自看家人摘尋常隔露行

流杯渠

沫酒白螺杯隨流去復回似知人把處各向面前來

盤石磴

盤石連空遠層層勢更危不知行幾匝得到上頭時

桃塢

春塢桃花發多將野客遊日西殊未散看望酒缸頭

竹巖

獨入千竿裏綠巖踏石層箬頭齊欲出更不許人登

琵琶臺

臺上綠羅春閑登不待人每當休暇日着展戴綸巾

胡蘆沼
曲沼春流滿新蒲映野鵝閒齋朝飯後拄杖遶行多
隱月岫
月出深峰裏清光夏亦寒每嫌西落疾不得到明看
繡衣石榻
山城無別味藥菜兼魚果時引繡衣人同來石上坐
上士泉餅
堦上一眼泉四邊青石砌唯有護淨僧添餅將盥漱
送遠客
燋悴遠行客殷勤欲別杯九星廻下路幾日見重來

寄西峰僧
松暗水涓涓夜涼人未眠西峰月猶在遙憶草堂前
禪師
獨在西峰頂年年閉石房定中無弟子人到爲焚香
惜花
山中春已晚處處見花稀明日來應盡林間宿不歸
題暉師影堂
日早欲參禪竟無相識緣道場今獨到惆悵影堂前
涇州塞
行道涇州塞唯聞羌戍鼙道邊古雙堠猶記向安西
野田
漠漠野田草中牛羊道去岸花
可憐岸邊樹紅蕚發青條東風吹渡水衝着木蘭橈

七言絕句

送蜀客

蜀客南行祭碧雞木綿花發錦江西山橋日晚行人少時見猩猩樹上啼

送元結

昔日同遊滻水邊如今重說恨綿綿天涯相見還離別客路秋風又幾年

官山祠

秋草官人斜裏墓官人誰送葬來時千千萬萬皆如此家在邊城亦不知

美人宮某

紅燭臺前出翠娥海沙鋪匀巧相和趁行移手遍收盡數數看誰得最多

虁州

瀧水蠻中入洞流人家多住竹棚頭一山海土無城郭唯見松牌記象州

送元宗簡

貂帽垂肩窄皂裘雪深騎馬向西州暫時相見還相送却閉門依舊愁

寄徐晦

鄱陂魚美酒偏濃不出琴齋見雪峰應勝昨來趨府日滯書林上亂重重

寄白學士

白堂天書見客稀縱因休沐鎖雙扉幾迴扶病欲相訪知向禁中棲未歸

喜王六同宿

十八年來恨別離唯同一宿詠新詩更相借問詩中語共說如今勝舊時

題玉像堂

玉毫不善世間塵輝相分明十八身入夜無燈燈更好堂中唯有轉經人

與賈島閑遊

水北原南草色新雪消風暖不生塵城中車馬應無數解得閑行有幾人

哭丘長史

丘公已歿故人稀欲過街西更訪誰每到子城東路上憶君相逐入朝時

哭孟寂一作哭孟郊

曲江院裏題名處十九人中最少年今日春光吟不
見杏花零落寺門前

患眼

三年患眼今年校免與風光便隔生昨日韓家後園
裏看花猶似未分明

答劉兢

劉君久被時抛擲老向城中作選人昨日街西相近
住每來存問老夫身

贈華嚴院僧

一身依止茆閑院燭燿窓中有宿煙徧檐華嚴經裏
字不曾行到寺門前

逢故人

山東一十餘年別今日相逢在上都說盡向來無限
事相看盡是白髭鬚

送蕭遠弟

街北槐花傍馬垂病身相送出門遲與君別後秋風
夜作得新詩說向誰

送幸少府任安縣

才多不肯浪容身老大詩章轉更新選得天台山下
住一家全作學仙人

贈任道人

長安多病無生計藥鋪醫人亂索錢欲得定知身上
事憑君為筭小行年

招閒居士

閉門秋雨濕墻蕨俗客來稀野思多已掃書齋安藥
鑑山人作意早經過

送許處士

高情自與俗人踈獨向藍谿僻處居會到白雲長取
醉不能窓下讀閑書

送律師歸婺州

京中開講已多時曾作壇頭證戒師歸到雙溪橋北
寺鄉僧爭就學威儀

題楊秘書新居

愛閑不向爭名地宅在街西最靜坊卷裏詩過一千
首白頭新受秘書郎

送眸師

九星臺下煎茶別五老峰頭覓寺居作得新詩旋相
寄人來請莫達空書

送僧往全州

聞道谿陰山水好師行一徧經過事須覓取堪居

處若箇鄉頭藥最多

尋徐道士

尋師遠到帰天觀竹院森森閉藥房開入靜來經七日仙童應下猶焚香

答開州韋使君寄車前子

開州千日車前子作藥人皆道有神魁愧使君憐病眼二千里外寄閒人

憶故州

累石爲山伴野夫自收靈藥讀仙書如今身是他州客每見青山憶舊居

送客流蜀

行盡青山到益州錦城樓下三江流杜家曾向此中住爲到浣花谿水頭

送陸暢

共踏長安街裏塵吳州獨作未歸身昔年舊宅今誰住君過西墉與問人

感春

遠客悠悠任病身謝家池上又逢春明年各自東西去此地看花是別人

贈李司議

漢庭誰問按荒客十載天南着白衣秋草莊荒惡谿路嶺頭還送北人歸

別客

青山歷歷水悠悠今日相逢明日秋繫馬城邊楊柳樹爲君沽酒暫淹留

登樓寄胡家兄弟

獨上西樓蓋日閑林煙演漾鳥綿蠻謝家兄弟重城裏不得同看雨後山

答劉明府

身病多時又客居滿城親舊久相疎可憐絳縣劉明府獨解頻頻寄遠書

酬滕杖

病裏出門行步遲喜君相贈古藤枝倚來自覺身生力并向傍人說得時

法雄寺東樓

汾陽舊宅今爲寺猶有當時歌舞樓四十年來車馬絕在槐深巷暮蟬愁

寄故人

靜曲閑房病客居蟬聲滿樹槿花疎故人祇在藍田縣強半年來未得書

鄰婦哭征夫
雙鬢初合便分離萬里征夫不得隨今日軍回身獨
歿去時鞍馬別人騎
和崔駙馬聞蟬
鳳凰樓下多歡樂不覺秋風暮雨天應爲昨來身暫
病蟬聲得到耳傍邊
和裴僕射看櫻桃花
昨日南園新雨後櫻桃花發舊枝柯天明不待人同
看遶樹重重屢跡多
和長安郭明府與友人縣中會飲
一罇清酒兩人同好在街西水縣中自恨病身相去
遠此時閑坐對秋風
唐昌觀看花 一作觀居
新紅舊紫不相宜看覺從前兩月遲更向同來詩客
道明年到此莫過時
九華觀看花
街西無數閑遊處不似九華仙觀中花裏可憐池上
景幾重墻壁貯春風
贈姚合
丹鳳城門向曉開千官相次入朝來唯君獨走衝塵
土下馬橋邊報直廻
同韋員外開元觀尋時道士
觀裏初晴竹樹涼閑行共到最高房昨來官罷無生
計欲就師求斷穀方
同韓侍御南谿夜賞
喜作閑人得出城南谿兩月逐君行忽聞新命須歸
去一夜船中語到明
使行望悟真寺
採玉峰連佛寺幽高高斜對驛門樓無端來去騎官
馬寸步教身不得遊
重陽日至峽道
無限青山行已盡題看忍覺遠離家逢高欲飲重陽
酒山菊今朝未有花
贈主客劉郎中
憶昔登南省日老夫猶是稱衣身誰知二十餘年
後來作客曹相替人
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
千枝花裏玉塵飛阿母宮中見亦稀應共諸仙鬬百
葉獨來偷折一枝歸
九色雲中紫鳳車尋仙來到洞仙家飛輪迴處無蹤

跡唯有班班滿地花

秋思

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歸書意萬重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

憶遠

行人猶未有歸期萬里迢迢初程日暮時唯愛門前雙柳樹枝枝葉葉不相離

玉仙館

長谿新雨色如泥野水陰雲盡向西楚客天南行漸遠山山樹裏鷓鴣啼

寄府吏

野外尋花共作期今朝出郭不相隨待君公事有閑日此地春光應過時

張籍遠雪夜同宿

數卷新遊蜀地詩長安僻巷得相隨草堂雪夜猶琴酒宿說似青城館裏時

涼州詞三首

邊城暮雨雁飛低蘆笛聲中牧馬歸城上月光如水白兵眠一夜聽風吹

磧應駝白練到安西鳳林關裏水東流白草黃榆六十秋邊將皆承主恩

澤無人解道取涼州

古鎮城門白磧開胡兵往往傍沙堆巡邊使客行應早欲問平安無使來

宮詞二首

新鷹初放兎猶肥白日君王在內稀簾幕千門臨欲暮鎖紅粧飛騎向前歸

華清宮

溫泉流入漢離宮樹行行浴殿空武帝時人今敬祀盡青山空閉御墻中

崔駙馬養鶴

身閑無事稱高情已有人間童句名求得鶴來教舞超望仙臺下亦將行

閑遊

老身不計人間事野寺秋晴每獨過病眼校來猶斷酒却嫌行處菊花多

劉兵曹贈酒

一斛顏色似秋泉開向新栽小竹前飲罷身中更無事移床獨就夕陽眠

送梧州王使君

楚江亭上秋風起看發蒼梧太守船千里同行從此

別相逢又隔幾多年

春日早朝

曉陌春寒朝騎來瑞雪深處見樓臺夜來新雨沙堤濕東上閑門應未開

寄朱闕二山人

爲箇朝章束此身眼看東路去無因應陽舊客今應少轉憶鄉家二老人

寄李渤

五度谿頭躑躅紅嵩陽寺裏講時鍾春山處處行應好一月看花到幾峰

尋仙

谿頭一徑入青崖處處仙居隔杏花更見峰西幽客說雲中猶有兩三家

同白侍郎杏園贈劉郎中

一去蕭湘頭已白今朝始見杏花春從來遷客應無數重到花前有幾人

答鄱陽客棄名詩

江皐歲暮相逢地黃葉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詩向松桂心中萬事喜君知

寄宋景

詔禁官兵取亂臣將軍弓箭不離身君今獨在征東府莫遣功名屬別人

寄王奉御

愛君紫閣峰前好新作書堂藥竈成見欲移居相近住有田多與種黃精

題渭北寺上人

昔祭郊壇今謁陵寺中高處復來登十餘年後人多別喜見當時轉讀僧

閑遊

終日不離塵土間若爲能見此身閑今朝暫共遊僧寺

語更恨多時別舊山

倡女詞

輕裾窶柄潤掃眉爲嫵風日下樓稀畫羅金縷難相稱故着尋常淡薄衣

答元八遺紗帽

黑紗方帽君邊得稱對山前坐竹牀唯恐被人偷樣剪不曾閑戴出書堂

題僧院

聞師行講青龍院本寺往來多少年掃空房唯獨坐千壑秋竹在簷前

百神齋祭相隨徧尋水看山亦共行明日城西送君
去舊遊重到獨題名

吳楚歌詞

庭前春鳥啄林聲紅夾羅襦縫未成今朝杜日停針
線起向朱櫻樹下行

題方睦上人月臺觀

一身清淨無童子獨坐空堂得幾年每夜焚香通月
觀可憐光影最團圓

華山廟

金天廟下西京道巫女紛紛走似煙手把紙錢迎過
客遣求恩福到神前

病中酬元宗簡

東風漸暖滿城春獨向深房養病身莫說櫻桃花已
發今年不作看花人

寺宿齋

晚到金光門外寺寺中新竹隔蘆多齋官禁與僧相
見院院開門不得過

贈施肩吾

世間漸覺無多事雖得空名未着身合取藥成相待
喫不須先作上天人

贈王建

自君去後交遊少東野亡來篋笥貧賴有白頭王建
在眼前猶見詠詩人

逢賈島

僧房逢着款冬花出寺行吟日已斜十二街中春雪
遍馬蹄今去入誰家

楚妃怨

梧桐葉下黃金井橫架轆轤牽素綆美人初起天未
明手拂銀瓶秋水冷

離宮怨

高堂別館連湘渚長向春光閉萬戶荊王去去不復
來宮中美人自歌舞

成都曲

錦江近西烟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萬里橋邊多酒
家遊人愛向誰家宿

寒塘曲

寒塘沉沉柳葉疎水暗人語聲棲鳥舟中少年醉不
起持燭照水射遊魚

春別曲

長江春水綠堪染蓮葉出水大如錢江頭橘樹君自
種那不長繫木蘭船

臺城

臺城六代競豪華結綺臨春事最奢萬戶千門成野
草只緣一曲後庭花

春詞

新粧面面下朱樓深鎖春光一院愁行到中庭數花
朵蜻蜓飛上玉搔頭

浪淘沙詞

鸚鵡洲頭浪颭沙青樓春望日將斜衙泥燕子爭歸
舍獨自狂夫不憶家

傷愚溪二首

柳門竹巷依依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縱有鄰人解吹
笛山陽舊侶更誰過

溪水悠悠春自來草堂無主燕飛回隔簾唯見中庭
草一樹山櫻依舊開

聽舊宮人穆氏唱歌

曾隨織女渡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供奉
曲當時朝士已無多

楊柳枝詞二首

煬帝行宮水滸數株殘柳不勝春晚來風起花如
雪飛入宮墻不見人

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攜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
樹唯有垂楊管別離

宿都庭有懷

雷雨湘江起臥龍武陵樵客蹋仙蹤十年楚水楓林
下今夜初聞長樂鐘

無題

桃蹊柳陌好經過燈下粧成月下歌爲是襄王故宮
地至今猶有細腰多

堤上行二首

酒旗相望大堤頭堤下連檣堤上樓日暮行人爭渡
急槳聲幽軋滿中流

江南江北望烟波入夜行人相應歌桃葉傳情竹枝
怨水流無限月明多

竹枝詞五首

白帝城頭春草生白鹽山下蜀江清南人上來歌一
曲北上莫人動鄉情

日出三竿春霧銷江頭蜀客駐蘭橈憑寄狂夫書一
紙家住成都萬里橋

雜唐嘈嘈十二雜此中道路古來難長恨人心不如
水等閑平地起波瀾
山上層層桃李花雲間烟火是人家銀釧金釵來負
水長刀短笠去留賒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
雨道是無情還有情
楊柳送客
青楓江畔白蘋洲楚客傷離不待秋君見隋朝更何
事綠楊南渡水悠悠
送客還幽州
鴈從遼東春更北飛
楊州送客
南行直入鷓鴣群萬歲橋邊一送君聞道望鄉聽不
得梅花暗落嶺頭雲
隋宮燕
燕語如傷舊國春宮花落旋成塵自從門閉春光
後幾度飛來不見人
山禽
山禽毛如白練帶栖我庭前粟樹枝獨候半夜來取
栗一雙中林向月飛
秋山
秋山無雲復無風溪頭看月出深松草堂不閉石床
靜葉間墜露聲重重
玉真觀
臺殿曾爲貴主家春風吹盡竹窓紗院中仙女脩香
火不許閑人入看花
蠻中
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麟玉鍰穿耳誰家
女自抱琵琶迎海神

贈道士
茆山近別劍谿逢玉節青旄十二重自說年年上天
去羅浮最近海邊峰
重平驛作
茫茫荒草平如地渺渺長堤曲似城日暮未知投宿
處逢人更問向前程
宿天竺寺寄盧隱寺僧
夜向靈谿息此身風泉竹露淨衣塵月明石上堪同
宿那作山南山北人
唐張司業詩集卷六

樂府三十三首

隴頭行

隴頭路斷人不行胡騎已入涼州城漢兵處處格鬬死一朝盡沒隴西地驅我邊人胡中去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國養子孫今着氈裘學胡語誰能還使李輕車重取涼州屬漢家

廢宅行

胡馬崩騰滿阡陌都人避亂唯空宅宅邊青桑垂宛宛野鼠食葉還成繭黃雀啄粟入燕窠啾啾唧唧白日晚去時禾黍埋地中饑兵掘土翻重重鴟梟養子庭樹上曲墻空屋屋作室多旋風亂定幾人還本主唯有官家重作主

秋夜長

秋天如水夜未央天漢東西月色光愁人不寐畏桃席暗虫啾啾遶我傍荒城為村無更聲起看北斗天未明白露滿田風裊裊千聲萬聲鶺鴒鳥鳴

塞上曲

邊州八月修城堡候騎先燒磧上草胡風吹沙度隴頭飛隴頭林木無北枝將軍閱兵青塞下鳴鼓槊槊促

猟圍天寒山路石斷裂白日不銷帳上雪烏孫國亂多降胡詔使名王持漢節年年征戰不得閒邊人殺盡唯空山

董逃行

洛陽城頭火曈曈亂兵燒我天子宮城南面有深山盡將老幼藏其間重巖為屋椽為食丁男夜行候消息聞道官軍猶掠人舊里如今歸未得董逃行漢家幾時重太平

江村行

南塘水深蘆筍齊下田種稻不作畦耕塲磷磷在水底短衣半染蘆中泥田頭刈波結為屋歸來繫牛還獨宿水淹手足盡為瘡山蛮逃衣飛撲撲桑村棋黑蠶再眠小姑採桑不餉田江南熱旱天氣毒雨中移秧顏色鮮一年耕種長苦辛田熟家家將賽神

湘江曲

湘江無潮秋水濶湘中月落行人發行人發送人歸白蘋茫茫鷓鴣飛

白鼉吟

天欲雨有東風南溪白鼉鳴窟中六月人家井無水

樵客吟

山上採樵選枯樹深處樵多出辛苦秋來野火燒欒林枝柯已枯堪採取斧聲坎坎在幽谷採得齊稍青葛東日西待伴同下山竹檐彎彎向身曲共知路傍多虎穴未敢歇村西地暗狐兎行稚子時相應聲採樵客莫採松與栢松栢生枝直且堅與君作屋成家宅

春江曲

春江無氷潮水平蒲心出水晃鶊鳴長干夫壻愛遠行自染春衣縫已成妾身生長金陵側去年夫壻住江北春來未到父母家舟小風多渡不得欲辭舅姑先問人私向江頭祭鬼神

烏棲曲

西山作宮花滿池宮烏曉鳴菜莫枝吳姬採蓮白鳴曲君王昨夜船中宿

短歌行

青天蕩蕩高且虛上有白日無根株流光蹙出還入地使我少年不須臾與君相逢勿寂寞衰老不復如今樂金巵盛酒置君前再拜勸君千萬年

泗水行

泗水流急石纍纍鯉魚上下紅尾短春氷消散日華滿行舟往來浮橋斷城邊漁市人早行水烟漠漠多樗聲

雲童行

雲童白龍之尾垂江中今年天旱不作雨水足墻上有禾黍

長塘湖

長塘湖一斛水中半斛魚大魚如柳葉小魚如針鋒水濁誰能辨真龍

雀飛多

雀飛多鋪網羅網羅高樹顛汝飛逢蒿下勿復投身網羅間粟積倉禾在田桑之鶡望其母來還

寄蕑浦

石上生蕑浦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令我頭青面如雪逢人寄君一莖葉書中不得傳此方君能來作棲霞侶與君同入丹玄鄉

山頭鹿

山頭鹿雙角芟芟尾促促資兒多租輸不足夫死未葬兒在獄早日赦恩野岡禾黍不熟無穀粮縣家惟憂少軍食誰能令爾無死傷

憶遠曲

水上山沉沉征途復繞林途流人行少馬迹猶可尋
雪中獨立樹海口失侶禽離叟如長線千里縈我心

春堤曲

野塘鴛鴦飛樹頭綠蒲紫菱蓋碧流誰家狂客愛雲
水日日獨來城下游

湖南曲

瀟湘多別離風起芙蓉洲江上人已遠夕陽滿中流
鴛鴦東南飛飛上青山頭

春水曲

鴨鴨嘴唼唼青蒲生春水狹蕩漾木蘭船中有雙少
年少年醉鴨不起

送遠曲

吳門向西流水長水長柳暗烟茫茫行人送客各惆
悵話離叙別傾清觴吟絲竹鳴笙簧酒酣性逸歌猶
狂行人告我挂帆去此去何時返故鄉殷勤振衣兩
相囑世事近來還淺促願君看取吳門山帶雪經春
依舊緑行人行處求知親送君去去徒酸辛

楚妃怨

湘雲初起江沉沉君王遠在雲夢林江南南多雉戟
暗臺下朝朝春水深章華殿前朝下國君心獨自終
無極楚兵滿地兼逐禽誰用一身騁筋力西江若翻

春日行

春日融融池上暖竹芽出土蘭心短草堂晨起酒半
醒家僮報我園花滿頭上皮冠未曾整直入花
間不尋逕柳樹殿勤盡繞行攀枝未遍春日暝不用
積金著青天不用服藥求神仙但願園裏花長好一
生飲酒花間老

慶慈詞

古瑟在匣誰復識玉柱頓倒朱絲黑千年曲譜不分
明樂府無人傳正聲秋虫暗穿塵作色腹中不辯工
人名幾時天下復古樂此瑟重奏雲門曲

洛陽行

洛陽宮闕當中州城上戟衛十二樓翠華西去幾時
返鳥巢乳鳥藏雛燕御門空鎖五十年秋彼農夫修
玉殿六街朝暮鼓鼙鼙兵持戟守空宮百官日月
拜章表驛使相續長安道上陽宮樹黃復緑野豺入
苑食麋鹿陌上老翁雙淚垂共說武皇巡幸時

惆別

僕人驅行軒低昂出我門離堂無留客席上唯琴樽
古道隨水曲悠悠繞荒村遠程未奉息別念在朝昏
端君愁歲永獨此留輕景豈無經過人尋漢門巷靜
君如天上雨我如屋下井無因同波流願作形與影

離婦

十載來夫家閨門無瑕疵薄命不生子古制有分離
堂上謝姑嫜長跪請辭離姑嫜見我往將決復沉疑
與我古時釧留我嫁時衣高堂拊我身拊一作撫一哭我於
路隋昔日初爲婦當君貧賤時晝夜常紡績不得事

蛾眉辛勤積黃金濟君寒與饑洛陽買大宅邯鄲買
侍兒夫壻乘龍馬出入有光儀將爲富家婦永爲子
孫資誰謂出君門一身上車歸有子未必榮無子坐
生悲爲人莫作女實難爲

新桃

桃生葉婆娑枝葉四面多高未出牆顛蔚茂相凌摩
植之三年餘今年初試花秋來未成實其陰良已嘉
青蠅不來鳴安得迅羽過常恐牽絲虫蒙翳成網羅
顧託戲童兒勿折吾柔柯明年結甘實磊磊充汝家

惜花

樓觀開朱門樹木連房廊中有學仙人少年休穀粮
高冠如芙蓉霞月披衣裳六時朝上清佩玉紛鏘鏘
自言天老書祕覆雲錦囊百年度一人妄泄有災殃
每占有仙相然後傳此方先生坐中堂弟子跪四旁
金刀截身髮結誓焚靈香弟子得其訣清齋入空房
守神保元氣動息隨天罡爐燒丹砂盡晝夜候火光
藥成既服食計日乘鸞凰虛空無靈應終歲安所望
勤勞不能成疑慮積心腸虛靡生疾痛壽命多夭傷
身歿懽人見夜埋山谷傍求道慕靈異不如守尋常
先王知其非戒之在國章

《文集卷七》 九

沈千運舊居

汝北君子宅我來見頹墉亂離子孫盡地屬隣里翁
土木被丘墟蹊路不相通舊井蔓草合牛羊墜其中
君辭天子書放意任體躬一生不自力家與道旅同
高議切星辰餘聲激清聽方將旌舊閭百歲可封崇
嗟其未積年已爲荒林叢時豈無知音者莫能敦
此風浩蕩竟無覩我將安所從

懷友

人生有行役誰能如草木別離感中懷乃爲我桎梏
百年受命短光景良不足念我別離者願懷日月促

平地旋道路車馬往不復空知爲良田秋望禾黍熟
端居無儔侶日夜禱耳目立身難自覺常恐懼憂
斯辱賤無閒暇疾痛多曙慾我思携手人道遙任
心腹

寄韓愈

野館非我室新居未能安讀書避塵雜方覺此地閒
過郭多園墟桑果相接連獨游竟寂寞如寄空雲山
良景常晨昏林無鳴蟬臨溪一盥濯清去肢體煩
出林望曾城君子在其間戎府草章記阻我此游盤
憶昔西潤時並持釣魚竿共忻得魴鯉烹鱠于我前

《文集卷七》 十

幾朝還復來嘆息時獨言

別段生

與子骨肉親願其長相隨況離父母傍從我學詩書
同在道路中講誦亦未窺爲文于我前日夕生光儀
行役多疾癘賴此相扶持貧賤事俱難今日有別離
我去秦城中子留汴水湄離情兩飄斷豈異風中絲
幼年獨爲客舉動難爲宜努力自脩勵長如見我時
我時登山岡再揖問還期還期在新年勿怨歡會遲

贈姚怤

漏天日無光澤土松不長君今職下位志氣安得揚

白髮文思壯才爲國賢良無人識高韻薦于天子傍
況我愚村姿強趨利名場遠同于貴人身舉固難彰
昔逢汴水濱今會習池陽豈無再來期顧恐非此方
願爲石中泉不爲菟上霜離別勿復道所貴不相忘

傷于鵠

西山無逸人忽覺大國貧良玉沉幽泉名爲天下珍
野性踈時俗再命乃從軍氣高終不合去如鏡上塵
我初有章句相合者惟君今來吊嗣子對龍燒斯文
耕者廢其耜爨者絕其薪筒無新衣裳易用光我身
冀回徒再拜昔意安能陳徒保金石韻千載人所聞

和李僕射西園見木槿花之別名

過午歸閒處西亭敞四簷高眠看琴枕散快檢書籤
印在休通客山晴好捲簾竹涼蠅少到藤暗蝶爭潛
曉鵲頻驚喜疎蟬不許拈石苔生紫點欄藥吐紅尖
虛坐詩情遠幽探道事兼所營當勝地雖儉復誰嫌

獻從兄

悠悠旱天雲不遠如飛塵賢達失其所沉飄同衆人
擢秀登王畿出爲良使宸名高滿朝野幼賤誰不聞
一朝遇讒邪流竄八九春詔書近遷移組綬未及身
冬井無寒氷玉潤難爲焚虛懷日迢遙榮厚常保純
我念出游時舞吟康樂文願言靈溪期聊欲相依因

城南

促促念道路四支不常寧行車未及家天外非盡程
骨肉望我歡鄉里望我榮豈知東與西憔悴竟無成
天寒苦夜長窮者不念明懼離其寢寐百憂傷性靈
世道多險薄相勸異忠誠遠游無知音不如商賈行
達人有常志愚夫勞無營舊山幸未蕪言歸樂此生

臥疾

身病始知道臥讀神爨經空房夜燃燈四壁青熒熒
羈旅逐人歡貧賤還自輕今來問良醫乃知病所生

僮僕各相爰將曰無停聲見我形憔悴勸藥語丁寧
春雨枕席冷窓前新禽鳴開門起無力遙愛鷄犬行
服藥察耳目漸覺如酒醒方悟養生者不爲憂患并

贈孟郊

歷歷天上星沉沉水中萍幸當清秋夜流影及微形
君生衰俗間立身如禮經淳意發高文獨有金石聲
才名振京國歸省東南行停車楚城下顧我不念程
寶鏡曾墮水不磨難自明昔飾居貧賤所知賴友生
歡會方別離戚戚憂慮并安得在一方終老無送迎

漾漾南澗水來作曲池流言尋參差島曉榜輕盈舟
萬繞不再止千尋盡孤幽藻澁許人重萍分指魚遊
繁苗毯下垂容箭翻迴轉曝鼈亂自墜陰藤斜相鉤
臥聆黑米吐翻芰紫角稠橋低競俯僕亭近閒夷猶
目爲逐勝朗手因掇芳柔漸喜游來極忽疑歸無由
氣狀雖可覽纖微諒難搜未聽王人賞徒愛清華秋

夜懷

第居積遠念轉轉迷所歸幽蕙零落色暗螢參差飛
病生秋風露涙墮明月永無愁坐寂寞重使奏清徽

奉和舍人叔直省時思琴

藹藹紫微直秋意深無窮滴歷仙閣漏爾穆禁池風
竹月之涼影萱露滴幽叢地清物態勝宵開琴思通
時屬雅音際迴疑處抱中達人掌樞近常與隱默同

野寺後池寄友

佛寺連野水池幽夏景清繁木蔭夫渠時有水禽鳴
通溪岸壟斷分潜流復縈伴僧鐘磬罷月來池上明
友人竟不至東北見高城獨游自寂寞況此恨盈盈

寄別者

寒天正飛雪行人心切切同爲萬里客中路忽離別
別君汾水東望君汾水西積雪無平岡空山無人蹊
羸馬時倚轅行行未遑食下車勸童僕相顧莫歎息
詎知佳期隔離念終無極

病中寄白學士拾遺

秋亭病客眠庭樹滿枝輝涼風繞砌起斜影入牀前
梨晚漸紅隂菊寒無黃鮮倦游寂寞日感嘆蹉跎年
塵歡久消委華念獨迎延自寓城闕下識君爭事焉
若爲天子識我方沉病纏無因會同語悄悄中懷煎

雨中寄元宗簡

秋堂羸病起盥漱風雨朝竹影冷疎灑榆葉暗飄蕭
街徑多陰果墻隅有蛇蜩延賢一公集卷七
君居應如此恨言相去遙

峴花

可憐峴邊樹紅葉發青條東風吹渡水衝着木蘭橈

惜花

春潭足芳樹水清不如素幽人愛華景一一空山暮
月出潭氣白游魚暗衝石夜深春思多酒醒山寂寂

別千鵠

離燈及晨輝行人起復思出門兩相顧青山路遙遙

野草

離離野田草草中牛羊道古墓無子孫白楊不得老

秋山

秋山無雲復無風溪頭看月出深松草堂不閉石床
靜葉間隆露聲重重

山禽

山禽毛如白練帶樓我庭前栗樹枝獼猴夜半來取
栗一雙中林向月飛

祭退之

嗚呼吏部公其道誠巍昂生爲大賢姿天使光我庶
德義動鬼神鑒用不可詳獨得雄直氣發爲古文章
學無不該貫吏治得其方三次論諍退其志亦剛彊

再使平山東不言所謀臧薦待皆寒羸但取其才良
親朋有孤稚婚姻有辦嘗如彼天有十人可爲信常
如彼歲有春物宜得華昌哀哉未申施中年遽殂喪
朝野良共哀矧於知舊腸籍在江湖間獨以道自將
學詩爲衆體久乃澄爽囊無相知人黯如霧中行
北遊偶逢公盛語相稱明名因天下聞傳者入歌聲
公領試士司首薦到上京一來遂登科不見苦貢塲
觀我性朴直乃言及平生由慈顙朋黨骨肉無以當
坐令其子拜常呼幼時名追招不隔日躋踐公之堂
出則連轡馳寢則對榻床搜窮古今書事事相酌酌

筒根劃波激船觸前後飛鷗鷺回入潭瀨下綸截鯉
與舫踏沙挼水蔬樹下忝新杭日來相與嬉不知暑
日長柴翁携童兒聚觀於岸傍月中登高灘星漢交
番苦釣車擲長綫有獲齊歡驚夜闌乘馬歸衣上草
露光公爲遊谿詩唱咏多慨慷自期此可老結社於
其鄉籍受新官詔拜恩當入城公因同歸還居處隔
一坊中秋十六夜魄圓天美晴公既相邀留坐語於
堦楹乃出二侍女令彈琵琶箏臨風聽繁絃忽遽聞
再更顧我數來過是夜涼難忘公疾浸日加孺人視
藥湯來候不得宿出門每迴遑自是將重危車馬候

縱橫門僕皆逸遠獨我到寢房公有曠達識生死爲
一綱及當臨終晨意色亦不荒贈我珍重言儻然委
衾裏公比欲爲書遺約有修章令我署其末以爲後
事程家人號於前其書不果成子符奉其言甚於親
使令魯論未訖注手跡令徵詮新亭成未登閉在莊
西廂書札與詩文重疊我笥盈項息萬事盡腸情多
摧傷舊塋盟津北野空動鼓鉦柳車一出門終天無
迴箱籍貢無贈貲曷用申哀誠衣器陳下帳酸餌奠
堂皇明靈庶鑒知髣髴斯來饗

野居 此一首當補在古風中城南後

貧賤易爲適荒郊亦安居端坐無餘思彌樂古人書
秋田多良苗野水多遊魚我無柬與網安得充廚厨
寒天白日短簷下煖我軀四肢暫寬柔中腸醳不舒
多病減志氣爲客足憂虞況復時節晚覽物空踟躕

唐張司業詩集卷七

一十九首

山中醉人

山中日煖春鳩鳴逐水看花任意行向晚歸來石窓下菖蒲葉上見題名

岳州晚景 此詩舊題李益云張正言作

晚景寒鴉集秋聲遠雁歸水光浮日去霞彩映江飛洲白蘆花吐園紅柿葉稀長沙卑濕地九月未成衣

水 已上三首見木鐸集

蕩漾空沙際虛明入遠天秋光照不極鳥色去無邊勢引長雲濶波輕片雪連汀洲杳難測萬古覆蒼烟

送安法師

出郭見落日別君臨古津遠程無野寺宿處問何人原色不分路錫聲遙隔塵山陰到家節猶及蕙蘭春

寄靈一上人初歸雲門寺

寒山白雲裏法侶自招携竹逕通城下松門隔水西方同沃洲去不作武陵迷彷彿逢看處秋風是會稽

夏日閒居

無事門多閉偏知夏日長晨蟬聲寂寞新竹氣清涼開對臨書案看移曬藥牀自憐歸未得猶寄在班行

老將

奚袁頭似雪行步急如風不怕騎生馬猶能挽硬弓兵書封錦字手詔滿香筒今日身憔悴猶誇定遠功

秋閨

秋風窓下起旅雁又一作向南飛日出門望家行客歸無因見遥使空待寄寒衣獨閉青樓暮烟深鳥雀稀

山中春夜

寂寂春山靜幽人歸臥遲橫琴當月下壓酒及花時

冷露濕茅屋暗泉通一作衝竹籬西峰採芝藥一作伴此

夕恨無期

訓浙東元尚書見寄綾素

越地縑紗紋樣新遠封來寄學曹人便令裁制爲時服頓覺光榮上病身應念此官同棄置獨能相賀更殷勤三千里外無由見海上東風又一春

贈項斯

端坐吟詩妄忍飢萬人中覓似君稀門連野水風長到驢放秋原夜不歸日煖剩收桑落葉天寒更着舊生衣曲江庭上頻頻見爲愛鸕鷀雨裏飛

題故僧影堂

香消雲鎖舊僧家僧刹殘形半壁斜日暮松烟寒漠漠秋風吹破峰邊花

弱柏院僧影堂

弱柏倒垂如線蔓蒼頭不見有枝柯影堂香火長相續應得人來禮拜多

聯句

會合聯句 韓愈 張徹 孟郊

離別言無期會合意彌重籍病添兒女戀老喪丈夫勇愈劍心知未謝詩思猶孤聳郊愁去劇箭飛懽來若泉湧徹析言多新貫據抱無昔壅籍念難須勤追

公集卷八 三

悔易勿輕踵愈吟巴山卓犖說楚波堆壟郊馬辭虎豹怒卉出蛟鼉恐徹狂禽時孤軒畫作幽坎雜百種愈瘴衣常腥臧蠻器多疎冗籍剥苔吊斑林角飯餌沉塚愈忽爾街遠命歸敷舞新寵郊鬼窟脫幽妖天居靚清拱愈京游步方振謫夢意猶恂籍詩書誇舊知酒食接新奉愈嘉言寫清越齋病失朊腫郊夏陰偶高庇霄覩接虛擁愈雪絃寂寂聽茗碗纖纖捧郊馳輝燭浮螢幽響泄潛蓄愈詩老獨何心江疾有餘尰郊我家本渥毅有地界皐鞏徹休迹憶沉冥峨冠慙闕辱郊升朝高纓逸振物羣聽悚徒言濯幽泌誰

與薙荒茸籍朝紳鬱青綠馬飾羅珪珙 國警未銷鑠我志蕩邛隴郊君才誠倜儻時論方洶溶一作洶格言多彪蔚懸解無梏拲張生得淵源寒色扳山冢堅如撞群金耿若抽獨蛹愈伊余何所擬跛鼈詎能踊塊然墜一作岳石飄爾習巢氄郊龍旆垂天衛雲韶凝禁甬籍君胡氓安然朝鼓聲洶洶愈

春池泛舟聯句 裴度 崔羣 劉禹錫

鳳池新雨後池上好風光禹錫相公上取酒愁春盡留賓賞喜日長度戶部送柳絲迎畫舸水鏡寫雕梁羣送賓閣長潭洞迷仙府烟霞認醉鄉餘送張閣同泰

《張集卷》

觴籍主客晚景含澄澈時芳得艷陽禹錫飛鳧拂輕浪綠柳暗回塘度逸韻追安石高居勝辟疆群杯停新令舉詩動彩箋忙餘顧謂同來客歡游不可忘籍

宴興化池亭送白二十二東歸裴 白 劉

東洛言歸去西園告別來白頭青眼客池上手中杯度離瑟殷勤奏仙舟委曲迴征輪今欲動賓閣爲誰開禹錫坐弄琉璃水行登渌蘚苔縛苔花低粉焰影萍散酒吹醅居易岸蔭新抽竹亭香欲變梅隨游多笑傲過勝且徘徊籍澄澈連天鏡潺湲出地雷林塘難共賞鞍馬莫相催度信及魚還樂機忘鳥不猜晚晴槐

起露新暑石添苔 禹錫 擬作雲泥別猶思頃刻陪歌
停珠貫斷飲罷玉峰頹 居易 雖有消搖志其如磊落
才會當重入用此去肯悠哉籍

首夏猶清和聯句 裴 白劉

記得謝家詩清和即此時 居易 餘花數種在密葉幾
重垂 度 芳謝人人惜陰成處處宜 禹錫 水萍爭點綴
梁燕共追隨 行式 亂蝶憐踈蕊殘鶯戀好枝籍草香
殘未歇雲勢漸多奇 居易 單服初寧體新篁已出籬
度 與春爲別近覺日轉行遲 禹錫 遠樹風光少侵堦
苔蘚滋 行式 唯思奉歡樂長得在西池籍

薔薇花聯句 裴

似錦如霞色連春接夏開 禹錫 波紅分影入風好帶
香來 度 得地依東閣當階奉上台 行式 淺深皆有態
次第暗相催 禹錫 滿地愁英落緣隄惜棹回 度 芳濃
濡雨露明麗隔塵埃 行式 似着胭脂染如經巧婦裁
居易 奈花無別計只有酒殘杯籍

西池落泉聯句 裴 白劉

東閣聽泉落能令夜興多 行式 散時猶帶沫深處却
跳波 度 偏洗磷磷石還驚泛泛鵝籍 色青塵不染光
白月相和 居易 噴雪繁松竹攢珠漱芰荷 禹錫 對吟
時合響觸樹更搥柯籍照 圖紅分藥侵堦綠浸莎 居易
日斜車馬散餘韻遂鳴珂 禹錫

張司業詩集世所傳者有歷陽盱江二本咸編
次不全番陽湯侍講司諫中迺以家藏元豐八
年寫本刻而傳之其間篇什頗多於二本辛酉
歲余移告家居因合三本校之得其樂府古風
近體詩共七十九首録于毘陵蔣氏刋本後錯
宇亦稍爲正惜未能盡去也余嘗觀唐史稱司
業爲詩長于樂府多警句白太傅讀其集賦詩
曰張公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
少其倫而姚秘監又贈詩曰妙絶江南曲凄凉
怨女詩古風無敵手新語是人知其爲當時所
推服者如此迨后若張文懿公最重籍作荆公
絶句云蘇州司業詩名老樂府皆言妙入神其
爲異代所稱仰也又如此然則司業之詩是可
遺其一耶今增定之則滄海之珠庶幾無遺延
津之劍得以復合非敢附于四公之後也七月
既望識

唐張司業詩集卷八

李文公集十八卷

（唐）李翺撰

明成化十一年馮孜刻本

李文公集十八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唐李翺撰。翺字習之。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之裔也。貞元十四年進士。官至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事跡具唐書本傳。其集唐藝文志作十八卷。通考作一卷。稱李文公集。十有八卷。百四篇。江浙行省參政趙郡蘇公所藏本。與唐志合。陳振孫書錄解題則云。蜀本分二十卷。近時凡有二本。一爲明景泰間柯東邨讀鈔本。國朝徐養元刻之。謂舛最甚。此本爲毛晉所刊。仍十八卷。或即蘇天爵家本歟。考閻若璩潛邱劄記有與藏唐器書曰。特假舊唐書參考。李漸東不知何名。或李翺習之全集出。尚可得其人。然老矣。倦於尋訪矣云云。則似尚不以爲足本。不知何所據也。翺爲韓愈之姪壻。故其學皆出於愈。集中載荅皇甫湜書。自稱高愍女楊烈婦傳不在班固蔡邕下。其自許稍過。然觀與梁載言書。論文甚詳。至寄從弟正辭書。謂人號文章爲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前。惡得以一藝名之。故才與學雖皆過愈。不能鎔鑄百氏。皆如已出。而立言具有根柢。大抵溫厚和平。俯仰中度。不似李

觀劉蛻諸人有矜心作意之態。蘇舜欽謂其詞不遒韓。而理過於柳。誠爲篤論。鄭獬謂其尚質而少工。則貶之太甚矣。集不知何人所編。觀其有與侯高第二書。而無第一書。知其去取之間。特爲精審。惟集中皇祖實錄一篇。立名頗爲僭越。夫皇祖皇考。文見禮經。至明英宗時。始著爲禁令。翺在其前。稱之猶有說也。若實錄之名。則六代以來。已定爲帝制。揆志所載。班班可稽。唐宋以來。臣庶無敢稱者。翺乃以題其祖之行狀。殊爲不經。編集者無所刊正。則殊失刪裁矣。陳振孫謂集中無詩。獨載戲贈一篇。劉甫葉適亦謂其不長於詩。故集中無傳。惟傳燈錄載其贈藥山僧一篇。韓退之遠遊聯句記其一聯。振孫所謂有一詩者。蓋蜀本。適所謂不載詩者。蓋即此本。毛晉跋謂趙來鈔本。始附戲贈一篇。蓋未考振孫語也。然傳燈錄一詩。得於鄭州。石刻。劉攽中山詩話云。唐李習之不能詩。鄭州掘石刻。有鄭州刺史李翺詩云云。此別一李翺。非習之。唐書習之傳不記爲鄭州。王深甫編習之集。乃收此詩。爲不可跪。若葉適編叢話所論亦同。惟王脩野客叢書獨據僧錄敘翺仕履。斷其實嘗知鄭

州諸人未考。考開元寺僧嘗請翰爲鐘銘。翰荅以
書曰。翰學聖人之心焉。則不敢遽乎知聖人之道
者也。吾之銘是鐘也。吾將明聖人之道焉。則於釋
氏無益。吾將順釋氏之教而述焉。則紿乎下之人
甚矣。何貴乎吾之先覺也。觀其書語。豈肯向藥山
問道者。此石刻亦如韓愈大顛三書。因其素不信
佛。而猶徒務欲言其皈依。用彰彼教耳。楙乃以翰
嘗爲鄭州信之。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至金山志
載翰五言律詩一篇。全勦五代孫魴作。則尤近人
所託。不足與辨。葉夢得石林詩話曰。人之材力有
限。李翰皇甫湜皆韓退之高弟。而二人獨不傳其
詩。不應散亡無一篇者。計或非其所長。故不作耳。
二人以非所長而不作。賢於世之不能而強爲之
者也。斯言允矣。

李文公集序

邵武郡守西蜀馮君師厲以唐隴西李文公所為文一十八卷凡一百三命工鋟梓以傳於天下後世乃以屬余序於乎文章之有補於治道也尚矣為文無補於治道雖工何益然文不本於仁義則於治道亦何補之哉孟子七篇惓惓於仁義之言故程子謂孟子有功於聖門者以其開口便說仁義也公嘗與其從弟正辭論文章云汝勿信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

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仲尼孟軻殁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六未可誣也公之所論文章如此故其凡所為文莫不卓然如大道焉曰仁義之道章章然不能行者嚮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知其聖且欲害之也曰君子非仁與義則以容和為貴富之路易嘗以仁

義博施之為本乎此皆直指仁義以示人者也其曰君子進退周旋群獨語默不失其正曰善理其家者親父子殊貴賤別妻妾男女高下內外之位正其名而已矣曰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

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交好學莫如改過曰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拒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厚邊兵以息蕃戎侵掠之患救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以通擁蔽之路此皆本於仁義尤章章者也公

如此惡有讀公之文而不知公之心之所存者乎公嘗有云僕之道窮則樂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行之於天下也何獨天下哉特後世之人有得於吾之功者爾然則公之存於心者仁義是也夫仁義乃人人之心之所固有文者有以知之乎仁義讀公之文本於仁則必有以慕之慕之不已則其心亦在於仁義矣孟子曰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

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是則公之文也於治道豈小補之哉而鄙守馮君欲公之文傳於天下後世也亦豈不為治道計哉公諱翱字習之官至山南東道節度使撿校戶部尚書蓋嘗從昌黎韓先生游而為先生之所重者云

成化乙未春二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

王鞏何宜序

唐李文公集 總一十八卷凡一百三首二首元闕

唐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

李翱學習之

第一卷賦三首

感知己賦　幽懷賦　釋懷賦

第二卷文三首

復性書上　復性書中　復性書下

第三卷文三首

平賦書　進士策問二首

第四卷文七首

從道論　去佛齋　解惑

命解　帝王所尚問　正位

學可進

第五卷文八首

知鳳　國馬說　截冠雄鷄志

題燕丹傳後　拜禹言　送馮定序

雜說二首

第六卷書四首

荅韓侍郎書

荅皇甫湜書　荅獨孤舍人書

荅朱載言書

第七卷書六首
論事宰相書　勸裴相書
薦士於中書舍人書　謝楊郎中書
與陸傪書　荅侯高書
第八卷書六首
薦所知於張僕射書　與淮南節度書
賀陸大夫書　勸河南尹復故事書
寄從弟書　與李舍人書
第九卷疏七首
論事疏表　疏用忠正
第十卷奏議狀六首　疏弃奸佞
疏引見待制官　疏改稅法
疏招討党項　疏厚邊兵
百官行奏狀　陵廟祭議
與本使論陸巡官狀　與本使請停舉倩事觀察狀
與故度支李尚書辱狀
第十一卷行狀實錄三首
韓吏部行狀　嶺南節度徐公行狀
皇祖實錄

第十二卷碑傳四首　獻甫
高愍女碑　楊烈婦傳
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第十三卷碑述三首
平原郡王柏公碑　僕射傳公碑
陸歙州述
第十四卷墓誌五首
楊僕射墓誌　馬少監墓誌
李長史墓誌　侯處士墓誌
叔氏墓誌
補
第十五卷墓誌六首
武侍御墓誌　馬少監墓誌
李長史墓誌　盧司錄墓誌
武錄事妻墓誌　韓書記夫人墓誌
第十六卷祭文十四首
祭韓吏部文　祭獨孤中丞文
祭常相文　祭盧夫人文
祭楊僕射文　祭李宥客文
祭李峽州文　祭從弟少監文
祭劉巡官文　祭錢巡官文

祭伏波神文
祭漓山神文
第十七卷雜著八首
行巳箴
泗州開元寺鐘銘
江州南湖堤銘
辭江靈
第十八卷雜著八首
來南錄
題峽山寺
五木經
何首烏方錄
補遺 目錄
祭天中王文
祭文足墓文
陸像檻銘
舒州新堂銘
趙州石橋銘
數奇篇
題拠掬亭
題靈鷲寺
高氏月錄序
戲贈詩
四

賦三首

感知巳賦 幽懷賦 釋懷賦

感知巳賦 并序

貞元九年翊始就州府之貢舉人事其九月執文章一通謁于右補闕安定梁君是時梁君以鳳詞求進之士奉文章造梁君門下者蓋無虛日梁君知人之過也亦既相見遂於翊有相知之道焉謂翊得古人之遺風期翊之名不朽於無窮許翊以掃拭吹噓翊初謂面相進也亦未奉其言甚十一月梁君遽疾而歿翊漸遊於朋友公卿間往往皆曰吾久籍子姓名於補闕梁君也翊乃知非面相進也當時意謂先進者遇人特達皆合有是心亦未謂知巳之難得也梁君歿於茲五年翊學聖人經籍教訓文句之旨而為文將數萬言愈昔年見于梁君之文弗啻數倍雖不敢同德於古人然亦常無怍於中心每歲試於禮部連以文章罷黜聲光晦昧于時俗人皆謂之固宜矣然後知先進者遇人特達亦不肯有是心方知知巳之難得也夫見善而不能知雖善何為知而不能譽則知勿知譽而不能深則知勿譽深而不能久

則如勿深文而不能終則如勿文翔雖不肖奉尊於
梁君所知君為之言於人豈非譽歟謂其有古人之
遺風豈非深歟譽而逮夫終身豈非久歟不幸梁君
短命遽歿是以翔未能有成也其誰能相繼梁君之
志而成之歟已焉哉天之遷葬梁君也是使翔之命
又迍邅厄窮也逢賦感知已以自傷其言悠而不亂
蓋小雅騷人之餘風也其辭曰

感感之愁苦兮思釋去之無端彼衆人之容易兮乃
志士之所難伊自古皆嗟兮又何悲乎兹之世獨厄
窮而不達兮悼知音之永逝紛予生之多故兮愧特
孑孑而無依兮孤煢煢而靡恃既乏內以自主兮又
無外以輔持進不得於明時兮退不能乎巖棲上不
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捐廢而遠遺況天子之神明兮
方恢弘乎大猷紹高祖之初起兮撥一旅之嬴師能
順天而用衆兮竟捐廢而遠遺況天子之神明兮
方恢弘乎大猷紹高祖之初起兮撥一旅之嬴師
修兮無遠迩而咸歸當高祖之初起兮撥一旅之嬴
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捐廢而遠遺況天子之神明

師尚之規聖兮德既均而行華惟肝腸之有殊兮守未
同其何責願披懷而竭閘兮道既塞而已行路非險
而不通兮人忌我而異情王章直而嶽死兮李固忠
潔白兮疾苗莠之紛生令農夫以手鉏兮反剪去乎
嘉穀豈不指穢而語之兮佯輊賭而不肯聽歲驛去
而不忍兮終留滯亦何成當晨旦而安立兮仰白日
而自明奚一世而若流兮何久永而傷情樂此言而
內抑兮壯大觀於莊生抉馨香之苗蘭兮樹蕭蔚以
羅列斥通道而使蕪兮戀棘徑之中絕置春秋而詢

心兮蔑與此其異剔昔誓詞而約交兮期共死而皆
居嗟所守之既異兮乃汗漫而遺初心皓白而不容
兮非希直而望利忠不顧而立志兮交不同而行棄
悲夫不徇已而必仇兮諒非水火其何畏獨吾行之
不然兮直愧心而懼義嘉山松之蒼蒼兮歲苦寒而
亦悴吾固禁其貞剛兮夫何尤乎小異欲靜默而絕
聲兮豈不悼厥初之所志抑此懷而不可兮終永夜
以嘯啼

一卷

李文卷第二

文三首

復性書上　復性書中　復性書下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
書悠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
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
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
明之過汨不濟流斯清矣煙不尊光斯明矣情不作
性斯充矣性與情不相無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
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

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
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
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
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
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昏其性之百姓之性與聖
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
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
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于山非不泉也石
不鑽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
疏則不能為江為河為淮為濟東匯大壑浩浩蕩蕩

為弗剋之深情之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惑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賾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憂於極也復其性者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安則鬧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規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

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之傳于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顏子沒而聖學亡孟軻氏作其書七篇以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其指要在盡心知性以事天存心養性以俟命而已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也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求何為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子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益傳之矣遺棄曠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行文章章句成俊擊劍之徒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于剝也必復吾豈復之時邪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海下而吳郡陸侃存焉與之言陸侃曰子之言若孔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

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
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
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
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識明之源而缺絕廢
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于時命曰復性書以理其心
以傳乎其人烏戲夫子復生不棄吾言矣

復性書中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
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
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

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
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動有動有靜動靜不
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焉能復其
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
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
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
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慾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
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邪本無
有心寂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
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潤氏之

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
無祗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則聲之來
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
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
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
致知在格物易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
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
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
致知也是知之至也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

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脩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明也教也者可以教天下矣類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說者曰不睹之睹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睹之睹不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遠矣故君子愼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註解中庸者興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

彼以事解者也教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理曰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脩之一日則可以至於聖人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次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大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性歟曰柒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之罪也曰為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情所為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共工放驩兜殛鯀竄三苗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

知神之所為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奈欲愛憎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祛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祛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

之性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邪又而不動沙泥自沉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来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爲昏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自已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爲邪邪既爲明所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將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爲昏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予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而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既盡則現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予觀之不急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復性書下

豐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顧於凡人蓋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

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皆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蚊魚者豈非道德之性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兹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蚊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

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耶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
時又曰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孟子曰夏后氏
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
一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
舜之道大桀小桀也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
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舍於

為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為政者莫大於
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文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
富足而惡貧窮終歲不製衣則寒一日不得食則飢
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蚤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
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
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
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
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
斂之為可以得財愈多也何也
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

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者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
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
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
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
人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而流
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蕃盡力畊之地有餘利
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
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
之危而守則人皆自固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
母自生人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

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有
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太
寡是以有土地者有仁義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
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後代者由此道也秦威
古法隳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
翰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
焉庶幾乎能有行之者云耳

凡為天下者視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視百里之州
為百里之州者起於一畝之田五尺謂之步古制六尺
古之尺小為漢時之尺四尺八寸則方一步今三百六寸則方一步二百有
古之方一為漢時之尺四尺八寸則方一步今三百六寸則方一步二百有

四十步謂之畝古者步百爲畝今時不同則從古之制易行也一畝爲古之田三畝也
三百有六十步謂之里古者三百步爲一里今之田九夫爲井井之田九夫三爲屋屋
三爲井一井之田九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一井之田八家各受百畝公田八十畝八
家共治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田二十畝爲古之田三十
畝爲今之田一百畝古者百畝當今之一百四十畝今之百畝當古之七十畝也古
今之畝廣狹不同則從古之制易行也一畝爲古之田三畝也
方三百步爲一里方三里爲一井井之田九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一井之田九夫三爲
井方一里也
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
所以古之方一里當今之方一里也古之里縱小其畝又加小今之畝縱時方一里爲田五百
四十畝有二十畝也古之田一百畝當今之一百四十畝今之百畝當古之七十畝
六百古之田一千二十頃也
方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
五萬四千畝有五百四十頃也
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
十里之州五千有四億畝
五萬四千畝有五百四十頃也古之里縱小其畝又加小今之畝縱時方十里爲田九萬頃
四千頃也
方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
五千有四百億畝有五萬四千頃也
之田一十六萬二千頃也
一十六萬二千頃也
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
五千有四百億畝有五萬四千頃也
古田一千六百頃也
一千六百頃也
方里之內以十畝爲之墾室徑路牛豚之所息慈韭菜蓏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者方里爲井井爲田九百畝農夫八家各受百畝公田八十畝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治私田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田二十畝爲古之田三十畝爲今之田一百畝古者百畝當今之一百四十畝今之百畝當古之七十畝也古今之畝廣狹不同則從古之制易行也一畝爲古之田三畝也

凡百里之州爲方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途之所更立墓鄉井之所聚圳遂溝澮之所流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一萬九千四百四十頃也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之州則郭其中斬長繩短而量之一畝亦如之高山大川則舍之以制其田以強并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凡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圳遂溝澮立墓鄉井墾室徑路牛豚之所息慈韭菜蓏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凡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問四方以樂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縣寡孤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凡十里之鄉爲之公園焉鄉之所入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公園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石十里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園使勿偷殘歲并

人不足於食量家之口多寡尚公國與之而勸之種
以須麥之升焉又其大豐卿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
與之畜當戒必精勿濫以內于公困窮人不能歸者
與之勿徵于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於
溝血不流而入於他於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
爲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在鄉
黨使之敬讓贏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
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生屋室相隣烟火相接于百
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
雖有強暴之兵不敢陵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

自千里而被乎四海其執能當之是故善爲政者百
姓各自保而親其君上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
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今此下民或敢
侮予此之謂也

進士策問第一道

問初定兩稅時錢直畢而粟帛貴粟一斗價盈百弗
一匹價盈二千稅户之歲供千百者不過粟五十石
第二十有餘匹而充矣故國用皆足而百姓未以爲
病其法弗更又弛三十年百姓土田爲有力者所併
三分踰一其初矣其輸錢數如故錢直日高粟帛日

平粟一斗價不出二十弗一匹價不出八百稅戶之
歲供千百者粟至二百石帛至八十匹然後可是是
爲錢敷不加而其稅以一爲四百姓日蹙而散爲商
以遊十三四矣四年春天子哀之詔天下守土臣定
留州使額錢其正料米如故其餘估高下如七供百
姓賴之以比兩稅之初輕重猶未相似有何術可使
國用富而百姓不虛遊人盡歸於農而皆樂有力所
併者稅之如戶而士兵不怨夫豈無策而聚於是耶
吾子盍悉懷以來告

又第二道

問土蕃之爲中國憂也久矣和親賂遺之皆不足以
來好息師信其甘言而與之詛盟耶於是深懷陰邪
棄我之去而敬神靈人保雾卿士大夫至蓋偷
禦之耶則暴天下數十萬之兵或悲既其父母妻子
且煩饋餫衣食之勞百姓以虛弗偷禦之耶必將伺
我之間攻陷城池掠玉帛子女殺其老弱係累其丁
壯以歸自古帝王豈無詠夷狄之成策邪何遽境未
安若斯之甚邪二三子其將亦有說乎

從道論

中才之人拘於書而惑於衆傳言遵衆不祥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矧以爲言出於口則可守而爲常則中人之惑着多矣何着君子從乎道也不從乎衆也道之公余將是之豈知天下黨然而非之豈知天下譁然而是之將非之豈圖是之之利乎將非之豈圖非之之害乎故大道可存是非可常也小人則不然將是之先懼其利已將非之先怖其害已然則遠害着心是而非之敺利着心非而是之故大道喪是非汨人倫壞邪說勝庸可使衆言必聽衆遠必從之耶且夫天下豈豈知道者幾何人我使爲下皆賢人則從衆可也使天下賢人二小人三其可以從乎況貪人以利從則爲者之言勝乘人以生從則威者之言勝中人以名從則徇者之言勝而君子之慮

易而權是非矣或曰衆可違而不可從必乎曰未也君子恢於名而勇於實吾非衆之首衆非吾必從君子究其力而已則奚以違理不吾之問辭非人必從君子耳其聲而已則奚以違所謂君子者進退周旋羣獨語默不失其正而不罹其害者蓋在此而已矣

去佛齋 并序

故溫縣令楊垂爲京兆府參軍時奉叔父司徒命撰集喪儀其一篇云七七齋以其日送率者衣服於佛寺以申追福翊以楊氏喪儀其他皆有所出

多可行者獨此一事傷禮故論而去之將存其餘
云
佛法之流寔於中國也六百餘年矣始于漢漫延
于魏晉宋之間而瀰漫於梁藐氏遵奉之以及于
盛蓋倣漢氏無辨而排之者遂使庶伏之術行于
中華故言古之禮誤亂其不盡為戎禮也無幾矣
且揚氏之述喪儀豈不以禮法遷流及冠士大夫
與庶人奚巷無別為是而欲糾之以禮者耶是宜
合于禮者存諸慾於禮者辨而去之安得專已心
而言也苟懼時俗之怒已即則揚氏之儀擾於古

雖江而入于海人之弗為蛟龍食也禹實使然德為
聖人功撲大禍立為天子而傳曰菲飲食惡衣服卑
宮室土階高三尺其異於彼也如是此昭昭然其大
者也詳而言之其可簡乎故惑之者爵於其教而排
之者不知其心雖辨而雷不能使其徒無譁而勸來
者故使其術若彼其熾也有位者信吾說而誘之其
君子可以理服其小人可以令禁其俗之化也弗難
矣然則不知其心無害為君子而溺於其教者以夷
狄之風而變乎諸夏禍之大者也其不為我也幸矣
昔者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諸侯朝于魯於北子游曰諸侯

聞之曰伏哉叔氏車以禮許人人之襲於牀失禮之細者也猶不可況舉身壽之術亂聖人之禮而欲以傳於後乎

解惑

王野人名體靜益同州人始游浮山觀原來有室居縫紙爲裳取竹架構覆以草獨止其下豺豹熊象過而馴之弗害也積十年乃搆草堂植蔬成園犁田三十畝以供食不畜妻子少言說有所問盡誠以對人或取其緌約酬利弗問姓名皆與或負之者終不言凡居二十四年年六十二貞元二十五年五月卒于

觀原茶園村人相與鑿木爲空盛其屍埋于園中觀察判官典鑿木爲空盛其屍埋于園中觀察使韋丹爲銘其墓碣無人居因野人遂成三百家有尚恆者因譯云野人既死葬士陳恒發其棺惟見空衣翔與陳恒相遇問其故恒曰作記者欲神浮山故妄云然元和四年十一月翔以節度掌書記奉牒知循州五年正月准制祭名山大川翔奉牲牢于山致帝命遂使斷木爲棺命將吏村人改葬野人遷于佛寺南岡其骨猶存焉刀立木於墓東志曰王處士葬于此削去謬記以解觀聽者所慕

命解

或曰貴與富在我而已以智求之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何命之爲哉或曰不然求之有不得者有不求而得之者是皆命也人事何爲二子出或問曰二者之言其孰是耶對曰是皆階人於不善之言也以智而求之者蓋耕人之田者也皆以爲命者弗耕而望收者也吾無取焉雖爾循其方由其道雖祿之以千乘之富鑿而立諸衢大夫之上受而不辭非曰貪也私於己者寡而利於天下者多故不辭也何命之有焉如取之不循其方用之不由其道雖一飯之細猶不可以受況富貴之大耶非曰廉也利於人者鮮而賊於道者多故不爲也何智之有焉然則君子之術其亦可知也已

帝王所尚問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曰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尚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鄙莫如文救僿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爲救如火之嫡而燒也人知勝之防矣勝于水矣勝于水者土也水之濆過其流者則必大爲之防矣故夏忠政忠殷湯之政敬武王之政文各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尚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文地

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
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王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爲禹
湯武王之所爲矣由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
彼人者豈言其家之不治我縱其心而無長砍人之
於我無違故及於斯而不知也然則可改而爲善乎
曰耳目鼻口四支百骸與聖人不殊也聖人之道化
天下我獨不能自化亦足羞也蓋也思其不善而棄之則
百善成矣雖於聖人猶可之也改爲何有如不思而肆
其心之所爲則雖聖人亦無異也罔然不復其性惑

之則上下無章正之則不
爲愚賢於已者言之則爲吾欺此治家之所以難也
彼人者豈言其家之不治我縱其心而無長砍人之
於我無違故及於斯而不知也然則可改而爲善乎
曰耳目鼻口四支百骸與聖人不殊也聖人之道化
天下我獨不能自化亦足羞也蓋也思其不善而棄之則
百善成矣雖於聖人猶可之也改爲何有如不思而肆
其心之所爲則雖聖人亦無異也罔然不復其性惑

之位正其名而已矣古之善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言
自家之刑於國也欲其家之治先正其名而辨其位
之等級名位正而家不治者有之矣名位不正而能
治其家者未之有也是故出令必當行事必正非義
不言三者得則不勤而下從之矣出令不當行事不
正非義而言三者不得雖日提于下下畏其刑而不
敢違發其心服而無辭也其難矣或能其要或發其
要或聽其子或任其所使既愛之則必信其邪言信
位必惜矣他人也多益於身者無有苟如此則名
其邪言則害於人也多益於身者無有苟如此則名

文七首

知鳳　題紙册傳後　截冠樺雜志

雜說二首　邦禹言　送馮定序

知鳳

有小鳥止於人之家其色青嘴鶴爪鳥之屬咸來哺之未久野之鳥羽而毳者皆以物至如將哺之其蟲猜鳥群鳥之鳴聲雜相亂是鳥也一其鳴而萬物之聲皆鬼人皆以為妖也吾詛知其非鳳之類邪古之說鳳者有狀或曰如鶴或曰如山鷄皆與此不相似吾安得知其鳳之類邪鳳舍鳥之絶類者也猶聖人之在人也吾闗知賢聖人者觀其道由黄帝堯舜禹湯文王至於孔子顔回不聞記其形容有相同者是未可知也如其同也孔子與顔回並立于暗室國人罔不曰孔之回而顔之丘乎是可知也陽虎之狀類孔子聖人是以畏於匡不書七十子之服于陽虎也有人焉其容貌雖如虢叔來顔回子路七十二子荀從而師之者斯為聖人矣故曰知賢聖人者觀其道似鳳而不見其靈者山鷄也則可視其形而鳳之云

和天下之鳥雖鳳將鷹鶻鵰鴟鳴其形如斯群鳥皆敬而畏之非鳳類而何鳥至於宋州之野當貞元十四年

國馬說

有乘國馬者與乘駿馬者並道而行駿馬齕國馬之齧血流于地國馬行步自若也精神自若也不為之頡如不知也既駿馬歸芻不食水不飲立而慄者二日駿馬之人以告國馬之人曰彼蓋其所蓋也吾以馬往而翁之斯可矣乃如之於是國馬見駿馬而鼻之蓬與之同櫪而芻不終時而駿馬之病自已夫四足而芻者馬之類也二足而言者人之類也如國馬者四足而芻則馬也耳目鼻口亦馬也四支百骸亦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觀其所以為心則人也故馬也不能言而聲亦馬也有人焉恣其氣犯而不校國馬也過而能改駿馬也有人焉恣其氣以乘人人容之而不知者多矣觀其二足而言則人也耳目鼻口亦人也四支百骸亦人也求其所以為人者而弗得也彼人者以形骸為人國馬者以形骸為馬以彼人乘國馬人皆以為人乘馬吾未始不謂之馬乘人悲夫

截冠樺雜志

翔至零口比有畜雞二十二者七其雄十五其雌且
飲且啄而又抑乎人翔甚樂之遂拘粟投于地而呼
之有一雄雞人截其冠貌若管群望我而先來見粟
而長鳴如命其衆雞衆雞聞而曹奔於粟既來而皆惡
截冠雄雞而擊之曳而逐出之已而攽還啄其粟日之
暮又二十一其群栖于榻之梁截冠雄雞又來如茶
侶將登于梁且栖焉而仰望焉而旋望焉而小鳴焉
而大鳴焉而延頸嗶咿其聲甚悲焉而遂去焉去于
庭中直上有木三十餘尺鼓翅哀鳴飛而栖其樹頗
翔異之曰雞禽于家者也偪五德者也其一曰見食

命侶義也截冠雄雞是也彼衆雞得非幸其所呼而
來耶又奚爲訊來而共惡所呼者而迫之耶豈不食
其利背其患耶豈不奔其侶耶或告曰截冠雄雞家雞也予
衆栖而不使偶其群耶予曰截冠雄雞爲死其雄而陳氏寓之于我
東里鄙夫曰陳氏之鬬六雄雞勿敢獨校焉是以曹惡
群焉勇且善鬬家之六雄雞是以曹惡
之而不與同其食及栖焉夫雖善鬬且勇亦不勝其
衆而常孤遊焉然見食未嘗先啄而不長鳴命侶焉
彼衆雞雖賴其名既至反逐之昔日亦由是焉截冠
雄雞雖不見苔然而其迹未曾変移焉翔既聞之惘

然感而遂傷曰貪焉微物也其中亦有獨稟精氣
義而介者焉客雞義勇超乎群群皆妬而尚不與
儕焉況在人乎哉況在友朋乎哉況在鄉黨乎哉況在朝廷乎哉由是觀天地間鬼
神會歟萬物變動情狀其可以迭乎吾心既傷之
遂志之將用警乎且可以作鑒于世之人

題燕太子丹傳後

荆軻感燕丹之義函匕首入秦劫始皇將以存燕
寃諸侯事雖不成然亦壯士也惜其智謀不足以
知変識機始皇之道異於齊桓曹沫功成劫軻救

身其所遭者然也及欲促檻車駕秦王以如燕童
子婦人且明其不能而軻行之其弗就也非不幸
燕丹之心苟可以報秦雖舉燕國猶不顧況美人
哉軻不曉而當之陋矣

拜禹言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翔敬再拜于
禹之堂下自賓階升北面立拜哭而歸且歌曰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弗及兮
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馮生自負其氣而中立上無援下無交名聲未大
耀于京師生悟無罪是乃時之人見之者或不能
知之知之者則不敢言是以再舉進士皆不如意
心謂生無戚戚蓋以他人為解予聽以雜文罷黜
不知者亦紛紛交笑之其自負益明退學書戒嗜
而為文遂遺知音成其名當黜吾時吾不言莫能
也豈無命耶及既得時吾又不自言其智也豈有
命邪故謂生無戚戚生家貧甚不能居告我將成
都成都有岷峨山合氣于江源往往出奇偉之士
古有司馬相如楊雄嚴君平其人死至於千年不
聞生遊成都試為我謝岷峨何其久無人邪其風
俊曠奢豪鷙人易留生其思速出于劍門之艱難
勿我憂也

雜說二首

日月星辰經乎天天之文也山川草木羅乎地地
之文也志氣言語發乎人人之文也志氣不能塞
天地言語不能根教化是人之文紕繆也山崩川
涸草木枯死是地之文裂絕也日月暈蝕星辰錯
行是天之文乖繆也天文乖繆無久履乎上地文
裂絕無久載乎下人文紕繆無久立乎天地之間
故文不可以不慎也夫毫釐分寸之長必有中焉
咫尺尋常之長必有中焉百千萬里之長必有中
焉則天地之大亦必有中焉居之中則長短大小
高下雖不一其為中則一也是以出言居乎中者
聖人之文也倚乎中者希聖人之文也近乎中者賢
人之文也背而走者蓋庸人之文也中古以來至
於斯天下為文不背中而走者其希矣豈徒文背
之而已其視聽識言又甚於此者矣凡人皆有耳
目心口耳所以察聲音大小清濁之異也目所以
別采色朱紫白黑之異也心所以辨是非賢不肖
之異也口所以達耳之聰導目之明宣心之知而
博教化阜風俗期所以不作天地人神也然而耳
不能聽聲惡得謂之耳歟目不能別色惡得謂之
目歟心不能辨是非好惡惡得謂之心歟口不能
宜心之智導目之明達耳之聰惡得謂之口歟四
者皆不能於已資形虛為人爾其柯以自異於犬
羊麋麞爭哉此皆能已而不自用焉則是不信已
之耳目心口而信人之耳目心口者也及其師曠
之聰離婁之明藏武仲之智舉我之言則又不能

信之於已其或悠然先覺者必謂其狂且愚矣昔
管仲以齊桓覇天下攘夷狄華夏免乎被髮左衽
崇崇乎功亦格天下溢後世而魯而不忍為管仲
也孟軻又不肯為魯而向使孟軻魯而生於斯世
秉其道終不易持其道終不變吾知夫天下之人
從而笑之又從而詬之曰狂民爾頑民尔是其心
惡有知哉曾西孟軻雖被訕謗于天下亦必固窮
不可枝以須後聖尔其肯畏天下之人而動乎心
哉世俗之鄙陋迫隘也如此夫何敢復言安得曾
西孟軻而與之昌言哉

龍與蛇皆食於鳳鳳知其可
與皆為靈也禮而親之蛇毒而險忌忽傷且惡
其得於鳳也不惟招龍雖遇麟龜固將植而亡之
鳳知蛇不得其欲則將協豺犬而來吠嗥也賦之
食加于龍以龍之神浮於食也將使飽焉終畏蛇
而不能碎與龍瞠而讁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
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既而麟傷于毒
伏于窟龍畀氣潛于趐蛇偵龍之窳也以毒攻其
喉而龍走鳳疫其助於是下翼而不敢靈也

李文卷第五

李文卷第六

書四首

答韓侍郎書

答皇甫湜書

答韓侍郎書

還示云於賢者汲汲雅公與不材耳此言取人得
無太寬否灼龜太寬夫又何疑此事汲汲如審欲
之未得自以為勝苟令君耳目所及書記所載未
見其比何意忽然當一時而更有人也故具於後
以當講學且自道無愧慕以為戲耳如愚之於人

答獨孤舍人書

答宋載言書

但恣識昏智不足以察人為累耳苟以為賢則不
要前人相知相識逢便見機巧有慧辨故身雖否
塞而所進達者不為少矣其鑒賞眾頊人物初未
甚信其後卒享盛名為賢士者故陸歙州常簡州
皆是也好善太疾智識未精彼勝於彼則因而進
之或取文辭或以言論或以才行或以風標或以
政術往往亦有不稱於前多矣不可以言其名然
亦未嘗以為悔也其中亦有痛與置力後因禮節
不足或因盡言而詰之甚人既疎賢者遂反相毀
損者亦有其人矣且庖士元云拔十失五猶得其

幸真大賢之言也如鄙人無位於朝肥甘於時恫
惘惶惶奔走恥辱求食不暇自一千年來賢士眾
厄未見有如此者尚沒沒孜孜引為賢俊如朝饑
求飧如父贖思通如見妖孽而不得視然若使之
有位於朝或如兄倚得志於時則天下當無屈人
矣如或萬一有之若陸欽州高簡州之比猶奔走
在泥土則當引罪在已若顛若狂與夫不知人者
何以異也如離婁與瞽惜行而同墜溝中或以無
目不見坑而墜或以心不在行憂思之病而墜所
以墜則殊其所以為墜則同也天下如瞽者鮮則
其墜者皆離婁也心不在焉故也樂道此者蓋以

排奡而生曾有一賢用心近於此者乎若古或有
之幸示其人如或無之奈何乃言推公與不材耳
如兄者頻求好賢必須甚有文辭兼能附已順我
之欲則汲汲孜孜無所憂惜引援之矣如或力不
足則分食以食之無不至矣若有一賢人或不能
然則將乞丐不暇安肯孜孜汲汲為之先後此泰
溪間尚俠行義之一豪爲耳與鄙人似同而其實
不同也三五日前京尹從故云某大官甚知重陸
渾當時對云士所貴人知者謂名未達則道之家
之貧則恤之身之賤則進之故也若陸渾之賢章
然矣其官之卑而名之未達也如此其甚而其家
之貧其身之賤如此其甚而其道德才智於身以待時用蓋將以代天理物
非為衣服飲食之辭肥而為也童生道德備具武
帝不用為相故漢德不如三代而生人受其顯頼

於重生何苦而為仕不遇之詞乎僕意緒閒自待甚厚此身窮達豈関僕之貴賤即雖終身如此固無恨也況尊猶未甚老哉去年足下有相引薦意當時恐有所累猶奉止不為何遽不相悉所以不數附書者一二年来往還多得官在京師既不能周遍又且無事性頗懶便一切盡斷祇作疎書又以為苟相知固不在書之疎數如不相知尚何求而數書或惟往還中有貧賤更不如僕者即數相恠者當為辭焉

答皇甫湜書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理直歡忱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来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祇足以招謗恠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益累求罷去尚未得以為愧僕性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盛于朝建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畧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有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畢處下澤不能潤物恥及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

晉書生熟何如左丘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疎數在詞之高下理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叙事曾不如范曄陳壽所為恥當茲得於時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為恥當茲得於時著雖負作者之材其道既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称讃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自以為能不臧者不敢為讓故欲纂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為本群

黨之所謂為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群黨之所謂為非者僕未必以為非使僕書成而傳則當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訣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開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僕所為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為勝也足下以為何如哉古之賢聖嘗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孟軻則曰予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乎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過也幸無怪其再拜

答朱載言書 一本作梁載言

其頃首足下不以某甲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通倫具猶不足辱厚命況如某者多病必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大

而深宏者耶雖然感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畧陳其所聞蓋行已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擇友好學莫如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非正設之以事而察其是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決朋友六經之旨矣浩乎若江海高乎若丘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称詠津潤恢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

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詞盛則文工如山有恒華嵩嶽焉其同者高也其章未之篆不必均也如滇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腹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固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也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

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變
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變易者則曰文章
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
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激勸
而詞句惟巖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
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
憂心悄悄慍于群小此非對也又曰遹閱既多受
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
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儒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
不協于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
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
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
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
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
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
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
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
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
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
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
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
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
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
劉向楊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
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
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
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
子晏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
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
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
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
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

李文卷第之
書六首
論事於宰相書
薦士於中書舍人書
與陸傪書
論事於宰相書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已道之行不見已道之塞日以至於黙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為謀者前後皆是也閣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已多矣茹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抑必為刺史

疏而不止韓潮州直諫貶責諍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恕以為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其所失何足遽自為去就也切惟閣下忍之豈有宰相上矣昨日来高枕不寐靜為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入而慘不信閣下天資畏慎又不能顯辨其事忍恥署劾內愧私歎又將自恕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為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耶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

為相以為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以為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為相亦已久矣中書未嘗無宰相然則果何必於房杜姚宋況道不行雖皐陶伊尹將何為也房杜姚宋誠賢也若道不行言不信其心所謂邪者慾不敢不辨而許敬宗李義府同其心所謂邪者慾不敢不辨而許敬宗李義府同列用事言信道行又自度智力必不足以排之矣則將自引而止乎將坐而待黜退乎高自翔翥安於位乎以閣下之明度之當可知矣凡慮已事則不明斷他人事則明已私而他人公勇易斷也承閣下厚知受焚擢者不少能受閣下德而敢盡言者未必多人幸蒙以國士見目十五年餘矣但欲自竭其分耳聽與裁在閣下裁之而已

勸裴相不自出征書

三兩日來皆傳閣下以滿青未平又請東討雖非指的或慮未實萬一有之只可先事而言豈得後而有悔且如房杜姚宋時政大耀而無武功郭汾陽二李太尉立大勳而不當國政閣下以舍人使

三也凡三事昭灼易見豈或事在於已而云未熟郎伏望試以任言訪于所知之厚者意切辭尽不假文飾伏惟火賜省察用存拜

薦士於中書舍人書

前嶺南節度判官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韋詞處士石洪明經出身十五年前宣歙采石軍判官試太常寺協律郎路隋江西觀察推官試秘書郎獨狐朗右三人先之才能無方忠孝可保翰與南中共更外患始終若一此人先為一二閣人之所排誘閩牢相惑於

克奉命宣慰未經時而吳元濟生擒矣自秉大政兵誅蔡州久而不

流言都無意拔用如此材能豈可不達適足以厚其資耳石洪之賢履於李渤貞邁而道光材長而器重若在班列必有殊跡如路隨首以父在蕃中未敢昏娶年六度矣不畜僕妾居處常如在喪雖魯閔復生何以加此其見稱高明事悉相類獨孤朗人物材能不後錦林起居比以伯父年高罷舉歸侍遂伯父之身豈非厚於孝而薄於名者耶凡此四人材能行義超越流輩自二年來閱除書來擢後進多矣未見勝之者或隔以浮言或限以資叙賢者自處而不求苟進在上者無超異之心因循而不用則馮唐白首董生不遇何足惟哉翔以為宰物之心患時無賢能可以推引未聞其以資叙流言而蔽之也重道遠非狥譽狠之心所能將明也嗟夫翔之說未必果信於兄兄之言亦未盡行於時雖殷勤發明何有成益但知天下至大非一材而所能支任而不告則負於中心耳

謝楊郎中書

月日鄉貢進士李翔拜前者以所著文章獻于閣下累蒙荅嗟勤勤不忘翔率性多感激每讀古賢書有称譽薦進後學之士則未嘗不遑想其人若與神交歎息悲歌夜而復明何獨樂已往之事哉誠竊自悲也臨空文尚慨慕如不足況親遇厥事觀厥人哉幸甚幸甚翔自属文求舉有司不獲者三栖遑往来困苦飢寒踣而未能奮飛者誠有說也竊惟當塗之士立行光明可以為後生之所依歸者不過十人焉其五六人則本無勸誘人之心雖有卓犖奇怪之賢固不可得而知也其餘則雖或知之欲為之薦言於人又恐人之不我信因人之所不信復生疑而不自信自信且猶不固矧曰能知人之固是以再往見之或不如其初三往見之又不如其再若張燕公之於房太尉獨孤常州之於梁補闕者訖不見一人焉夫如是則非獨後進者學淺詞陋之罪也抑亦先達称譽薦進之道有所不至也孔子曰舉尒所知古君子於人之善惧不能譽之能譽之恥不能成之若翔者窮賤樸訥無所取然既為閣下之所知敢不以古君子之道有望於閣下哉不宣翔載拜

與陸傪書

李觀之文章如此官止於太子校書郎年止於二

十九雖有名於時俗其卒深知其至者果誰哉信乎天地鬼神之無情於善人而不罰罪也甚矣為善者將安所歸乎翶書其人贈於兄贈于兄蓋恩君子之知我也與李觀平生不得相往來及其死也則見其文嘗謂使李觀若永年則不遠於楊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故書苦雨賦寄於前當下筆時復得誦其文則覩其人古之人也其詞與其意適則孟軻既沒亦不也雖不永年亦不甚遠於楊子雲矣書苦雨之辭既又思我友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非茲世

見有過於斯者當其下筆時如他人疾書寫之誦其文不是過也其詞乃能如此嘗書其一章曰蔑麟解其他可以類知也窮愁不能無所述適有書寄第正辭及其終亦自覺不甚下尋常之所為者亦書以贈焉亦惟讀觀念之辭既試一詳焉翶再拜

答侯高第二書

足下復書來會與一二友生飲酒甚樂故不果以時報三讀足下書感歎不休非足下之愛我甚且欲吾身存而吾道光明也則何能開難出之辭如此子路對曰意者吾未仁且智耶而人之不我信與行也子曰有是乎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

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盡少貶夫子之道子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賜也而志不遠矣謂顏淵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世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夫子何病不容然后見君子孔子益歎之也以孔子門人三千其聖德如彼之至也而知孔子者獨顏回尔其他皆學焉而不能到者也然則僕之道天下人安能信而行耶足下之言曰西伯孔子何等人也皆以柔氣汚辞同用明夷也以避禍患斯人豈浮世邪人乎西伯聖人也姜里之拘僅不免焉孔子聖人之大者也其屈厄如前所陳悪在其能取容於世乎故曰危行言遜所以遠害也其道則不尔其能遠之與否而必容焉則吾不敢知也非吾獨尔孔子亦不知也僕之道窮則樂仁義而安之者也如用焉則推而行之於天下也何獨天下哉將後世之人有得於吾之功者尔天之生我也亦必有意矣將欲愚生民之視聽乎則吾將病而死尚何能伸其道也如欲生民有所聞乎則吾何敢辞也然則吾道之行與否皆運也吾不能自知也天下人安能害於我哉足下又曰吾子奚齊之道也如僕向者所陳亦足以免矣故不復有所說若韓孟與吾子之於我心故知我者也苟異心同辞皆如足下所說是僕於天下衆多之人而未有一知已也安能動於吾之心乎吾非不信子之云云者也信子則於吾道不光矣欲默默則道無所傳云尔子之道子宜自行之者也勿以誨我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與淮南節度使書　賀行軍陸大夫書

勸河南尹復故事書　寄從弟正辭書

與翰林李舍人書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翺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夷狄足同室亡國存荊楚服諸侯無不至焉暨刁易牙信而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

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為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放驩兜流共工極鯀嵎三苗舉禹稷咎鯀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代之人皆謂之帝堯禹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遽尊驩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咎鯀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為齊桓公矣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出千里若執有如執事之好賢不倦者焉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為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為執事惜焉豈惟翺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

必多為執事惜之矣益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
執事儁知之郊為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
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体而有之李覯
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古
無上其有平處下顧二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
百首首首默感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
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
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閡誰謂天
地寬其窮也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才也
未聞聞下知之九賢人奇士皆自有所負不奇合

於世是以難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
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
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材如勿用而已矣故見賢
而容諛人之所閒者如勿盡其材而已矣故見賢
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材而不容諛人之
所閒若天下一人而已矣益有二人焉皆来其一
賢士也其一常常人也待之礼貌不加隆焉則賢
者行而常常人曰吾来矣況其待常常人加厚則善
人何求而来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
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

也德與色鈞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
若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
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而
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
則不能一往而見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
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遂易定礼
樂刪詩序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
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之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
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
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況天
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人良士則不如
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為他人之
所得而大有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
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為執事惜之不可
既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
矣翔窮賤人也直辞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也為
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
也翔再拜

與淮南節度使書

翔自十五已後即有志於仁義見孔子之論高弟

未嘗不以及物為首克伐怨欲不行未得為仁嘗
仲不死子糾復相為雖而功及天下則曰如其仁
曰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然則聖
賢之於百姓皆如視其子教之仁父母道也故未
嘗不及於衆焉近代已來恪尚文字為學者以抄
集為科第之資曷嘗知不迂怒不貳過為興學之
根乎入仕者以容和為貴富之路曷嘗以仁義博
施之為本乎由是經之旨棄而不求聖人之心外
而不講幹辨者為良吏適時者為通賢仁義教育
之風於是乎掃地而盡矣生人困窮不亦宜乎州
郡之亂又何怪焉竊嘗病此以故為官不敢苟求
舊例必探察源本以恤養為心以賤豪吏為務以
法令自撿以知足自居利於物者無不為利於私
者無不詰比之時輩亦知頗異思齊古人則十曾
未及其一二為恨耳自到有政易條上者亦有細
碎侵物彰徹前之失太深不令條上者終未窮盡
亦十去其九矣唯三兩事即須使司處置已有申
上者未蒙裁下謹具公狀若或並賜處分則當州
里無樊矣孟古人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翩不
肖既已謬蒙十一叔知獎如此其又何敢不言翔

再拜

賀行軍陸大夫書

某月日布衣李翔寄賀書謹再拜大夫閣下竊聞
閣下自宰相使汴州人執鄧惟恭歸于京師奏天
子處其輕重生死罪伏覩詔書捨惟恭死罪俾永
為黔首于汴州翔九月時上宰相書言政刑中有
詞曰覩感懷二叔之可也況懷二且非覩感哉當
是時惟恭在其位故不直書而微其詞然則惟恭
之罪固知于四方其孔甚已嗚呼乱本既除矣自
茲日厥後汴宋潁亳人其無事矣豈汴宋潁亳人
而已實天下皆受其利昔閣下為建州刺史人足
食與衣且知廉耻礼義治平為天下第一其為信
州猶建州也其為汝州猶信州也汴人苦其政失
其心十五年矣又則不易變矣亦惟閣下孜孜不
怠致汴州猶汝州焉天下莫不幸甚而翔則喜樂
萬乎世之民所以然者夫陋巷短褐躬學古知道
之人其所以異於朝廷簪纓大臣王公卿士者口
未嘗歌乎肥甘尔体未嘗煥乎綺紈尔目未嘗悦
乎采色尔耳未嘗樂乎声音耳居處未嘗宿乎華屋
尔出遊未嘗乘乎乘黄尔禄利未嘗入于家尔名

字未嘗得進于天王尔其如此而已至若憂天下之艱難幸天下之和平樂天下之人民得與其身臻乎仁壽思九夷八蠻解辮髮椎髻同車書文軌則雖朝廷藩翰大臣王公卿士亦未必皆甚乎陋巷短褐躬學古知道之人者也若必皆甚焉則天下之理得日變化可以如響之應乎声也故天地山川草木麟羽之瑞有一可以為異平之苻者時政有一可以教民者藩屏之臣有一可以長人行化者則未嘗不私自喜樂也萬類含育有一傷和平之氣者夷狄蠻戎之俗有一咈乎道者時政有一不毗于下民者則未嘗不私自憂惧也而況其遠者大者乎天下之一善故不足以喜樂然多其善則太平之基可庶幾乎天下之一不善故不足以憂惧然累其不善則傾覆之形殆將至也太平之基傾覆之形乃從政者之所喜樂憂惧尔其為布衣守道之人不同任如耳之不司采色文章也而與知之者士之躬學古知道者固與夫天下百姓同憂而不敢獨私其心也翔雖不肖未嘗瞬息動心而不景行乎此也是以憂樂萬乎世之民也亦惟少加意焉翔再拜

勸河南尹履故事書

其道無可重每為閣下列引納又不隔里賤時訪其第故竊意閣下或以翔為有所知也情苟有未安不宜以默故詳之以辟河南府板牓縣於食堂北梁每年寫蠶紙號曰黃卷其一條曰司錄入院諸官於堂上序立司錄揖然後坐河南大府入聖唐來二百年前人制條相傳歲久苟無甚弊則輕改之不如守故事之為當也八九年來司錄使判司立東廊下司錄於西廊下得揖然後就食而板條黃卷則如故文愚大凡庸人居上者以有權令陵下處下者以姑息取容勢使然也前年翶為戶曹恐不知故事舉手觸罰因取黃卷詳之乃相見之儀與故事都異至東知廚判胥食堂時被林司錄入諫盛詞相數前尹拒之甚久而竟從其請翶以為本不作作則勿休且執故事爭而不得於本道無傷也遂入辨焉白前尹曰中丞何輕改黃卷二百年之舊礼而重違一司錄之狗情自用乎前尹曰此事在黃卷否翔對曰所遞狀若不引黃卷故事是罔中丞也其何敢前尹因取黃卷檢條省之使人以黃卷示司錄曰黃

卷是故事豈得責人執守當司録所過狀注判云
黄卷有條即為故事依勝當時論者善前尹之能
復故事為自後翻為司録所數無所不言前尹相
告曰公以守官直道斜曹所傷乃至激横過朝官
於某處揖公見公事獨立且又知數之所來故
塞耳不聽翻慮前尹迂改來者不知為誰終獲矣
故後數十日以軟脚乞將去官不五六日亦幸有
勑之除替人因以厭免前日閣下偶説及此云近
者録陸司録之故却使復兩廊相見之儀此義蓋
惑閣下聽者必曰京兆府之儀如此閣下從事京

兆府習其故而信之烏尓夫事有同而宜異者京
兆府司録上堂自東門北入故東西廊相見得所
宜也河南司録上堂於側門東入直抵食堂西門
故舊礼於堂上位立得所宜矣若却折向南是司
録之敬自崇而畢衆官非所宜也此事同而宜異
者耳假令司録上堂由南門北入河南府二百年
舊礼自可守行亦不當引京兆府之儀而改之也
況又自側門東入者耶河南尹大官也居之歲久
不為滯且如故門下鄭相公之德而居之六年閑
下之為河南尹亦近柯知未歸朝廷間亦有賢者

未得其所或来為曹掾者耶安可棄舊礼使之立
於東廊下夏則為暑日之所爍曝冬則為風雪之所
飄洒無乃使論者以閣下為待一司録過厚而不
為將来賢者之謀耶且此事其前年辦之因而獲
勝閣下前日亦自言某不知有測門故也且閣下
曹椽非為不多乃無一人執舊礼以堅辦焉此亦
可歎也夫聖人猶俊能免小過窃恐閣下於此事
思慮或有所未至而官屬等唯唯走退莫能進言
則雖與閣下為水火酸鹹火相承者以大府而苟
以自尊者寡見細人之所行耳盧司録性甚公方

未必樂此閣下召問之可也伏望不輕改二百年
之舊礼重惜一時之所未達意盡詞真無以越俎
出位言為罪幸甚某再拜

寄從弟正辭書

知尓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懐命之窮達所遇亦各有時尓何獨至於賢丈夫而反無其時哉此非吾徒之所憂也其所憂者何嘗不在於古之道未能到於古之人尓其心既自以為到且無謬則吾何往而不得所樂何必與夫時俗之人同得失憂喜而動於心乎惜如用改之所知分為十

馬用其九學聖人之道而知其心使有餘以與時世進退俯仰如可求也則不啻富且貴矣如非吾力也雖盡用其十袟益勞其心矣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號文章為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故仲尼孟軻歿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大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由誠明之必相依尒責與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憂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而克之者也吾何惧而不為哉汝雖性過於人然而未能浩浩其心吾故書其所懷以張故且以樂言吾道云耳

與翰林李舍人書

翔思逃後禍所與存身惟能休服最愜利志從此永已矣更無健羨之懷況乞得餘年退脩至道上

可以追赤松子房之風豈止於比二疎尚平子而已但舉世好爵祿權柄具寫此心以告人人無有少信之者皆為不誠之言也王拾遺是桂州舊僚頗知此志若與往來伏望問之情見待豈知失時還有偏尚之士哉又近日來兩兄弟為[redacted]粗得[redacted]正當此時使獲長住亦足以不愧宗門不負朋友嘗慕張公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況向前仕宦亦以多矣幸免刑戮方[redacted]與致令名年已六十有一比之諸叔父且能早知止足高靜與三老死於林藪之下比[redacted]終日砣砣軻軻樂富貴而大功德不及於海內而卒於位者所失得伏計舍人必以辨之矣以舍人比他見知故盡其意焉若非至誠亦何苦而強發斯言乎

李文卷第八

臣翔言臣素陋幸得守戍史官以記錄是非為事
夫通前古治亂安危之大本者實史臣之任也臣
雖愚敢懷畏罪而不脩其職竊見陛下即位
以來招徠不廷之臣誅鋤姦賊十餘事刷五聖之憤
恥為後代之根本自古中興之盛孰有及者自臣
得奉詔朝謁以來親見聖德之所不可及亦已多
矣至如淄青生口夏侯澄等四十七人皆所宜誅
斬者也陛下知其逆賊所逼脅質其父母妻子而
驅之使戰其陷愚逆非其本心故而不誅因詔田
弘正隨材任使其欲歸妻子父母者縱而不禁臣
竊聞夏侯澄等既得生歸淄青賊兵聞之莫不懷
陛下好生寬恩之德而遂無拒戰官軍之心矣刘
悟所以能一夕而擒斬師道者以三軍之心皆以

苦師道而思陛下之德故能不費日而成大功也此
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一也今歲關中百麥甚盛陛下
哀民之窮困時下明詔放夏稅約十萬石朝臣相
顧皆有喜色百姓歌樂遍於草野此謂聖德之所
不可及者二也錄弘獻女樂陛下不受却而賜之
昔者魯用孔子齊人恐惧遺之女樂季桓子受之
君臣共觀而三日不朝故孔子去魯陛下超然獨
見遂以歸之此聖德之所不可及者三也出李宗
奭寶女於掖廷以莊宅却賜洗遷師聖明寬恕億
兆欣感者不可備紀若下詔出令一一皆類於此

寬百姓租稅之重則下不困厚遣兵以息蕃戎侵
掠之患則天下安數引見侍制官問以時事以通
擁蔽之路則下情達凡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
所以興陛下既以能行其難者矣又何惜不速其
易為者乎以臣伏觀陛下上聖之姿也如不惑近
習容悅之詞選用骨鯁正直之臣與之脩復故事
而行之以興太平可不勞而功成也若一日不以

為事臣恐大功之後易生逸樂而群臣進言者必
曰天下既以太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而為宴樂矣
若如此則高祖太宗之制度不可以復矣制度不
復則太平未可以遽至矣臣竊惜陛下聖質當可
興之時而尚謙讓未為也臣謹條疏其復太平大
略六事別白於後若行此六者五年不變臣必知
百姓樂康蕃虜入侍天垂景貺地湧醴泉鳳凰鳴
於山林麒麟遊於苑囿此無他和氣之所感也詩
曰先人有言詢于芻蕘伏惟陛下明聖思博聞天
下之事以助政理故臣敢忘激切之至謹奉表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
頓首謹言

疏用忠正

臣聞國之所以興者主能信任大臣能以忠正
輔主故忠正者百行之宗也大臣忠正則小臣莫
敢不為正矣小臣莫敢不為正則天下後進之士
皆樂忠正之道矣後進之士皆樂行忠正之道是
以為察忠正之人蓋有術焉能盡言憂國而不希
恩容者此忠正之徒也夫忠正之人亦各自有黨
類邪臣嫉而譖之必且以為相朋黨矣舜禹
稷契之相稱贊也不為朋類堯閔之相往來不為黨

皆在於講道德仁義而已邪人嫉而譖之且以為
朋黨用以惑時主之聽從古以來皆有之矣故蕭
望之周堪劉向謀退許史竟為邪臣所勝漢元帝
不能辨而終任用邪臣漢室之衰始於元帝此不
可不察也故聽其言能數過於耳者忠正之臣也
鏁任之雜以邪佞之臣則太平必不能成矣文宣
王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故忠信之人
不難有也在陛下辨而用之各以類進之而已臣
故曰用忠正而不疑則功德成

疏舜發政

臣聞孔子遠佞人言不可以共為國也凡自古奸佞之人可辨也皆不知大体不懷遠慮務於利已貪富貴固榮寵而已矣必好甘言諂辞以希人主之欲主之所貴因而貴之主好声色則開妖艶鄭衛之路主好神仙則通燒鍊変化之術望主之色希主之意順主之言而奉承之人主悅其不遠於已因而親之以至於事失忿生而不聞也若事失忿生深矣自古奸邪之人未有不如此者也然則雖堯舜為君猶契為臣而雜之以奸邪之人則大平必不可興而危事潛生矣所謂奸邪之臣者榮夷公費無極太宰嚭王子蘭王鳳張禹許敬宗楊再思李義府李林甫盧杞裴延齡之比是也奸佞之臣信用大則亡國小則壞法度而亂生矣今之語治者必曰知人邪正是堯舜之所難也焉得知其邪佞而去之邪臣以為察奸佞之人亦有術焉主之所欲皆順不違又從而承奉先後之者此奸佞之臣也不去之雖用稷契為相不能以致太平矣故人主之性奸佞則耳目壅蔽耳目壅蔽則過不聞而忠正不進矣臣故曰畧奸佞而不近則視聽聰明

疏改稅法

臣以為自建中元年初定兩稅至今四十年矣當時絹一匹為錢四千米一斗為錢二百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二匹半而足矣今稅額如故而粟帛日賤錢益加重絹一匹價不過八百米一斗不過五十稅戶之輸十千者為絹二匹然後可足況又督其錢使之賤賣者耶假令官雖虛估以受之尚猶為絹八匹乃僅可滿十千之數是為比建中之初為稅加三倍矣雖明詔晏下哀恤元元不改其法終無所救然物極宜変正當斯時推本弊乃是豈非顛倒而取其無者耶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一年水旱百姓菜色家無滿歲之食況有三年之蓄乎百姓無三年之積而望太平之興亦未可也今若詔天下不問遠近一切令不督見錢皆納布帛凡官司出納以布帛為准幅廣不得過一尺九寸長不過四十尺比兩稅之初猶為重加一尺然百姓自重

得輕必樂而易輸不敢復望如建中之初矣行之
三五年臣恐農人漸有蓄積雖遇一年水旱未有
菜色父母夫婦能相保矣若稅法如舊不速更改
雖神農后稷復生教人耕織勤不失時亦不能濟
於元足矣故臣曰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則百
姓足

疏絕進獻

臣以為自建中以來稅法不更百姓之困已備於
前篇矣今節度觀察使之進獻必曰軍府羨餘不
取於百姓且供軍及留州錢各有定額若非兵士

闕數不填又減刻所給則錢帛非天之所雨也非
如泉之可涌而出也不取於百姓將安取之哉故
有作官店以居商賈者有釀酒而官沽者其他雜
率巧設名號是皆奪百姓之利虧三代之法公訖
進獻因得自成其私甚非太平之事也比年天下
皆厚留度支錢蓄兵士者以中原之有寇賊也今
吳元濟李師道皆梟斬矣中原無虞而蓄兵如故
以備鎮守責其效為非是也若選達吏事之臣三五
人往諸道與其節度使團練使言每道要留兵數
以備邊上有召戰之声建于四夷四夷心伏不敢為

自可以每年十銷一矣告之以中原無事蕃夷可
虞每道宜配兵若干人取其衣粮以賜邊兵而召
戰士使邊兵實則蕃夷不足慮也夫錢帛皆國家
之錢帛也宜作明法以取之是也若使通達吏事
之臣往使焉雖其將帥之不誠盡者亦不敢有所
隱矣今受進獻則節度使團練使皆多方刻下為
蓄聚其自為私者三分其所進獻者一分也是豈
非兩稅之外又加稅焉百姓之困已備於前矣
子夫婦或有不能相養父子夫婦不能相養而父
望太平之興雖婦人女子皆知其未可也臣故曰

絕進獻以寬百姓稅租之重則下不困

疏厚邊兵

臣以為方今中原無事其慮者蕃戎與北虜而
已議者以為邊備尚虛皆可憂矣兵法有之曰
不恃敵之不來恃此之不可勝今國家威武達于
四夷其不敢犯邊為寇雖已明矣然蕃戎如犬
羊也安識礼義而必其不為寇哉且去歲犯邊
足以明矣臣以為使緣邊諸節度使特共召戰
士十万人每歲不過費錢一百萬貫則邊備實

盜夷四夷不敢為盜邊鄙之人得無兵戰之苦則京師可高枕而視矣

陵朝日時朔祭議

百官行狀奏

與本使論陸巡官狀

與本使請停率脩寺觀錢狀

再請停寺觀錢狀 論故度支李尚書事狀

百官行狀奏

右臣等無能詳得事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臣賢士事業載奸臣佞人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伏以陛

下即位十五年矣乃元年平夏州二年平蜀斬關三年平江東斬錡張茂昭遂得易定五年擒蔡賊澤潞刑七年田弘正以魏博六州來受常貢十二年平淮西斬元濟十三年王承宗獻德棣入租稅滄景除吏十四年平淄青斬師道得十二州神斷武功自古中興之君莫有及者而自元和以來未著實錄盛德大功史氏未紀忠臣賢士名德甚有可為法者逆臣賊人醜行亦有可為誡者史氏皆闕而未書臣實俱焉故不自量輒欲勉強而修之九人之事迹非大善大惡則衆人無由知之故

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議以為一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即其故吏莫不歪加仁義礼智妄言忠肅惠和或言盛德大業遠而愈光或云直道正言殁而不朽曾不直叙其事故善惡混然不可明至如許敬宗李義府李林甫國朝之奸壘也其使門生故吏作行狀既不指其事實虛称道忠信以加之則可以移之於秦檜魏徵裴炎徐敬業之徒心不實荀欲虛美於所受恩之地而已蓋亦為文害辭而義其理故為文則失六經之古風記事則非史筆之實録不如此則辭句鄙陋不能自成其文矣由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凡有人知其真僞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為之亦不可以謬作德善之事而加之美臣今請作行狀者不要虛説仁義礼智忠肅惠和盛德大業正言直道蕪穢簡毋不可取信但指事説實直敘其詞則善惡功緉皆據事足以自見矣假令傳魏徵但記其諫爭之詞足以為正直矣如傳既秀實但記其

例用司農寺印以追逋欠又以褒勑擊朱泚自是仕戰越謹奏

陵廟日時朔祭議

徵事郎守國子博士史館脩撰臣李翺等謹獻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礼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礼不載日祭月祭惟四時之祭禴祠烝嘗漢朝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礼經煨燼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己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正觀開元礼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礼蓋

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
五享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之輩皆一代
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国語礼記有日祭月祭之
辞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享籩豆牲牢三代
之通礼是貴誠之義也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
之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脩秦漢
故事斯為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褻
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礼所謂至敬不享味而貴氣
臭之義也傳称孤到嘗麦有疾召其宗老而嘱之
曰祭我必以麦及祭薦麦留建命去麦而用羊饋

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礼為重
不以其生存所嗜為献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當
饌於太廟無乃與薦麦為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
所行也況祭麗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
唯官闕令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為
祭乎且時享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
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
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惟孟春永懐罔極謹以一
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萁嘉蔬醴齊敬脩時享
以申追慕尚享此祝詞也前享七日筮明太尉誓

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日時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
供其事国有常刑凡陪享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
日然後乃可以為祭也宗廟之礼非敢擅議雖有
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
弓矢既櫜礼樂為大故下百僚使得詳議臣等以
為貞観開元礼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礼節情罷
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采国語礼記日祭月祭之
詞因秦漢之制脩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
經義可援故事不遺大礼既明永息異論可以繼
二帝三王而為萬代法與其黷礼越古貴因循而

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謹議

與本使李中丞論陸巡官狀

古人有言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仇讎上之所以
礼我者厚則我之所以報者重故豫讓以衆人報
范中行而漆身呑炭以復趙襄子之讐其所以待
之各不同也閣下既嘗罰推官直矣又將請巡官
狀矣不識閣下將讐為能吏即故江西李尚書之在江西是也閣下如
為能吏哉將欲為盛德哉若欲
此行之不為過矣若欲為盛德亦惟不惜聽九九

之說或與少以裨萬一閣下既罰推官直又請陸
巡官狀獨不慮判官輩有如穫生者見醴酒不設
遂相顧而行乎陸巡官處分所由不得於使院責
狀科決而於宅中決地界雲候是初仕之未適中
也閣下既與之為知已矣召而教之可也不從退
之可也若判令通狀但恐閣下之所失者無乃大
於陸巡官乎翺受恩於閣下也深而與陸巡官之
交尚淺其所言即伏望使人收取元判召而語之闔府賓寮
所言有誠欲閣下之為全德也若信其
孰不幸甚如以為小生之言不足聽也我富貴人

也何為而不可哉即敢不惟公命翺再拜

與本使楊尚書請停脩寺觀錢狀

伏見脩寺疏閣下出錢十萬令使院共出十萬以
造石門大雪寺佛殿翺性本愚聞道晚竊不諭閣
下以為欽錢造寺必是耶翺雖貧願竭家財以助
閣下成如以為未必是耶閣下官尊望重凡所舉
措宜與俊生為法式安可舉一事而不中聖賢之
道以為無害於理耶天下之人以佛理證心者寡
矣惟土木銅鉄周於四海殘害生人為逋逃之藪
澤閣下以為如有周公仲尼興立一王制度天下

寺觀僧道其將與之乎其將廢之乎若將與之是
將廢梁武皆為仲尼周公也若將廢之閣下又何
患其尚寡而復率其屬合力建置之也院中判官
雖副知已之命然利祿遠仕亦不以貪也豈無藝
孤親友由未能力及賜之數何暇出錢以興有損
無益之務慥情不厭但奉閣下之所失者無乃大
下情深所未曉伏惟閣其拙漢不惜教誨若閣下
所為竟是翺亦安敢守初心以從而不為也若其
所言有合於道伏望不重改成之事而輕為後生
之所議論意盡辭直無任戰越

再請停舉脩寺觀錢狀

舉脩寺觀錢事前後已兩度咨聞伏請停罷前奉
處分云要與換寺觀家人院蒲簟屋以為火備此
後任停既已計料支給訖後奉處分又云且更待
一兩月者伏以前件錢於公家無補但實罷貧名
公議所非為日固久不厭尚實但苟思壯觀城池
閒未遑就大於此若閣下尚不改易則糞終無已
何時愛於此因循未華自仲尼既歿異端蠭起孟
子辟而關之然後廓如也佛法害人甚於楊墨論
心術雖不異於中土考較跡實有蠹於生靈漫漶

人情莫此之甚為人上者所宜抑焉閣下春秋考
制棄其論釋氏之害於人者尚列為高等冀感悟
聖明豈不欲發明化源抑絕小道何至事皆在已
而所守遂殊知之不難行乃為貴況使司稅額卷
以正名幸當職司敢不備舉伏見朝廷故事一人
所見或不足以定是非者即下都省裒議則物情
獲申衆務皆理倘朝見解凡淺或未允從院中群
公皆是村疾伏乞令使院詳議唯當是從理屈則
伏不敢徇已實下情所望累有塵黷無任戰慄朝
再拜

故虔州李尚書之出妻也續有勑停官及薨亦無
追贈當時將謂去妻之狀不直明白無可疑者故
及此近見當使乘石副使劉侍御說朝廷公議皆
云李尚書性猜忌甚於李益而出其妻若不緣身
病即合左降朝嘗從事滑州一年有餘李尚書具
能詳熟李尚書在滑州時收一善歌娼人陶芳於
中門外處之於後陶芳與主鑰廳子有過既發李
尚書召問廳子既實告之曰吾從若父所將若來
故不能杖若吾非忌而不留若既犯此即自於軍

中不便若遠歸父所慎無他往遂斥陶芳于家而
不罪也當時翺為觀察判官盧侍御憲曰此事在
衆人必怒而罪之在中道即罪之而不怒大夫雖
未足以為教然亦可謂難能也推此以言即性猜
忌不甚於河南李少尹詳矣劉侍御又說朝廷公
議云李尚書之在滑州也故多畜媵遂斬送其妻
入京以遂所欲翺又能明其不然李尚書有二子
仕于京師奏請至滑納妻德宗皇帝勑奏事軍將
張璀曰與卿本使無外往告卿本使可令妻及新
婦家來就上都為婚亦有手詔李尚書遂發二新
婦及妻入京以奉詔二男既成婚其妻遂歸滑州
自陶芳之外更無妻媵況李尚書將畜女媵不假
令妻入京推此以言即與朝廷公議之不同也如
此翺以為古人之逐其臣也必可使復事君去其
妻也必可使復嫁雖有大罪猶不忍彰明必為可
辭以去之也故魯參之去妻也以蒸黎不熟孟軻
之去妻也以悪敗鮑永之去妻也以叱狗姑前此
皆以事辭而去之也李尚書於此二事外猶有他
過即非翺所知也若公議所責抵如劉侍御之傳
則翺據所目見而辨也章然如前所陳矣凡人家

中門內事外人不可周知偏信一黨親族之言以為公議即不知是議之果為公耶私耶未可知也以閣下所聞倘猶有加於是者不惜示及如或秖如前兩說伏望不重改既往之論而明之於朝廷使非實之謗罷傳說於人間既沒之魂不銜冤於泉下幸甚幸甚翰於李尚書初受顧惠及其去邏也客主之義亦不得如初懽矣茲所陳者但樂明人之留而正之耳伏計不以為黨讒狀

行狀實錄三首

韓吏部行狀　嶺南節度使徐公行狀

皇祖實錄

故正議大夫行尚書吏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礼部尚書韓公行狀

曾祖奉皇任曹州司馬祖濬素皇任桂州長史父仲卿皇任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公諱愈字退之昌黎某人生三歲父歿養於兄會舍及長讀書能記他生之所習年二十五上進士第汴州亂詔舊相東都留守董晉為平章事宣武軍節度使以平汴州晉辟公以行遂入汴州得試秘書省校書郎即為觀察推官晉卒公從喪以出四日而汴州亂凡從事之居者皆殺死武寧軍節度使張建封奏為節度推官得試太常寺協律郎選授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為幸臣所惡出守連州陽山令政有惠於下及公去有姓多以公之姓以命其子改江陵府法曹軍入為權知國子博士率相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非之文者將以文學戰處公有爭先者構公語以非之公恐又難遂求分司東都權知三年改真博士

入省為分司郎官員外即改河南縣令日以戚分辨於留守及尹故軍士莫敢犯禁入為戚方員外即華州刺史奏華陰縣令柳澗有罪遂將貶之公上疏請發御史辨曲直方可斷以罪則下不受屈既抑澗有犯公由是復為國子博士改比部即中史館脩撰轉考功即中脩撰如故數月以考功知制誥上將平蔡州先命御史中丞裴公度使諸軍以視兵及還奏兵可用賊勢可以滅頗與宰相意忤既數月盜殺宰相又害中丞不克中丞微傷馬逸以免遂為宰相以主東兵自安祿山起范陽陷兩京河南北七鎮節度使身死則立其子作軍於表以請朝廷因而與之又貞元季年雖順地節將死多即軍中取行軍副使將校以授之節習以成故吏朝廷之賢恬於所安以苟不用兵為貴議多與裴丞相異唯公以為盜殺宰相而遂息兵其為儒甚大兵不可以息以天下力取三州尚何不可與裴丞相議合故兵遂用而宰相有不便之者月滿廷中書舍人賜緋魚袋後竟以他事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秋以兵老久屯賊未滅上命裴丞相為淮西節度使以招討之丞相請公以行於

是以公燕御史中丞賜三品衣魚為行軍司馬從丞相居於鄭城公知蔡州精卒皆聚界上以拒官軍守城者率老弱且不過千人承丞白丞相請以千三千人間道以入必擒吳元濟丞相愍自唐州文城壘提其卒以夜入蔡州果得元濟蔡州既平布衣相者以計謁公與語奇之遂白丞相曰淮西城王承宗賸破可不勞用衆宜使辯士奉相公書明禍福以招之彼必服丞相然之公令相者口占為承相書明禍福使相者袖之以至鎮州承宗果大恐上表請割德棣二州以獻承相歸京師公廷刑部侍郎歲餘佛骨自鳳翔至傳京師諸寺時百姓有燒指與頂以祈福者公奏疏言自伏羲至周文武時皆未有佛而年多至百歲有過之者自佛法入中國帝王事之壽不能長衆武帝事之最謹而國大亂請燒棄佛骨疏入貶潮州刺史移袁州刺史百姓以男女為人隸者公皆計償以償其直而出歸之入廷國子祭酒有直講能說礼而陋容學官多棄疾子擯之不得共食公命吏曰召直講來與祭酒共食學官由此不敢賤直講奏儒生為學官日使會講生徒多奔走聽聞皆

喜曰韓公来為祭酒国子監不寂寞改兵部侍
郎鎮州乱殺其帥田弘正征之不克遂以王廷湊
為節度使詔公往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奏曰
韓愈可惜穆宗亦悔有詔令至境観事勢無必於
入公曰安有授君命而滞留自顧遂疾驅入廷湊
嚴兵挍刃張弓矢以逆及館甲士羅於庭公與廷
湊監軍使三人就位既坐廷湊言曰所以紛紛者
乃此士卒所為本非廷湊心公大声曰天子以為
尚書有将帥材故賜之以節實不知公共健児語
未　及大錯甲士前奮言曰先太史為国打朱滔
滔遂敗走血衣皆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
公告曰児即等且勿語聽愈言愈将為児即已不
記先太史之功與忠笑若猶記得乃大好且為逆
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但以天寶来禍福為児
即等明之安禄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
泚吳元濟李師道復有若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
者乎衆皆曰無又曰令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為
節度使後至中書令父子皆授旌節子與孫雖在
幼童者亦為好官窮富極貴寵榮耀天下劉悟李
佑皆居大鎮王承元年始十七亦校節此皆三軍

耳所聞也衆乃曰田弘正刻此軍故軍不安公曰
然汝三軍亦害田令公身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
乃謹曰侍即語是庭湊恐衆心動遽麾衆散出因
江謂公曰侍即来欲令廷湊何所為公曰神策六
軍之将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体不可
以棄之耳而尚書父圖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公
曰若真耳則無事矣因與之宴而歸而牛元翼果
出乃還於上前盡奏與廷湊言及三軍語上大悦
曰卿直向伊如此道由是有意欲大用之王武俊
贈太師呼太史者燕趙人語也轉吏部侍即凡令
史皆不鎮聽出入或問公公曰人須畏鬼者以其
不能見也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
史故令史勢重聽其出入則勢輕改京兆尹兼御
史大夫特詔不就御史臺謁後不得引為例六軍
将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尚欲焼佛骨者安可
忤故盜賊止遇旱米價不敢上李紳為御史中丞
械囚送府使以尹杖杖之公曰安有此使歸其因
是時紳方幸宰相欲去之故以臺與府不協為請
出紳為江西観察使以公為兵部侍即紳既復留
公入謝上曰卿與李紳何事公因自辨数日復

為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得病滿百日假既罷以十二月二日卒於靖安里第公氣稟性通論議多大体與人交始終不易凡嫁內外及交友之女無主者十人幼養於嫂鄭氏及嫂沒為之暮服以報之深於文章每以為自揚惟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為文未嘗友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自貞元末以至于茲後進之士其有志於古文者莫不視公以為法有集四十卷及病遂請告以罷每與交友言既終以憂妻子之語且曰某伯兄德行高曉大藥食必視本草先年止於四十二某疎愚食不

擇禁忌位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且獲終於牖下幸木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享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具仕官事跡如前請牒考功下太常定謚并牒史館謹狀

唐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禮部尚書使持節都督廣州諸軍事兼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領南節度營田觀察制置本管經畧等使東海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徐公行狀

曾祖仁徹隋吉州太和縣丞祖玄之皇考功員外即贈吏部郎中諫議大夫考義皇汾州司戶參軍贈信州刺史京兆府萬年縣青蓋鄉交原里東海徐公年七十一公諱申字維降東海剡人永泰元年寄籍京兆府舉進士秘書省正字初辟巡官于江西又掌書記于嶺南行營哥舒氏之亂平奏授大理評事轉司直兼監察御史賜緋魚袋又充節度判官于朔方改太子司議郎即兼殿中侍御史選授洪州大都督府長史時刺史嗣曹王舉江西兵討季希烈故以長史行刺史事任戝有成曹王薦

之廷詔州刺史四十餘年刺史相循居于縣城讎公田三百頃皆為墟縣令丞尉雜處民壄公乃募百姓能以力耕公田者假之牛犁粟種與食所收其半與之不假牛犁者叁分與貳田久不理山根膚地增肥又連遇宜歲得粟比餘田畝盈若干凡積粟三萬斛將復築室于州故城令百工之伎以其藝來者與粟有差刺史臨視給與吏無所行其私以故人皆便信應募者數千人陶人不知墁而塗有餘圬人不板築而墻有餘築者工各以其所能相易未

十旬而城廓室屋建立如初刺史以官屬迁于新城縣令之下各返其室創六驛新大市二道四館罷用皆具曲江縣五百人以狀詣觀察使請作碑立生祠公自陳所為不足述假令如百姓言乃刺史戢宜如此何足多者不願以小事市名觀察使嘉其讓密以狀聞迁合州刺史其始来也韶之人戶僅七千九六年迁合州其去也倍其初之數又盈四千户嶲初先夫人殁于江西遭賊難未克返塋窩於西原公不赴合州表請奉喪歸祔于河南府偃師縣既滄景觀察使奏請景州刺史關其帥輒以其僚屬將校自為之不請有年矣宰相累進刺史名皆不出及召公入言合上旨遂下詔迁朝散即使持節景州諸軍事景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燕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加慶副使其明年滄景節度使始朝二年又朝遂留詔以其從父兄代之奏以公充行軍司馬公遂以信州府君坐近漕河表求改塋於重山詔許之既徹入京師迁朝散大夫使持節都督邕州諸軍事守邕州刺史中丞賜紫如初是歲正元本魯經畧招討使御史中丞賜紫如初是歲正元十七年也詰俚盜除其暴掠良聚攻禁下如令通蠻夷道責土貢大首領黃氏帥其屬納贄供賦黃氏周氏蒋氏儂氏皆群盜也黃氏之族最強盤亘十數州周蒋氏之不附之者也率群黃之兵以攻之而遂諸海黃氏既至群盜皆服於是十三部二十九州之蠻寧息無寇害其明年制迁使持節都督廣州諸軍事守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嶺南節度觀察處置本管經畧等使敬官如故前節度使歿掌印吏盜授人貶百數謀夜發兵為乱事竟奔走公至陰以術得首惡殺之不問其餘軍中以安蠻夷俗相攻刼群聚緣道發輒補斬無復犯者蕃國歲来互市奇珠瑇瑁異香文犀皆浮海舶以來常貢是供不敢有加舶人安焉商賈以饒二十一年進階銀青光禄大夫元和元年詔加金紫光禄大夫檢校礼部尚書封東海郡開国公食邑二千戶餘如故詔書未至有疾薨于位凡三佐藩幕之臣五為刺史一為經畧使一為節度觀察使階累升為金紫光禄大夫爵超進為開国公官亟迁為礼部尚書其事業皆足以傳示後嗣為子孫法享年七十雖不登於上壽儒者榮之前夫人渤海高氏子皆夭後夫人蘇風竇氏封國夫人有子元弼前

右倫倉曹參軍以讀書屬文為業謹具歷官行事
如前伏請牒太常編錄謹狀
皇祖實錄
公諱楚金諸議諡第二子明經出身初授衛州參
軍又授貝州司法參軍夫人清河崔氏父琢充鄜
懷三州刺史公伯兄惟愼大原府壽陽縣丞性曠
達樂酒不理家產每日費錢一千出游求飲酒者
必盡所賚然後歸其飲酒徒善草隸書張旭其人
也公事壽陽如父在每事必請於壽陽壽陽曰
汝年亦長矣若都不能自治立然每事必擾我何

為公曰不請非不能為此也不滿乎人心其請如
初及在貝州刺史殿正晦禁官吏於其界市易所
無公至官之日養生之具皆自衛州車以來又以
二千萬錢入曰吾食貝州水而已及正晦黜官百
姓奮不樂其政將侯其出也群聚號呼攀之以泥
石揚言無所畏忌録事參軍不敢禁惧謂所曰若
之何公曰録事必不能當請假歸攝録事參軍斯
可矣乃如之公告正晦曰若以威強不便於百姓
百姓俟使君使君更期出其為使
君任其患於是集州縣小吏得百餘人皆持兵無

共者持杵理長木於道中令曰使君出百姓敢有
出觀者扶殺大木下及正晦出百姓莫敢動或曰
刺史出可作矣如李司法何貝州震恐後刺史至
委政於公奸吏皆務以情告不敢隱貝州於是大
理壽陽之夫人鄭氏賢知於族嘗謂壽陽曰其觀
叔賢於君　某之質不敢與叔母至高下君之家
和子孫必有興者壽陽之弟一子為戶部侍郎初
戶部氏兄弟五人妹一人其喪母也皆幼公每曰
必抱置膝上或泣而傷諸姪之安于叔母也如未
失母時有乎三人曰某抵承父業不敢弗及夫人

清河崔氏能以柔順接于親族其来歸也皆自以
為已親焉翺生不及祖不得倫聞其景行其貝州
事業親授之於先子其餘皆聞之於戶部叔父伏
以皇祖之為子弟時若不能自任也及位官行事
其剛方不同也如此其行事皆可以傳於後世為
子孫法蓋聞先有祖善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
不仁也翺欲傳惧文章不足以称頌道德光耀来
世是以頓首頼假辞於執事者亦惟不棄其愚而
為之傳焉

李文卷第十一

高愍女碑

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歐陽詹傳　楊烈嬪傳

高愍女碑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矣昭以
漢陽歸天子前此逆賊賀婢妹妹與其母兄而使矣昭
守漢陽及矣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
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為婢
于官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且

皆不免何獨生為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于四方妹
妹獨曰我家為忠宗黨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罔其
父所在之方西嚮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
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為父母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
為其子也天下之為夫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為其
室家也天下之為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
在其身也昔者曹娥思盱自沉于江嶽吏嘷囚章女
悲號恩唁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殉除肉刑彼四
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
其知四女不倫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
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
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
戶知也貞元十三年朝在沂州矣昭特為潁州刺史
昌黎韓愈始為余言之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
女碑

楊烈嬪傳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
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于
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寇至
當守力不足死焉戰也君如逃則誰守侃曰兵與財

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
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
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
於是召胥吏百姓于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
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邑人
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
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兎石中賊者與
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得
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
長少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

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
失利無益也賊皆笑有鏃箭集于侃之手侃傷而
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于
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
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焉率其徒
將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賊者中其帥墜馬死其
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
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
益猶存嫗人女子之德奉父母勇姑盡恭順和於
姊姒於卑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辨

行列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所難敢自
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
山積貨財自若冠冑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
人其勇不能戰其智豈能守其麥豈能死棄其城而走者
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嫗人也孔子曰仁者必
有勇楊氏當之矣
贊曰九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
古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
愍女楊烈嫗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恨其行事
湮滅而不傳故皆叙之將告於史官

故東川節度使盧公傳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父奕贈鄭州刺史坦少孤初仕
幕城縣尉歷宣城鞏河南三縣尉其更河南知捕賊
赴黃裳為河南尹謂坦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于
公為捕賊盍使察之坦對曰九居官終始廉白抵入
俸錢者雖歷大官亦無厚產豈以傳其能多積財者必
剥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之是天富不道人之家也
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為宜故不使察黃裳
驚視因使升就堂坐自此日加重及黃裳為吏部侍
即將授以太常博士會鄭滑節度使李復表請為判

官得監察御史薛盈珍為監軍使累侵軍政坦每
據理以拒之盈珍嘗言曰盧侍御所言皆公我故
不違也有善吹笛者大將十餘人同啓復請以為
重賦坦適在復所復問曰衆所請可許否坦笑曰
大將等皆父在軍積勞亟以為右職奈何自薄
欲與吹笛少年同為列耶復告諸將曰盧侍御言
是也大將慙遽走出就坦謝且曰向聞侍御言某
等羞媿汗出恨無穴可入李復病甚盈珍以甲士
五百人入州城人皆恐駭坦遽止之盈珍不敢遠
復卒盈珍主兵事制以姚南仲代盈珍方會客言

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材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柔中甚剛又能斷監軍若侵必不受制自此萌矣若授公衮而西必遇姚大夫吾懼為所留以及禍遂潛去姚果以牒来請終以不逢得解及盈珠與姚隙從事多黜死者王綯觀察浙西燕雄鉄使請坦為轉運判官及李錡代請如初轉殿中侍御史錡所行多不循法坦每爭之詞切深聽者皆為之懼累求去不得凡在錡府七年官不改錡惡狀滋大坦慮及難又非可以力爭遂與裴度李約李陵繼以羅去後數年詔追錡入錡遂窮兵士殺留後以留已因發兵取宣州

為其將所擒送斬死順宗皇帝寢疾王叔文居翰林決大政天下憚憚坦說宰相常執誼速白立皇太子以樹国本執誼深納其言將以為殿中侍御史坦將以為員外郎知楊子留後坦假他詞不受叔文不悦故事皆不行及王叔文敗出坦遂為殿中侍御史權德輿為戶部侍郎為本司員外郎尋轉庫部兼侍御史知雜事未久廷推德輿為戶部兼侍御史知雜事如故赤縣尉有為御史臺所按者京兆尹窓牧之上使品官釋之坦時在宅臺吏以告坦白中丞請覆奏然後奉詔品官遂以聞上曰吾固宜先命所司遂使宣詔乃釋數月廷御史中丞賜紫衣分司東都尋歸西臺初上禁絶罷鎮節度使等献財貨載於赦條時山南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皆罷鎮有所献坦劾奏之晟濟美皆白衣待罪上召坦對曰柳晟閻濟美所献皆家財非刻下鄉勿劾坦對曰陛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者赦令是也且兩臣首遠詔臣職當舉奏陛下不可以失大信于天下上曰朕既受之矣如何坦曰出賜有司以明陛下之德上善之竟為宰相所窓李錡之誅有司將自淮安王之下墳墓皆毀之宰相不敢言坦奏曰李錡與

國同族其反逆不道身既斬死并殺其子罪釁矣若將追毀祖父墳墓臣以為不可淮安王有佐命之功且國貞又死王事漢誅霍禹不毀霍光之墳旁遺蔑伏誅罪不追於玄齡此前代及聖朝之故事也康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若將易之無乃累及良臣且傷大体乎上改容曰非卿言何由知遂命停毀仍禁樵採給五戶守淮安王之墳以示不忘其功上策賢良方正之士有懷書策入者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犯必以為策詞抵忤宜輕其責上從之江陵節度使裴均入為僕射行香時將毆諫議常侍之

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近例以為證裴垍怒曰姚南仲何足為例也遂為垍所排改左庶子坦忉為殿中丞及居柱黃裳為相故累遷凡二十有三月而至中丞及居官守道正言日聞而人忌其遷之速數月宰相裴垍白以為宣歙池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宣州刺史劉闢反逆其壻蘇強坐誅強兄弘為晉州從事自免歸人莫敢用坦奏言蘇弘有才行其弟強坐劉闢反誅弘與強相去三千里必不通謀以強廢弘非陛下惜材之志因請弘以為判官上曰

假令蘇強當時不就誅尚宜隨材而任之況在其凡耶遂得請及在宣州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者制其價雖賤如無穀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直人賴以生當途嚮有渚田久廢坦以為歲旱荷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為功於是渚田盡闢籍傭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代稅戶之貧者故旱雖甚而人忘災五年冬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鉄轉運使減冗職八十員自江之南補置付之院監使無所與

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八年西受降城為河所壞城使周懷義上言宰相議徙天德故城坦以受降城張仁亶所作城當磧石得制北狄之要若避河添宜退三數里其費不多天德故城北倚山去河甚遠失制虜要地非便因使水運使察視遠近利病以聞進上使品官強文彩覆之文采言與坦合上召坦使條陳將行之竟為宰相所奪乃出坦為劒南東川節度使周懷義數月憂卒燕重肝代其位遂復天德故城軍士歸怨因殺重肝屠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論多合終籍以為已助及坦出半歲而絳罷坦至東川奏

罷兩稅外山澤鹽井權舉之籍夷人歌之綿竹二州有通文成州路每歲奏發二千兵以防西蕃其實不過一二百人坦乃奏於衢地置戍鎮之上誅蔡州詔發兵二千人於安州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其有疾者與之藥故兵士皆感恩而無逃者及薨贈禮部尚書

郡宇子孫家焉故為魏郡也有季篡者入唐為工部尚書生敬仁為蘄州長史生謇為河南永寧令贈大理少卿生造為懷之襲嘉令即公之父也公諱良器字公亮生十二年安祿山陷東郡獲嘉宰縣即不去為賊將所害公既免喪懷平志乃學擊劒仰父友王昊昊嘗曰汝類我額文似李臨淮面黑子似顏平原其必立臨淮即太尉光弼也年十七得汝州龍興尉王昊從事太尉府薦之太尉召與言遂授以兵使平安越之盜累授左武衛中郎將以所將兵隸於浙西廣德歲中盜陷江東十州公帥

栢氏系自有周叔虞封晉其支子有受邑於伯為菜地者因以為姓後世生宗宗以直顯景公屬公之時三都惡宗共譖殺之其客畢陽以其子州黎奔楚於是改伯為栢及漢有鴻者由議郎為魏

所將兵來襲州功多進左武衛將軍平方清於洞中賜錢五百萬破張三霸海上改左金吾衛將軍為都知兵馬使大曆初浦寧虎掠小傷胡參掾蒸里江東大擾公將卒三千人騎五百人與戰皆破之斬首三千級執俘一千人詔加檢校光祿大夫兼蘇州別駕又加左羽林大將軍試殿中監察御史李栖筠問公年對曰二十有四戰陣幾何曰六十有二李公歎曰遭時夜亂相識甚近得公甚深勉哉公江湖謝曰遭時夜亂父死家破誓棄性命以除寇讐私志未立豈敢望為明公之所知哉建中初睿至京師宰相楊炎召之語公因言兩河有事戎狄所擯者唯在江東李道昌無政宜速得人以代之炎許諾其冬遂并宣越與浙西以為一帥以晉州刺史韓滉代道昌滉及德宗如梁州李希烈叛陷汴州遂李勉遂僭帝號勉陳州圍宋寧陵浸使公將卒萬人救陳并寧陵是時劉玄佐敗于白塔收其卒保宋州使將王考昭守睢陽希烈擁水灌其南築堵道親臨其北令軍中曰明日日中隅城公聞之厲所將兵成陣以進恐城隅不支使努手善射者五百人沿汴渠夜進去城數里沒於水中遂得入及旦賊驅勇卒登城城中伏弩悉發

皆貫人斃其後希烈始知救兵得入殺守將因罷去將昌集城中人哭曰向非浙西放至則此城已屠矣遂援襄邑收淳口宋州由是獲全李希烈遂失汴州奔於蔡詔封平原郡王食邑三千戶特進兼御史中丞貞元二年淮西平詔曰休勳茂伐奢子竹帛我籍乃為裨將副非所以褒功寵德也其以為左神策軍將軍知軍事兼官如故五年詔與太尉晟侍中斌等三十六人畫形於凌煙閣上親御即其形而贊之八年遷大將軍士卒之在市販者悉揮斥去募勇者代之故為所監者不悅明年公之故人有犯禁宿於望仙門者衛使奏言遂轉右領軍衛大將軍所監者乃用其衛將魏循代為將軍自是軍中之政不復在於將軍矣十五年兼英武將軍使十八年迁左領軍兼御史大夫十九年閏十月以疾卒年六十一天子為之廢朝贈陝州大都督明年葬于万年畢原夫人康氏先歿後始附葬有子曰元封為蔡州刺史曰者為諫議大夫曰元鳳為滑城主簿曰夔為襄州參軍三女皆幼以元封及者累贈為司空夫人追封鄭國太夫人初公與王栖曜李長榮甲事輔晉公栖曜至鄜坊長榮至河陽澤潞皆擁節有土公自少則戮力

破賊及壯解圍陵猗扶之圖希烈之所以兵不及于
来而江東以全者實公之所為也功最高位獨以不
副克生良子能大厥家大和元年翔自盧以諫議大
夫徵路出于蔡元封江拜且曰先公之碑未樹教後
嗣其果有辭僕也公不可聽及公生十二未壯家毀誉殊父誰不恔勇死釋官就單
焯有其勲摘兇益平威明顯聞人誰不貴孰勝其位
由卑至巨莫匪躬致宜蹔土壇報未功當是生後人
紹慶不忘

唐故横海軍節度齊棣滄景等州觀察處置
等使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兵部尚書使持節
齊州諸軍事兼齊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國
貝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贈左僕射傅公神
道碑

傅為古姓介子誅樓蘭王封義陽侯後為天八將功
高称於兩漢而教以文章顯自漢以降世累有人會
祖諫易州長史生大父定州司馬韶贈鄧州長史生
父榮贈刑部尚書公謀良弼字安道清河人也以善
弓矢顯仕于成德軍流輩称其朴厚傳野樂書本隸
瀛州在范陽成徳間為要害地每相攻以取兩城及

王武俊破走朱滔詔以博野樂壽與成德軍其後以
公避為將而鎮於樂壽公善撫士卒死力長慶初幽州繼亂范陽
克融成德殺其帥弘正將庭湊因盜有地公奮曰吾
豈可以為賊乎遂誓疫愈以逆順閉城拒賊潛疏以
聞詔以樂壽為神策行營命公以為都知兵馬使與
深州將牛元翼博野李寰衙角相應賊屢攻之卒不
能克會詔下以克融庭湊皆為節度使公遂將樂壽
之師及其妻子拔城以出賊轉鬬且引遂遇官軍以
免於難以功迁沂州刺史未到處以為左神策軍將
軍數月拜鄭州刺史公本用武力進未嘗治人於是
痛自刻飭清已率下凡徒公將卒本與公同立於樂
壽者皆稟慎不敢越條令以侵物故鄭州稱理雖他
特文吏罕能過者明年改為益州刺史閔帝初以公
為夏銀綏宥等州節度使居河陽濡民不耕織党項
千餘落以畜牛羊馬代田業先時將帥多貪至有盜
其善馬者蕃落咸怨走以出他境及公之至蕃人来
見或獻馬者公把而不受蕃人喜傳以相告未踰月
而部落相勸皆歸蕃人之有罪者惧而来奔故事皆
使蕃人出馬以贖公曰吾將於此戰當禁其逃亡有

罪何俟於贖皆犹之以付其蕃落蕃人益喜大和二
年九月以公為横海軍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俾治
齊州以前滄景之寇知兵者咸以為命將之當必且
有成矣旌旗及於陝而得疾疾愈即路以十月晦薨
於陝石驛春秋五十有六天子悼痛為之廢朝贈尚
書左僕射以明年七月葬河南府洛陽縣伯樂里夫
人南陽張氏柔立善斷公之以樂壽拒賊暨轉戰以
出夫人蠶衣糲食與兵士妻女均好惠用助公事再封
南陽郡夫人三子守常守中守章等皆孝謹寡過公
方將立大功以報於國不以男子之仕為念故官甚

卑有未官者銘曰
大夫致身不賴前業遭變竭忠奇節嶙嶙乃作刺史
乃作將軍乃紀邊兵事績昭聞褒以捻已嚴以督下
藩落完安馬牛在野大華前事自我為初尔後之來
視此勿渝

陸歙州述

吳郡陸傪公佐生于世五十有七年明于仁義之道
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建事觀察使觀察
使不能知退居于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為祠部
員外郎二年出刺歙州卒于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

十八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於天天之注
膏雨也人之心以為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遠或
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不得仰其澤唯人也亦然天
之生俊賢也人之心以為拯顛頹之人然也賢者與
顛頹之人時不合或死于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
于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顛頹之人賴其力
傳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
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賴瀕子
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

之賴其力天也不賴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
升于朝雖刺于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不行與君子
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曰聞已其德行未必昭昭
然聞于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刺一州又短命
道病死天下之未蒙其德固宜矣然則天之生君也
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
雨于海或雨于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為也故君子
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有不足于心者耶
讀其何有不足于心者耶

由楊喜追殺項羽以功封侯後數世生敞官至丞相敬曾孫寶不應王莽之命光武特徵老病不到寶生震諸儒謂之關西孔子位至太司徒太尉卒以忠死楊氏由是益大載於史傳世不絕人魯祖珪夏州司戶贈膳部員外郎大父冠俗奉先縣尉贈吏部郎中父太清宋州單父縣尉累贈至太保公諱於陵字達夫年十八舉進士第選補潤州句容主簿鄂岳觀察使奏為判官轉左驍衛兵曹累改評事監察御史歷殿中得緋衣銀魚使迁江西公隨之加侍御史著作郎及府除屏居建昌不至京師貞元八年徵拜膳部員外郎轉吏部員外郎及判南曹宰相之親有以文書不足駮去者宰相召吏人詰之

除華州刺史賜三品衣魚所政寬僚庶一時名人後皆得顯官有至宰相者其年冬迁浙江東道團練觀察使越中大飢人至相食公奏請廣支米三十萬斛又乞糴他道以賑救之民得生全入為戶部侍郎未到改京兆尹奏請諸軍諸使有犯罪者皆禁身推罪以狀牒送本軍又請屬諸軍諸使人置狹名勑五丁[redacted]者推兩丁屬軍遞立節限以便於治詔皆可其奏京師称之復為戶部侍郎人望益重余以公遂為宰相會考制舉人獎直言策為第一中貴人大怒宰相有欲因而出之者由是為宰相之親有以文書不足駮去者宰相召吏人詰之

嶺南節度使是時得考策者凡四人公既得嶺南
吏部員外郎常貫之再服巴州刺史而李益節敬
皆抵於患其在廣州以常詞為節度判官任之以
政改易侵人之事凡一十有七嶺外之人至茲傳
道之節度使徐申以巳俸薄月加三十万且曰後
来所期共守公引常詞參決所奏勅皆罷之撤去蒲葵
陶毛覆屋遂無火災民賴以安監軍許遂振好貨
矣彊而小人有陰附之者故遂振密表讀公直言
常詞李翺惑亂軍政於是除替罷歸遂振既領後
事抽捷吏人求公之非吏人大聲呼曰楊尚書他

方所遺尚不收去豈有侵用官錢乎遂振遷令取
他方所遺及其至封印不啓遂振慙而止宰相裴
垍素未知公及逮振之譖遂以公為吏部侍即垂
脩甲勅用備姦源又於南曹更置別曆以相檢覆
奏令選人納直為出納告以給之吏怠奸欺官收
羨錢公食豐絜廨宇以修迄茲守行遂為故事九
歷四年補內外官三千餘員皆當其分無怨訴者
轉兵部侍即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當淮西用兵漕
輓供饋益鉄積欠官錢公與之廷辨高霞寓以專
鄧之師攻蔡州怯懦不敢直進欲南抵申州出於

空虛不守之地其路險狹糧運難繼公面於上前
系言利害并以駁陳霞寓逗留之狀請於北道直
進足以援許汝之師賊勢自蹙上許之霞寓深怨
遂內外結構出為郴州刺史霞寓果敗由是談者
知公之冤其為郴州躬勤於治不以卑遠為薄明
年召拜原王傅數日又為戶部侍即復知吏部選
事元和十四年淄青平蕭俛御史大夫以本官充東
平宣慰處置使是時初誅李師道得兗州鄆州等
十二州列為三道劉悟既除滑州猶未出鄆及公
至悟出迎公促之悟即日遂發頒行賞賜皆得其

實上甚悅謂宰臣曰楊某不易得及浙西觀察使
李倫死上問宰臣崔群皇甫鎛曰何不進浙西人
名皇甫鎛知公方有恩惧作相遂言公所至皆有
理跡以臣所見莫如楊某凡數百言上唯以一字
應之曰惜人聞之者且以公為相矣是時裴門下
既出太原崔中書為鎛所讒鎛又改尊號中上旨
故鎛計竟行而公不相矣明年廷戶部尚書又一
年改太常卿又一年改東都留守兼兵部尚書御
史大夫元誠波都防禦使既三年方將告休會以
疾而罷乃嘆曰年老致政古本吾夙志茲則負吾平

生心矣疾平廷揆校左僕射兼太子少傅或勸求分
司以自便者公曰年至力憊便當乞骸骨於朝何用
分司為遂西至京師朝謝訖不到中書遂还私家不
數月上表固讓乞就半俸許之庙享之外不復經過
人家每佳辰休安則以子弟孫僮侍游於園沼之中
用以為適大和四年十二月癸亥以疾薨於新昌第
享年七十有八天子為之廢朝九朝廷之賢設位而
哭者不知幾人册贈司空明年四月庚午歸葬鄭州
榮澤縣先太保之兆祔于夫人潁川鍾氏贈華陰郡

太夫人之塋夫人丞相少師休之孫丞相晉國公滉
之女柔順之德紀於前銘下從舅姑四十有三年矣
子景復徹尉卿曰嗣復戶部侍郎曰紹復舉進士登
寵詞科曰師復未仕用文為業女適右司郎中韋公
肅孫承渙試大理評事鄜坊鄜慶巡官承渙之下及
在童稚者十有一人大卿侍郎以翔之受恩也父來
請為誌文曰

公生六年太保棄捐來及成童虢國又終漂泊江湖
誰食誰衣服習文學不勞於師受始有名既于永歸
六十一年祗慎德儀由直屢黜進無異詞凡所臨涖

去而可思興之厚者莫匪禹村自我進者多遇良
能恩建護孽滯冷以財祖免綱麻亦尽其哀止足
告歸僅息丘園子孫童十有五人有列卿曹貫
為侍郎祿秩且多膳飲馨香門吏諸生中外顯光
車馬盈門歲時之良既壽既貴示終以常福薦彼
歸磨可比望為宙太祖百世蒸嘗

唐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
兼御史中丞贈右散騎常侍獨孤公墓
誌

公諱朗字用晦當州刺史贈太子少保憲公之長
子憲公有文章名於大曆中每為文輒為後進所
傳寫公生數歲而憲公歿與弟郁皆伯父毋所養
稍長好讀書不煩於師年二十一與弟郁同舉
進士其二年既得之矣會有司出賦題德宗不悅
宰相窮使減人數故公與十餘人皆黜公以伯父
毋無子即日歸養于蘇州使其弟留以卒業由是
著慈之名称於朋友間以處士起佐江西宣歙浙
東三府得試校書協律郎元和九年拜右拾遺上
疏請各令觀察使充本道鹽鉄使場監之任悉歸
州縣羅去管攉吏以除百姓之患十年盜殺宰相

御史中丞傷以兇公疏請賊京兆尹殺捕盜吏事
皆不行君子壯之累表奏時病有不合上意者貶為
興元府倉曹參軍三年復徵入為監察御史改京
兆府司錄參軍廷殿中尋加史館脩撰入省為郎
官負外郎俯史如前出刺韶州復入戶部左司二
員外得郎中數月廷推權知諫議大夫敬宗御毋鳳
門大赦改元宜官冒傷鄠縣令崔毅於雞竿下公
疏請取其首為者殺之以正法寶曆元年改御史
中丞殿中王源植疑韶州司馬公面諫其屈不得
請九五上疏自請罷去敬宗不許上即位廷二部
侍郎大和元年八月以為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
等使兼御史中丞公齎發於背不克入謝病二旬
九月壬子以齎卒年五十三天子為之廢朝贈右
散騎常侍有子孟常生九歲矣夫人京兆高氏給
事中貞伯之女未仕而夫人卒十月壬午其姪庠
以公之喪歸祔河南之壽安甘泉鄉先公墓次以
十月巳酉窆銘曰

人之有生莫不皆死曰長曰短相望其幾短不足
傷長不足恃要歸於盡孰有彼此公壽何迫百年
中止喪車東去詑骨山趾室無妻哭琴有雅子令

名不忘曷其有已

故檢校工部員外郎任君墓誌銘

君諱倍字叔正樂安人殷中侍御史玄植之孫盧
府功曹日新之子君少遭父喪養母以孝稱京兆
尹崔光遠表試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勅攝富平
縣尉知縣事及克復京師以功授成都府犀浦縣
丞又以優授涇陽縣尉會吐蕃犯都代宗幸陝州
君召募吏人保守佛寺寇不敢逼擢為本縣令克
清北十縣團練使及駕還京為同列潛構功不得
論僕射裴冕冤寃而奏之得長安縣尉轉本縣丞歷
太府寺丞未幾遷監察御史京議館驛使判官中
書侍郎元載為潭濟使請為判官轉殿中侍御史
又檢校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判官如故元載得
罪君左授建州建安尉及楊炎入相君以書戒之
由是楊怒而不用又移處州司戶再授信州司馬
觀察使鮑防以為判官權知饒州事構疾歸卒于
信州權窆於州西原有詩兩卷前娶宗王氏女生
男冀為加州司法參軍三女各為士妻後娶杜氏
女生子三人曰淑曰并女五人長女嫁長洲
尉源咸季次女適權顥三女早卒少女二人未許

嫁淑歷佐大府以吏能有聲為慶支振武營田使得試協律郎攝監察御史元和十四年杜氏卒淑乃自信州奉府君之喪合窆于万年楊村從先人舊塋淑嘗與翺同車嶺南府舉淑之才亟薦于

時故淑來請誌銘曰

士生于時苟所貴者才有才無命苟古今所哀嘻

故處士侯君墓誌

侯高宇玄覽上谷人少為道士學黃老鍊氣保形之術君廬山羽華陽君士每激發則為文達意其高處駿駿乎有漢魏之風性剛勁博救物之畧自

賀周昌王陵所如固不合視貴善宦者如糞溷與平昌孟如東野昌黎韓愈退之隴西李渤潛之河南獨孤朋用晦隴西李翺習之相往來汴州亂兵士殺留後陸長源東取劉逸淮乃作吊汴州文投之大川以訴貞元十五年翺遇玄覽於蘇州出其詞以示翺翺謂孟東野曰識之至者必上通上帝聞之劉逸淮其將不久後數月而劉逸淮竟死其首章曰穹穹與厚厚苟烏憒予而不攄翺以為與屈原宋玉景差相上下自東方翔嚴忌皆不及也

達奚撝為楚州起撝盱眙祭酒李公遹刺衢州請治信安其觀察浙東又辟于剡三縣皆有政不幸得心疾留其子狗兒於翺家而歸廬山不到卒吉勉以西其子婿王適使傭吉勉求君所如值君卒吉勉以君喪殯於衡州之野而復於適適又死適之妻使狗兒尚童翺慮吉勉之短長不可期則君之喪終不墳矣故使吉勉往葬之而識其墓以示狗兒

叔氏墓誌

元和九年歲直甲午正月十九日丁卯浙東道觀察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李翺奉其叔氏之喪葬于茲叔氏諱術生子曰王老遠在京師翺實主其事銘曰

翺生始言叔氏棄沒爰殯于野年周四甲豈無諸親生故或迫亦有息子蔟宦京国仝墳孰封松檟未刻殯字零數孤狸所穴中夜遠思酸悽心骨是以乞假公府言來筮宅追念延陵喪子嬴悼葬不歸吳於礼其合唯叔平生術居是邑天謝于此靈幽其託女姪之西仲兄之北寘昭何異可用居息孰為故鄉乃樹松栢

十四卷

命以終訖公意銘曰

武宗出周聖發之苗厥孫聘魯乃列春秋秦漢之
交曰臣王趙實大其家亭侯以紹厥支十七晉陽
乃封子孫因家以及于唐神堯順天鄭侯翼扶武
烈諫酷五木成盧考公逃貴于嵩之下江陰絜白
大苦不堪以病先期告終恬以順命教教武公是
世嗣其雅德蘊位細慶紮于公惟公之興罔不自
維碩人我哀刻識俾或可傳

故歙州長史隴西李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則字某涼武昭王十三世孫大父獻眉州
別駕時宰相有請婚者力不可止因去官居家弟
遘病暴卒別駕燒一指以禱於神既而弟復生自
說方就縶上帝有命以兄燒指宜復其生別駕生
令一侍中源乾曜以子求婚府君拒之固以詞抵
之貶黔州彭水尉遂以壽終府君始十餘歲先夫
人以之復喪歸殯汝州由是依于舅族少好老子
莊周之言與群童游盡能記他童之所習先夫人
學左氏春秋博該百家之書故府君以經史浸潤
力田供養由是少不冥求仕善中縣書弓矢博奕
皆得其妙既冠得濠州定遠尉假令他縣令嚴而
行吏急民寬富豪弁貧民產而不稅者盡以法治
之貧民用安罷戍復返其初從事嶺南得試左武
衛兵曹於福建得試太子通事舍人大理司直授
歙州長史宣歙觀察使請為判官奏未下以疾卒
年七十四夫人河南元氏壽州刺史從之女年六
十八先府君而終生子某子某皆未仕女子五人
長女壻禮部員外鄭錫次女壻桂府觀察使杜式
方次女壻京兆韋放次女壻榮陽鄭循礼小女壻
幽縣尉鄭公瑜幼子克恭少讀書學文以兄舉進

士家事自飭弗克求名故年四十有六始奏授睦
州司兵累遷試大理司直兼殿中侍御史充鹽鉄
推官實歷三年三月克恭奉府君夫人之喪歸葬
于鄭州某縣岡原翔知克恭之材十三年矣故克
恭以府君之奠來請且曰將以六月庚申窆知克
恭者若吾季叔又安可以辭銘曰

德不称禄鬼神之責才優以賤古人不戚非道不
求昌計人爵慶蘊而傳後必有積其奠為誰孝子
之宝蔡食吉嘉原乃擇合骨于兆終永其託何以
識之有封有柏

故河南府司錄參軍盧君墓誌銘

君諱士瓊字德卿范陽人家世為甲姓祠部郎中融之長子明經及第釋褐華陰二縣主簿知汜州大理評事轉尚書代為留守東都奏為推官得陳許奏充觀察判官得監察御史府罷歲餘除河南府戶曹以疾免河南尹重其能奏為司錄參軍八月癸酉發疾而卒年六十九君少好著文精曉吏事少游故丞相楊炎張延賞之門楊美其文辭張每嘆其吏材過人嘗戲同州當徵官稅錢時民競出粟易錢以歸官斗至十八九君白刺史言狀請倍估納粟下以澤民上可以與官取利刺史詰狀君辨其所以必然刺史行之民用得銖未一日粟被有司牒和收官粟斗級六十後刺史到欲盡入其羨于官君既去戍猶止之曰聖澤本以利民民戶知之不可以獨享刺史乃懸牓曉民使請餘償因以絹布高給之民亦數受州復羨錢六百萬其為戶曹決斷精速書不擁事及為司錄始就官承符吏請曰前例某人等一十五人合錢千僦人與司錄養馬敢請命因出狀君訶曰汝試我耶使投之將加杖承符吏衆進仰曰前司錄半然故敢請君告曰司錄豈不自有手力錢也用此贓何為因不怒及月終廚吏率其餘而分之文學參軍得司錄居三之一君曉之曰奉俸錢戍田手力數既別官品矣此食錢之餘不當計位高下從此後自司錄至參軍平分之舊事掾曹之下各請家僮一人食錢助本司府吏廚附食家僮或三人或四人就公堂餘食侵曉廚吏斂日益長君使請家僮二人食錢於司錄府吏廚附食家僮終不入官廚召諸縣府望吏告曰其君此嵗之官吏清濁侵病人者每聞之司錄戍當舉非法性各白汝長宜慎守廉靖以浼池令為戒其改易皆克已便人堪為故事及君卒士君子相弔哭咸以為能高而位卑不副有子三人孺方嗣宗嗣業號慕祇守不失家法女二人前娶清河崔敏女無子後娶滎陽鄭乱之女有子故皆祔葬於祠部塋東北孺方叩頭泣曰丈人嘗與先子同官而游宅居南北鄰敢請紀石翔不得辭乃據所見聞者錫其實可推類以知

凡所從事之賢銘曰

嗟靈君性直而用慢約已以利人宜壽宜貴以極時所艱其絨而不伸以喪厥神豈奪惠於東民悲夫

故恢州錄事參軍武氏妻傳氏墓誌

年月日故恢州錄事參軍武氏妻傳氏卒于其凡第之家越月日權葬于沐州某縣某鄉前北者武居官而卒傳氏有于曰俱兒俱兒奔父之喪未及返傳氏又卒俱兒奔父之喪考道也傳氏卒于兄不為材矣

故朔方節度掌書記殿中侍御史昌黎韓君夫人京兆韋氏墓誌銘

夫人姓京兆韋氏尚舍奉御說之次女也年十三執嬪道于昌黎韓氏府君諱弁自後魏尚書令安定桓王六世生礼部即中雲卿礼部實生府君進士及第朔方節度請掌書記得秘書省校書即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三年吐蕃乞盟詔朔方節度使即塞上與之盟賓客皆從其五月吐蕃不宥盟殿中君於是還客時年十三十有五夫人始笄十有七矣有女子一人其生七月而孤夫人之毋前既不幸矣夫人泣血食貧養其子有道自慎於嫌節行愈高雖烈丈夫之志不如也猶有董氏伯姊繼衣食仁之焉不數年董氏姊又不幸夫人於是天下無所歸託矣殿中君從父弟愈孝友慈祥貞元十六年以其女子歸于龍西李翔夫人從其女子依于李氏焉降年短命三十有二貞元十八年八月甲辰卒于汴州開封新里鄉之某村其明年正月辛酉龍西李氏以其喪葬之於陳留縣安豐鄉岡原殿中君之先葬于河陽惟君之沒不得其喪夫人是以不克葬于河陽而獨墳于陳留弗克祔于殿中君之族而依于女子氏之黨以從女子之懷權道也且將有待也殿中君文行甚脩位甚卑沒於王事初礼部君好立節義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於時而官不甚高殿中君又無嗣嘗聞諸君子曰位不稱德者有後礼部君曷為然哉於是叙其孤女之悲以識於墓門銘曰

女子之生兮七月而孤所恃者毋兮夫何辜天蒼蒼兮不遇生幾時兮終日哀

嗚呼孔氏去遠揚朱忠行孟軻拒之乃壞于成我風混華異李飛橫兄嘗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衰氣萎体敗剽剥不讓纖花鬬葉顛倒相上又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翕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絶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于文兄之仕官閑辭于艱蹤奏輒斥去而復還非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滯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寻以友講文折道為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来視我笑言穷日何荒不耕

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癖其終順化以盡靡憾于中別我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突裂肝肾老腑言壽死而不亡兄名之壐星斗之光我譔兄行下於太常声婢天地誰云不長喪車来東我剌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尊觧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尚享

祭故福建獨孤中丞文

維大和元年歲次丁未九月庚申朔二十日巳郊朝散大夫守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李翺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故福建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中丞獨孤君侍郎之靈嗚呼昔我與君自少而歡中暫乖阻周荆耻綿宜城越中二府周旋同事於公戚以相連子常推後我唱其先叔向汝齊不納而堅蘭馨以聞乃在掖垣引我代已真謂其賢共升於朝亦又多年或外或内莫余或禍君齒我髮鬢都玄豐盈角弗躅有妻既喪有子壽福杜昌延何為發瘍針藥弗痊奄然喪祭誰主銘旌有翩鳴呼哀哉唯短與長會歸於死以存悲逝前後皆尔哭君之哀痛析支指

欲抑不能緘之曷已嗚呼哀哉入君之戶但有裳帷思與君言不見容儀薦肉不食酌酒不持嗟嗟用晦何亟臻斯嗚呼哀哉尚享

祭中書高相公文

嗚呼蘊德在躬必逢其慶利物之至宜乎得政君一言討慕造以從正横兵刃以森列述王心而革命伏群情於頃刻咸屬目以生敬既名遂而身安乃登庸而輔聖窒因依之他路收爵賞之全柄非俊良之滯淹摧姦兇之熾盛何褓柔而中殺襲勳

賢於視聽惟廷相之雍雍伊近世而壽並將協德以致理專有初而未竟方陳謀於帝前忽顛仆以終命雖稟受之有數亦生靈之不幸嗚呼哀哉緬惟昔歲陪迹南宮省已何有辱交於公賢儔時羽若飛鴻走斥于外因不能通公相未幾遷歸自東司諫左垣視草禁中汲引之惠如軌得風驅驗年顏白成翁幽塾忽發興然啓蒙烈士感知矧惟賤躬開以存殁心悲曷窮莫爵而拜公其表衰嗚呼哀哉尚享

祭故東川盧大夫文

前此八年公在宣州朝歸自南下江之流公疑辟書使者來召言重礼至實賓之右內惧不稱又安敢俾仰公之德自託如歸亦既在門有言必信翔亦不貳知賢則進公曰汝言我用無疑每疑賢者患不能知汝正而公與我氣合有懷必陳無謂弗納公廷侍郎翔赴浙東宣慰上前出白丞相保明無過昭灼有狀事遂解釋奏方成官非公之力其遲于田公鎮劒川翔作東椽亟言於相局不以爲官罷在家臥病飲貧唯公見念復召爲賓自脩辟牒以復前好承命而行不憚遠道余及陝郊聞公之喪失声泣哭若火煎腸公爲大臣一心正直發言動聽義形在色公出乎外衰論日歸輔相之位實公所宜唯公之薨骨骸遺衰天下失望賢人共悲生靈必有盡自古皆尔殁而益光軌典公比喪車東去陽翟自缺於此嗚呼哀哉尚享

祭楊僕射文

嗚呼真元中歲公既爲郎始獲趍門仰公之光遂假爲言幽藝用彰德惠之厚殁身敢忘公以直道于南出藩謀晉記空日陪討論舊政多秘如絲之

勞與賢共謀機榛燔監戎戾強陰附包奸潛諧
疑危處之若閑并兼百流清濁終分賓主之義由
斯益敦公自登朝及于謝政善接交友居官恪敬
温然如春柔立不佞坐直屢退進匪由競更歷中
外聲華日盛咸期作相為国之憂宜而不居斯可
宴賞有加宜哉萬壽吉慶靡他棄此弗顧哀哉柰
何嗚呼哀哉身誰不貴有後斯榮唯公之嗣實大
家声公為弗亡顯顯其名嗚呼哀哉卜筮叶期迈

宅于槨翔復守郡居不敢寧逸悵恩舊躬在郊坰
永教絶續刻揚德馨編服前導盡哀皇庭尚或監
此公乎有靈嗚呼哀哉尚享

祭李宦客文

嗚呼天地粹氣降為哲人忠犒大惠濟於生民命
與時違有此不伸責安所歸乃在鬼神嗚呼哀哉
壽不及老妻少子雛棄去何早我知子能一十八
年力竟不及子茲已焉臨君之喪洒酒以決刻石
在壙名傳詎滅下從先人萬古之藏要歸於盡安
用短長嗚呼哀哉尚享

祭從祖弟秘書少監文

秘書少監十弟諒之靈惟君文行脩絜風負嘉名累升科第士友攀接遂登諫省翰以直聞周歷南宮連刺三郡得風告罷入貳秘書致政于家息心養疾沉恙頻已日望其除告言不聞凶計遽至於乎哀哉年未五十有男早亡少妻主喪有息非嗣報施之道冥茫執知於乎哀哉吾責刺遠州道里遐闊病不得見喪不得臨痛悼攄揚傳賢心骨有酒在醆有肉在盤魂兮其來歆此單薄洒淚遣祭哀而不文執期諒之去矣長別嗚呼哀哉尚享

祭劉廷官文

維元和七年歲次壬辰九月丙辰朔十五日庚午有酒一卮我來一別去長辭嗚呼哀哉尚享

祭錢廷君文

嗚呼某維錢君絜行而文上第有司籍籍京秦退居于湖遭病且貧乃攄雄詞單使来臻中丞覽之嗟嘆盈辰遂馳宦牒請列實遒翩然而至灼灼有聞實司表奏章句出群有時過我誼積皆申無言不契有與必陳每日仰公心知古人孰知幸臨為賓與我相接三十餘旬不見有過潛然日新余有行 鄭之間書礼日来道遠情親丁寧戒我已事亟還方將執手復展懽忻如何中道哀訃忽傳驚呼失声迸淚流巾嘗其相逢丹旐載翻少妻攜幼相哭聽者酸辛漫漫者天曲直誰賢沉冥冀張讒富貴在身童烏項冢夭枉其年王鳳何得賈誼何愆將貴賤前定或短長偶然其誰司之施與何偏天下行歲辰再迁公事多暇嬉遊百般梯垂于塘荷秀于川或泛在水或登在山飲酒終夜謳歌往還笑言無霣咸尽于歡君實強盛時惟壯年宜哉壽考福禄来臻柰何遺疾鍼藥弗痊日冥返初曇君遽傳長路未極琴書忽捐嗚呼哀哉堂有老母室有少妻幼男稚女或童或孩發声悠切吊者酸懷衱裳以歸已矣劉君自古如斯有肉一豆

祭錢廷君文

嗚呼伏波之生好兵自喜幼有壯節騰声出仕定册歸漢謨俞帝旨等無失画功伐可紀破斬微側實宰交趾来往夔路未卒而死小人赤口曷本於

理慧议南还明珠诸起乃收侯印爵不及子遗德
不忘爱留杜里築庙以祭入畏其鬼火而若新千
歲不毀詁詁蚩蚩易白成緇孔子義失勛章不慕
曾氏殺人母投千機君竊厥嫂陳平不疑申生冥
董晋有驟姬無極巧舌伍奢族夷孟子傷說箋兮
作詩公失其所梁松實為何獨將軍自昔如斯故
士有歷万代而不滅者常被訕於當時荀窺心而
不作雖棄直其容悲赫赫聖帝嘉賢命詞酒牢既
設神乎降愚尚享

祭中天王文代河南鄭尹作

自春亢陽特害嘉穀是以齋心命使用祈于王惟
神降歆明應如答陰雲周布膏澤四施旱苗蒙生
宿麥重秀臣人懽悦草木舜榮惟王之功拯枯于
下其忝尹京邑慮迫群心實荷王化遣以嘉社方
當月禁不殺羊牛謝王嘉錫曷敢稽留且薦中烹
非陳俎羞請俟踰月乃列牲牢

別潇山神文

維長慶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朝議郎守尚書礼部
即中上軽車都尉李翺謹遣舒州攝要籍司衙前
軍虞候吳潭以清酒菜脯告辞于瀟山大神之靈

翔自去歲来臨此邦遭罹炎旱淮左甲同赫郡逃
亡十家六空唯此舒人安業於農我政無能遘此
歲凶災同艱異乃神之聰事幸無敗譬斯有融遂
泰帝命復官南宮皆神所祐我亦何功將赴京邑
路沿大江遣使来辞神監予衷

於湖州刘女足墓文

維長慶元年歲次辛丑十二月癸亥朔十九日辛
巳父舒州刺史翔以酒果之奠敬別于第七女足
娘子之靈吾以前月二十八日蒙恩改畱州刺史
以明日將領汝母等水路赴州故以酒果来與汝

別嗚呼我為汝父汝則我女王命有期不得安處
延陵喪子葬不歸吳考之於礼其合矣夫汝之形
骨託終此土汝之精神宜安全永永終古無有後艱我
於衆鬼神有知汝骨安全永永終古無有後艱我
来訣別涕泣漣漣嗚呼哀哉尚享

李文卷第十六

雜著八首

行已箴　泗州開元寺鍾銘

舒州新堂銘　陸傪檻銘

江州南湖堤銘　趙州石橋銘

解江南　數奇篇

行已箴

人之愛我我慶于義義則為朋否則為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于惑內省不足愧形于顏中心無他曷長多言唯敬在躬若市于戮慢譖自它匪波之辱昔者君子惟礼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于此其何不為事之在人昧者亦知迁焉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為我師

陸傪檻銘

畫曰居于是窮性命于是待賓客交其賢者亦于是有客曰翔鎩于是舒州新堂銘

先時寢壞有隘其廬乃作斯堂高嚴嶭檻六楠四檻裝重架靈棗拱不設簷棲法雖不越度儉而有餘左立嘉亭繚以環除延延其深肆肆其舒吏事既退齋心以居思民之病擇獎而鉏弗迸弗墜謹終猶初大旱之後隣邑成壢獨我州坻樂哉胥鬼神所福事罷在予永相以宜于朝以解前瘥刻銘於斯永示群舒

泗州開元寺鍾銘　并序

維泗州開元寺遭罹水火漂焚之餘僧澄觀興其徒僧若干後搆室居作大鍾真元十五年歲功成於是隴西李翔書辞以紀之

八月揮人功既休戊寅大鍾成先時歲初雘于天苗波沉大堦既浮為薪既斲為虡澄觀之功恢復其居華構而新環墉如陵臺殿斯嶷乃三其門俾後勿論其徒不譁咸服其勤有加于初屋室既同乃範乃鎔乃作大鍾乃懸于棲以鼓其時以警淮夷非雷非霆鏗號其声淮夷驚上天下地弗震弗墜大音無數千僧勠力願昭其績乃銘于石

江州南湖堤銘　并序

長慶二年十二月江州刺史李君濬之截南陂築堤三千五百尺高若干尺廣若干尺以通四鄉之

路畜水為湖人得其處正月既畢事舒州刺史李翔歌以記之辭曰天地作物功或不周賢人相之智與神侔濟濟南畝冬乾夏濕九江濬潮潛潛迸派東南百民城市所繇水積既深大決其觚觚亦有舟航覆溺之憂擔擇疊路車軔其舟童嬰涕墮老嫗號愁暨古建茲軌為砥蓄瀦之以來養民如身乃築長堤拒江之瀕奪其鑱備以飽餓人南北東西百里闔踵莫不用力千能擊振音旅謹相勵不督而勤堤既成止罔聽突起堅若石城壿為湫水滿莞葵茨鴻鶴鸛鵠雖其所取或食或耘長堤

坦坦植之楊槐架鵲巢鳩語飛圮以便去來除險作利非賢不能歌示江人式悅汝情

趙州石橋銘

九津九星橫河中天下有道津梁通石穹隆亏與天終

解江靈

元和六年八月余自京還東暮宿在江濤永既平月高極明万物潛休遠無微声坐至夜靜目亦瞑將寢聞江中有如賈人相與言曰與子商遊十有餘年不識我愚託我如親相得之歡百賈雜如泰山復召予欲代予力雖不能志願如初自昔及茲未嘗汝諱利必以告害斯共度譬當結固永守終樂汝之責入慘若五刑小不順汝亦何足听汝心好惡均若天星動比孔丘其神且明異汝者斥諂汝者昵汝汝者榮苟不汝隨絶如詛盟人實難知竟所未易我雖受貴敢喪前志薦汝利汝每憂不暨終何能成惟力所至豈不汝慈我道無二曰余虛言鬼神來棄汝實異茲翻然改作磨疣生心洗刮不落巧避我長善揆我惡短我如陰春化萬物我如蒔人或美我汝閃其目人或數我汝盈其欲充汝之心飽汝之腹

雖汝于孫亦所不足我實蒙頑為汝之辱動多尤悔羞敗不畜汝既富厚享天百福筋骨堅強婢妾約綿財貨積委屋室豐渥我從此去非曰道薄頑汝我忘無盡其毒言未訖余叱之曰人生若流其可久長須臾死謬若電光用心平虛天靈所臧得失是非其翻如芒寒為交爭此實不祥相歡不足其氣已僵汝行吾言可以息兵於是言者嘆息吐氣掩鼻無語啓戶視之不見其蹇

敘奇篇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吾氏有叔姪同憂者叔曰

無恒姪曰數奇數奇強力能施儉以享人凡督民有太辜父叔兄弟所不能集者教奇皆盡身以成之親戚之喪在野者教奇皆往葬之姑姊妹之無奇買田宅以生養之凡數奇之祿朋友故舊總靡小功之親無不皆周也仕于齊積功當遷辭不受請以與其叔無恒無恒因得官遂近之親莫不歡以賴之獨無恒以為不足于已無恒有妾曰善彼畜私夫以生子曰不類教奇愛不類如其子無恒又乃告數奇曰不類非吾子他人之子也汝勿以為第數奇驚曰叔父得無誤乎無恒曰吾察之詳矣有驗存焉數奇之從父妹笑曰孰不知之雖然叔父之為人也無常心其後必悔悔則兄受誚焉不仁而棄第矣盍請契焉數奇以為然因賀於無恒無恒遂製帛具書其然之故與數奇以為信既而數奇仕於蜀無恒果復以不類為子愛之加於初數奇至固爭之無恒大怒告人曰弟書非吾意教奇強我以為無恒惡數奇之不順於已也毀而敗之冀有惡名於時數奇終不怨其自行如初敢問為數奇者宜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教奇挈身而去

可也問曰姪捨叔而去義乎子曰有大故雖子去父可也叔姪何有古公欲立王季歷太伯仲雍知之遂適吳不反避嫡以成父志晉獻公信驪姬之諛將立奚齊太子申生不去終被惡名雉經以死且陋其父於惡公子重耳奔翟逃禍卒有晉國覇天下故重耳為孝而申生為恭無恒之惡數奇也深矣不去後必相殘陋無恒於大惡孰與去而皆全以追太伯仲雍重耳之跡而行乎雖子逃父可也問曰數奇可以不去而盡從無恒之所行耶曰不可從道不從父從義不從君況叔父乎無恒之所行無恒也如皆從之是陋無恒於惡數奇將何以立會滑釐以子墨子告於數奇數奇遂適東夷東夷之俗大化

元和三年十月朔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已丑自堆善弟以妻疾自漕口先歸黃昏到韓退之石濬川假舟送予上船於漕乙未去東都予明日及故洛東吊孟東野遂以東野行濬川以妻疾又加召醫察脈景雲山居詰朝登上方南望萬山題姓名記別既食韓孟別予西歸戊戌病寒飲葱酒以解表暮宿于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派通河于淮辛丑及河陰乙巳汴州疾又加召醫察脈使人入盧又二月丁未朔宿陳留戊申疰人自盧又來宿雍丘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波水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栖靈浮圖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辰至常州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丘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劒池宿望梅樓觀走砌石將游報恩水涸舟不通無馬道不果遊乙酉濟松江丁亥宮艘隨水漲舟趹馬道乙酉濟松江丁亥宮艘隨水漲舟趹戊子至杭州已丑如武林之山即靈隱天竺寺臨曲波觀學反舌聲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至睦州庚子上揚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俟三月丁未朔翔在衢州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翔在衢州與侯高宿石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峯直傑似華山丙申上干越亭已亥直渡檥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游徐孺亭看荷葉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廬州已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明日至湞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石甲戌宿靈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戊寅入東蒼山看大竹筍如嬰兒過湞陽峽已卯宿清遠峽山癸酉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出嶺信

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三十里自洛川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下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驚灘以竹索引舡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八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灘江自大庾嶺至韶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湞江出韶州謂之韶江

題梳櫛亭

翔與監察御史韋君詞皆自東京如嶺南水道僅八千里翔以正月十八日上舟于漕以行韋君期以二月筆馬疾驅追我于汴宋之郊或不能及約自宣城會我于常州以偕行既翔停舟宿留日日以湞韋君之出洛也月比及江西韋君流上翔以妻疾居信安四十餘日比及江西韋君亦前行矣上梳櫛亭見韋君紀姓名且有念我之言楚夫皆行八千里先後之不齊也不過十日而初謀竟垂之事之不果不可以前期也

題峽山寺

翔為兒童時聞山游者說峽山寺難為儔遠地嘗以為無因能來及茲薄游周歷五峯然後知峽山之名有以然也於靈鷲寺時述諸山居之所長而未言其所不足如虎丘之劒池不流天竺之石橋下無泉蘚山之力不副天竺靈鷲擬前山不可視遠峽山亦少平地泉出山無所潴乃知物之全能難也況求友擇人而欲責全耶去其所闕用其所長則大小之材無遺致矣天下於治平也弗難矣

題靈鷲寺

九山居以怪石奇峯支泉深潭老木嘉草新花視遠為幽自江之南而多好山居之所翔之對者七焉皆天下山居之尤者也蘇州有虎丘山則外惟平地入然後上高石可居數百人劒池上峭壁聳立懸樓檻以遠望

五木經 元華註

樗蒲五木玄白判 博書右劒無玄字本作白判 晉之本 今劒山牙前古節也

判半也合黑五枝黑上下白故曰判 枝二枝白上劒為異 戰二作雉雉為也承二枝白上劒為異

背雉作牛其劃其鳥二枚背上並劃牛故曰背也以雉論為鄂者謂其悍捷難獲必
用以求屬也雖矢馬圍亦背角逐防還之義也王乘四盧白雉牛王自乘也亡田也
采六開塞塔禿擾擒此采義也其全為王駿為亡田謂其不雉也皆玄曰盧厥筴十六筴者行馬時假以射六筴矢而踰之純筴數以其皆白曰皆白色也書曰朩弓矢尚於桔柣尽黑也十雉如開各一厥餘皆玄曰塔厥筴五牛玄各二白一曰禿厥筴四曰三玄二曰擾厥筴三白二玄三曰擒厥筴二矢百有二十設閑二間矢為三

閑也劃木為圍扇之每壞四十矢馬筴二十厥色五大幸賊時不過五人五色者各所執也九擊馬及王采皆又投擊馬謂打敵手也打手謂逢將為王采自專故皆許重馬即許疊也如不要疊非王采不出閑不越坑亦謂重馬被打堵充苦名為落入坑馬出閑亦自專之義也坑謂其所陷也行不擇筴馬一矢為坑謂矢行致馬落坑所陷也合生輪穀奇而入坑者所暗隨則穀家無補石職而百万也

嘉氏月録序

人之所重者義與生也成義者莫如行存生者在於養所以為養者資於用用足而生不養者多矣用不足而能養其生者天下無之養生之物禁忌之術散在雜方雖有力者欲行之而患不能備知杜陵嘉行規博學多藝能通易傳論語老聃莊周之書皆極師法窮覽百家之方撰而集之成兩軸各附於本月閲之者簡而詳以授於余且曰齊人唐津民敬口人要術傳行寡驗行規集此書經試驗者然後擷取實可以有益於養生若執事序而名之則所謂無翼而能飛者必傳於天下矣余因號之為月録

何首烏録

僧文象好養生術元和七年三月十八日朝茅山遇老人於華陽洞口告僧曰汝有仙相吾授汝秘方有何首烏者順州南河縣人祖能嗣本名田兒天生閣嗜酒年五十八因醉夜歸臥野中及醒見田中有藤兩本相遠三尺苗蔓相交久乃解解合三四心異之遂掘根持問村野人無能名曝而乾之有鄉人麥良識而曰汝闍也汝老無子此藤異而後以合其神藥汝盡餌之田兒乃飭末酒服經七宿忽忽人道累旬力輕健數慈不制遂娶寡婦曾氏田兒因常餌之加飧兩鐵七百餘日舊疾皆愈

反有少客遂生男鄉人異之十年生數男俱號為
藥告田兒曰此交藤也服之可壽百六十歲而古
方本草不載吾傳於師亦得之於南河吾服之遂
有子吾本好靜以此藥害於靜因絕不服女僊餌
之乃天幸因為田兒盡記其功而改田兒名能嗣
為嗣年百六十歲乃卒男女二十九人子庭服亦
年百六十歲男女三十人子首烏服之年百三十
歲男女二十一人安期叙交藤云交藤味甘溫無
毒主五痔腰腹中宿疾冷氣益筋益精令人多子
能食益氣力長膚延年一名野苗一名交董一名

夜合一名地猫一名柳藤生順州南河縣田中
嶺南諸州往往有之其苗大如木蓁光澤形如桃
柳葉其皆偏獨單皆生不相對有雌雄雄者苗色
黃白雌者黃赤其生相遠夜則苗蔓交或隱化不
見春末夏中初秋三時候晴明日兼雌雄採之烈
日曝乾散服酒下良採時盡其根勿洗承潤以布
帛拭去泥土勿損皮窓器貯之每月再曝九服偶
日二四六八日是服訖以衣服汗出導引尤忌猪
羊肉血老人言訖遂別去其行如疾風浙東知院
殿中孟侍御識何首烏莖葉言其功如所傳

出賓州牛頭山苗如蕙蘇夏生根如拇拳削去黑
皮生啖之南人因呼為雞何首烏焉元和八年八月
錄

戲贈詩

縣君好導引洗水恣行遊鄱陽挂藥瓢野鑿地便成
溝兩岸植芳草中央漾清流所尚既不同導鑿各
自修從他後人見境趣誰為幽

書李翺後

子為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伍拾篇子嘗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翺作傳而此書七之惜其遺闕者多矣景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修跋

景泰乙亥四月之吉河東邢讓識

沈下賢文集十二卷

（唐）沈亞之撰

明刻本

沈下賢集十二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唐沈亞之撰。下賢亞之字也。本長安人。而原序稱曰吳興人。似從其郡望。然李賀集有送亞之詩。亦曰吳興才人。然春風。又曰家在錢塘東復東。則其里貫似實在吳興者也。亞之登元和十年進士第。大和三年柏耆宣慰德州。辟爲判官。耆罷。亞之亦坐貶南康尉。是集凡詩賦一卷。雜文雜記一卷。雜著二卷。記二卷。書二卷。序一卷。策問併對一卷。碑文墓誌表一卷。行狀祭文一卷。杜牧李商隱集均有擬沈下賢詩。則亞之固以詩名世。而此集所載乃止十有八篇。其文則務爲險澀。在孫樵劉蛻之間。觀其荅學文僧書。謂陶器遒健。鬱而易敗。燈金難售而經久。送韓靜略序。亟述韓愈之言。蓋亦戛然自異者也。其中如秦夢記異夢錄湘中怨解。大抵譏其本事。託之寓言。如唐人后土夫人傳之類。劉克莊後村詩話。其名檢揩地。王士禎池北偶談亦謂弄玉邢鳳等事。大抵近小說家言。考秦夢記異夢錄二篇。見太平廣記二百九十二卷。湘中怨解一篇。見太平廣記二百九十八卷。均註曰出異聞集。不云出亞之本集。然則或亞之偶然戲筆。爲小說家所採。後來編亞之集者。又從小說撫入之。非原本所舊有歟。此本前有元祐丙寅重刊序。不署姓名。錢曾讀書敏求記乃稱爲元祐丙申刻。考元祐元年歲在丙寅。至甲戌已改元紹聖。中間不應有丙申。蓋卽此本而曾誤記寅爲申。又是集本十二卷。曾記爲三十卷。亦誤倒其文也。抱北有跋曰。吳興文集十三卷。襲取類深字多舛脫。不可卒讀。因從秦對巖先生借所藏季滄葦鈔本校閱一過。題曰辛卯仲夏。有小印曰邦采。不知爲誰。然則此本校以季氏本。季氏本鈔自錢氏宋刻。其源流固大概可見矣。

文章盛衰與世升降唐之文風大概於正元元和之間韓柳唱其端劉白繼其軌當時學者趨濡游泳攬其英華洗濯磨淬輝光日新苟有作者皆足以校出派俗自成一家之語則吳興之文是已公諱亞之字下賢吳興人元和十年登進士第應辟藩府輩游幕愈門李賀許其工為情語有窈窕之思其後杜牧李商隱俱有擬沈下賢詩則當時稱聲甚盛而存於今者既不盡見世之所有復炷錯訛謬脫文漏句十有二三頃得善本再加校覆皆得其正惜其藏於篋笥不得與好學之士共其覽繹因命工刊鏤以廣其傳

元祐丙寅十月一日題

沈下賢文集目錄

沈亞之 下賢

第一卷

賦

夢遊仙賦
古山水障賦
柘枝舞賦

詩

虎丘山真娘墓 春詞贈元微之
題侯仙亭 答設光藩贈罷涇原記室
別龐子尚
宿白馬津寄寇立
望前舡寄侯郎中
春色滿皇州
舡行見張秀才
寄玉笛方
送文頴上人遊天台
送龐子尚
題海榴樹呈八叔大人
觀百官獻壽
西蕃請謁廟
曲江亭望杏花飛
山出雲

第二卷

雜文

湘中怨解　文祝延　有引
爲人撰乞巧文　祝橘木神文
雜記　秦夢記
第三卷
雜著
夏平
萬勝崗新城錄　莊故平盧軍節士
學解嘲對　魏滑分河錄
第四卷
沈下賢文集　卷全　三
雜著
異夢錄　誑鳥錄
郭常傳　馮燕傳
李紳傳　嘉子傳
第五卷
記上
河中府　歌者葉記
閬中開新池記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記
盤屋縣丞廳記　都梁山舍記
新葺設廳記　龍州刺史廳記
第六卷
記下
樂陽縣丞小廳記　解縣令廳記
兵法尉廳記　移佛記
謫掾江齋記　穆州塲壁記
復戚葉寺記　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
第七卷
書上
上家官書　上李諫議書
與薛浙東書　上壽州李大夫書
與王中丞書三首　與李給事薦士書
第八卷
書下
與潞廊州書　與滑府盧留後書
與同州試官書　與京兆試官書
答馮陶書　答李生書

上鄭使君書
荅學文僧請益書
第九卷
序
送張從事序
送田令二子序
送韓北渚赴江西序
送韓靜略序
送權父歸覲序
別前岐山縣
別權武序
叙詩送李膠秀才
送杜憕序
送同年任畹歸蜀序
送宏正能直言極諫策
送受降城使序
叙草書送山人王傳文
送洪選歸序
行勉贈楚舅先生
第十卷
策問并對
試進士策問
省試策三道
西邊患對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
第十一卷
碑文
臨涇城碑
涇原節度李常侍墓誌
故太平令李甕墓誌
韋婦墓誌
墓誌
僧靈祐塔銘
郭公墓誌
李氏墓誌
盧金蘭墓誌
表
表劉薰蘭
題劉薰蘭表後
第十二卷
行狀 祭文
為宿賓誤行狀
祭李少尹文
祭故室姚氏文
劉嚴夫哀文
鄠州脩明真磬詞
為韓尹祭韓令公文
祭胡同年文
為人祭滕者文
祈雨文

沈下賢文集卷第一
賦
夢遊仙賦
古山水障賦
詩
虎丘山真娘墓
題候仙亭
望前虹寄侯郎
春色滿皇州
見張秀才
寄王直方
送龐千前
靚百官獻壽
曲江亭望杏花
夢遊仙賦

柘枝舞賦
別龐子前
宿白馬津寄鬼立
送文穎上人遊天台
題海榴樹呈八叔大夫
西蕃請謁廟
山出雲

余昔夜夢寓遊一方樂態甚適覺而作賦題之夢仙其詞曰

杳漠漠兮昇絕垠雲曠九天兮越崇門星掀曉以淡白瀾咽滂於錦磔石榴笑而纖城喜閻導余而就將止靚烈蕙之芳風送麗音於遼耳目恣邁而多適吾超超其樂此銀墉兮桂廂羞瑤踏兮上玉堂卷紅幕兮發繡户中有人兮結清慶語嫣妲兮情踔擔命余膳於蘭之屢迴穠以一頤齊嫣靡而融冶烟津兮玉盤大桂兮炮鸞鼎娥司味和苦酸蠹吹既調厲湘絃合吾飲食兮樂吾後園乃稱詩曰白日低兮春塘滿紅華芳兮草芽短菱結帶兮荇含絲設遨遊兮遵佳期又詩曰穠光醉兮昏緑絲馬與久樂萬年春留連兮其未央吐芳意於荃言忽發寤以無覩鬼迷念兮情既諒人生之皆夢孰云夕非而晝是馳詠想之悠悠兮軸吾情於萬里

柘枝舞賦

徃者某值宴於鄭衛之侯坐與客序樂作堂下行舞男女紛雜交貫率以百品而觀者蓋瞹然既罷某鼓堂上絃吹大奏舍為柘枝舞則皆棑目矢座客曰今自有土之樂舞堂上者唯胡部與鳥而柘枝益肆于態誠足以賦其容也因顧余緒之以洗客念賦曰

普神祖之克戎賓雜舞以混會柘枝信其多妍兮命
佳人以繼態撼隆冠之繁珂兮攀以揮掎兮袘旋襟之搪曳驚遊思之情看兮注尤
波於穠睇顧巧度之無窮兮將多愛而若雲楊厲唱
於巽鼓兮儼蘭露之芳津汩傍俯以褰影兮蕩風渠
於橫茵愕兮若驚弛兮若嫻歎煞連姪翔煞嫣偃婉
振脩袖以拋拂兮韜纖肱以糅綰差重錦之華衣俟
終歌而薄袒既而抑倚昂揩跗節振臂驅捷蹀以趕
碎盡戎儀於弱媚見孫律於武姓入西河之劒氣曲

響未遒逸風襲吹門代馬之清嘶發言翕於詠類客
曰若此之狀也以鄭衛而前陳吾固知其特墜

古山水障和李文饒陳學士作

挹清臣之嘉惠兮信琛孚以峭孤迴補籍之聯筆兮
賦他山於遺圖櫥琨瑤於吻口兮若含氷以咀蘭惟
古工之包化兮啟群峯於無間勢蹙巇以特起牙膠
排而上干翠麥差以玉立俱竦竦以攢攢於是瀕以
長瀾森以怪木瑟汩慄飈凄煩蕩暎浸平綠於楚澤
冶妖韶於陽谷低靈橫暝兮陳平腹夢雨神雲兮澹

而不歸怨榕惹乎巖曲繚癖青籬兮事幽遊細澗縣
流兮洄噴噎山之人兮夕忘寐而坐忘興惟紲枝兮
帶黃葛曠草被崖兮垂綠髮翔鷺翔翠相追征兮振
錦舒繡錯以明兮喘霸酸唯裂眥吻兮風呼穴怒寒
而辭兮山中之木何煢煢兮

虎丘山真娘墓

金釵洽斂整苔地似蒼臺油壁何人值值一作過錢塘
度曲哀翠餘長染梔看重欲薰梅但道行雲去應隨
覩夢來

春詞酬元微之

黃鸝啼時春日高紅芳發盡井邊桃美人手暖裁衣
易片片輕花落剪刀

題陝仙亭

新刱仙亭覆石壇雕梁峻宇入雲端巔比嘯猿高杭
聽湖南山色卷簾看

答殷尧藩贈罷渥原記室

勞君報雅話聽說事堙塲提筆從征虜飛書始伏羌
河流辭馬崩節卽聽龍驤孤負平生劒空怜射斗光

五月六日發石頭城步望前紅示舍弟燕

寄侯郎

客子去淮陽遙遙別夢長水關鼕夜鐵霧棹起雲涼
煙月期同賞風波忽異行隱山曾檝櫓轉瀨指還墻
蒲葉前刀綠筠筒楚棕香因書報司遠為我憶檀郎

別龐子甫

自為應仙才冊砂鍊幾廻山秋夢桂樹月曉憶瑤臺
雨雪依巖邏煙雲逐步開今朝龍仗去早晚鶴書來
春色滿皇州

題海榴樹呈八叔大夫

何處春輝好偏宜在雍州蒼明央城通柳暗曲江頭
風軟遊絲重光馴瑞氣浮閒維幃短草孔鴛傍高樓
繡轂盈看陌新泉溢御溝迴看日欲暮遲騁似川流

宿白馬津寄逸立

客思聽蛩咢秋懷似亂砂銀頭懸日影鬼鼻落燈花
天外歸鴻斷津南別路賒閒君同旅舍幾得夢還家

汴州紅行賦岸傍府見

古木曉蒼蒼烝林拂岸香露珠垂細細金縷鬼絲長
秋浪時迎沫驚鱗乍編航蓬梗綠綠棣實緋紅裳

亂穗搖飛尾出根樹風膓聊持一滙足誰通比洛浪

送文楫上人遊天台

露花浮翠瓦解思起芳蓁此際斷客夢況復別志公
既歷天台去言過赤城東莫說人間事崎嶇塵土中

宿後自華陽行次昭應寄王直方

重歸能幾日物意早如春暖色鮮驪岫寒聲別鴈群
川光如戲鷁帆態似翔客為報東園蝶南枝日已曛

題海榴樹呈八叔大夫

曾在蓬壺伴衆仙文章枝葉五雲開幾時奉宴瑤臺下
何日移榮玉砌前染日裁霞俄雨露凌寒逕朕占
風煙應笑強言河畔柳逢波隨浪遂張騫

送龐子甫

三年遊宦也迷津馬困長安九陌塵都作無成不歸
去古來妻妾笑蘇秦

西蕃請謁廟

爾爾層城裏巍巍祖廟清聖恩覃布濩異域獻精誠
冠蓋分行列戎夷辨姓名禮終齊百拜心潔表忠貞
瑞氣千重色簫韶九奏聲仗移迎日轉旌動逐風輕

休運威儀正年推祖豆盈不才慙聖澤空此望蓂瞉

勸畋樓下百官獻壽

御氣黃苓節臨軒瑞靄陌頭早陽生彩仗舞色入仙樓

獻壽皆鴛鷺聽天在晃旒菊錦開九日鳳曆啟千秋

榮闕梓煙起柘酺瑞影收年年歌舞夕此地慶皇休

山出雲

片雲朝出岫孤色迥難親蓋小辭山早根輕觸石新

飄揚經綠野明麗照青春栴樹疑舒葉陽江似結鱗

從龍方有感捧日豈無因看助為霖去思沾雨露均

曲江亭望慈恩杏花發

曲臺晴好望近接梵王家十畝開金地千株發杏花

落雲由誤雪映日欲欺霞繁陌傳香遠紅泉落影斜

園中春尚早亭上洛陽賒芳景偏堪賞其如積歲華

雜著

湘中怨解 文祝延

為人撰乞巧文 祝橘木神文

雜記

湘中怨解

湘中怨者事本怔媚為學者未嘗有述默而潘溺之

人往往不寤今欲概其論以著誡而已從生韋教善

譖樂府故辛而廣之以應其詠雷拱年中駕上陽宮

太學進士鄭生晨發銅駝里乘晚月渡洛橋聞橋下

有哭甚哀生下馬循聲索之見其艷女髽然蒙袖曰

我孤養於兄嫂惡常苦我今欲赴水故留哀須臾生

曰能逐我歸之乎應曰婢御無悔遂與居号曰氾人

能誦楚人九歌招魂九辯之書亦常擬其調賦為怨

句其詞麗絶世莫有屬者因譔先風詞曰

陰佳秀兮昭盛時揩薰綠兮淑華歸願室兮夷與處暮

兮潛重房以歸姿見稚態之韶羞兮蒙長霧以為幃

酔融光兮渺瀰迷千里兮涇渭晨陶陶兮暮熙熙

舞妓娜之穠條兮騁盈盈以披遝酡遊顏兮倡夢弁
穀流舊電兮石髮髾生居貧汜人審解篋出輕縠一
端與賣胡人酬之千金居數歲生遊長安是夕謂生
曰我湘中蛟宮之婦也謫而從居今歲滿無以久留
君所欲為訣耳即相持啼泣生留之不能竟去後十
餘年生之兄為岳州刺史會上巳日與家徒登岳陽
樓望郭渚張宴樂酣生愁吟曰情無垠兮蕩洋洋懷
佳期兮屬三湘聲未終有畫艭浮漾而來中為綵樓
高百餘尺其上施繡帳欄籠畫飾帷褰有彈弦鼓吹

者皆神仙娥眉被服烟霏裾袖皆廣長其中一人起
舞含頻凄怨形類汜人舞之歌曰泝青山兮江之隅
施湘波兮裹綠裾荷拳拳兮未舒匪同歸兮將烏如
舞畢欸袖翔煦凝望樓中縱觀方怡須臾風濤崩怒
遂迷所往元和十三年余閑之於朋中因悲補其詞
題之曰湘中怨蓋欲使南昭嗣烟中之志為偶倡也

文祝延之指其本禱祠閼人歌其質也閼侯居政民
蔭而安他日侯悉在體慈野之祈祠于神者皆以請

侯益憂禱後浮問而詞乃舒其俗以為言俚不足自
道或謂軍副者能變風從律善閨物志因耆耋為請
於是與文以通其意且以古之浮人者皆祝延之今
復用言命為篇目

其詞二闋

山之杭杭兮水瀰吞荒抱大兮香疊層騰氣清渾兮
朝昏神生其中兮宅幽嶷居如山惠如水處瑞卓兮
赴下而忘鄙集人之祈兮從人之所市攀清明兮叩
髮鬢我民清兮期吉日願聽誠兮陳所當侯我兮恩

如光照導兮天覆惠滉吾兮樂且康恭閼侯兮飲食
失常民營憂兮心苦瘡飲之飢兮侯由有輕神有澤
兮宜蔭沃脫侯之恙兮歸侯之多福群早勤之恭潔
兮鑒貞盟手山竹

右一闋為祈

兕載吹兮音咿嘔銅銑呶奴兮呼眠睢樟之蓋兮麓下
雲垂幄兮為惟合吾民兮將安維吾侯之康兮樂欣
有盤列兮荅神神擺漁篁兮降拂窣右持枝兮左夫
人態脩遼兮能眇調冊舍璧兮瑳上聲佳笑馨炮殫

燔兮溢桉亘爵益無虛兮菓樠雜侑秋雲清醉兮流
融光巫裾旋兮現袖翔曜雪虛凝兮覽廻楊語神歡兮
酒去央望吾侯兮遵賞事朝馬駕兮槐寶轡千弭亟
絃兮森道騎吾何樂兮神軒維侯之廉兮居遊自遂

右一闋為酬
為人撰乞巧文和史館陳學士作

卹鄲人妓婦李容子七夕祀織女作穿針戲取茗萱
芙蓉雜致席上以望巧兩降其夫以為沈下賢工文
又能叔窈窕之思善感物態因請撰為情語以導所

欲詞曰惟雲渚之晨秋兮天曠碧以凝暮懸韶桂於
姮月泫明淚之清露即何夸之將期儼龍輪以就馭
恭聞司巧之多方脩馨香以奉具竊獨湯於自私希
靈娥之所付理碧凝其異質兮韻虹隆於霤霽倏文
羽於孔雀兮而使檀夫佳麗戴雲蟬之重綾兮塗馨
金於締篁細綃縷於藕腹兮差蓮跗以採齒命織成
以虫絲兮裛簏機之夕級是物之巧善飾頗賜妻於
針紐也能尊薛於濃妍包多宜以善喜引織吹於輕
颸若將翔而復倚醉光春之派景檐情耆於禹里覽

祝融木神文 并序

論禄秋病偃于漢之陽怳而夢兕其形甚穢長股短
胷薄頂無眉兜眉鑪吻嗜痺而饕誦視睒睒嘐氣程

臊指人生寒粟肌楗毛及齒怪歎以告筆吏扁曰斯
獨鬼也亞之曰癘鬼何端而侵我乎扁曰癘之為情
惡儻儻而伻雖同丘為仇同聲相求之理也扁扶依邪傳影倒步
側起託舌附語以調濡亞今楸之為人體曠情虛樂
態惡汙惡內曠外踈翱翔自優舉止無虞不機不扁
為所嗛也無乃異乎亞之曰何以去斯患也吏曰扁
聞之橘木之神其司郢土之陰可以酧而訴也願召

巫用酒肴以寄詞為祝使其有媿必榜且戕椒無聲
也於是乃與譔為祝言一闕以通所惡其詞曰
傾江漢之長瀾兮洵晨霤於宿霧惟附燬之橫峯兮
寫芊灣之清泚聞橘木之留古神兮宅同麓之荒郎
茹清明之靈英含端光而為體與午節及皎宵兮惡
情明之闇霧粵客子之何羈兮啁吾血於瘴鬼瘴鬼
之狀草枏模棟蜘析兮蜍背棚橫兮蠆腹板聲語出反
兮薄項而蛇顧颯校兮赤臉而鼠目伺差池於隙情
兮校怪言以禍福拒良藥於煩疲兮誇嘉肴而謂之
毒矣去戾氣以為介兮避神毋之利鐮彼惟魅之朽
陰兮非神君兮孰能以族洗苦身而為詞兮望皇靈
於橘木

雜記

沂水北一百里有峴曰將軍甚靈民置祠于路左享
之不已將軍曾為五郡牧常姓名玄通因築城失主
將意而斬之其屍數日不仆今有臺曰立屍臺西南
有山為鞍山山北有閘謂之穆陵李師古不臣作鎮
于此防遏不意元和初罷之西有沂山山有廟則東

安公也沂州刺史每春自禱恩是山山有谷九十九
所河分入曰沂曰汶汶東注沂南流入清通沂州山
東南有山曰太平山頂平可八九十里頃歲有魁曹
居之山北十餘里有樹五槤也

秦夢記

大和初沈亞之將之邠出長安城客槖泉邸舍春時
晝夢入秦主內史廖舉亞之奉公召至殿陛前席曰
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人亞之以昆
彭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寬使佐西乞伐河西

晉秦郊也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超
拜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登簫史先
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
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洒掃可乎亞之少自立
稚不欲遇幸臣蓄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尚公主
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簫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
騎疾馬來迎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髮髽倭
細衣裳不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模樣侍女祗承
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之亞之於宮

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沈即院雖備位下大夫繇
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下翠微宮
高樓上敲調遠遠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
七日生亞之嘗無睨壽內史廖曾為秦以女樂遺西
戎戎主與廖水犀兩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公主
悅受嘗結裙帶之上穆公遇亞之禮無同列恩賜相
望於道後一年春秦公主忽無疾卒公追
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教而作曰
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

舊日閨簫處高樓當月中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
進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者不悉者公隨注
下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日楊風哭兮石
鬱鬚莎雞英滿地兮春色煙和珠愁粉瘦兮不生綺
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原宮中
十四人殉之亞之以悼悵過戚被病臥在翠微宮然
歲歿外特室不入宮中矣居月余病良已公謂亞之
曰本以小女將託久要不謂不淨周奉君子而先物
故散秦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即不

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對曰臣無狀肺腑
公室待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君免罪戾使得歸
骨父母國臣不忘君恩如今日將去公追酒高會歡
秦聲舞秦舞舞者擊髀附節鳴鳴而音有不快聲甚
怨公執酒亞之前曰壽願此聲少善頃沈即賡揚歌
以塞別公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去為歌辭曰擊體
舞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凝著辭不成語金鳳
銜紅舊繡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
暮東歸何處去歌罷授舞者雜其聲而遺之四座皆

注既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公主侍人別重
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窗紗櫺點依然宮人
注對亞之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
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
雨淚燕脂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已還吏曰
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臥即舍明
日亞之與友人崔九萬具道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
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棫衆衍羊宮下非其神靈憑
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誌說如九萬云嗚呼再玉既

仙矣惡又死乎

沈下賢文集卷第三

雜著

夏平　旌故平盧軍節士

萬勝岡新城録　魏滑分河録

夏平

夏之為郡南走雍千五十里涉漯沙以阻河地當朔古名其郡曰朔方其四時之辰夫暑而延冬其人毅其風烈其氣威而厲易憤而難平夫其難平之狀在陽為悖在陰為很悖為不平者在上暴橫而為也在下殘冤而為也很為不平者在上蔽惑而為也在下憤激而為也元和初夏之節慶韓將軍入覲其甥楊琳為之後以兵叛天子命將軍演代之既至盡殺其屬將曲直者無別罪併俘其家姊弟妻子乃以其舊貎擇入其餘均賞麾下騎士皆得肆辱汙明年拜右衛李將軍愿為尚書出代演為政至其城察民氣色不得平通留意於察果得之即令曰天子愍不辜久而命四方為政執事觀察之夫楊琳叛脅其良人良人以骨肉妻子故不能得止又不能即死制已在人

今皆以是罪戮之矣其姊弟妻子當免者不宜復蓄汙且又皆良人子等類耳寧幸如是乎今盡籍出之無得隱吏更察敢有如是者斬於是尚書愿迺以畜馬為則訓浮所虜者相當其直其人皆死志積冤憤既出則豁其所畜道路呼聲四逸有感憤不勝于心者則仰而號俯而踊退而爰為喜而舞謠其德其毅雜調齊感如是連日改旬而后已是則條理其政如坎其氣復能為悖邪夏之屬土廣長幾千里皆流沙屬民皆雜虜虜之多曰党項相聚於野曰部落其所

業無農桑事事畜馬牛羊橐駝廣德年中其部落先党項與其類意氣不等強者有牛羊橐駝其後更酬綏轉轉六七十年莫能禁道路殺掠以為常與華民迫貨馬牛羊橐駝者貨已輒以壯騎從捷道伺險擊華民華民垂死者幾布矣尚書公既按察部落盡知其猾大者死小者盟又令曰今盟已畢有叛者戚之人北渡河太原以為顧望缽胡相將與議語謂燕蔡之頃常山帥卒其卒請嗣帥未得命行帥道亦遣甲卒萬

馬者得復之是則整頓其弊如此其氣復餘為很耶夫政之不明則平不得施于氣焚色語法不清則平不得信于市貨理化昔者周公之為改處于相則天下平處于東則一方平今夏北一方也浮其平如此豈在位者而知周公之道耶乃籍所以于篇以明善理云爾

旌故平盧軍節士

郭昉郭航本不同族皆家平盧軍昉父琛舉舉進士與權皇著作同上第天寶末羣人叛雖以戮自是而齊趙之間頗聞其強矣昉既壯能習先人所業復舉進士時權相國為禮部尚書其所立欲擢之及聞家居非地即罷選歸而亦為師古所辟昉與故渤海人高鉢為等伍師古死師道代之復用鉢昉為從事有頃常山帥卒其卒請嗣帥未得命行帥道亦遣甲卒萬人北渡河太原以為顧望鉢胡相將與議語謂燕蔡之侯初封欲令師道先之為朝省以樹大效乃說曰儻有操鋤為人治稼者能勤穀臧稂莠歲得均穊至于儻子既專地自入其伍益相辨勗或謂之語曰田人有

亟成而餉之直衆丰是以飽三冬之腹至於所取非
任賴主人土廣且寬之則曰可苟設一旦篤其不來
亦奪矣是脩圄不孚矣此借言於家人尚不況傭於
天子乎今北河之傭方責其專田君侯寧可以假非
於不理者誠能此時因經圖以盡入其地親謁陛下
則君侯之功莫可與等係餉世世雖孱孫亦終不奪
豈不偉哉夫舉食於人當渴饑之望也一飯千金未
足者不能十金及飫而進於前雖海陸備羅頤與糠
秕齒尚何所愧願君侯省之無為人後事將行左右

者更沮之曰猛虎所以使物畏而不敢犯者以能威
自居也故盤林橫谷奮睛以拏怒掉尾以倚嘯散食
於羆豕麏麚之肉及弃其所長而欲狎耳委首以待
餧是知命懸於執者之手雖塵兒得以伻而搏雖欲
申步於咫尺安得自逐也今公捨自食而就待餧其
後亦能無恨乎孰為公計其事於是師道果大悔遂
殺高鉢而驴以能善人左右鬧之故浮無殺幽於蔡
之鄙縣使人守其門親屬通往來輒籍署更十餘歲
當元和九年蔡帥少陽死其子元濟欲以有父之地
請於天子天子怒發兵圍之既急師道亦悖乃陰為
之助明年秋師道兵萬餘東殺彭城入蕭豐沛且敗
而還因艱四境出入者月餘驴乃為練繒書絨之絮
幹如顆遣航持詣彭城請其願得上蔡將行執航手
曰努力慎勿洩書不吾名蓋假齊人劉諒耳非見帥
無得言吾書者航至彭城宗人運為武寧虞候都使
始航欲舍之會運將兵出定豐未還航直詣賓府見
郭行餘因曰航世之姊子劉諒有帛書奏記陳叛兵
者山川曲折之狀願見特軍行餘浮之喜悅起告其

帥航見帥獨謂帥曰郭驴為之畏洩故假劉諒劉諒
者師道所信之吏也遂發書書詞云願以兵三千人
出滄州用戈舡浮海巢淄之上此時海不備所處皆
罪人謫吏無所與堅遂與上奏於是天子遣告欵城
帥知之帥以為非驴書疑師道為之以相詿誤故航
歸不得書報獨告以信語航不敢復故道迴遠凡
數千里乃及驴所處未見驴且為師道所召既行與
驴兄子會於道因竊謂曰今者航無狀受召豈前事
之露耶且露航獨死終無所敗無憂也驴聞之喜自

引死航令衆人聿以氣敢閒於平盧軍及師道欲叛
盡縻絡敢士故航在名中初航不知其召之所以也
意謂知前謀竟憂死明年元濟誅又明年師道反詔
遣大梁楚彭城蔡許滑魏之師合而四入於是彭城
軍下魚臺入金鄉梯楚軍圖海取其二縣大梁軍攻考
城浮之滑蔡許共梭斗門至臨濮魏軍渡楊流占東
阿再戰涉商屯鄆西六十里兵最近賊益敗故師道
遣右將軍劉晤將楫前後兵三十萬人出當魏魏兵
日急晤晤亦為師道所篤乃歸斬師道盡以鄆城降

得拜為滑帥在十四年二月乙亥也高鉢以前著跡
迹為尚書蓋言寵之即得以外即為滑從事詔令行
餘為記室行餘與即會於河閒之間即謂行餘曰即
前者使航馳帛奏至彭城聞其遲不聞其閒今已死
矣居知其請乎行餘曰請者云何即倘能盡語軍中
之詞矣行餘曰果然嗚呼航竟死矣莫不聞者嗟乎
十四年余與李褒劉濛宿白馬津俱聞之於郭記室
明日復皆如濟北之人盡能言即之節故悉以論
著將請于史氏云

萬勝崗新城録

元和九年蔡之帥死其子元濟以其士叛逆棣陳汝
之閒冬縱兵臨壽春屠馬塘走其守令孤通焚霍丘
淮南郡邑大駭民人巷哭而居上聞之怒謫其守明
年春詔執全吾李將馳傳出守之既至收其壞卒聚
壽春城使人勞井閭而市貨耕桑之業始復民人莫
知復為戰矣八月乙巳夜引兵南出霍丘百四十里
又析而西四十里營於萬勝崗築新城初將度曰吾
士卒涖洽之衆也易散而難役吾以築壘令之必苦

難使寇聞之必襲吾思欲其自用乃召諸將謂曰吾
旦日望氣其狀有寇謹備之令諸軍分營連居環迴
之閒十有餘里各視營之所向宜為數堵之垣以禦
暴矢耳諸將素奇將軍言歸而垂曉其卒故所命立
就將軍與監軍使出周視之還至武寧大稱築者之
能勞以酒帛語寵其將因曰既已幸周綏之善也他
將恥其功之不類乃復與即日而垣周將軍監軍使
出半酒為勞因士卒之樂又令曰山澤之地其土瘠
濡今時方秋浸潦用事謂衆之功難為也顧為垣今

日而周明日而壞吾為諸君惜之誠能致其厚則土藏去赦色氣脉力相輔鄣霧瀌不為患矣築者皆悅後爭為厚及竟將軍監軍使出視之復勞曰嗟乎諸君之能衆士之功也既周且厚始謂其垣今則城矣因自吟曰城乎城乎使其增數仞而飾之寇雖坐尤寧敢犯我乎遂歸諸將相謂曰乃者將軍之詞浮無意其高邪吾嘗亦魁醜其卑矣復增其築於是新城傍俱張喉遂具明日果寇來望見皆愕然因至新城傍俱張喉高言指城上曰為我曹敬謝將軍記詞而去諸將盡

伏寇亦以王賢董重質營其側拒之十一月戊辰將軍將卒萬餘西渡澗渠上史蔡崗與賊陣自平明至日中進退相延不得合及日側將軍乃謀曰彼必乘暮伺吾還兵擊我必矣於是引兵急攻寇寇延退數里乃以精兵分伏其兩隅復自延退間拔其羸老先渡者以為兵怠俱還逐大呼疾馳東下於是伏兵皆舊斬其後賊大潰殺傷千餘生得數十人官卒死者亦數百人是時李存亮為先鋒將使百騎遊擊左右獨五人環馳如故至賊麾下斬其將王賢繼響轉鬬而歸十一年夏高霞寓敗於隋唐既謫盡發其卒屬東備矣九月使偏將軍李瞿領步卒數百人從險道夜銜枚入寇境西過九女原百餘里屠其堡聚三十餘壘又使義營諸將西北傍安陽山破其士附屯戍之衆數十百人招其降民男女萬户得其將二人用之攵之朝之卿士以為將軍急於戰或發其語而客亦有來語於將軍曰始天下高將軍之義以將軍兵臨三州之寇謂一舉而取何為久不稱其獲與將軍曰子之望吾非也夫鋤深穫者必利其鋪乃吾之部

多吳楚啀喍之人長習於沮澤之上彼魚鳥之性生矣恇恇如偷兒其游翔之群非不多也及撫掌而驅之即爭為潰矣而寇亦素難吾名常以精卒待我今驅是於敢谷之間與寇決鬬譬由畜鼠之禦窮狠寧有所抗蓋居之嚴城以固其意令旦暮從壁上望見寇騎號呼奔突之狀以熟其目然吾又常喻以風雲勝敗之語語之壯所恃如目熟而恃壯及其可用吾伺其利而擊之期於必勝此吾所効也十一年冬詔書促戰十月乙未上遣中貴人來臨視將軍於是圖

其陣於帳中令諸將各職其序旦暮擊鼓教士卒為分合圓方之勢備盡所用將軍出客有難之曰自建中於今淮夷三叛其間矣雖蒙赦令然未嘗斯須忘戰故介兵人傳其兵父訓之于兄教之弟非戰事不語是懼以將軍名聞天下固不敢犯自將軍西出猾屯兵於萬勝城以控其要濠水而東連次淮江之間郡邑之人睇桑自力輸轉相屬曾不為懼虞以將軍之功也以強計毅誠招其轉禍之人繼來如絕此將軍之用也今將軍不以此為百全之基驅豹越之人

身自蒙堅而與必死之寇決命頃刻即萬有一不知將軍之指東土之固將安仰哉對曰此吾以熟於計久矣貽吾昔肇仕於河塞十有餘年公若僕之亡伸也前行始入覲不意蒙寵於過悞使率師振旅吾之力唯其所指已死効夫馬隨鞿而引者也鞿之使馳則為之馳緩則步安有擇塗陸而避儳嶮哉如有縱之不前銜之不止徒見楚賤之弃烏得迴頸睨足以待御且聖上旦暮待績於吾中貴繼至亦吾蒙鞿之日也何敢自引於便而已矣遂以十一月庚辰夜渰過

十刻引兵西渡上史蔡牧之下聊賊墨分銖皆窓及日中天風西猛起折漸幹廻憾將軍謂中貴人曰今日之候非其利也顧屯兵堡史蔡以伺之中貴人曰某受命視公戰不視公守將軍不得已乃陣中軍之軍居閭閻戰聲自驚潰失次且遁是賊軍方苦中軍武寧之殺傷幾欲引去聞盧宣之軍驚潰即分精兵數百勁突所潰以擊亡而將軍復與中軍武寧深逐賊西行數十里因與盧宣之軍相弃盧宣之軍先

遁去卒無所傷至暮中軍力闘逐死其將曹惟直張忠信楊潭等及卒死者數百人武寧者亦數百人還軍新城雖無功者亦勞之以故士卒無戰苦畏叛之患時某客壽春得詳其語而書之以備史聽

魏滑分河録 九年冬為師薛公作

元和八年秋水大至滑河南瓠子堤溢將及城居民震駭帥恐出視水迎溜西南行思欲以救其患亦頗聞故有分河之事言其水睿導出黎陽傍帥以其功尚可跡於是遣其賓裴引泰請於魏曰河經他而東

滑最大自洛以西百流皆集于滑而春秋堤防不為
固此將軍所明知也切以黎陽西南其洄壖拒流以
生衝激之力誠願決一派於斯韋分其威耳今秋雨
連久不間洛滑以西椎川峻谷暴發之水爭怒以走
會即河勢日夜益壯恐一旦城郭無賴謹聽命於將
軍魏帥許之其將卒吏民更請曰患難迫也況滑得
水禍於天久矣魏何戚乃許移於巳我帥曰民前聽
所語是黎陽與滑俱帝土否耶設人有不幸於水火
而望及於四海通路之人凡見其苦即為舉手寧皆
有戚者夫全大以弃細順理也且滑壁卒數萬人民

不安業未知其賴吾安敢以河鄙咫尺之地為專惜
乎願桑麻五穀之出不能贍百户假如水能盡敗黎
陽尚不足愛況其無有民何患無土以食因召吏趙
籍民地所當奪者盡以他地與之籍奏天子天子嘉
其意可而明年春滑鑿河北黎陽西南役卒萬人間
流二十里復會于河其壖田凡七百頃皆歸屬河南
夏六月魏使楊茂卿授地滑帥令陳酒樂與浮河新
渠是日亞之以客得與故悉其事於兩帥之賓

學解嘲對

客有以今麋食之不充漕輓不勝於斡是勞逮而墮
近以為問者余於是喪憤數日故纏言而對之昔漢
徙山連豪富燕併之家以奉國邑凡百二十四萬户
又有南北東西軍及匈奴雜虜以國衆來歸者仰給
於漢未聞當侯輓於吳越而復給也況今以三千人食
勞輸江淮歲貢三十萬斛迎流越險覆舡敗輓不得
十半自漕以東督稽之官凡四十七署署吏不下百
數歲費錢十千萬為大數而部吏舟傭相踰為姦鞭

榜流血酸苦之聲相聞禁錮連歲不解歲千餘人雖
赦宥而徙死者不可勝多矣甚非仁聖之所牧人也
乃者燕人叛玄宗南巡巴蜀肅宗勞兵于靈府及三
駕神遊代宗臨陝關中漏藏牛一韉當市錢二百
千故有轉輸之法雖救一時然終轉人於禍誠可以
痛今雖未可暴去且宜以三輔粟為貢重資於農則
耕稼自勤畊稼自勤甸服無曠土遊人矣如此九年
之蓄可以儲又何勞輸輓於遠哉客曰敬聞其旨

沈下賢文集卷第三

雜著

異夢錄
李紳傳
郭常傳

異夢錄

元和十年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於東池便館晚坐隴西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罰余少從郡鳳游得記其異請語之客曰頗備聽隴西公曰鳳帥家洞門曲房君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質得故豪家之第即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為古裝而高髻長眉衣方領繡脩帶紳被廣袖之襦鳳大說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客妾宇下焉有自耶鳳曰願示其書之目美人曰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叢人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示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累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即起從東廡下凡上取綵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衣空褪九秋霜鳳卒詩請曰何謂弓彎曰妾傳羊父母使教妾為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為弓彎狀以示鳳既罷美人泫然良久即辭去鳳曰願復少賜須臾間竟去鳳亦覺昏然忘有記鳳更衣於襟袖得其詞驚睇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為余言如是日監軍使與賓府都佐及宴客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

武功蘇滌皆歎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有後至者渤海高允中京兆韋瑨吳興姚合曰吾友王炎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聞宮中出華鳴茄簫擊鼓言壑西施王悼悲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詩曰西望吳王國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水蘆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悵恨不勝懷詞進王甚嘉之及寐能記其事炎本太原人也

誼鳥錄
馮燕傳
亳子傳

誼鳥錄

貢籍中有鳥誼名著生商山始以誼聞商之貢來者
云能搏擊省鷂以為天子後宮遨戲貴幸宜進此以
具樂役宮亦相尚奇飾之以綠絲合縷為足縶番綾
以絳繒衣尾加鳴金臧如珮又楷習其捷便楷熟得
如意後宮從上所遨幸者誇翫無厭春縱去秋輒復
貢來誼鳥性與他禽不類色縹綠而文頸形大小類
鷂而意氣貌狀後不類往往高林大木間同巢者累
數百其春乳當為食者還飼即先稚或疾無別已兒
也秋羅人捕貢設羅有誤中者即群衆相號呼若不
忘去爭援下集羅以如是故誼鳥與他名沈子曰余
幼過商山熟誼鳥事於其宿老今余適藍田郵夫唱
傳曰誼鳥貢余初喜其以誼蒙幸則生為梟鏡者遠
遁而愧死其餘賊暴侵凌之類期不得自性矣及閱
其用材則不然使移其心從搏擊者伍備娛一旦之
游而誼無所與何其失職也夫何其失職也夫

李紳傳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
在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

錡能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病不
欲行窮莫敢言紳堅為言不入又不得去會留後使至
潛尋職為錡具行錡蓄怒始發於潛陰教士食芒初
士卒當勞賜者皆舍府中受賜典中貴人臨視次至
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譁呼曰潛逆可食既盡即執
中貴人脅曰不寧逐衆欲聲飽衆復曰請所欲曰我
為衆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責人懼偽諾之召書記
以張開紳聞之七入錡內匿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
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授紙筆令操書上疏紳坐錡
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黑數十
行又如是義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此汝欲下從
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愛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
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在畏
苦前幸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默傍一人為錡
言曰聞有詔御史縱者左能軍中書紳不是與筆請
召縱縱至錡銳自舉受辭操書與不可錡意遂幽神
於淵之外徹兵散乃出縱竟逸免贊曰李錡之賊江
東也其杭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中山劉勝高書以

大之而紳之跡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動顧肭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叛手而紳亦不顧而睨肭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馮燕傳

馮燕者魏豪人父祖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俠為擊毬鬪雞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徃搏殺不平遂沉匿田閒官捕急遂亡滑盖與滑軍中少年鷄毬相得相國賈公耽在滑能燕林留屬中軍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翳神而望者色甚治使人熟其意遂

室之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殴妻妻當皆望嬰會從其飲顧燕伺得閒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遂妻開戶納嬰以裾蔽燕發畢事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瞋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即刀授燕燕熟視斷其妻頸遂巾明旦嬰起見妻殺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陣以為真嬰煞留縛之超告妻黨皆來曰常娭殿吾女吏証以過失今復賊煞之矣安得他殺事即其他殺安得獨存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能言官家收擊煞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

郭常傳

郭常者饒人業醫居饒中以直得信饒江其南導自閩其南頻通商外夷波斯安息之貨國人有轉估于饒者病且亟屢請他醫莫能治請常常為詐曰病可去也估曰誠能生我我酬錢五十萬常因舍之先以針火雜治導其血開煞後輔以奇藥誠曰勇無慮慮塊居月餘估稱愈欲賜常所許財常不聽估曰先生以寡與常曰不也吾直吾之藥計之功不能槓千錢而所受非任反楊耳卒不肉人以常為詐而責常常

曰夫販賈之人細度而狹見終日譽集權買計量於
毫銖之間所入不能補其望今暴奪之息財五十萬
則必追悋欝悗寧能離其心且藥加於人病新去而
六府方憊復有悒悒之氣自內而伐即不可救祭何
彼方有苦時知我能治而告我幸免之因利其財又
使其死是獨不畏不仁而神可欺者吾何敢欺沈亞
之曰仲尼蓋言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而從學之
徒未聞明好惡也其言之憤不足是耶今世或有為
邪有士之臣專心聚斂殘割飢民之食以資所欲悉
其死而不悔受刑厚而無恥是亦不仁甚矣終無有
惡者郭常之賤而行之又焉得不稱於當時哉

喜子傳

喜子者饒年女子小字也且困時蒙活於估人劉承
家女使喜子為人惠口而柔顏承載典往來襄陽楚
越之間常之閩納貨與息客雖民閩市中有韋生者
居比屋與承喜子旦夕交候言韋動悅喜子而承頗
頗喜酒多亡故韋生得縱語靡曼喜子既拒常益欲
溼之會承欲北舟向利韋思得與偕及閩假載於承

沈下賢文集卷第四

記上

河中府參軍廳記
歌者葉記
閿城開新池記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盩厔縣丞廳記
都梁山倉記
華州新葺設廳記
隴州刺史廳記
河中府參軍廳記

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參軍焉觀其意蓋欲以清人賢胄之子弟將命試任使以雅地出之耳不然何優煦曠養之如此其差高下則以五府六雅為之次第蒲河中界三京左雍三百里且以天子在雍故其地益雄調吏者必以其人授烏噫今之衆官多失職不失其本者亦獨參軍焉長慶二年余客蒲河中城參軍其族世皆清胄又與始

命之意不失矣乃相與請余記職官之本於其署

歌者葉記

昔者秦青之子弟韓娥從學久之以為能盡青之妙也即辭去青送之將訣且歌一歌而林籟蕩再歌則行雲不流矣娥心乃裹然則韓娥亦能使遏之聲環梁而疑塵奮飛微舞上下者三日不止能為人悲亦能為人喜其後漢武時協律李延年為新聲亦尚感動人至唐貞元年洛陽金谷里有女子葉學歌於柳恭恭下之初與其曹十余人居獨葉歌成無等後為成都率家妓及率死復來長安中而轂下聲家聞其能咸與會唱次至葉當引弄及舉音則弦工吹師皆失執自廢既罷聲黨相謂約慎語無令人浮聞知是時博陵大家子崔莒賢而自患其室饒乃曰吾緑組幼袂寧宜厚畜以自封耶遂大置賓客門下縱樂與遨遊極費無有所恡他日莒宴賓堂上樂屬因言曰有新聲葉者歌無倫請延之即乘小車詣莒莒且酣為一擲目坐樂乃合韻秦緑腰俱矚葉曰幸給轂葉起與歌一解一坐盡眙是日歸莒莒沉浮長安數

十年葉之價益露然以茗能善人而優曹亦歸之故
卒得不貢聲中棄葉為人潔悄自處雖詣者百態爭
笑於前未嘗援色元和六年茗從事岐公在朔方時
余往謁焉會與公賓舍於郵在茗隣夜聞其歌有一
人坐泣甚悲良久復悅及卒聲而悲悅再三曰軌為
之是欲吾不得自任耳明旦問其狀乃葉為也後茗
復從岐公來彭城十年余過其居問葉安在曰逝矣
自趙璧李元禹世稱為知音之尤皆擅鼓絃及謂余
言葉之歌使其妙自備則音屬不知和矣嗚呼豈韓

娥之嗣與惜其終莫有能繼其聲者故余著之欲其
閑於後世云

閩城開新池記

閩城吻海而派江輔山以居先時無安沼平池為游
舟娛席之地而蓊蒼媚竹散生欄檻故酒笑酬視之
晨而佳思莫極矣高平公牧察之余乃經度隙空之
所因卑汙墽而岸之浦嶼環迴之勢所造必勝群山
左右寫影浮秀者輳空而入十一月辛卯新池成明
日軍副者亞之疾問公延譲軍及群從事絃工吹師

裾袖之曹游池而酒既坐謂軍副亞之曰吾踈汙隳
以就此而海波朝夕盈來之候迺輪足給以為我狀
而石之以期乎不朽軍副者亞之不敢讓遂執卮俯
缸祭酒于流因且詞曰水能濁清音冠五行波流已
大有神為宰環塘縈縈為公藻鏡新流泱泱與地與
祥嘉鯉鮐動于水息昌覺輀嚯咂即水與死翡翠鵁
鶄浴涘眠睛華蒲鞠翦扇荷擊擊時未云來勞思乃
馨栝槿緋竹滲縮醞沃延榮接婆以水為祿輔佑墀
隍吐孕百福惟我公之明之通之智之忠保壽考兮

與池之無窮軍副者亞之詞既再拜跪卮奉壽于公
前公大喜遷列就坐以酒以歌日入而起

壽州團練副使廳壁記

戰國南北書更言故世諸豪爭據于壽春或兵至百
萬有不能得者豈地勢為要津乎自建中已來淮夷
窟叛於蔡天子之詔或討或赦由是壽春備為東塞
矣為之守者皆佩將軍印幕府符書之設擬於方鎮
而有副使之官焉元和中韋公武以殿中侍御史為
九年秋蔡州叛壽春守令孤通引兵屯壘丘副使得

爭卒百餘人留郡中冬蔡兵大入馬塘寇鄒家城殺其將卒五千餘人盡虜民男女焚燬邑室而去郡中驚駭民人多流其家而東副使田言壽春四絡南有淝西遮淮頴東有淝下以北注激而廻為西流環乳而瀦入于淮以天與險於是也假如愚民能弃其業西流即為逢徙塵走耳安與國是為利耶古反山家奴與民户一丁但為水工決安豐已南陂池會其流于城傍野中浸注如澤以故居民派心稍稍復退時馬塘鄭家城既陷而之益恐遂弃其城七縣是飛語譖以感其俗曰孤虵首丘井閭多傳言之蒼老曰果守不能堡是矣守閘者日暮使吏馳告副使以歸日曜丘楚行來未及郡會日暮使吏馳告副使以歸狀令浮夜開壁吏至壁捍閉不得入呼罵其卒副使立城上曰某浮命於詔城晝受即晝復之今守獨入而卒露無為也如驅與俱來寧不知盜居其間浮夜則禍成矣幸止於卸車明閭閻介士陳兵夾道驗其號以入卒無敢越伍而趨居有頃守謫去詔以李將軍代將軍西出壘兵臨萬勝城復以副使掌留事

整厓縣丞廳記

整厓遺已漢三蜀南極山不盡三十里北阻渭趨長之補與山而近其野半為澤故鼠倚穡而居雖善捕伐不能無傷於稼說者以為漢孝武帝掌夜出射熊於是而田人輒留執帝從者由此觀之民情阻限古為艱理時猶逼畏指諫即稍罷熙佞臣竟以帝恥不志遂籍民人田為五柞長楊矣今又徙隘越卒留戍邑中神策亦屯兵角居俱稱護甸而三蜀移民遊于其間市閭雜襍者多於縣人十九趨農桑業者十五又有太子家田及竹園皆募其傭藝之由是富民豪農頗書名買橫緩急以自數匿民名斯偷浮詐相繆雖賢宰屢而丞與曹或不顓莫能盡枉直之情也夫丞之職也贊宰之正以條諸曹其有不便於民者丞能得不可今丞也余從祖居之既滿歲民譁不作如此則宰之所宰丞之所贊可謂知方也已長慶初余思相如進諫之風南慿長楊至于射熊五柞訪其遺

跡因退舍是邑遂悉論山川俗里之事題於丞之署

淮南都梁山倉記

汴水別河而東合于淮淮水東來帛之輸閘中者也由此會入其所交販往來大賈豪商故物多遊利盬鐵之臣亦署致其問困櫟官分曹以摧廛貨而部貢之吏盡令盬鐵諸官校遣之疾徐用賞罰大梁彭城控兩河皆屯兵居卒食出官田而畎獻頗夾河與之俱東仰澤河流言其水溫而泥多肥比涇水四月農事作則爭為之派決而就所事視其源緜緜不能通槁

葉矣天子以為兩地兵食所急不甚阻其欲舟艫暴滯相望其問歲以為常而木文多敗裂自四月至七月舟傭食盡不得前元和九年隴西李稼為盬鐵官掌淮口院病其涸滯思欲以為故而乃與楊于留使議之曰自閿越巳西百郡所貢輸輓皆出是以炎天累月之久滯於咫尺之地篙工諸傭盡其所儲不能踰十半之食只益軒偷耳衆或有終歲而不得返其家者今誠得十數之倉列於所便以逸出入計與憂也正月河氷始津盡發所蓄而西六月之前虛廩以待東之至著矣如此則役者逸而斃何從生哉謙之即以狀白得遂其便於是稼度洄上畢濕無堪地遂枹度於淮南都梁山十二年詔以誅蔡之師食窘但令盬鐵所輸皆趨郾城下是時下淮南倉發春吏計森其工人曰春材必擇若榆吏欲令工就山林剪市之稼曰天火方焚日將燋萬家當頃刻之間雖得斲穢穫之器奮濁污之波百夫沒而楊之三足臧患如曰不然我欲利其器待我枹桂之杓致滂池之流操以救之彼言而後謀則煦灰尚不可望而況全者今縣

軍十萬旦暮不贍其為急也間不容蠭今待汝訪山求材煦後用何異乎柘杓滂派之語耶其倉材剪之餘大可以為臼小可以為杵長可以為杵之梁薄可以為脽樞夾峙促命裁之即日而春成百具其餘未與吏分辯之先以家奴誘役次及群吏各有差所春凡二十八萬石不涉句俱得浮淮而西矣十三年夏汴水大災淮溢壞城邑民人逃水西崗夜多相掠奪更驚恐號呼而盬鐵貨帛十餘萬兩囊之於布緘用吏名載與渡貨帛無遺尺乃內倉中不能盈一教其

餘皆廕仕家之急時余過泗上得其事故與息論著
濟之方而著之以明其績

華州新葺設廳記

今天下郡之望莫與太華等然而公堂謁無別位
頃几硯與館樂之具日更廢置於其間軍地勢之要
為守者無久留於任而經慮莫及此乎隴西公為守
未滿歲郡中既治因窺其庶屋可攻者乃先問其吏
之為困何始也吏曰累更其守耳公曰吏知其病我
夫几硯者公事之重器也以宴而遷徹宴而復則居

不得常之更屢其不由此耶且吏入公門望其居則
必莊是几硯之廬處宜其嚴也今朝徹而暮置事之
者既勞固以慢矣而沉酒行樂作婦女列坐優者與
諸隆詼謾搖笑談左右侍或衙晒壞容不可罪也夫
卬又則不敬豈吾之獨患其吏亦醜之明日解冗宇
一構於正寢西南隅墐其外數步土基之飾故材以
輳用垢者磨其濫弱者承其輕與流于其所以便塗
者補棟續楹不涉旬而功就沼沚之湄隨而比笑嗟
乎轉庇為安不費而功吾知其由人長慶元年四月
為

隴州刺史廳記

昔制戎於安西瀚海之時而隴汧去塞萬三千里其處
內居安如此朝之命守猶以為重地必拔其良帥嘗
時之務其難者不過理隴門大家之田園陂池而已
觀昇平之基其須賢如此今自上邽清水已西六鎮
五十郡既失他地為戎田城為戎固人為戎奴婢顧
隴涇盤靈皆列為極塞而隴益為國路凡戎使往來

者必出此視其守由主人也而言語威儀豈容易而
處近世者朝之命守殆未能注意耳今清河崔公承
寵世住安西軍司馬公生長於戎然而神性傑異行
賢智之路頻通諸書又能博九州山川之理而國中
之士知而仰者無幾人近歲西戎累犯塞前年今上
即位欲以姻交北虜以輔中國上書言兩蕃之事天
于覽書以為必能同戎夷情故命使之今年拜守隴
州拜之日朝之卿士咸謂隴之得賢為賀君郡而戎
來者必憚愛而去嗚呼何向之命守未能注意而今

之悟浔其人賢何向之知者無而今之稱者盈朝豈一郡之事有時而理耶一郡之人有時而棄耶智者之道有時而用耶長慶初余西視我至于隴下聞郡人之所美故歷署而刻記焉

記下

- 櫟陽縣丞小廳記
- 辟縣令廳記
- 櫟陽兵法尉廳記
- 移佛記
- 謫椽江齋記
- 杭州塲壁記
- 復戒業寺記

- 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
- 櫟陽縣丞小廳記
- 使晉所以棲賓也櫟陽岐諸陵走左輔蒲太原燕趙魏山東至于兜奴雜廬之道而諸侯使者及戎王聘遣之臣交馳出是無虛日而邑頻癖於擾費胜而遊官客于出入往来者則公賓為寡也夕館而晝餼自宰丞尉薄或不能支於給饋而賓去聲悒悒不快長慶初蕪趙魏侯者失理率亂厚殺之更自立新帥大臣皆進意請討圍其境之諸侯咸會兵龍戰飛踰走

學之秦傳呼相追而又降嫁匈奴中故使者益至若是宜謂私竇不能加也默又遣使陳蔡許滑大梁彭城皆發卒戍河北督責來急於兩江之間使百郡厥貨無西入由是天子之使入潼關者日數十輩大者中計其衆寨復與公竇之數相高矣是時襍陽丞富公主降匈奴使及迎者之部千人天子使後宮貴御行餽於道事嫁大臣從官衛士亦數千人夕頓田民遽承奉供具以能不堪來擾民一縣之吏稱善擬及歸乃計日夫遊竇四時之來獨夏其為稱耳且與理一署禮以待之賦後以為家之給與竇僕相等是寧有怠竇哉

既已竇之來視其館之窮奢雖勇悍猛毅必抱慨自斃於所嚮嗟乎隆否之跡由天履也其構在公堂之左正寢西南隅其形類廂二間覆廈於南陲其就在長慶元年八月甲子也

解縣令廳記

國家自誅叛已來於今十年征徭息繁不勝於籍租

權之法居間為民起橫縣令不得專以子養之化理之蒲盬田居解邑下歲出利泥給雍洛二都三十郡其所會貿皆天子豪商猾估而姦吏踵起則解之為縣益不能等於他縣矣盬田主官用即吏其佐賦下不出御史操法繩縶十九開於縣令而不得專但奉舟曹候長之教而已盬田田皆縣民其田園雖禁籍於縣而令不得以縣民之衆馭之而已若是為令與尤悔日爭烏苟非智良不能日脫於橫令令者余之從祖也且滿歲而尤不及豈其厚於智乎而又招士民遷業者數百至於公堂便館葺飾者九十餘構工不勞民又何多方也長慶二年余客其地因受命而著記云

襍陽兵法尉廳記

尉之曹兵法居末兵法之任在天下郡首長之臣且難其理而況畿之在尉乎襍陽其瘠沃相半豪户寒農之居三分以計而豪有二焉其父子昆弟皆率名南比東西軍圍衛雜挐之恃或籍書從事星臺樂局織館雕坊禽兒膳者之附而又勝女婿及為之臺

絡是多類者非獨不得為縣民之衆馭之而已亦且
馮緣蔓橫以蒸吞漁獄之所操動繫於此而禁局強
曹垂攀於前援者持符以解之固能移情以二法使
終決不必理從高級下相承而邪而不能竟者尤還
於尉其受役唯單產孱民月徵之一人輸徑宮門至
于內廡通漏嚴夜給事諸生家及池園大厩皆校尉
遣之豈尉之無慮也永貞前諸畿自進士而得尉而
畀班者十六七他入之尉百二三是尉皆摩心
清視以事察決用以此自價朝之未以此市若是今
錐統曹不能強尉於無當近世恩臣負幸惡其強進
自致即白上約下以為尉未足拜且塞攀排能使畀
班之思必有自令視尉之風益賤而今益輕矣由觀
為尉者俛俛自度民之吞者肆其懲弱者甘其困姦
者隙其欺邑是者畏其為尤屬而決之其兵法之源
使無梏濁其易乎哉其易乎哉古者盤盂有書蓋誡
其當善受量不陷也鍾磬必銘勗其全毀有待也鑄
不有記故附署而屬誠焉

移佛記

元和四年三月五日杭州報恩寺長老與其鄉閭父
于將徙故佛像騙復于其寺佛至乃饗長老使白其
由於亞之而求詳錄焉沈子曰西域之有神教流于
東城之中者其教像法其法者名曰佛自稱曰天人師
又曰世尊出其言亦曰經驗其經之說佛去世而後
模其形焉像其真與衆瞻仰之故法之言像由斯也
其或範金鐵以為之令土木以為之堅之以膠飾
之丹漆五色點綴形神儼然成其像舉其數體有為

尊而坐者為單而拱立者有號者如受教諭者有具
其形惟荷戈而勉強者有瞋目咤叱者摸鬼神為此
為像之外者也其性之旨為戒慎正邪去惡為濟渡
力通育聖智沈溺使民無不善我仁誼慈惠默此為
像之內者也又說有已來之生來生之後為福則福
應為禍則禍應因緣化而設其旨或由是舉域大敬
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信佛之來於今八百餘年矣亦
時神惟焉先天中其寺之佛事具是如向之稱者無
何水火災生民流沉溺于是卹其寺之佛事單而拱

立者跪如受教諭者執樂而絃者吹者衛而荷戈叱
者皆毀也散其字皆落唯尊而坐者獨鼈烏而存由
是納去又重其莊敬焉毅歲其鄉人後生敵惡者十
誠其三四故此鄉之人思其功力復求而歸之與其
敵惡誠而敬順之道而曏皆乎忠信仁誼不舒信於
人乆矣而皆以已生來之後因緣禍福之說化行
焉今余因長老請余記移佛之由遂得道教之所以
意者欲使群生隨其機以悟之其機高者性惠見其
內像而內覺發其心而能至其正其機下者其性回
見其外變反其心而後窺其正是故精麁其內外之

像以陳之

諭椽江齋記

諭椽沈亞之辟居負江方築為墻止于隄防之下堂
序四闢異隅通門雖江風奔怒鷗鷺驚澡願簷廡之
間而拏緒不糞方暑即晝提枕筆倣麻於弟城之中
雖緇衣煩歈乃陽為不省也一日謀解其西廂將面
水以敞之而筆吏王局前語之曰椽俸簞而食或不
能給尚能及堂屋之為乎且辟宇非久託即更之得

不為尤矣況葺茅之葺輕弱易腐人人動慮歲時寧
任再滿所用直使整裝併食以為之無所顧則郵壞
阜磉而澤游木生多不能材漢流肇急束栿寡上縱
有必脩巨重價又不當是用曷若無易其故歟亞之
曰誠尒也然則吾以為肝者膽附焉脾其中為棲塊之
館故能專視而佐意隨妥而啟情今漢流右吾之居
不過數步壅擁之患不得日覩由隣頼舟而不親其
德也吾何能溝其實而厚其浮扵遂召工人庸人茅
金之者與計之磨淄洗故得充用者十五太守閩之

與其薪十四其餘則搜剪補輔然後配材就構雖細
短不棄各輻湊以任一棟七柱助柱楣二桶覆屋狹
蕪重左而單右若趙之將翔然蕉旗竹篷分植纂列為
第風篩月之餌方檻短析面江盧波炳嶂妻霞影對
綠紅碧憾拾奔給於所腸遠近高卑龍若交黨為宵
清曉典之惜暴陰色蒸雷扇謳震神冶鼓焰如金絙
騰撦趠綠職于韋為飛燭揮銑之駭翥然頼雲若煞
漏罹條閃熊狀若笑若怒相為端緒焉坐之中是以
自廣時大和五年五月十九日也

杭州場壁記

國家始以鹽遞事塞不足於用遂鹽鐵權沽為助使吏分曹計其入於郡縣近利之地得為院鹽場之署以差高下之等顧杭州雖場耳然則南汎巨流走閩粵甌越之賓貨而鹽魚大估所来交會每歲官入三十六萬千計近歲淮河之間頻閙賈自是汲利之官益重矣前年京兆韋子諒官始縣主簿有能名及秩滿當歸是時尚書職方郎崔稜為揚子留後使閩其行遂邀署之既到滿歲利權大登吏奔敢怠與其縣

主簿加勤也或謂亞之學史詞無苟用是記焉

復戒寺記

皇都左輔其屬縣朝邑縣令王鄠言能改作便民當有緇衣遷寺戒業民不便鄠復之初蒲寇李壞宄既虜其屬將收其散率聚之長春宮城團朝邑室廬皆殘燼寺宇益毀其後緇衣以為居近郭苦遊宿乃聚黨與謀遷之西惘濛垣偃社地又治殿廡諸墓墳隴為尉固止之緇衣之魁得當其下者輒平去是時鄠為尉不能制日總其徒於良閒為禍福語以動惑之民無老幼男女爭相率以奉所欲顧畏已後耳及鄠為令乃元和七年也明年召緇衣宿老師弟子與語曰緇衣之道非能逾仁誣以無害故天子許留國中前者緇衣無狀徙其居西惘之上侵社地壞丘塚夫社國之尊祭也丘塚人之本也今而曾自為其居侵壞之是寧無害耶某昔爭之本滑身常慄慄抱痛頃得自劾以快意今能亟復之幸善不能亦且論繫矣民聞之皆大喜故以其年十一月悉還其故九年余東適耶鄠走蒲關朝邑令為具

既酺前奉於余因請以其事次于文

東渭橋給納使新廳記

渭水東附河輸流遶迤于帝垣之後倚垣而跨為梁者三名分中東西天廩居京東內淮江之粟而群曹百斛於是仰給唯平輕重之淮為難即主官不職其坐何如哉長慶中得儒臣杜生以行御史主之能謹法整吏絕輕出重入之尤明量信叙無先貴後賤朝官曹士衛之所仰給者如取之家食焉居再歲加為外郎因檢其署曰夫滑津傍控句邑諸陵道左輔出

入河東落而公實遊士過必臨我我儒世家也宜飭
宇侯賢以誠其敬今公齋陋冗無足為禮於是盡去
之募市其傑棟巨楹文梁勁桷既已具構其中可敘
百楹而儒良至者必與講談其道隨其能否而梯級
之得久留其下者雖屏車弊衣則名曰彰矣今觀滑
津之郵開看宇為厦虛故意者得無欲天下之士見
其胷中之疐大乎

沈下賢文集卷第六

沈下賢文集卷第七

書上

上家官書

上李諫議書

與薛浙東書

上壽州李大夫書

與福州使主徐中丞書三首

與李給事薦士書

上宗官書

亞之伏念僕木之生大長越倫足以業其根長覺不足以惟其蘗千
此豈不使皆獲其所安而轃乎用及其未偶也徒見
權風枯霜蒙煙老雲而已夫尋常之材也幹不丈而
枝不尺葉縱其根不餙蹲土之虜生不十年各獲斤
之製以就用何者受乎應氣故易長於極成為衆用
故易售於工其在松桂扶榮意自得仰視僕木不見
其末相與笑其老櫹而無用及一旦遭運得外賢工
之所思採而館之跨于礎而百棟 負者是脩材巨

幹非易自致也賢士良匠非易容也今閣下抱多能之德動與智諧可謂遭時須難載重橫於所安可謂得任也如能察出類之顙於百當去聲如哭則賢之名可以自有右者賢士之居位也沐垢不終湯充饑不竟飯輟而起畏日不足是皆採訪於衆能思致其爵養良士之道也今則不然為公卿大臣者必嚴居深視以自重養其所進者唯柔氣緩言瞥視而巧諛然後謂之厚德故以多識為誣慱知為狂遷善為流銜節為詐是皆斥而莫得

稱也及一日操尺量枹物機莊乎不知其從使左右庸胥因浮侮而役之彼非不欲自勝也蓋事秦之所執固然今西戎邀嫁移兵寇邊仍歲不已山東盜卒殺辱者吏未聞其歸誠可嗟也即如主上求其往而為理閣下度之公卿大臣而誰擇乎亞之詼不肖七歲再官不逾九品之列陶心研慮謨古匡知輔之所以為化至於樂能慕哲亡其思而不回此則得之於性矣酌嚴賢旅聖之所以立言至於書得失備理亂叙往紀來此則得之於文矣學名將覇帥之所以整暴亂至於舊林陣師會百發之狀離如驚鳥合如凝雲收則得之師師矣是三者先秦於根然後緒其末非無所望也亦思願為一從才戴宏傑之梁立巨楹之上頓世之持斧之士安足以摹哉亞之聞戎鏡包陽當日而勝之則能延蜧興火虜興而視之何異一規之幽銅耶而誰窘者夫氣應則生亞之亦蒙曠於光下以發所抱書辭多鄙又不盡志幷觸清嚴罪無所逭謹再拜

上李諫議書

月日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沈亞之再拜貢書諫議閣下亞之常有混類之悲不能自置其柮也甚矣故祥禽之類丸羽而混之神芝之類腐茵而混之嘉蕙之類棼芻而混之非獨混之而已亦且梅其芳而奪其美何則善寡而凡多故也況世俗之耳幾能於此而由之者寒暑易轉是皆非金石能自求於時哉一失其願以為類混則終從風雨而老矣何不痛之輒假所喻顧賜終說幸甚楚王之鼎食十有餘年而王體不肥左右者懼王曰膳者不能味吾鼎也國人亦

曰膳者不能味吾鼎也更逐膳者凡十輩盬不味王恥乃令國中曰有能使吾鼎之味調和以安體者寡人爵之三公楚里之處士賢聞之應令而起者其老屬袖而送之曰往矣即鼎也曰然王曰仰味於君何以塞之對曰王必以鼎授我我力甚優夫治鼎之職約水燥薪爨火以觀文武之用而已其鹺味則有椒桂梅醯盬之品在吾惣衆力而調於心此其功也王之體不肥何待楚老曰斯固也夫真僞雜蠆循尸而啼祈其售者僞得十九焉是椒桂之質類而馨辛不為也梅醯之質類苦酸不為也盬醯之質類而醴醎不為也皆具而不為滋一旦集而會之鼎則必虛空矣君烏能揔是之力以成於王耶前膳之所以得逐者由庶品之任非其任數然則君之明足以察僞惑君之智足以區物情誠能惜其真當以給其用則從之幸馨之才醯醯之具必越海逾陸而趣君之旨矣斯百代之準也豈但肥楚王之體然今閣下既以游泳道德蓄儲勛味之具有素也然紛紛之真僞而清悟能不勞乎小子誠不足奉應對不得謁見久矣幸因從左右者召稍延於前復進所語幸其伏惟降察不忽謹再拜

與薛浙東書

再拜後還坐賓舍中有小吏持書來其語曰帛十疋吏置帛書於亞之前曰閤下所以既客也其敬之誠則厚矣然有所未滿者敢為閤下道之夫虬能興水濟物故佐天如臣草木仰其澤苗方秀而望其誠有乏一日之兩而不及其實者則仰告斯臣以求之得一日乏矣若纔潤於枯槁則已且猶將困之今亞之往復道路三千餘里願願之誠於苗之旱甚矣而千鍾之祿於水之用又大焉亦何惜一日之澤而不給其涸哉亞之往愚當其困涸不知所為乃復枯苗仰澤之說再款煩告且閤下窣能不憐之亞之再拜

上壽李大夫書十一年作

昔者燕昭以千金市駿骨而百代耨之非直朽骨之可貴也意必在將來之良而已矣今亞之仰閤下之風而進於前恭聞閤下又不以朽鈍而頑之辱鄙人之宜頑也其名得無將來乎是鄙人之價高千金也

幸甚幸甚今有傍徨之誠敢露肝膽伏惟聽察之亞之前應貢在京師而長幼骨肉薛君於吳無咫尺地之居以自託其食給旦營其晝晝營其暮如是凡三歲不以慼即且碌碌如有一日霜露得欺氣體失理則一室向門之心無望矣今忘辛勤之榮扶挈長幼丐食而西雖已及埔口然猶困其所儲不能自給但漱泣語空無有所仰又度天下王公希可以吐言告者乃閣下耳伏惟分一日之澤以濡之無使亞之復為朽骨所笑謹再拜

與福州使主徐中丞第一書

九月十日都圖練副使沈亞之謹再拜狀所頓陳于閣下某伏念從古已來懷其所為抱其所用者非知己之進無能自揚也自冬縣之蒙舉顏回七十子之蒙范叔之蒙鮑叔之推至于今知己之功相嗣而不絕非有文字之記其功雖如前數士而後代無聞也可以惜諸往者某始得以文謁閣下言吾見古史者亞之也其後沈于仕路困則遺忽其知如此且以閣下居為世之端表故衆影依之言為世之典謨故衆聽傾之其重如此使一遊其門則天付以幸也而況知而惟之哉提而用之栽然亦懼不申於文字而後代莫觀是以前者敢以先人所纂之書上干清鑒求其筆為之光以揚于幽故而為後代寵奉獻之日惕悅咽然不能周露誠以贖矣伏頓慚其縱志之心使揮華商商奢于百代雖大寵何以加於此烏伏惟俯賜終筆書辭再陳無任惕汗謹再拜

上使主第二書

二月二十八日都圖練副使沈亞之拜書後獻大使中丞閣下亞之昨與二三子同遂晨問起居指教所謂薄疾未除將欲有請草奏具示始則卒然愕窒不知詞對及退舍伏念閣下之所苦者惟中羊之士十九而有之未嘗聞以此而有去告閣下惟不為出入宴遊耳其餘決教益理膳息無減況方在強茂之時徒以小患暫留虞中乃欲為告以自逐豈當宜也且今時仕俗守榮路者雖已朽老支扶昏悅矣然則固

其所居惟恐有損如此者亦十八九而閤下瞭然自悟所向若此得無獨清之累猜疾於彼人之胷中哉閤下骨肉交姻如有遠萬里者即聞是請寧知其退讓也必且疑驚隱慮莫能自浣設使憂能侵人閤下何以解也亞之見識暮淺無足以奉請事今極慮深陳於前誠頓得於中庸使人無加口語也非敢憑緣取領厚祿而終斯說伏惟稍緩高明之銳以周慮之冒陳端白何任恐懼伏惟憐之

上使主第三書

二月十一日都團練副使沈亞之拜書遺獻中丞閤下昨日候史自外來急告以赦至亞之誠前後左右不得常步及不馬就次揖謁先聆獨張侍御不領祖言嗥呼詬此梓拽導將移罵侵怒俚言攻凌不容須臾之間以黨畀證擾掉呼騰如欲見食自群官衆將至於聚立者咸閧見其爲鹿聲奮態圍來驚視誠以亞之樗鈇之材處不當任可逃遭此衆辱宜矣然誠恐積暴不除異日酒場恃醉率肆所爲又爲侵作誣言飛入清聽以是寒心自悲不能無患亞之華榮過意提在賓階雖無分銖之能以事萬一然猶將鞭勵孱誼以効終身伏頓哀其端拙察以無辜稍借光明使各得分限免見侵迫過此之虞餘何敢請伏惟加察幸甚幸甚謹再拜

與李給事薦士書 十年春作

日月新及第進士沈亞之再拜稽首給事閤下亞之幼學見其徃記說曾參閔子騫之孝至於莊步不忘參閔子騫之行者即徃傳其名於親戚朋友鄉大夫間使其聲不臧昔者五年亞之以進士入貢至京師與其等清河張宗顏比居嘗與徃來言始愛其人無遊詞至春宗顏去還家又聞其親喪又明年亞之東歸至洛聞洛人稱宗顏之孝曰宗顏貧無以事喪乃與其兄東下至汴出操奚書奴紫自賣聞者皆慟感流涕然盈月不得售汴師聞之持百緡使弔勞歸之盡裒其先故羈柩歸葬於所是歲亞之至彭城日話其事彭城人曰此吾里之客子也八九歲時喪私親窮不能奉飯喰迺鬻木爲車與其兄自輓而送吾里

誤之曰拖車即是今宗閥之行難而里閭盡熟亞之切痛賢公卿未得稱其如此伏閭下於異行尤餘銳樂故亞之敢以宗顏之事為請伏惟訪察之幸不默默已也

沈下賢文集卷第八

書

與潞郡州書

與潞府盧留後書

與同州試官書

與京兆試官書

答鴈陶書

答李生書

上九江鄭使君書

答馮兄書

答學文僧請益書

與潞郡州書 六年夏作

亞之再拜稽首大夫閣下亞之昨去長安時歷別於所知親友門所知親友謂亞之曰安所適安所為亞之對曰適鄜時假食於諸侯門所知親友賀亞之曰鄜有長賢大夫也喜文學仁義之道故其所為文學者日有之亞之納喜於心充充焉檣馬走僕忘其勞失其息望閣下之境日近

日喜及至之也且觀將謁之禮於其門乃見納客之官奔奔而入促促而出言不及吐道不及陳退居三日不知所為乃復聽閤下採取實士之道高下之等則曰某自某方来以某執事書為之輕重書之多者館舍宇飽善味書之次者又次之其有有無因而至者雖辯智過人猶以為往即與偶然之輩徹幸之徒退栖陋室與百姓雜處飢恶味且走来閤下門者亦不獨盡窮餓無依而来求粟帛於閤下亦有抱其智懷其才聞閤下好賢而来求臧否於閤下而望其推引之濟耳今一貫而禮一顧而惠賢愚顛倒而又以書不書而為之輕重切恐天下之士其来閤下門者皆相爭齎書為糧受閤下之惠者不只閤下之惠而已亦有憤激於衷而終怨怒者切恐閤下勞費以取無益亞之愚獨為閤下惜伏願閤下稍精擇士之道使賢愚明白閤下能知此則四方之士聞之皆謂閤下不恡已之不至而求其方直如此今亞之冒旌戟之嚴敢言進於閤下亦希知言之士聞之知亞之不

苟曲於閤下而存其直如此戰戰無任亞之再拜

與路州盧留後書 八年夏作

中丞閤下法者古王一其度於天下蓋欲必信於人耳非執事之臣能得專喜怒以自弄今或奉之未如其意何我遲十四日亞之晨出南府門見一人衣縞不帶乘捷馬北馳健僕呵道衆僕皆左右馬分走甚嚴亞之意謂執事有服者即止馬匿道下既去私曰執事寧不帶耶不則又何呵也問其僕曰是方士李元戢者繫盜他郡烏亞之曰既繫何謂縱而遨乎僕曰彼言能化黃金反童嗇今一郡大惑下自豪吏盡欲德之故馳過其家且暮不暇亞之因仰而呼俯而揖曰是能化黃金反童嗇烏凡執左道亂正者在殺不以赦今其人且繫尚能惑設冠帶自儀而執不留前日信州刺史以夕祀黃老不當理官臣諸之得罪幾竟誠可寒心今閤下獨不省悟亞之雖不肖亦知為閤下畏伏惟亟誡徽吏使固手足之繫與常兇罪者等毋令出入自便不然法為吏侮而閤下安所任主哉幸留意焉亞之再拜

今年秋亞之求貢於郡以文求知已於郡之執事凡三易郡失其知轍去其友相率而笑之亞之為之語曰里人有良金鬻於市而里之豪亦鬻焉之亞之為之語曰里人有良金鬻於市而衡者豪人金雖精里人出其左衡人畏豪奪其價而先豪里人懷而去明日之他市而衡之直復不同又懷去又明日之他又然歸而聚黨與謀曰聞某市有衡人不欺一市之人謂之直遂往與群金角俱歷火昇衡市人曰雖然顧先豪衡人口是精麗在目輕重

在衡衡目可欺乎市人慙而退其直果然今亞之負詞之來于執事其望亦同於直者也伏惟熟察無忽亞之再拜

與京兆試官書 七年冬作

孔子之徒三千而言最堂者十輩然皆不能周其德故各以其明長出人者稱之名曰四科百世之下皆言孔子聖是知無全能者也今亞之雖不肖其著之文亦思有繼於言而得名兎裔裔不滅於後由是旨春秋而法太史雖未得陳其筆於君臣廢興之際知

有義烈端節之事輒書之善惡無所回雖日受摧辱然其志不死亦將俟能為孔子者採之是以書夜憧憧時亦有人勉亞之於進士科言得捄仕大可以養上飽下去年始來京師與群士皆求進而賦以詩琢雕綺言與聲病亞之習未熟而又以文不合於禮部先黜去今年復來聞執事主選京兆長安中賢士皆賀亞之曰其執事斯謂明矣其取舍必以目擬而察亞之曰微亞之以八韻為畏對曰不然夫良工為屢而選材者不以楠廢棟不責餘而否彼吾無

求備於一人與聖人採取之至言也亞之文已貢矣執事其眼孔子之心有素如其取捨之際亦能留意乎亞之再拜

答馮陶書

馮生足下前辱書時會鄙人將有適方事役在鳥令則足下又赴省于東故弟書久不遑答有負懇款无酌以楔其意惟智府寤之樂府唱為歌十年聲浸邨郭下而魏歌者往請之曰聞古之韓娥其歌也能易

來樂愛林籟則有是也何自而及曼爭今于能楊韻
激妙感物態笑而人投聲請價者宜以遂之必且語
我使聞聽於聚耳以得售進入萬王左右之娛對曰
若韓娥之歌韻合於氣聲合於情是故草木之於地也
氣為之君五腑之居人也情為之長草木之生其根
處瘠則其表訥處潤則其表昌瘠之訥潤之昌不過
其草木及氣之作也為溫陽則萬族舒為陰寒則衆
色雜萃五腑伏五行設如金困於內則肺亢應於外
而嗅鼽極則反之木極於內則肝怠應於外而視亂
而已及情之作也為喜適則七竅走而會之怡為悲
困則反之困而鼽極而亂不過一發於內一應於外
也在此馭之情以致之故能易哀樂移二氣以襲物
則能愛林籟其神至矣亦尚未聞飲罷嘗於當時者
何也所感者智人也草木仰天性智人不混於累夫
衆庶之目怫於視世俗之耳離其聽故擊鼈走黃鼠
革聚觀於市促促之歌邑聲夷薛唱一而和百替之
者千萬人南風之絃雲和之瑟曠世莫用烏能自唱

答李生書

亞之白學書覽所指令僕人持書致安南守使從雅
昔以契所欲意者謂僕人居峻勢能可樞其意云
謂僕職在軍副其力可驅使之情易如瞬眄夫何妄
悞容易而不見知其不能如此哉且安南守其志木

上九江鄭使君書

郢岸論交敬對所詣引言為書致于九江守鄭君問
下詰之阮深烏得默默已也固析委誼之於章遂用
悉陳惟聽之國朝天后之時使四方齋達盛德之令嘗

儒臣自喬知之陳子昂受命通西北西塞封玉門閒
戎虜遁避而無酬勞之命斯蓋大時之有體臣之當
理也然喬虎於讒陳虎於杜皆由武三思挾怒於一
時之情致力尅害一則奪其坟妾以加憾一則疑其擯
排以為累陰令桑梓之宰柱扈之帥不命嗟乎
嗟乎自是之後臨戎觀虎酌遠勞之狀為使者而儒
臣莫與矣前年天子以西河逐叛之兵連歲不解負
鞅之輸而不造廩庫皆從便通為戰士衣食之給於
西河之閒歲尚眼朝輦之下執笏常謁請罷所討者
十八九獨諫大夫首以為習知叛臣之情日就君請
得往導愍痛以歸之既可所奏即請以亞之為副又
以為喜單車為使有功則為戎臣輕害之遂於行請
兵以自栝詔書仍以便宜從事又詔郭鉅鹿兵各
以百騎與俱蓋欲重擊鑒之柄也及過平原郡
城而有常山率分居之諫大夫因令亞之為書檄之
書成亞之題帛射書於常山帥傳書以期請降
滄海之令聞之降者日有餘輩及滄海寇款與符
印偕至即請以城歸使者是夏徙魏亞之復引前

驅騎為先至滄海同捷與其徒繫頸者服棄不帶伏
軍門之左委命於使執事於是諫大夫遷河南將石
稅部敵閾下稅夜校同捷於平昌亞之分道馳還以
報事適中不淨乘乃乘贏驅馳至貝魏之門宇晨皆為
艱日昃不得食因中病於廣武之閒歷舟旬而謫書
降即奉上所委令閾下罪諫大夫以為稍急忘體胃
危取禍習傳不察其端本附言和唱敢避思應對我
昔者鄒生馮軾下齊城七十韓信却而烹之在前代
且尒況今持兵連營淹歲經時既費且敗萬無以自
塞之際而使臣聿命詔御解羈製網之恩啟萬死重
生之路曝鬱就飛之枯彼不思於降後何歸矣今習
詩書步規矩而進於妥者固未嘗習武事況親於戰
閾之閒耶必多武臣之言以為信何者重已之不李
祐避能而試適越之談也或亦有詰亞之曰李祐避
壁攻平原城二危且急尚不聞有勸且使臣居閾曾
不逾月而云城降者何端亞之應之曰獨不見童子
之情乎夫童子師與終身之益何惡而不附乳母蟄
二之當恩而扶慈肆喜何者氣微意迫則殺容之難

洽而告訴之言在前也是則向使之率被堅甲持銳
錚以相攻差剛決於敵者不瞬而殞形喪覘矣有如
使臣之煦諭明白率有忘生趍死之渝乎此解拆之
事誠不當為閣下說二亦不能降聽以委書之丁寧
者蓋欲泯之於世以俟通方之士次第於所慊耳梗
概之錄不文於詞亞之敬再拜

答馮兄書

降書誨慰準滂之情稍以揚矣昨日奉策應對之日
懆意張謀唯恐不遠刻文勵語唯恐不工思欲不有
於俗以為世之大寵及遣不錄退舍自念夫若是也
非窮心於此安能堅煦而顧之雖竊心極思而風水
之力所排者又安能固之於此固之於彼非吾兄幡
兵部安能無所惑者知與既寡攀援將誰近世復以
知人為匪既知而譽乃為之私友不若譽姻黨耳以
我故常飢亞之慊學為黃金之鍛且已困矣上人無
乃襲鍛於此哉非敢自重誠恐以惱其所從耳辱熱
之教復至是將有可開也自廣之詞紙不能盡不宣
亞之再拜

答學文僧請蓋書磚書

上人足下辱書指問將問於僕人謂有解達可以揚
進之給猶畏過意請聽畢說棄甚昔之有善鍛者火
五金而別器一日化百狀而智用不極熙常薄產自
急弟子相率而笑之曰夫子之於業工矣熙而市售
之富不能當陶之餧何也對曰夫陶者淺勞而薄利
與俗相用彼朝市而夕窳失其用復從而市之而毋
虛日故能餧且吾之業棲其度而運其為及其成功
與世終始彼匹居之人又安能整其室而市吾之工
我故常飢亞之慊學為黃金之鍛且已困矣上人無
乃襲鍛於此哉非敢自重誠恐以惱其所從耳辱熱
屢亞之再拜

序

送張從事東征序
送叔父歸覲序
送田令二子序
送韓北渚赴江西序
送輔靜畧序
別前坟山縣令鄒君序
別權武序
叙詩送李膝秀才
送杜憲序
送同年任畹歸蜀序
送梗降城使序
叙草書送山人王傳又
送洪遷師序
行冠贈赴舉先生

送張從事侍中東征序

去年淮夷誅允諸侯執兵者皆統在侍中故侍中得坐制於大梁以長子常侍帥萬人臨事破堅北勁皆先諸侯軍故宣武論功得為上今年齊淄不順命天子復使討國其境之諸侯咸會兵四塞於是侍中大梁驅甲馬三萬騎與攻墜之具金鐵草木飛石騰梯之器載而引者亦三萬乘擇日出夷門門下之賓客於幕者張生從馬生舉進士得第因東客於侍中門以協律銀綬而居侍中器之以為敏良可親起居

送叔父歸覲序

古之取仕得明經為清選近世即為進士亞之叔父獨謂古道可恃乃曰我儒世家也當勤經策義取高第耳榮之三貢果浮中遂理棨言歸亟思以賀為高堂之壽嗟乎斯古孝蕤之職叔父盍之無媿耳及東出都命諸子亞之誤序詩以贊行云

送田令二子歸覲寧序

昔兩河之派未歸而中書公為魏將因其師喪故門

下將率咸以戎事歸中書公天子從人之欲而奪之凡翦之制無大小皆俟決於朝朝之命士率有所不熟聞者往往擊語一年而化其後四年天子討淮夷使其中子布與去聲兵五萬命討常山悉師臨淮南宮城七年淮夷滅八年常山貢二郡赦之秋命討督餉糧兵東河渡急攻潛北九年校之斬其魁以獻其

秋入覲盡以昆弟諸子去魏從謁京師者十餘人十年常山帥率常山人以其狀來告中書公由此得其事前白秦於是拜帥常山自以魏歸不十年天子之兵

南戚淮夷東清兩河而日中書公之勤也乃以兄為
尚書留置洛以其弟執金吾以子肇為亞卿居岐以
將軍右持節田中以肇為將軍居北軍又以群為將
軍居列位午為少將作年為殿中丞以支恭王昆弟
姪俱以中書公寵居官賦皆謹恭下一人多以為
當任與儒者比長慶初少子年年弟早令覲中書公
明日出都門來顧余以云贄於是與述終始之昧以塞其勤
別欲余有撰於

送韓北渚赴江西序

或曰近世有府之俟邀士奔賓不由已之所尚而使
群居不類故有訣言順容積微之說以基所毀四隣
之地更効遙笑飛流短長天下聞矣而其俟尚且不
寤夫言訣足以贊明薄數足以害忠若是雖欲明其
橈直而明莫之遂也雖樂聞已之所闕而闕莫之聞
也彼思勤過畏者牽於訣說即甯而況已之所尚又
使郡居不類乎是以慎行者之所畏也昔余嘗得
請吏昌黎公凡遊門下十有餘年北渚公之諸孫也
左右杖屨奉應對言忠情勞其餘則工為魏晉之詩

盡造其度今年春進士得第冬則賓仕于江西府且
有行日其友追詩以為別乃相與訊其將處者而誰
與曰有引農生侏耳夫引農慎行其道不欺者也北
者之往吾無廣其類之患勉矣惟耳不豪於道而已

送韓靜略序

或者以文為容語曰古人有言仍舊貫如之何何必
改作乃容之所尚也恢漫乎奇態紬紐已思以自織
剪違襲者之成轍豈君子因循之道歟客應曰草木
之病煩也使秋以治之繼孱萌於窮榛之餘搖風被

露相望愁法陽津下潛雖佳懿之彩猶且抑隱唯恐
恐失類於慘禪葵黃之色耳安暇自任其所長耶即
春以治之擢氣於其根昇津百體之上暢之風露而
繡英作詠紅舊綺紬縟繡錯若裝畫楊華漉香露
蕩乎天地之端各極其至使肆勇躍如是寧可以一
狀枸之人有植木堂下欲其益茂伐他幹以加之枝
上名之樹者過者雖愚循知其欺也且栽經綴史補
之如疣是文之病煩又矣閣之韓榮酒之言曰善藝
樹者必壅以灵壤以時沃灌其柯萌之蜂由自而鈇

也夫經史百家之學於心灌沃而已余以為構室於室下葺之故材其上不能不缺逾其覆拘於所限故也朔之隙空之地訪壓脩之良然後工之於人何高不可者榮酒導其滙於前而後混蒙波稍稍自澤靜略於榮酒其宗也遵道十年而功就頗秀出流類令既別而延蔓將遊乎河江豈欲益其自廣哉惟其題無忘

別前岐山令鄒君序 十年秋作

昔者亞之西遊過岐山而令扶始謝余將詣給食人曰故令雖貧然能卑人厚禮何不往舍也時方暑既見解帶座令亦解縛短衣使兒孫姪捧案前賓食食已有客趨而請曰閩令家無女使睨走賓客食必夫人親治之誠厚士動矣且賓之來者無賢不肖皆即混然齊飽是愚為胥矣而賢者安所慨乎今頭擇之而厚給如何也今曰古者侯生亦有言人固未易知夫士以食而來我者留於門爰繫帶之間尚已為又矣焉能待旃而後進乎亦寧有給之一食而使其甚

進者暖乎會予與令各有適故書前事以叙所憤云

別權武序 七年冬作

秦隴之地其氣雄而能產出奇夫良士由是古稱賢士大夫多隴西秦川在隴西數百里而隴坻水處川之源出其左余吳興人生於海隴之陽長而西望秦原水土精神之氣昏旦異狀予又怪近世奇夫良士不繇出於此往者五年余自東來京師見中山劉定命言天水權武其尤可教耳吾常語善於武武善言往往次道及出門行事多以言明日余過言之復其既罷定命又從容為余言志所未遑者則下涕頓首又曰吾有女弟欲以歸武明言成之事皆未及會余東拜親於江淮冬還都下不幸而賢者安所慨乎今頭擇之而厚給如何也今曰古者侯生亦有言人固未易知喪者數十人武臨喪具事終日繼哀無絕聲予持其手曰秦隴之能產賢由賢之能產德誠未窮矣既葬武當西去予贈之曰夫孝慈仁誼忠信廉直物於已曰賢難是而行之不惑曰明于有之矣慎終行之夫全之為物也鎔而為器無不能然則將求為太用必

圖於善治者當其未善必更之當其善無墮鎩

序詩送李胄秀才

歌詩之所以為發寫其言甚遠夫物情暢樂悲抑之感吁而散之大空運會於風雲降于水土包聲于陶埴之器鼓舞之樂樂之所感微則占於音章則見於詞徵於音者聖人察之章於詞者賢人畏之故動人之君欲以聞其下忠主之佐使以達其上夫往代之詩樂皆觧沿聲諧韻今徵其文以觀之而其代興衰可見也舉近世學者固不變風從律耶何

為其詞不聞充陳於管絃乎今樂府既闕所奏如有忠言之意衆所仰哉余故友李賀善擇南北朝樂府故詞其所賦不多慈藹悱惻之功誠以蓋古赴今使為詞者莫得偶矣惜乎其終亦不備擊絃唱賀名溢天下年二十七官卒奉常由是後學爭踵賀相與緻哉其字句以媒取儈鳴呼貢諛合韻之勤益遠矣縢亦諸王孫頗孝七言詞始衆長安人以為思輓賀今一不中第言歸故楚江陵下豈欲以廣其槽於煙波頗有譔余乃敢悉叙詩歌之大端以為別贈

送杜憲序

初亞之提擧西入關留舍鄗滻間夕過百篇而窮究之思雜糅亞之歎息曰後生亦有繼之我鄗滻前在長安常出入貴家官杜氏家群孫皆喜洛是時憲方學何處詩於其舅音徃徃能自根激後可得也及亞之典生昆弟游其相樂之愛故與洛尋而洛言果然十年春生長上知生之志謂生曰巴漢瀟湘之水皆淪漲千東合而為大江猛注於江陵楊州兩地之間其名山園連橫秀之色屬江而起前文

者自馬遷皆經遊之六代為詩之士而得聲名騰翔矣因命生去遊以廣其思三月生即路亞之喜鄗之知言又樂生受命之遊故終始以序

送同年任兜歸寧序

十年新及第進士將去都乃大宴朝賢鄉士與来會樂而都中樂工倡優女子皆坐優人前贊舞者奏袖出席於是堂上下鼓吹絃簧大奏即暮既罷生稽語亞之曰吾家世居蜀掌以進士得第吾少能嗣其業幸子之文浮稱甚光願為我序還家之榮亞之辭謝

不敏曰顧無讓曰始生與兄之來舉進士浮沚及敝
字為便口之句應聲其文於公卿之門由是一戴而
名八年成都貢士生名在貢首九年生與其兄試貢
京兆京兆籍首名生名為亞首生之兄蓋在列下十
年禮部第士生名在甲乙如是而後歸亞之以為相
如還蜀之榮而生未復也

送受降城使序

清河張生少以善言語應對閣長又好六特神略雪
從奇丈夫游至北邊歷塞絕受降城以宗人敬幸於

上將軍受降城扼塞漠與方鎮列方鎮諸侯時節更
置其使通殷勤生以善言語故遂得居使者位今年
夏生使于夏浮其徼而還夫以節度尚書公專敵重
義為天下望者重日故四方使其來者雖如此不必
言受降城上將軍之善應對不辱於此而見其不辱
也不必言尚書公專整重義於此而見其專重也六
月壬子尚書公餞使者于陽平樓命幕府賓佐相與
追詩以為贈不以形亞之為不知言者皆頌以亞之言
為首

叙草書送山人王傳又

夫匠心於浩茫之間為其為者必由意氣所感然後
能效其象也此凡一舉志則尒而況六藝之倫乎余
聞之學者曰昔張旭善草書出見公孫大娘舞劒器
潘脫輟吹既作言能使孤蓬自振驚砂坐飛而旭歸
為之書則非當矣斯意氣之感數今山人王傳又學
為旭書居故吳公子烈池山傍積十年而功就歷
遊天下慕其出已者師之欲增其功也及至長安舍
余家為余題旌故平盧節士文因感之聲髮爽肌謂

吾友生曰顧欲余叙其書意者豈余之文以感王生
之志於鼓噪叙氣之勢乎顧不敏誠以孤生之望也
聊題百數十言以塞其志

送洪遵師序

自佛行中國已來國人為緇衣之學多幾與儒等然
其師弟子之禮傳為嚴畢到于今世益則儒道少衰
不能與之等矣於其流亦有派別焉為之師者量其
性之高下而有授說故有瞑坐而短行跌刑而跛談
之道汝於是也十二年春子東上會稽還造江有緇

衣洪邇從余假渡自言能誦佛語掌與其曹群居講誦恒為宿輩推信他日復來言當之閒中欲余以叙之夫西都輻輳之地居多豪緇得進於上前者車服之銑擬於卿士而邇得與欲予在自地而已余不知佛故序無以備汝曹之事

行勉贈赴舫先生

士之赴瑟就寢莫不多善以自襲必泉好惡於其衆好惡形則利害隙而其明一棁所燭習識之惟與生相老矣而幼著亦違也惟赴舫慎惑為能多即之故

曰赴舫敬事則道容已赴人則倫赴舫而擇行不訣者處濁則清居族則睦結友則義宇俗則化析微則不濫夫玄黃之淆不能混玉之素赴舫之志幹以潔故處濁而能清愉柔之私不能現於禮赴舫之氣和而莊故居族而終睦結友而能義河谷之湍不能逕混而誠輸而勞先故結友而能義河谷之湍不能逕混而倒注赴舫之令重本而道常故宇俗而能化蒙鑒之之恠不固點於磨赴舫之施窮思極明故析微而無滯若是者非動道孜則多易道也或問於力行之先生曰善可遷而可無悔予對曰吾何敢不赴舫自塞而已先生姓崔氏宇夏封生于唐臣于五代居官則克虐以事事假牧于巴梁其民生祀之處則克以食居于河濟之沂其友交給而助之既跡既明賢者稱之矣他日生徙邠侯之命余贈而勉之曰舲艙之舟腹萬斛而不盈浮波而馳終歲而不息載者之穢於馳耳及猷風水之適安於所留曷與一教之庾爭雖坎二循環之輪猶蓋其止也願潔往之誠能思即格居皆忘思則往盡古者勉不息之勤言也先生

策問三道 賢良方正策二道

西邊患對 烹兆府試進士策問三道

問昔者秦襄公舉秦部之人逐犬戎于西河之外因其險而塞烏後代無敢逾始秦方列為小國而東有強戎不忘之怨未聞當時秦聳諸侯窺地之兵西有強戎不忘之怨未聞當時秦聳諸侯窺地之兵西有籍率於外而屈於敵也此二侯者之士尚尔況臣天

下之大哉今西邊制戎起隴黃苔輔兩關新故間七百黃苔拒塞倚漢中南逾山綿阻極巴蜀自關禁隴西北會擇爭杜于河墾于朔方次河而東倚豐而角宥天障居其西以控戎者凡七師邊逾數千里之間壁衛扼要之戍百有餘城若此忌以流威而謹塞乎且戎之力不能加古昔之患而邊防與地之兵方秦之多倍百矣猶以衣是於用助東取率於淮南吳越東南取長沙至于衡山臨江更歲以易率彼其土之人逾寒不纊而投之積氷之地役其所不習用其所不能非獨饋輓之不勝於費也及閩鹽梧梨膚之事父母妻子聚而興哀今欲驅罷徼之請則邊臣有失助之告如存乎舊規則贅疣而無用得失之端幸稱其當

第二問

問時皆曰縣令之官為能以化親於人矣訊其變化寵寂之法曰歲益視幾室賦隨而息之是令之誼人曰勞恨其來我者逐其所而保之吾能使吏不侵夫不逾一歲曰僑人籍而不賦再歲曰僑人賦而不役

誠著而不哀四隣之人適而來者屬袖於道嬴告籍於其郡達于達帥即遷之適人之色亦且虛籍以自斂累賦於所存四隣之色更教誨以召之賦累而不能友者更徙而適之四土之人環遊不絕輕去其鄉閭僑脫垢耳雖思書亟降為之濯煦然猶虛籍為租日增而不止寧裹尤寵寂之謀哉不貶其咎安在衆君子皆含智負能惟其不悛嘉謀竫聞通理

第三問

問夫丰之居人也自中正降短長之不相侔甚矣今

士非列於朝請者必仰於吏部故歲調試千餘人即
假疑於事使對書決之亦有胥史取捨之程考於字句耳夫檯蔓輒輻之具也細不
掩短狹不模梳隨用有辏於今士一規而選梗於殊
准約未知何以而得其中也惟陳必中之言以程群
酌之度

省試策三道

問教化賞罰改之太端固重行而不相悖在文修而

底于道漢文以恭默致理武合古風鄭產以刑斃興
議是稱叔代昭然薄厚豈俟數陳然則馭時自有宜
急禮云不從其所行斯不亦賞罰之蓋乎若曰澄其源而清其流
所愧恥斯不亦教化之功乎又云使人有
端其本而止其末陶然而化暴戾體
則盛矣如寬舒何是黜幽陟明為瞰察也其或舉一
善而衆皆懽懲一惡而衆皆懼進循加膝厚過梗市
劝則有矣如削刻何是道德齊禮為虛說也今聖上
思理股肱宣力有司登選茂異同觀材器酌時而行

必有所先原始要終行能精擇牽陳其要毋或蔓詞
對賞罰所以禁弊也不可使其弊也夫太寬則上逸
而下偷太急則上勞而下怨下偷則急慢生下怨則
恭乳作故殷周之王因其弊而更張之因人利而改
作之是以不相襲制而秦驕霸嗜利吞天下以咸陽
鞭百國之貴以富宮室當是時秦法行于四海天下
之人側足而立漢興悉蕩其煩苛與天下更始樹可
守之法使賞必能刑必罪至于文帝漢天下已四十
年矣文帝躬節儉務簡易因其時而若子產者當微

諸侯爭霸禮讓流衰盜賊群起鑄鼎著刑以救時弊
令可法之理於近莫如太宗龍興革亂隋之殘政脩
法度立中庸黜奇辭為鏡於前用以為明白之理使
房杜為之相以輔不及當時之風一化天下況乎闢
元井閭之人及朴者先古然夫既理說理之代理之在中
而已矣猛則救以仁寬則輔以猛孔子亦曰從容中
道聖人也亞之雖不省然讀其書見三代之作如此
秦漢亦如此太宗中庸之理又如此且貞觀之末非
遠而鄉中之老往往猶有詠其事者伏惟明徵之可

從容言於上前

第二問

問文武之道布在方冊慱通其舉唯君子能之是知超衆穿朴非謂文也苟不通乎源流而徒習乎藝事工則工矣是謂末節者終軍班超奮於文儒有請纓投筆之志杜園急病何代無之乃有淮右小醜久稽天憲聖上深覆燾之念極綏懷之仁網開三面武引七德而鼠盜蜂結蟻聚趙未實忠臣義士有以憤激今明詔既下王師斂行視被兇殘坐見臧盪誠太山洪河鑒邪注滎不足以喻慱衆君子儻詳前志多綜流略必有善師善戰之術七縱七擒之方一為指陳悉徵備要將求其可上達宸聰如或出乎奇秘亦當周咨以聞獻

亞之提筆之士也區區討論之間迷失聖意究未能得安足與論功伐之事數雖然前歲亞之覽古於濠梁從容觀魚之地而濠人有習知蔡兵舉止者輒謂亞之言曰自吳少誠叛巳來王師曾會德宗尊仁宥罪詔天下悉罷戍襲蔡之人雖蒙恩慱日夜益訓甲卒堅城深壑多食盈廩積至今十五年餘未嘗一日忘戰非有他居反側之間唯恐為所襲耳而四境之郡備禦已罷雖數更其守未嘗閑一守留心下人收愛百姓皆能名虛軍畜肥私狗馬田園陂池之利用以自入務行金繒卜射桑臣祈遷乎善地而蔡益知其境之虛果困喪而橫前日壽州失利則固然也今又欲兵徵四方使來會用於小凡蔡即北取趙魏燕齊西取寧隴邠岐西南巴漢南取鄢郢闗東取吳越皆是提遠趣而萍合相容於其山川險易曾不影響又未能死志一方安所為聊且勞給非所為也爭鋒則失利坐守則厚費今議者或以為不足於練皆非也而屯集師旅亦非也今必欲不計時而誅之獨有使才人為近境之郡至則籍其郡人父子昆弟五十已下十五已上除習兵務農無得自用者如是不日而兵足用賊可滅矣其餘未可利也如其擒縱之法出於一時者不可先以慱數謹對

第三問

問膽軍國給公上出於物力其賦稅之謂耶煩則擾
羅黎省則乏經用緡紳多士之論及此也莫不曰擾
農困商敦本抑末知倚市者為鞅捽耨者誠勞必在
乎慎擇臨長之官加重耕織之出今牧宰非不選也
而富庶未至衆貨非不制也而衆帛猶輕用何方可
以致冀黃蒲容之理以惠康吾人用何術可以均衣
食繒錢之鏡以利澤南畝斯上心所注垂以延問覩
究之士期為指明

對百姓之貢輸賦惠不在重而在於勞逸不均也今

自謀叛已來農勞而兵逸其租賦所出之名不一猶
吏撓之後期而輸者則鞭體出血若聲仍終不得蒙
不恐欺故豪農浮以蠹奸賈倍之而美地農產書歸
豪奸益其地資其利而賦歲以薄失其產者吏篤其
不奉而賦歲以重是以割妯愛弄瓚井亡之他郡而
不顧亡者之賦又均焉故農夫蚕婦蓬從庶走於天
下而道死者多矣由是商益豪而農益敗錢益貴而
粟益輕也今迈之法必在刺史長吏耳擇其良者使
久留於任一年政成者一階之官一歲一加之三年

而政成者歲加之興政累閾者五年而后遷之連率
不如法者削其本不得蓋則庶幾乎其化矣謹對

西邊患對

元和十有二年夏六月亞之西出咸陽行歧隴之間
林其風浮西土亡降故老謂余言邊之所以為患可
痛之狀辭未條悉或短曰惟叟以西戎蠕蠕之旅而
為寇出苦言使聞北塞匈奴雜虜之風望曾不哭也
蓋天子之憂甚動與師長分節符給所用以事邊何
因對曰不然今言所以為患者非一因此而邊兵不

得習佽險不浮為固百姓不可為生如此吏輕易之
然則北虜匈奴雖以逸馬強弓乘嚴時南馳其衆衆
不過數千其所掠民則皆一人所舉而已鶩集不能
屯兵留塞且北過千里而罷烽望其興塵知奔蹄之
變受降城故事云虜南下其塵高下則知衆寡視如狀
則烽燧次第然後收民畜嚴壁而待之且每歲八月
戍有清野之火使其馬無所食彼縱至不暇解鞍而
旋矣而西戎則不然其衆犧多包山川沮陸之利其
兵材雖一不能當唐人然其策甚遠力戰不患死所

守必險所取必地而唐人軍中以為材不能皆易之故自安西以東河蘭伊其及西涼至于會寧天水萬三千里凡六鎮十五軍皆為戍有由易而見亡也聞其始下京城時圖兵厚百里伺其城既窘乃令能通唐言者告曰吾所欲城耳城中人無少長即能東吾亦謹兵無令有傷去者城中爭呼曰能圖即東解其後取他城盡如京城之事由此人人皆固生無堅城意自羅其榮以來為語相傳尚近泰何客獨不聞其說乎歧隴所以可固者以隴山為阻也昔其林北繁

故戎不得為便道今盡於斬伐矣而羈者無所不連且又虜兵之号與實十五又有非戰闘而役入山林伐麋鹿罷麝麝豪豕是徑者居十之三窮巡險障剃鬚取材斤聲合叫不息於寒暑是徑者居十之四糞畜粟金繒文松大梓奇藥言禽薰臭之具捩轅於陸浮筏於渭柘咸陽入長安部署相屬是徑者居十之二其餘兵當守烽擊柝晝夜補候者則皆困於飢寒衣食或経時不賑顧其心怨望聿非常尚能當我耶是皆賴主上聖神彼戎畏其化而不敢東及今收隴之

主甚饒農食不充秔稗衣結縷無帛布其相稅納粟官一而耗倍細吏憑法而要賂賂厚者雖逋亦寬之粟雖後至必巫與符賂薄者或稽一日即白吏笞之粟倍數矣其他征徭倣此農盡所穫不能出其費尚無不忍吏是民由逢息而處又何聊生今所患衆多其略可痛如此是吏終不省尚輕易之客柰何為不

田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二道

朕聞古先格王之理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陶旺心以居簡凝日用於不宰厚下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縣是天人通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盛德之所臻奠乎其莫可及三代令王貿文選牧百為滋熾風派滂微自漢而降足徵盍寡朕顧昧道祗荷丕構奉若謨訓不敢荒寧任賢惕慮宵衣旰食詎追三五之遐軌庶紹祖宗之鴻緒而心有所未達行有所未孚由中及外闇政斯廣是以人不率化氣或堙底災旱近歲檇殖愈時國廩罕蓄乏九年之儲吏道多端徵三載之績京師諸夏之本也將以觀理而豪猾時踰

檢太學明教之源也期於變風而生徒多墮業列郡
在乎頒條而干禁或未絕又在乎按度而淫巧或未
格俗悟風靡積訛成蠹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
枝葉雖辨御下以法則耻格不可逭何遑而和氣充
推之本源著於條對至若夷吾輕重之權鞅輔於理
嚴尤底定之策軌叶於是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
尉平何務維此龜鏡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
對曰臣聞古者君天下之心也上降下應還若影響
夫以身而養人者下以父尊之雖衰而敝怨此神農

之俗也以道而覆人者下則欣戴之雖衰莫浮離其
下此黃帝堯之俗也以義教人者下以神敬之雖衰
而無慢此舜禹之俗也以刑戮而驅人者下以刑戮
而畏之不俟襄而刑戮復矣此殷紂之俗也今陛下
廓神庶之宇臨天下將三歲矣索舉賢良待問之士
聚而俯告悉徵所建以輔于明臣庶得見擇級之嚴
陳百王由戶之道臣之所奏善戶有三神農唐虞之
化是敗戶有一桀之亂是彼三善之戶其門甚闢皆可
循轍而進唯在陛下命車而已矣制策曰厥聞古先

格王之理也玄默無為端拱司契陶甄心以居簡疑
日用於不宰庶卞以立本推誠而建中縣是天人通
陰陽和俗躋仁壽物無疵癘嘉禾盛德之所臻覽乎其
莫可及以三代令王質文迭救百為滋熾風流寖微
自漢而降是儆寡者問有以古先玄默無為之化及
三代質文迭救之法易難相殊者臣請指顩而奏之
夫數之始生起於其一而歷乎多數在盈十之間雖
童子且能屈指而數也及延乎億兆塞乎天地雖明
大之人猶難舉籍而造其極天養者始生睨於嬰而

蠢於蒙蒙嬰之時不俟更乳而飲矣及形具氣周設
肥牛之肩加百品之佐不足以塞其饕也是則太古
之人衆庶之俗其由數之奇寡饕之蒙嬰乎無越無
踰蠕然濡之無營無慮惧守修義以導之明刑賞以齊
五帝主之何異以育育之材舉一毫而趨也三代以
降衆庶之情變之俗其由數之億兆饕之周壯也
庸者法常制定使人無加踰於飾度猶恐其文而為

敝即以日新之言以勸誨使不為常也如其臨理有常制豪猾何致踰檢乎講習師受有常學儒者何致廢墮乎黜陟幽明有常令列郡何致干禁乎車服室屋有常度工者何致媮巧乎易問先迷失道之常也然照育之神不測者以其既弊於夕而能更興於晨便其先日日新也伏惟陛下觀日新之道以張化源復何有俗怙風靡積訛盡之患乎制策曰其擇官濟理也聽人以言則枝葉雜糅御下以法則恥格不刑其阜財蕃號也生寡而食之衆煎無以臣恐鑠於所制也伏願陛下修日新之德察善政之臣行赴已之令以極其弊然後可以蕃水而化也制策曰故詔有司博延群彥佇啟迪之言陛下如能用其道可以澤惠下土也如使理古可近者其在明禮樂仁讓也若使和氣充充者其本在和人心之和愠在理之雅正也其理怫者衆氣雜其理明者衆以洽夫衆庶之情和平愠怫之氣吁而散之大空還會于風雲合于水土包孳于陶植之暑無歲附陰而伏乘陽而昇衆庶之氣雜于陰陽陶于變化者其由麴蘗乎愠氣居于中則悖悖則亢亢則煩蜮生平氣居于中則序序則得常得常則風雨節寒暑時和氣居于中則泰泰則有餘有餘則交讓於變化涇而為休寶流而為精神洋衍乎祥光沛滅乎佳澤臣固曰克和氣者在調人心也制策曰若至夷吾輕重之權孰輔於理嚴尤底定之策孰叶於時元凱之考課何先叔子之赴平何務維龜擇乎中庸期在洽聞朕將親覽若夫廩有蓄畜之所賢者在乎賤入而貴出使人無所困飢於凶災傷勞於豐賤也夷吾之權徵不可也從古已來西事戎者或辱於盟而困於嫁非有他由擾其鋒而侮其醜也及為所窘捧則啁物以其兵矣戎之生無以異也故聖王備而不擒也嚴尤之言亦可徵也自長慶實曆已來金炎銀朱之佩盈于朝進于郡國有紀何者今日布令明日而廢使人無所守是以紀綱不振也且教令所以設備為防也綱紀所以制物極用也是皆虞患雜極困也人有赤子沉於水火者為之父母必將奔往而極之使免於苦及無為救者則必坐悲而泣望也為

救之具必在長綆之鉤修竿之扶乎有備而防者父
母之人也無具徒手者雖悲不信也今陛下亦以困於是矣陛
下亦將極而免其苦乎今法制委
弛維經不樞則是脩竿長綆之鉤救不為也陛下居乎
九重臨乎兆庶得無有坐悲泣望之恨乎臣竊為陛
下懼不仁之尤於後代也伏願陛下擇忠言以廣其
明察智謀以周於用一刑賞以信於令薄賦歛以息
其勞慎禁奉以省其犯審獄訟以愛其生如此水火
之間不率於善睹之俗矣多濟之防充列於無患之

朝矣若是又以為不理不廉不惠不仁非臣所知也
謹附聖條陳寫大略冒黷之罪臣何敢逃謹對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

皇帝若曰孟閏舜禹之有天下也起於側微積德累
勤多歷年所未經盛聖之慮豈有遺扶煦由好問察
言勤求賢士蓋以承祗之任重憂人之志深況朕長
於深宮涉道日淺奉列聖之鴻緒撫萬寓之矜人夙
夜嚴恭不敢有懈實懼燭理未究省躬未明所以詳
求讜言以補不逮子大夫是宜發所蘊蓄沃予虛懷

當極意正詞勿有所隱昔王者之政必瑾於康泰羣
國所立循致於富強我國家提封濫於三代酌憲兼
于百王無堯湯之災積祖宗之理而人未蕃庶俗尚
彫訛家無盖藏公閭儲峙率乘之穀貨幣之資統而
校之莫繼前代豈率土生殖變於古歟將阜時政令
戾於今歟固已揣摩心窮利病明徵末失之漸具陳
興盛之謨且文武無學以成身仕農迭居以豐業故
家給足以變本才周足以應時近古各徇一端不相
資用敢冷從事異心雜於成課去秩與守輕為惰遊

日蒙光乃能寤玄黃被蔑顓傑智之才其處濁俗之中則為愚者混非遭睚偶時安能框陰陽育萬物其理一也故舜禹翔其光莫能視愚者雖蒙聖莫能賢其理中縣白日而省離婁也三代以降君之光微臣之智依見其手而迷其足覩其前而昧其後其由舉燭營而臨庶目也今陛下神光洞天鑒被幽塞猶懼理之未至故親省辭言而臣瞽愚非能逾智傑應陛下之清問臣以相與貢臣以賢良應詔徵臣所謂非任當伏竊幸之左不足以塞罪乃輒伏進所敢言臣伏請睿問周視聖旨見陛下思未災之病也臣愚以為皆由尚書六曹之本壞而致乎然也今請統而條指之睿問有念人俗之凋訛及于辛果之數皆弊之資臣請以今之戶部舉之睿問有才思於文武本固於士農臣請以禮部舉之睿問有四方之弊臣請以山東真偽臣請以吏部之濫舉之睿問有以朝廷之闕臣請以刑部之失舉之睿問有欲以辨行之隴右之意奏之伏願陛下詳臣之言察臣之志無以

臣微而忽其奏也臣聞周設六官以統百辟立國八百年其由網之不絕於所制故也太宗龍興革魏晉之殘政修法度立中庸設尚書六曹以序班文武以條系天下鋪令既布而萬方區矣愛其人若愛已之德保其黎庶若保幼子恐其有隆也故明四目以先其視指教其未見也達四聰以先其聽開喻其未聞也尊賢之言而為視聽視聽先振則黎庶不陷於災害而廉泰矣後代雖有監臣姦夫而終不患其亡由綱之不絕於所制也夫尚書六曹之設猶人之有六腑也耳目口鼻之樞系于首手足之用關于肘膝其血脈其緒皆統於六腑苻而命之然後能動用者非邪則眩夫人莫尊其道故足司其履指司其所執百體之司各勤其用則首安其尊而不勞首之處身猶君之居上也百辟以位則君安其尊而不勞明矣今尚書六曹外雖備其官而中實緣今人俗彫訛者其由戶部之經不理昔戶部其在開元最為治平當時西有涼六府之饒東有兩河之賦仰給之卒不過四五師其餘利殖所入盡與齊人四十年間富庶滂洋

之若是及一日上恃昇平之功相肆威驕之很直言得死諫色或進轉掌之間清曙巡于巴蜀矣今西凉為虜而河為兵盡開元天下之兵不過當今數郡之率勝衣之農而百倍出矣鞭後重鎣不勝於籍椎之不顧其害刑之不問其深吞危衆多欲無彫訛不得也兵部之選武士盈縳美武夫試射百矢為重騎射次之騎戈亦次之此武夫賦者之宜業也而真者百無一焉其餘盡買豪奸之輩役者以待冒入奮戈戲馬者亦得中名則佔踞富人之子弟彼安能致武之所

用顧欲占籍自恃以遣徭於鄉閭耳而欲率乘肯舉之充詭臣未見也今兩河之間至于幽薊連屬西邊北邊而仰給率多於其土之齊人十九在兵部操曾不能制一校尉而況細其經乎古者兵農之一體也三時務農一時習兵故春蒐而夏苗秋獮而冬狩武成顧使兵部之經維根於古道之要兵部之令加於將帥之臣則本久益大矣何率貨不充於古我今禮部之浮進士最為清選而以綺言穀律之賦詩擇之及中為仕也則責之不通天下之大經與王公之重

器今取之至微而望之甚大其由擊陋歪而望曲於詔護也今仕進之風益壞矣必以陰詐為朴慤明為狂顧以武為汙矣而況無學矣陛下以殷周之誠而求之何患周才之不至矣今工部之經不舉之由百工之不脩理言且務於横濫則能速壞惑於邪巧則多改作速壞相仍改作無已欲使財費之不窮士力之不竭臣未見也夫老之功與天比覆居于土陛之上陰於第茨之下土簋而具禹親勤水而畢宮室是二君者非不能極巧侈之端故處陋而無獻蓋欲天下之人自然而儉易從也而周官百工之職一於六職之書詳矣其後昏君亂王未有不極遊觀之娛窮巧侈之樂恣羅紈之靡雖有生植之衆不足充虞人之裁雖盡隴畝之農不足塞百工之役雖竭蚕婦之勞不足給奇綵之貢秦隋之末君不如此不足以墮宗社今仕家著籍於鄉閭亦已矣則農夫唯恐他業之不容於趨也安肯顧隴畝而戀其本哉伏願陛下仰先之聖敬畏秦隋之敗奢念漢文之節儉凡在百工之用關於將作內作技同者心使統於工部以觀制

作之度使勞費之怨不起於千人則堯聖禹明周規
漢儉為陛下擇耳何止仕農之固業哉今吏部之補
吏歲調官于千餘其試以偽文儷語之書程以二百
字為准考之能否以定取捨直使其人真能然尚何
以補況十九皆偽人乎以是而求其實不可得也且是
吾之利莫耶之才雖巧用不能雕咫尺之木鶩為之
羅雖善捕者不能拘蚊蚋如使恢宏博大之士裁
心鍛舌比辭而通安可見者歲各貢所知各以其屬長試之各以其器任之不
勝於任者罪罔上閼其貢者罪蔽賢而洽聞者尋逾
次禮部吏部以時舉籍刑部督其不察如此則人人
爭好賢人克已何患乎真偽不可辯扵今朝廷之
闕衆多其寇急者刑部之綱不舉其由賞罰之
不信勅令迭降而相違故有行之於今日而廢之於
明日罪之於此而赦之於彼是謂慢易詐欺之藪耳
欲無枉撓不可得也誠碩斥其煩再去其相逾則人
人易守雖犯貶後命儒賢究掌之不明於此者不得
為刑部之源官無令猾胥之徒輕身重貨竊法以自

弄如此則清矣賞信刑果則遠罪修已之風序今止
於闕孟將病且痟矣夫病者其在支膚則易也六腑
尸絕氣非所經而其體固不亦危乎臣聞良醫之理
痟也陳以奇方進以猛餌外遺導其血絡藥病相攻戰
于其中及痟解病療矣腑亦憊於是竭良藥以才調
德膳以味從而補之然後六腑平百體正內強而外
和矣夫近代之愚醫則不然必使病勝而形羸不危
其身者稀矣三公六曹國之六腑也果刑信賞國之筋
維也九州百郡國之百體也四夷八蠻國之外膚也驕
荒淫異國之痟病也嘉謨長筭國之奇方也強將勁
兵國之針火也禮樂法度國之德膳良藥也夫百骸
其於外六府列於內相倚而成生相致而動息本為
一身也及一腑失理容而不攻其久日大攻而不除
其久為痟除而不補其久復發為瘵難矣臣以為天
寶胎痟始於一支久而蓄之浸及百體羣氣危其形玄
宗肅宗除而不終痟友與元德宗之時又無大臣可
進內強之術而攻不就先皇攻於除而不攻於補今
乃復遜於幽冀居國之左足又有西戎之屬居于右

掌之膚涉腕逾肘今已及肩何以知其自掌而及肩也以安西至于涇隴一萬三千里其門嚴關重阻皆為戎有由此知其及肩也則王畿界戎無五百里此肩之去喉舒 心乎奈何客而不除也此皆發于中朝之間而漏其病也若四方之敵莫若武備之不至又請詳舉之夫聖人之毋萬物必體天地之功故以陽為文教極其光明也以陰為武備蓋其肅厲也夫陽盈則韜而陰藩之陰盈則復而陽濟之故能相理而不亂五月陽盈使一陰居其間

明正陰之有位而盜陰不生故聖人因之武備至于十一月陰盈已將來之陽可大可久也故外作雪霜以勵之恐借陽之通也內審燠而養之使其為文為光也故聖人因之求賢以為輔寒暑霜雪集其煩憂陰用也故聖人因之以正刑雷風為前驅蕩其所不通溫煦從而舒之陽德也故聖人因之以文宥是以聖人之傳文而武備不去前年淮夷檮祭脅威常山洞房綺闥之不遽也不如此不足以積怨勞卒及寇來則必固壁閉兵無敢出擊者如一日戎車東刃陛下將安倚乎今北虜得夏循已事嫁矣而西戎之虐

於一時者則名將而用耳如其威不聚於急力不實於危雖有明將不能為也陛下見西制戎北制虜壁壘之勢盤連交錯兵甲之多賞勞之厚以為戎虜知畏此而不敢犯塞今以刑賞之不信也而戎臣以自入士李虛名占籍者十五萬不啻日夜飛金壁走銀繒市言唯恐田園陂地之不廣也瞽珥羽鈿之不侈也洞房綺闥之不遽也不如此不足以積怨勞卒及寇來則必固壁閉兵無敢出擊者如一日戎車東刃陛下將安倚乎今北虜得夏循已事嫁矣而西戎之虐

盟安之信之不可無虞也夫人性有勇怯地形有險易勇怯可以習制之以形則亡怯借之以勢則亡怯樂之以利則亡怯也今士卒之疲戎者得其馬牛羊雜畜及衣裝寶賂皆與之無令有奪奪此顧利而亡怯蒙兵失脊著之乎陸利騎戈以捷手健跨者為上山東隴右今策臣之目曰直誅此畏刑而亡怯也如此而用勇倍百矣臣竊仕於

邊久聞與戎降人言自輪海已東神鳥嫩煌張掖酒泉東至于金城會寧東南至于上邽清水凡五十郡六鎮十五軍皆唐人子孫生為戎奴婢田牧種作戍衰居城落之間亥散處野澤之中及霜露既降以為歲時必東望嘯噓其感故國之思如此陛下能不念之臣意西戎今冬當逾河拒北虜明年必大入靈武冠西城先擊蘆宥城能固此時詔寧隴邠涇及南梁皆會涇計事獨得以老弱留謹城其他少壯及騎士皆持裝佩鹽糗令邠寧涇原軍皆出平涼道彈箏邠寧軍北固崆峒守黃閣涇原軍西遮木硤關鳳翔軍逾隴出上邽因臨洮取鳳林南關南梁軍道鳳翙黃

冏秋道會隴西得其利則擊因其牛羊足以供具名以輕騎入河關撫諭其遺人飛聲流勢延而益西則故地盡可得也如此則王畿之內安有驚烽之虞哉臣因曰四方之叔莫若山東隴右今策臣之目曰直言極諫則言無所不宜宜不懼於罪也君諫無不極者今百木盡臣之一二馬何者荅問之所及或未利於國臣雖欲漏之而不解則必欲言之臣不寤也瞽問之所不及者當臣之言有利於國臣雖欲奏之臣罹罪言於非宜也而況短晷之晨奉宠馳曜之下二也豈與異日而顧問故伏惟陛下察為詳對

沈下賢集卷第十

碑文
臨涇城碑
涇原節度李常侍墓誌
墓誌
僧靈祐塔銘
故太平令李寮墓誌
唐郇公墓誌
掌婦墓誌
李氏墓誌
盧金蘭墓誌
表
表劉董關
題劉薰蘭表

碑文

臨涇城碑

臨涇之築跡於郝洮貞元年洮為涇將德於軍中皆推其公望從此數百騎出捕野逐白於帥帥曰臨涇地扼洛口有洛川在涇州西北盡於臨涇其川絕饒利息蓄其西大野走戎道曠數百里其土乃流沙無能出水草當涉者盡疲即乏城捏之可艱其來洮出其傍一人謂帥曰誠而洮言有是也雖然公自念之公所以蒙殊恩大畢于姪甥俱浮不紊而官者蓋以邊防未有可制志日夜懇於此故拿公之事無所雜今用洮言則邊已固公安倚耶雖戎不得越所趄而捕者復何以稱獲使上聞之亦且輕所憂矣遂不從洮計及帥疵其校陝祐代為帥歲餘洮乃白曰昔天寶時天下有兵禹防者獨西戎矣而邊至王畿尚萬有餘里其烽吽之驚東不過數煌振搜之間又有嚴閤重阻盤錯之固綿屬參其中通者燕人反

會雞咸陽東而西陲復為所攻盡亡美地今王畿之傍列為邊郡飛烽傳候昏曉之際心奏于帝垣況未有可固今每烽戎入塞寇涇驅其井閭父子與馬牛雜畜焚積聚殘廬室邊人耗盡而又以一方便宜委決於將軍何以自塞夫臨涇之築於涇甚便前年洮白於故將軍不聽今日舉頗將軍省計遂築城於臨涇以洮部鎮之自是戎無敢犯涇者元和初祐入覲因留宿衛後為帥者惡洮能強涇以年朽不任兵罷之八年余西道塞歷此隴而邊人無幼老盡能誦郝

泚之功故余悉著所論勒其事於臨涇城

墓誌

靈光寺僧靈祐塔銘十一年冬作

釋家之法以弟子嗣師由子其事死送葬禮如父母由是籍書贊記之常名而不姓今通氏言釋者必祖自佛派分諸系于七祖各承其師之傳以為重望而律師光範者始為童子時事師曰靈祐且滿歲師與其曹為狀喻之語而律師侍側輒違其至既學五年而通經記年及冠遂去髮被褐言語應引則老繼不

能對矣大曆中詔度始成僧儀物居吳之嘉興空王寺其後緇永男女相與誦其能於是俱使機學要居靈光寺遂與其徒講贊微言百派會歸之說自吳南北郡邑緇永咸果受入人自得若灑靈然又著會釋句十五卷貞元十六年十月其日疾于其寺之居僧年四十五臺年七十四遺言令其子弟曰書殯我毋立碑銘吾為律師字楷其家本吳人其鄉里在吳之崑山縣曾祖師利開府儀同三司

贈太子太保裴公神道碑銘并序

裴氏其子與明辯之列凡六人皆童子受學是哀事之儀由子也作銘其詞曰

惟寂之門嗚呼已矣匪媚匪肖孰後尔已能傳其心即繼乃嗣以圖我銘以紀萬祀

涇原節度李常侍墓誌

府君諱某太尉武穆公光弼之少子也為人儉慤意氣祖悟落自四奴提其屬來入始為唐臣累遷至特軍贈司徒武穆既壯當天寶末以平燕冠有功故公

於提襁之間得賜校書郎武穆薨公少無所倚薛無訓備之奏試殿中丞後從朔方軍事汾陽王於邠又從東平軍事李正已於淄青正已悖公說之以惡語雖不從默得重賜與馳歸即從宣武軍司徒勉公使於京而賊希烈攻城校公不得赴乃從淮汝軍事哥舒曜於東都興元中行營為先軍得試將作少監兼侍御史後從義成軍再事賈耽於滑得兼御史中丞貞元九年入為左神策左將加都將元和初加御史大夫二年出鎮同官四年加右散騎常侍遷宿州

刺史七年改安州刺史九年入為右羽林將軍十年
春加左散騎常侍葬節帥涇原既至閩士李前以食
不贍而潰子者皆與贓歸之夏六月公疾發視改不
能動七月十二日薨行年五十九贈工部尚書裴御
通焦氏娶竇氏夫人生子男三人女七人長女
府乘帛命官即其家吊勞生子男三人女七人長女
亦早孝公將葬使上乘兆言合葬不宜罕從卜克祔
先將軍太尉之墓於華原其原乃用亞之為誌以銘
其所詞曰

惟漢都尉拳自其源居彼北方繼世不遷乃公之祖
始為唐臣武穆嗣教即我家勳帝念不忘公亦為藩
乃葬王畿北指華原嗚呼衆我惟功與魂千古不泯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
兼宮苑閑廐使駙馬都尉郭公墓誌

府君諱某其先関西鄭人也大父汾陽王始以戎勳
著績為朔方軍副使天寶末玄宗南巡巴蜀南宗勞
兵于靈武乃率其義屬順東合兵逐救得為朔方軍
節度既而二駕還都拜為中書令統兵於外代宗初
太戒飲馬晁明至于御溝天子在陝史以擊逐之功
蓋拜尚書令封汾陽王尊稱尚父乃詔子婿尚昇平
公主都尉主客皆賢故最安中名人文士自李端司
空曙之徒咸遊其門賦詩席酒更日而主生子男三
人女二人長今為皇太后府君即其少子初憲宗嘉
郎時親臨主家納迎如禮及今上即位皇太后昆弟
皆寵錫尊官而府君最少益蒙隆念自邠州刺史入
為殿中監尚西河公主歲餘改宮苑閑廐使府君寬
柔和易不守剛決長慶二年七月五日暴疾卒于主
家享年三十七太后聞之驚悼悲哀使者自中宮者
出按問糞疾之狀月餘乃解以其年十二月十九日
葬于京兆其原之上初西河主前降吳興沈氏生子
男一人及郭氏之喪無後而以沈氏之嗣為之主辦
卜葬有期主喪者使其家吏牽馬操弊至于樂陽即
尉家曰尉之文記事有聞矣顧得為之銘以誌其壙
於是與叙勳興之事表于壙中云詞曰
披蓁吐童靈姻氣交鼓而興祥陶以精神涇為濃炎

保我國步乃生汾陽在尸作屏橫天為梁息災破難
以棄疾瘡帝子入室固知維經孫為國母沙麓昌
少為姻臣謙覽汪汪棣而不壽哀彼中霜惟其流慶
與唐無疆

故太平令李公墓誌

故太平令李公墓誌

長慶元年故太平令李公之喪其妻沈氏挈其稚嗣
哭于姻黨之門以事其殤事將具命其族亞之為
銘以誌其墳府君唐之裔也其先奉高祖入関定隋
封之州刺史魯祖承昕為滑臨丞生少連為激水

令令生年為梁縣尉尉生太府君世以宗族調官卒無
遵顯員元中沈氏始以外戚隆貴而冑得為列卿掌
太府乃以子女歸之府君會附其屈而家仰給
為生元和中調為太平令考於官舍親黨語為善人
多痛之銘曰

廓乎圓穹蓂萬古之中賢者或塞而夸者或隆唯
達識不窮善人有終衆我李氏墓銘

沈尚軍故室李氏墓銘

漢孝武時匈奴累犯塞夫人之先為都尉出居延方

戰且陷逵與其部居胡中為貴落其後入唐為功臣
世世以武績顯至大父臨淮王光弼父尚書彙皆為
即長及父沒門下客沈亞之請其屬以夫人歸于從
祖之子曰稱師從祖諱孝當代宗時取良家配帝其
姑以妃受選入宮生雍王沈氏之先維烈祖晃顯於
籍牒者皆由文學及德宗即位追尊皇太后太后昆
弟父祖既追封矣其子姪皆蒙寵遂以房為將軍
執金吾晃為卿掌太府羽為駙馬都尉尚長林主夫
人既嫁三年而卒生子男未能視在元和十四年正
月六日具葬城南次于沈氏之隴作銘其詞曰

冗葉雖茶逶霜霰兮勞颸羅災延而眉兮韶妖之施
箕剌鼂兮觸炮寤露條委裹兮玄金蓂樂安靜鎔兮
紅璎海碧包脆危兮嗚呼夫人曷而得支姑啼夫哀蕤
咽伊兮姊弟酸層盡涎涕兮懷風送睨鑄生滯兮黃
壙圍陰緘若惟兮明能之睨来而安兮無越遠兮

韋婦墓誌 四年春作

夫人姓王祖曰楚天竇中為吳王府司馬父曰新貞
元中為杭州文學舉世河南嫗氏永貞初歸夫人于

京兆韋氏夫人之歸年始十四已能成婦道年十八暴疾七亞之姊乃夫人諸父之兄嫂也或謂姻家之夜必有賻亞之貧無貨請以文易之故韋氏妻之喪沈氏得為銘誌

夫人之卹曰琅邪夫人質多於容行多於和豈天不命於壽不多耶實既命短可奈何已矣蓮湖之西靈山東趾南極于江近十五里元和三年四月庚子而琅邪氏之骨歸于是

盧金蘭墓誌九年冬作

盧金蘭字昭華本亦良家子家長安中無昆弟有姊四人其母以昭藥父歿而生私憐之獨浮縱所欲欲學伎即令從師舍歲餘為絳善玉樹之舞故製大袂長裾作新眉愁頻頂髻為峨業小鬟自是而歸諸姊不為列矣因憲泣謂其母曰今我不等我不若從所當耳年自十五歸于沈居二年從沈東南浮水行吳越之間從七年乃還都又二年沈復東南而昭藥嗇止京師不得隨病且逝從沈凡十一年年二十六生男一人女一人葬于城南尹村原之下作銘其詞曰

野逕判兮衆草羅生颯萋萋兮孰先殞零綺頰兮忽今辭金楹去何止兮歸無程芳霍紅荃兮昔所逞今銷七兮不可再馨魂晚歸未兮復此園塋

表

表劉蕙蘭

劉蕙蘭者洛陽中女子也字嫣孫故居家時名鄭兒元和九年年十六房叔豹來求彈絃者其母以鄭兒入焉後以善笑得大悅曰更名蕙蘭叔豹為人喜酒多蓄蕙蘭勉之曰其以孫稚蒙君曲誤之愛使得奉巾

櫛誠不足以正非是然而君之嗜方壯且又多給要耐旦暮將何以校之若終不更則親戚友朋視君若其皆鉛之乎於是房叔豹駭然自愛遂取古籍詩書併學之是歲余罷隴西軍來舍房氏始聞其語因嘉之遂為著篇以繼勸且古語有云女為悅己者容亦見其志也知蕙蘭之能引娟其志歸於至理豈不知賢女之為容

題劉蕙蘭表後 南卓昭嗣

余所善考叔豹豹好色得劉業蘭景為雙後即不復顧他色始余與房宴言業必預故余得周視業所舉凡為言雖尚才功柔戲以樂左右而往往甚正余獨恨對蘭業凝視之移晷刻將有嘲述幸不能云云顧余才不足當語業耳十年冬余友沈下賢抵豹居下賢誠才尤精為太史公言一見其書采能備業善時余貢於京師豹與張考標美喜言文弄批笑事因錄沈述來余知業之色而待沈之士才色兩相宜耶故復叙之以贈于沈左

行狀　祭文

為宿霄讓行狀

祭李少安文

祭故室姚氏文

劉毅夫哀文

鄧州修明真簿廳故府君行狀

為漢中宿霄讓其故府君行狀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戶部尚書左金吾大將軍兼金魚袋贈太子少保柳公行狀

曾祖訣　皇任陵州錄事參軍贈陵州刺史

祖岑　皇贈秘書監

父潭　皇太僕卿駙馬都尉贈司空

狀公諱晟其先河東人爾宗時詔取儒賢配主其父以門蔭中選拜太僕卿尚和政公主主及大僕繼喪而公年始十二孝閨宮姻既去喪代宗憫之召養宮中令與皇子諸王俱受學故公得通籍中禁詔以吳

大璩為之師又以大璩子通玄通徵玄為助教令十
自考學績勸所進乾元初除尚舍奉御浮歸故邨又
詔吳大璩通徵通玄令就舍授學廣德中加檢校太
常卿賜佩金魚及德宗即位以公故奉銅輦將欲加
賜遷官未畢而屬車駕西狩公徒步會雜奉天因注
奏曰臣頃得尺詔持而東入都購其家人以為效德
宗奇其忠賜詔如奏公於是傭裝入賊軍中見賊偽
右將軍郭常左將軍張公景晟公說曰陰癘之災鑒游
其婬壇即楊先赫明是輩不知枯桂之地者公等寧能

從其指哉乃出詔示常等捧詔伏哭約所賜未
及期會樞轄官臣朱既當陰以公之狀飛告凌遲其
捕繫之走奚洪二將詞不伏即徙於外徼稍寬之若
頃賊兵累敗守吏益怠公因其共繫者十餘人謀相
與脫其鉗髡而走之奉天德宗為之撫背流涕明日
寢與梁漢中公奉鑾至南梁遇拜王府長史貞元癸
酉嘉王府長史薦餘姚令為大將作使匈奴先之
所徙歲餘入為大將作使匈奴先之戎相出視國使必
耳又問閩何以而得伐俱曰不受指於天子公曰君
等既知閩以不受指而得伐又親臧之而得功反不受
指耶今即不受指即受臧矣等是奉皆免胄匍匐遂從
自擾偃以相摩傲公知之乃先謂曰閩若等皆以去
書罷勞竟雲通玄改澧州別駕十一年入為少將作

永貞初遷大將作加朝請大夫起崇陵功以檢校左
常侍居使內作封河東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加銀
青光祿大夫起豐陵功賜上柱國元和初西蜀叛discard
攻隴邠涇朔方太原及山東六郡之卒皆屬長武軍
詔以高崇文討之既誅三蜀大困而漢中最險狹益
不能贍輸所奉中朝以器用當潛遣拜工部尚書無
御史大夫持節帥漢中始詔諸征蜀卒各還故部而
獨以漢中卒三千人移戍梓州其卒以為始去父母

鄉里既勞而歸及境乃不得見其閒亦以為自賴令
則徙之謂若謁耳皆鋒餐食厨引弓援弓迫中貴人
時公行未及郡閒之遽疾驅信走往其府先勞之若
辛勞已乃問曰君等何以而成功乎俱曰某等伐閩
耳又問閩何以而得伐俱曰不受指於天子公曰君
等既知閩以不受指而得伐又親臧之而得功反不受
指耶今即不受指即受臧矣等是奉皆免胄匍匐遂從
所徙歲餘入為大將作使匈奴先之戎相出視國使必
自擾偃以相摩傲公知之乃先謂曰閩若等皆以去

信強七禮自大禮信不為誠不仁也何足奉吾國乎於是單千諸王貴人聞之愕然失待皆莫能詞先則改容跪伏逐致天子之命約信成禮而歸拜金吾右將軍始得公居爵益封千五百戶加為大金吾九年加戶部尚書以大金吾為左將軍元和十三年三月九日疫享年六十九上聞之一日廢聽奏詔命從官臨弔之賜賻未弔贈太子少保公強辯多學識下好問因危而致其節見義不頓其私輸公之急某從寮其門備得前行謹以所聞所見實錄於斯謹狀貞元十四年七月十七日狀

為韓尹移韓令公文

澤梁宋之戎郛湮堆雄渾於雲水陶沉教與濃剛作晚晚之巨士綿將流於洪光鼓神槫之在已昔丞相之東征紘梁城之干雉命賓余以掌檄縱牧馬之遺芙見公佩之橫香冠貂旗於宋壘及夷門之節臥余牽鞿于故里窣後者之無當頑狂埃以渤起司馬唆而宵徒烹血肉肆而為市何繼師之無作始公之功由是伏豹於神貌遂清窣千里聞君書於天閽帝

嘉悅而忘恥聿叙族以姪余謂同源於康子言康樂於一方竟綿歷乎再紀摩蓄粟以億計積有餘而流委撼甲馬之萬衛惟君王之所指撲惟僮與齊萬當烹氷以燦鞏視燕趙之強侯若負怪之群蟻彼承風其如何閩當飯之遺七及柱天而轍日信轉壯之可倚逢諒闇之物晨遂踐祚而為治推較今昇壇河橋分廊時恩光被以港稠仍分嗣以及嗣遵往年之来覲見羞班於父子後何映之不造邊相追而沒齒榮華之不道今脩云乎已矣悼皇情以注想每凝旌而導清笳而衆徼鑒罕志之潔恭顧降歆而省此嗚呼衆哉尚饗

祭河南府李少尹文

維長慶四年五月十七日福建等州都團練副使沈亞之謹遣郡吏李權奉酒肴之奠敬祖于故河南少尹李公之尊靈夫哲之遺慮今繫其時之艱通故孔子危而周公龍營過齊而不終嗚呼衆哉古昔何思暇思唯時謨不我進綱不我維民不

得濟道不得施雖富且貴何大用為夫子之遺歟
今將遠誰卷清明之特達歸壤厦而藏之來哉尚饗

祭胡同年文

維長慶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同年韓復振正謁龐
嚴沈亞之饌庶羞清酌之奠祭於故安定胡君之靈
惟温毅之志頹兮舍朴譲而苞野工時言之便 平聲
詩兮闊風識於遠雅同遺恩於昔年榮耀身於長者
念嘉歡之平生君何先而捐棄痛鄙薄之誰疾兮聞
號詬之稚寡眷余真之不遘今促將征於前馬何哭
其終也哀哉尚饗

祭故室嬀氏文

噫佳惠之淑敏承嚴明以信修既笄佩之有儀俟嘉
人以為仇豈住者以無當顧采贄以納予惟鄙夫之
蓬廬羣阻離以為尤始仕筆而閑寒俄自夏而涉秋
誰来歸之須臾遂省拜於東陬潔幼弱之室處奉板
與於修途值凝氷之泝川乃築居以捨舟念姻嫁之
以時留重鈞於薄軀可困蹇之多淹汩歲序之忽周

祭故室嬀氏文

秀才劉叢夫父沒不勝喪余弔而作詞以哀之其詞
曰號呼室德嗜嗚兮一溘不入百體痛兮體泉竭日
疑根枯兮脆黃椎亂如霜蕪兮形孑若龍骸骨虛兮
占六腑神無居兮塊魄惝惝客四隅兮去永風雲特
君誄兮待待地之赴幽都兮生成果克李意舒兮厚
姻薄養世有諸兮俗漫且廣無譏訴兮清魄佳宇赫

来圖今鼎訣海陸備有蘿今吳梅狄酪決濃腴今逢
果錯實鮓味殊珠今酣君頰視若珠今香津桂醑蠟沉
浮今緑盃既奠有鏘盃今醪醴百味君安須今惟君
之聿恣所如今三爵竭洗祝延呼今為君洗奠三饗
余今

祈雨文詞漢武帝

維長慶三年正月巳巳攝陽尉沈亞之承命於亀龍
以歲旱用乾肉清醪恭祀于漢武皇帝神之祠下因
巫人以達其祝語嗚呼陰陽水旱其司惟神五行六

氣神得而均如愆且災神何為仁惟神昔帝漢日何
祥不臻燕雍滂洋甘露騏驎人荷其澤亦仰如春氣
配高明歿而為神君滿必誅君柳必申今者獻陽始
歲亢而為屯草木蕤蔚蹇脉沉津不烝不洩逾于十
旬雨師慢傲尸違不宿潛深騙高祐此下人風伯習
戲歎陶濃塵清為凝霾望若頹雲鴻遲突渤上蒙無
垠檢蔽光明以垢春晨彼風伯雨師皆神所司處位

不職荒役不祇神假之權使之為用上帝如恕其殃
孰羅神明胡不督其稽察其欺壞法者戮管瞻後泰
陽烝雲雨膏以時發生有涯農力有施今官庶併誠
果錯實鮓味殊珠今酣君頰視若珠今香津桂醑蠟沉
浮今緑盃既奠有鏘盃今醪醴百味君安須今惟君
之聿恣所如今三爵竭洗祝延呼今為君洗奠三饗
余今

卽州修明真齋詞

大唐大和五年歲次辛亥十月十五日巳卯明真大
齋主朝請大夫守卽州刺史李祥與闔臣郡客將吏
等仰首稽旨再啟詞於虛無自然元始天尊無極大道
太上老君郡靈衆仙咸俟畢降蕩々乎混元始精本漠
涵養靈恭為氣形生於聲衆動既品隨而有名清濁
薄厚四氣之營乃岐乃陌析其混幷衆動壽量道居

清濁覆人為大啟悟為明拒惡為墊護善為扃居惡
如何恥羣面黙居善如何陽然懷聲道之所寧尊無
與京伏惟皇上保聖億為壽程天齊尊高如天無傾
某官皇職居事恢雖喜從樂善之發怒固嫉惡而要
每覺逾息失次度刻不寧是用滌氣於恬奪性於情
害意之和傷和於平而神誤序胃血羞經伏願大道
神尊崇尊澤祐彫堅老榮遐泉之齡使淄垢磨濁迷
酔醒伏願金借其堅玉助其貞今某等之志戴道之
大德荷道之生成某等之狀葵藝為甘山岳為輕伏

頻災從日鎖禍與時迎其等之孔恭洗思滌慮以奉以行謹辭

温飛卿詩集七卷別集一卷集外詩一卷

（唐）溫庭筠撰　（明）曾益註
（清）顧予咸補註　顧嗣立續註

附錄諸家詩評一卷

清康熙三十六年長洲顧氏秀野草堂刻本

溫飛卿集箋註九卷 內府藏本

明曾益撰。顧予咸補輯。其子嗣立又重訂之。凡註中不著名者。益原註。署補字者。予咸註。署嗣立案者。則所續註也。益字予謙。山陰人。其書成於天啓中。予咸字小阮。長洲人。順治丁亥進士。官至吏部考功司員外郎。嗣立字俠君。康熙壬辰進士。由庶吉士改補中書舍人。曾註謬誤頗多。如漢皇迎春詞乃詠漢成帝時事。而以漢皇爲高祖。邯鄲郭公者。傀儡戲也。舊本譌詞爲祠。遂引東京郭子儀祠以附會祠字之譌。嗣立爲詳核。然多引白居易李賀李商隱詩爲註。雖李善註洛神賦遠遊履字引繁欽定情詩爲證。古人本有此例。然必謂夜宴讌製管字。用白居易翁然聲作加管製句。曉仙謠下視九州字。用賀遙望齊州九點煙句。生祿屏風歌銀鴨字。用商隱睡鴨香鑪換夕薰句。則乎不然。是亦一詩。後得蜀本。則早行詩已佚。文獻通考則云溫庭筠金荃集七卷。別集一卷。是宋刻已非一本矣。曾本合爲四卷。名曰八叉集。以作賦之事名其詩。頗爲杜撰。嗣立此註。稱從所見宋刻分詩集七卷。別集一卷。以還其舊。疑即通考所載之本。又稱采文苑英華萬首絕句所錄爲集外詩一卷。較曾本差爲完備。然總之非唐本之舊也。

温飛卿詩集箋注

秀埜堂藏板

溫庭筠者太原人本名岐字飛卿
進士若心研席尤長於詩賦初至京師人士會然推
重洪士行席雅不修邊幅能逐弦吹之音爲側豔之
詞公卿家無賴子弟衣成令狐滈之徒相與入酒徒
醉終日由是累年不第有司亦薄其行不甚齒之
仏お校者己入人統必師其所為校方山録徐商鎮襄陽往依之署爲巡官成通
中大意歸江東路由廣陵心怨令狐綯在位時不爲
成名既至與新進少年狂遊狹邪久不刺謁又乞索
於楊子院醉而犯夜爲巡候所擊敗面折齒方還揚
州訴之令狐綯捕虞候治之極言庭筠狹邪醜迹乃

五言人 温飛卿詩集箋注

兩釋之自是汗行間於京師庭筠自至長安致書公
卿間嗾冤屬徐商知政事頗爲言之無何商罷相出
鎮楊收怒之貶爲方城尉再遷隨縣尉卒
通中爲徐州從事節度使崔彥曾爲龐勛所殺庭皓
亦被害庭筠著述頗多而詩
賦韻格清拔文士稱之

附錄諸家詩評

全唐詩話一則

庭筠才思豔麗工於小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凡八叉手而八韻成時號温八吟紀事作又多爲鄰舖假手日救數人已而士行玷缺播紳薄之李義山謂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輔未得偶句温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宜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求進士對之庭筠乃以玉條脫續之宜宗賞焉又藥名有白頭翁温以若耳子爲對他皆類此宜宗愛唱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假其修撰密進之戒令勿洩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温亦有言云

中書堂内坐將軍識相國無學也宜皇好微行遇温於逆旅温不識龍顏傲然而詰之曰公非長史司馬之流帝曰非也又曰得非六參簿尉之類帝曰非也謫爲方城尉其制辭曰孔門以德行爲先文章爲末爾既德行無取文章何以稱焉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竟流落而死杜悰自西川除淮海庭筠詣之清馬骨高爲工也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在日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矣賈島云竹籠拾山果瓦鉼搥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老官清馬骨高爲工也若嚴維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如春日前乎又若温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峰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旅愁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滄浪詩話一則

西崑體即李商隱體然兼温庭筠及本朝楊劉諸公

聖俞常語余曰詩家雖率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爲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爲至矣賈島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栖等是山邑荒僻官況蕭條不如縣古槐根老竹籠拾山果瓦鉼搥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雞逐野禽栖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態融和駘蕩豈不如春日前乎又若温庭筠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峰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則道路辛苦羈旅愁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而名之也

彥周詩話一則

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詩序曰予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軸分送五十枚其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表相思 此事紀事作白行簡與溫庭筠雲藍紙詩序曰 蓋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

三山老人語錄一則

六一居士喜溫庭筠詩雖斷茅店月人迹版橋霜嘗作過張至秘校莊詩云鳥聲梅店雨野色版橋春效其體也

雪浪齋日記一則

溫庭筠小詩尤工如牆高蝶過遲又蝶翎胡粉重雅背夕陽多又過蘇武廟詩云歸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劒是丁年皆工句也

漁隱叢話一則

苕溪漁隱曰溫飛卿晚春曲一首殊有富貴崔致也

北夢瑣言二則

溫庭筠理聚思來即罷槫綴文

庭筠又每歲舉場多爲舉人假手侍郎沈詢知舉別施鋪席授庭筠不與諸公鄰比翌日於簾前請庭筠曰向來策名者皆是文賦託於學士某今歲場中並無假託學士勉旃因遣之由是不得意也 唐詩紀事小異

桐薪一則

溫岐少留於江淮爲現衣揩楚故改名庭雲字飛卿而他書或作庭筠不曉所謂溫當倣唐宣皇於逆旅不獨獲罪令狐綯流落而死晚矣溫貌甚陋號溫鍾馗尤不稱才名最善鼓琴吹笛云有絲即彈有孔即吹不必桐亭爨桐也著乾臊子今其書不傳

玉泉子一則

溫庭筠有詞賦藁名初將從鄉里舉客遊江淮間揚子當後姚勗厚遺之庭筠少年所得錢帛多爲狹邪費勗大怒笞且逐之以故庭筠卒不中第其姊趙顓之妻也每以庭筠下第輒切齒於勗一日廳有客溫

氏偶問客姓氏左右以勗對溫氏遂出廳事前執勗袖大哭勗殊驚異且持袖牢固不可脫不知所爲移時溫氏方曰我弟年少宴遊人之常情柰何笞之迨今無成由汝致之復大哭久之方得解勗歸憤訐竟因此得疾而卒

南部新書一則

令狐綯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恡其力由是遠近皆趍之至有姓胡冒令者進士溫庭筠戲爲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

昔先考功令小除昨邑人曾君名益字謙注溫庭筠詩四卷曰八叉集先考功謂其用心良苦特鳩工剞劂流傳一時後歷鈐曹歸里葺治雅園寄情詩酒間嘗繙閱留注惜其闕佚頗多援引亦不免穿鑿重爲箋注廣搜博考採摭其闕佚頗多援引亦不免穿鑿重爲之說輒復隨手刪削未舉事而先考功歿世時所立甫五歲耳茫茫前迹今年過三十漫落一無成就惴惴焉惟以隕越先業是懼去年秋從長安歸檢校篋中得先考功遺筆傷前緒之未竟撫卷不勝泫然用是鍵戶校勘會稡經史百家以至稗官小說釋典道藏諸書無不囊括宋椠所增者復得十之三四而留注本諸先考功之意不敢妄生臆見因自傷少遭孤露不獲親承庭訓經訓區區固陋未能發明萬一顧猶藉是編得以時誦先考功之清芬非獨欲訂正曾注之失也纘輯既成依宋本分爲詩集七卷別集一卷復采諸英華紀句諸本中定爲集外詩一卷而續注焉案唐藝文志載庭筠有握蘭集三卷又金荃集十卷詩集五卷漢南真彔十卷明焦竑經籍志亦同今所見宋刻止金荃集七卷別集一卷余荃一卷並無

卷第一

雞鳴埭歌
織錦詞
夜宴謠
蓮浦謠
郭處士擊甌歌
遐水謠
曉僊謠
錦城曲
生禖屏風歌
嘲春風
舞衣曲
張靜婉采蓮曲
湘宮人歌
黃曇子歌
盧家蠻
照影曲
公無渡河
太液池歌
雉場歌
雍臺歌

卷第二

蘭塘詞
晚歸曲
故城曲
昆明治水戰詞
謝公墅歌
罩魚歌
春洲曲
臺城曉朝曲
走馬樓三更曲
達摩支曲
陽春曲
湘東宴曲
東郊行
水僊謠
東峰歌

會昌丙寅豐歲歌
碌碌古詞
春野行
醉歌
江南曲
錢塘曲
惜春詞
春愁曲
蘇小小歌
春江花月夜詞
懊惱曲

三洲詞

卷第三

春曉曲
猛騎
西州曲
燒歌
長安寺
和沈參軍招友生觀芙蓉池
寓懷
余昔自西濱將臨敎本移疏於庭亦既適歲而芃然蕃殖自余遊者未始以芳卉爲遇矣因悲夫物有厭常而返不若混然者有之焉遂寄情於此
秋日
七夕歌
酬友人
觀舞伎
邊笳曲
經西塢偶題
金虎臺
俠客行
詠曉

芙蓉
敕勒歌塞北
邯鄲郭公詞
古意
齊宮
春日
詠春幡
陳宮詞
春日野行
詠嗤
中書令裴公輓歌四首

莊恪太子輓歌詞二首
秘書劉尚書輓歌詞二首
太子西池二首
西嶺道士茶歌
過西堡塞北
卷第四
送李億東歸
開聖寺
贈蜀將
西江貽釣叟寓生
寄清涼寺僧
重遊東峰宗密禪師精廬
題李處士幽居
利州南渡
贈李將軍
寒食日作
李羽處士寄新醅走筆戲酬
郊居秋日有懷一二知己
偶題林亭
南湖
贈袁司錄
題西明寺僧院
偶題
寄湘陰閻少府乞釣輪子
哭王元裕
晉昌柏樹
送陳嵓之侯官兼簡李常侍
春日野行
溪上行
投翰林蕭舍人
春日偶作
春莫宴罷寄宋壽先輩
馬嵬驛
和吳人溪居別業
春天西佛寺
題望苑驛
寄分司元庶子兼呈元處士
題柳
和吳人悼亡
李羽處士故里
卻經商山寄昔同行吳人
池塘七夕
偶遊
寄河南杜少府

贈知音
過陳琳墓
題懷貞亭舊遊
回中作
西江上送漁父
經故秘書崔監揚州南塘舊居
七夕
題韋籌博士仲嶷寄新及第苗紳先輩
和友人題
春日將欲東歸寄李徵君故居
送崔郎中赴幕
懷真珠亭
老君廟
經五丈原
和王秀才傷歌姬
山中與諸道友夜坐聞邊防不寧因示同志
秘書省有賀監知章舒題詩筆力遒勁風尚
高遠拂塵尋翫因此有作
題裴晉公林亭

卷第五

車駕西遊回而有作
傷溫德彝
贈少年
贈鄭徵君家匡山首春與丞相贊皇公遊止
夏中病痞作
題友人居
題李相公敕賜屏風
蔡中郎墳
元處士池上
華陰韋氏林亭
寄裘生乞釣鉤
長安春晚二首
三月十八日雪中作
咸陽值雨
彈箏人
瑤瑟怨
題端正樹
渭上題三首
經故翰林裴學士居
題城南杜邠公林亭
夜看牡丹
宿城南亡友別墅
過分水嶺

鄠杜郊居
題河中紫極宮
四皓
贈張錬師
卷第六
開成五年秋以抱疾郊野不得與鄉計偕至
王府將議遐適隆冬自傷因書懷奉寄殷院
徐侍御察院陳李二侍御回中蘇端公鄠縣
韋少府兼呈表弟苗紳李逾三叉人一百韻
感舊陳情五十韻獻淮南李僕射
題翠微寺二十二韻

過孔北海墓二十韻
過華清宮二十二韻
洞戶二十二韻
卷第七
送洛南李主簿
巫山神女廟
地肺山春日
題陳處士幽居
握柘詞
處士盧岫山居
初秋寄吳人

題盛安里王相林亭二首
早秋山居
和吳人盤石寺逢舊叟
送人南遊
贈鄭處士
江岸即事
贈隱者
清宮晚春寄秦地吳人
碧澗驛曉思
送幷州郭書記
贈越僧岳雲二首
詠山雞
清旦題采藥翁艸堂
商山早行
題竹谷神祠
途中有懷
經李處士杜城別業
登李羽士東樓
題僧泰恭院二首
西遊書懷
送人東遊
寄山中吳人

偶題
贈考功盧郎中
題蕭山廟
春日寄岳州從事李員外二首
和殷少常柯古
海榴
李先生別墅望僧舍寶剎因作雙聲
敷水小桃感開因作
別集卷第八
寄山中人
送淮陰孫令之官

宿輝公精舍
旅泊新津卻寄
贈僧雲栖
雪夜與爻生同宿曉寄近鄰
題造微禪師院
正見寺曉別生公
旅次盱眙縣
鄠郊別墅寄所知
京兆公池上作
盧氏池上遇雨贈同遊
題薛昌之所居
東歸有懷
休澣日西掖謁所知因成長句
博山
送盧處士遊吳越
過新豐
過潼關
題西平王舊賜屏風
河中陪帥遊亭
和趙嘏題岳寺
蘇武廟
途中偶作

寒食前有懷
宿雲際寺
寄李外郎遠
遊南塘寄王知白
寄盧生
春日訪李十四處士
宿松門寺
詠寒宵
寄渚宮遺民弘里生
春盡與爻人入裘氏林採漁等
春日

洛陽
題賀知章故居舊韻作
雨中與李先生期垂釣先後相失因作舊韻
集外詩卷第九
春日雨
細雨
秋雨
春初對莫雨
雪二首
宿友人池
原隰芙蓉挼
宿森生山齋
贈楚雲上人
宿白蓋峰寺寄僧
送僧東遊
盤石寺留別成公
訪知玄上人遇暴經因有贈
寄崔先生
敬答李先生
宿澧曲僧舍
宿一公精舍
月中宿雲居寺上方

題中南佛捨寺
馬嵬佛寺
清涼寺
贈廬長史
秋日旅舍寄義山李侍御
晚坐寄友人
送渤海王子歸本國
送北陽袁明府
送李生歸舊居
早春滻水送友人
送襄州李中丞赴從事
江上別友人
與友人別
鴻臚寺有開元中錫宴堂樓臺池沼雅爲勝
絕荒涼遺址僅有存者偶成四十韻
華清官和杜舍人
華清宮二首
登盧氏臺
牡丹二首
友生桃花發因題
杏花
和太常杜少卿東都修行里有嘉遯

題磁嶺海棠花
苦楝花
自有扈至京師已後朱櫻之期
答段柯古見嘲
蓮花
過哭景帝陵
龍尾驛婦人圖
薛氏池亭釣
簡同志
聂瑟叹
元日

二月十五日櫻桃盛開自所居踹履吟玩竟
名王澤章洋才
寒食節日寄楚望二首
清明日
禁火日
晦三月十八日雪
楊柳枝八首
客愁
和周繇廣陽公宴嘲段成式詩
光風亭夜宴伎有醉毆者
新添聲楊柳枝辭二首

題李衛公詩二首
題谷隱蘭若
觀棊

温飛卿詩集箋卷第一

山陰曾　益　謙原註
蘇州顧　予咸　小阮　補注
男顧　嗣立　重校

雞鳴埭歌

一作幽棲寧知時事變南史陳後主禎明三年隋兵渡江入臺後主與張貴妃孔貴嬪投井中隋兵引出之後主與二妃同乘一輿至長安文帝賜後主歸命侯號貴妃為夫人貴嬪為淑華夫人後主每從宴飲賦詩使二妃及諸貴人更遞唱和採其尤艷麗者為曲名曰玉樹後庭花隋書五行志陳後主至德二年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臨春閣高數十丈其窗牖欄檻以沈檀香木為之飾以金玉珠翠間以雜寶懸真珠為簾外施鉤欄檻內有寶床寶帳後主與張貴妃孔貴嬪居臨春閣最高大陳亡入長安文帝大業中煬帝幸江都宮人從行至吳公臺下多題詩壁間唯張麗華孔貴嬪詩為絶唱煬帝亦題詩於後云玉樹後庭花流蘇臨春結綺名豈知歌舞地翻作哭亡時

南朝天子射雉時　銀河耿耿星參差　白帖天河謂之銀河參星名

盡滿斷夢初覺　張協雜詩秋夜曲清風動帷戸明月入牕裏夢覺不見人悵然心自知

人從後車宮內淚臨春結綺門前水入咽金釵墜井中　南史陳後主至德二年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臨春閣在光昭殿前結綺在臨春閣之南望仙在結綺閣之南閣皆以沈檀香木為之飾以金玉珠翠間以雜寶懸真珠為簾外施鉤欄檻內有寶床寶帳後主與張貴妃孔貴嬪居臨春閣最高大陳亡入長安文帝大業中煬帝幸江都宮人從行至吳公臺下多題詩壁間唯張麗華孔貴嬪詩為絶唱煬帝亦題詩於後云玉樹後庭花流蘇臨春結綺名豈知歌舞地翻作哭亡時

知　史記李斯傳中廢之後二世使人謂斯曰子所為不軌者以吾在耳今此錢財已多於君矣及三族也

金鳳凰

錦鴛鴦

織錦回文

蘇小小歌

春日野行

蘇武廟

利州南渡

過華清宮

過分水嶺

過陳琳墓

過馬嵬

過潘氏故園

過吳景帝陵

過五丈原

過西嶺

過故洛城

過故秦城

過華清宮

過碧雞神祠

過李徵君山居

過李生山居

過李山人幽居

過李處士

過李先輩

過李征君

過李將軍

過李超

過李超

過李超

蓮浦謠

鳴榜軋軋鈴淙淙（并自注）兄愁愁更紅（自注）荷心有露似驪珠（詩注）露如珠的）西江日夕多風浪（自注）大隄上（隄隋煬帝詩曲馬金貝裝勝行處水傍隄柳成蔭）白馬金鞍（或作）

清蓮艇兩相向鏡裏芙蓉（自注）木蘭舟（自注）

温飛卿詩集箋第一　三

情遠寄愁無色莫露香夢（自注）我亦為君長歎（一作大）息絨

珠簡續正跳踢（自注）侍女低鬟落翠花（自注）亂

中近臣抱扇立（自注）傾頭不覺金烏斜

飛將（自注）廣（自注）北平太守（自注）霸陵（自注）尚（自注）

光烟冷黃金鞍（自注）虜塵如霧單（一作于）于（自注）陣（自注）

雨（自注）

開三十（一本四）六宮花離離（李賀詩二十三十）

恩情四座同莫令（一作）溝水東西別（自注）

露未乾香落衣（自注）

當途何（自注）

芳尊細浪傾春酒（自注）

畫羊（自注）

風羅幕寒（自注）

書題（自注）

芙蓉（自注）

高樓客散杏花多（自注）

星（自注）

旅服新蟾如瞪目（自注）

鳴榜軋軋鈴淙淙（并自注）兄愁愁更紅（自注）荷心有露似驪珠（詩注）露如珠的）西江日夕多風浪（自注）大隄上（隄隋煬帝詩曲馬金貝裝勝行處水傍隄柳成蔭）白馬金鞍（或作）

清蓮艇兩相向鏡裏芙蓉（自注）木蘭舟（自注）

郭處士擊甌歌（自注）

信棄金蚪石潭古（自注）

與陂湖（自注）

湘君寶馬上神雲（自注）

碎佩叢鈴滿煙

相望 一緒無由見

曉儂謠

玉妃喚月歸海宮 殿號未詳疑元始誓命大真張筆五妃號謂玉妃 洲此二神山謂瀛洲不死之藥在焉 如聚及我二山反居小一 被到日風引船向去被吹能至者 月色滑白渦 森空銀河欲轉 新淚 重到 春花金日 以指雜天下珍寶為即被 小苑叢叢 樂府詩集 作苑苑 人衣 翠綺閨空傳唱 湖聲 補故事維揚文宗元初鎮揚州時每夜聞 大和中 鄰曲 歌聲 大行皇帝 未歸芳艸死 德宗 子規千聲 白帝荒城 一作城若 五千里 綢立家仲連 江頭擊楫思子胥 武故事以琉璃 杭北地最早 樹成寄與望鄉人 蜀王秀 明妃 白帝出井中 園號 復為白帝城火烧 青岬山其間平敵南北相去八十五丈大夫 南臨大江 之眩目搖心 頃小差 乃至 腳數四 然後得上 蜀都賦 過 長歌四 後得上蜀都賦 過 長歌四

遙珠帳連湘煙 一作綺 金骨僊 姑機 一作 如霜 一作 晚東方朔十洲記東海之西岸有扶桑 人食其根體骨皆作金色高 碧簫曲盡彩霞動 簫聲 大行皇帝 未歸芳艸死 德宗 子規千聲 白帝荒城 一作城若 五千里 綢立家仲連 江頭擊楫思子胥 武故事以琉璃 杭北地最早 樹成寄與望鄉人 蜀王秀 明妃 白帝出井中 園號 復為白帝城火烧 青岬山其間平敵南北相去八十五丈大夫 南臨大江 之眩目搖心 頃小差 乃至 腳數四 然後得上 蜀都賦 過 長歌四

温飛卿詩集卷第二　五

遙珠帳連湘煙 一作綺 金骨僊 姑機 一作 如霜 一作 晚東方朔十洲記東海之西岸有扶桑 人食其根體骨皆作金色高 碧簫曲盡彩霞動 簫聲 大行皇帝 未歸芳艸死 德宗 子規千聲 白帝荒城 一作城若 五千里 綢立家仲連 江頭擊楫思子胥 武故事以琉璃 杭北地最早 樹成寄與望鄉人 蜀王秀 明妃 白帝出井中 園號 復為白帝城火烧 青岬山其間平敵南北相去八十五丈大夫 南臨大江 之眩目搖心 頃小差 乃至 腳數四 然後得上 蜀都賦 過 長歌四

生禖屏風歌 禖 補 所御幸 以 子 高禖之前 皇 以為 氏之世玄 白 玄鳥 至 之日以太牢 娥 音 鼓 祠 之 也 皇 生 摯 降 履 上 相 往 乎 與 親 狹 八 言 七 言 上 下 聚 皇 太子生 摯 降 履 上 相 往 乎 與 親 狹 八 言 七 言 上 下 聚 武 帝 春 秋 二 十 九 始 得 皇 子 辱 臣 等 言 故 事 重 白 子 始 為 高 禖 之 祠 高 禖 者 人 之 先 也

温飛卿詩集卷第二　六　秀野草堂

巴水漾晴不盡 紅 相如

文君織得春機

怨魄

月色滑白渦

森空銀河欲轉 新淚 重到 春花金日 以指雜天下珍寶為即被 小苑叢叢 樂府詩集 作苑苑 人衣 翠綺閨空傳唱 湖聲 補故事維揚文宗元初鎮揚州時每夜聞 大和中 鄰曲 歌聲 大行皇帝 未歸芳艸死 德宗 子規千聲 白帝荒城 一作城若 五千里 綢立家仲連 江頭擊楫思子胥 武故事以琉璃 杭北地最早 樹成寄與望鄉人 蜀王秀 明妃 白帝出井中 園號 復為白帝城火烧 青岬山其間平敵南北相去八十五丈大夫 南臨大江 之眩目搖心 頃小差 乃至 腳數四 然後得上 蜀都賦 過 長歌四

遙珠帳連湘煙 一作綺 金骨僊 姑機 一作 如霜 一作 晚東方朔十洲記東海之西岸有扶桑 人食其根體骨皆作金色高 碧簫曲盡彩霞動 簫聲 大行皇帝 未歸芳艸死 德宗 子規千聲 白帝荒城 一作城若 五千里 綢立家仲連 江頭擊楫思子胥 武故事以琉璃 杭北地最早 樹成寄與望鄉人 蜀王秀 明妃 白帝出井中 園號 復為白帝城火烧 青岬山其間平敵南北相去八十五丈大夫 南臨大江 之眩目搖心 頃小差 乃至 腳數四 然後得上 蜀都賦 過 長歌四

温飛卿詩集卷第二　六　秀野草堂

生禖屏風歌 禖 補 所御幸 以 子 高禖之前 皇 以為 氏之世玄 白 玄鳥 至 之日以太牢 娥 音 鼓 祠 之 也 皇 生 摯 降 履 上 相 往 乎 與 親 狹 八 言 七 言 上 下 聚 皇 太子生 摯 降 履 上 相 往 乎 與 親 狹 八 言 七 言 上 下 聚 武 帝 春 秋 二 十 九 始 得 皇 子 辱 臣 等 言 故 事 重 白 子 始 為 高 禖 之 祠 高 禖 者 人 之 先 也

巴水漾晴不盡 紅 相如

文君織得春機

怨魄

月色滑白渦

森空銀河欲轉 新淚 重到 春花金日 以指雜天下珍寶為即被 小苑叢叢 樂府詩集 作苑苑 人衣 翠綺閨空傳唱 湖聲 補故事維揚文宗元初鎮揚州時每夜聞 大和中 鄰曲 歌聲 大行皇帝 未歸芳艸死 德宗 子規千聲 白帝荒城 一作城若 五千里 綢立家仲連 江頭擊楫思子胥 武故事以琉璃 杭北地最早 樹成寄與望鄉人 蜀王秀 明妃 白帝出井中 園號 復為白帝城火烧 青岬山其間平敵南北相去八十五丈大夫 南臨大江 之眩目搖心 頃小差 乃至 腳數四 然後得上 蜀都賦 過 長歌四

遙珠帳連湘煙 一作綺 金骨僊 姑機 一作 如霜 一作 晚東方朔十洲記東海之西岸有扶桑 人食其根體骨皆作金色高 碧簫曲盡彩霞動 簫聲 大行皇帝 未歸芳艸死 德宗 子規千聲 白帝荒城 一作城若 五千里 綢立家仲連 江頭擊楫思子胥 武故事以琉璃 杭北地最早 樹成寄與望鄉人 蜀王秀 明妃 白帝出井中 園號 復為白帝城火烧 青岬山其間平敵南北相去八十五丈大夫 南臨大江 之眩目搖心 頃小差 乃至 腳數四 然後得上 蜀都賦 過 長歌四

温飛卿詩集卷第二　六　秀野草堂

生禖屏風歌 禖 補 所御幸 以 子 高禖之前 皇 以為 氏之世玄 白 玄鳥 至 之日以太牢 娥 音 鼓 祠 之 也 皇 生 摯 降 履 上 相 往 乎 與 親 狹 八 言 七 言 上 下 聚 皇 太子生 摯 降 履 上 相 往 乎 與 親 狹 八 言 七 言 上 下 聚 武 帝 春 秋 二 十 九 始 得 皇 子 辱 臣 等 言 故 事 重 白 子 始 為 高 禖 之 祠 高 禖 者 人 之 先 也

巴水漾晴不盡 紅 相如

文君織得春機

怨魄

月色滑白渦

森空銀河欲轉 新淚 重到 春花金日 以指雜天下珍寶為即被 小苑叢叢 樂府詩集 作苑苑 人衣 翠綺閨空傳唱 湖聲 補故事維揚文宗元初鎮揚州時每夜聞 大和中 鄰曲 歌聲 大行皇帝 未歸芳艸死 德宗 子規千聲 白帝荒城 一作城若 五千里 綢立家仲連 江頭擊楫思子胥 武故事以琉璃 杭北地最早 樹成寄與望鄉人 蜀王秀 明妃 白帝出井中 園號 復為白帝城火烧 青岬山其間平敵南北相去八十五丈大夫 南臨大江 之眩目搖心 頃小差 乃至 腳數四 然後得上 蜀都賦 過 長歌四

遙珠帳連湘煙 一作綺 金骨僊 姑機 一作 如霜 一作 晚東方朔十洲記東海之西岸有扶桑 人食其根體骨皆作金色高 碧簫曲盡彩霞動 簫聲 大行皇帝 未歸芳艸死 德宗 子規千聲 白帝荒城 一作城若 五千里 綢立家仲連 江頭擊楫思子胥 武故事以琉璃 杭北地最早 樹成寄與望鄉人 蜀王秀 明妃 白帝出井中 園號 復為白帝城火烧 青岬山其間平敵南北相去八十五丈大夫 南臨大江 之眩目搖心 頃小差 乃至 腳數四 然後得上 蜀都賦 過 長歌四

温飛卿詩集卷第二　六　秀野草堂

生禖屏風歌 禖 補 所御幸 以 子 高禖之前 皇 以為 氏之世玄 白 玄鳥 至 之日以太牢 娥 音 鼓 祠 之 也 皇 生 摯 降 履 上 相 往 乎 與 親 狹 八 言 七 言 上 下 聚 皇 太子生 摯 降 履 上 相 往 乎 與 親 狹 八 言 七 言 上 下 聚 武 帝 春 秋 二 十 九 始 得 皇 子 辱 臣 等 言 故 事 重 白 子 始 為 高 禖 之 祠 高 禖 者 人 之 先 也

巴水漾晴不盡 紅 相如

文君織得春機

怨魄

月色滑白渦

森空銀河欲轉 新淚 重到 春花金日 以指雜天下珍寶為即被 小苑叢叢 樂府詩集 作苑苑 人衣 翠綺閨空傳唱 湖聲 補故事維揚文宗元初鎮揚州時每夜聞 大和中 鄰曲 歌聲 大行皇帝 未歸芳艸死 德宗 子規千聲 白帝荒城 一作城若 五千里 綢立家仲連 江頭擊楫思子胥 武故事以琉璃 杭北地最早 樹成寄與望鄉人 蜀王秀 明妃 白帝出井中 園號 復為白帝城火烧 青岬山其間平敵南北相去八十五丈大夫 南臨大江 之眩目搖心 頃小差 乃至 腳數四 然後得上 蜀都賦 過 長歌四

遙珠帳連湘煙 一作綺 金骨僊 姑機 一作 如霜 一作 晚東方朔十洲記東海之西岸有扶桑 人食其根體骨皆作金色高 碧簫曲盡彩霞動 簫聲 大行皇帝 未歸芳艸死 德宗 子規千聲 白帝荒城 一作城若 五千里 綢立家仲連 江頭擊楫思子胥 武故事以琉璃 杭北地最早 樹成寄與望鄉人 蜀王秀 明妃 白帝出井中 園號 復為白帝城火烧 青岬山其間平敵南北相去八十五丈大夫 南臨大江 之眩目搖心 頃小差 乃至 腳數四 然後得上 蜀都賦 過 長歌四

温飛卿詩集卷第二　六　秀野草堂

生禖屏風歌 禖 補 所御幸 以 子 高禖之前 皇 以為 氏之世玄 白 玄鳥 至 之日以太牢 娥 音 鼓 祠 之 也 皇 生 摯 降 履 上 相 往 乎 與 親 狹 八 言 七 言 上 下 聚 皇 太子生 摯 降 履 上 相 往 乎 與 親 狹 八 言 七 言 上 下 聚 武 帝 春 秋 二 十 九 始 得 皇 子 辱 臣 等 言 故 事 重 白 子 始 為 高 禖 之 祠 高 禖 者 人 之 先 也

嘲春風　不似櫻桃千子紅

春風何處好別殿饒芳艸華嫋轉鸞旂　謂鸞旂裝飾上　妾難吹雜蕊　補遺衛東京賦注天子九門惟門最四出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也　滴蕩入蘭蕤　詩芍藥作時和今方盛開我士贈之以勺藥名也　伴奈白團扇時時偷主恩　補遺班婕妤怨詩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　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　補遺古詩曰秋節至涼風發篋中恩情中道絕

舞衣曲

萬腸纖縷抽輕春　補遺柳詩生於春日故曰萬腸古曰城角形容盤城耳　煙機漠漠嬌蛾顰　作城嚬詩生於愁故曰嬌蛾　金梭浙瀝透空薄　金梭見上　吹斷雲　補遺宮舊事太子納妃有雲鬟吹斷金鈿墮之句　張家公子夜歸來　補遺古詩曰城南欲有行公子飲我酒　前溪落交刀　一作白紵歌舞詞吳地出白紵　作舞腰斜

閨雨　補遺五行志成帝時金縢云燕王旦為張霸所譖見上書自殺後霸子嗣侯坐祝詛誅國除　張霸時第金縢辭緘縢匣中藏之　繫腕繩長如白雪　補遺菊坡叢話云李白詩菊坡叢話云李白詩菊坡叢話云李白詩

十六清光員（一作圓）同沈約詠月詩云五二八時千里與君

湘宮人歌

池塘芳意淺（一作綠）兩京雜記昭陽殿中設木金壺貯far水金能四時不竭人物隨之盛衰屏風之如此木物人物隨時盛衰金壺貯far水（一作半）東風起生綠漪羅屏（一作帳）

飛雙幽明（一作雙飛幽明）南史何尚之傳尚之每晚輒數十牀羅共簟扇（一作羅屏扇）

天歸（一作歸）世說庾亮與諸人登南樓聞笛聲相與嘯詠甚適孫興公曰此調不惡但恨聲有餘哀不盡長平（一作坪）

蟬煙如縠新蟾滿（一作半）

神牙短（一作象）

羅衫裛（一作拭）風（一作楓）向（一作裡）

鳥翼數行（一作半）

昭回未乳烏

咸箑歌（一作詠）

宋書范泰傳泰陳古今作團扇詩奏之文帝大悅泰又進表曰伏承陛下握玉衡以觀天文仰堯德以則地理大業既建萬國咸寧動植之物各得其所開辟以來未之有也臣以螻蟻之微生於聖世竊慕康衢擊壤之歌輒獻其所聞辰從往來盧為之表薛因歇朱虛侯章相呂氏所悅歌一輪秋影轉金波（一作輪）中常客子處心機（一作懷）有千處心機貧賤者心不動富貴者心不安兒女人常如此（一作為）東（一作西）

大使本集有歇指南車明五十部鼓吹詩可以參考

蟬煙如縠新蟾滿（一作半）

平（一作坪）

神牙短（一作象）

天歸（一作歸）

羅衫裛（一作拭）風（一作楓）向（一作裡）

鳥翼數行（一作半）

昭回未乳烏

咸箑歌

宋書范泰傳泰陳古今作團扇詩奏之文帝大悅泰又進表曰伏承陛下握玉衡以觀天文仰堯德以則地理大業既建萬國咸寧動植之物各得其所開辟以來未之有也臣以螻蟻之微生於聖世竊慕康衢擊壤之歌輒獻其所聞辰從往來盧為之表薛因歇朱虛侯章相呂氏所悅歌一輪秋影轉金波（一作輪）中常客子處心機（一作懷）有千處心機貧賤者心不動富貴者心不安兒女人常如此（一作為）東（一作西）

大使本集有歇指南車明五十部鼓吹詩可以參考

羅衫裛（一作拭）風（一作楓）向（一作裡）

鳥翼數行（一作半）

昭回未乳烏

參差綠蒲短搖艷雲春塘（一作池）融鴈翁（一作鴛）漸暖暮草（一作春草）小城（一作城上）路馬上修峨嫵（一作嫵）

粉金鸂鶒（一作鸂鶒）

景陽妝罷理瓊窗（一作見）曉（一作曉）欲照澄明香步（一作步步）嬌

晉書石崇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崇有別館在金谷其制宅第華麗窮極侈靡有觀閣池沼竹木之饒絲竹之妙冠絕當時崇每出遊使綠珠作懷思歸之曲其辭甚哀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以示必節遂墜樓而死

景陽宮女工愁絕（一作宮人能愁絕）

門（一作閉）

辭門淚月來（一作來）

莫使此聲催斷魂（一作腸）

照影曲

景陽妝罷理瓊窗（一作見）曉（一作曉）欲照澄明香步（一作步步）嬌

晉書石崇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崇有別館在金谷其制宅第華麗窮極侈靡有觀閣池沼竹木之饒絲竹之妙冠絕當時崇每出遊使綠珠作懷思歸之曲其辭甚哀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以示必節遂墜樓而死

景陽宮女工愁絕（一作宮人能愁絕）

門（一作閉）

辭門淚月來（一作來）

莫使此聲催斷魂（一作腸）

照影曲

景陽妝罷理瓊窗（一作見）曉（一作曉）欲照澄明香步（一作步步）嬌

晉書石崇傳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艷善吹笛崇有別館在金谷其制宅第華麗窮極侈靡有觀閣池沼竹木之饒絲竹之妙冠絕當時崇每出遊使綠珠作懷思歸之曲其辭甚哀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以示必節遂墜樓而死

景陽宮女工愁絕（一作宮人能愁絕）

門（一作閉）

辭門淚月來（一作來）

莫使此聲催斷魂（一作腸）

照影曲

錦雉雙飛梅結子平春遠綠窗中起吳江泥盡水連空三尺屏風隔千里

小苑有門紅一作扇開一作閉何遜南苑詩如門扇開千扇苑戶閉萬扉天絲舞蝶似一作共飛回

部光歲歲如歸來

常林歡歌

宜城酒熟花覆橋

鴨鳴咬咬一作交交

幽軋鳴機雙燕巢

馬聲特特荊門道

水湯光色如艸一作古

錦薦金鑪夢正長

東家呃一作咿

寒寒行

雞鳴早

蕪菁花

燕弓弦勁霜封瓦

白龍堆下千蹄馬

黃塵起雁喧

樸斂寒雕瞬平

有湖陰曲而已其詞因作而附之

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巳漢騎

夢日隕其城數騎赴日此必黃

七貴戚與之以傳騎來可以此示世追者至門蛾眉曰主已遠矣因以輟示

之五騎僧妖結面良久帝僧

陽候已帝至于湖為向陰察

候為向湘陰誤也

租龍黃須珊鞭鐵驄

水蒼黃追騎塵外歸

旗風急驚眠起甲重光掩照湖

日塵賊營如血鮮海森索妖星陳前死

金面青連錢

虎頷一作頸披劒欲成夢

五陵悲鴛春萋萋

侵入州宅發掘古墓動輒數十所成知其得地之厚明魯貢明正德間巡撫四川至副都御史總制五省軍務駐節重慶門前方數丈皆鑿石為之其堅如鐵不知何時所鑿或傳即公孫述宮基也

川王馬空中嘶

川王馬者漢武帝元狩三年得神馬於渥洼水中作歌曰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薄能上下兮交神明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龍為友又作太一之歌以為天馬來從西方大宛國中有水名渥洼水中有神馬時時出遊龍見其中因以為名也

羽書如電

羽書者天文志中所謂天狗下有聲如雷其狀如火流星也又丁平帝紀元壽二年哀帝崩傳言大行在前有金色神人長五十餘丈以手摩天門入天門為開金色照耀如日光下入未央宮中殿門皆自然洞開是夜大風發屋折木拔樹揚沙石晝晦羣臣莫知所為也

腕如槌

腕如槌者漢書外戚傳高后崩大將軍呂祿欲發兵以自衛呂產以為不可乃解北軍之印而授產產入北軍軍門呼曰為呂氏者左袒為劉氏者右袒軍皆左袒於是朱虛侯劉章以趙王弟為將軍

温飛卿詩集卷第一

晩歸曲

格格水禽飛帶波孤光斜起夕陽多（沈約武帝中興華淨歌曲）
西山淺似相笑（晉元帝採菱曲）菱刺惹衣攢鬱蛾（梁元帝烟花記隋煬帝宮人畫）
月照相思柳（梁簡文帝折楊柳詩曲別流水是為相思）

一

蘭塘詞（維揚志蘭塘在城東北）

塘水汪汪鳧唼唼（古樂府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
蘭橈畫槳（水簾橈畫槳以木蘭為之）金須蕩倒光（補逸書廣川王去姬歌去剌復流補晉約曰金須弱柳）
團團鮾綠雞頭葉（陸佃埤雅雞頭一名雞壅葉）
憶上江南木（古樂府江南可採蓮）

柳風吹盡眉間黃（注見上句）碧艸含情衣露凝荷卷珠淨員紫菱刺（補逸書廣川王去姬歌）
百甲雕宮七十所中容千乘萬騎（宋書禮志大駕鹵簿千乘萬騎）寶馬搖
鞚（補樂府青陽歌）金鞭拂（補樂府青陽歌）絲韁（補樂府青陽歌）趙
（補樂府青陽歌）公主家見而牧之及女弟但為健仔婦順後宮趙后
既立小弟絕幸為昭陽舍其中庭形水和鮮蓮千葉金盤（漢武內傳上華有圓宮
白玉壁金釭函藍田壁明珠翠羽帷之自有宮室以來未之有也）
昭在桑蓋邨他鳥成帝末年童謠好果完（補逸書古今注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
衛者比得待詔相參（補逸書漢武內傳上林苑中長安城旁戚里甲第三千餘
十月當有胡蜜甘泉宮（補逸書漢武內傳上林苑中長安城旁戚里甲第三千餘
幸甘泉宮期秦時揚樹（補逸書漢武內傳上林苑中長安城旁戚里甲第三千餘
此篇細觀詩意知漢武時陵后主婦五時陵倉城（補逸書漢武內傳上林苑中長安城旁戚里甲第三千餘
漢高祖劉詩中劉后（補逸書漢武內傳上林苑中長安城旁戚里甲第三千餘
尾牢尚越越兼越劉無何所婚（補逸書漢武內傳上林苑中長安城旁戚里甲第三千餘

二

晩歸曲

東溝滴滴（一作漪）（補逸書續齊諧記）勞回首欲寄一杯瓊液酒（補逸書武內傳上華有圓宮
（注子玉良會稱謝旋）（補逸書續齊諧記）知道無郎卻有情（晉樂府青溪小姑曲小姑所居獨處無郎）長教
月照相思柳（梁簡文帝折楊柳詩曲別流水是為相思）鏡裏芙蓉照水鮮（補樂府青陽歌曲青荷蓋綠水）小姑歸晚紅妝淺（補樂府青陽歌）
（補樂府青陽歌）金須蕩倒光（補逸書廣川王去姬歌去剌復流補晉約曰金須弱柳）
團團鮾綠雞頭葉（陸佃埤雅雞頭一名雞壅葉）憶上江南木
（古樂府江南可採蓮）

故城曲

漢漢沙堤煙隄西雉子斑有雉子班古題解有雉子班雉聲何角角古今樂
秀桑陰閑漢沙堤煙隄西雉子斑古今樂錄有雉子班游絲蕩平綠沈約詩游絲轉曲塵地垂
明滅時相續白馬金絡頭魏武帝樂府詩白馬金絡頭東風故城曲故城
殷賁嬪殷賁嬪之事南史沒有儀態色巧笑能迎後帝及葬未考武帝思其
化飛作馬蹄塵劉孝威詩化作馬蹄塵曾占未來春自從香骨

昆明治作池水戰詞

漢武帝元狩三年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時地上練corr有織女石牽牛石
碧鳩眠高栁日方融古樂府碧鳩綠鴨鴛鴦鴨綺榭飄飄鋪紫庭客梁武帝遊女曲
綠金翻翅來庭捕蓼黃採間成毛琴歌曰風皇翔兮雲庭余何德兮以寧
四座無喧梧竹靜金蟬玉柄俱持一作支顧董西厢眼老
有心
寇氏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為文晉書盛王衍傳與石勒戰因而平上
文章盡王衍傳與石勒戰因而平上對局含嚬一作情時人莫知其意
兒千里劉向別錄客問之徐曰小兒第適已破城都城已得長蛇尾
南王氣繫疎襟晉王濬樓船下益州吳主孫皓降王濬樓船下益州
堅過淮水水至以精鐵八千斤長丈餘大如船圍沒水下鐵錐長丈餘
箱救水死者不可勝
可肥水為之不流

單魚歌雜言○案樂府解題單魚者單身捕魚也
朝隼單城東一作朝隼單于城西雨漿鳴幽幽蓮
子相高低梁元帝採蓮賦蓮子青如水蓮花紅似火
如手梁簡文帝採蓮賦蓮花似手大者如盤魚尾迸貝波千珠落湘簟
江海通花點荷葉映水似金盤魚尾迸貝波千珠落湘簟菱菱一作大刺灘驚飛水

連網眼白如景浙瀝蓬聲寒點微楚岸有花花盖屋

金塘柳色前谿曲 補遺 駐春園 作 悠悠 作 杳若去無窮五色澄潭鴨頭綠 補遺 在宋唐書藝苑圖有馬此曲東人太湖即之風清夾浮春生前葉若鴨頭綠水平白詩連連看漢水鴨頭綠

春洲曲

韶光染色如蛾翠 見卷一 綠溼紅鮮水容嫩 樂府詩集 作日落紅酣 蘇小

慵多蘭渚閑 綠小江詩丁酉在家作 畢小陰縣西南二十里有蘭渚 窠 補遺 鴻鵠名鵠似鳧而黑高有毛冠長目赤嘴黑色 紫騮蹀躞金銜嘶千 補遺 騮赤馬黑色 錦障交敷五文錦綉注文綉屬 陳後主詩 珠輪繡轂駕白銀鞍 岸上揚鞭煙中迷 補遺 柳市細踏上金堤范蠡 補遺 蠡字少伯楚人佐越王句踐滅吳既而浮海去之齊變名易姓耕於海畔 門外平橋連柳隄歸來晚樹黃鸝啼 補遺 鸝黃鳥 醉春煙 門迎春山 芳樹情相依

臺城曉朝曲 建業宮闕古臺城在應天府上元縣東北本吳後苑城即苔城臺宮在鍾山側 司馬門前火一作柳千炬 司馬左右閶闔門北曰昌平門東西門曰東掖西掖門外有雙闕門內正南曰大司馬門與都城大司馬門與都城一門相對漢書百官公卿表注衛尉主宮門衛屯兵徼循宿衛士以時更上下相代傳呼以相警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故謂之大司馬門 陽門相對 補遺 陽門相對漢書百官公卿表注衛尉主宮門衛屯兵徼循宿衛士以時更上下相代傳呼以相警衛所在四面皆有司馬主武事故謂之大司馬門 元日百官已集宮相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之火城至見象燭皆城千炬閶下橫斜視 朱網龍驂丞相車 補遺 謝脁貢中書省詩朱網曉光映 晚隨聲鼓朝天去 補遺 梁武帝雜言詩上中門臨大道朝天鼓聲發 出沒禽魚山又下列烟龍勢橋道西啟有走馬街通武帝雜言詩上中門臨大道朝天鼓聲發 閶漢

斗天將曙 古樂府詩月落北斗橫 北斗一作千 半天將曙 古樂府詩月落北斗橫 半天一作千 閶干星 補遺 謝朓貢中書省詩曉星正參差 曉隨聲鼓朝天去 補遺 梁武帝雜言詩上中門臨大道朝天鼓聲發 聲鼓一作鼓聲 拂塵成塵香不滅 補遺 謝朓貢中書省詩曉星正參差

城風雨連天艸 補遺一作思 陽春曲 樂府詩集近代曲辭 浦陽農圃州鄉耦耕也 可惜雄心醉中老 萬古春夢不歸鄉

雲母空窗曉煙薄 補遺一作思 香啓龍氣凝睡閣 一作空 霏霏霧雨杏花天 簾外春寒 一作風 著羅幕 一作人 曲闌伏檻金麒麟 補遺 芳郊連翠岫 補遺一作和 路人不敢隨流塵

湘東夜宴金貂人 一作客 楚女含情嬌翠顰 玉管將吹插鈿帶 錦囊斜拂雙麒麟 一作鱗 寒絲七柱 一作弦 香泉咽夜淒天雲凝 一作疑 碧亂山妝光碎玉 一作平 波滿船月 一作人 清歌響斷銀屏隔 補遺一作閉 外紅塵蠟 一作燭 炬歸樓前溪月連江白

東郊行

知何處欲上香車俱 一作駈 脈脈 一作默默 萬戶沈沈碧樹昏雲飛雨散

東峰歌

錦碟游波玉鈐水 說文碟小石也 曉來微雨蕉 一作蕤 花紫冉冉山雞紅尾長一聲樵斧驚飛起松刺梳 一作疏 空石差齒煙

香風颯人衣策（策作陌）
陽厓一夢伴雲根（補張協雜詩雲根絡石而生）
魄裏（案向華雜法苑珠林云魄裏馬鼻上肉也）
葛洪川云北有白狗有向芝蘭之

會昌丙寅歲歌（雜言○案舊唐書武宗即位改元會昌在位六年）

丙寅歲休牛馬（隋書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風如吹煙日
如灑酒（說苑如灑如酒）九重天子調天下（宋子九曰君之門分九重）
西野西野分生兒童門前好樹青葦茸（茸作絨）
田路（一作陌）戴敢歌行（一作歌）郵南駝婦桃花紅（補陳陶江南逢故人詩桃花紅色映垂楊）新姑
車右（一作石）及門拄（一作駐）韓憑雙扇中（補搜神記宋康王舍人韓憑娶何氏美王奪之囚憑城旦何氏乃陰與憑通書約死憑乃自殺何氏遺書於帶曰願以屍骨賜憑合葬王弗聽使里人埋之冢下左右樹莫不稱而把連理也宿昔之間有梓生於二冢之旁旬日盈抱屈曲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交頸悲鳴聞者莫不流涕）粉項（一作頸）韓憑雙扇中（補搜神記宋康王舍人韓憑娶何氏美王奪之囚憑城旦何氏乃陰與憑通書約死憑乃自殺何氏遺書於帶曰願以屍骨賜憑合葬王弗聽使里人埋之冢下左右樹莫不稱而把連理也宿昔之間有梓生於二冢之旁旬日盈抱屈曲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交頸悲鳴聞者莫不流涕）新姑

者似鳳大而金爲仁嘶木上也鵷文帝與于湖王書云鵷雛鳳雛似鳳但微惜耳作瑞錦飛金鳳皇一翩陸龜蒙詩序雜記錦鄉中記錦署有織外國獻錦者其文鳳皇麒麟奇禽異獸其餘益足露牙齒補宋書謝靈好事者也嘗與人書云天出五綵人有五情五情發五音五音成文章天出錦繡人有才華孔門有才華者今仲堪表帳吟詠風月新篇綵筆鸞弦嬌欲語百舌巧調時引出千聲名來白雪共誰和欲用何能報天子鳴馬垂頭捻冥塵驊騮一日行千里見卷但有沈冥醉客家顧況雜言寄子良支頤瞪目持流霞補注于左手持觴右手支頤瞪目仰視也流霞仙家酒也又云無戲蓮葉何田田又云無戲蓮葉間無戲蓮葉東無戲蓮葉南無戲蓮葉北蓋美其芳華盛茂得時而援故綺窗繡戶出佳人少有勇力參貴幸楊白花歌序楊白花魏胡太后逼通之恐誅乃奔其部曲降梁太后追思不已爲作楊白花歌使宮人妙解絃管晝夜連之聲甚悽惋乃采其聲被以絃管名曰楊白花歌含情出戶脚無力於舞楊花飄蕩落誰家唯恐南園風雨作一作落碧蕪狼藉梁梨花

江南曲五言古樂府解題古辭云江南可采蓮葉何田田又云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蓋美其芳華盛茂得時而援故綺窗繡戶出佳人少有勇力參貴幸楊白花歌序楊白花魏胡太后逼通之恐誅乃奔其部曲降梁太后追思不已爲作楊白花歌使宮人妙解絃管晝夜連之聲甚悽惋乃采其聲被以絃管名曰楊白花歌含情出戶脚無力於舞楊花飄蕩落誰家

妾家白蘋洲渡口郎去采蓮時歌辭出於此

日上芙蓉機梁簡文帝詠玉釉芙蓉舟亂流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芙蓉起出樂府解題古詞以名曲也

傍騎馬郎雪白流黃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芙蓉起出樂府解題古詞以名曲也

軋搖槳聲移舟入芰葉芰葉淺作底難相尋辭曲歌人作料理

郎郎不見灘勢自浮沈於萍萍無根風吹浪打客愁客夜夜歌舟月采蓮子

蓮蓮有子笑客夜夜歌舟月采蓮子

不作浮萍生雖爲藕花死岸上誰家游冶郎

烏帽紫游韁青驄服下章紫游韁白馬紫游韁見樂府解題

含愁復含笑回首問橫塘橫塘金陵一作補金陵地名在今府城南

妾住金陵步一作補補闕缺句今依李白集補步爲金陵李白之詞

家橫塘小有改名秣陵也

門前朱雀航流蘇持作帳補闕文帝詩序曰朱雀航吳時所作

作梁出入金嶺幢憲一作旌旗出入金嶺幢見樂府解題古今樂錄曰梁武帝改青溪大路爲通天金門

前年學歌舞定得相許連娟繞山

越原九歌君兮君不行分既雷詳見上

呼知幾問向秋冠是誰答曰金山在西蜀綿竹縣下問君是何人答曰我村也今俗通下文招太白魂村由是人富

鳳管悲若咽楊柳動春色補宋書謝靈運好音樂孔時穿會稽孔鄭都有才華孔時穿今仲堪表帳吟詠風月新篇綵筆鸞弦嬌欲語百舌巧調時引出千聲名來白雪共誰和欲用何能報天子

鳴馬垂頭捻冥塵驊騮一日行千里見卷但有沈冥醉客家顧況雜言寄子良支頤瞪目持流霞補注于左手持觴右手支頤瞪目仰視也流霞仙家酒也又云無戲蓮葉何田田又云無戲蓮葉間無戲蓮葉東無戲蓮葉南無戲蓮葉北蓋美其芳華盛茂得時而援故綺窗繡戶出佳人少有勇力參貴幸楊白花歌序楊白花魏胡太后逼通之恐誅乃奔其部曲降梁太后追思不已爲作楊白花歌使宮人妙解絃管晝夜連之聲甚悽惋乃采其聲被以絃管名曰楊白花歌含情出戶脚無力於舞楊花飄蕩落誰家唯恐南園風雨作一作落碧蕪狼藉

楊白花一作楊花白又一作閒中婦朝朝淚如雨詞力柔弱名白花或稱仇楊花人少有勇力參貴幸楊華名白花或稱仇楊花

錢唐樂府詩集曲

錢唐岸上春如織又云十里楊花撲面飛

鶯啼燕語報新晴百舌巧調時引出千聲名來白雪共誰和欲用何能報天子

南樓西南樓纖纖如玉鉤珠簾卷玳瑁補注玳瑁似龜甲可飾器物

羅輕壓金縷見卷一明月西上一作閒中婦

依約腰如束梓桐立秦始皇神記何以莫入北室塔上有一人高丈餘狀如力士常以鐵杵擊此塔下問君是何人答曰我金人也在西蜀綿竹縣下問君是何人答曰我村也今俗通下文招太白魂村由是人富

鳳管悲若咽楊柳動春色補宋書謝靈運好音樂孔時穿會稽孔鄭都有才華孔時穿今仲堪表帳吟詠風月新篇綵筆鸞弦嬌欲語百舌巧調時引出千聲名來白雪共誰和欲用何能報天子

鳴馬垂頭捻冥塵驊騮一日行千里見卷但有沈冥醉客家顧況雜言寄子良支頤瞪目持流霞補注于左手持觴右手支頤瞪目仰視也流霞仙家酒也又云無戲蓮葉何田田又云無戲蓮葉間無戲蓮葉東無戲蓮葉南無戲蓮葉北蓋美其芳華盛茂得時而援故綺窗繡戶出佳人少有勇力參貴幸楊白花歌序楊白花魏胡太后逼通之恐誅乃奔其部曲降梁太后追思不已爲作楊白花歌使宮人妙解絃管晝夜連之聲甚悽惋乃采其聲被以絃管名曰楊白花歌含情出戶脚無力於舞楊花飄蕩落誰家唯恐南園風雨作一作落碧蕪狼藉

楊白花一作楊花白又一作閒中婦朝朝淚如雨詞力柔弱名白花或稱仇楊花人少有勇力參貴幸楊華名白花或稱仇楊花

南樓西南樓纖纖如玉鉤珠簾卷玳瑁補注玳瑁似龜甲可飾器物

羅輕壓金縷見卷一明月西上一作閒中婦朝朝淚如雨詞力柔弱名白花或稱仇楊花人少有勇力參貴幸楊華名白花或稱仇楊花

楊白花一作楊花白又一作閒中婦朝朝淚如雨詞力柔弱名白花或稱仇楊花人少有勇力參貴幸楊華名白花或稱仇楊花

錢唐樂府詩集曲

錢唐岸上春如織又云十里楊花撲面飛

鶯啼燕語報新晴百舌巧調時引出千聲名來白雪共誰和欲用何能報天子

南樓西南樓纖纖如玉鉤珠簾卷玳瑁補注玳瑁似龜甲可飾器物

羅輕壓金縷見卷一明月西上一作閒中婦朝朝淚如雨詞力柔弱名白花或稱仇楊花

楊白花一作楊花白又一作閒中婦朝朝淚如雨詞力柔弱名白花或稱仇楊花

錢唐樂府詩集曲

錢唐岸上春如織又云十里楊花撲面飛

紅絲穿露珠簾冷（補曰所謂紅絲穿露珠簾風雪小枕如
亞亞下織綾（補曰所謂亞亞下織綾者即行路難唯聞啞啞聲無限宮裝不勝淚
山入臥屏兩重雲母空烘影（西京雜記曰文君姣好眉色如遠山時人效之謂之遠山
琉璃疊涼簟隊（一作墜）髮（一作鬢）春（才調集春作鬢）錦疊空牀（一作鬢）
侯（才調集作候）
（補曰所謂侯門一入深如海者）
遠（才調集作遠）山愁
（補曰所謂遠山愁黛淺淺描者）
（補曰所謂遠山愁黛淺淺描者）
（補曰所謂遠山愁黛淺淺描者）

温飛卿詩集卷第三

春曉曲 調立案才調集作春日詠懷太子西池共七首皆應教體

家臨長信催來道 三輔黃圖漢舍門玉關 乳燕雙雙拂畫梁 畫梁 一作新 雨股金釵已相許 一股合一股釵擘黃金合分飾 不令 一作

獨作空城 才調集作成 塵悠悠楚水流如馬 李賀詩有塵清水二山下愛娶千年如走馬 恨紫愁紅滿平野野土千年怨不平至今燒作鴛鴦瓦 晉書鄭櫂銅雀臺瓦為硯甚發墨梁昭明太子詩曰朗然將百煉鄧公已陳三江口裡還同共作此歌

三洲詞 通鑑唐書樂志三洲商人歌也古今樂錄三洲歌者商客賀萬三兄弟所作

團員 一作圓 莫作波中月潔白莫 無 為枝上雪月隨波動碎漣漪雪似梅花不堪折李嬪十六青絲髮盡帶雙花為君結 樂府古辭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 門前有路輕 一作 別離 樂府詩集作離別 惟 一作只恐歸來舊香滅

温飛卿詩集卷第三

柳纖吐牙香玉 綱立案徐陵白居易長恨歌詠楊貴妃事玉作綿 不令 一股合一股釵擘黃金合分飾 一股合一股釵擘黃金合分飾 一作

前池 張可見有桑桃趺 似惜紅顏鏡中老

獵騎 樂府詩集有詞序

早辭平原殿 禮記天子負扆南向而立 夕奉湘南宴 漢書湘南縣屬長沙國應山在東南荊州山 香兔抱微煙 爾雅宋均曰兔於帝臺止張衡西京賦曰抱朴子曰禮記曰月暈而風月者陰精之守雖成為臥象兔形 重輪屢輕扇 晉輕扇歌詩舞歌依龍吟之調樂府詩集有此詞及李白曲俠客行 雁柱將軍管 晉書郭欽傳欽上疏曰今邊境無事宜修文德以來遠人使君馬 宋兵采桑城南曜又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 漢官儀太守駕四馬有五馬之稱已疲妾未老 樂府古辭妾年已老時駐君住馬已疲妾未老也 恐歸來舊香滅 風俗通士庶曰仆射行中庶子曰侍郎之應弦而落 寶柱惜離弦 風俗通秦琴名曰蒙恬所造有柱十三 流黃悲赤縣 黃帝時山在東南荊州山有赤縣虎 理叙低舞鬟 樂府古辭雞鳴高樹巔百鳥鳴相喚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喜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系桂枝為鉤 換袖回歌面 晉傅玄歌詩舞歌依龍吟之調樂府詩集有此詞及李白曲俠客行 晚柳未如絲 洪邁容齋隨筆古詩柳未如絲比婦人之柔弱也 落花已如霰 漢郊祀歌青陽開出萬物芸芸華實照耀霜露既降草木隕落 所嗟故里曲不及青樓宴

西州 樂府詩集作西州曲一作 曲 吳聲歌曲

温飛卿詩集卷第三

悠悠復悠悠昨日下西州西州風色好遙見武昌樓 武昌樓 一作武昌城 武昌何鬱鬱 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何鬱鬱府中多蒲葦 儂家定無匹小婦被流黃 樂府古辭上有絲下有絲絲絲自相當 登樓撫瑤瑟 爾雅小雅鼓瑟所作樂器上有堂堂上有瑟瑟上有絲 絲復輕 爾雅秦絲一曰絲一曰絲琴瑟謂張絃和 素手直淒清 古詩為焦仲卿妻作淒淒復淒淒 解掩抑似含情 晉琴賦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制立案冊府元龜樂部發二十八解 南樓登

且望西江廣復平艇子掘雨槳催過石頭城（胡三省曰石頭城在今建康城西北枕大江其處有山臨水有磯岸謂之石頭城）
復還郎隨早帆去（胡三省曰江南西道洪州在荊州之東下流故曰早帆去）門前烏臼樹慘澹天將曙灘鷺飛（胡三省曰烏臼樹葉似烏桕葉冬實白如小豆）
使西風他日相尋索莫作西州客西州人不歸秦州年年碧

燒歌（說文野火曰燒）

起來望南山山火燒山田微紅夕（一作久）如滅短燄復相連（一作洋燒）赤郎豹能楚言倚鋪欲清然（後漢書倭奴國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地多山林知書契其俗男子皆黥面文身以木皮橫縫為衣貫頭左衽）自言楚越俗燒畬作早（一作旱）田種候經雨下種旱三歲土脈墳良（秀野草堂）

旁山縱燒大火（唐州嘯火燒山界也杜甫詩注楚俗燒荒田曰畬）
先以刀芟治林木曰斫畬其刀以木為柄刀的曲謂之畬刀（豆苗蟲促）
促（陶潛詩注促蟲名）豆苗蟲（爾雅注蟲食葉蟊食根）籬上花當屋（杜甫詩注蜀葵花莖似麻葉似蓖麻葉似木槿花有紅紫白數種）廢棧豕歸閑（莊子踶之以馬棧注以牛棧）廣場雞啄粟（猶禪師百丈幕寺輒其所斫也）新年春雨晴處處蓑神祭（吳越春秋風起兮白雲飛）
持錢就人卜（一作上）敲瓦隔林鳴（古今注烏鳴人占凡鳥皆凶惟烏鳴反吉俗謂之慈烏）卦歸來桑棗下吹火向白茅（說文茅菅也）

定吉凶曰卜）

腰鐮映頰蔬（一作筆）楚游動（一作勤）夢思（楚辭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北渚水雲夐（一作生）江海客（莊子陸行莫如用車水行莫如用舟此相似）而我江海客（莊子虛曰楚王聞子虛言有七澤管見其一名曰雲夢）適與秋風期（漢武帝秋風辭秋風起兮白雲飛）遂使（一作從）權萍客靜牖煙舟淵（左傳晉侯使韓穿謝秦且逆之）

連平山（晉地理志昭東武令臨朐縣有連山）臺榭芳猶與（一作在）自行坐於大榭樹下）逝星拂宵外飛燼落階前仰面呻（一作吟）復嘘（舉記今之紋者申其伯舉謂臨吉則為珠湖風起雲湧而嘯一云嘯吟聲）雅孃兒豐歲（得官家稅）誰知蒼翠容盡作官家稅（漢蓋寬饒傳三王官天下至帝家天下至建田師行參跋七場編在軸的知給）

仁祠窮露宮長安佳氣濃（漢書高祖以黃人定為劉氏興）
映葦葭（補西京雜記以黃人定為劉氏興）法華經長者金刹（法華經長者二子）
珠網玉盤龍（扇賦洋洋乎珠光玉潤之間）軒映珠綴鮑（晉書王述子坦之風姿俊邁述甚愛之坦之每旦輒拂拭述目之曰此兒必破我家）
泉賦旋題玉英應（劉向七略有泉賦十篇）也懷緣之可皆以玉飾也）天井倒芙蓉（井反仰芙蓉花也）
井井者東井之像也春秋水中之物皆所以服人也）潘長吹（潘岳秋興賦臨川羨魚情有餌徒勞永懷）
臨水之嘆（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逝星拂宵外飛燼落階前仰面呻雅孃兒豐歲誰知蒼翠容盡作官家稅

魚進淺（補魏邯鄲淳笑賦魚出淺而喁喁）
為珠湖風起雲湧而嘯一云嘯吟聲）落英不可餐（離騷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返照昏

澄陂

寓懷

誠足不顧（一作願）得妄矜徒有言語斯諒未盡隱顯何（在）
悠然洵彼都邑盛（謝眺和徐都曹詩曰都邑盛豪華）
馬喧（陶潛雜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白期尋客卿（魏國策樂毅謂燕王曰臣聞善作者始之善成者終之臣願大王熟察臣之計而少加意焉臣聞賢君不以祿私其愛不以官隨其愛察能而授官故能成其王業立其功名先王以此報怨於強齊臣雖不肖數以先王之教導於趙王趙王用之以和於國先王命之以身得幸於燕燕王以此信之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明教以順左右之心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舉而以順左右之心也故敢以書報）
（召見典語大悅之拜為客卿）非意千王孫（漢書龔勝字君賓楚人也勝與同郡龔舍相友世稱楚有龔勝龔舍之節勝舍子皆學為吏至大官勝獨以節義自守不肯仕進王莽時徵為講學祭酒稱疾不就使者奉璽書印綬即拜為太子師友固爭之勝遂不食而死）
顏之（厚矣）苟無海岱（一作山）氣（楓溪志許渾詩曰楓溪志士皆氣不除）奚取壺漿恩（漢中山靖王勝子也武帝時為中山王）
君曰吾以一簞羹（一作羊羹）也（楓溪志許渾詩曰楓溪志士皆氣不除）
遇以一壺餐得士二人（史記平原君傳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勝喜士士聞平原君之賢而來者門下三千客毛遂自薦於平原君曰勝聞先生處勝之門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未有所聞先生其留平原君曰諾毛遂乃按劍而前歷階而上者十九人顧謂其餘曰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唯絲（一作）綸（王逸楚辭注綸繩也）紳（王逸楚辭注紳大帶也）南山楊（楓溪志許渾詩曰南山楊柳拂千丈白雪梅花落一枝）適我松菊香（陶潛歸去來辭曰三徑就荒松菊猶存）
山蘋藻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魏志許靖傳曰靖從子也）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陶潛飲酒詩曰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時朝市案（李賀古歌詩曰時人但見朝市滿誰識城中有仙客）
（王維詩曰渭水自東流長安日夜浮）君何敢（一作）謂（楓溪志許渾詩曰陳元龍志許渾詩曰君何敢謂謝事早

酬友人

辭榮亦素尚（補注）陶淵明不食祿故云素尚息慮故里荒（補注）陶淵明歸去來辭曰田園將蕪胡不歸（補注）陶淵明飲酒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補注）陶淵明飲酒詩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補注）陶淵明歸去來辭曰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補注）陶淵明歸去來辭曰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金籍（補注）劉向傳向以宗室有材能數上疏言得失復陷金門（補注）漢官儀曰宮中門有金馬門故謂之金門獨此臥煙林（補注）謝靈運山居賦曰卜築林壑經始東山傍帶流水前臨清池後倚茂林（補注）謝靈運山居賦曰茂林脩竹清流激湍白石磷磷（補注）謝靈運山居賦曰白石磷磷綠水回清（補注）謝靈運山居賦曰綠水回清傍隈隩以懸流映蒨林而刊翠（補注）謝靈運山居賦曰傍隈隩以懸流映蒨林而刊翠坐久芰荷發（補注）離騷曰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釣閒蒹葭深（補注）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補注）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浴鳥故浮沈（補注）謝靈運山居賦曰浴鳥迴故浮沈遊魚還依隈（補注）謝靈運山居賦曰遊魚還依隈隱淪匿深浦（補注）謝靈運山居賦曰遊魚還依隈隱淪匿深浦唯當對流泉（補注）謝靈運山居賦曰唯當對流泉抱琴時復弄（補注）謝靈運山居賦曰抱琴時復弄垂綸還自翫（補注）謝靈運山居賦曰垂綸還自翫偶與林壑遇（補注）謝靈運山居賦曰偶與林壑遇率爾忘所羨（補注）謝靈運山居賦曰率爾忘所羨惜閒會頻（補注）謝靈運山居賦曰惜閒會頻數何事昔年曾到武陵路（補注）陶淵明桃花源記曰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唯當（補注）陶淵明桃花源記曰唯當相與言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唯當

金虎臺（魏武帝建安十五年築銅雀臺十八年作金虎臺十九年作冰井臺見文選注）

調寄中
二字也

碧山連金虎青苔蔽石麟（補注）張衡西京賦曰建章鳳闕神明臺井幹樓上跱五城十二樓其西則有興光泰壹儲胥臨高百尺有三層閣道繚其外又有別風嶕峣二枝列其上有銅鳳凱風從南來入於枝間翔鳴遂以名臺又有井幹樓高五十丈積木為井幹樓四角各立一樓樓去地二十丈皆以銅為柱桷上施盤龍蟠螭委虵之狀又有九層臺高七十丈皆遠望見之（補注）張衡西京賦曰建章鳳闕神明臺井幹樓上跱五城十二樓其西則有興光泰壹儲胥臨高百尺有三層閣道繚其外又有別風嶕峣二枝列其上有銅鳳凱風從南來入於枝間翔鳴遂以名臺又有井幹樓高五十丈積木為井幹樓四角各立一樓樓去地二十丈皆以銅為柱桷上施盤龍蟠螭委虵之狀又有九層臺高七十丈皆遠望見之春（補注）張衡南都賦曰其中則有青陽朱明西暢太冬之館（補注）張衡南都賦曰其中則有青陽朱明西暢太冬之館也（補注）張衡南都賦曰其中則有青陽朱明西暢太冬之館也皓齒芳塵起（補注）張衡西京賦曰貴人之室則有青陽

芙蓉

刺莖澹蕩綠（一作碧李賀詩句花片參差紅（一作絳）吳歌秋水冷（明立案晉樂府有子夜歌有歡從十八相送至九相留始出江南東晉已來前有增廣其辭皆徒歌說而被之絃管自永嘉渡江之後下及梁陳以前皆絃歌也）湘廟夜雲空（補（廟基元水經注太湖水西波徑二廟廟南廟之夢陵廟大舜之時方也二廟似在湘水北也）湘民祠在湖水側南方與湘廟相對）露裏（明長元詩美人清淚露華濃）美人清（一作青）鏡中（李山甫詩花疑聚香）南樓未歸客（注詩下一作一夕）練塘東（補（練塘華亭縣東有三條一谷亦自殺胡入練塘）

敕勒歌

敕勒歌塞北（梁鼓角橫吹曲敕勒出高車部在五原北（通典陰山在五原北）通典陰山在今豐州北）神武（北齊高祖神武皇帝）斛律金（北齊書斛律金朔州人）唱（唱自起神武聞之勉坐以安士）敕勒金幘（一作驛）增驛（碧陰山無歲華（李本紀西北斤逐匈奴自榆中）（北河以東屬之陰山從廣已陰山）

兒吹玉管（補（風俗通曰元光元年李延年上新聲二十八解大小各異故分為二部）笛有二孔大小各異故分為二部）胡姬踏錦花（補古樂府胡姬年十五嫁為酒家婦）（胡姬不知何許人）雪（補大梁舊事數百部人皆小樂室臨時請召）營前月照沙（補立案隋書音樂志梁有明月照高樓）（地之北也如淮月照徐廣云淮北謂之淮南）（淮北之地古冥少四面平）羌笛（補（在傳笛之畫）

吹哀（胡笳本出羌胡卷十二引大小各異故分為二部）胡笳本出羌胡（補（笳本胡人卷十二引大小各異故分為二部）不越征人意（補（笳本胡人卷十二引大小各異故分為二部）如此）白馬（補（笳本胡人卷十二引大小各異故分為二部）易水（補（笳本胡人卷十二引大小各異故分為二部）東征（補（笳本胡人卷十二引大小各異故分為二部）連兒（盡先笳本胡人卷十二引大小各異故分為二部）笳本胡人卷十二引大小各異故分為二部）笳本胡人卷十二引大小各異故分為二部）

開庭見早梅花影誰裁碧燈隨刃落蟬鬢覺春來

陳宮詞

雞鳴人艸艸勞人香輦出宮花伎吾細腰轉織復傷

馬嘶金面斜早鴈隨絲伏鶯雛避凝作

浙湘風外切女家於浙湘之間嫁為湘君之二女居焉

所游處皆奏始皇遣數於此禱之風基雨明中有君山湘君之

士日千石出入多飄風基雨明中有君山湘君之

和紹興宋鶴望注云湘君堯女舜妃葬於此間或謂之湘妃

如暖席之類又海人采白日中西山上時云輸不數基說則謂紅日也

春日野行

騎馬踢煙莎青春柔怨何蜂翎朝粉墜（一作翅）

初冬曉鉦鴈背夕陽多柳鹽欺芳帶（一作蕊）山愁縈翠

蛾見卷別情無處說方寸是星河（補闕子方寸之地虛矣）

詠曉

毛羽（一作翎）倏愁翠（一作色）盤春恨容偏落淚（一作泪）邊歌續塵（一作曲）低態定思人枕

上夢隨月扇邊歌續塵（一作曲）低態定思人枕

中書令裴公輓歌詞二首（補闕唐憲宗時中書門下平章事）

離雲外日（温子昇皇太子挽歌彩雲映日神光照殿）光滅火前星（劉孝威和太子時前少傅是一名處士鄴客聽秦苑（鄴客徐幹列傳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皆為

開庭見早梅花影誰裁碧燈隨刃落蟬鬢覺春來

陳宮詞

雞鳴人艸艸勞人香輦出宮花伎吾細腰轉織復傷

馬嘶金面斜早鴈隨絲伏鶯雛避凝（一作鳴）

浙湘風外（湘女家於浙湘之間嫁為湘君之二女居焉

所游處皆奏始皇遣數於此禱之風基雨明中有君山湘君之

士日千石出入多飄風基雨明中有君山湘君之

和紹興宋鶴望注云湘君堯女舜妃葬於此間或謂之湘妃

如暖席之類又海人采白日中西山上時云輸不數基說則謂紅日也）

春日野行

騎馬踢煙莎青春柔怨何蜂翎朝粉墜（一作翅）

初冬曉鉦鴈背夕陽多柳鹽欺芳帶（一作蕊）山愁縈翠

蛾（見卷二）別情無處說方寸是星河（補闕子方寸之地虛矣）

詠曉

毛羽（一作翎）倏愁翠（一作色）盤春恨容偏落淚（一作泪）邊歌續塵（一作曲）低態定思人枕

上夢隨月扇邊歌續塵（一作曲）低態定思人枕

中書令裴公輓歌詞二首（補闕唐憲宗時中書門下平章事）

離雲外日（温子昇皇太子挽歌彩雲映日神光照殿）光滅火前星（劉孝威和太子時前少傅是一名處士鄴客聽秦苑（鄴客徐幹列傳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皆為

開庭見早梅花影誰裁碧燈隨刃落蟬鬢覺春來

陳宮詞

雞鳴人艸艸勞人香輦出宮花伎吾細腰轉織復傷

馬嘶金面斜早鴈隨絲伏鶯雛避凝

浙湘風外（湘女家於浙湘之間嫁為湘君之二女居焉

所游處皆奏始皇遣數於此禱之風基雨明中有君山湘君之

士日千石出入多飄風基雨明中有君山湘君之

和紹興宋鶴望注云湘君堯女舜妃葬於此間或謂之湘妃

如暖席之類又海人采白日中西山上時云輸不數基說則謂紅日也）

春日野行

騎馬踢煙莎青春柔怨何蜂翎朝粉墜（一作翅）

初冬曉鉦鴈背夕陽多柳鹽欺芳帶（一作蕊）山愁縈翠

蛾（見卷二）別情無處說方寸是星河（補闕子方寸之地虛矣）

詠曉

毛羽（一作翎）倏愁翠（一作色）盤春恨容偏落淚（一作泪）邊歌續塵（一作曲）低態定思人枕

上夢隨月扇邊歌續塵（一作曲）低態定思人枕

中書令裴公輓歌詞二首（補闕唐憲宗時中書門下平章事）

離雲外日（温子昇皇太子挽歌彩雲映日神光照殿）光滅火前星（劉孝威和太子時前少傅是一名處士鄴客聽秦苑（鄴客徐幹列傳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皆為

王儉風華首（南史王儉字仲寶官位清貴風儀秀雅每朝廷有大事輒與儉參議故時人謂之曰儉在坐無事不決也）丹陽布衣客（晉許邁字叔玄自幼好道棄官入句曲山修煉丹法後世為茅山之祖）

欽勒燕山鼓（後漢書竇憲傳憲被劾收金印紫綬憲與弟篤及諸賓客乘輜軿車從騎數十出就賓客於瞭陽侯景山刻石紀功令將軍耿秉作銘）蓮潛白頭人（晉陶潛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嘗為彭澤令不為五斗米折腰解印綬去官歸田里後）

復汚車茵（晉書周顗字伯仁風神俊邁雅有重名時人為之語曰顗之嘿嘿猶勝人之喋喋）碑沈漢水春（晉羊祜字叔子為荊州都督鎮襄陽甚得江漢之和祜樂山水每出遊必造峴山置酒賦詩）

笛下妖星落風前役氣回（晉書桓伊字叔夏善音樂為江左第一桓子野卒伊臨其喪奏三調畢歎曰子野一往已盡）國香荀令去（荀令謂荀彧為侍中守尚書令時人稱為荀令君至人所在香氣經日不歇）樓月庾公來（晉庾亮字元規為中書令鎮武昌秋夜與諸佐吏殷浩等登南樓俄而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且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

處（晉書謝安傳安嘗攜妓東山既而風起雲湧安徐吟嘯曰將無同）

見友於太子光贊在元城與魏太子游治
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憐其貧入京城 商公下漢庭（史記留侯傳工
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須眉皓白衣一冠其偉上怪之四人各言
姓名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竟不易太子 依依陵樹
色注見空繞古一作九原青

東府虛容衛東府見卷七（晉陽 西園寄夢思（補遺文帝美容儀
帝詩朱顏容衛扇 作通用步西園
鳳縣吹曲夜列僊傳王子晉周靈王太子好吹笙作鳳鳴聲一雞斷問安李陵答蘇武書曰異域之
朝於王季日三鶴初鳴而至於嵩門山聞空中之聲曰今日當有
何如內璧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 塵陌都人恨詩被髮
人士 霜郊照馬悲（陶潛輓詩死日朝廷輟哭四鄰嗟歎 煙艸近丹一作前墀
日將白光通助也照也也所以助生送死也 唯餘埋壁地（鏡左傳楚昭王聘於魯王為之
日出油幢登五人主社稷乃備以卻見於廟望回旨辭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
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床王跨之齊王財加焉子干子晳皆違之子王銜
拘而入拜 秘書劉尚書輓歌詞二首

王筆活鸞鳳（宋書何尚之傳帝嘗問尚之卿書何如王羲之尚之答曰羲之
會古今書聖 社前聞改陽王治筆飛鸞翔鳳羣臣莫識帝以問尚之尚之答曰羲之
陳又書大宛王羲之傳贊曰觀其點畫煙霏雲斷鋒芒峻發若利劍長戈
龍蟠勢如鋪畫反正合也 論書鳳威遒勁 通世說顧長康畫謝幼輿丘壑中
言如仰觀芙蓉自然可愛若出水芙蓉 學筵開絳帳（後漢馬融坐高堂施絳帳
列女傳曰鄭玄家貧客耕東萊學徒數百人玄就學三年不得歸其妻
紡績於戶下玄從婢問曰胡為久不歸婢曰但思君耳 譚柄發洪鐘（漢書劉向傳
向子歆博見洽聞貫穿古今為儒林宗歆嘗讀鐘磬聲而心悲以為後世
德衰曰若不和洪鐘不知其音嘻 粉署見飛鵬（粉署見卷二晉百官名
也 詔自傷悼以為書不得長進為賦以自廣 玉山猶臥龍（補遺文帝與鍾繇書曰
傳玄賦鳥飛入懷含止於水開鵬似鳥小如雀憶有之色上作因形名
也 遺風邈難繼（漢書王莽傳贊曰莽既簒位欲文飾其姦乃改正朔
瀧清韻蕭散九原松（禮記檀弓孔子曰吾從先大夫於
九京也（鄭玄曰九京晉卿大夫之葬地名在絳縣東北）趙文子謂叔向曰後之從先大夫於
九京者其誰與 塵尾近良玉（世說王夷甫容貌整麗妙於談玉柄麈尾
白毛為麈尾與客清談客亦皆精絕人物都無分別詳卷八 崔嘏吹素絲（晉書嵇
喜傳王恭美姿儀嘗坐青絲步障中飲酒 壞陵殷浩謫（晉高陽許詢字玄度
而行五里見之嘆曰此神姿中人也 野雉服與相溫願開軟成浩受命北征
陵道車次山梁有士手多刺似鳥人 鳳笳吹雕毛（補遺南方雛其毛能食諸
鳥羽於羣鉛卅中有雛毛 霜清徹兔目（埤雅兔目赤 春野謝安墓

見卷京口貴公子襄陽耆女兒（晉羊祜鎮襄陽樂者宋金龍毛詵之
固而作之其曲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峴山頭作也詵為襄陽都夜開城女數錯
大隱南大隱清女兒花盛滿郎回 折花兼踢月多唱柳郎詞（古
樂府南史柳惲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詩與陳郡謝朓
曰吾南史柳惲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詩與陳郡謝朓
曰吾南柳郎可為表儀家柳江南曲云春花復好月復滿何時
太子西池二首（晉書武帝泰始二年立策世子為太子好養武士一夕中作地比曉
已成今太子西池是也治讓之舟登所創矣史記淮南王安謀反上賜書曰
朝於王季日三鶴初鳴而至於嵩門山聞空中之聲曰今日當有
何如內璧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 塵陌都人恨（陶潛輓詩死日朝廷輟哭四鄰嗟歎
士 霜郊照馬悲（陶潛輓詩死日朝廷輟哭四鄰嗟歎 煙艸近丹一作前墀
拜階壓紺 唯餘埋壁地（鏡左傳楚昭王聘於魯王為之
日將白光通助也照也也所以助生送死也 秘書劉尚書輓歌詞二首
也也所以助生送死也 學筵開絳帳（後漢馬融坐高堂施絳帳
日出油幢登五人主社稷乃備以卻見於廟望回旨辭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
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床王跨之齊王財加焉子干子晳皆違之子王銜
拘而入拜 煙艸近丹一作前墀 霜郊照馬悲（陶潛輓詩死日朝廷輟哭四鄰嗟歎
拜階壓紺 唯餘埋壁地（鏡左傳楚昭王聘於魯王為之
日將白光通助也照也也所以助生送死也 唯餘埋壁地（鏡左傳楚昭王聘於魯王為之

温飛卿詩集卷第四

送李億一作憶東歸

黃山遠隔秦樹一作在秦川扶風郡屬京兆府
青青柳弱一作張可見依依秋已有餘聲

渺漠苔生一作衰草徑一作路分黔石夾煙叢十里蕭古樹風出寺馬嘶秋色
東向陵雖亂夕陽中竹閒泉落山廚靜捲下僧歸影
殿空猶有南朝舊碑在敗一作荒興廢問漁翁一作樵父

贈蜀將一作送入成
教他著功勞

十年分散劒關秋未曾主劒門縣諸葛武侯出蜀於此立
皆從一作隨錦水流華陽一派惠錦江繞城至此有臨江樓故曰錦水
節度使自兼吳鉤空帶一作尚帶雕邊認箭寒雲重一作
今日逢君倍惆悵灌口看射雕處
千里暮雲平

馬上聽笳塞艸秋見卷三今日逢君倍惆悵灌口看射雕處
裊韓信壘封侯更記灌嬰睢陽人封舞陰侯
西江貽鈞叟霅生

碧天一作晴如鏡月如鉤孤雁一作鴻
分銷一作飛
蒼茫送客愁一作遠夜淚潛生竹枝曲一作鐵論無杜詩注竹枝本出
於巴俗事見九中書馬遷在
錦門竹枝已流也已見聽歌吟短句聊
春潮一作
木蘭一作遙聽上

舟（任防永嘉記人倫 乞改此句 地理志永嘉郡屬揚州 太康三年分會稽置）難到夢逐煙銷水自流（許昌記 晉成帝之荊州 此時所過 相傳自江南折梅 寄此驛頭人江南無別信 聊贈一枝春）謝楚江頭（晉成帝之荊州 時并許昌記 折梅寄此驛頭人江南無別信 聊贈一枝春）

寄清涼（一作潘）寺僧

石路無塵竹徑閒（昔年曾伴戴顒來 宋戴顒字仲若 譙郡人 善琴書 兄勔 弟勃 皆隱遁不仕 高風人慕之）窗間半偈聞鐘後（白樂天香山寺偈 前以香花請 後以偈答 偈曰 我今聞法得解脫 當來願作香山主 香山寺僧云 樂天後生 作此寺主 其偈曰 我今聞法得解脫 當來願作香山僧 其後果然 事具白氏長慶集）松下殘棊（棊 作碁）送客回（一作歸）檐（一作簷）向玉峰（大平寰宇記 西山在縣西二十里 其水北流出玉 名玉泉 有川方三十里）籠（一作龍）藏夜雪初（因一作流）出（一作香）水長秋苔（一作蘚）

重遊東（一作峰）寺（一作宗）寮禪師精廬（一作樊僧師名不詳 餘未詳）

遊人是姓（一作為此句 又一作道）與（一作為此句 又一作道）白蓮會（一作社）裏如相問（一作為此句 又一作道）說（一作為此句 又一作道）江田一鷺飛（一作鷺下飛 一作鷺飛下）誰解乘舟尋范蠡（五湖煙水獨忘機）

贈李將軍

誰言荀羨愛功勳（年少登壇衆所聞）年少（晉書荀羨字令則 潁川人 年十八中選方伎 未有知之 羨曰 此非常人 即以女妻之 羨後為北中郎將 鎮廣陵 時年二十八 中興書曰 羨為人美風儀 善談論 有識量 時人稱為荀中郎）登壇（晉書時除北中郎將 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 加散騎常侍 假節 鎮廣陵 築壇於廣陵城北 受命 壇今猶存）衆所聞（晉書荀羨字令則 潁川人 年十八 中選方伎 未有知之 羨曰 此非常人 即以女妻之 羨後為北中郎將 鎮廣陵 時年二十八 中興書曰 羨為人美風儀 善談論 有識量 時人稱為荀中郎）又因明易號將軍（晉書荀羨字令則 潁川人 年十八 中選方伎 未有知之 羨曰 此非常人 即以女妻之 羨後為北中郎將 鎮廣陵 時年二十八 中興書曰 羨為人美風儀 善談論 有識量 時人稱為荀中郎）金溝故事春常在（晉書荀羨字令則 潁川人 年十八 中選方伎 未有知之 羨曰 此非常人 即以女妻之 羨後為北中郎將 鎮廣陵 時年二十八 中興書曰 羨為人美風儀 善談論 有識量 時人稱為荀中郎）玉軸遺圖（一作文）火半焚（晉書荀羨字令則 潁川人 年十八 中選方伎 未有知之 羨曰 此非常人 即以女妻之 羨後為北中郎將 鎮廣陵 時年二十八 中興書曰 羨為人美風儀 善談論 有識量 時人稱為荀中郎）不學龍驤畫山水（一作色 一作花 顧愷之畫 山水仕宦能騰 物事每發 人稱有神）醉鄉無迹似閒雲（晉書時除北中郎將 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 加散騎常侍 假節 鎮廣陵 築壇於廣陵城北 受命 壇今猶存）

寒食日作（續集題初學記 無題 而注曰 寒食詩 恐合在清明前二日 然不可考 姑附於此）

紅淚綠暗徑相交抱暖含芳（一作芬）被紫袍（食民弊無忌書 初學記 無題 而注曰 寒食詩 恐合在清明前二日 然不可考 姑附於此）綠索平時滿婉娩（一作被）輕絛落

處晚一作於窗梳宜鬱切梳所以理髮也窗中卅
色妒雞卵妒謂雞避相鉤喙也或置於卵卅者
發精威散萬物張衡南都賦春雨初霽百草
自有玉樓芳一作春意在不能騎馬度煙郊
李羽處士寄新醞走筆戲酬
高談有伴還成藪事白系辭序馬融傳高誘注
期即是鄉韓詩外傳孟母三遷擇鄰處之孟子孟母
鵝鴨一作鴨謝客借問主人其家以子陳留謝氏名客兄
稽山曰稽山會稽之山也其家以子陳留謝氏名客兄
盡重陳外物論之十五方圓不相中也喻人事不合
劉公樂莊應玩易之卦名也樂動也應動則吉
與友一夜翻動經日作新歌解作詞多勸君春醞好
東歸一作游客盡日相隨好已恨流年
有憶楚鄉
贈袁司錄袁德師永州推湯公之
一朝辭滿有心期謝安造桓溫時桓溫將廢帝
花終楊園雪覆一作枝宴賢連騎
劉尹故人語往事世說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也歷所
名官而無官官之事謝郎諸弟得新知未詳
叙醉就胡姬畫一作畫衣錦還鄉事
客吹伏侯古今注笛出羌胡以竹為之
不堪風景一作雨峴山碑晉書羊祜鎮襄陽樂
鄉縣峴山祜每登山置酒言詠終日有宇宙悠悠
後世必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望遠如我與
者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祜卒襄陽百姓於峴山祜生平所憩之所建碑立廟望其碑
者莫不流涕
題西明寺僧院
智藏匡山遠法師匡山見卷五廬高僧傳晉太元中慧遠
人因參亂來遊方嶺乘三千餘年化緣遠作低松
片石對前墀爲尋名畫來過寺一作院因訪閒人得看碁
別僊僊王質入山見石室中有二童子圍碁視之一童以物與質如棗核質
入對碁忘柯已爛 新雁參差雲碧處寒雅遼亂一作繞葉紅

時自知終有張華識
客喉傳冰為之延譽不向滄洲理釣絲 嶺性南遊

偶題

微風和暖日鮮明艸色迷人向渭城 渭城一作渭城在咸陽東南
元鼎一年更名前城秦置咸陽縣
志曰城在雍州東五十里 吳客卷簾閒不語楚娥攀樹獨含情
紅垂果蔕櫻桃重 漢武故事方今櫻桃熟以薦宗廟 黃染花叢蝶粉
輕 一作時 自恨青樓無近信不將心事許卿卿 王安

寄湘陰閻少府乞釣車子

江昌

釣輪形與月輪同 一作道衡清夜 獨繞和煙影似空 何以繞
風川輪貞 秀野艸堂

若向三湘逢雁信

錢易南部新書云湘水北方白雁秋社乃來東與春時北去者信 莫
辭千里寄漁翁 一作沿天歌志都行在歸南四十五里南員一江之一

菱葉秋傳鏡水風 一作卷

終日垂鉤還有意 鏡可照人 鉤之水民望釣於渭 尺書多在錦鱗中 古詩
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哭王元裕

聞說蒲郎逐逝川 蒲郎名易 弦 一作小子期死伯牙已絕清
憶紅一作青 驄影墳上俄生碧艸 一作驄馬嘶墳裏詩書疑謝後 一作
夢中風貌柳邊猶 一作依 前 一作舊日門巷非同昨故友零丁
貌似潘 潘岳悼亡詩曰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

到相尋處碧樹紅樓自宛然

晉朝柏樹

晉朝柏樹一作法雲雙檜至唐故在 名喧海岸

綠塘漾漾煙濛濛張翰此來情不窮（補張翰傳翰字季鷹吳郡人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菜蓴鱸曰人生貴得適意耳安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冏敗王敗時人皆謂見機）霓羽衣翩翩（一作翩翩）立倒影（劉禹錫詩翩翩羽衣舞霓裳）撥（一作拔）刺跳晴空（補州宅閒題詩跳波自成珠撥刺水文細）風翻荷葉雨（一作雨）灑蓼花（補白居易詩蓼花紅苹渡白鳥）金鱗（一作鱗）白兩濕藜花千穗紅（補張籍詩藜牀竹席水堂中）心美夕陽波上客片時歸夢（一作夢）丟（一作投）鈎船中

人間鴛鷺杳難從（補唐書百官志鴛鷺鷺鷥也）獨（一作猶）恨金屏直幾重（李白詩金屏九疊雲）鵠象曉（一作曉）歸仁壽鏡（補三輔黃圖仁壽殿有大方鏡高五尺廣二尺二十分著壁中向之使人形備丁丁亦持也）百花春隔景陽鐘（見春日偶作）紫微芒動詞初出（補三輔黃圖紫微宮以未央為禁中名紫宮以未央為禁中名曰紫微舍人入直則草詔）許相容（事義府詠烏詩多少樹不借一枝棲）殘詰未封（補新唐志敬庫中書舍人專掌詔誥）每過朱門愛庭樹一枝何日

春日偶作

西園一曲豔陽歌（補竟陵既已不能（曲爰本神春日為陽和春日遲遲曲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又豔陽歌曲名）擾擾車塵負薛蘿（補三輔決錄注逃名潛山薛蘿為衣）不知經世竟如何（本康通命論百足以經世而不見信於時）夜聞猛雨判花盡（判分也）自欲放懷猶未得（王羲之傳放懷天地之間策杖逍遙

憶昔狂童犯順年玉虯閉暇出甘泉（建德初玉虯以像前分甘泉山）宗臣欲舞千金（作初舞者明帝見漢旅賜以七寶觴以下文人同此事）追騎猶觀七寶觴（觴之曰後騎來可以此示也詳卷）終堙地（晉陸雲在吳作答兄機詩云在昔初臣稱祝嘏終堙長狀如丘陵）空指紫垣（紫垣星名）中消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二曰光道）至今南頓諸耆舊（後漢吳祐生於南頓故城中說卷）猶指橅無作弄田（鮑照詩橅無生桑下閑生灰中暖）

題望苑驛（即此）

弱柵千條古一枝半含春雨半垂絲（一作合）景陽寒井人難到（建業吳宮景陽井在吳城即馬井）長樂晨鐘曉自知（一作侯屬臣稱賀雨雨自知）

温飛卿詩集卷第四　十　秀野草堂

十二樓前月不向西陵照咸（一作咸陽姬）

臺物之以玉天子西征至于西王母於瑤池之上乃奉白圭之璧以見王母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其修道路阻且長越山川其間三年將復而野哉吾子其無死將復見汝又曰我徂東土以詔諸夏萬民將復而野哉吾子其無死將復見汝）

（一作號相思樹）

（一作）

（一作）

（一作

同南郭能忘棄（作忘卻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荅偶）雀笑東林學坐禪（遠公居廬山東林寺坐禪有白雀馴擾庭戶）人事轉（作世）新花（作春）燭短（作促）月出西南露氣秋（見卷）綺窗（閨）夕（作晚）池塘七（作）夕（作晚）

月出西南露氣秋（見卷）綺窗閨夕（作晚）池塘七（作）夕（作晚）

銀河漢在鉞（作斜）樓（解曲家謝天擬注引郡國志）翠羽花冠（翡翠鳥羽飾花冠）對雞（作天一晚）未明先向（作上）短牆（作）窗（閨）

翠羽花冠（翡翠鳥羽飾花冠）對雞（作天一晚）未明先向（作上）短牆（作）窗（閨）

謝女青蛾（世說謝道韞未嫁時風雪中與兄講論甚精）欲（作）門外蕭郎白馬（晉武帝紀詔諸王各乘白馬會於東門）斷（前作作）

斷（前作作）

殘曙微星（作）當（作）戶（作）

殘曙微星（作）當（作）戶（作）

月照樓低（孫綽詩作）上（作）才調集作半）珠（作）箔（作）

月照樓低（孫綽詩作）上（作）才調集作半）珠（作）箔（作）

過（一作）柳隄（柳堤晚泊處）

過（一作）柳隄（柳堤晚泊處）

過陳琳墓（文苑志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亂冀州袁紹辟之）

（南岸近墓右）

（文苑邯鄲）

曾於青史見遺文（江淹雜體詩序圖青史編名竹帛）今日龍蓬（龍蓬船名）過此（一作古）墳詞客有靈應（魏志陳琳作書謝袁紹以琳典文章令作檄以書射操時操苦頭風發得書驚起而愈公笑其公安得不罪琳而已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書）我霸才無主始憐君（宋都賦序志陳琳歸曹公公曰）

曾於青史見遺文（江淹雜體詩序圖青史編名竹帛）今日龍蓬（龍蓬船名）過此（一作古）墳詞客有靈應（魏志陳琳作書謝袁紹以琳典文章令作檄以書射操時操苦頭風發得書驚起而愈公笑其公安得不罪琳而已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書）我霸才無主始憐君（宋都賦序志陳琳歸曹公公曰）

偶遊

曲巷斜臨一水（古逸盛盛一水間）小門終日不開（一作閉）紅珠斗帳（一作帳四角垂珠繒斗帳以形如覆斗者如珠南人呼名）櫻桃熟（一作綴）屏風孔雀閑（一作閉）額黃（用相如賦額黃眉綠事）無限夕陽山（見卷）與君便是（一作不）向人間覓往還

曲巷斜臨一水（古逸盛盛一水間）小門終日不開紅珠斗帳櫻桃熟屏風孔雀閑額黃無限夕陽山（見卷）與君便是（一作不）向人間覓往還

寄河南（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杜少府（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

寄河南（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杜少府（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

十載歸來鬢未（一作已）彫（琳琅珠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

十載歸來鬢未（一作已）彫（琳琅珠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

自有才華作慶（一作）卿（漢書高祖詔諸侯王奉朝請慶卿以下）豈關名利分榮（一作）路（漢書司馬相如傳榮路既通）

自有才華作慶（一作）卿（漢書高祖詔諸侯王奉朝請慶卿以下）豈關名利分榮（一作）路（漢書司馬相如傳榮路既通）

上苑（上林苑）騎聲相續（一作繼）過中（一作午）橋（中橋見卷五）夕陽（一作昨）山（一作）

上苑（上林苑）騎聲相續過中（一作午）橋（中橋見卷五）夕陽（一作昨）山（一作）

如畫（城南韋杜皆在焉見卷）應念田歌正寂寥（田歌見卷）自（一作為）失（一作性）時（一作）

（一作）應念田歌正寂寥（田歌見卷）自（一作為）失（一作性）時（一作）

贈知音（一作）

贈知音（一作）

翠羽花冠（翡翠鳥羽飾花冠）對雞（一作天一晚）未明先向（一作）短牆（一作）窗（閨）

翠羽花冠（翡翠鳥羽飾花冠）對雞（一作天一晚）未明先向（一作）短牆（一作）窗（閨）

謝女青蛾（世說謝道韞未嫁時風雪中與兄講論甚精）欲（一作）門外蕭郎白馬（晉武帝紀詔諸王各乘白馬會於東門）斷（前作）

斷（前作）

殘曙微星（一作）當（一作）戶（一作）

殘曙微星（一作）當（一作）戶（一作）

月照樓低（孫綽詩作）上（一作）才調集作半）珠（一作）箔（一作）

月照樓低（孫綽詩作）上（一作）才調集作半）珠（一作）箔（一作）

過（一作）柳隄（柳堤晚泊處）

過（一作）柳隄（柳堤晚泊處）

過陳琳墓（文苑志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亂冀州袁紹辟之）

（南岸近墓右）

（文苑邯鄲）

曾於青史見遺文（江淹雜體詩序圖青史編名竹帛）今日龍蓬（龍蓬船名）過此（一作古）墳詞客有靈應（魏志陳琳作書謝袁紹以琳典文章令作檄以書射操時操苦頭風發得書驚起而愈公笑其公安得不罪琳而已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書）我霸才無主始憐君（宋都賦序志陳琳歸曹公公曰）

曾於青史見遺文（江淹雜體詩序圖青史編名竹帛）今日龍蓬（龍蓬船名）過此（一作古）墳詞客有靈應（魏志陳琳作書謝袁紹以琳典文章令作檄以書射操時操苦頭風發得書驚起而愈公笑其公安得不罪琳而已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書）我霸才無主始憐君（宋都賦序志陳琳歸曹公公曰）

偶遊

曲巷斜臨一水（古逸盛盛一水間）小門終日不開（一作閉）紅珠斗帳（一作帳四角垂珠繒斗帳以形如覆斗者如珠南人呼名）櫻桃熟（一作綴）屏風孔雀閑（一作閉）額黃（用相如賦額黃眉綠事）無限夕陽山（見卷）與君便是（一作不）向人間覓往還

曲巷斜臨一水（古逸盛盛一水間）小門終日不開紅珠斗帳櫻桃熟屏風孔雀閑額黃無限夕陽山（見卷）與君便是（一作不）向人間覓往還

寄河南（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杜少府（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

寄河南（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杜少府（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

十載歸來鬢未（一作已）彫（琳琅珠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

十載歸來鬢未（一作已）彫（琳琅珠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

自有才華作慶（一作）卿（漢書高祖詔諸侯王奉朝請慶卿以下）豈關名利分榮（一作）路（漢書司馬相如傳榮路既通）

自有才華作慶（一作）卿（漢書高祖詔諸侯王奉朝請慶卿以下）豈關名利分榮（一作）路（漢書司馬相如傳榮路既通）

上苑（上林苑）騎聲相續（一作繼）過中（一作午）橋（中橋見卷五）夕陽（一作昨）山（一作）

上苑（上林苑）騎聲相續過中（一作午）橋（中橋見卷五）夕陽（一作昨）山（一作）

如畫（城南韋杜皆在焉見卷）應念田歌正寂寥（田歌見卷）自（一作為）失（一作性）時（一作）

（一作）應念田歌正寂寥（田歌見卷）自（一作為）失（一作性）時（一作）

贈知音（一作）

贈知音（一作）

翠羽花冠（翡翠鳥羽飾花冠）對雞（一作天一晚）未明先向（一作）短牆（一作）窗（閨）

翠羽花冠（翡翠鳥羽飾花冠）對雞（一作天一晚）未明先向（一作）短牆（一作）窗（閨）

謝女青蛾（世說謝道韞未嫁時風雪中與兄講論甚精）欲（一作）門外蕭郎白馬（晉武帝紀詔諸王各乘白馬會於東門）斷（前作）

斷（前作）

殘曙微星（一作）當（一作）戶（一作）

殘曙微星（一作）當（一作）戶（一作）

月照樓低（孫綽詩作）上（一作）才調集作半）珠（一作）箔（一作）

月照樓低（孫綽詩作）上（一作）才調集作半）珠（一作）箔（一作）

過（一作）柳隄（柳堤晚泊處）

過（一作）柳隄（柳堤晚泊處）

過陳琳墓（文苑志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亂冀州袁紹辟之）

（南岸近墓右）

（文苑邯鄲）

曾於青史見遺文（江淹雜體詩序圖青史編名竹帛）今日龍蓬（龍蓬船名）過此（一作古）墳詞客有靈應（魏志陳琳作書謝袁紹以琳典文章令作檄以書射操時操苦頭風發得書驚起而愈公笑其公安得不罪琳而已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書）我霸才無主始憐君（宋都賦序志陳琳歸曹公公曰）

曾於青史見遺文（江淹雜體詩序圖青史編名竹帛）今日龍蓬（龍蓬船名）過此（一作古）墳詞客有靈應（魏志陳琳作書謝袁紹以琳典文章令作檄以書射操時操苦頭風發得書驚起而愈公笑其公安得不罪琳而已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書）我霸才無主始憐君（宋都賦序志陳琳歸曹公公曰）

偶遊

曲巷斜臨一水（古逸盛盛一水間）小門終日不開（一作閉）紅珠斗帳（一作帳四角垂珠繒斗帳以形如覆斗者如珠南人呼名）櫻桃熟（一作綴）屏風孔雀閑（一作閉）額黃（用相如賦額黃眉綠事）無限夕陽山（見卷）與君便是（一作不）向人間覓往還

曲巷斜臨一水（古逸盛盛一水間）小門終日不開紅珠斗帳櫻桃熟屏風孔雀閑額黃無限夕陽山（見卷）與君便是（一作不）向人間覓往還

寄河南（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杜少府（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

寄河南（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杜少府（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

十載歸來鬢未（一作已）彫（琳琅珠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

十載歸來鬢未（一作已）彫（琳琅珠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

自有才華作慶（一作）卿（漢書高祖詔諸侯王奉朝請慶卿以下）豈關名利分榮（一作）路（漢書司馬相如傳榮路既通）

自有才華作慶（一作）卿（漢書高祖詔諸侯王奉朝請慶卿以下）豈關名利分榮（一作）路（漢書司馬相如傳榮路既通）

上苑（上林苑）騎聲相續（一作繼）過中（一作午）橋（中橋見卷五）夕陽（一作昨）山（一作）

上苑（上林苑）騎聲相續過中（一作午）橋（中橋見卷五）夕陽（一作昨）山（一作）

如畫（城南韋杜皆在焉見卷）應念田歌正寂寥（田歌見卷）自（一作為）失（一作性）時（一作）

（一作）應念田歌正寂寥（田歌見卷）自（一作為）失（一作性）時（一作）

贈知音（一作）

贈知音（一作）

翠羽花冠（翡翠鳥羽飾花冠）對雞（一作天一晚）未明先向（一作）短牆（一作）窗（閨）

翠羽花冠（翡翠鳥羽飾花冠）對雞（一作天一晚）未明先向（一作）短牆（一作）窗（閨）

謝女青蛾（世說謝道韞未嫁時風雪中與兄講論甚精）欲（一作）門外蕭郎白馬（晉武帝紀詔諸王各乘白馬會於東門）斷（前作）

斷（前作）

殘曙微星（一作）當（一作）戶（一作）

殘曙微星（一作）當（一作）戶（一作）

月照樓低（孫綽詩作）上（一作）才調集作半）珠（一作）箔（一作）

月照樓低（孫綽詩作）上（一作）才調集作半）珠（一作）箔（一作）

過（一作）柳隄（柳堤晚泊處）

過（一作）柳隄（柳堤晚泊處）

過陳琳墓（文苑志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亂冀州袁紹辟之）

（南岸近墓右）

（文苑邯鄲）

曾於青史見遺文（江淹雜體詩序圖青史編名竹帛）今日龍蓬（龍蓬船名）過此（一作古）墳詞客有靈應（魏志陳琳作書謝袁紹以琳典文章令作檄以書射操時操苦頭風發得書驚起而愈公笑其公安得不罪琳而已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書）我霸才無主始憐君（宋都賦序志陳琳歸曹公公曰）

曾於青史見遺文（江淹雜體詩序圖青史編名竹帛）今日龍蓬（龍蓬船名）過此（一作古）墳詞客有靈應（魏志陳琳作書謝袁紹以琳典文章令作檄以書射操時操苦頭風發得書驚起而愈公笑其公安得不罪琳而已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書）我霸才無主始憐君（宋都賦序志陳琳歸曹公公曰）

偶遊

曲巷斜臨一水（古逸盛盛一水間）小門終日不開（一作閉）紅珠斗帳（一作帳四角垂珠繒斗帳以形如覆斗者如珠南人呼名）櫻桃熟（一作綴）屏風孔雀閑（一作閉）額黃（用相如賦額黃眉綠事）無限夕陽山（見卷）與君便是（一作不）向人間覓往還

曲巷斜臨一水（古逸盛盛一水間）小門終日不開紅珠斗帳櫻桃熟屏風孔雀閑額黃無限夕陽山（見卷）與君便是（一作不）向人間覓往還

寄河南（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杜少府（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

寄河南（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杜少府（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

十載歸來鬢未（一作已）彫（琳琅珠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

十載歸來鬢未（一作已）彫（琳琅珠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

自有才華作慶（一作）卿（漢書高祖詔諸侯王奉朝請慶卿以下）豈關名利分榮（一作）路（漢書司馬相如傳榮路既通）

自有才華作慶（一作）卿（漢書高祖詔諸侯王奉朝請慶卿以下）豈關名利分榮（一作）路（漢書司馬相如傳榮路既通）

上苑（上林苑）騎聲相續（一作繼）過中（一作午）橋（中橋見卷五）夕陽（一作昨）山（一作）

上苑（上林苑）騎聲相續過中（一作午）橋（中橋見卷五）夕陽（一作昨）山（一作）

如畫（城南韋杜皆在焉見卷）應念田歌正寂寥（田歌見卷）自（一作為）失（一作性）時（一作）

（一作）應念田歌正寂寥（田歌見卷）自（一作為）失（一作性）時（一作）

贈知音（一作）

贈知音（一作）

翠羽花冠（翡翠鳥羽飾花冠）對雞（一作天一晚）未明先向（一作）短牆（一作）窗（閨）

翠羽花冠（翡翠鳥羽飾花冠）對雞（一作天一晚）未明先向（一作）短牆（一作）窗（閨）

謝女青蛾（世說謝道韞未嫁時風雪中與兄講論甚精）欲（一作）門外蕭郎白馬（晉武帝紀詔諸王各乘白馬會於東門）斷（前作）

斷（前作）

殘曙微星（一作）當（一作）戶（一作）

殘曙微星（一作）當（一作）戶（一作）

月照樓低（孫綽詩作）上（一作）才調集作半）珠（一作）箔（一作）

月照樓低（孫綽詩作）上（一作）才調集作半）珠（一作）箔（一作）

過（一作）柳隄（柳堤晚泊處）

過（一作）柳隄（柳堤晚泊處）

過陳琳墓（文苑志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亂冀州袁紹辟之）

（南岸近墓右）

（文苑邯鄲）

曾於青史見遺文（江淹雜體詩序圖青史編名竹帛）今日龍蓬（龍蓬船名）過此（一作古）墳詞客有靈應（魏志陳琳作書謝袁紹以琳典文章令作檄以書射操時操苦頭風發得書驚起而愈公笑其公安得不罪琳而已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書）我霸才無主始憐君（宋都賦序志陳琳歸曹公公曰）

曾於青史見遺文（江淹雜體詩序圖青史編名竹帛）今日龍蓬（龍蓬船名）過此（一作古）墳詞客有靈應（魏志陳琳作書謝袁紹以琳典文章令作檄以書射操時操苦頭風發得書驚起而愈公笑其公安得不罪琳而已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書）我霸才無主始憐君（宋都賦序志陳琳歸曹公公曰）

偶遊

曲巷斜臨一水（古逸盛盛一水間）小門終日不開（一作閉）紅珠斗帳（一作帳四角垂珠繒斗帳以形如覆斗者如珠南人呼名）櫻桃熟（一作綴）屏風孔雀閑（一作閉）額黃（用相如賦額黃眉綠事）無限夕陽山（見卷）與君便是（一作不）向人間覓往還

曲巷斜臨一水（古逸盛盛一水間）小門終日不開紅珠斗帳櫻桃熟屏風孔雀閑額黃無限夕陽山（見卷）與君便是（一作不）向人間覓往還

寄河南（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杜少府（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

寄河南（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杜少府（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

十載歸來鬢未（一作已）彫（琳琅珠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

十載歸來鬢未（一作已）彫（琳琅珠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

自有才華作慶（一作）卿（漢書高祖詔諸侯王奉朝請慶卿以下）豈關名利分榮（一作）路（漢書司馬相如傳榮路既通）

自有才華作慶（一作）卿（漢書高祖詔諸侯王奉朝請慶卿以下）豈關名利分榮（一作）路（漢書司馬相如傳榮路既通）

上苑（上林苑）騎聲相續（一作繼）過中（一作午）橋（中橋見卷五）夕陽（一作昨）山（一作）

上苑（上林苑）騎聲相續過中（一作午）橋（中橋見卷五）夕陽（一作昨）山（一作）

如畫（城南韋杜皆在焉見卷）應念田歌正寂寥（田歌見卷）自（一作為）失（一作性）時（一作）

（一作）應念田歌正寂寥（田歌見卷）自（一作為）失（一作性）時（一作）

贈知音（一作）

贈知音（一作）

翠羽花冠（翡翠鳥羽飾花冠）對雞（一作天一晚）未明先向（一作）短牆（一作）窗（閨）

翠羽花冠（翡翠鳥羽飾花冠）對雞（一作天一晚）未明先向（一作）短牆（一作）窗（閨）

謝女青蛾（世說謝道韞未嫁時風雪中與兄講論甚精）欲（一作）門外蕭郎白馬（晉武帝紀詔諸王各乘白馬會於東門）斷（前作）

斷（前作）

殘曙微星（一作）當（一作）戶（一作）

殘曙微星（一作）當（一作）戶（一作）

月照樓低（孫綽詩作）上（一作）才調集作半）珠（一作）箔（一作）

月照樓低（孫綽詩作）上（一作）才調集作半）珠（一作）箔（一作）

過（一作）柳隄（柳堤晚泊處）

過（一作）柳隄（柳堤晚泊處）

過陳琳墓（文苑志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亂冀州袁紹辟之）

（南岸近墓右）

（文苑邯鄲）

曾於青史見遺文（江淹雜體詩序圖青史編名竹帛）今日龍蓬（龍蓬船名）過此（一作古）墳詞客有靈應（魏志陳琳作書謝袁紹以琳典文章令作檄以書射操時操苦頭風發得書驚起而愈公笑其公安得不罪琳而已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書）我霸才無主始憐君（宋都賦序志陳琳歸曹公公曰）

曾於青史見遺文（江淹雜體詩序圖青史編名竹帛）今日龍蓬（龍蓬船名）過此（一作古）墳詞客有靈應（魏志陳琳作書謝袁紹以琳典文章令作檄以書射操時操苦頭風發得書驚起而愈公笑其公安得不罪琳而已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書）我霸才無主始憐君（宋都賦序志陳琳歸曹公公曰）

偶遊

曲巷斜臨一水（古逸盛盛一水間）小門終日不開（一作閉）紅珠斗帳（一作帳四角垂珠繒斗帳以形如覆斗者如珠南人呼名）櫻桃熟（一作綴）屏風孔雀閑（一作閉）額黃（用相如賦額黃眉綠事）無限夕陽山（見卷）與君便是（一作不）向人間覓往還

曲巷斜臨一水（古逸盛盛一水間）小門終日不開紅珠斗帳櫻桃熟屏風孔雀閑額黃無限夕陽山（見卷）與君便是（一作不）向人間覓往還

寄河南（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杜少府（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

寄河南（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杜少府（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

十載歸來鬢未（一作已）彫（琳琅珠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

十載歸來鬢未（一作已）彫（琳琅珠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

自有才華作慶（一作）卿（漢書高祖詔諸侯王奉朝請慶卿以下）豈關名利分榮（一作）路（漢書司馬相如傳榮路既通）

自有才華作慶（一作）卿（漢書高祖詔諸侯王奉朝請慶卿以下）豈關名利分榮（一作）路（漢書司馬相如傳榮路既通）

上苑（上林苑）騎聲相續（一作繼）過中（一作午）橋（中橋見卷五）夕陽（一作昨）山（一作）

上苑（上林苑）騎聲相續過中（一作午）橋（中橋見卷五）夕陽（一作昨）山（一作）

如畫（城南韋杜皆在焉見卷）應念田歌正寂寥（田歌見卷）自（一作為）失（一作性）時（一作）

（一作）應念田歌正寂寥（田歌見卷）自（一作為）失（一作性）時（一作）

贈知音（一作）

贈知音（一作）

翠羽花冠（翡翠鳥羽飾花冠）對雞（一作天一晚）未明先向（一作）短牆（一作）窗（閨）

翠羽花冠（翡翠鳥羽飾花冠）對雞（一作天一晚）未明先向（一作）短牆（一作）窗（閨）

謝女青蛾（世說謝道韞未嫁時風雪中與兄講論甚精）欲（一作）門外蕭郎白馬（晉武帝紀詔諸王各乘白馬會於東門）斷（前作）

斷（前作）

殘曙微星（一作）當（一作）戶（一作）

殘曙微星（一作）當（一作）戶（一作）

月照樓低（孫綽詩作）上（一作）才調集作半）珠（一作）箔（一作）

月照樓低（孫綽詩作）上（一作）才調集作半）珠（一作）箔（一作）

過（一作）柳隄（柳堤晚泊處）

過（一作）柳隄（柳堤晚泊處）

過陳琳墓（文苑志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亂冀州袁紹辟之）

（南岸近墓右）

（文苑邯鄲）

曾於青史見遺文（江淹雜體詩序圖青史編名竹帛）今日龍蓬（龍蓬船名）過此（一作古）墳詞客有靈應（魏志陳琳作書謝袁紹以琳典文章令作檄以書射操時操苦頭風發得書驚起而愈公笑其公安得不罪琳而已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書）我霸才無主始憐君（宋都賦序志陳琳歸曹公公曰）

曾於青史見遺文（江淹雜體詩序圖青史編名竹帛）今日龍蓬（龍蓬船名）過此（一作古）墳詞客有靈應（魏志陳琳作書謝袁紹以琳典文章令作檄以書射操時操苦頭風發得書驚起而愈公笑其公安得不罪琳而已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書）我霸才無主始憐君（宋都賦序志陳琳歸曹公公曰）

偶遊

曲巷斜臨一水（古逸盛盛一水間）小門終日不開（一作閉）紅珠斗帳（一作帳四角垂珠繒斗帳以形如覆斗者如珠南人呼名）櫻桃熟（一作綴）屏風孔雀閑（一作閉）額黃（用相如賦額黃眉綠事）無限夕陽山（見卷）與君便是（一作不）向人間覓往還

曲巷斜臨一水（古逸盛盛一水間）小門終日不開紅珠斗帳櫻桃熟屏風孔雀閑額黃無限夕陽山（見卷）與君便是（一作不）向人間覓往還

寄河南（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杜少府（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

寄河南（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杜少府（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

十載歸來鬢未（一作已）彫（琳琅珠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

十載歸來鬢未（一作已）彫（琳琅珠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

自有才華作慶（一作）卿（漢書高祖詔諸侯王奉朝請慶卿以下）豈關名利分榮（一作）路（漢書司馬相如傳榮路既通）

自有才華作慶（一作）卿（漢書高祖詔諸侯王奉朝請慶卿以下）豈關名利分榮（一作）路（漢書司馬相如傳榮路既通）

上苑（上林苑）騎聲相續（一作繼）過中（一作午）橋（中橋見卷五）夕陽（一作昨）山（一作）

上苑（上林苑）騎聲相續過中（一作午）橋（中橋見卷五）夕陽（一作昨）山（一作）

如畫（城南韋杜皆在焉見卷）應念田歌正寂寥（田歌見卷）自（一作為）失（一作性）時（一作）

（一作）應念田歌正寂寥（田歌見卷）自（一作為）失（一作性）時（一作）

贈知音（一作）

贈知音（一作）

翠羽花冠（翡翠鳥羽飾花冠）對雞（一作天一晚）未明先向（一作）短牆（一作）窗（閨）

翠羽花冠（翡翠鳥羽飾花冠）對雞（一作天一晚）未明先向（一作）短牆（一作）窗（閨）

謝女青蛾（世說謝道韞未嫁時風雪中與兄講論甚精）欲（一作）門外蕭郎白馬（晉武帝紀詔諸王各乘白馬會於東門）斷（前作）

斷（前作）

殘曙微星（一作）當（一作）戶（一作）

殘曙微星（一作）當（一作）戶（一作）

月照樓低（孫綽詩作）上（一作）才調集作半）珠（一作）箔（一作）

月照樓低（孫綽詩作）上（一作）才調集作半）珠（一作）箔（一作）

過（一作）柳隄（柳堤晚泊處）

過（一作）柳隄（柳堤晚泊處）

過陳琳墓（文苑志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亂冀州袁紹辟之）

（南岸近墓右）

（文苑邯鄲）

曾於青史見遺文（江淹雜體詩序圖青史編名竹帛）今日龍蓬（龍蓬船名）過此（一作古）墳詞客有靈應（魏志陳琳作書謝袁紹以琳典文章令作檄以書射操時操苦頭風發得書驚起而愈公笑其公安得不罪琳而已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書）我霸才無主始憐君（宋都賦序志陳琳歸曹公公曰）

曾於青史見遺文（江淹雜體詩序圖青史編名竹帛）今日龍蓬（龍蓬船名）過此（一作古）墳詞客有靈應（魏志陳琳作書謝袁紹以琳典文章令作檄以書射操時操苦頭風發得書驚起而愈公笑其公安得不罪琳而已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書）我霸才無主始憐君（宋都賦序志陳琳歸曹公公曰）

偶遊

曲巷斜臨一水（古逸盛盛一水間）小門終日不開（一作閉）紅珠斗帳（一作帳四角垂珠繒斗帳以形如覆斗者如珠南人呼名）櫻桃熟（一作綴）屏風孔雀閑（一作閉）額黃（用相如賦額黃眉綠事）無限夕陽山（見卷）與君便是（一作不）向人間覓往還

曲巷斜臨一水（古逸盛盛一水間）小門終日不開紅珠斗帳櫻桃熟屏風孔雀閑額黃無限夕陽山（見卷）與君便是（一作不）向人間覓往還

寄河南（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杜少府（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

寄河南（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杜少府（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

十載歸來鬢未（一作已）彫（琳琅珠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

十載歸來鬢未（一作已）彫（琳琅珠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

自有才華作慶（一作）卿（漢書高祖詔諸侯王奉朝請慶卿以下）豈關名利分榮（一作）路（漢書司馬相如傳榮路既通）

自有才華作慶（一作）卿（漢書高祖詔諸侯王奉朝請慶卿以下）豈關名利分榮（一作）路（漢書司馬相如傳榮路既通）

上苑（上林苑）騎聲相續（一作繼）過中（一作午）橋（中橋見卷五）夕陽（一作昨）山（一作）

上苑（上林苑）騎聲相續過中（一作午）橋（中橋見卷五）夕陽（一作昨）山（一作）

如畫（城南韋杜皆在焉見卷）應念田歌正寂寥（田歌見卷）自（一作為）失（一作性）時（一作）

（一作）應念田歌正寂寥（田歌見卷）自（一作為）失（一作性）時（一作）

贈知音（一作）

贈知音（一作）

翠羽花冠（翡翠鳥羽飾花冠）對雞（一作天一晚）未明先向（一作）短牆（一作）窗（閨）

翠羽花冠（翡翠鳥羽飾花冠）對雞（一作天一晚）未明先向（一作）短牆（一作）窗（閨）

謝女青蛾（世說謝道韞未嫁時風雪中與兄講論甚精）欲（一作）門外蕭郎白馬（晉武帝紀詔諸王各乘白馬會於東門）斷（前作）

斷（前作）

殘曙微星（一作）當（一作）戶（一作）

殘曙微星（一作）當（一作）戶（一作）

月照樓低（孫綽詩作）上（一作）才調集作半）珠（一作）箔（一作）

月照樓低（孫綽詩作）上（一作）才調集作半）珠（一作）箔（一作）

過（一作）柳隄（柳堤晚泊處）

過（一作）柳隄（柳堤晚泊處）

過陳琳墓（文苑志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避亂冀州袁紹辟之）

（南岸近墓右）

（文苑邯鄲）

曾於青史見遺文（江淹雜體詩序圖青史編名竹帛）今日龍蓬（龍蓬船名）過此（一作古）墳詞客有靈應（魏志陳琳作書謝袁紹以琳典文章令作檄以書射操時操苦頭風發得書驚起而愈公笑其公安得不罪琳而已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書）我霸才無主始憐君（宋都賦序志陳琳歸曹公公曰）

曾於青史見遺文（江淹雜體詩序圖青史編名竹帛）今日龍蓬（龍蓬船名）過此（一作古）墳詞客有靈應（魏志陳琳作書謝袁紹以琳典文章令作檄以書射操時操苦頭風發得書驚起而愈公笑其公安得不罪琳而已何乃上及祖父耶琳謝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書）我霸才無主始憐君（宋都賦序志陳琳歸曹公公曰）

偶遊

曲巷斜臨一水（古逸盛盛一水間）小門終日不開（一作閉）紅珠斗帳（一作帳四角垂珠繒斗帳以形如覆斗者如珠南人呼名）櫻桃熟（一作綴）屏風孔雀閑（一作閉）額黃（用相如賦額黃眉綠事）無限夕陽山（見卷）與君便是（一作不）向人間覓往還

曲巷斜臨一水（古逸盛盛一水間）小門終日不開紅珠斗帳櫻桃熟屏風孔雀閑額黃無限夕陽山（見卷）與君便是（一作不）向人間覓往還

寄河南（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杜少府（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

寄河南（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杜少府（一作尹虞部河南府河南郡本洛州開元元年為府）

十載歸來鬢未（一作已）彫（琳琅珠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

十載歸來鬢未（一作已）彫（琳琅珠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履兒常傚（續史記趙使者冠纓絡珠履）

自有才華作慶（一作）卿（漢書高祖詔諸侯王奉朝請慶卿以下

秋風碧空雲斷水悠悠悠檐前依舊青山色盡日無人

獨上樓

回中作（一作上又武帝元封間因至雍過回中）

蒼莽寒空遠色愁鳴咸角上高樓（楊慎批點古詩選云天衢杳而作者為鳴）

吳姬怨思吹雙管（注見上）燕客悲歌動（一作上又作訓）五侯（漢紀河平二年六月封舅禁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禁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同日受封故世稱五侯氏）

千里關山邊朔莫一星烽火（一作上又作訓）

夜來霜重西風起隴水無聲（一作上又作不）流（杜佑通典天水郡有大隴名山雍氏有曰隴山即漢隴關也三秦記其地九回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泉水四注下所謂隴頭水也）

西江上送漁父

御逐嚴光向若耶（嚴先注見下越志若耶溪在會稽）釣輪菱（一作菱）耀寄年華

不見水雲應有夢偶隨煙（一作烟）鳥傍成家白蘋風起

樓船莫（一作未）（宋玉賦大風起於青蘋之末）

雨（一作五）兩斜（一作橫）（見出塞風起千斜）

經故祕書花監揚州南塘舊居（水書錄敘郡水江橫郡北也九年冬置揚州）

昔年曾識謝宣城（一作范文成）（謝宣城事白筆有秋登宣城之作）

三秋梅雨愁楓葉（一作林）（梅雨時有如雨雨之梅雨）

夜逢舟宿芦花（一作蘆）

（注見下）不見水雲應有夢偶隨煙（一作烟）鳥傍成家白蘋風起

樓船莫（一作未）（宋玉賦大風起於青蘋之末）

雨（一作五）兩斜（一作橫）（見出塞風起千斜）

經故祕書花監揚州南塘舊居（水書錄敘郡水江橫郡北也九年冬置揚州）

昔年曾識謝宣城（一作范文成）（謝宣城事白筆有秋登宣城之作）

義興縣內高塘閑美谷出茗茶（義興縣亭山皆宜茶之作勢嗅相攜昭明太子所謂吳興之紫筍是也）

至康德自御製詩（至康德自御製詩見上）

陸子宣城經可校（陸子宣城經可校未見上）

松竹風姿窪性情唯向舊山嘗月色（一作北枕）

曙河橋春響（一作江聲）乘舟覓吏經（地理志長月縣江聲）

時島路海都（時島路海都）為酒求官得步兵（注見上）

玉柄寂寥談客散（一作千溪水清見底）

御定全唐詩錄卷之四十四

七夕

鵲鼓飛去兩悠悠（一作兩悠悠）更有何事偏以秋分之前（一作秋分之前）多以秋分之後（一作秋分之後）為七夕之說）

南月似鉤天上歲時（一作上又）（一作歲）又秋（一作悲）

水東流金風入樹千門夜（一作上又）銀漢橫空萬象秋蘇小（一作上又）（一作同）塘通杜機（李賀七夕詩錄曰杜機蘇小小並仙人名）

清旦漢武均臺侍宴（漢武均臺侍宴見上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

七月七日織女渡河（七月七日織女渡河見上）

題韋鎛博士如堂（一作韋鎛博士如堂）

玄晏先生已白頭（皇甫謐自號玄晏先生）

耽玩典籍（耽玩典籍見上）

卻羣鴉（一作鴉）（羣鴉可以仲躬見上）

元卿謝免開三徑（二徑見上）

（注見下）平仲朝歸臥一裘（楊雄字子雲嘗好古樂而貧清靜無為自守不汲汲於富貴時人謂之嗜古）

醉後獨知般（一作般）（般樂也）

甲子（一作時）以來猶作晉（一作晉）

（注見下）病來猶作晉春秋（孫盛著晉春秋以載正之）

浪（一作未）（一作仍）

流

和吳人題壁

沖尚猶來出範圍（一作輕世之）（一作仙世）

（注見下）背將經濟（一作輕世之）作風微

功高范蠡歸（注見下）欲一名添（一作欲）

三台位鎮嚴陵臥（補注引後漢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學及即位光乃變姓名隱於齊國）

（注見下）不應孤憤學牛衣（安丞相薛宣傳注牛衣中御史對以使者在中牛衣者編亂麻為之衣而已）

（注見下）玉柄寂寥談客散（一作千溪水清見底）

御定全唐詩錄卷之四十四

得梅雁 見卷七

春日將欲東歸寄新及第諸紳先輩 一作下第 奇司馬札

幾年辛苦與君同得喜故人先折桂 杜荀鶴詩而不知誰是空 一作虛知何事悲歌盡是空 風三春月照千山路 才調集作路 十日花開一夜風 補遺作夜 猶自憐羈客尚飄蓬 一作轉蓬 知有杏園無計 才調集作路 入 補遺作杏園謂之探花宴 馬前惆悵滿枝紅

經李徵君故居 敏公作 太建詩

露濃煙重艸萋萋樹映關千柳拂隄一院落花無客到 來書作至 五更殘月有鶯啼芳筵想像情難盡故榭荒涼路已迷 風景宛然人自改 才調集作物 唯 補遺作惟 聽松聲入 補遺作風 台本園謂之探花宴 舊時心事共誰論

門巷馬頻 才調集作亦長嘶

送崔郎中赴幕

一別黔南 一作似 似斷弦 一作絃 相送 故交東去愛潺湲 一作湲 然心游目斷 一作送 三千里雨散雲飛 一作收 二十年發迹豈勞天上桂 晉書郤詵對武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 屬詞還作幕中蓮 補遺史下注用庾杲之為衛將軍幕府元修義疏其事以為蓮幕非也時以幕府為蓮花池故編書美之 相思莫道 一作休話 長安遠 補遺書明帝紀帝幼聰悟為元帝所愛年數歲坐元帝膝上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又問之對曰日近長安遠不聞人從長安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焉又問之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言平對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

江月隨人處處圓

懷其珠亭 一作 舊道

珠箔金 才調集作銀 鉤對彩橋 通泰記明光殿皆金玉珠璣為簾 彩虹 青年

於才調集作中 此見嬌饒香燈帳望飛瓊 一作下第 涼月殿勤碧上簫 補遺作下第 一作詩文知到明堂去獻賦 屏倚故窗山六扇 古詩山屏六曲 郎歸從此屢春還 補遺紀御製開代若但以為綠沈隊 遙十四行書於六扇風 柳垂寒砌露千條壞牆經雨蒼苔稱拾得當時舊基翹 宋玉招魂砥室翠翹往來也 翹翹猶楚楚也 英數上高名國以下有翡翠翹 十日花開一夜風 補遺作夜 未夜發待曉吹 馬前惆悵滿台香園謂之探花宴 舊時心事共誰論

老君廟 舊唐書高祖武德三年晉州人吉善行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呼謂曰為吾語陳天子吾是老君即帝降於羅門 補遺使立廟 唐書天寶元年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於天寶坊之乃 置玄元皇帝廟於天寶坊

紫氣氤氳捧羽巖 補遺開元內傳令尹喜望見東極有紫氣浮關 西來青牛 西來過 蓮峰僊掌共巉巉 名山記西嶽有蓮華山一名蓮峰有僊掌焉 廟前晚色 一作太 連泉水天外斜陽帶遠帆百二關山扶玉座 漢書秦形勝之國也帶河山之險百二可以制諸侯 四海烟塵拱金鑾 補遺開元中詔令尹喜望見紫氣浮關 百萬衆得百二焉 五千文字關瑤緘 史記老子西遊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 自憐金骨無人識 見卷一 知有飛龍在石函 補遺述老子居函谷關時作 一作絃 絃斷無人聽 一作識 絃 絃斷 知有飛龍在石函 補遺述老子居函谷關時作

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言而去

經過 一作過 五丈原 補遺述建興十二年春諸葛亮大衆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八月亮卒於軍 營志建興十二年春諸葛亮大衆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八月亮卒於軍

半妖星照渭濱 耐立事業 兵屯細柳文帝勞軍 鐵馬雲雕 雕 一作琱 共久 經塵 莊子迴車 絕塵 急逸塵 柳陰高壓漢宮春 補遺春秋後漢志漢宮春門在南 殺氣屯關右 補遺安祿山反軍細柳文帝勞軍 夜來清 一作晴 清渭 兵屯細柳文帝勞軍 天清 一作晴 渭北 兵屯細柳文帝勞軍 夜來清渭北 兵屯細柳文帝勞軍 天清

和王秀才 才調集作及人 傷歌姬

月皎花殘莫悵然 花須終發月須滿作缺 貞娘能何事
銷芳念亦有機 舉知機事 一曲豔歌留宛轉
開金縷共纏綿 何彼穠矣之詩 登亭望月悵然有懷 乃倚琴歌之 貞娘悅焉 又歌一曲 既而女郎至 重贊妙曲 有餘遺 以少女乃命大兒八郎 即少姬弟 傳其聲 以貞娘所教 以易其舊 八郎亦善音律 貞娘死 八郎以其舊於楊中得大龍鬚 名曰春睡 小婢名桃枝 皆善歌 貞娘死 八郎亦不復歌 因以其舊名名之 劉禹錫 傳芳樂府 梁清標 蕉林詩集 婢娟 即 魏武銅雀伎詩 芳樂府 銅雀臺伎詩 王孫莫學多情客
自古多情損少年。

山中與諸道友夜坐聞邊防不寧因示同志

龍沙戰馬犯煙塵 風捲蓬根屯戍已 逐逐羣鷗意倍親
各有方術 同上 月移松影守庚申 王函地支下 戌屬犬 申屬猴 古以戌巳 或以巳申 為候守之 彭城小名作子下 戌 彭城 下邳 皆古徐州 每歲中秋之夜 人皆候月 謂之守庚申 李商隱 義山雜纂 守庚申 家語 孔子名丘 一戶名合不敢為官 郭鈐山足為經
濟世劉伶 晉 劉伶 字伯倫 沛國 人 縱酒放達 常乘鹿車 攜一壺酒 使人荷鍤隨之 謂曰 死便埋我 嘗為建威參軍 著 酒德頌 心許故人知此意 世說 安世高 為人不請出 輒如舊 或問其意 安曰 好者心已許之 豈以死生之異 改其心哉

竟誰 一作何 人 秘書省有賀監知章舊宅 題詩筆力遒健 風尚

高逸 拂塵尋玩 因此有 一作永 作永興人 永興 進士 累遷太

成名 軸人不加點 而有 引 人久慕草隸書 研
事 世傳其筆 輪 每紙不過數十字 北傳寶之

越谿漁客賀知章 趙志新 越志 賀 相傳 知章 晚年 自號 四明狂客 性放誕 好飲酒 既 醉後號呼狂 走 筆 揮灑 變化無窮 若有神助 時人號為張顛 張 顛 草書 名 時 一 幾年涼月拘摯省 一宿秋風
開元十三載 知章 自 秘書監 請 度為道士 求還鄉 詔 可 仍 舍本鄉宅為觀 上 賜之 御制詩 以 餞行 皇太子 以下 咸 以詩 餞 別 又 詔 集 百官 於 長樂坂 祖 送 既而 女道士 金 仙 玉 真 二 公主 亦 請 度 為道士 上 並 親 為 之 制 詞 以 寵 其 行 又 敕 於 禁中 寫 老子 道德經 一 本 賜 之 又 詔 尚書 左丞 相 張 九齡 中書令 張 說 等 祖 於 東都 門 賦詩 以 寵 其 行 又 詔 皇太子 已下 百 官 於 上 東門 外 祖 餞 之 盛 極 一 時 之 美 事 注 見 上 關 之 案 謝 病 歸 四明 山 舊 居 有 鑑 湖 周 圍 數 百 里 名 曰 福 地 出羣 一作 麗 鸞 鶴 翔 舞 庭 際 時 人 見 龍 鶴 走 李白 贈 秘書 監 時 在 長安 供 奉翰林 玩 因 此 有 作 永興人 永興 進士 累遷 太

子賓客 賀監 知章 舊宅 題詩筆力遒健 風尚 高逸 拂塵尋玩 因此有 一作 作 永興人 永興 進士 累遷 太

溫庭筠

車駕西遊因而有作

宜曲長楊瑞氣凝 黃書王宜曲宜在京兆明
將詞賦陪雕輦 温庭筠本西長楊宮在縣座上林狐兔待秋鷹誰

傷温德彝 温德彝温庭筠温庭筠本詞四魏晉南北朝詩卷行營掌書記温庭筠詩集卷四
昔年戎虜犯桐關 見卷一敗龍城匹馬還 漢書匈奴傳衛青出雲中至龍城得胡首虜數百人
侯印不聞封李廣 李廣傳廣以衛青出塞失道後大將軍青亦引兵還當廣時青已下以軍
功取侯者數十人廣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宜吾
別後人 一作卿 人卽蘼蕪似天山 楊慎曰古樂府曰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
新人復何如新人工織縑 蘼蕪山即天山也

贈少年

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風葉下洞庭波 屈原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温飛卿詩集卷第五 一 秀野草堂

宵次
敬脫酒酣夜別淮陰市 敬信傳淮陰少年侮信信佯下一市皆笑月照高樓一曲歌

贈鄭徵君家匡山首春與丞相贊皇公游止
匡山地理志匡山在廬山故山取
號焉李德裕傳德裕字文饒趙州人以本官平章事進封贊皇
伯食邑七百戶

一拋蘭槳逐燕 一作鴻回向江湖識謝公 宋白謝公宅在城東青山
每到朱門還悵望 世說晉孝武帝座
殿尹曰道人何以游朱門故山多在畫屏
中

夏中 一作日病痁作 申子緇痁瘧也
左傳瘧疾也

山鬼揚威正氣秋 楚辭後漢書馬援上書自陳願乘一乘之車從二三子後以救邊郡
葉孤衰 子仲夏歌我觀其葉孤衰林詩孤衰貌
愁 侯喜出膊下一市皆笑以為疫鬼一居江水為瘧鬼
待秋 用孤妙如詩詩卷一西窗一夕悲人事園 一作扇無情不

題友人居

盡日松堂看畫圖綺疏岑寂一作似清都 楞嚴經天竺賦曰如見梵釋天王賦曰如見梵釋天王
帝之所居上林狐兔待秋鷹誰

題李相公赦賜 一本有錦字屏風 任昉贈郭桐廬李德裕傳宣宗即位罷相出為東都留守大中元
年又貶崖州司戶至三年十二月合
豐沛留爲社稷臣 漢高祖過沛留止酒酣自為歌詩泉子為沛令人賜書名畫墨猶新
漢高祖初定天下令蕭何等為畫功臣二十人
於洛陽宮南門上以次第之何為第一
幾人同保山河誓 漢書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礪
獨 一作自栖九陌塵

蔡中郎墳 范曄後漢書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仕至左中郎將
王允收付廷尉死獄中吳地志曰在昆陵向宜鄉

題李處士池上

琴趣荻 一作叢思蓴蓴 毛氏詩三輔決錄曰南窗種蓴菰詩秦人謂之蓴菰
楚地謂之蓴菰
慈紅一片風前落 白賀詩紅稿自垂今日愛才非昔日英抛心力作詞人

華陰聿氏林亭 作高士傳華陰聿修為仁常服神農元年徵為博士
自有林亭不得閒陌塵宮樹是非間 晉王康琚反招隱詩小隱隱丘林中隱隱市朝
是非非之謂愚終南長 一作減在茅檐外 潘安仁閑居賦仰長松之蔚蔚俯脩竹之森
森前則終南太一後則清渭涇流
別向人間看華山 華山記山形如削有池生千葉蓮華服之羽化因名華山
寄裘生乞釣鉤

一隨夢櫂陽王侯濱魏移文負釣舟 滅礼樂圭儿山積文憲帳後魏今日太湖風色好 越絕書大湖周三萬六千頃吳錄云其水無錫東門松江南負烏程北抗大吳東瀕之水都也 卻將詩句乞魚鉤

長安春晚二首

曲江春半日遲遲 補司馬相如表二世時臨曲江之陸洲注引作杜陵西北五里案宇記曲江池隋氏營宮殿採土所又上發馬斬有似廣陵之江故名之西京雜記云董偃為主起宅名為宜春苑苑東第三街另道坊龍華尼寺南有永水屈曲東北流入曲江 正是王孫悵望時 見春 杏花落盡不歸去江上東風吹柳絲

四方無事太平年萬象鮮明禁火前 周禮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九重細雨惹春色輕染龍池楊柳煙 雲笈七籤北極龍門南本是平地忽有一池水深數丈常有雲氣成景龍出世中謂之龍池

三月十八日雪中作

苟藥薔薇語早梅不知誰是鹽陽才 補記明統鹽陽縣李益故宅不成耕 今朝領得東春風意不復饒君雪裏開

咸陽值雨

咸陽橋上雨如絲 一統志咸陽縣式後元年置有咸陽橋 萬點空濛隔釣磯 安西唐時一名咸陽橋 絕似洞庭春水色晚花深裏一聲猿

彈箏人 才調集上有題字

將入岳陽天 風土記洞庭湖內門門上西有男子版羊衣釣於中西一版小石名諸王觀之 金蟬金鳳才調集作

天寶年中 一作間 事五皇 唐玄宗紀開元三十年改元天寶

家宇宙世系圖睿宗六子長德物寧王憲功讓位方宇號通明 物原皇帝諱隆基睿宗第三子也母曰竇德妃 遂曰曲報住如宮離而不屬兩亂不屬臣恐一日有橋墨之驕帝默然及安史亂世愈憲宗言云 舍蟬金鳳才調集作 皆一作全 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 伊州地理志伊州伊吾郡本西伊州白觀六年更名樂郡治伊州歌伊州調曲調本節度盡嘉運所進也

瑞瑟怨

氷簟銀牀夢不成碧天如水夜雲輕雁聲還過瀟湘去 一作南國繁霜北雁來瀟湘何事苦相催 白明 見春

題端正樹 補紫閣中記在華陰西為唐明皇幸蜀所經起大真正樹蓋有端正樓即曹妃梳洗之所又上發馬

路傍佳樹碧雲愁倩倩金輿幸驛樓 上幽賦秦金輿幸驛樓 枯似人事補錄之歌胡笳似為至今猶見柴枯綠陰寂寞漢陵秋

渭上題三首

呂公榮達子陵歸 晉世家太公望呂尚者其先封於呂或曰姜氏西伯獵渭陽見柴枯綠之陰與語大悅載與俱歸立為師 萬乘公卿不肯為 秀野草堂

繞釣磯 水花和川流在閑 橋上一通名利迹 史記秦隱今閑暇有二所上西有男子版羊衣釣於中西一版小石名諸王觀之 萬古煙波

咸陽值雨 縣式後元年置有咸陽橋在長安西北渡陵東約古川流其北岸橋在古城之西北高陵西南此道作橋跨渡川水

温飛卿詩集卷第五

題城南杜邠公林亭

卓氏壚前金線柳

分霧雨

夜看牡丹

高低深淺一開紅

把火殷勤繞叢畔

近來成嬾病

不能容易向

春風

寄許尚

寄城南公子

水流花落歎浮生

又伴游人宿杜城

過分水嶺

露水無情似有情

惜別潺湲一夜聲

鄠杜郊居

權籠芳援近樵家

麥青青一徑斜

題河中紫極宮

昔年曾伴玉眞遊

倩不歸花落盡

每到儼宮即是秋

滿巖姹露月當樓

商於角里一作六百

僊成功

一寸沈機萬古同

但得成姬甘定分

紫芝翁

贈張鍊師

丹竈藥盡變金骨

清洛月寒吹玉笙

他日隱居

無訪處碧桃花發水縱橫

温飛卿詩集卷第五

開成五年秋以抱疾郊野不得與鄉計偕

王府將議遴適隆冬自傷因書懷奉寄殿院

徐侍御察院陳李二侍御同中蘇端公郭縣

韋少府兼呈表郊苗紳李逸三叉人一百韻

隅（陳寿所撰蜀志諸葛亮傳裴松之注引魏略曰亮以建安十二年到荊州時人莫知也唯崔州平徐庶與亮友善謂此二人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亮與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庶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庶曰此人可就而不可屈將軍宜枉駕顧之將軍欲見之當速往見則將軍之事濟矣先主遂三顧亮於草廬之中）逸足皆先路（周志諸葛瑾傳瑾子融為公主所愛數通瑾以融騎馬來吾事夫先路）窮郊獨向隅（陳寿所撰蜀志諸葛亮傳亮每與法正言曰法孝直足以計事）頑童逃廣柳（漢書李尚傳尚坐法徙合浦有名項橐使游兵人向隅悲泣問一童皆為之不樂）

明德世二侍御先即之例者賜少師食令四時給師古曰計者上計簿使也私謂家而歸之故曰計偕云）

上計偕使也私謂家而歸之故曰計偕云）

白馬以素車被人不知也（吳越春秋闔閭既葬十日有白虎出於其上故曰白馬以素車）

像云温嶠於牛渚磯為殺表頭燃由是改名頭燃磯）

西蒙古蘇平薛（漢書蘇武傳武既平薛舊作蘇平薛）黃卷墜誰問（陳遵傳遵嗜酒賓客滿堂每飲輒閉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去）

寶偶在猶不能投對何（晉書王衍傳衍妻郭氏貪而忌衍妾妾子生輒殺之衍不能禁）

服偶合吏而兄責（晉書王衍傳衍兄澄為荊州刺史衍以澄名位素重每推之）朱弦僞自娛（禮記樂記注朱弦練絲使聲濁而希越也）

清吻吻號鳴（禮記樂記注清廟謂祭宗廟也）

鹿鳴（一曰詩見下注）皆級士（鄭玄曰鹿鳴燕群臣嘉賓也）

伏兔（漢書王莽傳莽以四月戊辰下詔曰予以孟陬庚寅受命於皇天王以慶忌筋骨多力人不可以厚事）

敢強而足非（漢書王莽傳莽下詔改名頭童句以指比）羸馬臥平蕪（杜甫詩）

原注于先祖國朝公相皆易佐命食采於井田也）

八機左傳晉郤犨聘于周與單襄公語單子曰吾儕其皆有死焉）

敗天非牧羊何（蘇武傳武既至匈奴單于使牧羝羊）問蔽多事（博物志漢使蘇武持節牧羝羊武臥起操持節旄盡落）

黃牛根（晉書王濬傳濬初為牛金所識濬乃為大牛以金置其腹中遺之金既入腹牛即死）

而受賜程大昌演繁露凡投壺者五皆見曰其名書在禮補為取鳥之采四

黑一白其采名維比盧降一等自此而降白甲相雉伸每不同）家學留儒（易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奕世參周秩（晉書袁準傳準著論曰世載德則祿及子孫）承

九命則纓七級（周禮司服王之吉服有九章自衮冕而下以命數為等）

禮均尊佐侯甸男（周禮大行人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錦帳在盤毛（補之曰盤毛者言孔甲為

段言形段
是緩也

轉蓬離本根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
何嘗暫相息，宛轉無窮已。
昔為洛陽客，今為關山士。
願為中庭蓂，歲歲常一葉。

蘇武

蘇武別李陵，天山雪滿衣。
回看沙塞北，一一是鄉歸。

蘇武廟

漢節空山裏，蒼蒼古廟門。
雪深胡地迥，日暮塞雲屯。
竹冷疑霜下，松寒欲月昏。
誰憐一片石，曾勒大將軍。

蘇武

蘇武別李陵，天山雪滿衣。
回看沙塞北，一一是鄉歸。

蘇武廟

漢節空山裏，蒼蒼古廟門。
雪深胡地迥，日暮塞雲屯。
竹冷疑霜下，松寒欲月昏。
誰憐一片石，曾勒大將軍。

蘇武

蘇武別李陵，天山雪滿衣。
回看沙塞北，一一是鄉歸。

蘇武廟

漢節空山裏，蒼蒼古廟門。
雪深胡地迥，日暮塞雲屯。
竹冷疑霜下，松寒欲月昏。
誰憐一片石，曾勒大將軍。

威容尊大樹　劉備薨所止合諸將以論功處也　刑法遵秋典　律謂法也秋典謂秋官也　遠目窮千里　補曰大樹將軍　歸心寄九衢　九衢謂四達之道也　寢門誠聚滯　補曰叔孫通為漢儀法而及曰若等為公事而已乃公事也　聚饋貴脏肝　補曰愈病而食肝也　懷刺謁名流　補曰既而無所之為至於卑賤　干時道自孤　補曰言既而無所之為至於卑賤　名先遠　補曰言既而無所之為至於卑賤　牙頻激發　日暮鼓發二　發發尚嶇嶇　史記廣柏張儀傳曰嶇嶇乎秦之山　蓮府候門　任故以蓮為名　貴日暮霸帝命　四　霸帝命創　任故以霸為名　鵬翅欲摶扶　莊子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寫直回駑馬　楚辭曰駑馬懷安　分曹對暝烏　分曹謂五行志魏侍中鍾繇華歆共止宿華以繇性急呼為鍾鼠繇以華食不嚼呼為華牛　百神飲髮騄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降帝前設紫琉璃屏風燭九華燈帝下東廂玉几玉床坐帝西面王母東面有頃忽聞雲中簫鼓聲王母謂帝曰此上元夫人來耳帝肅然修敬夫人至年可十四五容顏絕世光彩溢目著黃錦袿雲氣之衣文采鮮明帶靈飛十二環腰佩分景之劍履玄瓊之舄戴太華之玉精結九氣之晨嬴　孤竹韻含胡　周禮曰孤竹之管陰聲之首應黃鍾之律

意親文物　物猶人倫也　何勞琢斫肤　象林邑之南界也　苔澀淬昆吾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戎獻昆吾之劍　歸心寄九衢　九衢謂四達之道也　寢門誠聚滯　補曰叔孫通為漢儀法而及曰若等為公事而已乃公事也　聚饋貴脏肝　補曰愈病而食肝也　懷刺謁名流　補曰既而無所之為至於卑賤　干時道自孤　補曰言既而無所之為至於卑賤　名先遠　補曰言既而無所之為至於卑賤　牙頻激發　日暮鼓發二　發發尚嶇嶇　史記廣柏張儀傳曰嶇嶇乎秦之山　蓮府候門　任故以蓮為名　貴日暮霸帝命　四　霸帝命創　任故以霸為名　鵬翅欲摶扶　莊子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寫直回駑馬　楚辭曰駑馬懷安　分曹對暝烏　分曹謂五行志魏侍中鍾繇華歆共止宿華以繇性急呼為鍾鼠繇以華食不嚼呼為華牛　百神飲髮騄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降帝前設紫琉璃屏風燭九華燈帝下東廂玉几玉床坐帝西面王母東面有頃忽聞雲中簫鼓聲王母謂帝曰此上元夫人來耳帝肅然修敬夫人至年可十四五容顏絕世光彩溢目著黃錦袿雲氣之衣文采鮮明帶靈飛十二環腰佩分景之劍履玄瓊之舄戴太華之玉精結九氣之晨嬴　孤竹韻含胡　周禮曰孤竹之管陰聲之首應黃鍾之律

意親文物　物猶人倫也　何勞琢斫肤　象林邑之南界也　苔澀淬昆吾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戎獻昆吾之劍　歸心寄九衢　九衢謂四達之道也　寢門誠聚滯　補曰叔孫通為漢儀法而及曰若等為公事而已乃公事也　聚饋貴脏肝　補曰愈病而食肝也　懷刺謁名流　補曰既而無所之為至於卑賤　干時道自孤　補曰言既而無所之為至於卑賤　名先遠　補曰言既而無所之為至於卑賤　牙頻激發　日暮鼓發二　發發尚嶇嶇　史記廣柏張儀傳曰嶇嶇乎秦之山　蓮府候門　任故以蓮為名　貴日暮霸帝命　四　霸帝命創　任故以霸為名　鵬翅欲摶扶　莊子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寫直回駑馬　楚辭曰駑馬懷安　分曹對暝烏　分曹謂五行志魏侍中鍾繇華歆共止宿華以繇性急呼為鍾鼠繇以華食不嚼呼為華牛　百神飲髮騄　漢武故事曰西王母降帝前設紫琉璃屏風燭九華燈帝下東廂玉几玉床坐帝西面王母東面有頃忽聞雲中簫鼓聲王母謂帝曰此上元夫人來耳帝肅然修敬夫人至年可十四五容顏絕世光彩溢目著黃錦袿雲氣之衣文采鮮明帶靈飛十二環腰佩分景之劍履玄瓊之舄戴太華之玉精結九氣之晨嬴　孤竹韻含胡　周禮曰孤竹之管陰聲之首應黃鍾之律

織品之華韻石於[illegible]名今[illegible]一名嬰[illegible]
紈悟[illegible]鳴聲加[illegible]心蘭在[illegible]學蜘蛛[illegible]
[illegible]龍石結網故張[illegible]
望義以結網大[illegible]
有機械於[illegible]之織[illegible]寧復機巧料[illegible]
有機事者必有機心[illegible]庸非信未孚[illegible]激揚衛[illegible]
石虎得[illegible]疑懼聽水狐[illegible]
御制[illegible]
紈火乃過人[illegible]
見孤竹方度處已將營窟[illegible]
見孟子浪言輝棣萼[illegible]何所託詩[illegible]
其[illegible]中曰度言[illegible]
[illegible]而附者[illegible]
[illegible]
之俄[illegible]
[illegible]
生於陵陂生不[illegible]
希旌死何含珠敲枕情何苦[illegible]同舟遘盜[illegible]
海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方鎮之兵戚矣淮水換戎旃（禮記通
論曰旃照日青油幕（漢官儀曰青油幕車皆以青油幅為之）迎風錦帳鮮（古樂府歌辭帳掛香囊儀熊娥（一作熊娥）陳二八
（補宋玉招魂二八作侍宿射遠代此注二八二列也左傳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珠履列三千（用春申君見卷四）舞轉回
紅袖（陳徐陵書侯瑱令舞袖回雪）歌愁斂翠鈿（補漢郊祀歌月穆穆金華殿翠鈿垂兮）滿堂開照耀（宋玉神女賦華燈
照耀）分座儼嬋娟（見卷四）油額笑容
帳香塵玳瑁筵（補李白樂府玳瑁筵中舞鸞鳳）旗隨影合（一作月影動旗隨）何謝立金鞭（補宋玉高唐賦金鞭
如金之鞭流也）暝幕深閨琴（補李白樂府綠水明琴曲）朱門暗接連（補東方朔十洲記昆吾之劍出自天河朱門何足言）
自憐（補禮記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柳揚中散曲（補晉傳康字叔夜拜中散大夫宅甚宏敞華陽亭引絳而彈之秀野神堂）金陳似波旋（補梁邵陵王月夜
詩金波泛月光）
（温飛卿詩集箋卷第六）

分題有客詩之語是古人與客共談之時非以客為題也）
因客琴彈之而為賓設歌舞也）
為客長宵舉燭夜延之上陳清宮怨日暮宿至日落之上陳清宮怨）
皆賓之延之上陳清宮怨日暮宿至日落之上陳清宮怨）
廉船使名（補國語載廉頗藺相如）未展千年策徒拋負郭田（戴安道六嘆有谷實不生
相如平轉蓬猶邈爾（詩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風旋）惆悵
楊雲潛然（袁帳注詩上
雲潛然）投足乖蹊徑（補後漢書郭泰至吾不忍
高出溝投足乖蹊徑）遺鮒竭來捐（列仙傳昔有神龍下降於清水涸其
鮒而舍之）
能榮瘁（注上聞鈴所
聞而舍之）遺鮒竭來捐（列仙傳昔有神龍下降於清水涸其
以喜其憐而舍之）
谷變風煙（注上聞鈴所
以喜其憐而舍之）谷變風煙（注上聞鈴所
以喜其憐而舍之）谷變風煙（注上聞鈴所
以喜其憐而舍之）

人之勞倦不興也

宇千嶂抱重岡幽石歸一作臨階陛喬柯入一作棟梁火雲如沃雪一作燒松合霜湯殿似含霜湯殿即晉宮殿名詳下潤籟添優曲巖花偕行香野麋陪獸舞翠羽林鳥逐鶯行上鉉寫三秦色傍晉陽城下秦王破趙於晉陽城下秦王即秦始皇倚檻入水光閒記六朝盛事云晉陽城下秦王破趙於晉陽城下秦王即秦始皇倚檻入水光閒記六朝盛事云

廉一作純　白壁　綱上客史記虞卿躡蹻擔簦一見　賜黃金百鎰白壁　雙再見爲上卿　凡石礪青萍　楊雄反離騷於鉛刀礪以青萍　乘卓茂傳萬石君傳上書奉車郎名　揭日照東夏　補班孟堅東都賦太公任望之門子其　意者欲明揚仁義昭顯德行故不免也左傳郤缺舉冀缺之父令晉厚　行故不免也左傳郤缺舉冀缺之父令晉厚　爲教化而爲良其名公卿大夫舉士皆良其道而上也　搏風滄北溟　莊子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注摶飛而上也　後應遵軌跋　杜甫小青　詠儀狄　呂覽論傳上方交鼎出而儀狄作酒以進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憂悴　補李陵蘇武詩憂悴安可論　弦傷不底寧　補戰國策虞卿謂春申君曰秦王欲攻趙以絕從於東方來交趙以　劉楨詩鳴弦發清商　左傳子皮以其乘馬與子產子產使太叔　文子曰其飛徐者故　文子曰其飛徐者故　翻翻也鳴弦久矣屋也故翻翻來息而繳心未去也　居人識兒旆　補歐陽公集送徐無黨南歸序曰予少從尹師魯於河南師魯居人不識予而予　翻翻也鳴弦久矣屋也故翻翻來息而繳心未去也　光彩困飛蠻　補韓愈詩飛蠻困籠檻　長自戀　表於衆人之中輝日月　白羽照鞍韉　魏武帝白馬篇白羽摧勁敵　韶獎柄　補劉向列女傳齊威王后無鹽君者齊之醜女也　清風襲德馨　嘉明　策五帝三皇之國也補　張衡七命　重瞳分渭曲　補戴延之西征記渭水出渭源首受　渭東瞳史記項羽目蓋　狼虎犯雲屏　戰國　十二年一和嚴峻刀上常若霜雪　御案進堂坤　副上案一天實通　天袍妒石榴　李元賓　舊唐書曰開元十九年復改元天寶　承平事勝遊　補上林賦事勝願遊　海藏藏浴鳳　補南史昭明太子傳上集錄　織手指神州　補詩織女手　秀野外堂

過華清宮二十二韻

君雖不祿　一作蘇耽仙　水近一作未　蘭蕙荒遺址　棒葩無　舊垌　清香修期

悵昔開元日　元上十九年復改元天寶　久廢後宮不供　舊說玉山多勝遊　貴妃專寵辜　補唐書貴妃資質天挺尤善　天子富春秋　漢高五王傳天子富於春秋

入月宮聽樂及歸但記其事　羅公曲舞說開元中西京帝屢使楊敬述進　傳玄宇名雖仿　以月中所聞爲散序歌中衆音合奏謂之　都金華冠錦袍步搖　楊貴妃傳上皇命小兒長歌倚笛　今樂錄宋元時劇今　每至華山事訪見女　忽樂鼎見蘇軾和　抱持笑委而死　乾鵲鼓樓才　史記武帝過平夫人就取玉箸擊節以代　此後宮人擊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　萬戶侯　後漢馬援傳萬戶侯雖　非所願也　薄暮野鼓才　補陸士衡擬古詩野鼓發中田　月白雪寒殿　補上林賦雪白皓曜寒殿　風　補班孟堅幽通賦精通變於無方　逢令花奴持羯鼓來爲我解慍十道通安字　建溜兒宮又造五女鼓又有被歌者羯鼓樓　傳玄宇名雖仿　都金華冠錦袍步搖　楊貴妃傳上皇命小兒長歌倚笛　今樂錄宋元時劇今　每至華山事訪見女　忽樂鼎見蘇軾和　抱持笑委而死　乾鵲鼓樓才　補上林賦雪白皓曜寒殿　風　補班孟堅幽通賦精通變於無方

温飛卿詩集卷第六

史記中國名曰赤縣神州　河圖括地象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一　千門萬戶　補漢書建章宮千門萬戶　金鞍　補南史齊高帝頓　年華高宮月　補西京雜記漢高祖入秦宮周行其中有　折一枝徙植於己不測其心處九所不能名　笑　補上林賦乃下彫琢之玉不加刻鏤之飾　天袍妒石榴　李元賓　舊唐書曰開元十九年復改元天寶　承平事勝遊　補上林賦事勝願遊　海藏藏浴鳳　補南史昭明太子傳上集錄　織手指神州　補詩織女手　秀野外堂

崔扇

好書扇宋孝武賜　風　補班孟堅幽通賦精通變於無方　隆婦浮蛸　宗常處室懶下機十道通安字　夏閒妒　鄭玄注云妒猶陳也　綺心益也　俄成即墨牛　田單傳騎劫代舉破之即墨城中得千　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牛　餘牛爲縱火奮擊大　尾如熊而奔燕軍於是夜　敗而奔齊　月白雪寒殿　補上林賦雪白皓曜寒殿　風　補班孟堅幽通賦精通變於無方　花落郡　補東城老父　傳玄宇名雖仿　都金華冠錦袍步搖　楊貴妃傳上皇命小兒長歌倚笛　今樂錄宋元時劇今　每至華山事訪見女　忽樂鼎見蘇軾和　抱持笑委而死　旗飐掃蚩尤　補班固東都賦大戰於涿鹿之野蚩尤　也

立案曰監軍在家在東稱為張監軍在城中高七丈民黃十丈
把之有赤氣出如一匹練名為黃旗 上四句謂保山之叛也 均慶陪行在
補左傳齊侯內多寵內外多貳公子或在京師或出奔行不可豫定故言在所耳 孤臣
天子或在京師或出奔行不可豫定故言在所耳 孤臣
預坐讐 漢張良博臣清借前箸以 瑤鮮遺翡翠 翡翠之青而明者曰翡翠之赤而明者曰翡
謀之安得坐讐也

上林苑名神鷹參翰苑 補遺雲表鄉人有好育鷹雛者有人持鷹來見卷一 唐玄宗紀開元二年四月停諸陵供奉鷹犬還太僕仍令分配 鷹鶻例約還宗紀開元二年建卯月停諸陵供奉鷹犬還太僕仍令分配 二年十二月收五坊鷹犬 大中元年二月敕五坊鷹犬 苦貢可知矣 天馬破蹄塵滓 補遺天馬歌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 注引唐書王毛仲傳給廄色二隊相間如畫錦天子壯之 東封取牧馬數萬匹毛仲傳給廄色二隊相間如畫錦天子壯之 預為尚書損益萬機不可勝數 文園有才調集好音 司馬相如傳如病免令家居茂陵 號曰杜試歸言其無所不有 作白 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 鄴二舞行復拜文園令李 森武都賦并杜甫觀薛稷書 補帳回瑤席 鮑昭蕪城賦張協雜詩秉燭夜遊 張協雜詩荒途饗羣鮮 錦衾 補西京雜記戚夫人侍 華之地衣錦衾 備協有贊歌詞 書帖得來禽 唐李紳向書故實王內史書帖中有摸畫題云 未覺堆來禽十始開 歌 徐陵後魏通武帝遺 歌舞歌詞歌詠云 休 憐河曙秦樓映 補遺謝朓詩秦樓臨廣術 府月出東平陽 地臨我秦氏樓 山晴魏闕臨 補遺謝朓詩魏闕臨清江 中山公 秀野艸堂

平去

子安謂曉平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存乎 秦樓逢趙后 補漢外戚傳成帝許 魏闕之下謝靈運詩 美人生于趙后以頭 華辭戶枉帝注不寄食記建新城持燭書予許許以著候一合此所生兒姊 封及燭畫眉字張后書之穿候樓即丁為坎埋其中一案徐注此則事如之 如門也 倫妃傳從上幸小黃門誠密以銅馬召妃手畢華而門啟而上 火寇侍御警報曰舉子已盜開商洛門矣上覓妃所在已為小黃門從合步歸東宮太真外傳妃子以妒忤旨今高力 士送還楊銛宅力士探旨賜妃死于院中自縊屍遷于佛室妃子猶戴通天冠紫霞帔拜謝畢乃縊 青瓊見王沈 劉孝標世說一見支道林 鄉非門泰族難孤憤法說 任座嫉孤愎 補司馬遷報任安書 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 疎傳 陳慥倦九歲 左傳趙鞅為晉侯引虞人之政 州箴晉魏絳上九州之箴也 若為南遁客猶作臥龍吟 補獨步一時為卧龍 為晉父吟徐陵告於先主曰請畏孔明臥龍 也漢晉春秋亮家於南陽之鄧縣號曰臥龍中

温飛卿詩集卷第七

金陵

送洛南李主簿 文苑英華作尉地里志洛南縣屬商州

想君秦塞外因 一作應 見遠 一作山青樹葉曉迷路 一作子 愁余亦還 一作子 敬懷 愚谷 見卷六

滿庭祿優仍侍膳官散得專經余亦還 一作子 敬懷 愚谷 見卷六

歸心在翠屏 杜詩注羊元凱所居山峰奇秀每凌筠臥看山曰此翠屏也 激或僧臥看山曰此翠屏也

巫山神女廟 補遺道元水經注江水經巫山縣治西北二百五十步有廟廟 女居之名為雲姬 巫陽臺之下旦旦朝雲之巢 如其書敘為立廟號曰朝雲 南臨覓神女觀在巫山縣治西北二百五十步有廟廟

黯黯閉宮殿霏霏陰薜蘿曉峰含宿雨 補飛燕外傳為 秀野艸堂詩雲陰薜蘿深

水臉前波 魏甄后冬服薄綃裙以見水精之肌 古樹芳菲盡扁舟離恨多

一叢斑竹夜 博物志舜二妃曰湘夫人舜 崩二妃啼以淚揮竹盡斑 環佩響如何 班婕妤怨詩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地肺山春日 補遺高士傳秦始皇時四皓共入商雒隱地肺山 又案宋嘉祿記地肺山在樂城縣東大熊中 晴巒閣臨江 秀野艸堂

百餘里又案陶隱居真誥金陵茅山一名地肺山 地肺之水委曲於所故山地肺未詳 敘山即巫山

井井花明岸涓涓水繞山幾時拋俗事來共白雲閒

題陳處士幽居

松軒塵外客高竹 一作枕 自蕭疎雨後苔侵井霜來葉滿渠聞看鏡湖蓋 地里志鏡湖以水明如鏡得名宜十餘里 野花開歌吹時鏡湖即謝 作秋 得越僧書若待前谿月 見卷六 誰人伴釣魚

握 樂府詩石崇妓綠珠善吹笛有姿色孫秀使人求之不與秀矯詔收崇崇謂綠珠曰我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墜樓而死 蘭杜詩有芳杜有綠 作屈 和樂記樂有六變有屈有伸 曲為名用二女事相比金釵十二行言舞人之多 蓮花中燕花坂西後見街舞相占雪員舞中舞伯之也 楊柳縈橋綠玫瑰拂地紅 江淹別賦攀桂枝兮折桐有屈伸之節 紅綃記樂府有綠腰舞曲商調有屈柯枝曲 繡衫金縷窄花 補羅敷艷歌羅敷善蠶桑采桑城南隅青絲為籠係桂為鉤 墮玉瓏璁宿雨香潛澗春流水暗通 補獨步一時為臥龍 曲沼集日照湘風 見卷三 作曉 盡慢初夢斷晴

處士盧岳山居 一作題盧處士居
西谿問樵客遙識主 一作指就 入家古樹老連石急泉清露
沙千峰隨雨暗一徑入雲斜日莫鳥飛散 一作飛驚集 滿山庭
蕎麥花 一作荒麥有小白花結實有小角對並於麥數一名烏麥
初秋寄友人
閉夢正悠悠涼風生竹樓夜琴知欲雨曉篁覺新秋
獨鳥楚山遠一蟬關樹愁憑將離別 一作別離 恨江水 一作外 問
同 一作東遊
題豐安里王相林亭二首 原注公明太玄經 他單志在建業城南
花竹有薄崖嘉遊集上才白蘋安石渚紅葉子雲臺

門馭騎來 一作駟 朱戶崔曜設 史記張湯傳下拜翟公為延尉
不知淮水濁 一作漸 猶隔兩重關 一作門 黃
偶到烏衣巷 方輿勝覽烏衣巷在秦淮南去
曲隄柳 一作堤柳 東府舊池蓮 一作舊時池館 含情更惆悵西州
會稽王時第也東則承禮門俗謂之西州 晉書王廙傳廙子導為揚州刺史鎮建業城內毛
送古槎醉收陶令菊 一作醉時收 貧賀邵平瓜 一作賀時邵平 仙
始也 要有相期處南籬一樹花
江岸即事
水容侵古岸峰影度青蘋 宋玉風賦夫風起於青蘋之末詳卷四 扁竹唯聞鳥
江帆不見人雀聲花外暝客思柳邊春別恨轉難盡
年年 一作汀汀州新
贈隱者
茅堂對薇蕨爐暖一裘輕醉後楚山夢覺來春鳥聲
采茶經樹綠煮藥帶 一作帶 石泉清不問人間事總機過此
生

渚宮晚立 一作泰地及人 一統志渚宮在江陵故城東南
志渚宮楚別宮也 樂天帝即位渚宮即此城那縣
風摧已眇然獨立思江天 一統志南津關在巴東縣西北
有鳥與屬 牛羊春艸平 一作萬頃綠野 鳥雁野塘水 補劉楨詩水塘
書生潤水出藍田谷詳卷四 今日思歸客愁容滿鏡前 一作在
碧磵驛曉思
香鑪伴殘夢楚國在天涯 一作晚 重整瀟湘夜潺湲 補
送幷州郭書記 補慶曆太原府太原郡
月落子規歇滿庭山杏花
寶鼎為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
數十騎從見匈奴二人與戰射傷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
射鵰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二人果匈奴射鵰者也 唯有嚴家瀨 補嚴光傳光耕於富春
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 秀野草堂
陵田環舟微 山名在長安城南
贈越僧岳雲 雲一作
世機消已盡巾屨 一作履 亦飄然一室故山月滿餅秋澗
泉禪菴過微雪鄉寺隔寒煙應共白蓮客 補樂府文類韓愈送僧
晉宋間廬山慧遠化行潯陽高人逸士輻輳於東林皆願結香火時西天竺宗
炳張詮劉遺民周續之等共結白蓮華社世號十八賢 來願神生安養成謂之蓮
社
相期松桂前
蘭亭舊都 補浙江紹興府山陰縣西南有蘭渚者有亭曰蘭亭記
之陳都謝安高平郗曇太原王羲之與太原孫統孫綽魏郡支遁
會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也 世說支公卽許掾在會稽支爲
法師許爲都講 今日意如何有樹關深院無塵到漢沙 一作莎 僧居

隨處好人事出門多不及新春雁年年鏡水波 補輿地志山陰
南湖舊縣郭縣白水環城縣五湖發若鏡
若圖故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
詠山雞 雞一名錦鷄
萬壑動晴景山禽凌翠微 補左思蜀都賦翡翠鸂鶒
劉楨林賦翡翠鸂鶒雙棲 翡翠赤羽雄曰翡青羽雌曰翠
翻艸去紅臆啄花歸 補張協雜詩丹青間紫臆 巢暖碧雲色影孤清鏡
輝 雲英山雞毛羽映水日雖翔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鳴舞而經由公子著針令重大終日懸鏡整形而舞不知止遂死 不知春樹
伴何處又分飛
清旦題采藥翁艸堂
幽人尋藥徑來自曉雲邊衣濕朱花雨語成松嶺煙
何遜詩候騎出蘆關詩海經南山有草名曰蘼蕪其葉如葵其華紫其名自謂
解藤開澗戶 宜稱主北山移文 掃徑待鄰僊 踯石過谿泉林外晨光連 秋
上機 陶侃生諸子上林書 不關閒大徒自繞塞塵城 牧一作牧 馬去蜂火射雕歸 寶
晨起動征鐸客行悲故鄉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
題竹谷神祠 文苑英華作題谷神廟
蒼蒼松色 竹 晚一徑入荒祠古樹風吹馬虛廊日照旗
煙煤朝莫處風 文苑英華作雲 雨夜歸時寂莫湘江 一作更明 客空看
蔣帝碑 見卷一
途中有懷
驅車何日閒擾擾路岐 一作歧 間歲 路岐 間歲
還尊泉汝陽道 丁林臥卓泉十里廨水也 汝陽道 也陽一作汝 自注一作泊
風雪穆陵

關（一作傳弄平）臘後寒梅發（補社山了悔前輯弁臘前破却臘作後）誰人在故山（協作

（詩原成城傳西行學思前山）

經李處士杜城別業

憶昔幾遊集（杜甫詩初今來倍歎傷（集作感）百花情易老一笑（集作

事難總白社已蕭索（補遊古德堂感在江陽鶴九白社）青樓空豔陽不閑

雲雨夢猶欲過高唐

登李羽士東樓

經客有餘音他年終故林高樓本危睇涼月更傷心

此意竟難（一作難）堪（補劉神龍詩非）伊人成古今流塵其可欲（補劉神龍詩非

復嬾鳴琴

題僧泰恭院二首

昔歲東林下（見卷四）深公識姓名（高僧傳不知所考實列郭仰山）爾來

辭半偈（見卷四）空復歎勞生憂患慕禪味寂寥遣世情所

歸心自得何事倦塵纓（化世卷北山移文今見解嘲神應嘲）

微生竟勞止（詩民亦勞止）晤言猶是非出門還有淚（補阮籍傳

驚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返）看竹暫忘機（用王徽之事見卷八）爽氣三秋近浮生一

笑稀故山松菊在終欲掩柴扉

西遊書懷

渭川通野戍有路上桑乾（地里志桑乾一名漯水在今代郡安古涿鹿縣）獨鳥青天

莫驚麋赤燒殘高秋醉故國昨日夢長安客意自如

此非關行路難

送人東遊（一作歸）

荒成落葉深（小令冬之月卅木黃落）故園高風漢陽渡（地里志漢陽今漢口）初日

前（相對即郭門山）江上幾人在天涯孤櫂還（何當重相見尊酒慰離

顏

寄山中友人

惟昔有歸趣今茲固顧言（九仙無令）嘯歌成徙（一作

兩坐涼軒時物信佳節歲華非故園（一作

何意為王孫（見卷二）

偶題

孔雀眠高樹（本草圖經作關雎大如雁此引紀異錄雎州山中多孔雀雌者

三四月後漸彩與花等相隨食竹實其尾始春而生凡欲山棲必先擇有竹見之地此後立焉）才士

（補蜀都賦人生其間多用混金璧之）爭語玉纖纖（補阮籍傳

纖纖女子容也）織（補阮籍傳時帝意屬

輕寒不開簾欲將紅錦段（補阮籍傳織成錦段）因夢寄江淹（嗣立案

今可見還淳樸懷中得數尺與之有錦海之句日贈）

贈考功盧郎中

白首方辭滿（見卷四）荊扉對渚田（補阮籍傳時帝意屬

後似當年一笑負山藥雨餅攜澗泉夜來風浪起何

處認漁船

題蕭山廟（唐地里志越州會稽郡蕭山有蕭然山即晚松

夫差敗越以餘兵棲此四顧蕭然故名一名蕭然山）

故道木陰濃（一作猿）荒祠山影東杉松（一作松杉）一庭雨幡蓋滿

堂風客舊晚沙（一作陝）澀馬嘶春（一作秋）廟空夜深雷電（一作雪）歇

龍入古潭中

春日寄岳州從事李員外二首 補唐書卷卅巴陵郡永巴州武德六年置

名勝志李遠宇宋大中進州刺史詩集一卷郡天擬校次法太和四年進士第人也累官歷虔建江刺史終御史中丞

萑弱樓前柳軟空花外簡蝶高飛有伴鶯早語無雙

薊勝載春字 深書法勝編入首師也 開屏見曉江從來共情

稱觴慙座客 杜甫詩集 書更稱觴

補任時王檢業 府武德初事尚 清譚不厭久 補唐書王檢傳檢字仲業并州晉陽人父子雄隋末為虎賁郎將檢少有才辯武德初為秦王府文學館學士貞觀初為給事中

晚隄柳雨中春未設淮南詔何勞問白蘋

海榴寄博物志張騫使西域得安石國榴種以歸一云來從海外海榴國又名海榴

海榴開似火 晉陽帝詩元帝石榴詩似燃一云來從海外海榴國又名海榴 葉亂裁紅 補梁元帝石榴詩葉亂開花不及叢陳後主詩葉合翠羅重花開紅錦張

榴開花宜插髻紅 補梁元帝石榴詩榴花似錦葉似羅翠羽金環不奈何 綠蒨成叢 補張協石榴詩青房夾綠蒨丹實破紅顏 蟬珠攢作蒂 補晉袁宏石榴賦詩蟬珠結蒂綠葉成叢

綠蒨成叢 補張協石榴詩青房夾綠蒨丹實破紅顏 蟬珠攢作蒂 補晉袁宏石榴賦詩蟬珠結蒂綠葉成叢

詩部曙正留客相期一笑同 鄭多歸思 晉袁淑謝常侍惠石榴詩安得郗詹事謝客杜園

李先生別墅訪僧舍寶剎同作雙聲 梁元帝詩立寨有雙聲

問謝朓詩何者為雙聲答曰玄黃為雙聲碧綠為雙聲吟詠之間皆為雙聲若一字為一聲一句為一聲者非雙聲何也我思幽絕幽絕為雙聲

梭急消心象檐松溢豔陽簾櫳露落鄰里柳 作倒陰涼高閣過空谷孤竿隔古岡潭廬同澹蕩彷彿復芬芳

敷水小橋東娟娟 一作消月照露裝所嗟非勝地 杜甫詩勝地石堂偏堪恨是春風二月豔陽節一枝惆悵紅定知留不住次落路塵中

寄山中人

月中一雙雀石上千尺松（一作千年）

必接翩夕翔偶影相依背有夫婦隱比安化為雙雀 素琴入爽籟（一作琴弄）

琴弄毛詩碑下間作兼葭蒹葭而裏 幽澗有新月（一作日開）淅瀝無所從（一作事）

門生一作滿吐納傳翻書却發讀經古及神道篇之術不語至幸福開明賢若嬰風之幸嬰不動作兼葭蒹葭而裏 何事蘇山人

之也 獨手東南峰（李白一作東南五老峰）

送淮陰孫令之官（補海普地事志淮陰縣屬楚州或分四縣或作泗州誤）

（德七年自紀封二年析山陽置）

隋隄楊柳煙（隋煬以楊柳名曰隋隄）孤櫂正悠然（一作蘭）

寺通淮戍（杜陽雜編中云李紳自淮南罷相鎮淮海）蕪城枕楚田（一作塘地）

雲我白大書曰蕪寺七今一下楊有 獨阻尋（一作循）

里志城揚州治北即都講城城城地跡城城城

外杜三千里 唐書李尼傳：百姓號曰杜李，言其有恩澤水柱里俗謂官舍前樹作時種行及外甥盧 誰人數雁行

鄠郊別野寄所知 漢書扶風有鄠縣

持頤望平綠萬景集所思南塘過新雨百卉生容姿

幽鳥不相識美人何可期徒然委搖蕩惆悵春風時

京兆公池上作 漢書地理志：京兆尹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塞國九年復爲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

內史太初元年更爲京兆尹

稻香山色疊 魏文帝書：王表嗜長安名有好米何得比新城稻香山在新城縣北

詩平野入青冷 蓮少作折舟行遠萍多釣下遲壞隄泉落處涼簟雨來時京口兵堪問 作用兵指者郡橋在北徐州人多勁捷故屯京口京口今鎮江府用何因入夢思

盧氏池上遇雨贈同游一有書字

簟翻涼氣集路上潤殘棊萍皺風來後荷喧雨到時

寂寥作寞閉望久飄灑獨歸遲無限松江恨頻君解釣絲

四方七五 唐秦卿詩別集卷第六人 三 野竹堂

題薛昌之所居

所得乃清曠 五臺山作靈宇山僧寂室名 寂寥常掩關 山僧寂室 獨來春尚在相得莫方還花白風露晚柳清街陌閉 街名通四通曰街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翠微應有雪窗外見南山

東歸有懷

晴川通野作陂此地昔傷離一去迹長在獨來心自知

王維詩：歸來每獨往隨事已自知 鷹眠葵葉折魚靜蓼花垂見卷四 無限高秋

淚扁舟極路岐 揩往切下笑之馬其可以南北

休澣日西掖謁所知因成長句 說郛詩休澣自公日 補漢書張安世休沐 未審出如何五日得下一本唐陽故宮錦春陽言有 東掖門西橫門漢書注：建章門在雨旁若人之門掖

赤墀高閣自從容 補遺：詔遣諸天子赤墀裏對 五女窗扉報曙鐘 作 青瑣閨 漢舊儀：給事黃門，作郎有 日漢尚書郎何石未央宮白東對北闕 雨晴雙闕翠微峰 吳書：周瑜治巴丘，作郎治 照詩：樓闕何石未央宮白東對北闕 毫端慧露滋儼如 補沈約神宮 入冒於晨禍 琴上熏風入禁松 琴曲有 風歌南 風之事節人解吾民之 詩分琴風 南琴曲也 北琴北風 北風之盛也 荀令鳳池春婉娩 一作宛晚 監約尚書令或有缺之者曰 補遺：郗詔日中書 好浮餘潤愛 作伤 魚龍

博山 秋名閣博山鎮象海中博山下 香重欲成雲 梁昭明太子博山香爐賦 錦段機絲妒鄂君 鄂君 繡被 出入冒於晨禍 琴上熏風入禁松 琴曲有 風歌南 風之事節人解吾民之 詩分琴風 南琴曲也 北琴北風 北風之盛也 荀令鳳池春婉娩 一作宛晚 監約尚書令或有缺之者曰 補遺：郗詔日中書 好浮餘潤愛 作伤 魚龍

博山

成京 史記高祖沛豐宮邑中陽里人 宸區已作皇居貴風月猶含白社情 漢書張耳陳餘傳高祖過柏人趙相貫高等壁人於廁欲弒上上欲誅之柏人縣名屬河內郡今邢州唐縣北十五里 泗水舊亭秋艸變 一作滿水流經舊亭長千 舊唐書地理志西京長安縣有龍首山山原高爽漢代因之以為苑囿隋大興城即其地也 門遺瓦古苔生至今酒得離家恨雞犬相聞落照明 地形盤屈帶河流 開中記秦地多險固四面皆高故曰四塞形勝之國也 勝遊十里曉雞樹 三輔黃圖曰雞鳴埭在華林園東北二十九里園西一里有洫水小橋名雞鳴埭 在華林園東北二十九里園西一里有洫水小橋名 一行寒雁隴雲愁 世事忘華山一名敵岳在 日暗疑陣 一作陳 行人更復東城宿至太尉中 軍一行為 片時無事窮泉好盡日凝眸岳色秋 杜甫李氏山亭詩 李氏山亭好盡日凝眸 塵尾脩中應曠望 晉書王衍傳衍妙善玄言嘗捉玉麈尾與手俱下 哪望疑千陸詳見上 夏嗟芳露隔秦樓

題西平王舊賜屏風 補舊唐書李晟字良器隴右臨洮人 百花鮮澀隔塵埃披香殿 漢宮殿疏西京雜記曰漢後宮有披香殿 曾向金扉玉砌來 會昌九經賦 下櫻桃熟 三輔黃圖曰宮人區中有櫻桃蒲萄 已隨新鹵簿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曰鹵簿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車小駕則侍中騎常侍陪乘 紈綺樓前芍藥開 四 朱鷺十一乘備千乘萬騎列天於甘泉備之名曰甘泉鹵簿 朱鷺見卷三 世間剛有東流水一送恩波更不回 補古樂府長歌行百川東到海何日復西歸

倚闌愁立獨裵回欲賦鄽非宋玉才 宋玉屈原弟子 滿座山光搖翦戟繞城波色動樓臺島飛天外斜陽盡人過橋心 一作邊 倒影來添得五湖多少恨柳花飄蕩似寒梅

和趙嘏題岳寺 補唐詩紀事嘏字承祐山陽人會昌三年進士大中間仕至渭南尉有渭南集三卷又編年

河中陪帥 敍文有御度 遊鼓吹亭

寒食前有懷

萬物相鮮 一作鮮華一作明 雨乍晴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曰唐人寒食日色更相鮮 春寒寂寂 一作歷歷 歷近清明 殘芳荏苒雙飛蝶 江淹詩曰芳草正萋萋雙蝶滿林飛 晚一作晚 曉一作睡 朦朧百囀鶯舊侶 一作伴 不歸成獨酌故園雖在有誰耕 悠然便一作要 起嚴灘

宿雲際寺 長安志雲際寺在鄠縣東南六十里隋仁壽元年置故號林日寺

白蓋微雲一徑深東峰風景作弟子遠相尋禪意欲依佛法門弟子蒼苔路熟僧歸寺紅葉聲乾鹿在林高閣清香生靜境 補社心清則智香

夜堂疎磬發禪心江春寺柳自從紫桂巖前別不見南能直至今補傳燈錄六祖慧能大師姓盧氏世感異夢因有娠次年乃生光騰空數則有開來法門以千可名性能悟著以法惠有緣不可思也貞元廿度領南天下傳其道謂神秀為北宗秀門天請而聲能道都邑能開兩門為南宗

寄李外郎遠 一作出守吳興

舍噸不語坐指一作指頭天近樓高宋玉悲宋玉九辯悲歲秋之容氣也湖上殘基人散後一作遠又一作路

梅猶得回歌扇李賀神絃曲梅花落安歌作正一作頃秦女正月與左右遊觀安歌曲名也易傳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又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一尊惆悵落花時宋玉九辯悲歲時序而私自憐

岳陽微雨鳥歸遲岳陽樓見卷五早秀野草堂

遊南塘寄王知白

白鳥橈初立岸蒲菱刺泛微波陳鵬舉水鳥生水底橫於水若有所住也煙光似帶侵垂柳露點如珠落卷荷楚水晚一作涼催客早杜陵秋思傷曲歌

寄盧生

遺業荒涼近故都門前隄路枕平湖綠楊陰裏千家月紅藕香中萬點珠此地別來雙燕改幾年書札一封無

寄浙西廉使元相公

柳弱湖隄曲篷疎水巷深酒闌初促席 補遺君收詩作別秋浦客歌
罷欲分襟 題注郡齋送客江上作別秋浦客歌 波一作月欹雄燭 柯葉詩第一作燭殘前坐下 雲淵故
琴 題注郡齋送客江上作別秋浦客歌 鏡青花共葉一作葉 牀冷簟連心荷盛平橋閘一作
萍稀敗舫沈城頭五更一作鼓 補遺君收詩作別秋浦客歌 曲鼓傳呼以戒行若馬周獻封章時實衛
故俗號鼕鼕鼓公私候焉 窗外萬家碁子白 戶將疎落異縣魚投浪舌 題注郡齋送客
時公在越志賀知章宅在會稽城中有人家池亭一十五里名賀家池 當年鳥共林 補遺君收詩作別秋浦客
題注郡齋送客 八行香一作書 未滅一作減 見手跡筆勢遒勁實伯尚書孟陵如來聊書
七字千里歎一作夢 難尋 題注郡齋送客 娟長影光細潤似仙人助天來 未宵瞑
良願空期一作知 調好音他時詠懷一作況 作況詩詠懷詩何以報之雙南金 猶得比南
金 題注郡齋送客 詩九頌公齒大路南金 張載

春盡與及人入襄氏林探一作染 漁竿

一徑互紆直茅棘亦已蘇晴陽入荒竹晚暖如春園
倚杖息慙一作愧 愧倦裹田總徵暄歷尋嬋娟節 補遺君收詩作別秋浦客歌 嬋娟玉兩
鮮 題注郡齋送客 前破蒼苔根 補遺君收詩作別秋浦客歌 白木門前銀杏葉秋官門到錦也
孤林振餘籟翻 補遺君收詩作別秋浦客歌 謝靈運詩初篁苞綠籜新筍解紅鞶竹皮也
沉 補遺君收詩作別秋浦客歌 沉潛臨清江以南 題注郡齋送客 沉湘水名也 適心在所好非必尋湘

春日

問君何所思迢遞鑿陽寺門靜人歸晚牆高蝶過遲
一雙青瑣燕千萬綠楊絲解上吳山遠樓中朔管悲
寶書無寄處 補遺君收詩作別秋浦客歌 寶書謂道家傳夏禹探真靈之玄秘 黃大宮之
艸色將林彩一作影 補遺君收詩作別秋浦客歌 林疑張同甫補 相添一作入伏檐簡陰解遲看
新歌

洛陽唐地遷定何侯時自晉陽縣徙 補遺君收詩作別秋浦客歌 年更桑海下永昌元年改名
罷樹先春雪滿枝 世系謂洛陽上陽宮姚崇轉黃鸝 王維李白李嶠
柱譚未便忘西笑 補遺君收詩作別秋浦客歌 新論桓譚字君山博通古今善屬文哀帝時為
之愛拙於附俗安居高尚恬淡自守著新論二十九篇名曰桓子 上陽宮姚崇轉黃鸝 王維李白李嶠
題賀知章故居盧鵬作越王山賀知章一作秦 宅在會稽城中有人家池亭一十五里名賀家池
廢砌酬薛荔 補遺君收詩作別秋浦客歌 薛荔緣木而生也緣木而生 枯湖撫菰蒲老媼窺棄
舟 補遺君收詩作別秋浦客歌 老媼謂鑑湖之守也時鑑湖公顯多兆湖以為
之愛拙於附俗安居高尚恬淡自守著新論二十九篇名曰桓子 悲僑遠租
雨中與李先生期垂釣先後相失因作疊韻 補遺君收詩作別秋浦客歌 田畦
隔石見筱跡西豁迷雞嘐小鳥擾曉沼犁泥齊低畦

溫飛卿詩別集卷第八

春日雨
細雨濛濛入絳紗（一作細雨以下見文苑英華）
杏花（南史徐摛隱居見獻氣息）南朝漫自稱流品宮體何曾爲（折楊孟珠歌曰春二月草與水同色樂府摘香花言見獻之說自出而始）

細雨
憑軒望秋雨涼入著衣清（一作影）暗宿客夢初成半夜竹窗雨滿池荷葉
沼萍開更斂山葉動還鳴楚客秋江上蕭蕭故國情

秋雨
雲滿烏行滅池涼龍氣腥斜飄看基簟疎灑望山亭

細響鳴林葉員文破沿萍秋陰杳無際平野但冥冥

春初對幕雨
浙瀝生叢篠空濛泣細軒暝姿看遠樹春意入鹿（一作麝）門（南史毛修之傳江夏分置雍州郡縣皆修之所立時人號曰毛雍州郡縣皆修之所立時人號曰毛雍州郡縣皆修之所立時人號曰毛

聲佛燈銷永夜僧磬微寒更不學何居士焚香爲官情（晉何充傳充雅善佛法之曰二御所以通二儀佛詳卷四）

送僧東遊

師歸舊山去此別已悽然燈影秋江寺篷聲夜雨船

鴈飛吳市外（吳地記吳王闔閭葬處在閶門外名爲虎丘山）客到越峯前（會稽風俗傳越王句踐葬其處有白鶴之祥故以爲名）若到東林社誰人更問禪（見卷七）

盤石寺西嶺別成公

槲葉簫簫帶雪風寺前歸客（一作路）別支公（晉高僧傳支遁字道林姓關氏河東林慮人）三秋岸雪花初白（楷物叢話曰花花色白或曰之秋花即此花時始開）千樹林霜葉盡紅山疊楚天雲歷寒浪遙吳苑水連空（見卷）悠然旅榜頻回首（一作曾）人世悲歡（南史陶弘景好松風鶴性愛山水嘗隱居茅山詩人張相詩云世事悠悠不可論）

訪知玄上人遇暴經因有贈

細悉無塵滿畫廊（見卷六）鍾山弟子靜焚香惠能未肖傳心法（宋僧傳五祖弘忍告之曰汝緣在南方宜往嶺外以衣法隱之人追之已去南北公成唐僧傳能所得衣法傳之代代相傳曰此非庸行者大師傳法衣藏在曹溪寶林寺）張湛徒勞與眼方（晉書張湛字處度高尚好養生之術著養生要集八卷）

晝堪消遣書北堂勿報風風屢相過禪簡外書旦起晚夜早眠六事（釋氏要覽一行曰六事謂衣一行道二坐禪三禮拜四讀誦五供養六乞食）

秋客自有翻經處（客是謝客遠公廬事詳卷四廬山記謝靈運見遠公盡敬心服乃即山翻涅槃經名其亭曰翻經亭）

江上秋來蕙草荒

寄崔先生

往年江海別元卿（見卷四）家近山陽古郡城蓮浦（一作香）中離席散楊隄風裏釣船橫星霜荏苒無音信煙水微

泛鏡姓名（宋高僧傳范鏡明唐末越州人姓名爲明長千故）蘇泰正肥魚正美（晉之有吳者長鬣大口細鱗金項巨口縮頸肥腹狀似鱒魚而大）五侯門下負平生（南史朱异傳异父仲遠爲侯官令异少貧賤常負薪讀書每爲侯門所辱遂感激厲志博通經史）

敬答李先生

七里灘聲舜廟前（嚴州圖經七里灘在桐廬縣西有嚴子陵釣臺）杏花初盛艸芊芊綠昏晴和二年三月中十人臨水各爲曲水詩名爲蘭亭會）氣春風岸紅漾輕輪野水天不爲傷離成極望更因世物地志越州鈐塘湖中有蓬山齋州）行樂惜流年一孤無事慵衰暖見論手弄溪波坐釣船

宿澄幽僧舍（一作舍）

東郊和氣新芳露遠如塵客舍（一作路）停疲馬僧牆畫故人（一作晉）沃田桑葉（一作景）晚平野菜花春更想巖家瀟微風蕩

白蘋

宿一公精舍（房次律僧一行曰一行初師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一行以爲至天台山國清寺見一院古松十數門有流水今日當有弟子自遠來須臾聞扣門呼曰一行阿闍梨在否門人傳語出一行承其言超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

夜闌黃葉寺斛錫兩俱能（釋氏要覽斛錫謂有宇杖下形高一作殷）燈茶爐天姥客（謝靈運山居賦曰天姥連天臺赤城對雁門）基唐劉溪僧（通曰二義山詩注云溪山記謝靈運不可識春月惟有聞鶯聲悠揚之盤）松下石橋路（一作雨）城山高八千丈下有石橋橫不過尺下臨萬丈深）中山（一作）月出茅齋秋臥茂陵（見卷五）

還笑長門賦（見卷）高秋

虛閣被衣坐寒階蹋葉行衆星中夜少員月上方明

靄盡無林色喧餘有澗聲秖因愁恨事還逐曉光生

題中南佛壇寺 一作院

鳴泉隔翠微千里到柴扉地勝人無慾林昏虎有威
澗苔侵客屐山雪入禪衣桂樹芳陰在還期歲晏歸

馬嵬佛寺 本集國史補貞元中宰臣奏事至馬嵬見佛堂數間問之前

荒雞夜唱戰塵深五鼓雕輿過上林才信傾城是真
語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城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

始甘心 出白樂天長恨歌不願得地願得張情而甘心爾 兩重秦苑成千里

天寶初玄宗幸華清宮十月至馬嵬六軍不發請誅楊國忠及貴妃乃縊殺之於佛堂梨樹之前

晚坐寄友人

九枝燈在琐窗空 王仲宣登樓賦曰華燈舉而九枝 曉夢未離金夾膝
逸熊聊恨不同 尤物也宋書謝靈運傳靈運嘗著黃連賦以自況 希

晉書山濤啓事曰臣少與嵇康呂安相知康每思一麾而安輒引車至門濤為出妻絕交康與書曰足下傾九州之士以為己責

逸熊聊恨不同 尤物也宋書謝靈運傳靈運嘗著黃連賦以自況 希

晉書山濤啓事曰臣少與嵇康呂安相知康每思一麾而安輒引車至門濤為出妻絕交康與書曰足下傾九州之士以為己責

晚坐寄友人

九枝燈在琐窗空 王仲宣登樓賦曰華燈舉而九枝 曉夢未離金夾膝
逸熊聊恨不同 尤物也宋書謝靈運傳靈運嘗著黃連賦以自況 希

晉書山濤啓事曰臣少與嵇康呂安相知康每思一麾而安輒引車至門濤為出妻絕交康與書曰足下傾九州之士以為己責

晚坐寄友人

九枝燈在琐窗空 王仲宣登樓賦曰華燈舉而九枝 曉夢未離金夾膝
逸熊聊恨不同 尤物也宋書謝靈運傳靈運嘗著黃連賦以自況 希

晉書山濤啓事曰臣少與嵇康呂安相知康每思一麾而安輒引車至門濤為出妻絕交康與書曰足下傾九州之士以為己責

秋日旅舍寄義山李侍御 義山懷州河內人

水悠悠隔渭城 見卷四 渭城風物近柴荊寒蛩不響催
機杵 舊勒古今注蠅蛸一名喜子一名蟢子一名絡緯一名莎雞一名絡絲娘一名紡績娘一名紡織娘一名機杼 初來憶弟兄 王弟兄之 遠雁行 自為林泉牽曉夢不開碁杵報
秋聲予虛何處堪消遣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素有消渴疾詳下 試向文園問長

卿見卷六

晚坐寄友人

九枝燈在琐窗空 王仲宣登樓賦曰華燈舉而九枝 曉夢未離金夾膝

一從征戰後故社幾人歸薄宦難山久高譚與世稀
夕陽惜板檻春日入柴扉莫恥衡門賤甘貧長者違
早春滻水送友人 灞陵水經滻水出京兆藍田谷北入于灞
青門煙野外 青門長安城東門名也 渡滻送行人 見本集 鴨臥溪沙暖鳥
鳴社樹春殘 一作後 波清有石幽艸綠無塵楊柳來風裏
相看淚滿巾

送襄州李中丞赴從事 唐地四志襄州屬山南東道天寶元年改為襄陽郡乾元元年復為襄州上元二年
襄陽郡乾元元年復為襄州上元二年

漢庭文采有相如天子通宵愛子虛 襄陽耆舊傳曰相如薦於梁孝王王令與諸生俱待詔相如後至王令使人謂相如
遺文尚賜作上頭子虛 若子虛賦後園人楊得
曰陛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 相如
疏 史記作儀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
書夜更直日於建禮門內 楚山重疊當歸路溪月分明
到直廬江雨蕭蕭帆一片此行誰道為憶鱸魚

江上別友人 秀野坤堂

秋色滿葭葵 詩蒹葭蒼蒼 楊楊 離人西復東 別一本復西 幾年方暫見一笑又難同地勢籌陵歇江聲雨夜空復淮都國志曹
禹冢有衡江注郭璞注山海經曰江出狐尾山又錄賢曰狐尾都獻注南蕭山潛水出焉
離鴻 如何幕灘上千里逐

與友人別

半醉別都門含悽上古原晚風楊葉社 南史周捨傳曰捨居鍾山下每社日門徒滿
項白尋陽郡之歌 坡感於楊柳洲 寒食杏花邨 東書花邨在池州秀山門外 薄莫秦離緒傷
春憶晤言年芳本無限何況有蘭蓀

鴻臚寺有閒元中 仙宴堂樓臺池沼雅為勝

紅粉三千行 唐武德事上元二年明皇實錄上元二年明皇實錄 盼睞生羽翼 古詩曰盼睞生光輝 比一枕幽 雲閣 南部新書駙馬都尉趙飛燕入三元入元之 雲鬟 風俗通曰梁冀妻孫壽作墮馬髻 趙梦麟墮馬髻歌 髻鬟傾國來閒閑上朝元閣 在山頂之上最高處 嫋娜垂輕絛 春水鸂鶒山陽雜錄劉公濟秦漢閒唐 皆常遊幸惟玄宗特愛此宮 寶梳 包裹一山而繚繞 盤鵲九子鞦 開元遺事開元宮中端午造鍮鵲鈿釵 貯盤中以小角弓射之中者得金鵲花 月節折楊柳 樂府有折楊柳歌其五月歌云蕤生四五尺蕤身為誰垂 漏聲五雲飛 太平廣記載飛 珍重年年月 呵惜折楊柳 作得九子鞦相思勿相負 漏聲 漢書敘傳敘代何為相國曰夜飲酒婦人夫以下吏及賓 送有言復飲酒酣而後 去 韓詩關雎以為后妃之德 七鼓 郡閣 雲溪友議前一刻三鼓為三殿 郡侶 寶劍志貴刻之上五刻為長劍 戰塵千里黃 宋景濂送許觀 殺函與府寺 秦策秦 仗宮繡散腰 晉書胡毋輔之 碧雞 陳志祖東城老父傳 東方即位 始雞鳴 迺盥漱 迺 從此俱荒涼 越地 乃蔓艸故基摧 一作

埃瀰枯池接斷岸 唧唧嘁寒蛩 詩豳風七月 敗荷塌作泥 死竹森如槍 遊人問老吏 相對感傷 豈必見麋鹿 異苑晉陵人傳云 昔有采玉者入 然後堪向腸 回腸 盡報 幸今遇太平 令節稱 一日 而九回 歲歲採錦曲江開 元中歲暮多聚宮女於 而教之 詩鉤賓 鏤錫 作馬 梅羽觴誰知曲江陽 一作 上巳 棹塗關鷁 鷁 船頭畫鷁 以厭火災 翡翠 以翡翠羽飾 以銀 以銀飾 以銀飾 以銀飾

光名實于 見孟 中興事業 漢梅福傳 聚起 戎輕甲冑 晉謝玄傳 徐
地取河湟 舊唐書吐蕃傳贊曰河湟舊俗唯以畜牧為業土宜青稞頗
祖 新唐書天寶八載加上玄元皇帝號曰聖祖大道玄元皇帝謚冊宋
為文 宣王 因緣百司署 藂會一人湯 新唐書陸贄傳德宗幸奉天贄
湯藥 晉魏舒傳舒寢疾帝親臨省湯藥不供 以文場 裕石中貴有寵於德宗以天
以成池 又繡緞錦繡為 晉石崇傳崇有別館在河陽金谷其制宅館園觀
子湯 又次西 少陽湯 又次西 宮室泰湯又次西 長湯十六所 爭惟
太子少陽二湯有 馬明皇雜錄上幸華清宮新豐縣上山以白
「石為 蕃 龍形 馬 石泉及石龍化以獻 卿 石泉水出驪山華清宮內隋
千 湯中仍以石子 間 湯上而 湯 泉水從石龍口出 溫泉
澤 宋孝武帝紀 山東 游 至溫泉 湯 給 番 湯 給 番 湯 給 番

牧華清宮 一領 明皇幸華清宮 絳紗袍 唐玄宗登封後中原向告頻一千年際會三萬里雅聚八荒迎真舞 羽檀再湯霓裳驟號令星馳千騎文章韓柳筆歌舞在廬方北帳未央 未央南面宮衛良至道思去國平居歌未央 鈞陳樂備金支敲玉磬吹 千秋節樓臺入月涼神仙高枕御爐香 千秋節 紫霞仙人 紫霞觴倒金尊玉斝傳 紫霞仙人 紫霞觴 紫霞觴 紫霞觴

幽態竟誰賞歲華空與明島回香盡處泉照豔波時
蜀彩濺搖曳吳妝低怨思王孫又誰恨惆悵下山遲

苦楝花 歲時記始植楝花繞楝花
凡二十四番花信風

院裏鸜歌歇牆頭舞婕孤天香熏羽葆宮紫暈流蘇
見卷二 暗曙迷青瑣氤氳向畫圖只應春惜別留與博山
爐 西陽雜俎見云即作
沈水香僞作傳山爐

自有扈至京師已後朱櫻之期 前書注有扈夏侯胜之國在扶風郿縣
露員霞赤數千枝銀籠誰家寄所思秦苑飛禽譜熟
早 宮氏春秋仲夏之月羞含桃以薦宗廟 杜陵遊客恨來遲見卷七空看翠
桃瑠璃碗也鸜鳥形含食故曰含桃
幄成陰日 陸機招隱詩密葉成翠幄 盡日徘徊濃
影茲下秖應重作釣魚期 晉嵇康贈兄秀才入軍詩太子遊於玄圃命
釣魚有得隨所獲之者令侍臣賦之

荅段柯古見贈 以下七首見卷七
彩翰珠崩金縷繞一千二百逃飛鳥尾生橋下未爲
癡 莊子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橋柱而死 莫雨朝雲世間少

蓮花

綠塘搖灩接星津軋軋蘭橈入白蘋應爲洛神波上
襪至今蓮衆有香塵 洛神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過吳景帝陵 吳志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在位七年歲時年三十謚曰景皇帝葬定陵

王氣銷來水淚莊豈能才與命相妨虛開直瀆三千
里見卷 青盬何曾到洛陽 江表傳曰載其綵數千及後宮數千人從吳志孫皓天璽元年吳都童謠曰宜都王莫度江西上建平蒲自縛天下平近者鮮故鬼開此天下當太平青盬入洛之祥也時以問部尉陳訓訓退而告人曰青盬入洛者衛辟之徵也

龍尾驛婦人圖 前書注有扈夏侯胜之國在扶風郿縣
當醴尾道南北眺晚大乃主

教天子到蒙塵 左傳祝文伸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
僖卅年歲次乙卯

逢絕世人 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

蹉跎叙 程大昌演繁露曰古者宴客則令世所傳述以侑觴宗召市人佐其催或云王實甫西廂或云王實甫石非是

元日 以下七首見歲時雜咏

二月十五日櫻桃盛開自所居躡履吟翫競

名王澤章洋才

曉覺籠煙重春深濕染雲輕靜應留得婕妤繁欲不勝鬢影亂晨飈急香多夜雨晴似將千萬恨西北爲卿卿見卷四

寒食節日寄楚望二首

芳蘭無意綠弱柳何窮縷心斷入淮山夢長穿楚雨緜花如二八好月當三五（王伯揚詩三八人加花三五月加鏡）愁碧竟平皋部紅換幽園流鶯隱員樹乳燕喧餘哺鵾鵑詩乳燕遠舒嗉曠望戀曾臺離憂集環堵（儒行閭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當年不自遣晚得終何歸見卷

補鄭谷有樵蘇見卷四詳時當一百五（荊楚歲時記去冬節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颶颶家乏兩千萬（宋書周朗傳詳時當一百五）颶颶楊柳風穰穰櫻桃雨年芳苦沈潦心事如摧檣（歐陽修詩歌聞愛歐邪婆秀野外堂）一笑牽規矩獨有恩澤

尚未眠肝心如摧檣金犢近蘭汀（金犢注見上卷）銅龍接花鳩（銅龍注見上卷）顧六朝事跡桃花鴨在蔣山寶公塔之西北舊有桃花甚盛今不復作青蒨建楊宅隱轔端門鼓（西京雜記漢制宮門擊鼓戒晨昏）綵素拂庭柯輕球落鄰圃（秋千打鞦韆也）一笑牽規矩獨有恩澤侯（漢書有外戚恩澤侯表）歸來看楚舞見卷一

清明日

青娥畫扇中（杜甫詩青娥對畫扇時寓在樓船）春樹鬱金紅（江淹注鄭玄曰築鬱金煮之和鬯酒也鬱金香草）出犯舞花露歸穿弱柳風馬驕偏避幰（儀制令六品以下皆不得用幰）雖駭不開籠（徐陵初學記關雞寒食事詳卷四）柘彈何人發黃鸝隔故宮

禁火日

駘蕩清明日偪胥小苑東（長楊賦木擁槍櫨以爲藩胥范元實詩眼倚胥亭中簫鼓也漢書蕭望之傳小

苑東門候舞衫萱艸綠春鬢杏花紅馬繫輕衙雪車衣舸向風（舸一作艤）愁開百舌殘睡正朦朧

朔三月十八日雪

三月雪連夜未應傷物華只緣春欲盡留著伴梨花

楊柳枝八首見郭茂倩樂府詩集○案樂府詩集辭能同楊柳枝者古今詩話樂天所謂折楊柳枝曲者白傳與楊州時所製非進入教坊也古今詩話樂天舞樂天最小樂善舞樂天賦詩有曰櫻桃紫艷小垂頤楊柳青青細裊腰至於高年又賦詩曰失意白頭伴長枝紅粉時閉爲楊柳詞以託意云一樹春風萬萬枝嫩于金色軟于絲永豐東角荒園裏盡日無人屬阿誰及宋宗朝國樂唱是詞帝問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遂因命取永豐柳兩枝植于禁中白感上知又爲詩云一樹衰殘委泥土雙枝移植在天庭定知此後天文裏）

楊柳宿先中見兩星落下文士無不變作

宮春苑外寂長條（漢宮闕名長安有宮春宮庾信春賦宮春苑中春已歸杜甫詩朝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

閒裊春風伴舞腰（白居易楊柳枝詞正是玉人腸斷處（王千秀野外堂）枝裊輕風似舞腰）

年拾遺記蜀先主甘后玉質柔腴先主嘗以真珠帶繞后體后嬌不勝珠纖腰宛轉如人之無骨后側臥則溝洫軍謀少則懈后而以玉人貯后亦妒玉人也白居易楊柳枝詞一渠春水赤闌橋（白居易詩鴨頭新綠水雁齒小紅橋杜佑通典隋開皇三年築京城引南北水自赤闌橋註第五橋西北入城）

南內牆東御路旁（唐詩注玄宗即位以隆慶坊舊邸爲興慶宮後又增廣之爲南內其正殿曰大同東北即龍池殿）

預知春色楊絲黃（李白詩楊柳色黃金嫩）杏花未宵無情思何事行人最斷腸（梁簡文帝詩下暗記無左示巴南梢千條傷吹皇更將黃映白擬作未花媒用意略同）

蘇小門前楊萬條（古樂府蘇小小安家）穆穆金線拂平橋（白居易詩楊柳枝詞黃金萬條垂）

柳枝映洛陽橋黃鸝不語東風起深閉朱門伴細腰（杜甫詩青娥隔戶楊柳弱婀娜恰相宜）

十五女兒腰

金縷毯碧瓦溝（劉禹錫楊柳枝詞六宮眉黛惹春愁（深元帝詩龍池千條金縷垂）

帝詩柳葉生眉上唐太宗詩半聚殺眉開）曉一作晚來更比帝龍池雨（鏡起詩龍池柳色雨中深）半拂闌

千羊入樓(陳後主折楊柳詩)入樓含粉色

館娃宮外鄣城西(白居易詩)楊柳枝詞紅板江橋青酒旗館娃宮暎日斜時 遠映征帆近拂隄(白居易詩)楊柳無力拂王隄 繫得王孫歸思切不關春艸綠萋萋

雨雨黃鸝色似金(杜甫詩)兩個黃鸝鳴翠柳開元遺事明皇每于禁苑中見黃鸝鳴聲之為金衣公子 裊枝有(一作)長如線可惜牽纏舞子心

曉露動芳音春來幸自(一作有)長如線可惜牽纏舞子心

徐陵折楊柳詩妾對長楊苑君登

高柳城春還應共見陽子太無情

御柳如絲映九重(南史劉悛之為益州刺史獻蜀柳數株枝條柔如絲縷武帝植于靈和殿前嘗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韓娥和楊柳枝九篇乃賀知章楊巨源劉禹錫皎然白居易張仲素王涯皇甫松聲入九重) 鳳皇窗柱繡芙蓉(庾信賦鳳皇窗柱繡芙蓉馬子鳳皇裝所講歌曲請能華一陳音韻以為洋盪之美德華終不取焉

水晶簾箔繡芙蓉 景陽樓畔千條露一面新妝待曉鐘(唐人楊柳枝詞上陽宮女春擊鼓不分先鬬舞細腰

織錦機邊鸎語頻(江淹別賦織錦曲令征已盡) 停梭垂淚憶征人(李白烏夜啼停梭拭淚向天明)

枝裊然問故夫欲說遼西淚如雨 塞門三月猶蕭索縱有垂楊未覺春(王建宮楊柳詩)塞外無春色上林楊柳已黃梁元帝詩垂楊復垂楊

客愁

客愁看柳色日日逐春深蕩漾春風裏誰知歷亂心

和周縣廣陽公宴朝段成式詩(隋詩紀事)廣陽公宴成式還

龍驄騎坐觀花驄或有服飾之驄詩及投答詩並六韻

齊馬馳千騎(見論語) 虛姬逞十三(樂府解題虛女者魏武帝時宮人也故將軍陰升之姊八漢宮善鼓琴帝意欲趨趙命曰虛姬緣日暖非復少年時蓋陽其嫁趙也) 玳筵方助暖(方飛切助暖成詩)金勒自趨趨(軍檄)趨先作野趨) 隋珥情初洽(郭璞注爾雅云隋落珥合琴心) 鳴鞭戰未酣(吳錄詩鳴鞭通大阿) 神交花將冉(江表傳權曰孤與子敬可謂神交) 眉語柳毵毵(原注柳葉似眉云宮妓相殺) 却略青鸞鏡(見上) 翹翻翠鳳簪(宴罷詩鳳簪) 寧須金谷墜(晉石崇有綠珠善吹笛墜樓而死者帝曰吾許卿耳宜曰夫婦者意耳苟以形言便古吉凶言未卒黃門令奏

新添聲楊柳枝辭二首(一作兩歌子○樂苑友善建河與裴郎中誠友善為此詞飲筵鏡唱打令有劉採春女周德華雜羅唄之歌不及其母而楊柳之詞採春雖及崔郎中謂言能愛之特至京洛豪門女弟子從其學者甚衆所唱七八篇乃賀知章楊巨源劉禹錫韓琮張仲素王涯皇甫松聲入九重) 裝所講歌曲請能華一陳音韻以為洋盪之美德華終不取焉

二君淚

有堤色

一尺淚紅蒙(一作勝) 麴塵(四聲宴賓錄蒼綠青色雙鬟淺黃色或以指衣或以指柳) 天生舊物不如新(憲宗要古悉能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合歡桃核終堪恨(桓花記煬帝以合歡水果賜吳絳雪) 裹許

元來別有人

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基(建興○後魏李郎即雙陸也胡王作樗蒲采即雙陸也李陸圍傳有十子有黃黑各十五擲采之數有三其法生放擾擲變於雙陸又有小雙陸圍遠大路小點遊該風之名然無如長行也) 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不知

題李衛公詩二首(子也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又陳顏得封衛改封衛國公盧氏滅記李德裕武宗朝為相勢傾朝野及罪謫作詩云云衛部新書以為庇筠所作誤此二詩語涉譏刺飛卿貶謫本傳可據典衛公無涉且本集有春與丞相賛皇公游止詩云一地蘭椒遂燕鴻留何江湖識謝公又題李相公賜扇風詩云幾人同保山河將獨自樓樓九陌塵則知此詩定非飛卿所作南部新書不足信也姑存之以備考

萬棘深春衛國門九年於此盜乾坤兩行密疏傾天下(新唐書德裕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卅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肆左右作御不得豫) 一夜陰謀達至尊

新唐書德裕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它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內視具僚忘己著（世說補記曙在御史臺恒於宅中送食簡盡珍羞有一御史姓裴伺德裕食便往造馬聆不與交言又不命七箸裴尤恨之飛不通史禁梢傳自詹事以下成來造謁及其引進但暗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氣吞同列削寒温波達鬼邨（新唐書德裕既得罪絀循循其子滿曰執政皆其憸可乎既夕又夢綢謂曰衛公精爽何畏不滿將及白於帝得以喪還）勢欲凌雲戚觸天（列子共工氏與顓頊爭帝怒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權傾諸夏力排山（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三年驥尾有人附（後漢隗囂傳荅揚之飛不過數步即託驥尾使得絕聲德裕事見封禪書詳卷六）一日龍顏無路攀（龍顏事見封禪書詳卷六新唐書宣宗即位歎為五朝宰人指曰牛李）

崖州司户參軍事明年卒畫閣不開梁燕去（漢公孫弘傳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朱門罷埽乳雅還（漢書鄭當時傳當時為人好士賓客無所不容然以貧困不能有以自通乃早夜埽門人門外）千巖萬壑應惆悵（世說顧長康曰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盈耶詩千巖成粗積萬壑勢紫回

流水斜傾出武開（新宗元館驛使院西新開一門）

（今平壁記自滿而南至於藍田其曠六其蔽曰商州其開曰武關）

題谷隱蘭若

（生常安名山阿閣若此言空靜）

（釋氏要覽梵言阿蘭若此言空靜）

風帶巢熊拘樹聲老僧相引入雲行半坡新路舍纔了一谷寒煙燒不成見卷三

觀棋（一作殷成式詩）

閒對楸秤傾一壺（方言凡飲博謂之評章曜博奕論所志不出一種之上說文基始為碁詩卷二）黄華坪上幾成盧（晉書佞倖戴洋傳洋以還惟劉俗及殺在後殺次隊得雉大喜謀友遠林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固投五木久之曰老兒試為卿）他時謁帝銅龍水便賭宣城太守無（南史羊玄保善奕宋文帝與賭郡玄保答既而四木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

戒曰金滿清泚銅池搖颺既佳風景常得劇棋漢書隱帝時金芝九莖玩於南德殿銅池中

集085-630